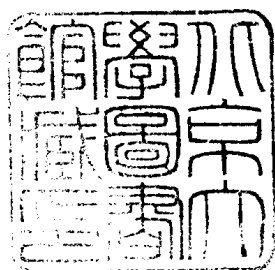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四五册目次

藏密齋集二十四卷

〔明〕魏大中撰

明崇禎刻清嘉慶補刻本

原任文林郎吏科都給事中今贈通議大夫

太常寺卿諡忠節魏大中

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夫光岳凝龠是生忠義之臣天地晦冥

爾表艱貞之節故劉陶殞貞北寺楊震殉烈

西亭並以禍極一時聲流千載爾原任吏科

都給事中魏大中其生有自視死如歸原其

二八　誥命

至清絕塵大剛制物可以貪饞蟬蚓肉視虎

狠故累百如一錫之可尊嫉邪如神羊之必

觸爰自輶軒之使陟于瑣闥之班洊歷清垣

旋臻天掖銳心平治極論典衰節足相宣夔

雖坐剝時謂司隸陽球之既陟此輩安容假

使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定而會以相分

公媼當蔡京童貫之時士亢君宗開寶武陳

蕃之禍惟爾疊忤逾峻尤為縉紳所先貝錦

一成雉羅遂及詔求鉤黨獄署同文膺滂辟

首于黃門喬固暴尸于城北三光黯沒海水

群飛當此之時亦云極矣今者世厭大滌天

宇重昭朕是用章闡幽忠崇敷顯秩震雷一

夕巳踣元祐之碑解澤重泉大表比干之墓

特追贈爾為通議大夫太常寺卿錫之誥命

以爾臣忠章為子孝洊濂之義生死同揆爾

奇卞壺佇章鮑昱嗚呼位于箕尾識啟天傳

說之星殉彼丹青寶入地萇弘之血

二八　誥命　二

制誥

之寶

崇禎元年十月廿九日

詞臣倪元璐[illegible]

藏密齋集序

海虞瞿式耜撰

男兒頂摩太清足踏八埏朗朗乎如日月之經天何事不可爲自數椽簷瓦橫截英雄遂使其氣不能上衝霄漢屋居久則預憂露坐之風霜褻衣恒則先愁裸形之寒慄營營如醯雞之在罋盆豈復知世宙有所謂綱常名節者哉孔時一生得力全在爲諸生孝廉時瓶無儲粟未嘗有簷下想入其胸中以故浩浩落落之氣不受

盤曲然每見英俊之士開覽古人千秋可揖飛觴自命生死鴻毛遠至榮華薰染勁骨日化柔腸又或痛苦憂煎烈士不能慕義故夫不登仕宦不入囹圄槃而語丈夫皆未敢必之詞也則又何以故哉蓋孔時胸中非徒以廉節爲高尚觀其集中上告君父中告察友下告子弟皆確然有石畫以與人實實可見諸行事者是故官居諫議而夫人未嘗一日下機速繫幽囚極刑無慍皆非有所矯而爲之以爲臣子之事當如是也假使其胸中無卓然自有安立之處則邪氛晦冥之時能不失其身即爲賢者中流遇風壯夫失色諺云死生之際亦大矣夫人懷忠壯之志乃至關木索嬰金鐵毀肌膚斷股體臨死之際凜然惟有　二祖十宗臨之於上者千古而上幾人哉吾獨恨甲乙之歲乃有譎其爲請且陷其爲貪爾時王法固不可問矣獨不畏鬼神之在前乎即如遼陽一案觀其書疏往返幾數十見未嘗有一字假借經撫而坐此論死千

百年後讀其書有不拔劍起舞者豈人哉惟謂嫉惡過嚴優容不足庶幾近之然亦安知其胸中確然自有繩墨世間曲相自不堪受彼一引彈耳昔伯夷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彼胸中自有所清者雖永清大定猶有塗炭之兇況當亂臣賊子人將相食之時而欲使居諫垣者禁不發一語然則必使天下賢者盡化爲女子人類盡化爲狐狸然後可以稱大賢耶嗚呼淮南欲謀反而憚汲黯曹操欲竊篡而憚孔融凡亂賊

欲舉大事於天下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於惡群賊不殺孔時上父周公之號未敢明目以告於世也是以古之王者必宗獎節義之臣以風示來世　聖明御極首事旌忠而魏家父子優恤尤篤今其仲子且盡發其文章以行於世
朝廷之賞罰斯民之是非相夾而行其所以風天下萬世之為人臣為人子者遠矣

藏密齋集序

同里錢士升譔

君子扶天常勵國是獨有是非兩端是還是非還非易簡理得而天下治矣是非之倫亂也起於學術之不正而成于封畛之互觭今有事于此本是也則必有是而似非之一說是者一觭其是者百而真是晦本非也則必有非而似是之一說非者一觭其非者百而真非晦晦之極瘖瘖昏昏幾于長夜之不旦而迨夫霜降水落雲散天開向所謂真是真非者炯然昭揭于天下則豈非至變中有不變者存而特待時以發皇也耶吾友太常廓園魏公自為秀才時卓然以名教自任及官大行拜給事中由戶禮歷吏都維時一陰孽牙堅冰將至公斷斷引繩力爭大者爭封疆爭三案爭中　旨非直與小人爭也且與世所號為君子爭于是枝者圍集外庭之小人與內合所號為君子者又與通內之小人合而公遊羿之彀中逮　詔獄竟死矣當公

抗顔廷議時夫其口衆我寡而公之處勢常孤公之据理必勝賁育不能奪鋒鏑不能撓卽與同臭味者不無囘容委蛇于其間而必不肯稍絀其說公自謂不云乎有謂不隨地不隨時者有謂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親者夫公方以是非俟之千餘里之外千餘歲之久而豈地與時可得而親疎者耶余嘗貽公書遞范忠宣同巳異巳之說公復云忠宣論同異未論是非是非出而士乃始知舍生而取義也公被逮時樸被

就道余送至吳門笑語如常時此與劉寵之鼻齁如雷徐有功殺之三宥之三而神色不變何異則以是非素明一切禍福不足驚其神耳夫千古是非必折衷于孔子孔子作春秋取當時亂臣賊子口誅而筆伐之而付知罪於不顧斧鉞何凜凜也自此義不明于是有調停于是非者流爲鄉原之同塵而又有倒用其是非者涉于戰國之押闔茲二者卽賢者或蹈焉而卒以自誤誤天下公師事高景逸先生先生之學以

格物爲宗夫是非者物也是是非非者知也此孔子作春秋之大主腦也公學有師承而又天植其骨獨立不懼凡所持論總直致本心之明以行三代之直焉耳公歿三年今　天子除兇剪逆昭雪忠魂于是公仲子學濂走　闕下刺血訟父冤　天子惻然太息　諭予公贈錄祭葬及三代誥命而公一腔熱血灑滿大地者若出重泉而耀白日向使公不死遭遇　聖明豈不願爲臯夔無爲龍比而惜乎九原之不可作

也仲子哀公遺文凡奏疏尺牘雜著年譜若干卷皆公就逮時途中手所銓次也屬余爲序夫公之節義文章與日月爭光矣藉余言而余先序孝子集今又序公集庶後死者得附忠孝以終古也

藏谷齋集總目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自譜

萬曆三年乙亥一歲

余世嘉興遷善鄉三十五都北區東二歲圩人可考者以洪武間謫伴者爲初祖祖將于徐成三十九年成三編戍于雲南大理衛徐氏絕則以將家補伍于家乃世隸軍籍焉宣德中析嘉興爲嘉善因爲嘉善人今在大理者爲眞公派在嘉善者爲成顯二公派成顯出于海海配金氏眞母亦金氏又所傳眞子暹寓成顯二公書稱叔父眞成顯似同父兄弟也成一支絕顯爲予高祖高祖四男子仲子爲余曾大父隱齋公隱齋公生南川公南川公四男子仲子爲繼川府君府君以余行人滿考移贈行人司行人再以余選授工科給事中以　光宗登極恩贈工科給事中已余陞禮科左給事中時以　皇第一子坐推

恩贈禮科左給事中已又以余陞吏科都給事中以　今上登極恩未補補贈吏科都給事中先是爲行人時行人尚仍八品之舊先孺人薛不得贈後三贈皆孺人遇追奪之命無虛日余罪至勤緹騎而未蒙褫削　恩特隆故敘次獨詳稱府君先都諫先妣孺人焉先都諫旣以仲子任大父里篛家破田廬服物朝夕鬻鬻盡啜嗷五口盡賴先孺人十指矣既屋廬蕩析而先孺人又姙予彌月戚族以入產婦相戒獨先孺人之四叔母子贅而獨居留與同居及衲衾裀敝爛先都諫先孺人時對紉其裾幗之寒或益以短裳不能支也蓋是時先都諫每晝出與人象棋而孺人指据支吾生人之趣都盡一夕腹痛起据辟壁棟間火光熒熒先孺人以爲鬼燒疑不祿而火光緣棟上升至脊梁止中而予生時先都諫睡夢中則又若夢見兩童子執燈導一金冠緋衣少年者入臥室遽然起則聞予

哭聲矣時十一月十四日亥時也先都諫自
是決意敎子身爲蒙師焉
四年丙子二歲
先都諫授蒙于鄔家村徙家相就二姊歸于
吳先孺人腹予而紡日溺汁漬腹幘以爲常
五年丁丑三歲
六年戊寅四歲
是歲先都諫授蒙于陶之凌巷徙家相就日
置予于膝授諸弟子誦予聞所授孝經大學

諸書誦亦日漸成誦
七年己卯五歲
八年庚辰六歲
是歲先都諫課予讀讀能彊記課偶語頗能
捷應嘗引以對客焉
九年辛巳七歲
七八歲時每就枕先都諫口授古忠孝節烈
事一二條睡醒卽令占昨所誦書讀暇先都
諫假予散步輒詣先孺人綷車側先孺人背

嘗負痛命予拳背或散步每有做官何所事
事之想
十年壬午八歲
是歲始出痘痘愈先都諫課讀五帙竝授每
授十餘行過目輒誦誦已輒亦善忘新授稍
快溫習稍苦先都諫因命予徧授諸弟子誦
習小楷頗工復命予徧授諸弟子倣人稱爲
小先生諸弟子有持畫扇者好爲小咏題其
上

十二年癸未九歲
八九歲時家常并日而食或野菜和米作粥
淅粒飼予先都諫先孺人及三姊徒菜羹耳
至課讀稍弗小程箠扑輒數十下不少卹先
孺人護之每中杖已而徒泣南川府君見之
間爲流涕曰一兒忍乃如此先都諫背予向
南川府君流涕曰正復不忍耳
十二年甲申十歲
予時于村童中頗負穎異之譽抱女者多欲

得以爲壻先都諫意在能佐予讀者氣類不
能佐予讀雖富不許而外父錢公慳寠擇壻
頗殷先都諫以爲庠士也議昏焉
十三年乙酉十一歲
錢公旣急予壻而先都諫復急予讀先都諫
時從人言少所業師賀正泉之嚴而有益始
者因詭言錢業延賀爲師矣先都諫因命予
赴錢壻而錢實未延師也去錢數百武有尤
清涵先生因徃附學不一月而錢徙居從師

不便仍歸學于家塾先都諫日有廢讀之憂
矣
十四年丙戌十二歲
錢公館蓮花涇徐氏予徃隨學未幾錢甚病
主人亦死呂雲岩先生館予族因徃附學數
月無益
十五年丁亥十三歲
是歲先都諫徙館于趙巷蕩之短浜族叔月
臺合孫竹亭拉朋徒十餘人延沈玉臺先生

共業先都諫卒予徃附月臺弗許彊而後可
蓋人情忮予之慧悄予之假幸予之貧奪予
之便謂可以終廢業也未幾嗾沈師謝予予
詢之故曰汝日借某假予曰旣兩人假則奈
何謝予一人辯出而先都諫急縛予謝過枝
予至流血沈師乃許卒業旣自欲行文不可
則又私自行文不問何題凡所聞見必能括
入成章焉入秋遷館于孫每見竹亭與君與
叔及沈師述少年從王龍谿遊誦說陽明止

齋兩先生事時學靜坐焉是冬南川府君卒
十六年戊子十四歲
是歲大饑錢公聚徒數人予與之俱李全吾
者錢公之女弟夫也愛予之質時稱說于鹿
吳葉公葉公見予文則又大奇予文謂宜置
之好師友間于是沈元封先生願授書元封
之兄心陽則願授粲鹿吳先生若王之焉者
率予詣學焉未幾有試事予試輒弗利又弗
竟學九月叔父君與省試不第歸先都諫曰

衷米一升越旬日雜置魚匹之屬令就叔父學叔父既感先都諫之生之又憐先都諫之志而恐其弗遂虛予之質而底于無成也說書則叔父不躬說書而令予說書弗當則更令說書而終不自說書或四五更而弗當常笑曰女初說已近吾怪女之顛而思亦沉耳謂作文之益不在作文在閱文每閱亢正一文輒閉不令閱先以其題令口占一篇大意弗善則令更占占數過而後閱文又不令竟閱或閱半而令續或閱過而令偶亦於是規矩準繩轉折淺深之妙大進當意則賡歌互答如對好友不當則長跪至丙夜呵切弗休予文章之有根基三冬之力也

十七年己丑十五歲

先是先都諫廢箸時三叔如川公曰兄箸總廢耳不如以其可基傍基者歸我我以其野田易兄至是先都諫蕩析者垂二十年族長者弗能平勸三叔以兩餘歸先都諫三叔之入人質實者則先都諫代給價之乃先都諫曰得之而夕售之充予脯脩奩鹽之費從金鳳臺先生于俞氏族長者弗善也姍笑藉藉予又嬉弗銳于舉業每一追憶亦深恨欲死

十八年庚寅十六歲

先都諫既貧甚束脩所入不足以充衣食又極意于予之脩脯脩脯固不足以入時師之目而饔飧又弗時繼錢復貧歲歉饑業呫廢君典叔父憂予甚時念此兒不成則已成必越衆數以此堅先都諫心時借友人讀書于邑之東塔則載予與俱又徙于陸莊則與俱之陸莊不數月叔父病甚就醫予傍侍無所歸徙家塾耳一日聞叔父病甚且往候值表戚沈少蘭謂若叔有極美意思亟見若若奈何弗亟往詢其故曰若叔未子病且革意嗣若矣予曰幸為我謝叔父家大人止予一子予嗣叔父予父又誰為嗣者叔父家固康病尋瘥自是不第愛予且敬予有事就而相商

如成人矣

十九年辛卯十七歲

先都諫復徙館于陶之淩巷而予從泰宇曹師學鳳仰曹師之規行矩步稱人師而曹師一見予文亦即視爲相長之友志氣鼓舞藻思溢發寂寥短章春容大篇腕如其口口如其意一日三藝日中脫稿如探囊焉曹師課藝篇有大結結中時有感寓曹師每勤默容之戒亦間發爲詩歌是歲先都諫任脩脯資而傳餐屬之錢讀書得稍成片段云

二十年壬辰十八歲

予赴童子試縣府俱有名二月匯于郡寓候道試而怦怦心動急馳省則先都諫感寒疾然聚授生徒如故予勸且暫遣因留侍疾而先都諫蹶然起曰負我負我因自出催小刀減一簪五分許爲試卷費促予登舟親爲解維望予舟不見始入寢先都諫初不自虞其革復謂道試固不遠也然予心日不寧間傍偟寓門而人以訃聞先都諫以二月十五日終于正寢予驚怛號踊屣襪遺脫不復還寓跣而奔不識路則依官路行謂牽路可達乃未盡六里街兩足爲磚石屑所齧血漬泥墳赤屢起屢踣行道嗟悼一轎卒楊君賢以事歸邑見而隱之挾與俱困甚則附其肩以行昏時達邑至外家則錢媼業遣女徃哭乘其未蓋棺一識阿翁面孔云急買舟歸向二更得躬含殮也先都諫彌留時不欲葬于祖塋意欲問之君典叔父得尺地可葬者而叔父

故出嗣于南郊叔大父弗得自主又木直薄不可以久屋主人難之遂藁葬于祖塋今三十四年矣未能更葬非先都諫志也葬畢人散一毋一子徒朝夕哭屋主人故有子從先都諫學因拉諸從先都諫者畢從予予于是一意爲蒙師矣予既未冠而諸生徒者又[illegible]卯處而年相若者有之頗黠陰[illegible]召諸生令弗踰予約予知之立爲程約弗[illegible]約者罰弗

爽而黠者佯聽之黠者以爲予稍終聽之諸
小生亦嚴事予迨予嚴黠生矣偶一日午假
予散步于降場牆以內而場以外故有五聖
神祠黠者率諸生徒然燭祝予死于一一聽
之從間戸潛跡于塾儼然坐黠者至予叱令
跪弗騷予詰以頃于神祠前羅拜而祝者何
言諸生徒相顧失愧而黠者首服其辜自是
莫敢以黠應矣復與諸父兄約歸而騷譴者
密以聞歸而傚弗騷者密以聞間一奬之責

之而諸生徒之騷約在家如其在塾也課蒙
之暇間爲時文古文詩歌俱弗專
二十一年癸巳十九歲
業仍館于陶奚李君　吾以生徒過多恐廢
業延以訓其子婿并拉唐張二三生李實貧
弗能爲館穀主其意良厚先孺人遷居于君
與叔父之側楹中
二十二年甲午二十歲
張生爲主附以孫氏諸徒張以椎油爲業夜

半起予亦起主人偵知之每以魚飯饋焉時
饒公位督學南畿有聲一日書賈挾四府考
卷來售心愛之而力弗能副賈人去頗躁竟
遺其後一帖可五六篇而氣機觸發如決壅
泉搦管拈題意與淋漓無所不有迨縣試而
服未闋逾月而覆試未闋時覆試有未到者
案故未出予服尋闋而覆試者二人至予得
補考恐縣令疑爲冒籍更名廷鰻以從兄弟
中有庠生皆廷字排行者可弗疑也時縣令

爲陽東章師卽于縣堂較藝寸晷中敲呼號
徹而予卷以次交迨第三人交卷則章師手
予卷而示之曰文當如此如此因目屬予者
久之予欲覽初交卷者之文章師曰不必看
汝持卷去補原試三題來我前汝立補三義
以進則又喜又儌其意所欲首二人同予再
試則又喜而置予第二日恨補卷不得首予
也時夏公璞齋駐居少許可見予試卷而臭
味收之因稱高宗逸與予徃府試第一名道

試第四名補邑弟子員冬十有二月廿又四
日就室于錢氏室人今三封爲孺人予昏服
御皆如常時越二日而先孺人寄一新油緣
布道袍至三日而攜室人拜先祠因留過歲
先孺人甚懽

二十三年乙未二十一歲

館于凌生斗垣秋病痢劇粘一死字于榻前
萬緣都斷愈後悶時藝大明快是歲有王雨
圖者善子平批予命止丁酉鄉科戊戌聯第

二語而無別說更叩之曰趨吉避凶的話公
也不聽仕途上寬人些已又向人云中後還
有三十年貧賤今科分不驗而酉戌以來近
三十年矣

二十四年丙申二十二歲

館于凌夏君典叔父病不起叔父平昔最愛
敬予而三從兄某父不以爲子兄不以爲弟
叔父每憐而衣食之出入與俱予宗故三支
南郊公爲長支無子叔父嗣祖道祭田二十
八畝以供掃墓合族分售久矣南郊所自置
產非祭產也而某乃鼓族人而訟時叔父有
子午孫三歲矣舉族爲利所哄而予以一人
挺持其間刃攢于胸時予婦尚滯外家先孺
人念予婦予婦又時時念先孺人僦一廛于
城中新街姑婦相傍也洎兒新產而族人日
集而噪于室老者言死飢者言食強者言毆
言殺無休時狡者則又向南郊公云我輩第
恐之不甚何敢得罪叔公南郊公頗爲所愚

目予若轉貽之戚者而予挺持無二意郡縣
亦俱是予言譊譊者亦私有以餌之午弟
家得無敗而予于族樹怨矣

二十五年丁酉二十三歲

館于沈生塤家錄科補增廣生

二十六年戊戌二十四歲

仍館于凌是時館資時十金而贏奉先孺人
先孺人歲可費六七金餘金則買書讀之孺
人出父母驕穉之中舂汲爨淅紡織咸習室

靡間言門無俗務雛兒新慧囊有餘錢長讀
浩歌樂莫樂于爾時矣
二十七年己亥二十五歲
與趙歸甫共業于桐村書屋夏德清許敬菴
先生招與其公子共事長女生因名清錄科
今行卷中行夏之時第一首即試卷也是歲
與鄒縣尉自淑希孔定交
二十八年庚子二十六歲
館于許春讀書皋亭山夏讀書西湖之陳莊

秋試不售歸先孺人病噎醫不驗復從居南
郊公宅西偏二楹十二月二十八日有先孺
人之痛先孺人病中孺人服事左右庶幾孝
謹矣
二十九年辛丑二十七歲
館平湖陸氏而孺人撫一男一女以居每昏
則置二稚臥榻而篝一燈先孺人柩前獨紡
常至丙夜叔大母沈絕愛憐之庶蔣叔母陸
及諸妹或從牖中相謦紡如故明日以爲言

日我時思見我娘娘何懼
三十年壬寅二十八歲
吳江陳氏及新開湖二金生合而延予主人
既不文三生亦不韻復荒僻無門外之交予
乃得一意于舉子業悉陳先正時流所爲文
一一比勘分雅分俗分正分偏分古分今如
合諸券僞者不能欺于目亦無一字得干予
之肺腑矣是歲錢公病予偕孺人往視病病
既不可起又無以爲殮予語孺人曰吾將罄

吾力任之孺人謝曰吾不能啓吾齒吾謝汝
矣
三十一年癸卯二十九歲
陳公穎亭延與其公子實開發交共學二月
以四卯葬先孺人于七十畝兆是田故先都
諫所售以充予脩脯予贖歸先塋之葬既非
先都諫志而先都諫葬後族伯少山葬其左
族叔君飾葬其右先孺人不可以合於是營
合壙于七十畝兆先以葬先孺人而虛其右

以待先都諫乃葬後多故至今未嘗合也先
孺人服闋始就遺才試縣試第四名時縣令
爲安福謝公鳳高名雖稍亞而意常在予府
試第一名則嘉興令鄭公振先所取時競者
日奔走名紳之門自矯名紳亦復假文字以
收門生心醜之故心德鄭公之知已而終不
敢以相聞也道試錄科鄉試不售

三十二年甲辰三十歲

仍館于陳高先生來弔得見數歲館穀所入

亦微有贏者而孺人刻苦自將撫二稚雖菜
腐不時食是歲出疽幸俱無恙而調補徒懸
醫耳以此得買田十數畝兼有擔石儲孺人
儉德所致也

三十三年乙巳三十一歲

館夏瞻明予既于鄉居不愉而卜居又復無
力偶城中學後一居北向而臨水者欲售價
可數十金與三從兄靜我勠力勸成之半以
貸母錢而力詘矣先外大母沈孺人先是外

大父守耕薛公生兩舅字長舅弗慈長舅亦
弗善事其父母挈其孥弃父母出走守耕公
歿先都諫跡長舅歸喪弗戚外大母依小舅
居小舅死其婦改適外大母無所歸則詣長
舅出走處與居先孺人日念之生死不相聞
時痛戊戌遣予詢故嘗知長舅出走處跡之
外大母則既死矣其柩存先孺人於是歲遣
予扣長舅歸外大母櫬輒不許時予窘甚而
舅婦死長舅復老病則使人告予葬外大母

予力弗能及而不敢辭以淸明節襄事此先
孺人志也時孺人又病疽病實非疽大都怪
痰耳而醫者醫之大潰爛以至于疽背橫直
徑俱以尺計所食參著無筭泄見又以赴館
過橋爲鄉人負布花者所擠墮橋下右股斷
更費數十金是居不一歲而即貿之人賃夏
瞻明宅偏數楹以居泄見有至性既斷股橋
鄉負而歸予急叩之曰當一意醫母愼勿又
醫我旣接骨仰臥者數十日腫少微有呻吟

聲覺則愉愉如無病者以安父母心也日看
陶詩自娛病起牀簀問詩紙如屑
三十四年丙午三十二歲
復偕賁聞兄弟讀書于南城沈園錄科鄉試
不售七八月間孺人大病垂死時洤兒已知
事母病也
三十五年丁未三十三歲
館高氏翼光昴光軫光洤兒隨舟中偶及天
地人三正開物在寅數至酉戌洤兒瞰然曰
此時堯舜兩字安在爲之瞿然是歲以庚寅
所得皆沿門持鉢非自己而且盡情拋撇匠
意抒寫所得不數首然意思開發矣高已具
明歲約而氣各岸不相能并當年辭之
三十六年戊申三十四歲
館清風涇秋遷館于㠧山是歲大水所贏擔
石盡沒
三十七年己酉三十五歲
偕朱士翹讀書于荻秋菴錄科六月赴省自

肄舟中即時拈誰能出不由戶題而機軸枯
澁時復置之思縱其筆之所如而恐不售急
模先正之最尊者而襲取爲難于是降心于
甲甲不及格之文而可以奏手可以入時者
至八月初始汩汩如有所奏洎勉成由戶一
義更成二義而入場爲雨所苦候點之時已
淋漓透濕入號舍復處下流浸至腰腹困頓
特甚幸第一義宿搆遂酣睡及午庸孟小小
點次爲之夜刺燭爲文以更爲率每成一義
輒小憩卷畢神思乃漸平復展閱自笑亦復
沾沾自喜場畢歸謂洤兒曰當是第二卷文
字果中二十二名爲玄趾戴師本房第二卷
云詢故事云縣公稱門生久當更之予以爲
既久當更之何如久而不必更爲善因不稱
門生入都仍更本名大中
三十八年庚戌三十六歲
下第讀書于城北夏𢈢頡涇陽高景逸薛玄
臺諸公于徐玄仗園中

三十九年辛亥三十七歲

館夏迩明氏是歲執弟子禮于高先生

四十年壬子三十八歲

高氏復來延予予復館于高氏是歲洢兒補邑弟子員偕吳子徃北上寓香河北寺時玉臺先生爲香河諭

四十一年癸丑三十九歲

下第讀書慈雲寺時有解

四十二年甲寅四十歲

時予賃夏室居九年矣所居前列十餘楹東枕小橋即洢兒傷足處面溪溪邊無容足之地虛一廊以通行循橋而西數十武於列楹中啓一徑以通予居徑窄行不可以竝又中鑿一溝以遝簷溜循徑而入爲三楹則予居也西一楹以對客簷卑俯而後可入外廊割三之一以予西隣其庭則南西隣溷穢雜置離落縱橫如魚鱗復迤而東南并不能以三之一東二楹環堵高稱簷東一楹爲廚屋勢

領而東主人于廚下斜設一木以支家人出入其下日數十俯中楹之前爲臥室後截以置織具西楹之後以通行後更有三楹高湠廣俱不能以丈西以祠先主中儲書東儲柴而已諸簾繩皆百年而上黑脆垂垂又址下而外崇遇雨則上漏外漲即晴霽亦濕以爲常己酉而後又于徑之東側賃一楹以居老僕至是有數生徒及門更典三從兄卿雲居以居併居諸生焉以營典直故家更蹙尋病而說經課藝裨益王室人友人醫人勸之不少休濂兒乏視從市肆賒夏布爲襯直四分耳每至每值窘中不能應每自笑是年四月涞兒生猶在夏居也

四十三年乙卯四十一歲

先是玄趾戴師補官文安以書貽予謂家人赴任過淛挈予同行兩世兄共事予竊幸早北之可以肄業遂謝生徒弗受而急洢兒婚併爲濂兒訂陳貢聞婚乃世兄遲遲來又止

二世兄來而第遣其家人相聞舟逕前予旣以諾戴師之請不得已買舟以前遇于京口益世兄實無意于予而所偕李生者酗酒貪聲色相詬淚交相怪也未抵文安則又先以意逼戴師使戴師先怪予乃予新買一僕與偕復湛溺于賭好酒弗能其主人也日過午而不能得飯者時有之予于是時作孤身萬里垂死空山八字觀以自持偶有人索題壁立齋歌以見意乃是歲所詣文境又自覺瀟

灑夷兜云早冬聞吳子徃入都因辭文安去

四十四年丙辰四十二歲

場前文思蹇澁有曳白之慮入場日遂全不搆思引筆直寫自謂免于曳白而已而汨汨而就燈下補稿頗覺生動乃人情以平日之蹇澁少之卽予亦自少也橐中金盡又所攜僕甚不習且離家久矣試畢卽南至東阿聞報中二百九名本房爲等軒商師旋赴　廷試　賜同進士出身三甲第十三名觀大理寺政六月選行人司行人意有所不可輒于衆前否否人搖首吐舌去之不顧而遂以賈時人之忌矣十二月奉使諭祭　衡府商河王以二十一日辭　朝

四十五年丁巳四十三歲

正月入青州竣事取道泰山登其巔拜　孔林二月抵舍輕舟微服意思蕭然女氏歸于曹衿綳不具二姊弃世爲具棺斂

四十六年戊午四十四歲

向在京邸時稍貸卿雲兄金無以償以典房舊直償之仍賃夏聽明政和橋居居其家人而自還　朝十月奉使同徐雅池太常　冊封代世子爲　王世子卽冉渭故　代王所欲奪以與冉莎者也有所贈遺謝弗受同事代爲強之不可云渭莎爭立費金錢多矣此翻須令知中朝原自有不受金錢之人生平之硜硜又弗論也偪除抵舍是歲大姊棄世孺人爲具棺斂兩姊俱劇貧未葬諸甥陰以

待予即予以爲更葬先都諫先孺人而後卬
爲兩姊氏圖之而尚未及也
四十七年己未四十五歲
十一月還　朝補考滿會禮部堂印久懸明
年始遂吏部
四十八年即泰昌元年庚申四十六歲
爾時行人尚階入品具疏移贈尋奉使　岷
藩掌喪岷國楚之南境黔粵隣壤暑雨出跋
涉萬山事竣以六月十有七日登衡山絕頂

蒙雨而上至頂開霽少頃復雨信宿而下道
江右訪南皐先生于吉水抵里兩奉　哀詔
今上登極予以俸滿行取相善者勸亟行
予曰徐徐以聽其自定
天啓元年辛酉四十七歲
三月入都杜門獨坐有來顧者報之不來雖
要人不往例候考者于朔望日赴吏部揖堅
不往而一時忮予慕予者相半四月初七日
考選初十日　命下得工科而要人之忮[illegible]

者以不得遂其忮心大歎歎羣忮而黨要人
者爭眈眈而伺予矣時正值遼陽之陷而王
希泉以宿名爲楊李請　命竟得請予不勝
封疆之懼疏劾王羣兇狺狺而起予弗屈乃
王日仰于鄒南翁出入　朝序則隱其腋間
羣兇又號于　朝王不得安其位者且拉鄒
而南翁日向予而瑣瑣矣復走其信僕昏夜
持書扣予予弗奪自是楊李得長繫而兇類
之嫉予者日益淡中予名于內已用冢宰中

言者以去張誠宇以御史大夫爲冢宰首推
鄒南翁爲御史大夫內方自有所屬意得
旨別推予輒疏爭人咸爲予岌岌會有繼予
而爭者南翁故得爲御史大夫而忮者益亟
矣是歲督浚城壕諸監督各費不等予按丈
計費以報費多者幸自告減焉
二年壬戌四十八歲
廣寧失守同僚議捐俸助煤米各五十金惠
元孺云難爲魏廓園廓園于一切餽遺咸卻

受諸計吏望門郄走蔡元岡云誰敢他弗受
而予以一垣數有金帛之　賜計九十金諸
受　賜者咸忻之以識　欽賚予以弗得朝
夕菽水郵四十金歸買祭田八畝而遣餘五
十金于豪得如例巡視節愼庫諸商工官胥
或以予未嘗爲吏易之其故嘗爲吏與未嘗
爲吏者亦徒貪緣與共爲姦利一日有投二
簿領　陵工銀者驗其印文皆謬立法之而
大司空王太蒙以爲發其工部贋印慭甚又

軍興分午諸商工官胥乘急爲姦大司空一
切弗問令悉予而予稍持之又議增重城如
都城長京營李公松毓既以爲長策大司空
又以爲是誠在我議費六十萬金按二八陋
則則諸胥當入十二萬金又諸商工官所乾
没不可勝計冤在遠而虛糜六十萬于門庭
之近非計顧無肯擔者予奏記大司空止之
時亦遂聽之然大司空益慭予矣又一時胥
小悉集于烏程烏程婿客魏以自周其所以

婿客氏者至襪靦弗可問又家風不饑閑諸
君子共起而擊之予吏爲特疏疏上幾不測
親好日數顧尋傳爲知是弗受書帕者而寬
之未可知也陳老師赤石病革徙候之一鄒南
翁在坐愀然曰不久恐有　廷杖事陳師病
畢體震撼不寧側身向外稍展而俯其首執
予手曰汝打不起今後貝微很本罷陳師督
學浙中兩試皆不甚前而道義骨肉之感如
此時王給諫處西北而衆名東南在　朝在

莽實緣有徒冢宰實陰用之而護之至是徧
擇撫臣之鈌糾之去每犯必群兇之尤一時
以爲予有發必拔緊驗之擬而實身犯衆怒
矣奉使　福藩册封[illegible]王妃便竣道嵩山
宿少林寺阻雪冒雪尋達摩面壁石抵中牟
　福藩復以五百金致餽不受復書勸令稍
廣以助遂餉是歲外母卒孺人身其喪先是
外父母生一子而驕啇之外父卒于未成人
巳驕不可訓矣而外母護之更甚護驕子既

甚而所以苛求孺人者復大不堪衣衾之屬
歲具以遺之立授其子供一擲之費討朝夕
其菽水則朝夕嗃嗃哭念其子之飢其粟以
遺之亦復供其一擲耳孺人不勝遺外母不
勝寒飢予愈益驕嗃嗃苛求至于死

三年癸亥四十九歲

新正抵里　月　日陞戶科右給事中邑中
苦兌運奸胥奸里奸軍相比而勒民民困予
從臾邑父母不問官民二戶復九石八斗之

贈為例更無名之費不貲一切裁去時邑父
母既不甚徙又陰從而撓之者多端雖宦鄉
間有之所以左右邑父母者頗力後歲歲嶽
王公撫浙藉其力凡浙以西漕兌之地畫一
為令歲可留數十萬石甲子大水賈不甚涌
貴云予自度取怨于世已甚有休焉之志而
朋好以君子道長宜出勉為北行而時倦而
欲還乃二三蠢僕無一可遣以織節者途中
接邸報又以　月　日陞禮科左給事中遂

抵都下一時仁賢頗相信獨見　朝之日高
邑郎以是日推冢宰尤相信初志漸隱矣冬
至陪　祀南郊會有巡青之役京師小民以
報商為苦而舊商衙胥中貴以報商為利于
是京場各商按例不報其外各倉場有裁而
無報報者認者同至闕一易之新商困或郎
併之舊商人情帖然估價較往歲省四萬金
往青役無羨予不三月而存羨金八百餘又
卻青薦之謝先事者以為形其短殊慊時郎

典濫冒請乞無已一引會典裁之雖大有力
甚有口者非頗益滋怨矣

四年甲子五十歲

先是某去御史為大理丞不數月遷少卿矣
又不數月而冀以僉都協院時副院則鄭公
玄岳僉院則楊公大洪席俱未煖某欲遷僉
院則聘楊為副而遷鄭為戶部侍郎予以一
時副僉稱得人官固未嘗缺無故出鄭公于
戶部人情亦不堪即吾輩任事當在人先

官當居人後若吾輩不以恬風世于 皇上
御門之頃時出面 恩取忌吊亦不光予自
以爲朋友切磋之道宜爾而聞有二心矣逆
數是歲之二月吏垣都諫程芸閣當陞序屬
劉弘化弘化于冬間卽欲以艱聞矣序當屬
予而某不便予之居斯地也令且諱劉之喪
而急貽書于阮大鋮令亟來時阮移疾未半
年也阮咨雖在予前而尚爲右給事中阮至
而程始陞陞後復以劉補補劉之後阮轉左

尚未以劉之喪聞而予不覺也會江北銓司
缺某意屬何■阮意屬曹履吉公論以屬
宿望程公我旋程後徐當補何而阮于某格
格也則又儳而惟陞周士樸出工垣缺以待
阮阮大恨亟圖于故所結兄弟傅繼教喉弗
下而某又陰卸以爲是予欲之而予弗聞阮
故弗善予及是恨滋甚于是劉之喪聞而阮
補吏垣矣阮既補予以爲阮故未絕于吾黨
凡事誠意相商必不至大決裂乃某意既弗

善予復不善阮欲乘此兩去而更有所屬會
江西諸子以鄒公匪石調銓事弗得與聞爲
恥阮因合章允孺并合黃正賓陳居恭共構
之而操江熊明遇復缺缺于弗得驟遷令圖
予併圖浮丘而傳槐之疏稿具矣槐稿具而
阮始辭 朝予疾叩冢宰停數日且弗推冢
宰旣諾之矣乃以是日陞予十八日予陞吏
科都給事中十九日傳槐疏上時魏奄如涿
祠元君阮留涿燃桔相拜作竟夜談槐旣結

繼教爲兄弟爲內應復伺歸奄于道左以通
款奄甫至而槐疏下汪文言逮矣聞是日旦
竝逮予而 旨下乃有魏大中新擢首垣不
得輕詆語予疏上又得 旨着卽到任供職
遂以二十六日到任于二十七日鴻臚寺報
名面 恩乃廿八日忽于 朝儀起數奉有
互參未明何得到任面 恩之 旨舉 朝
驚詫廿九日予具疏席藁三十日復奉有到
任供職并免面 恩之 旨然予之去志遂

矣徒以汪文言事未明姑奉　旨且留會楊
公大洪二十四罪之疏　嚴旨切責六月初
五日予具疏公糾立頃傳票降級調外語未
竟復傳錦衣衛拏了閣臣韓公象雲云一刻
兩傳如何遵奉調　旨罰俸而游于羿之彀
中者屢矣予于是決計歸直須文言事竣而
某嫌于共事不能獨留謂予徒齮之使去則
以計典近敘同志者具疏留予小臣屢奉
明旨謂義不當固辭遂鋭意以澄清計典爲

已任會予奉　旨禁餽遺之明日發霍丘之
餽而人愈側目矣御史大夫欵營者多營之
內予一意推景逸先生謂人既多內營推之
自外疑多不下不下將　廷爭焉若爭須爲
天下第一人爭耳他人不足爭也既而得
旨九月　朝審時樞輔請宥遼左失事得
旨貸以不死于是　朝審日不列情眞第云
候　旨竣事大司冦傳溥畫題予以　恩貸
出自　聖意　朝審自是明刑堅不畫題併

爲刑垣具公疏艸而議定會晉中缺巡撫尹
同臯潘雲翼欲得其座師郭尚友郭先以賄
入程芸閣程辭之而復至頗有聞冢宰既不
許秦人則思用惠公元孺齊人則思用周公
衡臺乃冢宰則自與夏繩北定一淸恬之謝
公鳳高矣謝舊令予邑諸弗得者咸以爲出
于予姨子甚陳九疇因爲人所用尚未顯攻
予也會十月之朔閣臣廣微頒曆則不至
太廟則又後至予陪　祀同陪　祀四科臣

糾之廣微不能不折于予言而九疇其鄉人
因列疏攻予矣十二日予即于部院覆疏降
調十五日策蹇南旋冢宰御史大夫疏救一
時俱被逐沈年兄炎洲公疏首俱逐自是少
宰陳公中素楊公大洪左公浮丘等黜逐褫
奪翩翩而出國門無虛日矣是歲耕孫生莽
姚五姑
五年乙丑五十一歲
予一意杜門謝客而邸報中聲息洶洶不敢

寧居倉卒與濂兒婚姻以四月十一日二十
一日而逮者至二十四日就逮士民號慟者
幾萬人道姑蘇周公蓼洲出盤桓舟中者積
日夜以其季女與柟孫締婚焉高先生既前
候予于平望之南過錫山復送之高橋之北
紀其言爲高橋別語

書年譜稿前

皆在轎中偶憶筆畫添詿恐俱難認
此稿第當藏之耳且莫以示人

自譜　一之三五

此譜間架小定然事多未詳
詳略緩急俱未停當
字既難看目前且不必看我幸得至刑部獄
當更定耳

書年譜稿後

一日同鄉會孫萬我杰爲王揚言曰別處人
官大家做我鄉人官獨自做蓋譏予也又悔
公之模過予曰老掌科不但不隨地亦不隨
時蓋嗛予于熊廷弼絶不附聲也左浮丘疏
云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其意不無小嗛
然予俱以爲知己矣

先君聞難後揚揚懽笑如疇昔而一出于
眞浄等悲憂塡膺覩顏色輒亦懽笑不復
知大阨之在後也五月五日舟過錫山陳
發交攜蒲觴相餞懽笑竟日初六日凌晨
遣濂歸行納采禮于周蓼洲懽浄尾舟而
行或爲緹騎覺也遣倩小舟先發浄別而
北濂別而南草草分散不料自此竟長別

自譜　一之三六

也於乎痛哉六月十二日檻車經良鄉遣
奴鴻飛以此譜授浄誠勿求見十三日入
都羈錦衣衛東司房十六日午間入北鎮
撫司獄越十日而楊公至二十八日許顯
純崔應元奉　旨嚴鞫許既迎二魏意搆
汪文言招詞而急斃之以滅口對簿時逐
欵欵如兩造之相質一　拶敲一百穿梭一
夾敲五十摃子打四十棍慘酷備至而抗
辯之語悉閼不得宣七月初一日　旨下

則直云六人伏辜矣仍着北鎮撫嚴刑追
比五日一回奏聞者莫不喪魄外魏伴請
付法司以解于衆而令內魏故畱中以讋
臺省之將言者初四日輸三十金顯純槩
不用刑以用刑聞且請從輔臣言葢聊以
市德云時躬輸金之役者舊隣劉啓先也
徙僦夏氏屋以居爲比隣九年緹騎至灑
涕請從遂更姓名雜諸僮中周旋艱險與
此事相終始挐金以入見先君于庭以出

出則洢私喜過望謂派贓有至四萬者而
先君獨三千有奇似屬末減且金又似可
徐徐輸也及　旨下切責顯純初九日槩
笞十棍、旨下仍切責十三日同楊左各
三十棍先君自此遂大困顯純又限五日
再比所輸數更日增洢惴惴懼不給矣十
六日　旨下又切責顯純應元各降一級
洢惶怖絕望欲代劉執輸金之役一見先
君劉苦相尼十七日劉入先君俯相勞苦

且辭曰憊極矣未刑時埜埜毫孔俱疼殆
不能支姑毋令我兒知也劉微以洢意告
先君大驚比輸金楊左受嚴刑餘四人竟
免劉出洢又私喜過望叩頭謝劉謂毒葢
偏有中矣急奔定與江村告貸于鹿太公
太公義至高然家故淸窶轉展旁貸僅得
十五金洢未至太公先已傳告同好溙鄉
劇貧之士素不通姓名者爭貿易所有以
相應許顯純宗族多與焉然彙之會不盈

五十金洢且感且愧且悲急奔至良鄉訊
十九日消息則六公同被酷刑一如初鞫
時矣二十一日奔至城則當日又同楊左
各三十棍矣洢狂駭驚怛不知所爲究其
故則倪文煥以細事忤中貴賴崔呈秀以
免急攻參洲媚之中及締姻事參洲覙而
先君之禍遂益烈暫寬忽嚴倪文煥爲之
也於乎痛哉二十四日劉入先君不復能
跪起荷桎梏平仆堂下劉膝行而前見額

怕垂覆目整之背斗露揜之羣魋齒腐脣
驪之問安乎曰病病甚亦彊進粥乎曰勿
言勿言促我兒逸去劉不覺哭失聲衆呵
之出是日又一夾敲四十楨劉請于裏門
卒隱垣隙竊闚初猶聞痛楚聲已殊寂然
刑畢楫入少頃顯純令管事官二人進狱
久之方出衆莫測其所爲但聞楊左魏已
昇至後監二十五日棊帖入不復出矣楊
左以是日報亡二十六日報先君以巳時

亡然終不知死期與死法也於乎痛哉時
天暑發雷相驗領埋之　旨故遲遲不降
而東廠卒日逐淨寓如織三十日始差官
發屍偕楊左從牢穴中出骸漲而黑圾圾
有零落憂急併襪褥卷之入棺亡論飯含
弗及併不得憑身一慟也於乎痛哉八月
初九日不孝男學洢枚血謹識

嘉慶二十年六世孫行湨重補鐫

藏密齋集卷之一終

疏艸自序

古有以言賈禍者矣或迕以一人抑以一言予言具在幾於盡言似復盡人而迕之而幾其免於今之世乎予亦何敢盡人而迕而所迕者皆衆人之人衆智衆勇衆辯所附不啻盡之矣世復有自行其所惡者好復轉嫁于予予之府慾已甚故古以迕一人買禍者人特劫于一人之焰無可奈何而人心固在盡人而欲甘心焉而始及於禍則適以快人心之公諸所迕者又諱

其所迕而轉飾之他説以中之志士所以仰天椎心而彼其之子嫉之者至欲投之有昊也乃彼其之子搆其禍于不可強之口而因以滅之亦以見彼其之子之無如我何矣夫匪獨彼其之子也夙之號爲君子者頸而起曲事小人以圖其末路不合即陰爲發縱焉吾黨之有心者意不廣欲盡世之君子匠其心以爲用舍間有孤行其意者猜以爲必某某共贊之微亦見端今彼禍雖有重輕而俱不免且令盡出之彼其

之子而甚其惡天之厚吾黨與夙之號爲君子者如是夫乙丑夏五廿有七日書于臨城道中

藏密齋集奏疏目

比例陳情懇 恩移附疏
懇乞 聖明發帑以寬加派併 敕詳議
調募團練事宜以杜亂萌疏
天步多艱需材甚亟懇乞 敕諸臣以和
宥言官 慮以共圖 社稷疏
懇 敕臣工蠲偏見以遊蕩平疏已上隸

集之卷二
直糾邪議僉臣以明 國法疏
僉臣蔑 旨欺 君謹再糾參以明 國
法疏
臺臣蔑公徇私黨邪害正謹據疏糾參以
祈 聖鑒以清言路疏
遵 諭靜聽日久 廟堂未賜處分敢籲
職掌再申公案以祈 聖斷疏
愼會推以存法紀疏不果上

敬剖微衷以清蔓議疏已上隸集之卷三
滹濠工竣疏
懇乞 聖明亟允憲臣之推以安仁賢以
重政體疏
發覺假印疏已上隸集之卷四
懇 斥被論輔臣以存四維疏
乞 敕奉 旨諸臣剋期會 奏推見至
隱以立大防疏
朝儀疏

懇乞 聖明根究抄傳銓疏以覈眞僞以
杜奸宄疏
愼簡卿寺以儲撫臣之選疏
寺臣攘擾自供陰姦自露謹就疏剖駁以
祈 聖鑒疏已上隸集之卷五
恭慰疏
聖駕親 郊請 敕諸司倍常嚴[illegible]以戒
不虞疏
禮儀疏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奏疏一

比例陳情懇

恩移贈疏

臣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由萬曆四十四
年進士本年六月二十五日除授今職扣
至四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連閏實歷俸
三十六箇月例應三年考滿時奉差未回

今循例補考叨蒙
聖恩准臣復職臣伏讀
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在京品官考滿應得本身
敕命或以親老乞要移封者該部奏請定奪欽
此又查萬曆二十三年十二月內該本司
行人黃吉士等具疏
請乞移贈該部題覆奉
聖旨是行人准他移贈欽此臣仰見
孝治之朝情無下而不體

澤無幽而不覃爰敢俯竭寸私籲乞
恩綸光賁潛德竊念臣父魏邦直伏在艸野德
行純備臣祖四子臣父居次臣祖困於里
徭臣父獨以身代家以立罄臣叔父染疫
隣近裹足相戒獨臣父躬往視護疫亦不
染臣季父始生臣祖堅意不舉臣父亟出
於溺付臣母孔保卒底成立諸凡鬩閧雀
鼠之爭骨肉之釁片言喻釋盛氣意消苦
口屏陳宿讐感涕迄今猶耿耿人心歷歷

人口也至其仁心爲質無念不滿有感必
赴援徒以養嘗自救不贍而急人之急惟
恐不及又未嘗以急告人以故儲空元亮
歛乏黔婁卒之日無絲粟之逋一飯之德
貽身後之口獨一意敎臣不以貧廢半菽
不逮抱恨終天幸今遭際
聖明儻懼庭闈瑣屑不可塵瀆
宸嚴致使臣父生平同埋宿莽臣懼滋甚用是
節略梗概冒昧

懇乞
聖明發帑以寬加派併
敕許議調募團練事宜以杜亂萌疏
臣竊惟
皇上今日所與共保此
宗廟
社稷者獨民心耳民心不可重傷也傷心之久收拾已遲失今不圖更派餉徵兵非無再計騷動天下欲以禦外寇乃在內不可不深慮也以臣愚計當首帑
內帑夫帑何以當帑也思
先帝之在
東宮瀕危懼者數矣而神明護呵萬靈擁戴者數十年迄登
大寶享祚不永此天意在
陛下也天意所在宜其休徵協應嘉氣四塞戎翟之倫解辮稽顙而　作難漸迫門庭岌岌有不及夕之懼臣不得其解竊疑

大內之積皆當日豺虎四出椎山竭澤掘冢羅門逮官殺人吸膏吮血所致蓋海內愁怨之氣所聚也怨氣所聚發爲戈矛非盡散其積無由消弭兵戎竊爲嘉社計及今一大濟之除諸經費取辦額賦外其　所需悉仰
內帑不以煩民目前無急廣寧者撫臣王化貞道臣張應吾臺臣方震孺所請應卹遣官沛發無恪至各移鎮兵道里費若干募兵費若干城池硝黃盔甲器械費若干市馬費若干訓練犒勞費若干城中積儲費若干各衙門熟籌緩急臣細次第以請如昏暮叩門而求水火無弗與非獨洩海內愁怨之氣應天道聚散之常亦以壯羣臣滅賊之膽得指麾如意無挺衿露肘之患無徒今日百萬明日百萬兩兩銖銖事事不暢貽異日欲用而不及用之悔也所謂
內帑之當帑者此也

內帑發則加派省災祲之地當蠲也徵師之
地當蠲也過師之地當蠲也宿師之地當
蠲也
畿輔之地不但蠲加派而已似又當賜以元
年田租之半何也邇年令牧藺緣爲政一
旦有急瑣瑣小民慮無不疾視其長上而
不救者重以徵牛徵車解夫解匠疲於奔
命度有事能爲
皇上保障沉竈產鼃而無他意乎夫

京師人心亦猶是也臣故請加派之當量蠲
而
畿輔京師尤宜
優恤也恐尚未足以固其心也至調募之事抑
又難言遼左數年敗氣不復聞調赴遼如
徃棄市遣行之日有督撫大吏而悍不
擇音者矣近且撤朝官而募義勇倘郡邑
守令汲於奉公保無僉派平民如發閭左
而父母妻子牽號頓跌慘絕銷魂者乎此

最足以傷百姓之心者也至徒募行乞費
金錢而無益軍
國之毫毛又不待言矣若
國家有事輒仗土兵萬一不戒有輕
天朝之心跋扈自雄不可控馭不虞臍噬耶艸
澤澀廣實煩有徒不戢且聚而爲盜籍之
爲兵不獨禦敵且弭內患顧駕馭實難祐
捸未易幸今出募諸臣咸忠智材傑之士
可無他虞而前車徃徃而有願諸臣之慎

之也寧精而無多也精則一可當百少則
易馭費亦稍省也及其跟蹌首路獷悍不
馴土人見之如遇强 朋流抄掠所過爲
墟徃歲水兵刦船至舟楫不通米價騰踊
蘇杭七郡抑價過糴幾釀禍變且又善逃
逃即爲盜爲勝爲廣皆不可知益將領有
利其逃而自爲逗遛地者願出募諸臣之
慎之也慎擇將領嚴紀律無縱其淫虐而
以傷一路之民心也遼人善降固由內應

夏亦客兵滛虐羞憤勃發生不如死致然
爲今之計援遼兵將之在廣寧者悉沿三
岔河而守以禦　西寧西平西興等堡婦
女俱撤至廣寧入保無溷客兵所處以傷
其心男子老弱者以乘城壯者盡籍而爲
兵以待戰登萊以至天津則廣寧之犄角
山海而西各隘口以至宣大則廣寧之後
勁而
京師之後護也均宜團練上著若雄邊子弟

遺意以厚集其陣頃遼陽五六生員殺賊
數十結隊而行莫敢追者由此觀之厲氣
所鼓卽以挫方張之鋭兵固無常弱矣移
鎮之不可以已以備目前之急兼以爲犄
地也
畿輔八郡則
京師之前護也宜令撫按督郡邑守令討地
廣狹多以千計少亦數百揀拔俘勁習武
事者以忠勇訓練成一旅之師平居則閭

閻相守無去鄉井離墳墓之嗟聞警卽寇
令親督與偕來固無所事逃逃亦易跡事
畢則散以歸農甚便也必守令躬督以來
庶訓練精也此先臣王文成所以平寧庶
人者也
京師營兵可九萬人內善戰者可得三萬人
今合九萬人而人與之錢十不如挑長材
異能者三萬人而畀之日三十文也餘六
萬人可以備登陴汛埽之需也嚴行保甲

再得兵數萬人更檄各處巡撫以標兵數
千入衞而
京師可守也且各邊鎮兵與八郡良家子可
一呼而集也調募抵京者悉令請三岔河
以候大舉毋集
京師畿輔閭令土著者更飮其毒傷其心而
吾民不可與守也總之廣調募不如練土
著也調募之不可以已爲搗　討也顧調
募之害亦畧具矣安所得廉勇仁明嚴毅

之將統之而覘無他害哉臣竊不勝愚慮

慮

內帑不發怨氣猶屯加派不已追呼刺骨紛

紛調募四海騷騷

畿輔之間痛心疾首未平外變且有內患伏

惟

聖明深慮詳擇施行

天啓元年四月二十六日

二十九日奉

聖旨發帑朕未嘗吝何得連章瀆請理財調餉

豈眞舍此無策謁免仍候旨調募兵將諸款

都依議申飭行該衙門知道

天步多艱需材甚亟懇乞

敕諸臣以和

宥言官之戇以共圖

社稷疏

邇者　警告急兵曹需人特從戶部改耿

如杞鹿善繼葉震生三人協理職方題覆

章疏方謂可以匡司馬之不逮樞密重地

調度有人矣頃臺臣雖有微言原未嘗以

成心掣任事之肘況

國難方殷熱血圖灑如杞等豈宜以人言分

報

主之忠乎至原任兵部主事劉國縉幼不自愛

爲李成梁義子再起贊畫輒爲李如柏具

疏游說李氏既已甘心負

國而國縉似必不忍爲負李氏之人何怪乎

寺臣劉元珍之疑之也元珍以隨國縉而

浮海者未必無奸細不及議收科臣霍維

華以隨國縉而浮海者未必皆奸細不當

議棄正資叅酌原無異同若候補御史劉
重慶蒙
旨降調樞臣將去之身似不必更貶言官以謝
之言官以叅論閹臣受譴閹臣當以去就
爭還重慶所以安閹臣也不然則閹臣之
說長矣伏乞
皇上敕元珍如杞諸臣方資幹濟無以議論自
沮更
敕臺省諸臣論事論人總期爲
國心已共白形迹可捐其御史劉重慶收回
成命仍賜候補
天啓元年五月初四日
初七日奉
聖旨比來議論頗苛大小臣工不得安意盡職
這奏內各官俱有旨了

懇
敕臣工蠲隅見以游蕩平疏
臣思
今日合東西南北之人比肩而事
皇上總以官
皇上之官事
皇上之事何彼何此何異何同而臣于班行中
微有以徵諸臣之肺腸於眉睫方隅自域
無一遠見彼一方之人與彼一方之人比
此一方之人與此一方之人比二三兩兩
諵諵訛訛
堦墀尺寸之地具四分五裂之象且匪獨一
方也彼一方之人急乘其急而徵之使有
以德我而又與一方比彼一方之人合伺
其隙而挑之使轉以怨彼而我又與一方
比我無不搆人無不孤人無不戰而我攜
手而俟其敝四分五裂之中又具合從連
衡之象械事機心千鋒萬鏑如此如之何

不名陰陽之沴戎翟之慘耶
皇上明聖沖年踐阼如日方升豈宜致此掞[illegible]
所繇實諸臣殺機致然臣誠不知誰爲此
俑傳襃不替其骨已朽其鬼不靈其穢難
滌其死不然其權賄自雄其子女玉帛自
養而吾代之恩恩怨怨
主少不知憂
國恥不知雪心心喙喙專急私黨而後
公家臣誠不得其解臣願

皇上省察大
臣群工浣濯腸胃赤心白意本務以堯舜其
君急務以滅　而後朝食要務以進賢退不肖
其人賢不能庇一方之不賢者不賢者勿
遂以彈冠吾亦無虞不賢者之或以轉局
併賢者而姑置之其人不肖不能累一方
之賢者賢者無堅與護短吾亦無懼賢者
之或以二心併不賢者而姑容之是還是
非還非盡破方隅總歸皇極今不銷釋積

毒所延借於戈矛朋黨之禍鑒在往古臣
愚實不勝心惻
天啓元年五月初八日
十一日奉
聖旨中外多事小臣當一心營職大臣宜表率
公忠何得區分異同傾擠無已這所奏着部
院一體申飭

藏密齋集卷之二　終

藏密齋集卷之三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奏疏二

直糾邪議僉臣以明

國法疏

今夫遼禍之種種自李成梁也三路之敗
敗自李如柏也開鐵之陷陷自李如楨也
罪無一而可原也目今河東淪没正逮高
出之日追議李維翰周永春鄭之范之日

併議康應乾牛維曜之日非寛李如楨之
日也況逆保所吐韓宗功者成梁之愛婿
而身爲　拾降南衛者又宗功之姻戚
如楨不獨失事實與逆謀矣如楨之罪無
一而可原也僉都御史王德完者以法司
之官當覆師失地之秋汲汲焉建楊鎬李
如楨末減之議何其與於爲逆之甚哉臣
猶謂如楨罪狀已著
廟堂必有主持乃奉有從寛議處之
旨矣此
旨而出自
聖裁也雖
皇上聰明叡哲卓冠千古然軍
國至計不可不付之外廷也議辟議宥不可
不付之法司也
皇上聰明叡哲雖非左右近習之所得蒙然安
知無巧于爲如楨謀者若有意若無意潛
爲寛解于

皇上而
皇上亦不及覺焉者乎從如楨嘗掛軍政之察
矣内援有人數年不下今得非其故智乎
何以失律大辟不由部覆而取
旨如寄也然則
皇上肘腋之間皆如楨之人也可不爲之寒心
乎人日以楊鎬故併寛之不知鎬不足惜
也鎬爲法受惡原自爲李氏死黨也且鎬
兵身負重傷以逃猶日以奸細故必欲槩

槃而竿之棊街如楨之罪不萬萬逃兵哉
何以輒生之也甚非法之平也　未劉
封疆多故人不用命亡法若此何以令天
如謂由于閹擬則閹臣又一王德完也若
兩人原共在如楨線索中而爲之表裏者
即云
內降何以不封還也總之閣臣不得辭其責
也劉重慶恭論閣臣
皇上特爲閣臣削其籍李如楨破壞封疆閣臣

乃爲封疆宥其死閣臣何以報
皇上劉重慶之譴合大小臣工入
告不能徹閣臣之挽回李如楨之死一王德完
單詞而遂及閣臣之寬政閣臣何以謝言
官而其敢于開不韙之口壞
祖宗之法黨叛逆之兇者王德完爲甚德完亦
先朝調護
宮闈一事如子慕母如子號父私心以爲泰山
喬嶽也暮年再出得與同

朝而笑頰迎人若倚門之妓舞腰貼地如塗
面之優豈猶有典刑乎及見臺臣房可壯
之揭而背面反覆兩舌喪心以側媚之態
工閃爍之謀妙于逢人敢于爲惡至陂除
皇上之法紀割裂
皇上之封疆而毫無顧忌眞小人之尤前美不
能蓋矣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立斬如楨西市罷斥德完以爲
人臣蔑紀之戒閣臣韓爌止存罪案俟票

擬有人方許陳乞亦乞即
罷臣以謝諸臣
皇上即不罪臣而閣臣之婚必焦德完之黨已
集如楨之刺客死士寔繁有徒六尺之軀
知不足供其刀俎然臣獨欲爲
皇上明法紀以誅逆臣臣無悠悔
天啓元年五月十一日
十四日奉
聖旨威福出自朝廷昨諭朕自有見且李成梁

以邊功封拜　祖父被戕銜恨至今[illegible]
殺將中國不能損　一毛邦將李如柏[illegible]
相繼就斃顯是替　報讐何以感勵邊將況
原擬不無可原別謀有何確據王德完開端
聽裁意自有在魏大中職司言責亦當就事
論事何得盡揜生平塗抹輕媟人心險刻至
此亦豈奏對之體姑且不究王德完留用已
有旨了該部知道

僉臣褫
旨欺
君謹再糾參以明
國法疏
謹按楊鎬李如楨奉
旨斬決人犯也僉都御史王德完條陳定大獄
一策徼
旨從寬壞法亂紀在紀法之地臣故特疏糾正
乃德完抵辯云兩
請特衡原非偏重據其兩
請二字即是褫
旨欺
君何也鎬及如楨已奉有刑章宜正之
旨獄未嘗不定不得更爲兩
也矣焉兩
請是二犯有以用德完而德完敢於褫前
旨而欺
皇上也且其意專言破格好生憫三犯如雞如

牛如鹿爲之怵惕則是全與之以生殺銜
法一語特營一今日自遁之窟耳非其本
意具可覆也德完云議處從寬
皇上之
綸音非微臣之意見
聖旨不云今既如此說准從寬議處乎
聖旨甚明德完何得自遁其說也蓋自二犯成
獄以來散布金錢訛言日起德完輩裂膽
痛心忘餐廢寢以謀惟以不辯之語浸流

宮禁迨充衢塞路風艸皆驚而後云殺之或反
幽之亦反惟脫如狡兎可令反側自安是
不爲歟
皇上耶且德完既知其內黨潛生既知其牙爪
密布風紀之司三尺在握而反欲釋之遣
戍是非黨叛而勇於爲逆耶言之及此德
完可斬也至綫索表裏長安道上嘖有煩
言臣未敢以風聞入
告啓

聖天子有輕臣下心德完當自思之矣臣待罪
掖垣職司封駁
制敕有失得執奏封還而德完陰爲挑激且嗾
輔臣內侍共起爲難德完亦臣測矣德完
磬折傴僂搖唇鼓舌之態臣雖鄙其爲人
而輕出二犯實干法紀故亟與糾正何他
忿也至拾積年斷爛朝報誣臣爲李三才
鷹犬汚臣名節則三才與臣從無半面之
識全不相蒙踽踽涼涼臣亦自有本末幸

今遭際
聖明列在近侍惟知操此和衷
殿爭如虎見有無禮於
皇上如德完者彈之如鷹鸇之逐鳥雀此則臣
之生平亦即臣之職分矣若德完則今日
當先而爲三才之鷹犬者也還是他還是
他六言定巳卩實千古倏又占風而東西
易向又不知其何人之鷹犬矣頭緒既多
耳月無主爲鷹爲犬幻身既難爲爪爲牙

分身亦苦葢自臺臣房可壯一揭安伸再
揭劉廷宣三揭省臣阮大鋮一疏而已無
顔爲御史大夫立風紀之堂矣待臣彈文
始不能就列耶伏乞
皇上將臣疏與德完疏
敕下九卿科道詳議楊鎬李如楨二人是否應
從戍遣奉
旨議斬人犯是否復應再
請若楊鎬李如楨果係忠良楊鎬李如楨減戍

果係正論臣無辭於排正論擊忠良之誚
如其不然亦乞卽正德完蔑
旨欺
君之罪臣卅疏巳竟見臺臣徐揚先有疏攻臣
爲德完效死力可以知德完可以知揚先
更可以知李如楨等之妙用矣容臣另疏
請
命
天啓元年五月十四日

十七日奉
聖旨王德完已有旨了不必苛求該部知道

辛酉疏稿　揭附

臺臣蔑公徇私黨邪害正謹據疏糾參以
新
聖臺以清言路疏
遼事之敗敗在楊鎬及李如楨等二月間
三法司會審楊鎬依失誤軍機律李如楨
依失陷城寨律各斬隨奉有罪狀甚明刑
章宜正之
旨二犯有鐵案矣頃逆犯劉于簡詞連二犯亟
應正法何如者而僉院王德完忽為兩

請至欲遣戍立功令收桑榆之效是不但出脫
之直思薦用之也而既如此說
准從寬議處之票應之如嚮臣是以具疏糾參
并及票擬輔臣義不容已豈不知德完擁
戴方新烈焰難犯如楨等十萬通神人爭
劾用而苟可為
皇上存此三尺使後來賣
國媢[illegible]之奸有所忌憚臣死不避果有臺臣
徐揚先周宗建連疏攻臣為德完出死力

為如楨效先鋒矣楊先為德完護法不過
設兩歸一因客形主二語不知二犯業奉
宸斷只宜正刑為主何用借客只有正刑一着
何用設兩至周宗建直謂德完原是求決
而臣所摘語特其發端何發端者不下二
百言求決者止三語也且德完亦已自供
兩
請宗建何又代為分辯云其意專在飭法耶總
之德完知黨李如楨楊鎬而不知有

皇上之前
旨楊先宗建知黨德完而不知有
皇上之法紀
皇上之封疆楊先等第習德完之生平庶幾可
與同為其軟美側媚俯仰飢慷之妙度異
日必為奏手不為礙手之人
廷杖一事又可借為沒世護身之符故認定
德完猛力擁戴耳不知人品何常前後兩
截

先朝陳玠吳時來石星等俱侃侃一時失身非
出即今日之德完亦已非前日之德完也
前日是恭請篤厚
中宮之德完今日乃恭請寬議李如楨楊鎬之
德完也而揚先等尚欲效法之超除之耶
揚先又詆臣爲賣鄉里而乞誅叛人臣束
身事
主惟此公忠一念耳是是非非何鄉里之可狥
合愛合敬亦何鄉里之可賣臣非賣人之

奏疏　三之十三

人亦不解如何爲賣意者必如揚先之願
爲李徵儀死而後可云不賣乎抑如揚先
之詬司馬詬職方以爲同心地而後可云
不賣乎則夫不賣鄉里者宜莫如揚先矣
而郎報流傳銓曹自擬開筵受賀如巳郎
真而擠其鄉里者無所不至何以又不止
於賣而巳也臣賣鄉里何人賣大者何事
乞
敕揚先實實指名無懸坐也臣踽踽孤踪狥衆

狥從數年使署懷刺不前行取之期奉
使過里郎今候考至
都非有先施不敢報謁歷歷之愚冀以祗世
豈揚先之擬部固從鄉人乞得之者而不
覺漫以加遺耶臣疏具在亦何可哂若滅
可哂是必　騎薄城下而始以厭揚先
之心也發帑調募團練諸事宜可哂是必
徵兵六派餉海內驛騷斬木揭竿處處見告
而始以厭揚先之心也和衷可哂是必

奏疏　三之十四

廟堂之上舌劍唇槍鋒鏑攢刺如今日之害臣
者而始以厭揚先之心也至所云三三兩
兩諵諵訛訛之狀即就揚先宗建等之攻
臣而已描臣疏之光景作臣疏之註脚且
自實其姓名矣何待臣爲之明指耶至德
完乞用五臣與臣何涉德完不過度諸臣
之將至出語市恩揚先又欲諸臣之疑臣
劈空樹怨與德完前疏嗾輔臣內臣以齮
齕臣者一轍耶臣前疏所云合從連衡之

象而揚先欲臣指實者也從來無言官參論邪臣而他言官以擁戴故爲稱功頌德朋噬言官者今揚先陽尊奉者德完陰呵護者李氏良心未死面目難施揚先之頰揚先之面揚先自批之自唾之臣不屑也
恩詔起用因而摧折者已非一人宗建等何幸轉念及此但德完前日之功不在姜應麟下今日之罪實在姜應麟上無再悞之頑鈍無恥出姜應麟下也伏乞

奏疏　三之十五

皇上大奮乾斷立訊揚先何以糾連邪黨上言德政排斥正論爲罪并報讐并
敕周宗建改行易心無以其才終其身爲小人用

天啓元年五月十六日

十九日奉

聖旨昨已諭戒辯爭求勝如何又來實奏念其疏在諭前姑免究

遵
諭靜聽日久
廟堂未賜處分敬循職掌再叩公案以祈
聖斷疏

臣先有直糾邪議僉臣一疏專論李如楨楊鎬以封疆之臣而賣封疆僉都御史丁德完以法紀之臣而賣法紀故特具疏糾劾非有讐怨于德完也而臺臣徐揚先周宗建張捷徐景濂連章攻臣別生支節臣

奏疏　三之十六

一再疏自明隨奉靜聽處分之
諭
天語煌煌凛於
斧鉞臣三緘其口者幾一月矣臣爲言官而從此以言爲戒不職臣爲言官而言一事未竟更端言他事不職況各疏雖咸奉
旨而李楊一獄仍俟徐議則前日奉
旨處分之定案今日翻奉一處分未定之
旨卽臣及德完諸臣纍稱有

旨梟蒙兇究豬之未處分也敢昧死爲
陛下盡言之　發難以來失事者非一人然
他人之罪罪止失事李楊之罪罪兼通夷
重以河東淪沒逆保供扳騾轉嗣堂懼竿
首梟街旦暮不測乃各出家貲鉅萬屬其
門客養士行求卿貳臺省中遍力可憑貪
横可使者爲之王持脫卸而德完揚先等
入其賦賕頗有影響臣雖不敢以疑事疑
情嘗試賣陳於

奏疏

上前而所云緩索表裏長安道上嘖有煩言者
已稷揚先等之魄而奪其氣於是憒完膽
顛頭會商謀謂不盡力護德完則不能互
掩其稷不合力殺臣則臣死不避臣口難
箝然不憑空搆一朋黨之禍中臣則臣陳
義甚正不足以疑
朝士之心而合其力故疾呼叫號一唱群和
前茅後勁趾高氣揚近且虎視耽耽擇人
而食人人側目人人重足矣然氣焰愈熾

手眼愈出肺腸愈露長安口舌亦愈多而
不可禁止有謂德完之賄悉兼金美珠其
直無筭者有謂實受萬金而居間没其五
千者數莫得而詳然以河東淪没之後逆
保供扳之時而遣戍立功開人不敢開之
口此其券矣或曰揚先等皆有賂賂各亂
萬或曰諸奸之賂宗建實私其半或曰景
濂爲宗建捷所賣其事祕莫得而覈也然
一面爲德完設策具疏一面請輔臣畫策

奏疏　之十八

擬寬又有其券矣從寬之
旨下而居間之薦酬糾邪之疏上而含沙之射
集又有其券矣旣以暮夜入金而市法又
於暮夜入幕以求寬而德完則以氣請者
自文以從寬者歸之
綸音也揚先以票擬者失德完之美意而宗建
又以票擬者當政求也張捷言一犯之有
他營而徐景濂又以關擬在通神使鬼之
中也今德完已改口正法宗建等具云禍

國當誅然則私金錢而翻成案者獨輔臣一
人耳輔臣亦宜有以自明也
皇上試問閣臣韓爌從寬之擬果否出自臆見
旨世大疑果否迫於人言信爲奇着未票
擬之先果否六人入幕求寬求寬之人果
係何名何姓倘就中求寬之人即係連章
攻臣之人而諸奸之賍証實而諸奸之機
巧敗而諸奸鬼蜮之情形睹矣
皇上自是一一

賜之處分首處分李如楨等之獄業經會鞫業
具招擬業奉
宸斷鉞神雖靈鐵案難改即今邊事方亟用兵
未已而二人死有餘辜一朝出脫此後邊
臣誰肯更爲
國家效死力者不可以不立決也大處分王
德完論獄諸疏大臣立
朝王張軍國重事一語定案山嶽不移今德
完諸疏具在

御前初疏引
恩赦引熱審勸
皇上之破格好生惘二犯如雞如牛如鹿爲無
罪而就死地言遣戍言立功顯爲薦用冀
其桑榆之效而未帶飭法僅一二語是否
求寬是否求決語氣可覆按也大疏即已
昧心尚不能一轉而即化爲求決之說但
曰兩
兩持衡原非偏重而已迫揚先宗建之疏代爲

之辭而三疏請明
天憲四疏速正刑章冒說謊之誅不問冒語言
不一轉換支吾之誅不問于以飾非文過
誠得矣而
三朝遺老以公忠爲揚先等所效法
天威咫尺恐未應面欺若是也大處分揚先等
諸臣曲護德完黨攻微臣諸疏德完既已
自供兩
請何以揚先代爲展辯却云設兩而歸一何以

宗建再爲展辯却云其意專在于飭法定
獄一款洋洋滿紙張捷何以謂臣造言臣
疏不過謂李楊一獄亟應議辟不應議宽
德完楊先等亦不能謂一罪之當議宥則
臣疏何罪群起而詬詬以攻臣者何故至
張捷徐景濂等極口詆誣言爭言黨無論
非臣孤子之素亦宜查臣曾薦何人旣不
疏聞于
朝又不昌言于部而無風無影動引奸雄臣

死不服
國家言官之設專令發奸糾慝使大臣有所
忌憚不敢墮羔羊之節壘臣有所忌憚不
敢萌脫兎之奸今三四臺臣相與比周公
爲貪黷苟與同濁極力護持苟與摘發傾
意凌轢䰠魅魍魎嘯聚于青天白日之下
大廷通衢之上正論孤危人思避匿成何世道
成何人心
皇上不及今一爲整頓異日有壞法亂紀之宗

更無有人敢爲
皇上言者念此可爲寒心也不必異日就今日
而德完揚先等之奸貪恣橫自臣而外已
無復有人敢爲
皇上言者矣
皇上試一問之九門內外販夫販婦兒童走卒
則二犯之廣布金錢與諸奸之受賕賣法
具能言其狀也伏乞
皇上獨柄離明大奮

乾斷立收李如楨楊鎬棄之西市無再延緩日
久事生王德完前功已償新穢難掩急流
勇退彼必不知自圖宜勒令致仕以爲人
臣受賕鬻獄之戒徐揚先周宗建張捷徐
景濂諸人職司風憲賄賂公行要挾票擬
上言德政顚倒是非欺凌孤耿所當按贓
定罪如律加等亦望
皇上併罰僇臣以謝諸奸但使
祖宗之法紀幾頓而復申此後之邊臣知警而

加惩

朝端之議論淆亂而復請所謂殺其身有益

于

君則爲之固臣愚之生平而報

陛下之職分也

天啓元年六月十二日

十五日奉

聖旨前諭大小臣工同心體國何得又有此奏

姑不深究

慎會推以存法紀疏 不果上

舜有天下選於衆擧皐陶今僉都御史王

德完以法紀之司當遼瀋之陷議寬楊鎬

李如楨之獄欲令遣戍立功是尚得爲皐

陶乎且一遁而兩請再遁而正法倉皇督

亂左支右吾品亦已見于天下矣戶部添

設侍郞而會推及之爲選于衆而擧皐陶

耶如錄其從日調護

母后之功則當于服埜未彰擢以不次不應今

日而有少司農之推也雖改司錢穀或足

以明其風紀之不任然而傳示四方列在

推擧夫

聖王所操以馭世者惟爵與刑耳德完之失在

議獄議獄之失係封疆設今日而德完推

異日而二罪釋後此而再覆全師再折大

將再墮名城皆指楊李爲例無死法禍忍

言耶則皆德完之啓之也

天祚

聖明英臣四布必無此事然不可以不深慮也
事固有抑一人而儆千萬人者若德完之
推也遁不前稍令士夫相戒於
朝曰德完以調護舊功而再出負望遂圖一
少司農之推不可得亦
聖主所以風厲百僚也詩云名彼故老訊之占
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今日之謂矣
昔日之芳草已有漸化而爲蕭艾者願
廟堂之上三思之也即愛惜德完者亦宜爲德完
計明德完以
山陵畱非以侍郎畱也臣何仇於德完但懼
朝無張主民莫適從併以遣戍立功之言爲
當則誤
聞不淺耳
天啓元年八月初六日

敬剖微衷以清變議疏
昨府丞邵輔忠具疏乞休謂舊撫李三才
遺書當路驅除王德完等而楊李兩請皆
借以罪德完雖輔忠未實臣名而糾德完
者臣也然臣實匪有所借也爾時瀋遼繼
沒
都城震驚逆保供攀根株楊李憂天者岌岌
乎有不及夕之懼臣以爲罪案既定直竿
首藁街而已斯何難事而圖安反側者李
懷忠有孤山副總之推楊鎬李如楨有遣
戍立功之請隨有從寬議處之票數日之
內爵逆勸叛絡繹而見封疆正亟
聖世威賞豈宜顛倒至此臣不勝危慄草
奏特糾獨見二罪之必不可寬而已不知其
他也何借之與有且三才久已謝事而臣
始策名生平無傾蓋之識握手之交而必
欲以三才爲阱于國中強推人而入臣所
不服又擬移借以爲輔忠罪則糾纏亦已

甚矣夫德完臣欲彈之使去者也會冒蔵
鄉方擬再劾會左都御史張問達過臣二人
德完徵三代
誥封
山陵之後旋卽
請告臣遂立焚其草已而營鑄錢之窟爲戀棧
計近且疊荷
溫綸矣其疏猶嚎于
聖眷之未篤臣似可以有言德完宜亦無辭于

臣乃臣尚留去
國之餘地以與德完謂其廉恥猶存必自引
退姑未誦言擊排而且徐以觀其後也況
于輔忠又何嫌而何疑矣夫
朝端惟論事與論人耳事有是非人具本末
不就事論事就人論人而坐之以借借則
影射風捕何所不有卽臣論楊李一獄耳
而張李三才之網者曰噓燼搆鄒元標之
隙者曰樹功擠輔臣之堅者曰希旨而不

知臣一無有也臣于三才無傾蓋之識握
手之交者也元標諄切于臣與德完之問
舉朝所共聞見就元標諸疏亦自明也若
劉重慶之救楊李之糾閣臣久已不快于
臣者也責以表率之不稱固卽此從寬之
旨而臣時亦以閣臣與德完同糾又何旨之希
矣總之臣心甚虛而諸臣自各以其私意
實之臣固一無有也凡以臣言爲借者皆
其護楊李之最深者也誠令

廟堂之上以天下邪正是非爲己任其一無所
借如臣疏者當與直攄剖分卿令有所借
以熒惑衆聽者吾第與之覈所借不覈其
所以借則借者窮而坐人以借者亦窮伏
乞
皇上亟敕閣部院大臣稟覆章奏務就事就人
各各燦晰盡斬葛藤以庶幾清明之理無
徒具日予聖而以不分黑白爲大
天啓元年九月二十二日

二十五日奉

聖旨這奏內事情屡旨已明不必申辯近來一

事牽引株連動傷國體以後宜各捐成心毋

滋蔓議該部知道

藏密齋集卷之四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奏疏三

濬濠工竣疏

越自瀋遼潰陷

京都震聳仰厪

聖慮

嚴諭濬濠剋期畢事維時工部尚書王佐侍郎

王永光姚思仁劄屬何玉成等畫地分任

自

東便門始而科臣霍守典臺臣蘇進先事而

司監察之役迄臣大中臣文龍代受巡閱

而玉成等先後報竣暨磨筭有成數矣而

臣時榮復與臣文龍代夫以一百五十萬

八百一十九名計匠以一千二百八十九

名計班軍積日以三萬三千一十二名計

費水衡金錢六萬二千六百二十八兩九

錢一分四釐八毫七絲五忽司農銀一千

七百三十三兩一錢三分米三千三百一

石二斗諸椿木灰磚繩斗百物及運價咸

具而鍬钁不與焉鍬钁以歸監督盔甲廠

主事洸槩收爲甲械之需而後受直於官

否者不敢以冒此一役也工有詳畧費有

多寡而時有後先土有燥濕天有晴雨饑

給有遲蚤勢亦與爲難易焉易者以程工

行其節用難者以惠使鼓其子來要無不

拮据瘏痡於暑雨之中而臣等今日藉手

而告之

皇上者也其有未盡者適烽告急經始倥偬而

濠之原未求也源出玉泉山而佃農分以

爲灌溉豪右壅以爲園池其波及於濠者

特其餘也濠之勢未審也水自高梁橋抵

都城西北而派爲二一循城之左而東而南

一循城之右而南而東宜按舊閘爲地形

之高下而次第布之未可以丈尺槩也而

分界任官各營其目前之咫尺於全濠灌

輸濬淺之宜容有未協者矣更
都城欹水獨
德勝門而西濠水南奔入關迤衍沿洄周行
大內以出玉河而今且北淤而南涸也則其脉
未疏也濠之支亦未達也嘉靖庚戌築
重城以爲附則濠之濬廣宜準
都城而地勢既高有掘未及泉而止者更廬
井按堵而一旦議恢其故不無遷析之虞
且班軍非可以水部之官督也異日者

國有暇時庫有餘積入司空董其屬以治濠
濬其源審其勢疏其脉達其支而總滙於
大通橋大通而下又理葺諸閘以妙節宣
蓄洩之宜而後濠有全功也以壯金湯亦
以固風氣也若其原壅而不輸其流瀉而
不收雖濬奚益矣然此特就濠而論濠也
非所論於四夷之守也臣等以與有監察
之役諸有事於濠者各以其文移會謹掇
其總數開坐以

閘而併及之如此臣等不勝瞻仰待
命之至緣係濬濠工竣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計開
東便門迤北
員外郎何玉成監濬一百四十丈
工價一千八十九兩八錢
料價二十五兩一錢七分
修水關石墉紅門銀六兩九錢八釐

共銀一千一百二十一兩八錢七分
八釐
主事張時俊監濬一百五十三丈
工價一千六十一兩四錢四分
料價四兩六錢五分八釐
共銀一千六十六兩九分八釐
主事劉麟長監濬一百六十一丈
工價八百二十一兩一錢四分二釐八
毫

料價九錢六分八釐
共銀八百二十二兩一錢一分八毫
主事張杰監濬一百五十五丈
工價一千三百八十二兩六錢
料價七兩一錢七分
共銀一千三百八十九兩七錢七分
主事張泰階監濬一百四十五丈
工價一千一百二十九兩七錢六分
料價三十九兩五錢三分

共銀一千二百六十九兩二錢九分
朝陽門迤北
主事吳時亮監濬五百九十四丈
工價三千四百九十七兩三錢六分
料價六十兩六錢九分八釐
共銀三千五百五十八兩五分八釐
東直門迤北轉西
主事陸之祺監濬五百九十六丈
工價四千七百一十八兩一錢七分六
釐
料價運價四十六兩九錢五分七釐七
毫
共銀四千七百六十五兩一錢三分
三釐七毫
安定門
主事曾樓監濬門東四百三十丈門西一
百十六丈共五百四十六丈
工價四千六百三十八兩八錢

料價十一兩九錢七分八釐
打樁工價料價運價七十二兩八錢四
分
共銀四千七百二十三兩六錢一分
八釐
安定門迤西
主事劉鱗長監濬二百六十丈
工價一千三百七十七兩七錢二分二
釐

料價一兩五錢
共銀一千三百七十九兩二錢二分
三釐
主事韋國賢監濬一百七十丈
工價一千三百十四兩四錢二分
料價三十二兩九分一釐
共銀一千三百四十六兩五錢一分
一釐
員外郎陸化熙監濬二百三十九丈

工價一千一百九十五兩
德勝門迤西
主事劉存慧監濬六百十九丈
工價四千一百五十三兩七錢
料價四十三兩九錢五分
共銀四千一百九十七兩六錢五分
西北角樓迤南
員外郎趙贊化監濬一百七十七丈
工價九百七十四兩二錢

料價一十五兩四錢七分七釐
共銀九百八十九兩六錢一分七釐
西直門迤南
主事張時俊監濬一百九十三丈
工價一千五百六十二兩四錢四分
料價五兩五錢二分
共銀一千五百六十七兩九錢六分
主事楊師孔監濬四百六十丈八尺
工價四千二十五兩九錢八毫

料價四十一兩二錢二釐七絲五忽
共銀四千六十七兩一錢二釐八毫
七絲五忽
阜城門迤南
主事張杰監濬三百丈
工價二千六百七十六兩
料價一十八兩
共銀二千六百九十四兩
主事張泰階監濬二百八十丈

工價二千七百三十三兩四分
料價四十兩二錢三毫
共銀二千七百七十三兩二錢四分
三毫
員外郎趙贊化監濬二百五十三丈
工價一千六百四十兩一錢二分
料價二十兩
修石閘銀一十六兩八錢
共銀一千六百七十六兩九錢二分
六奏疏 四之九
西便門至
正陽門
主事李養蓄監濬一千一百二十丈八尺
一寸
工價八千九百八十一兩三錢四分
料價七十七兩三錢六分五毫
運土價三百九十九兩九錢七分
共銀九千四百五十八兩六錢七分
五毫

正陽門至
崇文門
郎中吳叔度監濬四百九十五丈
工價五千三百九兩二錢八分
料價二十五兩二分一毫
運土價三百兩
共銀五千六百三十四兩三錢一毫
中一段大典縣知縣李思敬分濬七十二丈
工價三百一兩六錢
六奏疏 四之十
崇文門至
東便門
郎中吳叔度監濬四百九十二丈
工價五千二百五十二兩七錢三分
料價十八兩一錢一分五毫五毫
樁費六十兩三錢一分
運土價三百兩
共銀五千六百三十一兩一錢五分
五毫五毫

通共銀六萬一千六百一十八兩九錢

一分四釐八毫七絲五忽

重城

員外郎林宋監濬五千一百五十丈

班軍本色米三千三百一石二斗

折色米鹽銀一千七百二十三兩

一錢三分

天啓元年十月十二日

十五日奉

聖旨知道了工部知道

懇乞

聖明亟允憲臣之推以安仁賢以重政體疏

竊惟

國家將用一大臣

天子不敢以自用而必付之

廷推付之閣擬付之臺省之公論誠懼

一人之喜怒或協于公好尤懼

天子之左右有竊

一人之喜以自用其所喜而因以爲舍者于是

天子之左右以行其伎求因而竊位因而比周

外廷不肖之臣厚事

而疏敗貽之

國家也頃都察院缺左都御史九列會推舍

其衆正所輕與夫羣小所忌者慎舉有道

術忠貞不二心之臣鄒元標以上僉謂得

人矣俄奉

旨着再推三四員來看舉

朝驚愕莫知所以

皇上豈未知元標之本末耶元標初成進士即
論劾權相謫戍以去使再出而小貶以狥
時其致此位也不待今日矣節不可撓祿
不可苟再起給事中以謫去再起吏部郎
以遷去去國數十年天留之丘壑間待
皇上今日之用天數十年而留之
皇上一朝而置之耶
皇上誠謂貳銓重地不可以無元標顧忠雖天
植道亦不輕進退之閑惟禮與義倚

成命不回人各有畏恐不但不得一賢總憲之
用併將失一賢貳銓也如之何其可也伏
聞
皇上念元標垂老行禮稍艱蓋元標
廷杖之時原以孤忠冒死不若他之受指于
中璫者可以徼金吾之庇故威譴所加傷
中腰脊遂不能俯非其精神志慮之有衰
憊也
皇上誠眷念元標當於風雪寒暑之候

敕免
朝參不以筋骨爲禮不宜于總憲之擢
詔部再推令元標有不安其位之意夫
朝端之上得如元標者幾人元標得事
皇上更有幾十年而令不竟其用耶且冢卿張
問達新膺
簡命首推一總憲重臣而格不用亦非所以安
冢卿也幸問達侃侃自將曰此一舉也吾
必以去就爭庶以終

皇上任賢求舊之美自非然者將苦于內降之
齟齬或又乏周嘉謨之勇退異日每用一
人即何中消所欲用何人而後上之而旋
下之表裏關通斥陟如意自此而濟濟紳
笏悉中消之私人也二正之鑒不可爲寒
心耶且
內廷既格元標而不用必其意自有欲用之
人無論問達必守正不移補牘如故即令
別有簡在

帝心之術奉夜半之斜封者自思其何以不得之于外自思其何以能得之于內能靦顔而就列耶伏乞

皇上念老成難得

計典在邇

溫諭元標即日到任受事以安其心以竟其用此後推舉悉聽外廷其有不當臣等以白簡從事愼勿以

中旨用舍進退其間啓不肖之臣厚事

皇上之左右以求用因而比周以貽

宗社之禍

天啓元年十二月二十日

二十二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發覺假印疏

臣頃以欽受廠庫之役二月四日入署有按四十三四兩年

壽宮實收簿二冊者計銀三千六百兩有奇竊訝其年遠不可信取閱行公移按其篆文則堂印司印果贋刻也隨拘匠頭陳祿訊之供係書辦梁其經手其亦自供知情而僞印實朱兆元所雕兆元俛首無詞當將黃蠟灌印一顆比對無異方今庫藏如洗

藏密齋集卷之四 終

藏密齋集卷之五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奏疏四

懇

斥被訐輔臣以存四維疏

伏[illegible]臺省諸臣公劾輔臣沈潅而臣屬名其
末臣與潅同鄉不二百里而近苟其行果
無怍而其義尚有萬分一之可留臣自當
存桑梓後進之雅乃流聞四方眞有耳可

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者繼以同官侯震
暘之疏披析無餘潅似再無出理而聞且
又當入閣矣潅何顏以對通國之人與其
寮友也豈其素能悍焉于妻妾僮僕之前
者其顏無不能悍焉于通國之人與其寮
友之前也方悍焉于通國之人與其寮友
之前而屏倨人發其所深諱則必思以樹
威而剪其所忌威未易以俄頃樹則必先
固其身于婦寺之間而後可以爲所欲爲

乃今日而其身已固其威可樹其忌可剪
惠世揚罰矣侯震暘謫矣臺臣江秉謙又
謫矣秉謙之謫非以張鶴鳴之故獨以考
選在邇欲令新選諸臣唘威福所在機軸
所操而盡慴爲我用夫
皇上所用以發奸摘慝者獨此耳目之臣耳今
外有強敵旁多伏奸正宜納讜容戇明示
意旨發攄敢言之氣使大臣權臣內臣懷
奸而不敢動而勢璫乳媼分威共權綸扉

畜通家之子戎幕奉再生之父多羅列由
竇之官諸言事者指輔臣則斥指樞臣則
斥歷數去秋以來凡爲
皇上勸剖其推燥居濕之慈者無不譴者譴罰
者罰獨夫受纍囚之金錢而鼓其虐焰者
無誅焉此其故可解而不可解大非所以
示風尚張四維也內廷之人外廷之人安
得不盡化爲輔臣之人而皆無行義之人
也且今田海戒嚴黔蜀告變腹心之蠹[illegible]

情視爲綴圖臣謀不能以佐帷幄力不能
以執戈矛又方抱病正乞代
題于同垣之長顧俛自思惟諸葛亮方當出
師上表涕泣惓惓于親賢臣遠小人而宮
中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付有司論其
刑賞史鰌以不能進玉退瑕既死猶以屍
諫則臣一息尚存不敢不竊附于古人事
君之義臣力疾具疏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奉
聖旨時事艱危輔臣濯素懷匡濟方切倚任你
每妄生疑議全無影響侯震暘江秉謙處分
皆出朕裁與輔臣何預魏大中不諳事體姑
不究該部知道

乞
敕奉
旨諸臣剋期會
奏推見至隱以立大防疏
禮臣孫愼行痛
先帝崩殂討舊輔方從哲以春秋之法
皇上命諸臣據實會
奏何以迄今未
奏也蓋
先帝之棄群臣在庚申九月之朔日而李士忠
義之驚心者已在乙卯五月之四日白梃
日之梃不中而圖所以中
先帝者百端至藏甦毒于女謁侯元精耗損德
不可支而蕩以暴下之劑爍以純火之鉛
先帝所以彌留而不可起也其跡甚者何以迄
今未
奏也然則張差崔文昇諸人所謂
先帝之賊也要使孔子而作春秋定首罪必罪

在不討賊之臣何也春秋書趙盾爲弑惟
以其不討賊也不討賊何以即名爲弑以
盾爲正卿也傳曰深責執政之臣然則自
乙卯以迄庚申其時執政者誰討賊者誰
甚晰也何以迄今未
奏也且非獨不討而已酬可灼以賞奬可灼
以變寬可灼以罰倖優可灼以養病而崔
文昇者代爲委之于
先帝之宿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年忠肝義膽

所羽翼之元良數十日深山窮微所謳吟
之堯舜一旦戕于二賊之手從哲不能討
反從而護之從哲眞無人心者何以迄今
未
奏也至張差所繇誰不知爲鄭國泰也者究
主使者法之正兼調停者事之宜從哲身
爲執政如[illegible]事外聽
先帝之自危自[illegible]聽
神祖之自調自[illegible]聽亂賊之跋扈公行而群小

承風道路以旨王之案何士晉陸大受李
倖諸臣覈之外之調之困頓之而死之溥
天之下必不容有一人焉微動其忠
君愛
國之念稍開其誅亂討賊之口乾坤或幾乎
息日月晦而不明矣何以迄今未
奏也夫賊必抽戈剸刃形見事著而後爲賊
大賊之所以漏網也春秋之法誅賊即急
誅夫黨賊之人謂人人起而誅賊而莫之

與則人莫敢勸于爲賊而爲賊者孤篡弑
之禍亡也今一夫奮梃曹起而譁之是何
舉朝皆黨賊者而執政者不以問也春秋
之法誅意謂惡莫憯于意也然則闖入
慈慶非張差之意固鄭國泰之意也投劑益疾
非崔文昇之意固鄭養性之意也而執政
者何又不以問也春秋之法誅賊又必誅
夫賊之所恃今造意者何所恃黨賊者何
所恃恃從哲也不必紅鉛之進出從哲之

意而從哲久已爲罪之魁也何以迄今未
奏也然則從哲何以遂至此極也其所繇來
非朝夕之故矣葢
神祖當年不無微露其母愛子抱之端一時王
窺伺而苟富貴者圖以悅
神祖必先以悅
貴妃圖以悅
貴妃必爲之效其意所欲爲之事以故辛卯
之密揭癸巳之並封皆不顧順逆無復禮

義歲積根深勢傾與廣凡內臣外臣大臣
小臣舉無非國泰之人而從哲亦其位置
之人也設從哲而非其人也必不能繇徑
實以入既入其笠夫何能爲故屢經大逆
處之不驚若與聞乎故而視爲固然者再
謂爲人臣子不通春秋之義必陷篡弑之
罪者從哲是也從哲非身爲逆陷于其中
而不能自出者也其罪乃甚于身爲逆者
何以迄今未

奏也是故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備
崔文昇之逆不遡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
養性方從哲之罪不參之三案不定不悉
置諸罪人以應受之法
先帝之冤不伸冤一日而未伸計
皇考之靈在
帝左右必有含憤抱痛而未安者此關
皇上天性此關
皇上孝治

親不可忘罪不可赦即今濟濟在
廷苟非賊臣之黨亦誰不願得罪人以復
先帝之讐者何以迄今未
奏也且諸人之罪自具等差非有難明也法
嚴造意國泰爲尤是即戮國泰之屍磔養
性于市尚不足償夫積討以傾
先帝之恨獨念
神祖之愛當令有終
先帝之孝當爲仰體

貴妃當安其餘年
福藩當永其帶礪則
皇上欲安全之而
詔令回籍恩之有餘于義者已多也何以置若
罔聞也崔文昇之情罪宜不下于張差而
李可灼次之如是而
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哲所以自處者可以權
衡其間矣何以迄今未
奏也況夫乙卯之變猶微

九廟之靈細詰
先帝所以違和之故而逆謀固已行矣特
先帝不無隱忍于其間即一時忠愛之臣不忍
斥言夫起居之不慎耳及今不戒萬一宮
御戚畹靡有悛心袵席之間醉飽之後血
氣有不及持呵護所不及到規諫所不能
施間不容髮而事已不忍言矣是不軌之
徒得日工其謀于法之所不能加而
天地

祖宗臣民所係重者日寄之于不可知之人矣
不可測之事而是不可知不可測者即在
於食息寢處之常也與言及此寧不寒心
暬御之人啓處之節時時省顧時時防閑
斯亦今元老大臣之責矣思以毖後鑒在
懲前何以迄今未
奏也臣非不知欽奉
明旨會
奏有時而側聽累月

天討未章或者親履夫鞫獄問安之變痛定思
痛其痛倍有難言者必非以情面身家之
故有所遲迴于其間而日復一日事未可
知黃克纘之心路人知之矣臣不敢盡以
衰世之道待今之大臣而討罪之義疾比
風雷利在速斷亦將以覩今日之執政其
討賊者何如也伏乞申
敕諸臣即日會
奏施行

天啓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二十五日奉

聖旨已有旨會奏了該部知道

朝儀疏

昨臣赴

會極門拜疏會有選館之舉諸進士於

御墀前縱橫雜坐桌椅敧偪甚有解衣卸帶

岸幘褰裳者臣思人臣束躬事

主布武

明廷之嚴威儼恪莫過於此時矣

皇極門

皇上臨御之所肅然介於其傍且

御墀前百官叩頭跪拜于茲何得倨坐褻處

草野恣肆不及生儒應試督學時非以敬

身非以敬

君也詢之從事皆云冠帶終試去

御墀亦尚遠近

朝端邪議幾不知有

君父矣臣不可以不嚴細亦不可以不謹乞

敕閣部于出入儀常一爲申飭使人心知有

朝廷之尊

天啓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二十六日奉

聖旨朝儀委當整肅念新進多人姑不究朕見

御門日班行人少殊欠敬愼着各衙門一體

申飭不得仍前怠玩該部知道

懇乞

聖明根究抄傳銓疏以覈眞僞以窮奸宄疏

昨臣辦事該科出抵臣寓道路喧傳云有

托名吏部尚書張問達具嚴明考察一疏

中間有語及臣臣不勝駭異謂天日杲杲

之下不宜有罔兩晝行也及見抄傳邸報

果有是疏反覆數四似全不解文義者又

似解文義者又似實解文義而故爲是不

解文義者似全不諳事體者又似諳事體

者又似實諳事體而故爲是不諳事體者

似黠似惷半諳半剌疑鬼疑人藏身露爪

此其來試不可知而其機滋不可測矣年

來世道傾危人情詭怪甲辰之妖書辛亥

之僞札以至罷官郵書問于長安幽囚走

匿帖于都市皆憑虛構形借端嫁禍扇搖

宮禁荼毒朝紳網羅彌天坑坎匝地今茲之

疏安知非此等故智耶臣孤蹤孑影屢犯

兇鋒班行濟濟紳笏如林而感慨多事獨

以及臣知非無故而然矣萋斐哆侈誰適
與謀長此不窮流禍將大伏乞
皇上敕問銓臣此疏有無真偽如此疏果不出
自銓臣乞即
自奏
敕該城提拘報房根究發抄之人直窮主使明
開按律處治無致譸張為幻以惑亂
朝政
天啓二年十月初五日

初八日奉
聖旨這抄傳偽疏着該城御史嚴究根因奏處
近來議論紛淆各衙門私揭發抄奉旨禁治
全不遵行着一併嚴行申飭有再犯的重治
不饒

慎簡卿寺以儲撫臣之用疏

臣竊惟天下大患莫大乎率土之百姓咸
囂然有莫必其性命之憂即今衡數方域
幾無咫尺之地可稱安土矣冀少蘇其墳
首頹尾之愁怨而不至如蜩螗沸羹之不
可收拾惟州邑之守若令是為要非選用
忠正仁明文武廉毅之臣塡撫其地且久
任之一切貪殘之吏誰與激揚澄汰而以
厝垂斃之百姓于衽席者顧撫臣推自藩

臬者什三推自卿寺者什七卿寺進而貳
卿者什三出而塡撫者什七則今日之卿
寺皆異日之撫臣也當事者一意公家惟
材是求某地需某材某材應用之某地邊
用腹用緩用急用一一廣儲精核而豫布
之不以狥人目前最亟者黔危則滇危
蜀危楚地設有觀釁而動者而楚與俱危
偏沅設鎮斯亦扼吭之着矣方且聽李檩
之自存而自亡王三善之自剏而自窘張

我積之自剏而自剏而藏久不決其以知
兵刻薦者亦自以知兵出山而弗聞請纓
之舉延圻甸腹裏攘攘熙熙如貧子之行
攫于市如所謂太常寺少卿王紹徽者順
天之撫臣未欵也而思以攘臂而攫之操
江未欵也而又思攘臂而攫之臣鄉之撫
臣未欵也而又思攘臂而攫之熱中膻厚
自喻積薪目睫不啻延垂不止以左右望
而罔榮利斯不必盡臚其生平而就此營

營攘攫之態足勝撫臣之任而愉快乎凡
不堪撫臣之任者咸不當玷卿寺之班而
拾級而登者若謂是固然而以干于選人
夫撫順之陷趙典邦猶不免於失事之誚
乃至今日而宜徙年之徒則身與其賞身
當遼瀋之陷廣寧之陷諸死綏者死官者
死法者比比矣而不與同其患儼然奉常
紆金而晝錦焉豈人臣之義乎
明旨所以亦訝夫內轉之多也至官列郎署藩

臬裂檢袟於諸工狎客厮人叢行矣而躐
躋卿寺大駭瞻聞仲允膳夫詩人所刺恐
亦非其分之所安也夫不顧人臣之義與
其分之所安物議沸然衮如充耳將異日
者又需次而推撫臣耶昔寧庶人之有逆
謀也人不敢以其逆聞第置王守仁于贛
而本兵一聽其所請壬午浙兵之變本兵
皇遽而謁輔臣蚤圖所以治兵也輔臣從
容言曰此吏部事吏部又皇遽而謁輔臣

輔臣日用張佳胤撫浙自定耳撫臣所繫
若此之重先帝之揆撫臣者亦若此其豫
也今方內多故臣竊謂皆撫臣之未得其
人欲撫臣之得人先儲材于卿寺伏乞
敕下銓臣自今卿寺之推務衡量材望必得所
謂忠正仁明文武廉毅之品以爲塡撫四
方地毋徒一狥情面年資齷齪充位迨其
有急而圖一撫臣仍推轂而無從也茲計
安今日之急務也

天啓二年十月初八日

十一日奉

聖旨方內多故巡撫官委宜擇人儲選但不必

以蹤迹苛求該部知道

寺臣攘攫自供陰奸自露謹就疏剖駁以

祈

聖鑒疏

頃臣以百姓大命懸于撫臣撫臣之材儲

於卿寺四郊多壘鮮有出其身爲

皇上分此憂者既不能于多壘之地分憂夫亦

恬焉而已矣而肥美內地輒復伺鞅營營

攘臂思攫王紹徽其著者也故列以告之

皇上而紹徽自疏其未嘗攘攫也不知其實以

攘攫自供也何也紹徽自謂其杜門誦讀

不問外事者也然則何以知外之有相持

而下先着者知有爭先之着必會布其推

恐落後之着持與誰持爭與誰爭先與誰

先也且又何以備悉夫道款者呈身者如

此其醜也則皆其攘攫之精神智數與其

所邂逅而得之者也臣謂紹徽積薪自喻

而紹徽果自言其資俸居儕輩之先豈非

其呈身時道款時所汲汲焉而與儕輩爭

者獨賴此一着乎撫臣之推首論材品參
以資俸不自量其材品之在人後而徒幸
夫資俸之在人先資俸誠先則偏沉之議
亦已非一日矣何不慨然爲
皇上分此西南半壁之憂耶况今日而尚沾沾
于資俸意欲何爲臣故曰絲㣲以攘攫自
供也又有可以致疑者人之謝絶宴會也
斯不足矜詡于
君父之前乃僞疏抄傳譏臣以不狃人之宴會
而絲㣲逗漏此語若與相應奉
旨根究方未得人絲㣲之疏若神告之不適以
自露其陰奸耶若蘇秦之爲人君子所不
齒而絲㣲致恨於非其時益駭聞聽豈其
重薾於閣臣銓臣憲臣之門以爲其師游
說者尚有簡練揣摩之未工而不覺爲此
怏怏耶名之隨實如影肖形惴惴於去國
之名早已自知其身之不潔而難免於清
議矣擇人　遐業奉
明旨撫臣必不徒以資俸論卿寺必不可以匪
人參伏惟
聖明垂察
天啓二年十月十二日
十六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藏密齋集卷之五終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奏疏五

恭慰疏

十月十二日戌時
皇第一子生
陛下之元子也發祥
中宮
天地神明宜如何呵護而奄焉薨逝舉
朝怛傷計
皇上慈愛性生更軫本支百世之慮必有惻然
靡寧者然
皇上春秋鼎盛而
宮中和氣致祥樛木垂仁貫魚順敘螽螽繩
繩方來未已伏惟
少紓憂軫以迓無疆之休臣等謹合詞以
慰

天啓三年十月十八日

廿一日奉
聖旨知道了禮部知道

聖駕親
郊請
敕諸司倍常嚴毖以戒不虞疏
該今歲十一月朔日子時
皇上有事于
南郊討宗伯飭儀奉常佐鬯金吾扈蹕有恒規
矣
皇天助順萬靈懽忭凝庥集慶宜莫逾此一時
而微臣過計竊有不必然之慮以爲四郊

多壘
都城內外安保無潛藏窺覘之姦且近來法
紀陵夷
輦轂之下白晝衝行目無三尺而
壇宇寥闃草樹蒙茸夾道塡衢五方龐雜營軍
禁旅傭倩替身地曠人稠易爲姦藪其自
正陽門以南左右櫛比而居者與
壇宮之側羽衣之族守視犧牲之人宜
令該城以保甲之法編爲籍甲十家家幾人冬
至以前無寓人于其室一切旗尉色役護
呵警蹕之傍而統不識伍伍不識卒其何
以馭合無人懸一牌牌列某衛所某伍下
某人而統之于其長長以勳臣勳臣中選
六七人或四五人分
正陽門以南與
郊壇之內晝爲信地俾司譏防凡各衙門陪
祀官員所從胥史班役亦懸牌往來預文知會
先期十餘日派集旗尉人等認識鋪行務

期人與事習事與令習
乘輿所臨輕塵不聳千屯萬騎肅然無譁蓋悠
悠旆旌徒御不驚車攻所以占大成也
郊祀禮成嚴更未曙宜暫憩
齋宮候東方既明然後返
駕
皇城各門居守宿衛官軍比常倍宜嚴切此
皆臣于萬必不然之中爲此不必然之慮
伏祈

皇上垂省

敕下各該衙門遵行

天啓三年閏十月初八日

十一日奉

聖旨今歲親郊諸事俱宜嚴肅這本說的是依

議行各衙門上緊用心料理整頓不得違誤

該部知道

禮儀疏 同垣合疏

按禮科須知一欵每歲大祀

天地都給事中各一員入壇陪祀又一欵如左

右給事中署印必先具

題方入壇今歲

皇上親

郊該科都給事中惠世揚奉

命未任

郊祀大典臣垣職掌所關而陪祀之員或於事

體未協今有左給事中臣魏大中見署科

事應否入壇陪祀謹題請

旨

天啓三年閏十月十九日

廿二日奉

聖旨署科題明陪祀着照例行該部知道

請申陳乞之禁以杜濫冒疏
臣待罪禮垣見
恩卹濫觴迄無限制而易名彙議適當其期討
欲盡破情緣一憑行業爲
陛下慎惜
大典苟非其人雖勢臨之禍脅之衆偪之矢弗
敢徇也閏十月十六日臣偕同官彭汝楠
辦事該科看詳章奏有監生陳宗虞爲其
父于貞請葬以圖錄廕按于貞官階四品

例應得祭則業已蒙
恩予祭矣請葬請廕事屬違例且例所應得者
亦未嘗不叅考生平維時汝楠譏于貞撫
閩汛海之役開洋舉砲自焚厥師致病身
斃而臣憶于貞按閩時疾官令以滿黷聞
撫臣許孚遠劾之于貞薦之一時舉劾異
同公論以爲曲在于貞正
卹典條例所云例雖應得而行業無稱勳勞未
著者也微祭

賄官已踰涯分更可一乞再乞覬葬覬廕煌煌
盛典徒以饜請乞者無厭之求耶再四商酌駁
叅議寢而旋有慮臣之觸其兇鋒者而臣
不解也甚有勉臣毋法制劃廉隅以徇之
者而臣不能也已見南直十四府州鄉紳
聯名出揭爲于貞請謚宦南國稱名臣宜
易名者應自有人何沾沾以于貞請也誰
爲具草誰爲發抄而北者南者仕者處者
生者死者咸在且宗虞自詡於鄉人徐良

彥請政府懼我票擬盡如我意微又謂宗
虞故嘗賄彭惟成爲其父請謚此來實尚
寶司司丞張大朴以
內計被察不勝憤憤毀家捐貲托之北來爲所
欲爲先於揆地將有所置拾與繆尊素丁
立表諸人更出互入揑單造揭恫喝閣部
院寺臺省而居其會以講張爲幻信如良
彥言是宗虞真足以懼政府而臣亦果觸
其兇鋒矣要其用南直十四府州之人而

無忌亦其一徵也
恩施之濫莫濫于今日法紀之弛莫弛于今日
乞
敕該部嗣今議卹以
會典條例爲例不得准近年破例之例爲例
諸病故大臣例應得卹者在京本衙門掌
印官奏
聞在外在籍者各該撫按官奏
聞無俟其子孫陳乞其非例所當得而子孫引
近年破例之例自行陳乞者通政司弗與
通其假陳乞爲名潛伏
京師代人行賄揑單造揭將爲所欲爲如陳
宗虞者乞
敕該城緝究無令
輦轂有伏莽之戎包藏禍心窺閒鼓舋致玷
清明之治
天啓三年十一月初九日
十二日奉

聖旨卹典當據會典已有旨不許濫乞謚典聽
禮官斟酌公論不得紛紜出揭致淆是非該
部知道

請據
會典議
恩䘏以信
明旨疏
迺臣辦事該科見違例徼
䘏紛紛無巳請申陳乞之禁以杜濫冐奉
聖旨䘏典當據會典巳有旨不許濫乞謚典聽
禮官斟酌公論不得紛紜出揭致淆是非該
部知道欽此仰見

聖明慎重
䘏典一以
會典爲據濫乞者必弗許也顧必禮臣無濫
覆閣臣無濫擬
皇上無濫予而後天下始無敢有濫乞之人乃
不十日而禮臣爲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
王象恒請
䘏奉
聖旨准照例與祭一壇減半造葬欽此又不數

日而禮臣爲浙江巡撫右僉都御史劉一
焜請
䘏奉
聖旨是劉一焜准與祭一壇減半造葬欽此僉
都御史爲四品文官
會典從無
予葬之例其得葬者爲
特恩
特恩所加專爲侍從

春宮軍功而設非人臣可得而槩徼也
會典所言軍功一則曰躬履行陣一則曰軍
旅身殲則未經行陣而身不殲于軍者未
可以言軍功也至以死勤事
會典特著夫抗節不屈身死綱常者犯顔諫
爭身死國是者執鋭先登身死戰陳者危
城固守身死封疆者其城池失守戰陳敗
衂以致殞命者不許一槩議給而今以陰
陽之患比于裹革得要

優卹非
典制也夫亦謂一焜象恒二臣于近世庶幾賢
者
皇上當不惜
異數寵之夫二臣而非賢也則可二臣而猶賢
也孔子何以不使爲臣顏子何以不可厚
葬而今寵之以分之所不當得二臣之目
從茲不瞑矣且使自今而後凡天下之覬
覦非分者動以二臣爲口實則所以辱二
臣者適浮於其榮非二臣之所安也且

卹典八條例開載題奉
欽依文武官祭葬除例不該與者立案不行外
其或例雖應得而行業無稱勳勞未著則
全給擬半給半給擬有祭無葬或罪過昭
彰公論共棄則不問全給半給徑與立案
則人臣惟其賢也而得有此分內之
卹非謂賢者可以微之分之所不當得也至人
臣之賢者何必皆不經論劾之人苟劾之
者非而被劾者無傷于日月正當于論定
之日一爲顯白何槩以任內從無論劾爲
辭則考功過也
會典以軍旅身殲勳勞懋著者爲軍功則人
臣之可以言軍功者亦罕矣而徒摭原疏
以實其功則職方過也
祖宗之法布在庶府左枝右撐萬無失隊乃人
有越志而百司庶府割裂典章牽附文義
共與破壞

祖宗之法以狥之朝出
令而夕違之瀆而無典何以塞濫乞者之路伏
惟
聖明申飭施行
天啓三年十二月初三日
初五日奉
聖旨恩卹當遵照會典王象恒劉一焜祭葬是
否違例着查明停給該部知道

藏密齋集卷之六 終

藏密齋集卷之七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奏疏 六

摘議巡青要務以紓民財以仰裨

國計萬一疏

臣等各准奉本衙門劄接管巡青事務

案查嘉靖四十四年該刑科給事中張憲

臣等題前事該戶部覆在外各馬房獸畜

糜費不貲歲終巡青科道會同本部監督

官查驗膘壯者存留其餘應揀退變易者

別行議處出巡事畢覈實造册

奏繳青册送部查考等因題奉

世宗肅皇帝聖旨是這馬匹着該監務據實數

開派錢糧一應宿弊盡行查革揭帖不必進

欽此蓋重慮夫各房之糜費而聽臣等之

揀退也又重慮夫各房之叢弊而聽臣等

之查革也若聽其糜費而不一為揀退聽

其叢弊而不一為查革處處窟穴事事冒

破歲歲因循曷繇振舉臣等竊不自揣于

今月初九日循例偕戶部廣西司郎中賈

鈳等詣壩上各房查點駝馬騾驢牛羊等

畜積弛之後稍與清釐其膘壯而以匹計

者馬一千一百四十有三騎一以隻計者

駝二牛二百八十有二羊二百九十以頭

計者騾一十有三按

會典着科道官查點實數以憑會計則此一

千七百三十有一之數在二十四房存乎

見少臣等一瞬之查覈真如隙駒猶懼其

未實也

會典各馬房俱放牧三月而今有放者有催

以半放者有催以春放者有全不放者則

費猶糜也謂宜於會派之始一體計畜估

費按月扣除責放買閒之弊將不禁而自

止其應揀退變易者馬九十有二匹騾一

頭牛二十有一隻

會典載瘦損矮小不堪者變賣老病不堪者

變賣不一而足斷應揀退變易別行議處
者也而宿弊之當查革者無如驢頭驢計
七百六十有八頭不知給發收養起自何
年無孳生亦無倒失僱倩應點相襲爲欺
積歲積欺糜金錢者無算矣一驢之養兼
數驢之值傾數驢之值無一驢之養省一
驢之養未始不裕數驢之用柰何襲爲欺
而無變計也所當徑行裁革者也謂其不
以充

法從不以供
大庖徒僱倩以應點而糜公帑也即有不盡出
于僱倩者通之以變賣之例可也稽馬者
以其色與其印乃册開有印而馬實無印
者三十有九斯亦何詞于僱倩耶所當併
入革數者也嗣後各房須於歲首將該房
馬騾駝牛實數毛色印文并軍人姓名册
會巡青科道及戶部監督官其有倒死新
收一一移會如初出巡之日攜原册點、

僱倩之弊或者其少息乎至
御馬監內外馬房各項馬匹具數奏下兵部
轉行巡青科道點視赫赫煌煌載在
會典而芻豆問之司農馬匹不關于司馬司
農歲按故額而予之估值日加幾及二十
萬夫安有費幾二十萬而不一問者則執
會典而問之
內廐候司馬覈數巡青點視然後按實數而予
以飼秣之需其未以實數聞司農止芻豆

勿入巻司農今日而匱乏之極矣不塞其漏
源于何開欲以塞漏請從茲始伏乞
敕下該部一一覆議施行
天啓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十九日奉
聖旨着遵照舊規不必裁減該部知道

一 循例舉劾有司官員疏

臣等巡青事竣舉順天七府暨山東河南
二省之有司而殿最之例也然就此七府
二省中其州縣無京糧子粒相關涉者雖
賢弗敢及也有抵任未幾能舉積疲積逋
之賦而徵輸踰其舊者竊心旌其能然抵
任未幾弗敢及也身猶在事而名已列於
行取之啓事者弗敢及也其可得而及者
謹據冊報之完欠衆以賢否一一爲

皇上陳之北直隸則景州知州張志芳保定府
同知管易州知州事武之楨開州知州董
象恒定州知州田于野晉州知州董之表
霸州知州陳廷策昌平州知州徐士俊安
州知州牟脈新魏縣知縣陳序大名縣知
縣魏自滋任丘縣知縣單明詡内黃縣知
縣吳煥滑縣知縣王任杰曲周縣知縣趙
胤昌河間縣知縣湯景明南和縣知縣高
斗光真定縣知縣李挺清豐縣知縣潘士

聞清苑縣知縣王昺新東明縣知縣史高
胤獻縣知縣顧一讓邯鄲縣知縣靖科元
元氏縣知縣臧爾令濬縣知縣趙建極長
垣縣知縣仇夢台東鹿縣知縣王永壽邢
臺縣知縣張毓泰南樂縣知縣蔣向榮雄
縣知縣黃宗昌南宮縣知縣黃綱威縣知
縣馮大任安肅縣知縣李師沆高陽縣知
縣唐紹堯定興縣知縣王永吉武清縣知
縣畢生輝廣平縣知縣王國祚固安縣知

縣程宇龍獲鹿縣知縣喻思慥藁城縣知
縣譚國臣東光縣知縣楊應震任縣知縣
李繼恩慶都縣知縣原秉謙滿城縣知縣
張珍鹽山縣知縣馬泰伸鉅鹿縣知縣沈
時亮唐縣知縣張應泰清河縣知縣于從
政懷柔縣知縣荆可楨肅寧縣知縣劉貢
卿完縣知縣王敕靜海縣知縣王良相阜
城縣知縣王秉衡寧津縣知縣魏家相新
城縣知縣鄭國禎棗強縣知縣李時新高

邑縣知縣劉得壽井陘縣知縣馮淳肥鄉
縣知縣楊時晦新河縣知縣薛永寧故城
縣知縣昝雲鵬平鄉縣知縣田栽順義縣
知縣陳安民山東則沂州知州晉承眷泰
安州知州于可久莒州知州甘霈濟南府
同知管濱州事王應脩寧海州知州林奇
楙武定州知州韓炳衡東昌府同知管滕
縣事李自番陽信縣知縣竇星益都縣知
縣王崟尹壽光縣知縣王抒濟陽縣知縣

李作乂滋陽縣知縣李政脩金鄉縣知縣
張著銘樂安縣知縣胡克開淄川縣知縣
郭捍城蓬萊縣知縣汪裕諸城縣知縣胡
福弘沂水縣知縣陳廷謨聊城縣知縣馮
運泰德平縣知縣楊子鳳青城縣知縣李
洵璀肥城縣知縣王惟精昌邑縣知縣李
鳳掖縣知縣王應豫禹城縣知縣姚德溥
福山縣知縣袁希顏棲霞縣知縣金汝聲
博平縣知縣璩光宇蒲臺縣知縣鄧希皐

夏津縣知縣任尚約單縣知縣李賴發臨
朐縣知縣郭人吉陵縣知縣路應聘平原
縣知縣賈師逵丘縣知縣高繼凱利津縣
知縣周日强嶧縣知縣徐弘基曲阜縣知
縣孔聞簡商河縣知縣王之賢昌樂縣知
縣劉養粹鉅野縣知縣方時化齊東縣知
縣李燦然蒙陰縣知縣蘇淳然齊河縣知
縣陳一封海豐縣知縣王禎館陶縣知縣
翟化儒恩縣知縣賈過真茌平縣知縣吳可

久即墨縣知縣程調羨黃縣知縣張所性
莘縣知縣王爕元河南則許州知州王守
履磁州知州張涇鄧州知州韓焯光州知
州羅懋湯陳州知州許樓商丘縣知縣孫
傅庭太原縣知縣李之茂祥符縣知縣李
喬商城縣知縣曹延諮嵩縣知縣楊鼎樞
汝陽縣知縣楊文昌通許縣知縣安良澤
固始縣知縣高捷永城縣知縣劉鎬陳留
縣知縣韓一良登封縣知縣劉安行杞縣

知縣黃世澤唐縣知縣王文清臨漳縣知縣何可及雒陽縣知縣張第元光山縣知縣梁炳儀封縣知縣許國翰長葛縣知縣李春旺靈寶縣知縣田時震南陽縣知縣白聯芳河內縣知縣張樞彰德府同知管湯陰縣事楊樸密縣知縣張濤新安縣知縣解應元襄城縣知縣張夙行宜陽縣知縣王廷議內鄉縣知縣董爲夏邑縣知縣馬希周偃師縣知縣李希白息縣知縣胡棟輝縣知縣王庭諫中牟縣知縣段燿然葉縣知縣王者佐尉氏縣知縣及樸汲縣知縣郝效召寧陵縣知縣竇昌虞城縣知縣宋文爊考城縣知縣王用士孟津縣知縣靳光宇盧氏縣知縣顏日愉淅川縣知縣饒可久郟縣知縣王紹翰蘭陽縣知縣曹懋孝南召縣知縣徐三艮桐栢縣知縣宗若愚以上諸臣皆過都歷塊之才而求牧與芻爲事若馭六朽如烹小鮮急恐蹈

夫賦乾餱復虞乎害馬爰輸地出以秣天閑儲思駉牡于臧仰佐塞淵之理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行取之選者也內畢生輝顧一讓于可久完未及額而治行有聞濱州王應脩原議地方災疲苟及八分即得免于吏議李自蕃李政脩方畤化孔聞簡以說後

請獨未蒙

俞音邇始開徵不得爲諸臣罪若自蕃之拮据亂滕且撫且治尤其卓然者鄆城田吉鄒縣毛芬例正與四縣相同至未完一分以上則有若寶坻王應泰交河毛舜嶽未完二分以上則有若滄州朱學孔霑化李心量鄒平劉紹芳未完六分以上則有若青縣陳克光未完八分以上則有若裕州劉世寧未完十分則有若鄭州署州事開封府同知柴游泗而霑化原以災疲免徵者三分學孔克光紹芳所逋無多姑與免議

舜嶽旣已物故若王應泰則臣等所爲心
旌其能而特限于俸者也若逋至八分以
上安得復托之撫字以爲解世寧游泗均
不得逃其責最可異者東平州曹州陽穀
縣魚臺縣平陰縣壽張縣曹縣東阿縣不
請于
皇上不白于司農不聞之臣等擅支二千九百
餘金供餉徑自開銷非法也誰爲擅支誰
爲開銷宜不在州縣之長不可以不一問

伏乞
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張
志芳等移咨紀錄劉世寧柴游泗照例罰
治東平等八州縣仍責以何項錢糧抵償
解納不准銷算懲勸明統紀亦明矣
天啓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二十九日奉
聖旨 道

酌議滇黔考試官疏

越自萬曆乙酉以來每郡國大比士
遣京朝官典其事滇黔二省各遴主事一人主
之副以行人休明之雅觀也屬者西南弗
靖道路爲梗竊計典試之臣非如以守土
往者以巡方往者以勦賊往者可以飭護
行可以備一旅踽踽涼涼蹈虎狼之窟儻
變生不測遠不能至大事誤矣臣愚以爲
雲貴在今歲宜暫倣壬午以前故事

敕彼中撫按官便宜辟召或旁近隣省可以計
程至者或即于司道府中擇其暇而有文
章者或即于提調監試四人中省二人充
之或巡按監察御史無監軍之責與有監
軍之責而時適奏凱無煩帷籌者即以御
史領其事
京朝官且暫停弗遣臣憶去冬行人滿士遴
充雲貴
部使路已非昔日之路差復仍合併之差雖士

遴比馭而前計不反顧而士著者大其[illegible]

遐方者優其擢獨士遴捫參歷井辛苦戚

中同為王臣者不無代為惻焉動翩雖之

感臣故以為今日典試之役要期于無誤

大典而已

遣京朝官未必不反有誤也暫停弗遣恤臣私

也節郵傳也且有壬午以前之故事可循

也伏惟

敕下該部酌議施行

天啓四年二月二十五月

二十八日奉

聖旨該部即與議覆

藏密齋集卷之七終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奏疏七

請

斥傾危之臣以護善類疏

誠臣于今月十八日奉
旨陞吏科都給事中十九日報名
廷謝訖擬以今二十日到任方俛仰以思何以使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以無負茲

任旋接邸報刑科給事中傅櫆有疏攻臣若不勝自危而謂人之側目者衆也大槩言臣與都察院僉都御史左光斗反戈于君子呈身于小人以內閣中書汪文言爲私人而臣嘗助其資斧臣不知櫆指何如人爲君子而臣嘗反戈又不知櫆指何如人爲小人而臣有呈身之事若文言游于縉紳間即江右縉紳多與之游臣無私無庸畜人以行其私至謂臣有資斧及人則臣不能也也顧櫆何以若是惴惴焉其自危也大都宵小之志最不便于銓院吏垣有秉正嫉邪不可力撓不可黨劫之臣故冢臣銳意治平求賢如渴得一清恬伉直之鄒維璉用之于銓而櫆自危又得一清恬伉直之程國祥用之于銓而櫆又自危光斗僉院而櫆自危臣忝吏垣而櫆又自危故維璉逐之併國祥逐之且併舊銓臣吳羽文而偪之逐之三驅之後繼以一網疏

攻光斗併以及臣冢宰進一二賢者于銓而必使之不得用一人
陛下屢
旨用賢者于銓而必使之不得安其位今日逐銓臣明日逐院臣科臣擇人而食計必盡逐其如維璉如國祥如光斗如大中者盡用其如櫆者櫆既詆君子爲小人必且飾一輿小人之尤者摭之爲君子奉之壇坫之上外有搆內有援而櫆得以招權而櫆

得以納賄而槐得以厭其所欲爲槐之爲
計則得矣不空
陛下之國乎臣爲此懼伏乞
陛下大奮乾斷乘陰長之初早爲別白留維璉
國祚以風厲百僚斥槐以保全善類併斥
臣以謝槐所謂側目之衆與夫自危之人
天啓四年四月二十日
二十三日奉
聖旨魏大中新推吏垣據奏心跡既明着卽到

任供職該部知道

乞
恩認罪疏
該本月十五日吏部尚書趙南星等題爲
缺官事十八日奉
聖旨魏大中陞吏科都給事中欽此臣隨于十
九日謝
恩擬以二十日到任接邸報有刑科給事中傅
槐題爲邪臣比昵匪人把持
朝政衆背側目人有危心懇乞立

賜處分以銷隱憂以保太和事中間論劾都察
院僉都御史左光斗及臣臣亦具疏爲請
斥傾危之臣以護善類事竝候
明旨不敢冐昧赴任也該二十二日傳槐疏奉
聖旨左光斗協院著望魏大中新擢首垣不得
輕詆汪文言擬戍充配且改易名字營納今
官着錦衣衛拏送鎭撫司嚴刑究問具奏欽
此二十二日臣疏奉
聖旨魏大中新推吏垣據奏心迹既明着卽到

任供職該部知道欽此臣時奉到任之
旨同官皆來趣臣臣尚逡巡未敢到任也二十
五日吏科左給事中甄淑等爲掌印已蒙
欽點首垣印難久封懇乞
天語嚴諭新推履任以重垣規以鎮衆囂事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臣備攷前疏並
徹
溫旨以爲
皇上所謂已有旨者即前日到任供職之
旨也同官復以科印久封候憑者衆再三勸勉
臣遂遵
旨于二十六日到任遵例于二十七日鴻臚寺
報名
面恩
面恩之後圖即屏息待罪而二十八日鴻臚寺
朝儀起數内奉
聖旨魏大中傅櫆互參事情尚未明結何得到
任面恩以後有這等的鴻臚寺不得開寫朝

儀起數欽此臣捧讀震驚不勝隕越臣之愚
方自謂業奉
明旨不敢以不到任業已到任不敢以不
面恩而不虞其忤
旨也臣即日杜門席藁不敢赴科辦事靜聽
斧鉞
天啓四年四月廿九日
三十日奉
聖旨朕覽傅櫆初疏已諭左光斗魏大中不得
輕詆次覽兩臣辯疏俱諭以心迹既明比甄
淑具疏祇應已有旨了及傅櫆再有參疏在
光斗見任尚可大中還當杜門候旨定奪乃
不俟論定旋即到任面恩殊非事體朕遂將
鴻臚寺起數送閣擬票自以爲于事應如此
方傳批行出自朕裁有何旁落魏大中既認
罪且稱遵旨到任着供職免面恩以後各官
都着盡心職業不得猜疑爭辯以滋紛擾奏
本却寫題字用印各衙門每每錯誤還着通

行申飭該部知道

微臣患病難痊乞

賜罷斥疏

臣幼讀孔子之書曰人之生也直言直也者人之所以爲人也羔裘之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言國家是非邪正係于直則國是不眩尤賴有武力之臣以司之也臣闇愚不學而服膺玆語不敢少有私曲回互隱伏欺其本心忝爲

皇上耳目侍從之臣不量其力之不勝竊竊然

以明白天下之是非邪正爲任射隼問豺動而攖忌孤立行意惟心所安立

聖明之朝違流俗所好知有今日久矣邇以病胛閉戶循省而天之所賦愚不可移念姑舍其生平而臣誦讀何事念且隨人臧否而臣所服何官極臣之愚豈惟不能曲徇夫衆人抑且不能苟同于賢者思煩食減胛倦血枯目眩耳鳴健忘失事膏肓之疾殆不可瘳黽勉從事則拂人情長日杜門

復職官守循省數四斥退爲宜伏乞
皇上鑒臣之愚矜臣之病罷臣歸里臣不能爲
皇上開平平之路猶願
皇上爲臣保硜硜之志臣退就農畝偕二三父
老謳塗謳畔無虞無詐直道而行猶庶幾
于古之遺民也
天啓四年五月二十日
二十三日奉
聖旨公論巳明魏大中着遵屢旨即出供職不
准引疾求去該部知道

合詞請
納憲臣之忠以除逆璫疏
從古君側之惡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臣
不卹其身之危以告之君而君不信乃始
至于不可救東廠太監魏忠賢擅威福制
生殺殺王安以立威于内逐劉一燝周嘉
謨王紀等諸臣以立威于外一日而逮三
皇親之家人立枷而斃以立威于
三宮結奉聖夫人客氏在
皇上之左右縱私人傅應星陳君恭傅繼教等
出入
禁地交通外官因以餌其所善而剪其所忌
人怨于下天怒于上輿情不勝憤憤顧未
有悉數其罪于
皇上之前者憲臣楊漣受
先帝之知國士之報每念
皇上聖明中外多故苟危吾身而可以有益于
君不難以其身死之誠見積惡顯禍在

皇上蕭牆之內肘腋之間故列忠賢二十四大
罪以
告疏聞之日道路喧傳人情歡喜以爲今日而
禍本可拔也乃漣疏未嘗
發票而忠賢之疏先下念其勤勞錄其小心矣
又明日而漣疏始下沒其忠愛罪其沽直
矣忠賢種種之罪案則爲親裁而代之任
咎忠賢種種之逆德不能置辯而代與分
剖安排布置倒行逆施自疏自票疑盡出

忠賢之意與爲忠賢代草者之手恐楊漣
之疏格而不達
皇上未及省覽也如
賜省覽無論違
祖宗之制于外廷之政出入
警蹕僭擬
乘輿諸不軌不法罪在不赦即漣疏中所列風
聞三事
懷沖太子何以不育

裕妃何以革封
皇上南郊之日胡貴人何以無疾而暴卒設
深宮邃密之地果如通國之所驚疑是
皇上身爲天子而
三宮
列嬪盡寄性命于忠賢與客氏之喜怒危如
朝露能不寒心
皇上又以宮壺嚴密外廷何以透知詩曰鼓鐘
于宮聲聞于外枚乘曰欲人勿知莫若勿

爲未有有其事而不傳之千百之口起中
外之疑者歷稽史傳編述甚多况忠賢客
氏之私人出入無忌一人出口千耳傳聲
何可掩也
皇上何難割于忠賢何難割于客氏至謂左右
屏而
皇上孤立于上夫
皇上一身天地覆幬
祖宗式憑百靈呵護臣民擁戴何藉于忠賢若

忠賢不務客氏煽處恐左右之人盡忠賢
客氏之人
皇上眞孤立其中莫可爲仗耳且忠賢惡貫滿
盈罪狀彰著陰令司房傅養全藏　之
奸細韓宗功于家欲以何爲
皇上即不疑忠賢忠賢不能不自疑自疑不能
不自危危疑之極自作不靖釀禍發難非
所忍言斯須不斷懼不旋踵伏祈
皇上納憲臣之言按忠賢之罪籍其家以佐遼

斥客氏就外無令復入宮掖滋其兇穢下
傳應星陳居恭傅繼教于獄治其內外交
通之罪并
敕法司嚴鞫傅養全之罪根究窩主以自爲
宗社計天祚
聖明揆地濟濟必無焦芳李東陽者廁于其間
謝遷劉健不失臣節而已事固有什伯此
者持危扶顛瞻仰此舉無徒令孳臣惕號
于下
聖主眞孤立于上而莫之省憂也
天啓四年六月初五日
初七日奉
聖旨這事情屢有明旨如何全不遵奉皇長子
連日用藥朕心焦煩乃紛紛激聒全不仰體
豈是臣子分義且宮闈邃密何得妄生猜疑
好生違悖憒擾本當重處念係言官公本爲
首的罰俸五箇月其餘的姑不究該部知道

肅

計典以勵官常疏

臣竊惟百姓窮苦皆繇外吏貪殘其所以
敢于貪殘而無忌者繇諂笑居間求田問
舍之鄉紳爲之延譽擬贖慶生賀節投催
之上司與之作緣少望風觧綬之巡按多
計日待遷之巡撫而
輦轂賂遺往來如織入計之年尤厚以聲酬實
其應如響故民苦貪殘者官稱卓異不但

倖免計黜壽且遂升遷道或爲吏部司官
風尚日非仕路穢濁貪官汚吏布滿郡邑
百姓求一日之苟活不可得而天下幸其
久安長治萬無是理故欲安小民須嚴
大計欲嚴
大計須絕饋遺饋遺絕公道出始得真不肖者
而黜汰之真賢者而表異之吏治清明民
生樂業而後天下可爲也天啓五年春復
當

大計天下吏所有應行事宜一一條具于左伏
有可採伏乞
敕下部院議覆施行

計開

一禁饋遺臣所言貪殘之吏不必其身
至而賄始隨之目下卽輦金入都布
置營幹矣賄賂公行簠簋不飾所得
幾何而淆亂官評荼毒百姓不顧其
後伏乞

敕都察院行巡城御史嚴督五城緝捕坊役獲
有外官饋送書封卽當充賞坊官優
敍所犯外官卽時重處若緝捕不嚴
別行訪實該城一體糾參左都御史
孫瑋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
斗風裁矯矯幸卒一堂巡城御史皆
其統率豈今歲饋遺之禁而復徒託
之空言也伏候
聖裁

一停推陞郡邑官評閱於司道若資俸及期者於地方習於官評吏審卽撫按亦可以其評人者還評之自今方面官員有缺將京官起補官隨時陞補其資次當陞者一槩暫停使了計事夫賢者亦必不汲汲於此數月而遂歎其淹頓也其已陞任而尚在地方者俟造完所屬官員賢否冊撫按方聽離任伏候

聖裁

一明冊報計事大都準五花冊而諮訪參之冊須明註卓異平常貪酷不謹老疾罷輭浮躁不及字面徵以事實覈行勿爲綺語勿爲隱語不可庇不肖者爲賢尤不可枉賢者爲不肖往時御史安文璧按順天劾溕州知州林茂桂落職茂桂介甚幾不能歸歸無以爲家至福建撫按嘗以賓子儁備察江西撫按嘗以滿之祥備察子儁之祥皆賢者子儁幸銓部知之而之祥被錮至今則坐人以不肖者不可不愼也卓異本以風天下之吏治馬人龍嘗陞督學 周所以事要人者絕非人間世法饋遺之常乃當其爲知府時嘗爲時賢以卓異薦至今竊以護身則譽人以賢者不可不愼也伏候

聖裁

一嚴科歛入

覲官員自有原編盤費而司道徧括紙贖入公收長夫有司則歛收常例科派土宜多勒秤頭苛取贖鍰預徵錢糧希獲餘羨透取公費遺累後人長夫長馬科派折銀借用勘合騷擾驛遞有一于此皆係贓私撫按廉實注冊以報銓部即據冊處分以示懲創如冊發後

聞不妨陸續疏揭册報至京之日司
府亦不得以尋房供具買報之事遁
相責斂于府縣江南縣令亦不得照
陋規責尋房供具于糧長訪出俱以
貪論以見科斂之貪官必不容于大
禁饋遺之世也伏候
聖裁
一愼諮訪郡國之事受之撫按詳矣而
公卿臺省濟濟蹌蹌固士夫臧否之
林也何得純任外而不採之內乃讐
家于此脩郄夸者于此賈利黠者于
此生非讐家猶中于一人夸者黠者
其禍乃中于世道若輩多散于閒曹
汪于廢弃黜生山人星相之流一不
致詳而墮其蜚刺營營青蠅亦甚畏
人矣稍有見端即宜嚴爲驅逐者也
伏候
聖裁

一杜請謁人亦孰無公祖父母之尊與
親知故舊之雅而典不可以不嚴嫌
不可以不避大抵京
朝官聊寓俱在
皇城西偏來
朝官悉令寓
皇城東偏如
皇城西偏敢以其宅寓來
朝官者罪來
朝官即以饋刺論寓東者不得候伴刺持一
帕以及于西寓西者不得攜卮酒挈
箅食以及于東于此禁者聽科道訪
實指名參
奏伏候
聖裁
一法貪吏夫饋遺絕情面踈兼聽竝觀
之後主以部院之獨斷必不至僅以
斥王官而見任倖免矣必不至僅以

斥小吏而方面倖免矣必不至僅以
斥鄉貢而甲科倖免矣必不至僅以
斥木偶而狼虎倖免矣顧汰吏不止
于貪而賊害百姓者貪爲甚其有贓
私狼藉盈萬盈千者乞如
祖宗朝故事將見在應
朝者着錦衣衛拏送法司在任在籍者該巡
按御史提問各追贓佐軍典毋令若
輩僅免官而還擁子女廣田園撞鐘
鼓樹臺榭以極其餘生之歡也伏候

聖裁

一奬廉吏周官以六計奬吏治一廉善
二廉能三廉敬四廉正五廉法六廉
辨而一主于廉非廉即六德無取也
況貪者千吏議而廉者不蒙增秩賜
金之寵其何以勸臣大中兒時臣郡
太守王貽德廉公無私嘗入計父老
婦女無不喁喁呼祝曰王太守其

御宴第一乎又許孚遠嘗舉卓異第一一時士
夫相見咸服
計典之公蓋廉吏之係人心而足以風動天下
如斯也往卓異獨以旌方面不及有
司壬戌計吏舉知縣薛文周人皆折
服文周爲令數年考滿入
覲從無一書至京子長不能婚身死不能葬人
有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之嘆明歲計
吏訪有潔已奉公皭然無染者乞如

祖宗朝故事引至
御前面賜奬諭仍
賜宴禮部賚以衣服鈔錠在任者
敕各該撫按官支給官錢買辦綵段羊酒仍于
公堂設宴相待用示獎勵如此而百
官絕無風動者未之有也伏候
聖裁

一定水程計事尋畢藩臬之長未必無
稍酉以營美缺之思有司之俸且及

期而僅少一二月者未必無稍留以
覲考選之思其于地方不甚相安者
未必無稍留以調善地之思其復任
者又未必無借此過家以一遂其患
仰之思若此者皆君子所謂出位也
覲畢都察院嚴行五城將餽遺請謁之禁倍爲
申飭大班糾劾之日卽領水程刻期
于明日辭
朝不得停留該城兵馬官通具起程申報部
八之廿三
奏疏
院及臣科知會臣言至此亦幾于不
近情矣而今日之世界正不假其無
情矯枉不妨其過直也伏候
聖裁
一徙僻遠計後留部諸臣鱗集而候考
選功名之會人所熱中其處一城枝
求易起納交要津毁訾同類爲險爲
薄勢所必然合無與
覲畢諸臣同日出城覓居僻遠靜聽選期要之

考課之後流品易知其不在考選之
列者該部當于應陞諸缺審器量才
不時推補蚤安其心無令如往年陞
部者其夢旣長其心難厭不禁其躑
躅而潰藩而出也伏候
聖裁
一稽官成方内多故酌議免
覲地方但論其地之不可無官而不計其官之
歷俸正論也賢者處此但覺有慹未
八之廿四
奏疏
能盡之心不見有躁不能待之欲自
非然者神徃身羈事繁志亂民窮兵
變鹵莽謬迷毫無益于地方矣又或
者賢聲已著臺省自雄饕餮悤然不
復簡飭前功盡隳本相畢露矣合無
于部文行取到日該撫按將本屬留
覲行取各官冊行簡覈如有怠成卽前註卓異
者不妨另更月日疏揭報聞所以收
眞品也伏候

聖裁

一覈署印夫署印者不必不賢而不賢者常思以署印未得之而營得之既得之而能潔守之乎蓋丞尉微官謬膺重任地卑體薄日暮途窮官瞬于上隸嘯于旁父坐于堂子判于後猶鼠同臥雞鶩分餐谿壑可盈罷官不邮故署印者之不稱其職常十而七也合無于

大計之年八九月間該撫按通將合屬署印官另行考覈賢者咨部紀錄不肖者咨部處分贓多者仍行提問以為署印不稱職者之戒伏候

聖裁

天啓四年七月十二日

十五日奉

聖旨計典當預行申飭這條奏各款着集議速覆該部院知道

藏密齋集卷之八終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奏疏八

再

請罷斥以安愚分疏

五月間臣嘗疏
請罷斥荷
皇上着臣供職不准求去臣小臣不敢固執其
愚近者傅櫆以去六月二十五日聞喪於七
月十二日辭
朝復疏論臣不論臣受何賄賂薦引何邪人
仍指一長安共來共往之汪文言謂臣私
人文言下
詔獄煆煉兩月餘無一指實何又以之爲阱于
國中也又以摟竊吏都坐臣臣查程註出
缺之時劉弘化微以艱聞阮大鋮尚爲右
給事中其艱不報于大鋮未轉左之先而
報于既轉左之後甄淑之疏具悉乃謂匿

以待臣臣不知其解也又查大鋮之轉左
以二月二十二日周士樸之開送文選以
二月初三日此時大鋮尚未到
京臣垣案簿可據乃謂大鋮轉左而急推士
樸何其謬也蓋天啓二年十六垣之陞者七
人三年陞者八人今二月間陞者僅二人
資俸及期成例可援誰能尼之使弗陞者
至士樸所以弗陞之故豈眞介介于
聖心此其故櫆所知也已而大鋮以侍養乞歸
逢人淚下挽之弗能而櫆謂其嘗訟言于
朝此正櫆草疏論臣之時其故櫆知之臣弗
能知也以退而爲進共假之歲月之暇而
今日搆以爲端欲取者姑予暫予之一夕
之官而明日坐以爲罪表裏關通呼吸霜
露臣既嫉惡惡人亦復嫉臣恐不能竭犬
馬以事
皇上
皇上幸即罷臣與天下仁賢共致太平臣願爲

太平之民若傳擄者姑不窮其所百口而
欲自掩者獨兄事一東厰之𠩄養而不父
其父人理澌滅已盡臣不曳之難也
天啓四年七月十九日
二十二日奉
聖旨巳有屢旨了何又瑣瑣奏辯着照舊供職
該部知道

特糾餽遺縣官以肅
計典疏
項臣以
大計在邇條列事欵首禁餽遺業經部院議覆
奉
旨力行申飭矣臣今早出門赴科辦事有二人
持禀跪于馬首臣啓其緘則直隸鳳陽府
壽州霍丘縣知縣鄭延祚一啓一禀一狀
狀具代儀六十兩臣不勝駭愕當將延祚
所遣家人鄭貴鄭明併書儀發西城兵馬
司指揮陳士英収管訖夫延祚所餽必不
止臣一人自六十兩而上及六十兩而下
必不止此一緘夫孰非霍丘之民脂民膏
而如此其用之也苞苴及門臣甚恥之奉
旨力行當自臣始伏乞
敕下法司將鄭貴鄭明研究所攜餽物一一追
納太倉就數多寡抵霍丘縣天啓四年分
正項錢糧或抵遼餉加派其知縣鄭延祚

乞
敕都察院行該地方撫按提問依律處分庶官
邪知警民生少瘳
天啓四年七月三十日
初三日奉
聖旨該科首發私餽具見公嚴鄭延祚着撫按
官提了問差人着法司研審該部知道

奏疏 九之五

恭謝
天恩疏
七月二十九日伏蒙
皇上以
聖躬偶爾違和
召臣大中臣化中隨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韓
爌朱國禎顧秉謙朱延禧魏廣微六部尚
書趙南星李宗延林堯俞趙彦喬允升陳
長祚諸臣後同至
乾清宮恭承
聖諭三十日復承
聖恩頒賜臣大中臣化中燒割各鵞四隻雞八
隻豬肉二十五斤白糖二斤十四兩香油
九斤白麪二十七斤酒五瓶臣等各于私
寓恭設香案叩頭祗領訖臣等不勝感戴
竊以入覲
天顔未卽安于退食
寵頒法膳謹正席以先嘗平生但

奏疏 九之六

日無索米之苦滷
餘膏于僚友傳盛事于子孫無以䣙
恩惟知盡節失苦口而逆
耳一飯不忘願
寡慾以
清心勿藥有喜
天啓四年八月初一日
初四日奉
聖旨知道了本內英國錯寫定字者改正行該
奏疏　九之七
部知道

信憑限以董治功疏
竊惟
國家設官有一官則有一官之事邇人情好
競兼復好偷無所事事之京堂有不俟憑
而赴任者若遷補司道則多方其說求寬
求改臣科不改改之吏部所以啓事有官
蒞事無官官日尊臙事多叢脞也欲以輿
事必先課官欲以課官必先勒限臣等一
一陳之而
奏疏　九之八
皇上垂擇焉一申職掌凡官員赴任文憑俱係
臣科定限如在京患病及在外因公事稽
遲者具奏具狀到部送科定改發行
會典可據今後領憑官有萬不得已告改憑
限者乞
敕該部遵
制送科參酌無致政體不一將來繳報時日差
謬無從查對一嚴稽覈凡大選急選日行
推陞各官其中方面府佐州縣正官皆關

係喫緊不可久缺臣科于定限之日一一
發抄使缺官地方可以計日而待臣科另
立抄憑簿一扇書某月某日某處某官某
人限于某年月日到任虛前件于後候各
布政司及直隷各府繳報憑限登註于下
考滿陞遷據此查覈其有違限過久繳報
失期及非有長才異能要地急借俸未及
格躐等陞遷者容臣科一一糸奏一酌事
宜凡陞遷各官諸在籍併在京不係領

敕官悉照原定日期註限外獨京官外擢嘗有
部憑已發候
敕尚遲者本官應于謝
恩之日赴臣科知會准將文憑暫扣待領
敕日再行知會方與定限又如外官聞報簿書
錢穀料理交盤謁辭上司不無擔閣斟酌
緩急量與從寬則乞改紛紛均屬可省
國體人情庶幾兩便一親交代
會典一欵凡各處領

敕方面官員撫按官不許輒放離任違者本科
糸奏頃延綏巡撫翟鳳翀疏乞推陞邊道
俱要嚴限到任見面交代新者既到地方
舊者始許離任愼重封守脩明憲令莫亟
于此今後奉
敕官員臣科定限悉照原程不敢假借其新舊
交代乞著爲令庶不至占虛銜而尠實政
當官則曠日到任即訴苦營陞則又論資
未幾而又已去任也一量陞轉大凡官久

于其地者其事習其責有所不得委故就
近陞遷亦循久任之遺意今陞一官補一
官前之陞者保留後之補者又改改而又
不可必也何如即于本省陞遷可以免此
多事乎如本省無缺俸已及期即就本任
加銜未爲不可不然推陞一憑補官一憑
題留一憑前所補官又更一憑日啓事日發
憑究竟止此一官非政體也臣等辦事詼
科有詳竟奏按日限憑獨司道之紛紛滋

甚夫不實課今日之司道而欲今日之吏
察而民安不可得也司道處撫按郡邑之
間課司道者所以重司道也伏乞
敕部議覆施行
天啓四年八月十一日
十四日奉
聖旨該部即與議覆

合詞恭懇
聖斷立誅遼左失事諸臣以自爲
社稷計疏 爲刑垣具草
臣等竊惟自有遼禍以來民間之髓血
内帑之金錢文武將吏士女軍民之肝腦
祖宗之金甌蔵剝塗膏傷殘鈌陷無不疾首痛
心者夫疾首痛心于遼禍即無不疾首痛
心于禍遼之人而首禍者誰李維翰也李
永芳叛撫順陷張承胤之全軍沒無可赦
之辟也起楊鎬以經略而清河陷會安之
陷不以
聞四路出師庇李如栢仇杜松名將銳師淪沒
殆盡已又聽周永春鄭之范散兵分牧卒
陷開原無可赦之辟也其辟殆浮于維翰
也遼瀋之陷袁應泰張銓以身殉之河西
之敗 騎未薄廣寧而王化貞棄廣寧而
西熊廷弼自閭陽與並馬而俱西驅居民
燔烈士委棄兵革輜重及民間之藏不可

勝計而數百里封疆委之慨脫無可赦之
辟也廷弼化貞之辟不亞于鎬也高出胡
嘉棟者撫之援遼陽則逃撫之援廣寧則
又逃天下未有一逃再逃而復可逃于辟
者且是二臣者固逃臣之倡也邇樞輔遠
纍臣一疏誠不知其何心
皇上爲封疆深念本欲大肅軍紀特以樞輔情
辭懇惻姑待楊鎬熊廷弼王化貞等以不
死不死非法也以樞輔故姑待以不死知
奏疏　九之十三
非
皇上之心也昨諸臣
朝審不在矜疑之列均註候
旨亦足以見其情真而無可原矣樞輔在用兵
之際或者假此以別神其鼓舞然熊廷弼
之再出也
中朝不驕子奉之高出胡嘉棟欲赦則聽其
赦欲用則又聽其用乎而其效何如也有
賞而無罰雖聖王不能治天下爲今之計

宜即僇諸纍臣以示失事于封疆者終無
赦不得覬異日之蕩平以倖脫庶文武將
吏以地圖存死地圖生然後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不以
皇上之封疆僥倖耳若法不必行心存幾幸進
或輕于一試退有不忍言者不可不爲封
疆深念也
皇上之封疆重斯臣寮之情面輕
朝廷之紀法嚴斯臣子之功名顯河東之失
奏疏　九之十四
人臣尚知有死城死綏之義自高出胡嘉
棟逃熊廷弼王化貞用其逃因與俱逃而
死事僅高邦佐一人武功士氣蕩焉如掃
安可更襲其故而不爲紀法封疆一重圖
之也臣等恭繹
明旨謂南北用兵軍紀宜肅不得不爲封疆深
念念封疆肅軍紀無如一旦赫怒縛楊鎬
熊廷弼王化貞李維翰高出胡嘉棟李如
楨達奇勳實承武等僇于市若待楊鎬等

以不死亦無以服李如楨等之心且
皇上奉
社稷以從樞輔閫外之事一以聽之若
中朝生殺予奪黜陟是非太阿自握廷論日
衆不當復以此分樞輔之念令樞輔一意
圖　毋令天下若鉅若細耽耽而未遂者
胥走闕門如騖也
天啓四年九月十九日
二十二日奉
聖旨輔臣原奏自明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特表晉撫之生平以祈
聖鑒疏
頃晉撫之缺人思得晉而撫之晉思得人
而撫之紛如也臣靜而觀冢宰之且用何
人則越衆人憧憧之思而以謝應祥
請應祥固絕無意于晉撫者也幸世道者方謂
可以少砭講搶之風而御史陳九疇之議
彈至矣慮其爲晉撫不效也或者未悉應
祥之生平耳應祥起家縣令令臣邑歙臣
邑勺水而已邑以里徭貧富不均爲苦應
祥秉編審之時倣古限田之意挪均甲之
法垂百世之澤而不旬日而定纖毫奪者
必以法雖情與勢不少骫其爲令名縣令
也入而司銓侃侃自將不通人間絲粟魄
遺與今兵部侍郎張鳳翔共事鳳翔悉之
其爲銓名銓也進而爲卿寺不即出勉爲
一出不逐逐公卿臺省間自通自熟如世
人而事理是非人物臧否鑿鑿不爲詭隨

其爲卿寺名卿寺也然則應祥之爲令爲
銓爲卿寺既效矣而慮其爲撫不效乎抑
何不迨其不效而後糾之而豫折之于未
任之先也臺臣謂聞之長安士紳之相與
吁嗟歎息者得無世之講搶者代爲講搶
者憧憧之思尚有未降騰玆口說而適爲
其所中歟應祥之品如危峯孤幹亭亭直
上百尺無枝用之爲
朝廷持風紀司是非譁不能撓詆不能詘必有

當爲者今即兩奉到任之
旨其介宜不可移伏乞
皇上暫予之歸以全其鍛金璞玉之貞旋許
召還以竟其砥柱狂瀾之用并爲言者解焚琴
煮鶴之詬其鄰于講搶者槩置勿用以息
蹊田奪牛之疑世風幸甚
天啓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三十日奉
聖旨謝應祥着赴任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直糾無禮閣臣仰候
聖裁疏
昨孟冬之朔有事于
太廟
皇上晃而升百執事咸集獨閣臣魏廣微不至
迨飲福受胙禮且告畢始奔突踉蹌入班
拜跪明駴聽睹陰貽怨恫夫從古帝王致
祀其祖考非獨以一人孝一人敬必萃萬
國之歡心合孝合敬以事其先故武王之

祭文王其頌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
辟公天子穆穆成王營雒而祭文王其頌
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
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皆言相祀者之
肅肅雝雝執事有恪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事所以辨賢若廣微者宜何
處焉且
皇上即以是日之卯
升殿頒來歲之曆于臣下行之四方萬國九夷八

八鑾誰不頫首奉
命其蹌命雄行者獨　奢安耳廣徵執政近
臣何以驚焉不拜
皇上之正朔也昔子貢欲去一告朔之羊孔子
猶愛其禮況
天威不違咫尺乎語曰爲人臣子見無禮于君
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今廣徵者
皇上于一日之中行二大禮而頒朔則不至
享

廟則後至其無禮于
皇上也亦已甚矣臣等言官也又與陪祀之列
不敢不陳相鼠之刺
皇上以禮治天下其無禮如廣徵者恐不宜使
爲執政居百僚之上伏惟
聖明裁察
天啓四年十月初二日
初五日奉
聖旨輔臣連揭陳奏甚明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敬剖臺臣失實之言以祈
聖鑒疏
臣竊痛仕路之競至今日而成習抑且成
性惟其性成也講搶者代爲講搶者訟言
之而不以爲恥不得志則怒于色怒于言
多方其途以伸苞苴竿牘之權于公道之
上臣耻之臣竿濫吏垣未始不孳孳于天
下之人物而矢必不爲代爲講搶之人其
論官論人有與銓部相關者聽銓部舉之

而臣出其真見真聞者可之否之如是而
已頃晉撫之推先一日銓臣夏嘉遇過臣
述冢宰之意謂奉常謝應祥賢絕口不及
陞遷亦無一人爲應祥及陞遷者宜其如
應祥應祥出撫貪吏其望風解綬乎明日
遂用之尋領
敕之晉矣而臺臣陳九疇譏其昏耄也再疏嘲
爲陳仲子而又誣其大費圖謀也夫天下
有大費圖謀之陳仲子歟方掩口而伺其

一盤托出者何如則謂應祥謀之臣臣尙之嘉遇嘉遇得之冢宰信如九疇言陳仲子之圖謀如斯而已乎未見其大費也甚矣九疇之不知應祥也應祥令臣邑于臣誠有一日之雅臣非爲不知應祥者顧應祥實未嘗一語及晉撫非但不及晉撫也亦不及他官臣亦未嘗向冢宰向嘉遇言應祥之當爲晉撫設以應祥之生平而對臣微有營營之色臣且意輕之卽冢宰欲

用之臣當沮之矣人臣未有一榮進之不能忘而可以言臣品望其畢慮于公家者也然則九疇非但不知應祥也併不知臣誰誤九疇爲此言也臣忝長吏垣一切爲官擇人舉親舉讐皆臣職掌所得言但臣生平不輕舉人卽應祥晉撫之議實不先發自臣告

皇上不敢不以情也抑九疇一疏再疏三揭俱不及臣且謂一盤托出所傷滋多乃一日兩疏突焉加臣斷斷如也而嘉遇之外僅臣一人說者謂臣近日出語過齕怒者方思有所假言者遂若有所憑如果不出諸者所窺九疇此一言君子又以爲不智也

伏惟

聖明垂詧

天啓四年十月初六日

初九日奉

聖旨旣有旨看議不必煩陳該部知道

藏密齋集卷之九　終

詩艸自序

予六歲爲詩非詩也十七歲爲詩詩日多非詩也乙未丙申間繩墨于制義而肆意于詩詩學杜子美有足觀者是後詩不時爲然成帙矣壬寅冬爲文偷盡竊以去是後詩復不時爲爲輒數十篇自喻已意而已無所摹則或軼去或留篋中其留篋中者丙辰京邸從母錢家貸二十五金置于篋爲偷兒所窺竊以去時義雜著詩艸盡焚之弃其篋通衢隱處人每好言數十百年以來消沉之變予一身俯仰如旦暮而兩墮偷兒之劫如斯矣近復不時爲詩爲復輒數十篇非詩也固無存者宜亦不足存而似俚似偈者常徃來于懷予受逮後數日海虞瞿起田氏鈌疑予癸丑所爲桐字韻詩安知世無有心如起田者予邑吳仲圭詩多軼當予世得予詩數十篇成帙非詩固軼詩也預爲詩艸序乙丑夏五廿有七日書于臨城道中

藏密齋集詩目

乙丑夏五二十日宿睢陽雷雨徹宵砌葵俱仆曉霽葵起有翹然向日之意感而賦此

乙丑夏五二十五日宿奉聖禪院用辛酉舊題韻

辛酉春仲還　朝寓宿奉聖院見銀杏樹大可五五六圍輪囷扶疎寺僧巳不知其時代所植爲低回久之惜其未離乎風塵牛馬也感而自況

姚孟長以文于二祠詩見投感而有賦

簡姚孟長

出都留别耿樸公

留别賈孔瀾

吁嗟篇 三首

漂母祠

偶得

惜别 六首

今離別
古離別
雪 二首
九日臥病却憶館中手培菊
淚盡
戴元爾過館中
春四日新霽經伍子塘
石門道中感事
秋日元爾見過書懷

登胥山
自笑
息遊
酬歸父
可惱
舉目
老親圃
落地舟中
登樓

曹生見過援不可止病中無聊作此送之
次桐陰閣韻 十四首
感懷
送友人
和卞子由韻
陳無功垂訪不值更辱庖饌見枉口占志
謝府無功有嶺南之行再占以贈
次韻避客
泙兒能詩却賦

和贈周仲純
送曹拙逸入山

藏密齋集卷之十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詩

乙丑夏五二十日宿睢陽雷雨徹宵砌葵俱仆曉霽葵起有翹然向日之意感而賦此

祗此生來一寸丹風風雨雨恁催殘傾心不信天長夜霽曉團團仔細看

乙丑夏五二十五日宿奉聖禪院用辛酉舊題韻

題壁當年愧碧紗重過今日髩生華天心如此人誰料臣罪伊何願敢奢果不鑒臨惟有死縱然歸去已無家能垂勺露寛於海好好朝霞與暮霞

辛酉春仲還朝寓宿奉聖院見銀杏樹大可五六圍輪囷扶疎寺僧已不知其時代所植爲低回久之惜其未離乎風塵平焉也感而自況

古驛西頭寺停軒感物華靈根何日長老意着天奢笑客來乘傳拓僧與任家淡山又淡處知爾更煙霞

姚孟長以文于二祠詩見投感而有賦

年來蹤跡愧簪冠握手西風爲一彈正以憂時圖灑血那堪弔古頌留丹間關海陸徵求急咫尺雲霄伏謁難朝列異同何日定愴懷不獨是三韓

簡姚孟長

落落窮年鬢髮新嚶嚶鳴鳥又逢春慙無道韻能游世幸傍時名好問人正氣只今誰領袖偏才應許荷陶甄乾坤知有臣扶手自抱漁竿愜隱淪

出都留別耿樸公

每從樸公及仕進予淡以靜拙二字自盟樸公云天下亦儘有不得已之良心没奈何之天理故寓意兩兩

吾本難留者從君幾度留情於淡處入機每詭

中投任俗窺名字無媒導蹇俗升沉何不可兹
意欲千秋

留別賈孔瀾

鹿伯順以借金花鑄秩歸臥江村念之
不置道出定興將就訪焉孔瀾其姻家
也故及

袞袞紅塵裏逢君得古心交情肩道合官冷得
幾沉楚國浮査逺江村臥雪浹不堪當此陽乗
與欲拾尋

吁嗟篇

吁嗟龍戰野瞀見玄黃血眼原失太清心原失
太熱祗應細切磋如何大分別靜以俟其定犀
庸聽操切公以持其平勿護墮餼鈌庶幾息紛
嚚匪以廢懲噎庶幾獲所安偃臥浹山雪

其二

兹局古未睹局縣瞎兹惑匪天復匪田闕入留
中膻亭歷切 公路美無度踢踏仰鼻息鳳皇千仞
翔猶然恣影織斷斷伐其異怒力恐不克後來
瞀其身兢鼓乘風翼敗着作贏啤天運果難測

其三

作者必有意萬物失名實履且以加冠蜡蜍恣
薄蝕家翁好聾啞闕闕入暗室失之暗室中倒
足舉莫必從兹鹿爲馬尚爭鼠與乙僧猶合節
甫痛哭邪可述

漂母祠

偶然一飯在塵埃誤却千年過客來滿地江湖
尋漂母王孫如此更堪哀

偶得

浩浩一氣中彼此無表裏如人與溫涼此便是
病痾

惜別

沖兄川去前後得詩六首總題之惜別

六

川舸乘潮下令人去卻忙今宵何處泊應是過
丹陽

其二

別嫌船去疾歸嫌船去遲遥知當此際管費數篇詩

其三

拍天江色昏陡作雷風吼歸舟出晉陵得如瓜步否

其四

柴門知倚遍到日喜邪悲莫道長離別尋常赴館時

其五

任既不可得挂帆便前去無庸對溪山忽忽思兒女

其六

莫嘆身爲客爲客得長醉莫嘆家無主無主家無事

乙卯五日泊夏鎮

水驛驛舟遊今朝未可行榴花知節候艾氣動鄉情身以爲儒賤緣從在客輕非關同調少強作不知名

其二

出門原艸艸却泮海漚行風土同時序泥塗異物情書傭毛穎禿酒債杖頭輕祇爲函關吏勞問姓名

其三

倜爾撩詩緒悽然客裏行家人當此日誰更獨含情市舶冰魚急兒童艾虎輕明年知共否慚愧再埋名

其四

誰能邀必得逐隊且行行物以經春老人傷過午情藥收諸毒盡命入五絲輕敢爲儒冠悞辛勤只事名

五日憶濂兒

阿姊西樓上絲符繫石榴忽然應問我何日大刀頭濂讀唐詩持此語求解越數日泖兒如節乘舉此語爲問故及

壁立齋歌

酌酒勸君君開懷聽我歌君壁立齋男兒志氣會有極壁立不立休倡側吾無四壁貧人伍臨

明風雨雜雲霧王人其中弄兩丸周游太極琛
無端吁嗟兒女乜筋緜東啼西號驅出門長途
奔走事衣食自諭夙昔非所存旋已作書報妻
子前途溝壑朝朝是丈夫此語非不辭殷勤自
護生晶光病婦小瘥且績緝大兒負薪小捃拾
拂天雙袖長風吹歸乎未歸難與期歸來解橐
出乾胏四壁笑人羞欲死君齊壁立無安排酌
酒勸君君開懷

對鏡

忽於清鏡裏邻訝子爲誰鬚漸黃於髮頭看白
到看明經隨旅食學道失游騎不信機中婦長
貧尚可爲

寄題胡光六荷亭

歸來亭榭學西湖胡嘗節推杭州沙渚林塘次第鋪十
里荷花開釣檻幾人騷服對吟壺眠鳧浴鷺紛
相狎雨蕊風枝媚欲扶珍重葛巾涼夜永看誰
清影月明孤

廷試退　朝感事

屯田策罷下彤墀柳㸋花曛正午時　北闕舉
頭天穆穆西山當面日遲遲龍驁無首凝難定
會榜無元人有同心未可知欲倩東風傾芳訊殷勤
蘭谷爲噓吹

戴大圓先生席上賦佛手柑分多字

現佛千手相還分佛性麽果從因地結種析幻
身多假似花枯教誰將頂受摩微微通指點顆
顆是禪那

送瞿起田還海虞兼呈魏仲雪

此身歸未得歸人何歷歷七月送仲雪九月送
起田一路秋栁中舞葉相便孀及家稍新熟蟹
肥螯如拳親故了逢迎仲雪來周旋泯檻今日
事上下古人編局倒無一成方寸爲之權而我
亦何爲踽踽徒自憐滯此會須歸歸意未可傳

壽李母八十

李郎別子徵子詩阿母爲父兼爲師及家拜母
母八袠欲跽進之青霞巵鶴髮酡顏金鳳翹膝
前斕綵紛飄飖戚屬翁姥爭歎息熊丸荻畫還

今朝阿母停觴微啓齒兒所當爲未止此東家
有子餘栢圈西家有子無甘旨安得壽域開八
荒兒行持以獻 天子

泰山

大塊擘巨靈屹然天之東茲來罄夙慕造化眞
奇雄一步一停矚千變相迎逢廻馬轉黃峴雨
雪如霏氄風吼衆壑動奔噬驅羣龍新盤上百
仞舉膝摣其胸天昏磴道滑努力還沐東籍茅
暫一憩翹首扶桑紅驟驟霽色睽末緜展曈曨

躡冰尋絕頂冥焉與天通雲霧滃且鬱播物施
神功身在最高處乃入混沌中千紅與萬紫一
氣歸鴻濛意者茲山靈隱然牖其蒙不在覽萬
象還當游無窮虞巡揆孔登此脈將無同

出都和陶四首之一

西山白日墮馬首孤雲飛一步一廻顧惻然有
餘悲任此徒碌碌去此徒依依去任兩無爲篤
言顧將歸時乎不再來甚矣吾其衰初心日云
負世路日云違

紀別

十九日二十有一日孟長兩過話別値
座客不一諸謔相酬旣而悔甚明日十
方院報國寺且止且行不能爲別別而
紀此

悔以難別意都成謔淚過忍將形混俗翻使舌
生魔

良鄉縣

彰義門西路桑乾古渡分長羈乘傳馬不斷出

關軍沙白迷荒戍城黃壓莫雲車牛徵到骨募
派底紛紛

閱報

適有 離寨偪關之報火藥盡焚軍
民牛馬城垣樓堞官民廬舍一時焦爛

長勝倚硝黃間關出上方雷轟過地坼風捲火
雲狂揮羽新傳箭驚魂昔裏瘡莫辭是天意奸
細滿 陽

失題

歸來江村居人間意俱廣雖無稻粱謀差足供
俯仰時扶古人祕欣欣稱心賞春風播柔和秋
風薦新爽此際與何人翩翩互遷徙

茅簷小詠

借得茅簷任低低不埽除星寒知怯凨春漲欲
通魚一徑野籬窗半牆秋艸疎雨餘添蘚暈曲
曲作蟲書

其二

柴扉開木岸趁隙泚階除雲氣驚危葉人聲雜
貫魚瞰簷天勢仄訪夢月痕疎忽得無題句呼
兒且快書

其三

家居黃葉市諳出好庭除衿冷憐霜月厨清斷
蟹魚圖書天技癢影謎我頑疎彷彿箄瓢意殊
慚未讀書

其四

居于便處得習有熟難除會約爲藏爾相攜止
釣魚雲光到地澹風物着人疎何必名山勝多

應不著書

其五

率爾茅簷任悠然歲五除午階消戰蟻晴砦數
游魚人在閒中妙交於契處疎已知無一事頭
白只傭書

其六

安樂自有窩輞川煩破除隣雞分菜甲芸氣臥
罇魚人靜鳥聲悅月明林影疎此時如有會恍
亦欲焚書

借鹿伯順訪鍾元先生

平生幽谷間神州忽飛越云在北坂北不勝意
勃窣並轡獲艮儔一舍奄超忽登至列玉昆藹
然對清樾久儲易州酒佐之以餚核懽情不自
持後先微詎發何必慕古人俛仰亦恍惚遙村
綠作圃中天寫明月

再過江村信宿

艮晤甫云遂別亦從茲始脈脈不可道主人尚
延企灑埽園中廬從容布筵几　磔開三徑垣

菜故將圯花藥當庭午風日具暄美物物各得
所在人安置爾北山獻邇秀東圃足菊杞以我
抱甕心欲轉轆轤水忠愍墳嶕嶢前望溝市里
千古曾何人於斯言及此

出都留別諸君子

豈有書生面難將猶似酡遮藏圖學繭引閉擬
為蠑亦念君恩重其如物態何安危君等在余
意已烟蘿

登祝融峰志喜

穿雲簇艸樹六月陟高寒幸爾逢開霽峯峯到
眼看

阻雨上封有述

萬壑千巖幾寺門上封西叩祝融君江連楚粵
星河落峯簇芙蓉火德分游並真人曾霽雪到
儕遇客為開雲慚余聽雨銜山頂風兇雷池併
作界

觀音巖次念菴先生韻

青玉壇前枕雨眠會偎橋上更茫然乞修枯竹

時燃火駐我孤節且聽泉葛秩籠雲渾欲濕芒
鞵漬雨不禁穿山靈若靳重來約耐可歸槎夕
照邊

宣風和陽明先生韻

澗雨潺潺洗石痕合流清泚未全渾估船漸逹
溪頭市官轍猶來原上村拂壁看題聞白晝聽
泉淡坐靜黃昏年來奔走空華髮忍更悠悠不
愴魂

獨不見

秀水陶兗夙稟靈氣尋遂夭殤獨不及
見余亡幸也嘗有詩云亦道青年難邂
世不堪白面向時人又詩啼破夕陽何
處鳥身藏綠樹幾時人每每讀之神悲
若映見其眉宇

陰未了一天秋思亂兼葭
同時相失美人家偎骨遙知映赤霞佳句到今

送錢康侯之大名

弱子慮失乳置牧滿赤縣官方芻刈敝京洛看

面面美服侑赫赫號美服交衢袨三年紆墨綬多
角峩峩現大吏降威稜小吏恣吞噬乳虎紛縱
橫血肉飛片片人命日趨慼官階日趨轉十在
七而然念茲淚如霰君才駛如瀑君肸炯如電
茲行艮不易居倡乘風便躊踏入肯綮推心置
府彥涅令愧自錫白令好自還得幾同心人宿
黍去如箭大利天不言物物欣自見休衙俛犬
公頡製探應徧次第箋竹書千古呈光絢一酌
晩香亭如何擬帷宴

烏夜啼

中夜回北風烏啼枯樹枝剌剌皴骨節酸苦不
自持毛羽未長成所得凍與飢烏母吞聲啄烏
子主人睡覺女欲死

早起

多愁偏起早人寂亂鳴雞傲樹撑霜瘦凝雲壓
屋低烟辭朝突雨冰拆夜臺泥幾月儲餅粟眠
牛得水西

千里之外紀似也獨子喪父老母尸饔
其口可餬其心難槁終天各天爰以申
恨焉
違言千里緯聲在耳我之懷叶回
怪反矣千里之外
矣
匪緯伊尸願言則拊不見其子不見其父
房則有氏牆則有垷載瞻四方誰無兄弟
彼雍之雨可以美土我獨匪民誰無父母

中夜歌

三春雨雪天蒼唐詰屈徑路河無方翩翩汎泊
隨稻粱形顏聲氣飢相將中憂迷煩方夜央輪
環所欲莫自量俯仰安息失故常不能迴身倚
寒牀翔佯出門起四望四邊古墓陰莽蒼壽命
蹙迫誰能久長一家生死長道傍游子歸來無
故鄉斯須鳴雞淚霑裳

示內

有舍層雲北無書到雪中一家離別盡貳室禮
儀空貧逐人爲客愁看影欲翁老親綿絮薄偏

是半春風

送祝元美師北上

指點春明上馬鞭到時新艸萬人傳漢宮飛燕
方承寵莫賦長門問酒錢

和韻荅叉

讀罷秦箋祇汗顏漫留風格在人間幾將快艇
穩千里每閱低沙水一灣埽軌自同蟬翼疲傳
經仍伴蠹魚還飛騰異日須君等老我茅簷只
閉關

其二

乾坤何處好開顏不是山間是水間巖洞翠微
淚半榻蘆花明月隱千灣妻孥未得攜同去雞
犬猶然共往還好醜兩忘從此鍊敢辭綿力俾
開關

其三

如啞如聾與笑顏出人間是入人間展開屐齒
平平地收拾絲竿淺淺灣路徑面前寬較窄浮
雲眼界去從還悠然桂棹醒詩懶何處天風大
放關

送沈仲容師北上

聞說烽烟照海青中原無處不談兵 君王夜
半應前席莫似終生淚請纓

追贈戴養晦

余生不及識養晦公也得與原邇交則
原邇大人敬甫先生言其王父養晦公
云徐出宦楚時所知朱石北贈詩暨近
日諸君子和作索和賦此

宦跡天涯楚水秋故人江上幾登樓風塵曼倩
能容傲落得千年賦遠遊

客有言邑田於他邑為最瘠者戲荅

瘠土雖然落水涯也堪種秫學陶家釀他十日
東平酒醉殺河陽一縣花

懷仲容先生 時先生應許司馬聘北上

萬里中原策策驕鞭梢秋色照神州知名近日
都年少片刺懷中仔細投

其二

何日歸來說勝游春光新綠御溝頭相逢茂叔今司馬風月看君領盡不

今離別

寸心不願會有會先有離會面不成懽忭訴長相思

古離別

郎君有遠行遮莫天涯隔男兒事萬千妾理當死鄉

雪

長天風颯颯大地雪漫漫客裏人輕別親過衣重寒

其二

萬里羇人遠三春雪片横斷猿雲外咽風雪欲歸來

九日臥病却憶館中手培菊

病已早歸來齋宜長綠苔黃花應問我今日未須開

淚盡

淚盡不歸去慈親近若何風塵遊子鬢霜雪故園薜棘井牽晨汲寒林度夜哦白頭無一婢春杵伴機梭

戴元爾過館中

命駕勞知已傭書寄客窩文章疑有怪稜角若爲魔好事紅顏歇依人白面過不堪隨笑罵行路政風波

春四日新霽經伍子塘

節物驚今日江山感昔朝莎晴春自碧風煖浪還驕雨雪長年積烟花故苑消英雄千古恨倚棹欲無聊

石門道中感事

莪策傍清秋關河暑未收輕帆偏睨樹怪岸故欺舟屬國傳烽火兵家借箸籌終生需寸組長繫左賢頭

秋日元爾見過書懷

秋來工伏枕四壁未須愁名合長貧落交應久病休只君看二仲知我業千秋明月懷中在逢

人未肯投

登胥山

孤邨水落暮潮低春盡青山屐滿萸埜鹿自逢烟艸外松濤斜引海雲西乾坤此日憐杯酒吳越當年入鼓鼙抉目到今懸積恨詩成小字不須題

自笑

自笑畏譏也有無可奈何而安之意焉

自笑迂疎嬾不成惹將沙口影常腥幾番見說

頭堪白何處相逢眼有青只合此生供世訴那能到死悔吾醒楊花慣解漫天起水自泠泠花自萍

息遊

一夜秋聲萬木寒乾坤何處足彈冠府名盡向黃金起世事都堪白眼看巳自故人嗟落魄更誰同病問加餐風塵伏枕衡門穩行人于今轉覺難

酬歸父

中以畸世嘖有煩寃匪罵亦笑十人而九既貧且病揣分宜然蒙歸父投之佳句白余素心詞賦之科謬期司馬遂有此作

身以詩名賤痌痌未可聽此心誰許素君眼却爲青雨雪憐同病江湖問獨醒淸時無狗監章句說明經

可惱

年年冬可惱冬日復今年屐敝妻仍拙衣穿兒

故牽囊烟籠眼黑汲雪向人顛昨夜膏先燼衾單又促眠

舉目

行行悲去向舉目但飄蕭春雁停雲落江城半雪消有家驚夢寐無計失簞瓢負米誰千里尸饔又幾朝

老親圖

老親營寸圃筋力未全勝抱水瓶餘半封根土細增支棚低架竹引蔓短牽繩却喜還相勞兒

應捧檄曾

落地舟中

不謂窮無賴春江濕處行水浮雲影亂船怯艙聲停凍雨篷檣重酸風衣帶輕今宵慈母淚憶子短長更

登樓

攜尊鼓棹散輕游逐伴來登湖上樓石壁傍人窺醉醒浪花催鳥試沉浮已拚埽筆酬青眼肯爲遴才政黑頭多難老[illegible]衰病後鍼尖無力補貂裘

曹生見過援不可止病中無聊作此送之

留君不可任且復送君行寂寥楊子渡亻亍板橋情文知諸父在酒願快人傾留君不可任千古媿冰清

次桐陰閣韻

誰拈驥子集新桐分韻鬮題趁雅風漠漠無垠天浩蕩超超不着我瓏瓏淡交底事同聲氣避俗何嫌異始終寂莫子雲無一事玄經千古讓

渠丁

其二

從來人喜賦疎桐細雨微雲別樣風此日陣圖翻局面幾家關竅忒瓏瓏拜爲上將看成敗出得重圍見始終我已無心逢世難人機露處賴天工

其三

朝朝有雨打梧桐別院芙蕖陣陣風贏得形骸渾出木輸他着數鬭瓏瓏諸君莫漫看花去一綫爭差落艸終意氣未曾分理欲幸於此處再精工

其四

堯夫愛月上梧桐月上梧桐楊柳風此處未曾經斧鑿箇中原各自瓏瓏只應靜獨觀無始豈必朋從訂有終最是埜人多難後傷心人說画眉工

其五

茅簷春君淨新桐細雨輕陰澹澹風漸狎雞豚

仙伴侶不隨鷄鵡賦璽瓏虎頭虎尾撩生死落落花開報始終圖得華山傳睡法儘渠極態與竅工

其六

一池艸樹夾清桐天籟分成幾樣風吹破渾淪是色象劈開混沌失璽瓏圖於物外參寥廓讓與肴梢料始終試問出門奚合轍須知原屬閉門工

其七

蕭然獨對一枯桐辜負兒童鴿子風好舞單鎗無着傍自伸十指已璽瓏全無臭味斯眞澹略帶殷勤可耐終匪是王良偏拘俗王良原不是良工

其八

無絃本是一枯桐過耳皆如雨後風未免此中猶芥蔕須知到死不璽瓏織雲片翳磨他淨朗月長空选我終懊殺從前閒日子眉毛抖擻着人工

其九

生來孤性嶧陽桐歷盡冰霜傲盡風險作爨薪供爐滅漫加撤軫藉璽瓏時拈太極窺緣起玩到無竅未有終賴得此翁頻喚醒些兒心事付天工

其十

仙家行舫帶絲桐兩岸中流自在風月宇澄鮮天皎潔冰壺清澈玉璽瓏只緣灑灑無頭尾欲效區區昧始終可是平生無底簞弄丸未是學人工

其十一

幾時精舍枕疎桐和雨和煙幾葉風父子於中商祕密圖書到此盡璽瓏百千萬萬跟尋去一二三三數至終遺落世間花鳥事東塗西抹未須工

其十二

半庭莎色上新桐紋趁雲痕韻趁風千劫雷眠龍入定一城雞曉蝶璽瓏閒將横晝排長短曉

模圓圓沒始終取次按摹看古本圓空神筆更
誰工

其十三

槿條籬下學栽桐長日娟娟媚景風肩護中央
防僉忽囊擕衆妙貯璁瓏隨身竿木逢場戲撒
手懸崖當念終百尺竿頭看進步是人工不是
人工

其十四

千金不惜購名桐撞破當衢俛仰風撞我肩稜
眞空潤趁人脚步不璁瓏有天有地寧無始無
死無生那有終舊譜鴛央休出手另翻新■看
誰工

感懷

聞初字潛貞今茲莫復道倚門紛驕奢顧之悽
懷抱貞沉匪苦飢曰飢綦以縞持筐俯梅實黽
俛改服早焉長負所親秋艸而同老

送友人

天寒木葉枯邂逅古蕭寺微微絲犹息隱隱獨

自媚英英肴額間磊磊河山置落落未致[illegible]
脈已含意

和卞子出韻

平生鮮兄弟磬折爲結交結交無因依凉凉仍
苦匏狷狹慾亦積索居而斗筲苟逢鍾子期靚
之以同胞君子能爲漆賤子能爲膠

陳無功垂訪不值更辱庖餽見柱口占志
謝時無功有嶺南之行再占以贈

爲尋黃葉菴頭渡誤却陳郎問字船怪我行厨
太蕭索筍魚入餽一時鮮

鐵骨稜稜不解貧半生湖海未逢人天南今去
千山路恰好梅花樹樹春

次韻避客

汗漫來尋此一丘望中冠蓋正悠悠風驕蘆葦
能催客雨瘦夫容恰繫舟座有盤飱邀共飮話
餘燈火得同儔滿船釣伴垂明月誰許寒汀[illegible]
上鉤

沙兒能詩却賦

慣是貧多事生兒又賦詩未堪供客眼聊以慰
吾私每念有窮日仍疑無始時青山應好在何
地許從師

和贈周仲純

早與人間了六經更從無始覓生生心於靜後
非無物眼爲斯文共有情孤如瘦鶴欣相傍狎
盡浮鷗豈在名未許宣尼成浩歎敢云千載得
中行

送曹拙逸入山

萬山孤寺出信宿白雲居流水林頭至霜鐘石
上疎列仙高士傳榻隱故人書明日同僧去前
村買竹輿

雜著自序

雜著三卷一卷爲掖垣雜著斷斷焉奉法以抑當世之倖心者一人幾倖而不得卽有數十人代爲之幾倖而不得者是怨之藪也二卷爲世徵文于予與予之自迫而起者軼去存者無幾心所不容自已而弗及爲者先孺人行實先叔君典府君家傳泰宇先生及其叔子允和傳陳貢聞行狀趙歸父母夫人傳云乙丑夏五廿有七日書于臨城道中

藏密齋集雜著目

罪輔議
荅部上葬揭
荅蔡元岡揭
發抄賈浮弋疏稿揭
議雲南考試官揭
議雲南考試官再揭止不發抄
馮通參戢車疏參語
董奉常應舉敵臺疏參語

織造參語
袁閩撫一驥湯侍御兆京徐參政鎮郵典參語
陳閩撫子貞郵典參語
楊忠愍公請葬參語
崔考功參語
程楚臬寔劉浙臬可法參語
董屯撫應舉疏參語
張掌科篤敬潘道長之祥參語

目四

藏密齋集卷之十一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雜著一

罪輔議 代同垣艸王者徵有所改定

先皇疾革之故中外一辭神人同憾孫宗伯入朝抗章誅舊輔以春秋之義痛哉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粵自龍漦煽虐足智工姸思以其屬毛離裏之親牆奸大統肺腑綸扉辛癸其著者也禎 神祖剛明老成定策 福藩之國大本爰定而陰凝冰堅謀迺益棘 慈慶之梃幾幾五步之內反中發奸者以考功之法當其時豺狼露齦道路以目雖其間相觸相刃厥變千端而瘋張差者如出一口誰秉國成亂臣賊子接踵矣 神祖登假 先皇御極反側者逾不自安進文衣之勝進纍下之劑進純火之鉛既削且弱侂瀉侂燔即金石鑄體其能固乎自非包藏禍心互爲表裏何以逆節之形者三首尾其間而不一置討夫桃園之獄歸惡于盾亦惟以其

不討賊也況從而爲之地乎故辛癸故相厥罪惟均而三逆所憑抑又甚焉褫官奪蔭疾與鄭養性同竄立竿惟文昇首于藁街杖李可灼比于梈巡斯罪尊正天討伸 皇上斯以爲人子爲人君敷天斯以爲人臣也茲春秋之義也 壬戌五月廿一日

答郃上葵揭

楊李一案近王希翁老先生亦以職論為正職可以無言矣但郃上老揭又以李尋老疏中勘出語為移借之實則草疏者上老也勘疏者尋老也於職無與也又以不叅盧受與量政府之無它為借楊李以罪王老先生之實則盧受之放逐猶屬議罰楊李之立功近于議官故不同日而語也若初疑政府之相為表裏繼詰夫入幕來寬者之為誰氏職疏具在人耳目似亦無

與上老事矣職愧無他長獨其無霸心無借法不借人亦不借于人此則職之生平耳知我罪我是在上老 辛酉十月初一日

答蔡元岡揭

邸報中見蔡元老老掌科有招兵非令逍遙一疏為杜將軍催甲器等項謂見在可給則給之不則發與價銀自買自造是也而徵若委咎于巡視科道持冐破之疑而泄泄視之則巡視者不受也何也職等承乏以來事屬軍需無不立應從未見有公移領狀為杜將軍討甲器者即欲發無憑也即欲任咎無可任也至以冐破之疑見咎得非為鋪商李揚一事耶日者王大司

空以庫鐵不敷便須召買而京師鐵價每斤一分六釐山西鐵價每斤止三四釐原疏具在可覆按也及李揚到庫具領前往山西買鐵則每斤三分二釐價太懸絕雖欲不疑而不可得矣葢職信老成若之必不欺吾 君而竊疑鋪商者之不無冐破往復訐覈自是巡視職掌而相緣相比頗皆好為鋪商之言得無為若言所中耶老掌科身都兵垣有日矣目擊遼瀋之失廣寧之失恐當有任其咎者咎不宜在廠庫之巡

視也老掌科不日需次奉常矣猶不忘孳孳職
等受事未幾又嘗謝事縱竭頂踵爲勞幾何其
敢泄泄也　壬戌三月十一日

發抄賈浮弌疏稿揭

賈浮老道長疏白初心格於銀臺未上而流傳
寖廣爰得寓目迴環展誦夫固一時情事之案
也昨邸報中見張鳳老道長代爲昭揭甚亟則
以其原稿告之天下不尤親切著明乎事關國
是代爲發抄倘中間句字傳寫差訛者望銀臺
出其原疏正之謹錄其傳稿于左

議雲南考試官揭

頃職以酌議滇黔考試官請部覆貴州且弗道而雲南則從吳玉麓楊大豫兩年兄之言謂其以滇人言滇也職可以無言然職亦未始非以滇言言滇也憶職去歲入都暫止郭外楊大豫年兄同蔣澤壘父母來顧職詢滇事而楊年兄云已卜居南都矣已職報謁復詢傳元老公祖所言開建昌路者何如而楊年兄慼頻而言傅公祖于此路之被暴客也頃吳年兄入都對客輒告以道里之苦無夫馬無飯食無公館從布政司取銀百兩爲費間關四閱月始達夫楊年兄如此其圖父母之國也何樂乎先去以爲民望兩年兄之憂其父母之國也一則曰無餉再則曰無餉又寧肯以一己之資斧爲桑梓憂吝有所不得已也職故以滇之情滇之言體滇而不圖職言之不中如此也幸今議已定矣遣官在邇第兩年兄所以徵通道者皆其出滇者而非其入滇者滿大行遣自去冬吳年兄云途間

絕無影響則典試者之入滇亦未易言矣自雅州而建昌自建昌而滇省數千餘里無夫馬無飯食無公館何以速置郵何以防關節幸大宗伯兩年兄悉心圖之期于必達蓋遣之而不達較之不遣者之搖人心更甚也職始終之意要歸于無悮大典而已 甲子三月初八日

議雲南考試官冊揭 止不發抄

滇中試官已題矣所以冊出小揭者竊謂新開之道極脩遠又極險阻典試之官宜鄭重又宜周防自雅州至滇省數千里中間止建昌一道無府無州無縣無驛無遞似應條設事宜咨行本處撫按預備夫馬于雅州境上其有警去處檄各該兵護行一路埽館峙糧使王文之使無馹餉之裹盜賊之虞饑渴之患即次之憂將日之滯而又多所檢柙不貽以關節之累通上

八 雜著 十一之九

國之聲教重漢官之威儀事既不可暫停費即不當重邮故揭之以補條設所未及而吳玉麓楊大豫兩年兄復有一揭漫不及此乃虞職危言爲規避者借口艸揭聞見即報題差爲施繕部胥大行二公二公皆賢者此無虞其規避然職言固未嘗危危言者宜莫如楊年兄楊年兄前疏不嘗云求一線之路而不得相與挺而走險跋涉建昌披荊棘滿目之危峯歷險峻難前之絕壑視昔日關嶺羊腸瀘川鳥道迂廻轉折

幾于倍蓰乎此何危如之而今且云此滇蜀古道非創行貿易者都由此也前疏曰滇程較昔倍遠曰非寬以五六月未可計程今且輕輕抹出數站二字數站之催募而須藩司之百金耶前疏曰大小相嶺之間艸寇出沒又傳公祖之被暴客出于楊年兄之口入于職之耳今且云歸省坦然若全無寇賊虞矣前疏云仕于滇者苦欲達未達之途避不肯選選不肯去更僕未易數今且云畏此簡書絡繹而徃者比比矣何

八 雜著 十一之十

不一月間而滇中險夷遠近徃來多寡之變迥異如此夫御史不足以重滇必王政大行斯足以重滇則王文之使亦重矣抑何據而今日辱之以規避明日辱之以規避耶寧居祖籍數歲不歸望故園而悵然者此際此情亦或宜反觀而尚體也爲今之計獨賴兩年兄急急按道里悉心計條上當事咨行滇中一一預備以候試官之至無悞大典此爲京考勸駕之實事吾人爲天下爲鄉國在實料理不在虛議論也 三月十一

戰車參評

[illegible]患糾肯朝不及夕御兵有奇車千輛可以[illegible]而朝食亦何愛一萬二千四百金不以付將作哉獨爲左參疏屢經詳議未有確然相許者今軼軼焉望之監局之內臣即勇于急公而立朝風節不常如是既見有五式奇車在山西屢不効會知兵者反覆詳議車果可用即左參躬任之無號呼之監局也抄出議之

敵臺參評

向議環城以築敵臺而事從中輟益慮其萬有不虞適以資寇爲內鬨也近且增築重城矣設無門戶之險而徒嬰城以守此足以爲守乎董奉常欲於京通間亭堡碁置以通咽喉而便屯守此足以扞敵而不以資敵又綢繆牖戶之外庶幾費一分金錢猶增幾重險阻也且費不過數萬而即舉忠毅有幹辦者任其事目前似無急此者抄出速覆行之

織造叅語

歲改段疋向屬有司織解萬曆三十一年內丞運庫題改兩淮鹽課內臣魯保監攝則以機戶王一卿謀充檢驗委官政也而浙中司房如傅時茅茹等所爲侵扣段價詐害民機者需案纍纍具矣四十三年題遵 祖制復歸有司民方稱便而李監復有此請侵扣之故智又見于應天撫臣之疏彼時浙中撫按極言併監之不便不謂該部曲從監請而今又蔓及于八閩也方內多故先以固人心爲主倘曲狥一二司房之慫而舉東南數千里之民力奉之萬一吸髓不堪致有他故未必非該部不敢固執之一言階之爲厲也 明主可與忠言老成必有長慮何以塞近日閩中之請何以回前日浙直之 旨抄出詳之

袁閩撫一驥湯侍御兆京徐叅政鏌卹典

叅語

吳中以閩撫袁一驥侍御湯兆京叅政徐鏌請卹何薰蕕之並薦也兆京侃侃立朝爲鳴鳳爲爭虎不竟其用以歿而不得與一時被譴名臣共徼卿寺之旌加秩之議不宜少緩若祭葬之條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其德九原有知且以愛之者爲行詐也袁撫爲稅璫所繫一時代縶司道迄今尚有遺議而欲與寶方伯同年而語耶

典有以死勤事之卹謂其抗節不屈死綱常也犯顏諫諍死國是也執銳先登死戰陣也危城固守死封疆也碌碌庸叅於義何居思濫卹典耶湯侍御宜亟酌其身後之秩袁撫徐叅抄出寢之 癸亥閏十月十六日

陳閩撫子貞卹典參語

閩撫陳子貞之撫閩也行業無稱勲勞未著向叨卹贍有餘榮矣卽今有援子貞之例以請者止怪其濫觴于昔而子孫陳乞又圖葬䘹耶長此不縮濫恩何底抄出寢之 癸亥閏十月十六日

楊忠愍公請葬參語

邇來子卹者大都曰賢曰死事门 特恩忠愍之賢斯眞賢也已矣忠愍之死而不死斯眞死也已矣忠愍而荷 特恩斯眞無忝于 特恩矣百年梧檟滿眼蓬蒿抑何纍纍乃忠愍藁葬而 國恩未究也撫臣茲舉誅千古殺諫臣之奸慝愧千古不指佞之言官更爲諫臣冊起者立感恩圖報之準乾坤不夜精爽如新非沾沾爲人子孫榮門戶者比抄出速覆之 癸亥十二月十六日

崔考功叅語

不孝者無所容于葢載之間律著十惡亦不赦而又虞世有怨家者妄以不赦之罪誣人也日親告乃坐恭嚴恭慎矣崔考功不勝藏怨宿怨于其弟致不得于其母訟之官夫天下有屬毛離裏之親而露獻對簿具兩造角是非者哉部院以勘覈聽之撫按夫亦謂其居鄉諸不法事其不善或不如是之甚必詳覈乃有以服其心耳若挾母誣告之語考功業已自供正律所謂親告也所當坐者何皐豈俟勘耶若儼然冠帶不爲終朝之褫恐炰烋之性爲獍爲梟詬詈之詞無倫無春勘局固未易結矣盍若以其待勘而覈者勘之不待勘而已覈者覆之囘其獸心鋤其蓬氣五刑九法稗益茲多與前覆固並行而不悖也抄出覆之併咨撫按速之甲子六月初一日

程楚臬寰劉浙臬可法叅語

浙中劉臬長以常調擢閩右轄矣浙右轄之缺又以擢楚中程臬長程之自楚而赴閩也其與赴浙無以異也若劉以其清方有執之品以浙臬仍浙藩則甚便更程于閩留劉于浙此在主爵者一轉移間耳抄出酌之甲子七月初一日

墾屯撫應舉疏叅語

趙營平之屯田罷騎兵留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分屯要害其田皆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故舉得于外禍生于內今屯撫買地招佃拮据胼胝孳孳焉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以助縣官之急良苦無怪其將佰得助者恩援之爲左右手以錢餉道兼屯省道請也頗津道守土官也餉道添設官也守土者或難兼兼夫水蜚陸輓之役司餉者亦難責以較晴量雨之勤分之或有暇可以相及合之則兼營必至兩傷且徐津道起升已久不日當至而令錢餉道攸焉而居鵲之巢使津道如藩臬銓政官方大□當商者假守土者仍令守土司餉者仍令司□之爲便也抄出酌之 甲子七月廿四日

八雜考 十二之十九

張掌科篤敬潘道長之辨叅語

楊掌科歷察輿之慮而致慨于張掌科潘道長之以私被錮也張僅浮湛郎署而潘徑槁項田間未爲昭白公道之謂何夫當日與賢者同錮而今日不與賢者同升即賢者不介介于一官而有絲毫闒冗之處未耀于昭明司世道者之責也疏中當優者當起者抄出覆之 甲子八月十七日

八雜著 十二之二十

熊參政胥徐布政從治參語

理漕熊參政陞山東臬長舜以徐布政調補徐舊沂州道也充𡚁爲亂撫按交章謂人心思徐實甚而徐亦揀健丁南下以平亂自任矣是沂固不可以無徐而不知四百萬漕艘併亦不可以無熊何也漕艘未達熊固不能卸其責也本科除將熊參政文憑扣下候漕糧抵京註限發憑聽赴新任外徐布政當如撫按議留沂漕道于冬間另補若新補沂道者不妨另推也抄出酌之 甲子八月廿六日

雜著 十二之廿一

免覲參語

入覲之典 聖天子不能聲九埏八垓之窮黎而戶軫之又不能進羣黎煢獨顛連之情狀而目擊之膝加之爰詔羣吏三載述職廉其不撫循吾百姓者而顯黜行焉爲百姓也水旱盜賊之不虞而議免覲爲地方之不可一日無官也適以爲百姓也茲不析某郡某邑某菑某害之不可無官但勘查俸次淺者覲淺者留是專爲各官圖其私而非以爲百姓也往年計事有撫臣開屬官之卓異而但以俸叙者蓋上下相比以互營其私而全無意于聖天子之百姓疾在膏肓不可瘳也久矣更可著爲令而敎臣子以便其私耶抄出嚴之 甲子九月初三日

雜著 十二之廿二

王滇撫三善參語

數年以來東北憂　西南憂奢憂安以迄今日在事諸臣生者功死者䘏德意靡所不旁皇矣而爲　爲奢爲安者自若也王黔撫解黔之圍不可謂非功洊入大方不可謂非勇乃人言嘖嘖所以致敗者不可謂無喪師辱國之辠向云十九是死今且云真死矣死則其辠不宜苛求設果以子女錙重故致敗節亦未可録也恐其論尚未有定也且張侍御之死遼難也贈尚書

賜謚廕大金吾又以其贈官貤及其祖父節誠烈矣思亦少溢焉槩引爲例夫亦爲國典圖其繼乎亦願比肩事王者先國家多壘之耻而後私交所以待王黔撫者姑需之以俟論定未晚也抄出酌之　甲子九月初五日

李武清誠銘疏參語

上公之爵國家所以報崇功　高皇帝盟白馬指黄河而誓而秩公者僅僅數人又未幾輟罷鄂曹衛信降爲徹侯朱顏且夷于皂隸也椒房之寵光亦安得與中山開平爭烈而貂緜蟬聯動干章典以奉朝請抑未有　天子愛名爵不以輕畀而敢覆干者也永寧博平進侯爵後矣武清尤而效之妄覬上公一請再請必得而後饜不幾于亡等乎至人臣以死故贈官而又以

其贈官封祖父恭藩之臣不之官而竟徼三代之封暨受官在　傳涉太子既殤之後而尚引恩詔拜　敕俱非法抄出告司封者一切力持之　甲子九月十　日

毛總兵文龍叅語

遼之衂于丶丶也誰有舉左足而窺遼者毛將軍
帥二百人入虎穴辟疆列障時以斬馘聞功甚
偉顧何以未成人者俘也非名王酋叛之種非
破軍殺將所禽饑不過出其不意掩荒落之不
備而係累其孱弱不義　聖天子委東事于將
軍將軍徒以數孱夷徼　天子信威于海外不
信竿孱夷之首于西市不仁抑亦不武傳笑四
裔謂王師零竊數孱夷而獻俘而告　廟而令
中外羣工因以買功因以脫鼻不智抑又不廉
然　聖天子方委東事于毛將軍舉朝之臣亦
曰毛將軍必智仁信武廉以報　聖天子故不
操文墨議其後閫外之權不從中制然王爵之
權亦非閫外所得制也僇力行間者列其勞焉
可矣其官自當聽之王爵者抄出審之甲子九
月十五日

雜著　十二之廿五

封典叅語

封典之濫頃十五日本垣巳代爲典封任怨矣
何十六日又有玆疏中間予所不當予者仍多
也文翰撰登第拜官同官邀之引例請封翰撰
毅然曰艸茅之士一日登朝當圖所以報國不
敢先覬私榮手裁抑何侃侃而今且紛紛而未
有已也且　覃恩二　詔　先帝不幸而棄羣
臣　皇上登極亦巳四年餘矣　懷沖太子復
殤而于澤者何紛紛而未有已也本垣職司封
駁此後再濫觴不止不敢不與徹封者典封者
效相成之誼也抄出慎之慎之甲子九月廿二
日

雜著　十二之廿六

患病不能供職懇乞代　奏放還以全性
命闕擬具而不果
職使署五星諫垣浹月値　聖主兢兢而在疚
際辠臣兢兢以圖生直糾大獄之寬致觸要人
之怒繼此發憤者冊疏因而嘔血者數升火炎
如焚痢下不禁飯食全減氣息僅存病根從百
涅以千磨病勢在一生而九死重以狺狺多口
工謠詠而引說之長致茲磊磊素交爭匿景而
懼禍之及傷心已極吐氣何期旣有口以難開

復何官之足戀伏冀台臺督其病非假托事已
難爲例不自陳乞其代　奏但使孤蹤獲放病
骨還蘇縱不先溝壑以塡亦永絕雲霄之夢矣
辛酉五月二十一日

告病關
職拜　命以來朞年於此報　君無術顧影自
慙抑誰俾違之不適原吾自塞之不變學未融
夫氣質病遂中于膏肓時若提四支而置之層
冰之間時若叢百骸而厝之烈焰之上事觸眼
而皆拂言過耳而隨忘廣額脹而難冠雙睛突
其欲墮病已是妨官之病官則非臥病之官不
能補闕而立　聖朝便當出缺而待賢者爲此
合關本科煩爲代　題允放施行　壬戌三月十

九日

移戶部文 吏部同

爲申明職掌事竊以天下政事分統六曹其間慮有罔上以行私者特設六垣看詳參駁如事關吏部未有不由本科而可以互咨互覆者頃該吏部覆東征必須新餉等一本不知其所出來看詳原委則驗封司准貴部咨文也隨致戶科查取貴部原疏則原請敕下貴部轉咨吏部也似多方展轉以避本科之參駁者然在貴部爲僨官在本科爲失職爲此合用手本前去戶部司務廳呈堂凡章奏有關吏部者貴部不得徑咨必經本科發抄其不經本科發抄者吏部不得經覆此係本科職掌不得不爲申明仍乞回文以便裁奪施行 甲子八月十二日

八 雜非 十二之廿九

戶科移文

爲門籍事照得本職原以冒暑註籍家 聖旨着職供職力疾到 午門前謝 恩回寓之後前疾轉劇霍亂暈眩難以 朝參理合註籍爲此合用手本云云 甲子五月初二日

八 雜五十 十之三十

文選司移文

吏科為陞轉京堂官負事照得京堂之陞至今日而稍當議節矣節之宜始六垣夫先自繩而後可以繩人也及查癸亥秋冬間而垣中之陞者五人曾汝召成明樞以俸序陞周朝瑞倪思輝以賜環陞惠世揚以資望陞冊查甲子春夏間而垣中之陞者復五人趙時用程註尹同臯以俸序陞朱欽相郭鞏以賜環陞今八月而霍守典李精白以俸序陞屢二人耳衡之往事應

陞者宜尚有三人也六垣陞序以俸為主而當其間陞也間亦論資今就目前都垣資俸之序總較之俸則本科魏大中第一工科楊維新次之戶科甄淑又次之刑科周之綱尚未履都垣之任論資則之綱第一淑次之本科又次之楊維新又次之然則議節議繩宜莫如自本科始而槩以一例矯之懼又失于過直也謹就資淺者二人開列其宦履于左業論資矣何以先淑而後之綱後之者為其尚未履任也然均之所

當開陞者也衡之前二陞夫固已節一人也已矣為此合用手本云云 甲子九月初 日

移虞衡司文

看得山西鐵價每觔不過三四厘此貴部之原題也山西地方鐵價省煤價省工價亦省此貴部之原題也及鋪商李楊等前往山西產鐵地方收買煅煉而投領到庫每觔三分二厘似乎八倍其價所以往復數四而不敢以輕徇也今准監督盔甲廠　王事沈　送驗五火精煉鐵葉以實三分二厘之成說時事倥偬需甲正急兼鐵葉厚止分許工力頗多相應如議獨三火板鐵每觔二分八厘亦尚有說葢山西鐵價每觔止三四厘煤價省工價又省即鐵經三火不無耗折一倍再倍而已足矣即道里遙遠轉輸為難更一倍再倍而無弗足矣五倍四厘之價每觔止應二分今欲以官司之急公鼓鋪商之趨事以此中舊估潞鐵之價一分三厘者倍為二分六厘宜無弗足矣恐不嚀以就近買煉無所不省之初意而反浮于京師市買之價也即二分六氂之價亦自前更[illegible]而[illegible]之終不可為

釆例其寄庫銀七千兩即行照數給發本商上緊買煉剋期解運以應急需解到驗收有不如原式者各依差等照數遞減相應移覆為此合用手本云云　壬戌三月十四日

甲子　朝審紀事

大中未見錦衣衛原疏既聽　嚴旨似坐大中以受楊熊之賄也楊熊之賄必不投于口口欲辟楊熊之人大中初入工垣二疏再疏三疏四疏所以爲楊李請劍者具在　御前亦具在人人耳目也洎甲子　朝審聽讞諸公以遼左失事諸臣於樞輔遼學臣疏奉有姑待不死之旨四單概傳候　旨讞畢法司吏持簿挨序画題次至大中大中不可大司寇喬鶴翁離坐大中亦出離坐諸公咸起離坐大司寇叩大中所以大中曰堯曰宥之三皋陶曰殺之三老先生今日之皋陶也大司寇曰画題了商量大中曰商量了画題大司寇曰如何商量大中曰若大疏將遼左失事諸公列其罪狀原屬情眞獨以其罪狀溷從末減則封疆事急議赦非時今日画題他日復有異同不便時御史大夫高景翁領之冢宰趙儕翁云不画再商亦可大中因揖兵垣羅心華刑垣顧若虛兩掌科云此事六垣當有公疏論封疆當首兵垣論刑名當首刑垣又揖顧若虛掌科云今日似貴垣爲政顧若虛許之始散已而顧若虛劉鵠岑兩掌科復至大中寓屬大中起艸會十三道亦有公疏法司疏上尋持常律如初此當日　朝審始末也姑叙聊畧與天下萬世公質之

藏密齋集卷之十一　終

藏密齋集卷之十二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雜著二

周詩記事序

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亾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周昔史官記事故治亂之迹明備彼時喆輔譎士以逮草田委巷之士女感事而成文者犂然睹其指之所存聖人陳其文繹其感約於性情之徵以著爲教因以紀治亂之迹自火於秦雜詁於漢枝豔於魏晉陳隋之間雜鶩於唐事遂若存若熄而性情之教歷宋以長夜幸朱子接微言之緒通聲音之理陳其文繹其感曲逆古人之情以宛入於讀者之情讀之者不覺油然釋㒞然面赤而聖人所爲教者復著第事以篇附其若存若熄者置弗亟也今習詩者浸繪雜鶩以爭制科之一得而詩之教習矣不著一二攷實之儒復掍撫牽配閶於大道誣古人以欺後學伥伥

乎靡所折其訟禍乃酷於秦火于友陳貢嵓誦其詩論其世輯周詩記事四卷凡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厲宣幽平桓莊釐惠襄頃匡定千五百餘年與夫魯衛鄭齊魏唐秦陳檜曹之故編年比事臚於列肖至伐柯狼跋鴟鴞九罭訪落小毖東山破斧相屬次第實闡繹聖人行事於千古之上抑令棫其事者忧焉晤一時君相諒陰泮渙之中風雨漂搖之日若遜若進若驚若釋者如霆斯旭而有伐於詩教甚鉅其以意附者循安樂怨怒哀思之音以紀世未可紀者不妄爲附然虛其事循其音以測其世意亦宛然不爽分寸焉夫合周事於周之詩所爲周具可知也周而下無詩迹其治與亂與亾者音可知也居其地城市村墟里敢之音安以樂怨以怒哀以思郡邑守令之政與其民可知也吾故不自知父子兄弟賓朋故舊婦妾臧獲言面之嘻笑怒號所爲安樂怨怒哀思者而吾可知也吾所感之安樂怨怒哀思

而吾之性情自可知也其上下古今以微約之性情至手舞足蹈而靡不安以樂也其深于詩者也曰傲吾識于孜實者而勤文字以不朽于世知非負闇之所存也 甲辰閏月

最樂編序

爲善最樂語出漢東平蒼而止善擇善樂善童而習之矣無伐始微同人爲大善人多爲善之人少則善本一而爲善之塗多所繇擇善者未精也切之磋之及之守之君臣父子昆弟朋友男女飲食被服典居語嘿出處辭受之際動中天則其自知如飲者之知冷知煖焉而不言其被物如萬物之熙熙于春和而物不知彼沾沾焉似忠似信似廉似潔以煦煦于人情而陰以要天休善之賊也善在心証在六經小學近思錄朱子節要其階梯也程朱以還薛河汾切實而粹精矣自非舉世非之不顧刀鋸鼎鑊在前弗懾則其赴善也亦弗勇明叔鬒而執經于予每下筆驚其神駿其意氣時若上人者又數年而執經于予細若氣微若聲怯若不勝衣其意氣時有以自下者又數年攜所輯最樂編相示先正之格言具在思以自善善世者意深遠矣徵予序歷予誹譽之至變而不少變斯予所共

與爲善者也勉而爲之序　乙丑正月廿二日

唐詩選序　代魏仲雪

詩言唐唐言初盛正如言時義者推我　祈我朝言成弘隆萬顧竭天下材士之精思爲詩若文而詩若文之妙自不在材士精思之所至雖歷千百選無弗賞者而未或協於作者所自賞意固各有至焉者也意之所至者難剖而意之所不至者常失焉乃意所不至者即在意所至之中故選無弗異也者而亦無弗同也異以迎作者之意而同以契夫意之所不至以予之言時義者言其之所爲唐詩知其必有合也已矣　丙辰七月

巾馭乘序

治世之大經典謨以迨周官犂然矣代愈降事愈賾弊愈不可以爬梳卒愈不可以鎮亂愈不可以理要之變無所不有知亦無所不出雖幾點細瑣苟相角而有成驗者無不畢存於方冊以前後世之用但英辟應運一時將相際風雲而起其精神若魚水之投其心膂股肱之相爲規隨謀斷亦若有天授焉而無假于故冊之搜獵承平日久萬欲蘖芽冠纓紳佩林林而立者

十二之七

大半以自爲其官爵爲官爵因以有黨與有黨與因以有同異有同異因以有喜惡有喜惡因各各思以敗其成而不顧國步之顛危與夫民生之戚非繫兵農禮樂刑政之猶有未備也若心於斯者徒惕號而未有益一二名宿大僚稱說先王薦紳間似未若兵農諸務之急需與幾點細瑣之可喜而片言入解一人易慮於君父篤於釐利輕庶幾所謂當其無有之以爲用者斗而必抨彈之不使竟其用雖方冊畢陳其何能爲予友唐宜之夙具經世之學而出世以爲宗未有不能出世而能入世而經世者也挾策而遊京師知其必有槩于中矣吾以觀宜之之用世與世之所以用宜之也 癸亥三月廿八日

十二之八

覔圜集序

鹽官陳則梁以覔圜集問序讀所爲雲岫記而予惝怳自失也予蹟至泰岱以東陰山以北衡霍以南而泰駐金粟去覢水不百里而近予未嘗至焉遺近者之難以云詣遠者如此也日觀峯觀日小有雲霧其在衡蒙雨至望日亭摹峋嶁碑而返不得觀所爲日出於日觀又何如也未有實見雖登絕嶺亦僅等於則梁所謂墮淵之二烏而已矣名山大川通都巨邑嵁巖深谷

所遇大人奇士不可以數數未嘗至泰駐金粟而得交於則梁則梁好讀異書讀異書更索異解所結撰嶔寄偪仄天不可以階而升而下臨無地予長歷諸勝遊而文乃奇則梁生大海濱日接蜃市樓臺之氣與吞吐日月之奇固宜其奇若斯矣先儒有言有所見便是妄蜃氣不能結爲大年所見黑日百十黃日百十白月百十抑吾所見或然將月月之體如是也然則所實見猶妄矣則梁好言易及稱說武原生白兩先生咸依于質行循茲數十年而往于姬孔所爲憂患而可以無大過者極深研幾嘖然有以自得盡化其心力而遊于蕩平若不得已而後有言者焉其有所試矣度其時予且老不知庚爲則梁序者何也庚申十二月

棘棲軒集序

人誠無取妍時俗之思此其中必有以自信抑吾質亦有所受之必不可以俛而化于世往予于衆中識世甫世甫舉止矜重時時惜其羽毛私心異之以謂澆囂諭訛黠猾挐攫中固自有典刑焉已抑首東鄉尉稍遷佐武幕以歸出入周旋初不失其故步則當其宦游時世甫所以爲世甫者可知也夫其中無以自信而質可以化而繞指時俗亦畏人矣何能抱獨守殘往往

來來于世之末流況欲以讀書談道優游適志者思喻于摯拳曲跽奔走大吏之頃乎世甫多所撰著其宦中集顏曰棘棲世甫蓋有以自傷矣抑予思之君子不受化于時俗而時俗未嘗不受化于君子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即自詭翺翔千仞之上而吾所習居不識不知之中無所蒸而成化聽其紛紛然日蒞于澆囂諭訛黠猾挐攫以成流俗亦吾黨之恥也如是則亦焉往而非棘也哉世甫所爲文扶植名教者居

多詩磊磊不墮近世纖佻鬼僻之趣要予所以重世甫者自有在故因其問序而就而商之者如此 庚申十一月

顧省輿詩序

凡夫人巧之極必謂其絶肖化工之自然於以律詩嘗有才人思士挾風濤鉥腸胃而每不及閭巷士女之矢口而出者之入情而埀永何者非其所自至情與景不我傳而我強作而致之也省輿之爲文度閒而思藏知者遇之而流俗不驚閒所示詩雲行水流猶是也予每怪挾才者之濫於格苦思者之傷於神詩且以喪道得省輿將與窺其所自至與造物者之不期然而然矣

練君豫三冬草序

凡事必有其獨至而以通於人心之同然未嘗遇其人乃其人之文如嘗遇之別自爲一題乃其文已嘗於他題遇之異日者新局而着舊局之著開口而開他人之口奚怪焉初猶向其老胥隨班者左右顧已而順氣開展四體嫻熟身自爲老胥隨班而有餘何以異夫句摹字按而後迺趑腕而竟如出諸前貴者之口也邇以便文敗者羞大典而辱當世之士由君子觀之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誰詎非便文也乎哉予嘗于逆旅中睹君豫所爲詩已于衆中微異之已得睹其闈中牘已又以三冬草見示旨予目所未嘗遇每題自爲一義抑又未嘗遇所爲君豫也君豫豈不知衆耳衆目所共遇者爲人心之同然意必有蹴焉不自寧而獨信其想路之所之者夫其人豈苟爲同焉者乎獨自通於同同則喪其所爲獨自今以往老胥隨班者且日習於左右吾有以知君豫者之無忘其獨也 丙辰四月

陳貢聞制秇序

往予與貢聞所行卷而利之鈍之幾謂百不失一貢聞蜚藻如掇予竟日閣筆不下每自廢翮予損買售而貢聞滯諸生中久之予遂不復利鈍文利鈍偶爾文有利鈍也歟哉亾何貢聞又省試第一人矣曰此非偶然者即貢聞南宮牘神更王而又鍛羽如諸生時安能令予信非偶耶雖然世學倀倀每第一人秇行塾師朱黛青黃督初學不成誦不休又強作解者品之局之

脈之至木樣不勝易嗜第一人不與有文章司命之責耶昔之人根深而采發焉今第從聰明伎倆籤夭主者又五色於變化之塗莫曙其本利與鈍所以總聽之適然之遭也貢聞似木彊人而篤摯含蘊非問學人可窺門外不妄措足獨居上下古今人物事幾衡量處如觀火蓋有大授精心摹古氣韻肖其時代高下幾不可拈出一字則於制舉秇何有哉原原本本而膏沃焉而光燁焉又偶然以第一人舉而令品之局之脈之者復睹有本之文章如曩盛時則天之於貢聞其鈍之而利之仍又鈍之而後利之者未可謂皆偶然也予當其閣筆時妄意起斯文之衰而今已矣是在貢聞乎是在貢聞乎已未五月初三日

陳發交似言序

文章之道與天通通於天而聖賢之精神流俗之鑒取俱相遇于不自知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我而得聖心之所同然題至姑一証合焉下下高高方圓圭璧未嘗似也無弗似也枯題而始按其虛實浮沉之似為我筆墨之區正如襲古人信果謙厚之迹而一一似之豈不戟然于裂維蕩檢之流要觀于神明默成之妙難與升堂而入室矣倘其構結之項不無利鈍之思將愈工于形似而去天愈遠文章之道予以不學失之文章之遇偶以無意得之發交于此道深矣而未遇似言之行殆非以怨尤而感槩于莫知者于其問序也序以問之 丁巳三月

易曦侯遊草序

天下事仗才雋之士為之如左右手而功令束之制科之一途庠序之教設先王之道明士卽抑首蓬戶足不出乎四域于以乘時合轍綽如也自與朝者不必皆妙為文章之士而菰蘆草澤間行卷四出標奇領異陳陳日新其是是非非嘗足以衡有司之去取而出其上有力者負之而走無危山大河長江僻壤之阻氣類亦因以合焉端居念之斯以徵天運之消息吾不知何居也楚黃易曦侯歲除過予披其文文獲郄解要盡本于經術日吾懼大人先生當吾世而失之故不憚挾其草以遊誠不徒以其文也斯寧歷歷標奇領異苟為氣類而已者日者孟旋以經術為文章以朋友為性命而後生望其旗鼓宜之以宇宙民物為性命以文章朋友為因緣以潛行其化導孟旋不忍捨其所習而宜之孳孳為其至難所處不同其用心于當世一也曦侯得無意乎每見敗天下事者在一二妙為

文章之士而隱隱焉中于世道而不可救者在天下氣類之交慎矣曦庚吾且欲以覩曦庚之所與遊者何也 辛酉正月

德載堂稿序

文之至者適焉逗吾所自得句之篇之而自合于先民之程否者擬議而變化出焉邇靡然莫睹所繇輿髮未燥纖鄙謂諓離跂謂法欹斜謂韻致膏首炫服醲觴聯社自詡曰名士名士佻也極矣茲今日之憂也養凝在今日用物樸牧已謙恂恂萬石家風而歙然師友之際曰夏不文無以對吾先人是今日之人也歟截卽所得未可涯測要其中央必不相于佻而渫越于先民之程也西河氏爲文學宗觀乎所必謂學夫亦愈知吾言矣 戊午八月

支小白近稿序

每見才士竅可以無所不鑿力可以無所不攻獨典禮吾見其難爲反似厭離之圖矯而駕其上非其性之所近抑才固止此也予友唐宜之丞稱小白才所爲十七義靈心巧濬風力遒上有寸鐵在其手蓋得公穀之精而用之而兼有諸家之勝近稿風槩存焉夫珍錯異于菽粟而菽粟不入口者七日慈母必苦口而進熟者百端偏師所指無堅不攡拔擊節制要孰賢于前階之舞小白嘗自言曰龍性誰能馴夫有龍性者必有龍德坤之上乾之初予以觀所變化矣予固知小白才不止此也

雙壽詩序

今上即位　詔封京兆東郊畢先生翁瑞堂公中憲大夫母孫恭人而太夫春秋八十恭人八十有二榮壽又偕老也先生尋以使如舊京歸而稱堂下之觴都人士能歌者慶先生之有以享君子之全樂也詠其事爲詩而先生彙爲冊以侑予郵人也每於郵壁間讀先生所詠題抑痌軫瘼真有與閭閻齎咨愁歎之聲響答者不圖其庭闈間猶有至樂如斯也今　天子冲聖氣象改易廼人麗政弛吏急民窮未能迫奏清棆之理大夫稱詩招社崇尚先民之軌恭人又長於聲偶與大夫相倡和也每奏一篇而微審之讚揚頌羨之中抑猶有其旨思以深其音噍以急者乎世運人心盃而成響苟有當世之思者必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存也雖先生享有至樂而不能不與齎咨愁歎之聲相響答者也更十年所而　聖學緝熙至治休明朝無繁言署無闒事官無橫斂桑麻雞犬間三老恬嬉不聞

有四郊之警時先生端委雍容佐太平之盛冉
橐都人士所爲詩而稱九十之觴也美哉熙熙
乎吾知其可以詠歌也巳矣辛酉三月

〈雜著〉　十二之廿二

曹胤之遊紀序

朱道子一再見亟稱胤之高標遠韻令人不可
及後値胤之于陳賁聞齊似矣賁聞刻其先人
碑鈎勒皆以浼胤之如燈之取影技超有唐諸
葛神力讀其詩詩多足稱者余嘗謂人苦溺于
所習而不能出其最苦者旣有所窺而仍溺于
所習譬如没猶可出也抱石必沉一切谿曲知
解皆石也胤之有出溺之思志趣日益遠遊道
日益廣文章日益工嘗自知之余輶軒所經名
山在望不敢以煩郵人如無覩者顧爲胤之序
遊愧胤之矣戊午七月

〈雜著〉　十二之廿三

送跛道人歸興寧序

世之言學者大都言悟言脩夫誠悟矣兢業戒懼日操日熟而後乃周旋中禮焉蕩閑裂檢而詭之乎無聲無臭之妙不服也夫誠脩矣人倫庶物日著日察而後乃一旦豁然貫通焉循迹任質而無以與於神而明之之妙亦見其鄙也悟無盡脩亦無盡學不至知天命不可謂悟而孔子五十而得之者幾捷得之一垂睫一展卷一啓口之間臨淵履氷以迄于啓足啓手之際

亦自謂庶幾其免矣而幾苟且於一簣之易一息未死危矣哉奚其易言之也丙辰於京師聞粤何孝廉者爲性命之學跡之則薙髮而南矣丁巳以使事歸里有跛道人至緇衣短髮結廬幽瀾蹟之則孝廉也邑人士爭來事道人予獨惟其止此無謂然一再見道人輒益以故心私之而不以告今道人束裝歸省其毋邑人士又爭疑道人悟與脩予不能窺道人之深道人以知非自號知混俗之非而入釋知入釋之非而歸儒非非日新知知相續舉所爲無盡者日孳孳焉予之所以益道人也苦割愛之難而遯之釋苦割愛之難而又遯之儒世味熏習日浸月長幾不可知則世所疑道人而予不疑焉者也予固自有期道人者而不在乎髮之有無也道人其有以自信耶 戊午正月

賀康明府恩封序

今上御極凡命於朝者詔得推恩所生及其室人不竢政成也康侯涖吾邑之明年拜恩命如例諸生某某藉予一言薦賀予不敏計一時海內士大夫無不胥其屬吻鋪藻其令之治蹟如春華矣則何天下之多賢令也該予復踵而詡我侯之蹟無論難以更僕即予不敏侯賢侯也抑奚以異於今天下之爲令者侯出南阜先生之門鳳高先生令吾邑不名一錢貽德澤於邑

甚厚侯同間也吾以窺侯之所存矣侯自瑞安更吾邑邑城斗大而魚稻酒鹽布棉之物多有俗愿且懦無必難責之逋必欲伸之冤望其上士夫咸循墻伺顏色唯謹懼失父母歡見謂易治而我見侯如痌瘝之在其躬也邑地畝號六十萬而南苦旱北苦澇歲不能並登厥田下中乃賦之所出無論江右之與湖東即江以南五大郡所基置諸邑有若是重焉者乎且析自肖屬何繇偏羸曰天子食租衣稅之民吾善好義

獨也其餘民轉粟數千里已不勝淪溺寇賊非常之虞而姦民纂入其中多方夫導行之費以媚胥皁船戶水手抗夫歇家之屬夤緣爲姦利百畝之家輒破歲役百畝之家近百家是歲破其中產之家百也漕艘至出與講折者即又受漕卒金教之爲虐且曰若漕善騰訕中官府好援舊貪懦不任民溢額與者爲故事莞錢穀者歲沒官儲自肥吏陰陽新故貶摘百出以苦元元莫可究詰於是有田數畝者即無日得寧其

家至窮鄉下佃暑雨塗泥灼膚滴汗勤動矣而所獲不足以充租入及其貸息雖滌場不能以一飽乃胥隸游閑之徒率甘食鮮衣歌伎飲博以盛氣憑陵人佃農遇之踉蹌孫避不敢自比於人數以故三十年間農之稍黠者去而爲小賈去而爲胥隸隸有一名而朋數人者作氣勢不可問或爭自鬻於有力之家其猶稱佃農者不過下里貧弱不自聊之人冀其田而不足田田瘠收入日益微富者貧貧者愈貧不終歲之

計可以逆睹凡此皆百姓之隱痛也人爲隱痛所患苦念兹釋兹在兹侯不有其身與其家與其官而與其百姓爲一體隱痛實在侯安得不如痌瘝之在躬是侯之所存也徵蹟一事僅爲一事徵存一念而萬務集焉矣安成之令吾邑者嘉靖間山泉先生去爲名少宰邇鳳高先生亦擢銓去凡擢銓者積閱不必以四年四月爲期知侯者慮侯旦暮上績峻擢如兩先生吾邑未竟其所存不知是所存者又一念而萬年者

也未有痌瘝在躬而不思旦暮釋之者自今以往知邑中無不平之役知胥隸不得爲姦利游閑者無所得衣食皆去而歸農農有年侯顧而樂之賦甫田之詩曰黍稷稻粱農夫之慶農親侯而樂之賦七月之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如是而我侯我民之一體者又如何也行覲成於侯拱手遷去時也予必之於侯之所存也癸亥五月廿四日

賀石屏戈君膺貢序

凡物始將得之而不能必得之與終將得之而時恐失之時恐失之而終乃得之俛仰迴環感慨係之矣在士應舉之途尤甚士方其壯而餼於校官厲氣以須一第猶掇之耳年之不逢日復一日而儕偶者後起者翩翩獲雋以去吾乃猶日操鉛槧而聽之不可知之有司垂暮而有司始以資次貢於鄉循省當年挾書揣倣以來螢燈雪案之勤黏汗呵冰比試之邁友朋聚散榮悴生死之感鄰儕僮僕炎涼背面之態此心

悔吝憂虞冷煖之所自嘗歷歷如一日也能無慨然也耶石屏先生廩郡膠從而游者幾十百人庚申以餼次應有司之格所云備更失得之故者也舉目而少時共釣游者今在幾人長而握手偕出入共編摩者幾人雖豔羨之如將不可企者而已不啻如烟雲之消散矣吾歸然與高第弟子稱觴以有今日也生平之感不足釋然也歟自　神廟以深宮莞天下之籥有通籍

數十年不得咫尺望見天顏者　新天子方脩
明　祖宗之治三日一聽政于朝而先生以茲
時絶長江遡黃河經行齊魯燕趙之墟入覲都
門宮闕之盛早朝宴罷百官蹌蹌亦先生之時
巳需次選人大都分訓而往日覯仲尼廟堂陳
俎豆與諸生揖讓其間苟吾所得爲者不以其
權之輕與其責之分也而吾心有所闕焉而不
以自盡斯不亦無負國家數十年餼養之恩乎
否者天下之故亦約畧可睹矣功名吾付之後
之人敝廬以蔽風雨瘠田以供饘粥歲時伏臘
吾與吾之朋好讌游咏歌以粉飾今日太平之
盛後生小子時考德而問業焉茲二者皆有道
者之所樂而休焉者也竊聞先生事其兄與待
其故婦之宗厚幾有備人之所不堪而先生待
之出于至誠而無倦蓋有道君子也吾以觀先
生之所擇而處矣庚申十一月

壽泰翁曹先生七十序

歲庚申泰翁先生春秋七十高矣十二月甲子
其誕辰也里社親知旅往爲壽謂大中執杖屨
之日久又通婚姻焉以文見屬中自惟束髮而
事先生無聞末能光先生之教顧又惟卒業時
先脩職公每以恙雖不膴葸葸自將先生必欵
欵相慰籍曰教學相長也禮有之憲老乞言況
在門牆敢忘斯義歟昔孔子之自叙也曰從心
所欲不踰矩夫必辨矩爲何物也者而後知其
不踰豈惟不踰必知矩爲何物也者而後可以
學學不在矩外矩又寧在心外大聖人何以危
若二之迨七十而始脫然于心與矩之間也迺
孩提少長知愛知敬又何以生心而即惕于矩
矣先生壇宇坊表甚設步趨周折雖迫不亂尺
寸盛暑必衣冠而處七十年如一日也夫七十
年于佻達放浪之末流更群譏衆訕而必不可
以易其於以信矩也確矣好讀書書非五經四
子亦不以讀句之章之注之疏之刪之補之改

之丹黄鉛墨風雨晦冥日暾而不厭皆矩之所存也中事先生者二十年每見有人情之所難能者而先生引義割愛引禮抑情截然一出于方而無稍進疑顧惜于其間傳之言矩也長長幼幼又似有薰蒸融浹而不徒方格相制者其所云矩者又何也先生筋骸外固情識內閎凡世人輕薄之習逆順之塗一不以攖其寧而滑其和結爲大年介景福于方來無窮夫天之行也日一周矣不以其周而少息孔子之假年而

求以無大過者孳孳焉不知老之將至睿聖武公行年九十有五而陳懿戒以自儆今年吉水鄒先生亦七十貽書云勿以老而寬我餘日蓋聖賢之法天而日新其德者無極也學不厭誨亦不倦請歲觴先生而以究宜聖之所未竟矣

庚申十二月

壽錢母陸太夫人七十序

每見脩梧偉重祿爵之器卽以占其中之所存聞名德材賢出衆之士必詢其年力審其出處見之欲觀其福澤如何也所過通邑大都巨閥之家攷其行事與其子孫多有足慨者矣至乘時遇主垂功名于來裔遡其時父若母猶躬被其榮者徘徊俯仰不勝山榛隰苓之感焉予里贈錢翁夫婦能教其子師友如雲篝燈講義卽丙夜不休陸太夫人手茶餌不休也長公上

升抑之次公士晉康侯先後成進士抑之爲廷對第一人可謂能教之效矣今年　月　日太夫人春秋七十高矣長公假省依依于舍次公出守大名不勝陟屺之思數千里遣其孫蓀歸爲壽予姓群從若姻傳稱觴者詵詵數十百人富貴壽考洵一時之顯榮矣而抑之有不釋然者　主少國疑謠言孔將　明詔洋洋啓事弗章虜訌于外帥偷于疆民窮吏急草澤之生心者往往而有宜其不釋然于此也而予以爲

此乾坤之須臾也何也名德材賢出衆之士與盛世之祿爵必有明主焉心膂肱之左右手仗之令其握幾揆變默轉斯世于隆平夫然後垂功名而榮施其親若道與時乖事與會左雖位日益高地日益親人臣之義有必不肯苟焉旦夕而已者卽吾之智勇非時所能訹要必不轉而訹於時其中之所存者然也異日隆平無事太夫人康于而家優游遐齡鳳翹鶴皺歲歲上壽如今日第聞其子從容法從之班與騎阿殿之榮而庸知其所繇享斯者吉凶同患不釋然者且益甚哉然則太夫人之壽謂非 國家熙明之徵不可矣昔楊子雲容貌爵位不能動人故不好其文而賀客適屬序于予予非能賀人者而不能已于玆也 新天子御極實欲以幾世運之盛思附于太平之詠歌焉 庚申八月

碧雲篇題辭

予性好菽文爲菽文者二十年而無一字性好友生所居去遠之不五十里得交者垂十五年始一再相遇而又不在五十里之內在數千里之外性好山水三入燕而碧雲諸勝未嘗過而問焉如是而謂菽文友生山水之好出乎其性予幾不自信一日遠之緘其碧雲篇見示讀之如盡遇其所欲自吐與其欲吐而不能吐者而行墨之間暎見遠之之眉宇西山爽氣撲几席間嗟乎非菽文友生山水之好出乎其性何以遇其所欲自吐與所欲吐而不能者而見友生之眉宇於文章而攬西山之爽氣于几席乎然則遠之其有以露吾性也已矣吾幾不自信吾性而一日而露于遠之之文遠之之文何如哉吾得遠之而且以自信遠之其無庸自疑矣 丙辰正月

題卞子由亦猟艸

近日正思得時藝一路庶幾借以治心淺淺自在本題浮沉自在口詩豈惟工拙利鈍雖我有聰明伎倆何所用之而子由適以亦猟艸見敎映心合法語妙天下昔程伯子自謂今無猟好乃後十二年於田間復萌心之難治如此夫想子由於此際徴矣思與子由約寬地視人搏虎我自終日不獲一禽何如何如

題曹允大騷餘

靜觀者於萬物皆怡然有以自得而氣所旁薄即編策所布耳所觸盡赦焉其不可允大千秋自命作述而後鞭箠使之似無一如意而又可無不如意者詩有云我意欲如此君形便可移玆允大所自貌亦以知允大之騷餘也已矣聞聞允大且潛心於易今而後又將觀允大所自得者何也

題疑義

于役雲中偪除抵舍日䏿應無隙圖父子商畧如疇昔開歲凌雨雪渡錢塘上會稽歸無幾兒子偁經行矣去數日緘疑義來歸於孔孟去就辭受語默之際思深焉爲發深省嘻夫孔子聖而不可知也已矣

題快義

物必鬱極始快當其快時元氣所傷亦多自有宇宙以來人人事事物物咸有然者古之君子其爲文幾快矣若弗獲快人讀之乃隱隱快志于行墨之外故沉思所詣縱心一往茲其際吾欲以觀吾子矣噫文也乎哉

藏密齋集卷之十二終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雜著 三

潘母傳

歲丙辰予邑之舉南宮者五人齒則先碧潭會同年兄弟後先爲其尊人徵言也碧潭則淚欷歔下曰澄不肖乃以沒吾先慈也已又淚欷歔下曰何敢以澄不肖沒吾先慈也揖予而前曰傳則以屬子予傷碧潭之意而有所不忍辭也於是碧潭乃言曰先慈姓孫氏外王父孫阡外王母徐氏年十六歸先子景韓公年二十舉澄年二十五先子補邑諸生第一即廩諸生間年二十七而稱未亡人年三十六而澄補諸生嗚呼年三十七而未亡人亡矣乃又言曰先子性喜博綜毋論經史即醫卜星鑑堪輿諸方家言靡不綆深入微者先子得一意研究無米鹽累先慈力也乃又言曰先子見背時王父濱溪公王母錢兩鬢鬖垂白堂上王父性醇篤不治生

又累世單薄無以佐王父生井臼機杼惟先慈焉是須茹茶食辛以日爲歲亦併夜爲日矣乃又言曰澄幼隨王父母飯每飯欣欣鼓腹先慈攜女弟啜粥耳間以飽女弟蓋先慈未嘗獲一飽也至且述王母所以臨母夫人者碧潭哽塞不能出諸口又懼或無畸行慘色足以動當世文章之士夫忠臣烈士孝子節婦出乎其性至畸行慘色以自見要亦有不得已焉假毋夫人微以少寡自將而以力貧攻作爲苦豈不令人

重憐而家人舉踧焉以自降今何以令鬖鬖者忘其無以子煢煢者忘其無以父而且率其勃谿之常者無改也當人生之至不幸而以夷處之斯爲難能也已嗟乎予邑蓋又有趙母顧氏云潘夫人年不能四十趙八十有四碧潭猶及嬉景韓公之媵趙腹其子璧不及見其父潘夫人事兩尊人唯謹趙爲其祖姑吮癰舅病劇至浣持廁溺無難色潘夫人其姑莊臨之趙爲其兩叔偪更嫁旦夕忽然無已時也趙所謂有不

得已焉者乎往予在諸生嘗偕同志上趙事於有司以貧故中格往年八十時其子倅嘗乞言於予未有以應今聞且歿矣蓋予傳潘夫人而重有感也魏子曰人患弗能章顯其父母不知其父母視其子碧潭異日撫百姓碧潭不自飽而百姓欣欣鼓腹如母夫人之字碧潭上官和厲不可以一槩一如母夫人所以奉碧潭之王父母事變之來屹然不可以動一如母夫人之愁餓窮蹶瀕死者數矣而矢靡他志斯所以章顯其母夫人也是母是子予則有以徵碧潭矣

丙辰四月

跛道人小傳

跛道人者粵之興寧人也生九歲而跛然絕穎慧爲諸生即廩諸生間赴朋好之急如鶩焉昌曆洗一芝何仕冢皆不遠數百里往師友之已聞白沙先生學盡悔其平日所自爲學已又聞佛氏學出走其父跡之歸歸亾何父歿閼喪舉廣東鄉試十六人計偕來京師訪其友之事性命者友亦交訪之既見普門和尚所從三僕遣歸其二而祝髮爲弟子普門如東昌從如東昌東昌朱延禧絕愛之留踰年長鬚髮矣予鄉焉盛典朱所舉士當往守廉州朱護道人致焉所令鄆之歸道人至則又留予鄉結廬幽瀾之上而又遣其僕曰吾不願與眷屬居也尋游徑山未至遇聞谷和尚心折返幽瀾寒月念其母甚與其妻子決策歸魏子爲文送之時道人三十有一歲不知其終如何也稱道人道人別魏子曰吾嘗爲道人也

戊午正月

福建按察使穎亭陳公行狀

公諱于王字伯襄別號穎亭姓陳氏世居嘉興之王帶鎮宣德中鎮析隸嘉善遂爲嘉善人高祖惠曾祖芬祖罍父卿以公貴累贈禮部精膳司郎中世力田有士行而贈公嘗以粟貸饑不取償爲德於鄉尤厚鄉之人蓋日冀陳氏之子姓有興焉者矣贈公配盛氏贈宜人生公公生而穎慧絶人稍就童子試試輒奇巳邑令奇公首拔公而學使者奉江陵功令過謹闔邑置不

錄於是戚舊有難之者勸徙業矣公不答贈公意亦不中悔也丁丑補諸生即聲名籍甚諸生間壬午舉鄉試高等丙戌成進士授魏縣令以廉律巳以惠字民以法鋤奸雖憑陵氣埶不慴也亾何以贈公艱歸歸益以晰民間癢痾幾務失得之所在補令句容句故畱都孔道又澆瘠難治公且出晚入寢興食飲常不以時而百務爬梳率游刃於衣襟塵土之間故事解役四十八項導解之費歲不下八千餘金公條議官吏

領解傾銷道里費取諸羨不以僉民百費不禁而自絶畿南各邑至今效之斗級司庾騷費不貲公以吏代役歲更一人需索乾沒諸獘自無所庸而穀陳則減賈以糶穀升則增賈以糴民吏便焉大都民役於縣及縣轉繇役於上在必不可省者以官吏應苟屬可省如櫃頭軍胥匠胥諸役徑議裁革不以蠹民民自公令句以來幾不識有黑衣之隸矣公以句濱江旱潦易爲菑脩舉百丈白米鄒陂黃堰等塲倣古溝洫爲

數世利又月三試士以程其行能而女婦穿燈蹈靑諸嬉習嚴爲禁殷殷於本教者如此居常服食如寒素過客廚傳有常則遇事犀照硎發貴人無所闗說而老胥不得舞文其閒實究其渫於下非以文貌爲治去句之日車軛不得發既去而民尸祝之謂自句有令唯徐九經丁賓迄公而三云戊戌公以治最當選入臺省公詿銓辭之陞刑部主事時時念少失盛宜人賴大毋丘有今日丘春秋九十有二矣疏乞南以圖

地便改南虞衡虞衡主皇木有循陋轍爲商人
居間者公大怒即日公僉箚都素耳公廉至是
望實益隆除起城工則引重公龍江稅則又以
引重公一切城値關稅俱不能爲姑臧之潤而
龍江下流不百里爲儀眞時稅璫銜新　旨設
津邏其處且覆征張甚公以暫攝當方張之焰
白其事部堂云某且移文稅璫儻不聽幸公疏
爭之不應公遐日此吾職也吾自以吾之去就
爭之遂移文云龍江稅　祖制也監所稅榷宜

耳非法也法無百里而兩稅者請與監兩請於
　朝監必稅請罷本部之稅不然者監請止稅
璫憚公詞直頗依違以答公立示其委官云業
期會議監本部稅議監不復稅矣如借　旨侵
漁者有法稅璫爲之氣奪龍江得不復稅明年
改南銓辛丑以考績行中途心動請告歸歸而
大母丘病尋不起得躬湯藥親飯含云乙巳服
闋補儀曹積資當遷矣一門人在銓遡一謁主
銓者可速時日公定不往久之陞副楚臬尋然

楚藩俱備兵武昌武昌省會傍江盜每乘夜入
劫即逸入江江行倏忽至興瑞間即界居兩省
柯陳十二姓藪盜萬山中莫可蹤跡而楚之兵
政尤廢無標兵公議即於武左二衛練兵內揀
四十人輪直以備警又檄郡邑首領武衛夜二
員巡必周嚴冬丙夜間身自周巡以防踈怠而
省會無失事矣又計以官獲盜不如使盜族自
獲盜十二姓雖盜族要其間苦於累盜名者必
不少遣官齎檄以諭令諸姓擒賊自効悉與更

始諸姓素服公威信至是亦迫欲自湔其宿恥
不踰月縛四十餘人以獻皆劇盜也公謂此可
化而爲善即以各姓之有功者署爲長立保甲
編烟冊行業出入註之籍月以聞官而又以地
界兩省無專轄不可以善後議設捕盜官其間
以府衛兼制興瑞於是盜無所匿胥棄兵弩而
持鉤鉏矣楚大水歲侵公特兼攝數篆先後發
鏹金備賑者二千八百餘金民以不饑尤加意
刑獄夏疫冬𡨋每赦各屬清釋不得繫爲淹禁

人攷限以三日赴簡五日具招過期者以不及
注考而盜情惟以初供爲據吏楚俗健訟公方
以法馭之誣且不得行矣一御史所行獄詞小
濫公以爲言御史遂思以危公詢於明龍郭公
郭悉公治狀不容口御史慙而止公嘗其爲令
時鹽塘朱公撫南圻凡有條畫朝上夕可在楚
於郭公交洎如也而郭知公此可以覩公矣癸
丑陞四川按察使兵備建昌時方用兵建夷公
日此非臣子避勞避遠之日以十二月啓行遡

江入蜀備經奇險沿途周詢於以禦猓夷有成
畫矣抵潼川則建昌業巳有人惟有守上川南
缺兩院留公權理咨部收憑公不可奈何奉命
備兵而冐昧以就他職棲遲以俟部文上負
朝命下失身名也拂衣東歸巳銓曹堅護前悞
謂上川南原係兼銜強公再赴公曰　國家設
官有以守巡兼別銜者未有以別銜兼守巡者
堅臥不起而議者重公之歸遲公之用乙卯埀
起公福建按察使而公巳歿矣公圓顱盎背止

如山峙性夷坦無城府而見義屹然不可以動
常時簡嘿若無意于事者而先物赴幾如睹事
後每出肺腑示人而人亦不能欺未嘗迕物而
亦未嘗有意以近人嚴重不可犯而犯者率不
與較生平無苟取而不爲皦皦名在魏在句華
大戶典戶之支直者歲無筭德公餽公于去邑
之日唯臙卻不受楚鏹以賑饑矣其羸以刺歐
陽集及律例留署中瀕行餎吏吏以其羸請曰
例也公曰吾例又不爾以故家居不甚治垣屋

而贈公所遺田宅又悉以遺其弟弟繼母錢太
宜人出也姻親之貧不自給者歲贍之以數畝
之入於總角交終其身無貴倨態貿齊陸公鄉
先達以盛德聞子孫不能振以其墓田售人人
轉售公公售之而召其子孫歸之俾世守焉仕
宦所至故舊子姓能文者陰左右之不令之知
也居恒語爲令曰恤民曰不愛錢勤理事又曰
宜興者興之宜革者革之要以不得巳行之又
日如吾邑則令而除北運之常例醜也既用何

以不復學官何以圯塘何以不築也而天下可知也語催科曰催科中撫字語聽訟曰不受矚而以小心詳之語刑罰曰盜賊奸宄平民不同科大約不得以吾怒逞之不得誤認此爲風裁語事上臨下曰有體語爲監司曰不爲撫按牽制不爲府縣所鄙吏所竊笑迺可行吾志矣語凡居官曰居吾職盡吾心平居悉心籌畫臨事固執之而强爭之若趨迎與夫表襮吾不爲也公所言即公之操向矣公生以嘉靖甲寅三月

十有七日卒以萬曆乙卯十月十有六日享年六十有二配盛氏封宜人無妾媵子二山毓縣學生娶顧氏侍御海陽公女能致吳江縣學生娶丁氏光祿寺署丞謙所公女女一適兵部主事丁凡袁公子縣學生儼孫男七舒聘吳江光祿寺寺丞寧庵沈公孫女敳聘秀水太學湘石沈公女臨聘刑部主事龍門錢公女麗未聘山毓出聚未聘脩聘吳江仁和縣令季侯周公女更未聘龍致出孫女六一適廉州府太守桂海

馮公子縣學生季鴻一字孝廉寧瑕支公子允堅一字大中子學濂一未字山毓出一字吳江太僕寺少卿蓋庵趙公孫其一未字龍致出山毓等卜以某年月日葬公某圩新阡將乞表墓之石於名公譜公言行之詳屬不肖爲狀不肖涼德尠聞無能爲役而公之不朽者在何容在武昌萬里奔命一辭而遐其志節之皎皎者在天下通藉三十年所在著能聲而屈常調又淹月日多遠惡地也與其幹濟之財而進退出處

之際卓然能自持以正者懿美未章風流不遠誰職其咎用是撫其最巨足傳者次爲狀以俟徵信者有所采焉丁巳八月

先考繼川府君行實

於乎中孤不肖先君子未嘗有一日之養棄不肖孤者二十九年于玆尚在淺土不能面目爲人圖卜寸壤襄事惟徼名德鉅公一言庶幾不朽又懼以中之無聞併累先德稍摭事實再紹信狀以請伏惟慈矜賜之闕茂先君子諱邦直初諱德成字君賢別號繼川爲舉子業稍試有司不效遂棄不爲以處士終中玆滿考得 贈脩職郎行人司行人會之冢宰未得覆 請如

例先不知所自來矣世居嘉興遷善鄉之東歲圩洪永間諱伴者爲徐贅壻徐當戍滇之大理則代徃戍竟世隸戍籍焉宣德中析其鄉爲嘉善遂爲嘉善人後數世諱顯者以農俠稱老長官聲亮四聞可里許雞鳴起卽里中聞老長官聲咸起卽不起巡里中排戶入矣農家而猶是高枕者里中諸豪橫輒時時抑諸豪橫里中豪遂相戒無敢横蓋里中德老長官老長官亦復慷老長官老長官云四子次隱齋公則又坦夷

樸厚不慕古有古風生南川公公性行如隱齋公乃授廬授粲授樽者偏恭功也配大母楊於嘉靖丁酉十二月二十日午時生先君子出育於從祖母五歲歸侍楊明年楊卒及葬議火先君子號仆地何爲是纍纍者南川公怛然是纍纍者亦半我所授也於是厝不火已繼大母周諸所以後先周者甚宛至丙辰先母薛來歸辛酉歲潦大父家漸落伯父先君子咸有子女食指繇議析著矣而大母周報舉季時叔可十歲

亦周出也顧擊掌頓足呼曰又且一著大父甦然曰小子爲若言耶吾誠不意吾挫產而乃以益兒趣溺季先君子亟徃懷季蓋先君子護季唯謹而背稍受笞矣時先母舉女洗竝字之計與季共一箸焉大父猶日嘻嘻謂必開異日者兄弟隙先君子業不可子畜而故所出育從父家頗饒無子法當先君子後先君子遂以季出後卒得成立爲諸生焉徐析箸取其田廬敝惡也叔未便聽易之叔責先君子爲損箸償之屬

條編未行當里徭者中人之產輒破大父旣垂
老不任役而伯父又慮以任役毁家先君子慷
然安有兒子挾婦子嘻嘻大人日僕僕官府爲
隸胥所詈偪乎叔色請代迫亦不從伯叔告協
家故不甚腴亦卽立傾不能以朝夕饘粥悉織
粥諸市盡則先母偕女兄勤紡織易米鹽罩衫
徹冬胝龜指手先君子日出與人象棋陶陶自
若也一椽一壁必蒴以糊其戶時先母方娠不
肖中戚族戒弗入產者無居僦先母從弟一楹

生中先君子卽慮中異日者就傅羔雁貲又母
以紡織病矣無以生授徒里中徙家就焉丙子
徙鄔村去東歲三里而近巳卯徙凌巷十五里
而遙丁亥徙短浜三里而遙辛卯復徙于凌巷
所授生徒必群之以禮坐作應對進退拱揖肅
如翼如威儀儼古明廷焉授誦量其資性俾有
餘地而不殫其力復微候其神色從王黜倦爲
課督訓書書無弗善遇暑雨慮以蓐質襲冒致
病必具午膳餉其居之稍遠者不使歸既而至

者視濯視起必親又聽其脩脯所入不以問以
故有弟子者爭得先君子師體爲之懲而朝夕
恒不能給旣違大父母御下日葸葸自將覲饋
源源織物必上雖大寒暑必徒步致之迎大父
養大父不忍舍去則又不忍留㕔大父稍稍自
訟泣對如孺矣恨不得事母事母舅如母歲時
問遺省覲覲酒肉唯腆臨其喪哀如子子弗如
也從父嘗病時先君子亦病則拖枕席徃侍臥
起焉叔君家疫比屋褁足相戒先君子數里外

則顧獨徃周旋護視疫竟起先君子亦不染也
叔病間日今日乃知我二哥季病瘵者數歲時
時念之不能去戶數徃視歸不能安寢也居鄉
黨間和煦以入絕無町畦十年以長叔之雁行
者兄之婦女姣之與言慈與言孝與言弟無老
幼智愚良賤並得其懽心農輒與言農賈輒與
言賈織又輒與言織盡猒其意諸隙分讐敵迫
叩先君子無弗應卽無弗解解亦不復再搆恐
無以見先君子里中事固有不之官府而顧得

先君子片言曲直唯命者矣至骨肉之釁稱引父母陳說道理間為灑涕慷其良心無弗鼓動有某某兄弟鬩牆者數年一夕其弟來愬先君子為宛析曲譬既憬惕辭去則先君子啓後戶令出兄果屬垣者久之入即謝先生直我先君子曰為若弟言爾爾即不弟安有欲殺其弟可稱兄者氣遂折徐又為宛折曲譬以去去各泣涕引咎旦日同詣先君子謝懽好如初甚至夫婦妯娌瑣細之爭亦群相愬白和釋而返德氣

蒸洽眞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又先君子好自藝蔬蔬二畦行列脩整剔蝨芟黃鮮好葱倩可愛夜聞札札刈蔬聲起從窻罅窺之霜月之下見五肩所紉綴狀識為東隣第二家某子甲也向家人切切私語本慮聲動致不自安而巳委蔬遯矣厥明留其半御冬以其半分饋東西隣各二家實欲遺之又實欲泯其跡令人莫之知蓋凡事宛篤周摯類如此平生無以非禮相犯者而意所不可不能詭隨一隣右以訕語致憾幾

攘臂而訴旁不能堪者欲代起與鬨先君子止之曰理未明氣未平未可與言彼徐當自思越數日踵門謝待之如常後先君子徙宅奉袂嚬蹙惋慟悽惻如赤子之失乳焉先君子凡四徙所居成聚飲席必有繼川先生無先生不坐當其徙時隣父老子弟婦女陳筐列篚嗚咽悲酸環不忍別東脩以上菲矣又以上大父母又不肖中羔雁行橐賴是且時為諸弟子具餼簞瓢屢空矣然未嘗一啓齒告人故終其身無甕粒

之逋無一飯之德亦未嘗有憂生之嗟見幾微于顏色獨天時旱潦見占輒憂感至不下咽又性好施予急人之急如恐不及遇餓者倒罌授之每至懸釜家人或不能堪泊如也比舍船屋幾兒者數矣一日雪市餳者假泊其下夜半聞洶洶崩屋聲先君子曰是餳賈將殆亟起冒風雪以徃正上壓下汨如仰沫魚為奮梃發覆出汨解衣裹之留之家得不死蓋賙窮解厄無虛月矣不欲以養生故傷生弗食牲牲整潔所御

衣履有敝而無垢餘暇好於籬落間雜藝卉菊
自娛嫁女曰貧女不易當舅姑父復夷虜道爲
嫁後耳貧乎食必祝諸兒舉火乎未也不肖中
能言即日加諸鄉令耳習所授弟子書漸有知
毋手就臥時告古忠孝節烈事數條將旦輒令
說自喜又每言南皋先生以疏劾江陵謫戍
中時以爲古人也丙戌有傳三進士劾房御
入章至家塾者嘖嘖相示先君子既垂暮無立
錐之地族長者諷叔父曰從二哥爲若等代役

爲若償責又聽若便易產今二哥無居乃若所
贏址猶二哥地也盍還之爲二哥歸計于是吐
畝餘歸先君子不數日即售之充不肖中脩脯
資時中童子試輒北先君子猶謂是營兒腹不
營兒家也姍笑籍籍丁亥大父卒庚寅大母周
繼卒二喪未舉先君子營必舉支于家弗利不
顧壬辰二月中侯試學使者則心日怔怔怦怦
動十一日馳歸則先君子以外感常就枕然聚
生徒授誦如故中疾爲遣去身且留先君子恚

躍起曰我無恙試且逼走毋負我矣手減一籌
五分許屬試具費於乎痛哉猶貂解維也又遲
佇望不肖中沒髮杪始入是十三日也不謂十
五日申時即終于正寢得年僅五十六於乎痛
哉故所得平解譬隙若父子兄弟若婦女無忝
對先君子壹欲獻逾數年中一再過其里無忝
爭飲食魏先生見泣涕當年事也配先母薛氏
生後先君子四年歿後先君子八年力貧支戀
倘所不堪以佐先君子別有紀男一人即不肖

大中先君子歿之三年而始補邑諸生又十五
年而始舉于鄉又七年而始舉于南宮服官者
四年矣無一可以慰藉先君子者娶錢氏茂才
惺寰公光祖女女三人長適凌守義次適吳濬
三適沈應逵俱農家子孫男三人學涉增廣生
聘茂才翼廷吳公邦輔女娶吳江茂才完宇騤
公與敬女學濂聘解元貢問陳公山毓女學洙
未聘孫女一人適茂才允暇曹公燾子培曾孫
女一人未字夫本質可以遡性微細可以滙源

厎窮可以觀誠語有之操行甚難而湮沒者不可勝道也夫非人子之責歟故不諱細小臚其蹟似以永孫子中嘗疏聞于 上曰臣父孝友仁卹節廉自將如此以被 明綸庶幾不辱矣卽今乞言于大君子亦自謂其可以借光天祿之藜無玷名山之副也其不以中不肖故而勉爲闡播俾沉光爲燿令聞長世先君子不朽中死不朽 庚申三月

爲先孺人徵 制詞畧

先孺人歸贈公而貧家以里繇故益落贈公愈益落拓不以家爲事俯仰皆先孺人十指也已贈公教授里中束脩所入幾何斲時罄而好施靡窮蓋先孺人能聽之無幾微見顏色焉性整潔杼軸饔飧靡不精好製服儲木棉之最白者爲用經緯出一手亘首尾無少巨細以爲常有售故書者先孺人見之泫然顧不孝曰兒浮與之直人當其貧時無所不售矣乃售書蓋有感于先贈公時事云能鑒識人于童稚中覺其不類誠孫輩勿暱近有稍富厚之家來爲孫輩妁者輒令不孝謝之貧吾家之常姻婭中貧薄不倫嘉會時易損兒子輩志氣不可諸力貧支億及孝慈常行不能殫述時有明理義之丈夫難能者焉 甲子二月十三日

爲婦徵　制詞畧

孺人儒家女其父母頗稱畜之而追其婦于魏子也惟魏子言是聽逮事先孺人者六年諸爨汲井日日暮不敢怠事先孺人于彌留諸浣濯扶持稱其爲人子婦矣瘁其十指以佐魏子頗亦如先孺人之佐先贈公日亦念其父母弟妹而未嘗以私也魏子有三女兒其子女不能給者覩吾力守之日先孺人之意也雖旦晝晡外內臧獲以及竈下卑及矣而後自及常不及常

自笑焉魏子舉于鄉迄今十五年無錐立之地以居食指日益繁不能以朝夕孺人布衣操作率婢子瘁其十指一如魏子爲諸生時魏子得以無內顧憂也　甲子二月廿三日

書朱君三事

予以乙未交君三盖傭經地不數武而近旦暮相甈也過君三所柰頭每有書尺許不蠲今古皆甈頭細書叩之其尊人杏里先生筆也予兩人並貧甚而君三長於予十年父子困諸生間更憊矣君三念其貧時復念予之貧米鹽凌雜咸相告語復時時道義相勸勉盖君三即憊甚要父子矜飭無升斗苟且爲朝夕計嗣父子歲有館地食指簡有田數十畝有米數十石長子

女漸嫁娶矣而不少甦其憊食御還往供費如常時先生三十七而鰥不庚娶遇先生於途角巾布袍數十年一日也君三一布裙寒暑共之貧無甚不甚等憊矣予離家三年歸問其親故而君三以正月喪父其婦張躬湯藥浣滌惟謹後二十五日亦卒予婦薛新産哭其姑同日卒亾何所産子亦歿嗚呼宜其憊矣一日君三過予相勞苦鬚鬢骨立兩鬢星星白也眼赤淚簌簌下氣哽咽不能語大約有可告之友而難明

於家庭間者明日率其子浚拜予門下又明日浚持君三所敘杏里先生行畧暨二婦所以教者乞一言也正恕焉無以益浚夫生於儉而教於孝爲子孫者不可以不念也歸而求之有餘師也巳矣遂次而授之丁巳七月

課兒答弟

看書只將本文從頭至尾抑揚反覆自然有得聽講時最要於口角吞吐處細聽不得放心錯過

看時文最忌展卷便閱須先將題目自家杼軸一番破承至結躍然胸有成文然後將文細細參對疑處得處俱細細與師友商量如此則不期成誦而自然淹熟作文日無心摹倣而自然機來矣今只將輕鬆清活之文熟玩一首餘功將時刻中佳想路記數段亦可瞑目靜坐沈思更妙其玩過文須常將來口頭念眼前過心上轉

作文日題目到手最忌繙閱舊文只將本題沈潛涵泳從題目虛字處討機從題目寔處討意抑揚反覆自然成文只以性靈杼寫不妨力量未到胸有成文然後下筆稿經參覆然後謄真一字不苟乃是

溫書五張一起或四遍或五遍掩卷誦過展卷

覆過復將本文從頭至尾抑揚反覆數過有疑處卽時質証毋得含糊擲過總之行坐卧時心心念念都在時文機括上耳目不外講游念不內出不獨時文透徹卽本性靈通矣

焚黃告墓文

猗我列祖積脩累行蒙褐抱璞未大其聲嗟我仁考遭家不造備嘗百艱善以爲寶維中不肖幼情而嬉弗克承志大慼是罹畢喪三年始補諸生又十五年始與鹿鳴三舉禮闈而對大廷于以四方暑雨寒星巳未之五例當上蹟以在征途不遑報最陽止還朝春曹懸印旣四越月百務如恪儀署移文功司受伐引而陛見幸無隕越格於功令命止及身陳情於 帝庶以逮親通大司農釋銓之寄迄夏六月天官始畀次第題覆微 制曰可山陵戒嚴尚覊不果十月十九始沛 恩綸人子常報中獨逡巡捧 敕之初巳告於祠善積厥躬 天子奏之雨雪綿亘未宜於窀竊茲霽吉謄黃以陳凡族初祖以曁旁親同藏斯丘共鑒斯禋尚饗 辛酉正月

告先妣墓文

嗟我考我妣所以教育大中者何如也仁考棄大中者二十九年於茲始得奉　天子敕命贈脩職郎行人司行人今日焚黄于墓維我慈妣格于功令恩命未霑大中之私恨何窮我妣之在九京亦必環廻數十年者之情事而百愴交集也瀝酒告哀尚其鑒之　辛酉正月

嚴瑞溪祭文

往與兒子洢卜婚也而難其人已來妁者曰嚴公雅士課讀課耕無他事貲不甚饒而時以其息佐縣官之急嘗一再赴大賓之席而足跡不至公府游道雖狹愛儲名山水畫婆娑其中有女孫及笄于是令洢兒委禽焉尋北上今歲奉使青齊登泰山觀日出轍殆徧龜蒙鄒嶧之間道徐滁黄河長淮大江之勝烟雲晴雨如楮墨淋漓變態百出舟車所至未有同者計欲舉山水之似畫者登公之堂一商畧其畫之似山水者而公已殁矣然則終將于煙雲山水間一弔公之眉宇也乎　丁巳二月

顧心宇祭文

余總角而交允晦允晦再室實維公女今予與允晦嗣爲兄弟公女余女姑也邇予女離其母而事姑如事其母卽允晦之冢嗣在襁失母亦卽在襁得母而迄于今忘其非母且以公若公之子及余視之均甥也蹟所以惠顧其甥者予愧公暨公之子公之喪予其能恝然乎溪乜之濟有其未將者矣

章侯祠碑鍊金疏

縣令而思章侯實實有父母斯民之意事詳氣定且教且愛士民實實食其德不虛在口舌文告間彼其時門以內絕不見有鮮衣怒眦高睨闊步忽然而向人者邇凋敝極矣起視四郊形聲之表尚隱隱隆隆不至銷削幾盡者未必非侯所留也侯故有生祠而未嘗樹碑以告來者近池魚之殃殆于露處方共盡然而孺蓮持往所醵金而未徵者來商其事且謁謝侯祠而徵金者業已至再爲之色喜于以知此舉之易易也 丁巳

書艸自序

生平書牘不存間有存者偶而存耳辛酉頗多酬應而悔其不盡存也壬戌而後存者十之九其論學者夢語也抑論文者微有解焉消其論時事則一腔熱血徧灑大地以號同人以庶幾一日清明之理疏艸所宜不能以十之三而稍露于此中固有漫然不足存者與諱不當存者未及汰俟心吾之心者汰之既汰以月日爲序亦一時之事林也艸存于家有啓數十首乙丑夏五廿有七日書于臨城道中

藏密齋集書牘目

答顧昌化
答宋叔茂
答過成山
答張蓬玄
答岳石帆
答王洪崖
答高老師
答蕭馥亭
答吳儼五
答樊紫蓋
與沈無回　已上隸集之卷七八
答錢龍門
答顧醒石
答陳如葵
答方孩未
答錢那自
答解調垣
答王葱嶽

答陳幼白
答梁樹宇
答申清門
答熊壇石
答李冀軒
與康味濬　二首
答葉成我
與魏肖生
與馬■
答沈■
答魏肖生
答李生洲
答汪太生
答魏肖生
答葉問蓑
答陳自公
答徐永平
答何武莪

答周綿貞
答沈英多
答王霽宇
答侯六真
答陸筠脩
與錢御泠
與曹德公
付洢兒
付濂兒

與詹翀南
與吳子徃
答王麟郊
上高老師
答沈雲升
答丘存峯
答梁■■
答阮圓海
答徐若谷

答丘存峯二首
答岳石梁
答劉心虞
與霍顯用
答徐孟麟
與丘太丘
答李廣霞
與周世兄
答周開鴻

答丁養凝
答錢龍門
與陸君湘
與曹允晦
答嘉虞姪
答李世臣
答卓去病二首
答姜素臣
答王玄珠

答李玄白
上趙脩翁
答劉心虞
答祝惺存
答王葱嶽
答田陛海
答樊鐘陽
答黄聞齋
答蔣淳臺

答陸太和
答畢白陽
答李緣岩
答李心白
答卓去病
答周開鴻
答吳邃菴
答劉止菴
與袁熙宇

答王葱嶽二首
答馬虞生
答沈雲升
答馮桂海
答王麟郊
答魏元白
與連在治
答胡泰六
與朱恒嶽

與孫若英已上隸集之卷二十二
與劉念臺
與顏長康
答錢龍門
付泙兒
答杜梅梁
答卓去病
答李辟符
與卓去病

與史仲䣪
答茅孝若
寄楊大洪
與許明葵
寄徐虞求
寄潘茂先
答程我旋
與丁慎所
寄唐宜之

與繆西谿
與金雙南
上高老師
與孫若英
答文文起
與卞子厚
與顏長康
付泳兒
答吳邃菴已上蘇集之卷二十三

藏密齋集卷之十四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書牘一

上吳蠙翁老師

中聞之大臣之相天子而表百僚也必有不言而信者以通天下之精神又必有一辭而退者以樹士夫之風節方今域內多故青齊之間骨肉相食太倉如洗邊無見糧日告地震示譴未極霾風烈焰宮庭震驚乾坤何等時也而 皇上無勵精之期百司尠庀職之慮即人適政間亦無虛日然共爭於形見勢迫而不推究於本原泄泄悠悠如處無事中居恒仰屋竊嘆敢謂人心之不靈莫茲時甚也初春會榜無元豈不共亮老師之無他而身當其事降孽自天變既駭爲詫闖情自難於晏處怵然驚怛然失蹙然不能以一朝居此定理也迺日復一日乞身不勇試錄呈矣升祔禮成矣言官謫矣萬壽祝矣同事去矣而屢變之懼尚不勝其存體之思老

師日上陳病陳苦之疏 皇上仍循且慰且留之奎旁觀者度老師無再出之理未諒者疑老師無決去之心更稱病而叙伏枕憂國之懷祈去而附懇時政以了出山之願夫人臣躋膺揆簦而來驟至大官位宰輔迺君心未嘗有所轉移國是未嘗有所張主時務未嘗有所勞畫而且必不得已而將去忠君愛國拳拳無已此自老師至情然語默有時今非其會也老師自謂於今日之人情世局何如哉異斯世之所爲似有所不能同斯世之所爲更有所不忍吾儕與斯世爲同而世必擬吾爲異且日哂吾以本異而不能不同抑又有所不堪蓋老師之意本謂去志已決允行一二亦稍慰其生平而人之未信未必不謂尚預拮据而去志之未決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老師今日之謂矣爲老師今日計惟有一意乞去更無二三語凡首揆題揭一一不敢附名要使 皇上知我之必去首揆知我之必去舉朝知我之必去於以徼吉其幸即

不可必得而事經煩褻疏幾更僕行以禮出以孫巳足明大臣去國之禮矣中爲老師所舉士實不勝憂助之私蓄此區區巳非一朝積至今日而徵窺　老師之用心畢竟過於忠厚失於明決雖老師之在今日處不得不去之勢又若處不得卽去之勢然未去之日皆苟且之日未去之心皆揑抗之心一去而士大盡作而生氣一去而人心若撥而盡璺則畱之所損者多誠不如去之所裨者大故不自揣量昧死進其耿耿

伏惟甯其狂瞽而比於蒭蕘則介石之吉尚在桑榆中一寸血誠無任勤懇激切之至　丙辰十一月初五日

與署篆陰公祖

敝邑舊有迎神之舉每致人命盜賊訐告上司以故節蒙禁止停閣多年去歲吳父母禁責尤嚴民苟安。日邇且復興此議鳴鑼通衢茲皆棍徒出頭斂。乃以其餘充私囊耳降近盜賊公行子女玉帛。行焚刼萬一不爲禁止小民無知冶容慢藏誨滛誨盜猝有不戒警及庫獄其害不但勞民傷財而已也伏乞卽賜榜禁仍有鳴鑼斂分者痛加責治以默銷無窮之變地方幸甚　巳未三月

與姚孟長

兩日無事心存日想覺孝友仁卹節廉自將數言猶爲臚事宂義未是意思所在每念先人遺家不造日午而炊冬半而絮歲以爲常當在茲際捉衿露肘眉宇營營時賢亦所不免先人實

夷猶自適無少窘迫匆遽之色其性然也其自大父繼大母而下伯叔兄弟以逮戚黨父老兒童婦女一一借之春風至巳所應有而能挈以讓與巳所垂盡而能割以予蓋黔婁之康展禽之惠庶幾總之擬私諡爲康惠先生行實所載誠不敢多書一莖鬚而康惠二字又似于類上加三毫也尚冀有德有言者爲議爲誄以章厥懿今藉鴻筆爲狀狀首卽顏爲康惠先生可乎

庚申三月

荅陳則梁

則梁海內奇士遇則梁而不言失人遇則梁而漫言失言辱以榛梲之役見委不敢辭亦復有欸欸之愚思效於高明也四聖人開物成務萃之一易掃爲謔浪笑傲之書大宋諸儒覥面未應首肯且則梁序之註之箋之屑之沾沾不置豈爲其善謔浪笑傲而已也至一腔奇憤時露毫端或亦非與世無患之道世間有幾則梁而不善而藏之令謗謗者得窺測于左右耶見見章與則梁交非徒人間酒肉聲氣而已者故效其狂愚亦望有以教之也

又

罔敢傾筐倒篋僅得一十五兩貳錢奈何亦羞澁可念矣君鐵翎而南我濡首而北爲之黯然

辛酉九月

荅卞子厚

欲傍精進永不退轉者爲一會然欲有其會而不必有其名

與錢邵自

欲一走別江干尚病未能也天下事非一手一足所能辦近天下無一實事豈盡無才諸士出於其間人人有我功我名之想故不可與共功名耳所以軍國事鬭鬨事度外置之直以其才諸自營也我先勞而澹然不自功自名人思躍而赴之位我下者躍焉以自見位我上者偃然而饗成何事不圖何功不就耶究竟我當事任將而事無不集何非我功我名也即天地晦冥目前小未邵白其爲陰德無涯矣欲收老安少懷之效先去伐善施勞之心弟所槪于胸中者如此老兄于軍國鬭鬨無不究心將以弟言何如 庚申

又

以弟之視兄臺八萬四千毫竅如雙眸炯炯讀秋中所惠書問及古錦邂逅令兄知兄臺治衆如李光弼入軍刁斗旗幟無不鮮明振聲亦有人不洞其底裏何事不游于肯綮而尚歷才品

之淆吾鏡而尚虞其苦之煩位置也夫人患我無鏡耳鏡明世法常套之中牝牡驪黃之外具可得人一夫不獲痌瘝乃躬自爾拔髮纓冠以赴要其居心欲熟運手欲徐奏刀之頃躊躇滿志而後動一切興利起廢獎絕風清之意皆以萬不得已行之我即不一一位置位置自在萬物之育非物物而雕刻之也如何山海以東如彈丸索兵至二十二萬索餉至八百餘萬又壓壓爲數年間嬰城自守計而莫敢自必開鐵猶

吾上也毋論不派爲諸將信地且哨探不前禾稼盈野聽西虜東夷合刈之盤據之而不敢窺如是則開原必不能復開原不復則遼陽必不能守遼陽不守則山海以東恐非國家有也而闖以外惟我言而莫予違廟堂之上亦唯其言而要之違索兵與調兵索餉即與加派大內不可請上供不議節盈局之乾沒不敢問廠庫之窟穴一小可清而竭天下以奉一隅又一隅之未必即守即守之無恙也二十二萬之兵八百餘之餉何時息肩乎弟所不能知也兄臺處此當必有大力斡旋非徒仰屋而已者今幸有十一局之繭絲爲尹鐸之所寬慈母護子于其疾苦中更甚知兄臺有淚念便有妙用可不加賦而應自裕也近局以招權者太甚兵起而餉之一時爲快似脫窠臼似終不脫窠臼疑與國運相終始矣可奈何以衆寡爲勝負以新舊爲衆寡總之四時之序近是所大當着精神者在淡居靜攝之處內臝遇巷大臣言臣同舟遇風宜同

用無限苦心而今日似未睹于其本也弟意君心不格正謂臣子徒爭語言不與國家辦事耳仍不辦事而爭于語言格心一着千古難望夫不於本根處着力雖言言歸正亦屬枝葉亦總爭在空處且不應急耳安得如兄臺數輩列當途爲國家無事不辦王上欣然延見外廷諸臣于此口不可開垂問之及幸爾布其狂言幸秘之 庚申

又

捧讀琅函朝列之局單國之計郡邑之隱洞如
觀火弟鬱鬱枯坐無可與語讀數過恍在晦冥
日月爲曜悠悠世宙俗情中無知巳案曰外無
主張俗情相與無論怪所不愛卽與亦不愛也
案曰中作計須僻者因錯卽近是者亦止去一
間也何也欲消朋黨之禍而身適在朋黨之中
必不可得之數也大抵人心世道每起於一人
意思所向而寖以天下之全力趨之向者意見
所著趨者勝執所歸要於源頭不淸不楚未有

不偏未有無害者天地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盡其分吏戶禮兵刑工
各得其理而天下亦巳治矣巳乎矣案曰何爲
哉官爵放不下案曰脫不出耳跳出世間圈子
有味乎其言之兄毫之荻器丰獻便可以跳出
者跳入世旣得我我不失我若弟則落落穆穆
踽踽凉凉但能跳出不能跳入矣器固有定強
之甚難悶中擗忙中用更有味乎其言之顧所
謂擗者不在世間收拾得多而在胸中淘洗得

伊弟亮承無忙時然然忽歲月與運俱徂念上
多少徃來大事絕無底韙不能不引領知巳時
艱其後耳遼左事孰目前必未能與師問罪直
搗奴巢收拾一戰則須飭正無巳時虛飭須作
久計而久計無如屯田屯田而溝洫之制因以
爲阻稜衝之暇卽以爲兵且開鐵之間何可恣
東西虜徃來自便而我不一問也則無如由近
而遠漸出而屯田也若爛額焦頭遠水爲緩則
錢法鹽法雖云雜霸猶可講求其要在禁私錢

私鹽而令其利盡歸於公家其禁之之法又在
令私者自不得行而官者自樂爲用遣使周巡
而各令一人總理于上合宇內而通融之必可
以不加賦而國用足再以爲緩則監局戶工等
衙門一一淸查其窟穴豈遂少數十萬金錢也
今上不講於根本之計次不循夫管劉之遺下
不問作奸之竇而一切苟且從事使全盛之世
捉襟見肘豈國用之果詘歟譬如富人鉄銖而
取盡歸囷窖仍漏卮不節乾沒不問其形遂貧

稿不支遇有驚訟經年不休費且不貲復不發窖藏不敢出入不務本業不謀居積而日於簷頭壁脚搜剔掃覓冀有遺賸銀錢且復令人四出行乞之荒村下戶佃則又增其租直佃戶棄田而走此可以得豐厮勝訟而愉快乎至募兵之說亦無本領者何將是也第當使在京各衙門盡舉其所知於本兵在外各巡撫盡舉其幕下與轄材之可爲將者自效物之所聚要有氣類其人勇胸中必有幾勇士焉其人謀胸中必

有幾謀士焉得一人築壇拜之推轂遣之令渠自擇偏裨十人偏裨令各自擇千夫長十人千夫長令各自擇百夫長十人百夫長令各自擇其什伍則舉一人百萬之兵集又皆其氣類自聚不啻兄弟何逃何潰矣奈何日索無賴者以麇角烏合而聚烏散因其應耳且弗論散也聚亦何日可幾募而一莫之應陰爲僉派以趣赴死地此萬不得其死力者也鄙意如此洞如觀火者以爲何如

答熊建安

弟與兄幸同籍幸出一先生之門又覩政林寺朝夕之與俱三百五十人中最密比者宜莫如我兩人嗣此年兄綰墨綬而出弟僕僕牛馬走郎年兄飛舄奏最時而弟方銜霜冒雪入裂膚墮指之鄉間關而南者又數千里坐此不得與年兄一把臂也則三百五十人中數年間尋其朝夕與俱而一別不可復晤者亦宜莫如我兩人可謂聚散之至變矣慧眼燭之一切愛憎榮

辱之變亦復如是慧力貞之我亦有不變者存于其間乎親民與吏輦轂之下者不同親民事椿椿可以自由苟盡心力于民必有所濟輦轂之下不得自由委婉做得一事而我之不變者變矣要做官者强而文之曰此還是大學問大作用僉文之日大而不知已變而爲何物也然此猶就好一邊言也那一邊更不可言也榮倖已滚屈指隆望亦無出兄右者然我兩人可勿爲此等言我兩人各常自照管其不變者何在

而已矣朝夕老師宇下幸甚尊教所以措鄆者在年兄亦滄海之一粟也健羨 辛酉

與吳旭如

編審利病遠且數世近亦十年以弟專愚竊謂均甲一法必不可改蓋井田之盛已難再覯而此法實近古限民名田之意如云一人充數里之非法則夫數人而攢一里者之亦非法也皆所以通其法之窮而不令偏累者也若富民止充一里而田且漸增則貧民田且漸減而仍充一里富者虞其日削貧者不虞其立盡乎必欲令貧者立盡而我徵其急收其田以自益猶曰令甲家充一里而止彼縣之額里既不可減勢必無立錐之地者猶編繇役于官督辦不前賣妻鬻子而連阡廣陌者擁厚貲權子母袖手翔覩不與同患是敺中人之産盡併兼于豪右而單丁下戶非逃亡必不能以免里也獨十年其事樂附親知里甲催徵艱于窵遠則入地便宜聽民自擇而稍從中量贏縮斷決之以謝父母

之德意至今猶在人口矣夫民之所以苦于充里者以役之不均也若就槩縣之役而均調劑之使皆有利而無害則充里適以趨利人情趨利如水就下且無虞于詭寄花分者之不可以厎績而理矣即如北運一役最稱繁重然二十年前弟目擊其營幹包攬以行向聆台教謂嘉秀猶有營求此役者則數十里之內數十年之間苦樂所異利病所因詳審洞矚加意興釐在台臺一措手間耳縣總區總里書里算業蒙台臺悉其奸累庶人在官倣古僱役不以累民所安全者實多弟爲此言胥隸所怨富室所怨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實不勝拳拳伏惟垂擇 辛酉三月

答王麟郊 通撫

去歲使楚與所謂秦蜀順靖之兵如織郵傳驛騷民鮮安堵所過淫掠楚兵爲甚被禍之地荆門爲慘咸耳目所親覩聞小疏所以拳拳于調募之不如團練也廣寧登萊津門近議爲進勦

之師事需調募若近郊之地止爲內護外捍計似圖練土着爲得策設敎甸之邇爲客兵所患苦禍不在蕭牆之內耶遼人固善內應亦西兵毒之有激而致然若以保甲爲什伍省行糧之費無脫伍之虞以父子兄弟之兵自護其閭井墳墓計似無便此者且近亦易集後亦易散也三河逃兵又見告矣所得敎練統領之將幾人卑之無甚高論喋喋殊自恧也 辛酉五月

與方孩未

年兄行矣弟爲玉碎不爲瓦全卽伏庇保首領以歸亦無隻字入長安矣天下事尚可爲陰陽消長之際有當防之于微者有其過未著不可輕動者若弟則舉人蘊崇欲露之惡而一爲撥動焰遂着天此弟所不自安者耳要害及弟而止差可自慰天下事先時不得後時不得須着着精密二二三同心相聚勿以游戲送日也人能常自省察譽言至毀言至勿動此便是得力處天下事拚得纔做得年兄局面已非無害無害而到公卿者要求一是而已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眼前些小可見功名處儘讓人做大擔子沒人挑纔一肩荷去耳 辛酉六月

答張心嚴

幕門下慷慨請纓之義代爲請急而荷旨切責跼蹐自疑旋卽奉詔大渙內帑之藏始知 聖主未嘗一日而忘東顧之憂也河東不復廣寧彈丸地必未易守。不滅卽幸復河東而數千里無人煙又時慮爲戎馬所蹂躪何能募民徙

實其地且戰且耕且守乎目前兵將不能應手不乘其未甚收拾之時急爲驅勦後此又稍難爲力也欲固土着之人心惟嚴戢客兵無淆其妻女據其財物以傷其心奸細分布實繁有徒降將之家分頭百出不必。。之種與李永芳之瓜葛爲然矣卑之無甚高論又以聒高明之聽殊自恧也 辛酉六月

答涂大司馬

台臺之在雲中計素二首俛首而受我戎索儒

者之效不可謂不白於世矣而旋中讒以去東
事急又掛幣而思台臺載輸爾載將伯助予從
古而然台臺被髮纓冠四出料猛士而北直犄
黃龍之氣已足吞奴而尺組繫之矣宥密之地
如水未波亦楊岐壘絲此時正亟而陰陽消長
分數陽常處弱而孤如風狂雨急中現螢火之
一照耳台臺此來不獨仗以去河北賊也辛酉七月

答王立宇 應天延撫

杭嘉湖三郡雖隸於浙而財貨之所灌輸仰京

口如咽喉一旦有兵革之事更不啻左右手也
故撫舊京者得人即敵鄉實食其福適借台臺
鎮此重地餘潤所被不卜可知矣蘇杭之間多
浮靡而鮮蓋藏去秋非旱非潦米價騰涌幾釀
既變則以抑價遏糴咽喉爲便致然近聞夏漲
爲菑心用滋惕恃台臺在上無虞民饑且爲亂
矣辛酉七月

答鄒南翁

屢誨拳拳以王老掌科將有卿貳之推令不肖
無再開其口自謂山陵事竣持三代誥封爲晝
錦地耳不謂儼然即日會推矣以大教在耳業
欲付之不言恐世人不察謂此推并以言舉則
紀法掃地矣封疆正亟刑賞倒置雖堯舜不能
以治天下故聊具一疏欲以存紀法云耳而張
誠翁老掌科適至宛轉周匝備極情理且云誥
封後王年兄亦便請告故遂焚其艸昨造謁答
前川枉駕亦欲併道此意而尊駕以夕月之祀
出懷意未伸接大教更感先生之不棄其愚也

然茲意有未見亮於左右者不敢不自明也大
教云人墮地未便以一人一事了一世作一官
未便以一言便了已事至哉言也至云被言者
未便以一人言便損生平則不肖有說而處於
此不肖生平慕王希老者久蹤跡所至議論所
接遇蜀人與官于蜀者必詢其起居詢其精神
詢其壽考福澤之占以庶幾一日之出爲爲德
爲民地昨歲不幸而值大寒幸而見起廢之詔
無日不下慘怛中爲之加額區區無誑言也入

都以有考選一事不便謁人若人有祖願者必
一一問某公如何某公如何而王希老已不厭
正人之口矣疑而未敢信巳濫工垣而希老賜
顧則謙光可掬絕無典形[illegible][illegible]壁立千仞者非
所望於王希泉也已而駭駭有聞所暱之人所
爲之事所聞[illegible]口種種穢聽而心[illegible][illegible]之矣則
以不肖生平之景仰者過當致自心之高下易
位原無與王希泉事也倏而三策之疏奉旨從
寬倉卒具疏爲法紀耳即先生亦不約而同豈
其欲損王希老之生平耶疏末數語爲法紀之
心切淺以明若人之言不足取重耳大教云前
一疏可已後再疏似成於激人可質也激之一
字何敢自護其無萬分中之一毫顧連疏所以
攻不肖者先生未之聞且見耶有一番議論定
有一番剖晰攻者千百應者一二攻者虛無應
者蹠實實處猶未盡言而大教以見非耶王希
老之在今日擁護者推戴者周旋者分出四應
爲所欲爲言所欲言不肖止一人之口耳大教

尚以見非耶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望先生三思
之也且人可質者不知所質之人如何也大教
又云聞今尚未化是真學道者固執爲我乎夫
言而爭自已之勝負是固執爲我也言而爭國
家之法紀恐學道者不可以不執也毫釐千里
尚容長跽請教王希老初請遣戍立功而再遣
之兩請又遣之正法是等無我此真學道者耶
大教云世界甚長道理甚大讀此流涕誠有味
乎斯言至云此公篤實君子疏中義難受辱不
肖讀之心痛其留不[illegible]章苦極幾聽夫欲爲不
受辱之人須爲不可辱之事須立不可辱之品
請寬楊李口語支吾以山陵留旋以侍郎推皆
非不肖所心折不肖自反並不敢一念不從國
家起見實看得官爵甚輕實看得餓死本分若
言出而飾說以欺君苟留而偃蹇以圖陞欲令
不肖心折不肖實不能恐亦無煩乎先生之心
請於先生不必淺爲照管者也王希老或欲長
占司農之席故更以迫先生使先生以大義責

不肖而不肖愧服則曰夫夫也已見棄於鄒南翁使先生以大義責不肖而不肖尚容順風而請教則曰夫夫也又得罪於鄒南翁將不肖真成領害忠良之人耳願先生三思之無墮其計中也聞以小人之心度聖人者久已相慶曰鄒南老已急欲自白其非魏廓圍之一邊矣願先生三思之無墮其計中也先生每對不肖曰大難將作不肖誠不知所作何難又憶先生嘗教不肖曰可請告先生而必欲王希老長占司農之席者不肖安得而不退耶陰陽消長之數從古而如此也每領教時恐久妨起居垂顧時又不敢久淹長者之車轍卒卒不得吐辱大教之及遂罄其愚艸艸不莊甚非所以事先生有不然者願終教之不肖坦腹而受世之彈射豈愛頂門之痛而不受先生之一鍼痛矣卽畱亦原不必苦也大教云老掌科它日人以此相加安乎不安乎則今日之加不肖者已多矣不待它日也儻不肖作可辱之人而設受人辱安之爲

無恥不安爲無理儻不肖非可辱之人而設受人辱安之爲無理不安爲常事當更論其所辱者爲何品爲何事或爲自身或爲社稷未可倠以庸人之常情論也先生初以學道期不肖而誘之無我既又以俗情曉不肖而觀其安否真切宛至感入肝鬲不肖又謂須就此二者之中再當觀其三王腦若何則不肖所欲長跽而請教者也先生每欲以渾噩之意薰人而鬼怪以伎倆相逼謂先生之力足以得之不肖謂祉先生與王希泉同去足以得之先生此皆以小人之心度聖人之腹而先生渾渾噩噩彼自以爲豈其計中則不肖所[illegible]也 辛酉八月初六日

又

賤體小憊未得報謁廻環至教語語肝鬲感刻何已第所教某人云以科而論科前輩爲壞衙門之體夫人臣[illegible]肩事主獨爲朝廷耳凡衙門年誼等語皆孟子所謂後其君者也某人云與韋某一般則大有辨韋之參張也捌五丁抽一

之議欲大司馬樳中樞而董其事心跡以此見疑若不肖則專爲紀法耳王老掌科疏畢竟是錯而紀法至今未伸此議未應便歇也起廢諸君子席不暇煖而去劉公本孺言出而遭齮齕今巳不幸矣近洪桂老以議祧一事而言者紛紛而起明是張羅網以待昔日之宾鴻也先生積望人所共欽此處乞爲一畱神若王老掌科一事不獨紀法存亡所係亦似陰陽消長之關不肖煩先生之苦心苦口者多矣神機妙用似應在彼而不在此也洗心請敎如何如何

與馮念羅

近以大憝漏網片疏爭之而觸其護身之符勢大且衆如螳臂之當車輪行見其蔑有濟也聞台駕且南不及一將伊蒲之供耿耿奈何歸有相問者謂不肖亦不日且歸耳不久溷潛塵也

辛酉

與方孩未

克敵須精兵精則弱可使强寡可壓衆而兵所以精在將將所以精兵在法法所以精兵在心精者何合將卒十百千萬人無二心也多一兵多生一兵之心必敗不如其寡多一官多生一官之心必敗不如其寡然可以驅其心之異而不得不同者在勢今有其勢矣能以法馭兵而使千百千萬之人無二心者獨不知有將否耳兄所材劉羅二將軍足當之乎自有東事以來無所不徵求矣而獨未得將兵之人非無將也無識將之人也在年兄具眼矣經撫持論似異要其勢巳不能不同國家至處諫官數輩以勞經臣而隆恩異數疊承于未始遇敵之先此其責不小豈謂優居關內出無死寇之虞入無死法之例而遂付撫臣于不照管也不照管撫臣是不照管廣寧也廣寧爲藩遼之續而禍可言哉是又在年兄苦心矣目前所急者兵食綿絮牛車甲仗之需而弟言心言法弟言似迂然非心非法即更益以强兵數十萬亦載胥及溺而巳無救于遼伏顧于論兵論食論器千辛萬苦

書牘　十四之三

中時時着此念開此眼爲祝

又

河北賊朝中黨勢頗相似部署未定應援未湊而卒而爲鎮江之一擊徒生敵心旁觀者且以爲罪噫設更有毛蔣軍者起而應之寧渠至此即毛將軍猛思與敵同盡而舟師睥睨于海中功則分之罪則委之南衛而北而西無一起而應者當事者又必不主持其間雖竭其叫號無益毛將軍所以瑣尾異國也要其心寧遂忘

者耶鼓鍾于宮聲聞於外頗以騎射佚游聞素暱權璫者乞靈于權璫以擊其所愛爲自已轉身站脚之地實淚暱之以陰圖爲所欲爲此其愈出愈奇而不可方物者也臺省交章而悍焉入閤乞骸至十而病可見朝不以病辭而硬求部覆王奄不得其死而復以餧狗皆目前異事洪桂老復作古人天亦若與賢者相仇矣冷眼熱腸細揆時事消息正未好也第須各見其能爲吏戶兵工之事撐持此二二百年之金甌以俟

天心之自復而弟無一能焉年兄勉爲之弟向不欲作自了漢苟且至此今不敢復苟且矣長負知已獨抱生平矣 辛酉十月初七日

奉高景逸老師

交結鄭氏引用匪人是此老八年家當也不知不覺日與亂臣賊子痛癢關切而自陷於無君之辟彼不自以爲無君人之視之亦不至於無君則人心死而春秋之敎不明也大議發端本澄源之義坐以首惡復層層披剝洞肝擢髓受

者心服聞者心聳有功於　先皇有功於　今上有功於春秋有功於天下萬世之人心一旨復六言官熙朝美事奉常之推嗟以爲曉世所仰藉北亟於南爲國爲家總屬天理水到渠成爾時自有權衡也議稿奉歸中間氏字可酌易一字否 壬戌二月廿三日

又

重奸人用新人二義極快新人須疏通內者之梟舊人不盡拾遺可矣新人不盡升可矣老師

儿徐徐其行艸盛苗稀淵明所以帶月而荷鋤
也

上王太蒙 司空

聞有議軍需而諉曰工垣不發銀者不肖茫然
不解不肖事即臺下事不敢以不相開也大都
領銀者皆憑四司詳覈臺下許可而後下之庫
庫藏如洗不肖不過就先後之中酌其緩急而
次第之要無不發者惟前日運土四千金綠去
年承乏城工時南三門已曾奏繳九百九十九

兩九錢七分彼時臺下奏繳數亦相同且東西
北各監督宜尚有多寡不齊之數謬謂當此倥
偬之時當事事着急即當事事討一下落不先
稽估數于今日無以定廉敏于異時且事俱在
眼人有好脩亦似非難覈者耳乃聞未覈而旋
已發矣其一則李揚買鐵一事緣不肖曾讀大
疏云此地買鐵每觔一分六釐山西鐵每觔不
過三四釐今據李揚領買西鐵四十萬觔該價
銀一萬二千八百兩是每觔三分二釐矣與原

題不合知其非臺下之意也且訪之晉中云荒
鐵一觔止值一釐熟鐵之價以産鐵之地遠近
爲差有三釐者有四釐者但其運價稍費聞每
騾一頭止可馱二百觔每馱脚價該銀一兩五
錢則合鐵價與馱價當每觔費一分一釐五毫
即商役承辦惟利是視當量加贏羨以作其終
事之義不應視其本價倍之又倍一至于此方
今需鐵正多月破于始濫觴何底故移文虞衡
覈價而後發非不發也其一則張鎮買布一事

亦緣不肖嘗讀大疏云近見山西隨覲盔械件
件精好聞其地鐵價煤價與人工俱省且賢守
令持法奉公無鋪商月破急應借力容臣部于
廠中所分帑金三萬兩内分其半以給山西打
造今據張鎮欲領銀六千兩預辦甲裏甲面以
待鋪商李揚齎文徃山西支彼中解部餉銀一
萬八千兩打造甲葉甲釘聽用是何造銃則唯
恐鋪商之月破至分帑金于山西有司令其打
造及甲葉甲釘則又差鋪商于山西打造至支

其地方餉銀也且餉銀知于何日到手甲集甲釘知于何日到廠而先發六千金買布以待乎不肖又知其非臺下之意也及見沈主政云本商物料業已辦有次第不肖即又移文虞衡嚴其辦到截給未嘗不發也若別項軍需實未有奉臺下之命而來者即欲發無憑也而何淵坐不肖以不發耶不肖以今日大勢當先急邊關次圖堂奥堂奥之内宜總京師之全局而論之總需兵仗械具火藥若干今京營十六門各廠庫見存若干應修若干應補若干錢糧總計當若干今存庫銀若干尚虧少若干巨細緩急較如列眉如近日大疏所條具應造不必造急造緩造各項然後事有頭緒可次第脩舉也若悶時不做忙時亂做胸無成局倉皇布子無賴生心乘我急公之誼而陰以潤其橐不得則號于人日我作而某不應也不肖不受臺下亦不受也增高重城之議以愚計之城必憑濠以為險而重城之濠既淺且隘又近偪可恃以為險乎

目前又難議開濬恐所關係不在此六尺三尺之高不高也且夯築之務亦難下手往歲敝鄉以倭警增城遇雨輒圮細詢其故謂下鬆上壓故善崩今若先築土而後甃磚則舊城震若先甃磚而後實土則土不實益重城之累也人和地利古有定論得其人以守之仍貫亦可不得其人高亦無益且有此增築之費何不先于邊關議修築耶當重城初築之時椒山先生嘗有詩云萬里河山俱帝業如何謀計只神京備邊自是千年計塞外誰人築五城又云病急須從標上治如何緩處用工夫庸醫費盡篋中藥待得良醫藥有無不肖愧不能為良醫思儲藥以待良醫耳

壬戌二月廿八日

答房海客

時事難言𨔁有心人問之數千里之外即言之不勝痛心安得不忍痛微言其一二也經臣原未為得人廹其與撫臣左也而廟堂之上又明

乘以撫不得受經之節制安得而不敗敗矣趙虜馬未至撫臣卽狼狽而走撫臣走經臣與狼狽而俱走走斯下矣顧佐鬪者多方其口舌而兩人亦遂寘不知醜如潑婦之相訐大司馬閭敗燗然蟒玉而東又若置身事外而功罪人所功罪咸不當思以告密起大獄得罪于天理山海一牆之隔耳畢朝泄泄不事事也朝紳中寡廉鮮耻者備醜極姸營其窟于不可知不可問之地惡人之發其醜也托之别故如摘黃臺之瓜首接再出本欲兩收而兩爲我用而彼中有意外之感此中不無春秋之責遂謂彼易與而此中太苦人幾幾欲舍此而去又懼其身之不固藉其金錢脉絡之關通而不敢以自異使其私除其疾交相誘交相爲也獨此中尚有相對而難爲顏面者此一線未絕耳大宗伯已至南冢宰轉司空六卿之長以及掌憲皆一時民譽卿寺中有人然獨使至尊憂社稷也如何如何諸猎猎而吠者其聰明智巧原足以籠絡一世之人利可攫攫矣名可攘攘矣難可避則又避矣宮府婦寺長幼卑尊智愚賢不肖無不在其聰明智巧中卽弟無不在吾擭陷阱中日擬抽身癡心未死且閱嗣起而喙喙爭鳴者何如弟有以自處卽弟不自處世當有以處弟也

又

不肖於當時豈足比數而台臺獨收之世人欲殺之中越數千里之隔猶置之胸次而不我遐棄也每一念至不敢自發顧於世何裨矣江淮表裏襟帶舊京椎埋自雄習爲剽掠卽鹽徒而有其在今日恐不徒以鹺政重台臺也舊疏理以賄敗聞於鹺法實有得其窾察者如何如何弟鬱鬱處此子影無朋台臺何以教之壬戌三月

與韓正堂

不肖之當去已不待今日今日而言去是不肖之時也今日而得去是老掌科之賜也身爲言官不能言又不能去殊負生平伏乞卽與代題相成至誼感且不朽

又

多事非可坐辦紛囂非可坐息新咨考選在邇而以多病之身占缺以妨賢者之路愧莫大焉不肖即非病欲死真愧欲死也老掌科不俯矜其微抱不肖之死不足恤不肖之愧無由自解免耳不肖此舉非求以免死求以免愧也伏乞勉爲代　題去一不得志之人而使新人揚眉吐氣其間所裨于多事之時甚大爲此再瀆伏惟鑒允幸甚　壬戌三月十九日

與霍顯用

弟此舉有萬不得已者非猶夫人之去而已也病情微露移關中亦足傷矣例當徹同官之結不得不以告年兄弟氣血消耗神思恍惚四百四病幾無不有而鬱火衝炎頭額作楚不可以冠尤爲切患弟病實甚何力足以徼媚而且陷良友于欺耶爲此激切再懇伏冀鑒允賜結以便代　題目下當即開缺令補新咨賢于病人强顏在此而毫無益于　軍國也切切切　壬戌二月二十

與黃闇齋

弟在此有絲毫可以自効不敢言歸閉曹不敢言歸無病不敢言歸期年於此能已見於天下矣又以病軀占缺而不爲新咨地非弟之生平也所以不敢覔差不敢給假而必欲以病請出缺以去此不肖之所以爲不肖也同垣幸已亮其區區矣候年兄印結便與代　題望速賜爲感　壬戌三月廿一日

上張冢宰

頃惠掌科之歸自有至情韓掌科之末轉翁臺自有深意而議者不察合之亟陞王老掌科一事遂微有以此窺翁臺意旨所嚮者夫人亦顧其賢不肖與資俸之成例如何耳其人不賢以同鄉故而亟留之其人賢以同鄉故而亟去之資俸未及以同鄉故而亟遷之資俸已及以同鄉故而故遲之俱私意也且近有起舊之議不可謂非高識不可謂非苦心而垣中定規陞轉論俸再出諸公有資在京堂之前而俸在散員

之後者異日歷轉將以淹抑已久破資俸而超擢而垣䂓從此壞乎抑遵成䂓而按俸待遷需之晚進之後乎且吏兵二垣目前多事急當循俸現補非宿望可以邀待新席可以久據也林下高賢不妨竟以常僕起也此中事理翁臺必自有主張自有運用而愚昧未悉其所以特此請教伏惟裁答幸甚 壬戌三月十八日

答張侗如 按院

淛東西十一郡所以受病不同病證無弗同者邊海數郡以漁為生而海盜編其舟而稅之不聽者殺而投之海中有司不敢呵闌至亡等矣良民遂不敢漁無以為生其猶有漁焉者禁之則不可禁否者懼其為異日之嚮導也海盜淛聯閩廣之界何以令盜不敢毒吾淛也吾兵不能捍海而矯命譁伍則雄行無憚去歲費當事籌畫稍一正法恐其心未易戢不可謂自此遂永無患也烏傷之間生聚幾何而歲驅其人赴死萬里之外又不受命者自行調募其間盛世

有此法紀有此氣象乎杭嘉湖三郡賦重而禾尤重禾賦重於他郡矣而敝邑在禾郡中又最重則是敝邑之賦獨甲於天下也此何以故三郡浸淫吳會頗習侈靡不顧其分之所安與其力之能辦競飾容好作觀美而鮮蓋藏庚申秋無天行之菑數年之水旱獨京口道梗遂米賈騰湧有司不能料理幾釀變亂可以券吾民之窮戚仰給于長江之所灌輸矣其地徒產穀耳何以不能自食也杭與湖尚有蠶利崇桐而東無有焉又無別可以為利者何以不謂於奢也嘉湖而北而東而西又隸屬舊京文告各自為意廼血脈闗通苦樂與共如一家矣境以內境以外之利病大都若此然不肖能言其病證耳用藥脩餌君臣佐使之妙自在藥王其百姓之命寄于長吏長吏以百姓之命為命百姓之事為事而不敢貪而不敢惰庶民有瘳焉則域內所同患不獨吾淛也然吾淛有賢豸繡按行其間日月之明風雷之捷不可欺不可測有以知

吾湖之長吏無不以百姓之命爲命百姓之事爲事即不肖亦有托而處也 壬戌四月

答王岵雲

三復台諭以真愚自居從古任天下之至難成天下之大業者皆天下之至愚也前車之覆惟撫臣不自以爲愚而經臣又以其不愚自愚苟其以懼爲虜愚之心用虜懼爲間愚之心用間懼封疆爲愚者所敗不敢不破其愚亦不敢弄其愚而反以自弄敗不至此神而明之惟以安社稷爲悅其愚不可及矣大疏明邊關將吏軍民商賈虜情形如睹得情得策有以知金城方略也社稷臣不以身家口舌分慮其自九廟而下實式靈之 壬戌四月十三日

答薛正亭 湖廣撫院

不肖中嘗有賑濟之役取道南襄荆沙以達於慶時承保土兵赴遼途中相值如織且聞即次頗悉其淫掠之狀過府州縣城稍知關戢荆門數驛慘不忍言村舖猶是也且數調矣何益遼山遼水之萬一黔蜀見告無以動之尚恐生心况藉之口而予以機耶地里遼濶民鮮蓋藏所過而是又其俗剽悍而寡實夫以剽悍寡實之俗而鮮蓋藏猶云善以爲實乎黔蜀多瞀土司錯處其地長江巨浸易以藪盜柯陳諸姓介典瑞而自雄楚非無事之國也益以加派之數逾其常則帝子分藩土木騷費拊摹搔抑既亟且難真台臺之一時矣楚安則天下之民舉安功不獨在方以內也於以釋一人南顧之憂而四隅磐石奠之矣建威銷萌此時此時 壬戌四月十三日

與周蓼洲

微聞年兄有所舉動如未發萬萬已之此身在天地間要看是何時節又看吾所處在吾所得爲之地抑吾所不得爲之地又須審己之能爲與不能爲者何在又須審外至之事之大小稱物以應者當何如而後不爲血氣所動古來事體非必是全沒道理者纔謂之血氣意見用事也時平主聖共享泰寧急流勇退爲難主少國

疑封疆多事忍死不去爲難閒曹冷局難於展布鬱鬱滞此徒受揶揄則去爲是進賢去佞事權在手一不可磯落人圈套則去爲非吾能進賢吾能去佞當面蹉過歸而仰屋則去有後悔吾欲進賢方懼爲小人所排吾不能進賢方懼爲君子所外正展轉兩難而借題脫手則去爲御擠且細看此事何啻蚊蚋過耳而遂盛氣應之亦爲失平吾人須爲天下士耳國家起見君父起見乃天下士一不受世之淄垢惡聲至必

反之其去鄉黨自好者恐不能以寸也生平期待年兄者不小故以此言進吾輩在天地間不患身之不潔患此身無濟于天下事也何如何如 壬戌五月十六日

答鹿乾岳

辨官論材弟職諮訪賢者之所賢賢之賢者之所不肖不肖之弟之所能也進之退之自有王者必欲以吾所賢者令之進吾所不肖者令之退非弟之所能也必進必退亦何以異於市權邀重者之爲矣顧弟賢之不肖之而言不效是弟不賢而反令賢者之所賢與賢者之所不肖併不效也茲弟所淚自愧恨俛焉孳孳以圖不棄於大賢者也何如何如 壬戌五月廿二日

答李懋明 津撫

用賢者灼見其精神才品而內外大小輕重布之夫然後情智筋力懽喜鼓舞爲國家效而國家得賢者之用賢者之用於國家無聲無色用迺迴大人情豔開府爲居上頭不知于台臺猶

割雞矣即今名德芫要世道倚命而微率其木石鹿豕之妙以與聰明機智者游每有江河之決駟不及舌矣擇中審時分肌擘脈尚煩正以秉筲靈以觀竅者一左右之如何如何 壬戌五月廿四

答趙存孩 滸墅榷關

蜀中黔中滇中之變未熄永順復蠢蠢動矣往台駕遄返亦柯陳之數是虞今徒幸其旦夕未有變討耶抑實有以制其死命可無曆火之憂也設定額以須估船本不可以爲常庶幾寬取

之或以及額而今再倍之又兵船絡繹于道曹
鄆間白蓮倡亂設兩月弗靖必且梗漕又何以
幾夫逐什一者之走集如鶩也 壬戌五月廿六日

答王石門 山東按院

山以東六郡無尺土一民不受軍興之擾遠人
淮人無絲毫裨補土著者更苦其偏處爲難也
送徃事居拮据征繕安得不奪其樂生之心自
非察吏安民纖芥弛行其間早已眷眷多事矣
曹鄆鄒滕紛紛見告事起倉卒勢如拉朽防漕

護運此爲急着招撫解散當有微機如純用兵
力相角不無玉石俱焚且脅從罔治古有明訓
愚民受惑更屬可憫萬一勝負之數與盜共之
則所傷更多知門下神算咄嗟定變之下多所
生全也 壬戌六月初一日

上張巽明 少司馬

東人何辜駢首而死於盜也盜寔蚩愚責刀賣
劍亦卽買牛買犢耳官兵報捷以千百計無論
首從未分不虞崑岡之火玉石同燼乎正食不
下咽有客見過與道其事渠謂當散遣土人之
心計勇黠者投入其黨縛其魁以出而事就平
矣不煩許多手勞脚攘也客嘗有練將之說儘
足諦聽其人誠不卜其可用何如要其言似可
採敬以聞之台臺知正於此事勞神不厭芻蕘
時也 壬戌六月初三日

答丘太丘 河南按院

東事之敗舉國恫心日選將練兵聚餉除器爲
固圉計猶朝不及夕是懼而二三事大夫不引以
爲辜篤其說以脩怨忽然之氣不可嚮邇賈生

而在其痛哭當有甚焉者蜀黔與楚接壤中州
則唇齒矣朝宗繹絡所謂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也曹鄆之盜不旦夕就我撫散魚驚鳥潰必躪
中州天以盤根錯節試利器乎徃顏應雷不動
聲色而弭伊庶人之變知不專美於前矣 壬戌
六月初三日

答徐京咸 甘肅撫院

台臺所蒞古酒泉張掖郡沓逹旁睨伺隙叢蠢

欲動且籌兵籌食其在今日之域中大抵皆兄弟也自非繡斧巡行躊躇四顧先有洞其肯綮者安得駕輕就熟舉難撫難戢之軍民畜虜磐石莫之令眷眷多故之時無西顧之憂乎願以天下用台臺即天下皆磐石莫之猶是也 廟堂之上今而後知所以用台臺矣以天下不以一隅矣 壬戌六月十一日

答李四可

方內眷眷多事矣班行中固不乏人而有其心者或才諝之不逮有其才者或年力之少衰聽嚴之耳日切一日計門下貴 孝端之訃以行三朝髯華幾許危疑 沖王當陽東西交棘門下何能恝然於此即兩尊人在念而令弟舞斑襴爲稚子 雖即門下叱馭而前不嫌絕裾矣 壬戌六月十一日

答李荆汸

鹿鹿緇塵闕焉把臂亦謂榮捷在邇聚首正長不圖以尊人榮懷長徃不返也東事未見有得當之人亦未見有必勝之策方內多事揭竿之盜國有患不在 即吾鄉之可慮者不必在介山也斯時賢撫按固急賢守令尤急沉竈產蛙而無叛志不以其損戶數也歟哉當事苟可與商伏惟多方留意 壬戌六月十一日

答董見龍

以屯練兼安插不過以招募安家行糧之費爲賑卹流移之用而即兼古寓兵於農之意故費省利博從中所消弭者亦多乃王者先恪一兵農兼攝之官在先生亦何以異於擁臯比五羊時而兵柄未握安插是求即徧野哀鴻成阡成陌只是以開荒了得安插二字恐汙萊未必盡居要害而力田之暇何以令之肆力講武稱雄邊也然此爲常人言非常之人自有妙用拭目竢之矣第不可以數微就額鹽事例輸助以爲用就郡邑中曉暢事機者引爲左右手而不以辟名添官即此不已占妙用乎 壬戌六月十一日

答王任吾 宣府撫院

闢東急着似　仁欸　無論欸不可恃卽受欸者亦零　耳澳　欸道梗雖罙入佛圖我陵我阿而會氛猶熾也　晉鄆鄒滕在心腹在咽喉不急撲滅撫定淮徐　而南眞大而北昌濟以西潰爛不可收拾卽徼　九廟之靈旦夕底定四方以寧所傷滋多矣上谷陵京肩背不堪更動而兵譁食謡屢屢呼庚微聞素囊時西而與夌虜搆　中旁復間使窺邊其言皆不實可耳幸台臺鎖鑰北門內以實邊外以控　指揮定之聖天子所以釋後顧之憂而舉朝仗以無恐也天佑壽母强飯無疆我圉孔棘萬勿以太夫人分念是謝是禱　壬戌六月[illegible]日

答劉衡翁老師

泰山喬嶽典膚寸而雨天下天下被大美而不言所利大矣哉老師所以處江陵之盛時與所以居鄉者介節千古無兩矣至在禮言禮徃復於冠婚之典而陰被蠆螫以去再出而丁慈寧之急乘機導窾潛收不激不縱之功於人所不知之地尤人臣所難今　兩朝門華無隱不宣而崇功不盡知于人人不言祿祿亦不及不及終亦不言老師之所以爲大也迺某則有湥媿矣徃歲登老師之堂値靜攝不能起居榻前至今耿耿門樹蕭蕭不蔽風雨若披古傳而趨而過庭稱禮稱詩森森玉立則古人所難兼也某孤蹤涉世言出招尤梅長公見過目爲不隨時不隨地之人乃區區此心尚冀于千餘歲千餘里之外有少分符合也老師亦許之否　壬戌六月十八日

救密齋集卷之十四終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書牘二

答王述文

每大疏至即無不舉弟之所欲言與其所不能言者而一一暢之弟之所以不禁其心傾而微亦竊以自幸也久不敢以書通緣窺伺者密不敢以叢忌之人貽累賢者非敢自外也風節凌遲廉耻道喪覇心邪說與結黨連雄據高位而

不欲以進退聽之言路實當事者陰留此輩爲射的甚其穢以自表異又借言官之口以市恩於小人顧無論窮兇備醜者不可與事　君即憒憒者亦何能爲故目前求一稍能省事稍能處事者又不得不曰是公狡斯極矣志士所以仰屋而竊嘆也妖人不旦暮戮定有流賊之禍中原塗炭矣東事決裂至于今日匪係無兵匪係無食專爲親上死長之義不明根本既撥所以緩則苟且泄忽無所事事急則經撫道將士卒胥而爲逃而僉夫小人尚疾首于根本之議蕭牆之賊不討何以寢淮南之謀志士所以仰天而椎心也演宮太內無一屬毛離裏之親權尊情昵獨有二宮而婦寺相倚夤緣爲奸雖徵密之地難以意窺而法其家之紀綱則情憯而事灼矣明春計典消長關頭而吏垣之長未有着落臺中主計欲以望之閩中之間氣恐不可得之數也新咨正人難以指屈獨各以其意發攄于指目之邪人而毆邪人而使之合要之

尊教所指二兇南中亦不可無公疏參之二兇去而內外之勾連絕事猶可爲也計九月而後一種邪人必翻天覆地以圖亂明春之計典者無所不至惟年兄與同志圖之 壬戌七月初二日

答汪石蓮 江西按院

觀東土之焦頭爛額於妖人而未有濟也台臺之所造於西江者何如矣天下事定計于鮮應變于卒翦於其萌不於其著舉若台臺之所以造西江也山以東安得有伏尸流血之慘耶斬

木揭竿皆吾赤子每披捷報實沸痛心況乎業已梗漕而可引以自幸歟捧讀台諭何以尚厪於餘風之未殄也此風流演若艸遇春徧地而是芟夷蘊崇必不可幾何則誅之不可勝誅也若曹舉事百有餘敗然潰爲流賊所傷實多豢民逋賦悍宗生心何以綏輯安全俾無偶語者卽爪期在邇知不以遺後人也 壬戌七月初三日

答潘潤寰

卽弟自諗以其椎鄙艸野之習而追隨步趨正如以麋鹿而與於冠裳之會所不嗤笑而却走者幾希矣荷台臺不我鄙夷自使署之周旋以迄今如一日也羣謠衆詠中徃來過從亦尚有不與俗而同波者焉弟謂此衷獨可自信耳而不盡見疑於長者弟適有以自信也畿南重地多事以來累首被之邇妖賊從中而起患在腹心亦在咽喉接壤之地如艸遇春隨在而是非必如流賊潰敗四出而後及于患也竊斧雷行知所以剪於方芽修其久墜貽畿輔於安瀾焦頭爛額之時得曲突徙薪之妙所全非謭謭矣 壬戌七月廿四日

答吳北陽 淮揚道按

徐泗淮邳故所稱椎埋屠狗習爲宄姦之藪而鹽竈更予之盜資募兵之舉本欲借若輩爲利而陰弭其害而若輩鮮衣怒舟厚酒肥肉以自養不就募就募者獨其行乞無家不能自聊者耳則固未始收其利而所謂害者隱隱隆隆自若也況襟帶南北陵京要區四百萬漕艘仰此衣帶水以養京邊而白蓮之賊忽起于曹鄆鄒滕之間在心腹亦在咽喉矣且若輩如艸及春隨地而是晉雞燕薊寔煩有徒徐淮而南更亟矣誅之不勝誅所幸繡衣使者稱一時名碩計必有潛消其不軌而立奠於安瀾者卽朝宁間以資望重台臺日夕內召倚如左右手然鉅公作用自異常等萬世之功不出旦夕間也 壬戌八月初八日

答吳生

志當其窮時易淬學當其窮時易績變當其窮時易盡毋以汲汲功名分其時日也拳拳 壬戌八月廿日

答周衡臺

不肖忍死千鋒萬鏑中以需老掌科惠老掌科之來俱又拂衣去矣而不肖仍鬱鬱滯此面目可愧世界正如暴風盲雨皎月疎星刹那變換喜愕難定既屬難定卽星月皎皎且虞倚伏況霾雨其常耶二十年來蘭心蕙氣屈指三西邇且有舊窟正人之籍者上煬黑白不分之大老下熒脚跟未定之新咨捲大江而西以奉邪狐於壇坫之上以闞其捷以爲一身之三台八座計而靡不墮其雲霧中握別而後邁此新局百苦千愁莫可告語畢竟以戶垣畀韓老掌科而搯老掌科使不得驟遷此正天意並留碩果以永玆一綫之脈未敢謂當事者之意不佳也何如何如貿谷以請急行不肖且需次封差矣長林之下惟翹聽履音之入朝耳樞相復出行邊

社稷之幸中急置樞外急置撫歸闕之期不於賊滅斯其意何如耶 壬戌八月二十日

答黃白安

共處一城中日碌碌馬後塵無片晷之隙一與上下千古此意何窮所敎正德初年事非兄臺苦心大用不及此顧其局微有異正德初 武廟微有佚志焉 今上聖明也正德初奄人具有智勇焉今外廷自以太阿倒奉之彼未知所以自奉也顧其不可急持而當以靜正兄臺之見遠矣合外內之道也似葉之身更逢搖落長林豐艸責其食言者久之一肩擔荷惟盻兄臺硬脊梁耳 壬戌八月廿一日

答李樾明

徃辱瑤函收之臭味不肖亦不揣愚陋輒布腹心烽火中原道塗爲梗豈猶未入台覽耶人情之急河北也甚於急中朝人情之用台臺也遂不於中朝而於河北河北誠得人急河北者亦誠得策矣顧何必公忠之品畫舉而畀之河北

耶於不得不用之中陰行其伎遁其行伎者實不盡出於彼中而在此中之人陰行其伎以媚彼中之人於是公忠之品思盡置之河北而我始得以據中要而我始得以提線索而我始得以脫故步而我始得以翻新局而我始得以善後來愚嘗謂鄙夫二字即鄙夫聞之亦必不堪而患失二字雖賢士大夫容或不免其醜遂至于此乃台臺則惟知有河北而已矣台臺一意實做而慮其不得做與無可做夫惟不得做無

可做而實做乃以見台臺也一意實做亦何不得做無可做之與有出山之步不攺山中景逸少虛數先生外不可多得景逸先生且優游遯思堅不可挽令人心服曩揭相証正以相成知台臺無芥蔕也 壬戌八月廿一日

答蘇石水 撫院

方內多故種種皆敝鄉所有而父老子弟之在今日第竭髓以輸正供與其加派與勤織人而尚無虞于兵燹總不至潰敗不可收拾爲封疆

憂則台臺賜也蓋屢調之後至何買岌岌矣台區脊脊且形見勢燭不可撲滅而旋戢之廼渠魁卒授首而不漏自非然者其不釀爲變也亦幾希矣二東地在咽喉民皆赤子伏屍流血盈野盈城未有底止使番如台臺之治海寇縛其魁散其黨何至於是在覆載之下者固不知天地之高厚驚心怵目於數億萬之駢首鋒鏑玉石俱焚者而後戴台臺之賜之大也況望隆崇不能久借攀轅臥轍民實有心然星辰之履在

帝左右盛德大業寢及海寓豈遺吾湖耶 壬戌八月廿一日

與鹿乹嶽

諸葛武侯之出師也鞠躬盡瘁而付成敗利鈍於不敢知裴晉公之討蔡也曰賊滅則歸闕有期賊在則朝天無日適經臣舉動未中窾會言官微引掣肘之嫌未執其咎而閣樞毅然請易纈以身徃雖武侯晉公何以加焉顧中亟置樞外亟置撫而還朝期于歲終是又舉二公所不

敢期者而有其期也犁庭掃穴事未可知閣臣又必非漫然者山海去陵京不千里而近不堪再跌矣全在付託得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有幾斟酌去取仁兄得與其謀伏惟爲社稷慎重未得其人還朝之期稍緩時日弟猿朋鶴侶久已見疑需次得差便徹靈國手飯疏以沒齒矣 壬戌八月廿一日

答黃復初

平康之世用賢者常用之近多故之秋用賢者常用之遠蜀黔之變一動而不可收拾惟向之置人者每在賢不賢之間也然則今日之遠用台臺者非爲不知台臺矣 壬戌八月廿二日

答張侗如 按院

聖主當陽而朝議紛紜四郊多壘鬱鬱居此旅進旅退既不能片言居要以定國是亦復無寸長半筴可效封疆者仰屋而嘆含愧欲死所幸天界兩浙以安全之樂福星照臨陽春滿地雲擾禹沸百孔千瘡而父老婦子雖竭膏血以上供猶不至如蜀黔燕齊之間爲塗爲釁者之慘也似葉之身候逢搖落決計拂衣以與鄉之父老婦子共沐浴于膏澤也已矣 壬戌八月廿二日

答王心一

台臺月迅霆以發禍本處密雲以供銷骨當杲日而破羣陰精誠之極金石爲開勞在廟社昭於千古不在處若輩之重不重若輩亦不以處之重不重能再淆其議也如何如何 壬戌八月廿二日

答姚孟長

仁兄在節不敢以世人欲殺之身盡仁兄之情爲仁兄累要于世道關楔處所必就仁兄而與謀仁兄無不底謀者弟今不碌碌爾則悵悵爾當其仰屋時抱膝時雖欲不一言及仁兄得耶吾儕論人論事箇箇椿椿須從廟社起念所謂點點滴滴雨落在學士眼裏也如布局而爭勝負苟誠不無邪正其間實不能以寸何則謂其非第一義也況欲以瑕瑜不掩之人置之功罪易見之地一有蹉跌萬事同盡殆哉岌岌乎可

勝恨哉世旣忌弟弟復無所避忌而稍同氣類者又好以弟意郢書燕說其間弟志之所以益孤而無可告語也孤必不能通天下之志孤必不能成天下之務歸計決矣歸計已決故不急爲歸計不急處正是決處也晤蓼洲兄爲致區區 壬戌八月廿五日

與尹舜麟

積日抱病不時奉教歉歉可知東南織造垣中關事聞年兄實圖利之甚幸甚幸本垣諸役利

關繫廣飽而將潰整頓釐革斯亦年兄之一時也厰庫禁貢支矣而更之日截給與預支何以異吾愼于截給矣而前人所給而未完者不爲追比亦無大益于厰庫每一思及歉不可言然對人之芹何當于大烹 壬戌八月廿七日

答董誼臺 大司馬

淸時多故邊之與腹所在蠢動而右臂晏然特以無恐則以北門鎖鑰有萊公也在一隅則一隅靖在中樞則方內靖今亦奚以異於也先鄧

茂七葉宗流黃蕭養蠭起時安得不拊髀於今日之忠肅耶且晚大司馬奉太夫人入朝卽此便是洗甲舞干之象輿望如雲萬弗以將毋諗也不肖孤踪無侶惟心惟口自商自確以對聖明而無裨補顧影慚怍願聽車音奉教有日也 壬戌九月初四

答王洪崖

辟之嚴裝戒行者出京口遡長江拍瞿塘逆灩澦而上則飭帆維省舵楫日諄諄長年三老之

耳而尚懼其有萬分一之不戒事過時徃驚寬悸覓猶未有定焉若出京口越瓜埠則睨金焦時色候趍其波平如掌絕流而渡焉耳俄風起靑蘋之末濤壯帆卷一時共載咸相愕眙而時風覘候者得其常然謂爲適遭坦懷不驚神色自若果且風息波平容與及岸舍舟而陸四顧安好登輿攬轡翺翔皇路矣事前不知事後相訊知無過求況以坦懷處之兩何芥蔕之有六月之息以徃皆臺下翺翔皇路時也 壬戌九月初五日

答房海客

當其並處都下不能時過從也別去但鬱鬱情事莫可告語即仰而睇之天之南誠不自知其何以如此天道以人情爲端徵觀今日人情徵貴徵賤徵裏徵外徵隱徵顯靡不搶搶攘攘有悍然頑然之氣其在縉紳官愈多而愈無統紀官愈多而愈益玩弛官愈多而愈益囂競然其氣又皆垂盡之氣一息尚存半階片級而營營不舍一銖一粒而欣欣滿志紀綱蕩廢廉恥淪

澌誠有如户教累卵之懼者何則謂其本根盡撥也不然即也先鄧茂七葉宗流黄蕭養輩蜂起而爲難何損於社稷九牛之一毛虺蛇豺虎頃一旦失其所據斯亦天心之一轉顧其大勢辟如濃陰積曀電光偶掣未可便云開霽也又如舟子閣淺積日難推而需雨如注無從乞火擊石得星差足自喜乃濕薪煙漲閟于舟尾豈不因人且麒麟鳳凰真成希有而虺蛇豺虎生生無盡昔日之芳艸有化而爲蕭艾者若之何

其不痛心也禁近之地其漸不無可虞要其本質無有敢如二正之季之橫者其橫乃外之胥人教之猱升塗附其來有自河魁之柄操柄者好自倒授之以委之于內陰以行其伎而自遯其所不能耳斯則禁近之可慮者慮乃在外不在內也人不爲人所側目不爲人所屬目則塗人已耳聖人察言觀色稽之在家在邦以觀其達血心男子生世末流正當按夫側目我屬目我者之爲何如人以自考若終日下人而專以

求達即是求聞其品不真且自古大聖大賢亦未見其能絶無一側目屬目之人也台丈之在今日不但徵達益以徵品矣新咨氣色善類爲多有異意者伏而未動消長之勢全在内計而死灰欲然從其門入者似欲爲之死恐目前便大掀翻不知如何究竟也 壬戌九月初五日

答謝可文 上饒令

不肖即子影長安蹤跡無伍要其聲氣應求徵有在千秋上下與夫四遠之可暨者況天台赤

城之間雙闕雲埭瓊臺中天山海之秀聿鍾偉人即分東西渊不猶在分藩四履之內乎而私心不之嚮往也信脊且銜知臺下必不竭罷民飭廚傳以博過客俄頃之歡何則碑在肥苷之口者必不如其在衣鷃食藿之心者之淡臺下必有以自信也 壬戌九月初六日

答趙華峯 逖淸

京邊仰漕糈爲命斷則今歲無粒遲亦來歲無冊而妖賊爲梗非必實被其毒就中乾沒者得無綠賊而因以爲窩聞東土之亂士民之無賴者肙賊以行其姦利官兵不盡殺賊有殺居民以爲賊者漕艘銜尾而北保無無賴者睥睨其間官兵護行保不以禦寇者爲寇乎宜其厪台慮之周詳也近徼台臺之靈賊漸就平漕艘可以無虞矣社稷幸甚孰非台臺之勞乎 壬戌九月初七日

答洪公子

欽舊德者數年于玆乃奉敎未幾遂有殄瘁之痛止如嶽峙動則雷奮每一念至錫我典型可勝感念卹典具本 聖意中何勞之與有易名非尊公不足光大典發諸特具有公心此不煩孝思也 壬戌九月十九日

答顧海揚

別後微有以劉封公之語聞而好事者描摸過實云頰肉盡嚙命亦垂訖爲人子者蹙然不寧幾欲投劾以去特不肯在病而客排闥以其揭聞不肖聞事在數千里外顚末未易覈討翁臺尚在騑牡間抵家之日亦必有以善處此者此不當輕發輕發恐有悔已而亦遂寂然頃水部過不肖而謝下拜述家報已至罪人亦已至官感翁臺誼甚高非不肖言幾於有迹居無何而尊介至復詳其所以所以㬥者水部不以其愚不肖而過聽之今者復不揣其愚不肖而亦謂翁臺之云云當息也嚮附原揭於家書中夫亦誡家僮之當收拾聊管聊舉以見例耳何繇聞之翁臺耶似棄之身候當搖落行時大疏當畱

之吾鄉在都諸公想了此非難也 壬戌九月二十日

答支小白

不肖之在今世世人皆欲殺之而丈佰仲於文清忠介之間愧甚愧甚康介公游吉水先生之門吉水亟稱之必有以造吾邑也乃閉門掃軌自同寒蟬居鄉之道不肖有以自審矣至吾丈丰才道異暗中摸索亦自可得又敢各齒牙耶 壬戌九月二十日

答姚鳳山姑夫

不肖千處京邸衣破襪穿粥寒飯硬一二癡頑僮僕絕不照管其光景頗類姑夫之獨居所不及者之來貴爲之左右耳兄弟卽貧不能養論時越月必一問存喜慰阿罟俱有天性吾家子女不接笑語者兩年於茲矣姑夫所處勝不肖固遠甚也每早對鏡鬢髭有一二白者又時出而弔人之喪有長于我亦有少于我者如何不念歸耶今冬得歸過歲當沽酒一壺邀過盡譚耳 壬戌九月二十日

答顧冲宇

岳母遂爾謝世徒以溺愛其子不得享人生一日之佚念之痛心死者已矣生者不可補也數米稱薪之家無一餘錢抵意外之事必不能成禮賴兩舅翁襄事耳丁大司空蒞愜存問之典然未見有撫按會疏也 壬戌九月二十日

答嘉虞姪

館鄉間甚善一半是息關光景也尊公解郡役甚高鳳梧汨而未出耶此身徒愠於羣小耳靡絲毫裨 聖明有隙卽拂衣而南矣 壬戌九月二十日

答馮禮亭 河南撫院

豪大都孽芽於邊而腹處佚顧頭額支髁毛髮無不受輸委於五臟者而腹反以四應而窮中州所謂天下之腹也乃毛兵調於斯土兵經行於斯西以援蜀東復震齊北則移磁之竟上以爲聲勢以腹備邊腹遂不能自爲備斯中州今日之窮乎窮則變變則通夫固台臺之時也通故中州有以自備而併且四應而不窮然則台

臺之莊今日不獨中州在其宇下其自京國遼海以迄楚蜀滇黔以暨齊魯之區靡非台臺之頭額支骸與其毛髮而仰而受其輸委也咸托于大廈矣 壬戌九月廿二日

答徐云林

關募之策原以誨亂況調之萬里而外而又非我族類乎弟嘗于役楚中弟徃所取道即諸土司兵來道以是頗得其情形謂必不可調調且有變以故使者四出時嘗具疏言其不可而當

事漫焉置之遜今以覩悔弟爭之不力而貽玆慘毒於蜀以及老年伯也旣敗日聞遁亡接踵郵忠愍難敢復後時此恐不煩孝思矣 壬戌九月廿三日

答李介石 寧夏撫院

夏故以花馬池一帶築牆畫守爲足以護堂奥也而鐵柱梁家諸泉築堡以據水源者欲令胡兒無飲馬之地形勢利便今得無異於昔所記乎徃瞭望直出賀蘭山外西至鎮番猶稱內地而虜今通道山前浸聞有議割賀蘭以飼虜者此必不然之說即有之亦知其必無當於台臺也昨歲套虜入犯虢虢是虞今當事者倚大賢爲長城榆林而西甘凉以東總在台臺指顧中矣 壬戌九月廿四日

答趙存孩

自童而習夫因者之必斬于可宗也君子于是其凜凜于作綠之戒顧年兄之綠天實作之人乎何尤迺以身爲壑者四詬招訾而餘波以及

年兄婉孌自將十年必守徐行按轡必逵康莊榮進素定自不必疾行以取蹟要其蓬首垢面或反以誨之風雨也 壬戌九月廿五

與霍顥用

南中事弟不能知而王述文李壽仲今所號爲賢者也舉而聽之兩賢打蛇得七寸矣 壬戌九月廿七日

答高硜齋

薛晴巖之令濰與其令掖也與膠比隣爾其治

行臺下所熟悉也長公未婚而夭爲之母者命亦同盡情亂又復客死遺孤未能成立家亦貧天之禍廉吏也亦酷矣廉吏安可爲也計其居與惠元老相去甚近臺下兩有公祖父母之誼必有越常格以卹其家者不肖自知其饒舌矣頃賈浮老以疏自白而銀臺弗與通不肖念此事關係匪細亦不當使斯世有懷意而不白之臣得其情代爲發抄臺下以爲如何也 壬戌九月廿七日

答張蓀一

卽有滄城之復而在圍之日與下之之日殺人如麻下石同盡又子女掠盡廬舍焚盡公私之積交盡則杳然荒墟耳而又有江門之敗遵義間又復之而再失也逆氣未熄流移未復瘡痍未起榛莽未辟方外無千里而餽糧者此不得不徵之民間乃被劫之五十餘州縣無以應其未被劫者又原無可應也方蒿目爲巧婦慮發策而百不得一則儳然恃台臺在軍西南半壁恃以無恐耳此日何日而以故人珠桂之不繼爲台臺憂感倍恒等愧倍恒等 壬戌九月廿九日

答鄒南翁

先生欲以其渾渾噩噩者返斯世之雕琢而世弗容也少墟先生欲以其切切偲偲者醒斯世之狂惑而世弗容也文文起以言事譴景逸先生亦不俟終日矣獨不肖承乏之桐封面目自憎抱此一腔熱血以歸理殘編讀先生之書與敎受所諄諄者冀少有得以瞑目耳抑不肖竊謂

朝端之是非必不可以不明故不恤以其身受此千鋒萬鏑耳一出春明如釋重負天空海濶雲行水流之氣象目擊道存行以自淑也不勝俛仰千古此心 壬戌十月初一日

答張蓬玄

春之季有談星者言輦轂之近八月間有伏尸流血之變然不在輦轂向謂是不必然之語置之不意武邑之變洵在輦轂之近也自非台臺精誠敏妙呼吸定之蔓延可言與夫報捷以其

報之叙論功以其功之叙事理較然何疑何試
庭亦未嘗有疑且貳于其間者至搪脅鹽盗並
行嚴宥此念不如天之覆耶邇有二瑠爲滌之
習爲妖者歛錢受其要約者每家每月人四文
雖宮娃有之因以爲利近亦敗頗言其妖首好
夜行從者如雲不藉燈燭而未有敢問之者邇
俘獲所供者稱滌同稱歛錢同也訛聲蜮影寖
及大江以南而除疾在本黨鄉勝餘孽不早撲
滅如台臺之一了百了者人思爲亂家思避亂

消息正可憂耳十三山之民聞盡爲奴驅而東
此耗果信榆關以東又失一障蔽矣關西萬事
仰藉台臺之廢寢忘食中須利那而戢妖氛赴
機甚捷操念甚愼養神甚閑然則台臺所以應
天下者無不裕如也 壬戌十月初二日

神京去榆關咫尺耳此中每事皆衆與之瓢與
三人之虎道旁之築成與有幾識甫去神京咫
尺鎮撫其地可無掣肘之虞特借台臺非以爲
誠南爲神京也衛所軍可益其月餉而免其更
戍乎燕趙故不乏伉健子弟庶人在官者可人
畫習兵否也益以團練鄉兵使人自爲戰異日
者卽以勤王猶是矣密邇神京萬一有警須沉
竈產蛙而民無變志則察吏安民較徃時倍亟
也無米之炊付之巧婦忠義所鼓無事不集況
豬鋌戟芬應卒禦變茲畧素裕廟社式憑乎壬
戌十月初二日

答羅紛翀

方內多事邊腹無所不眷眷矣獨東南半壁孟
覆耳顧大海環其東南貿易接濟奸宄孽芽其
間不堪更有揚波之警設寨哨守地有分責又
合銅山浯嶼南日小埕烽火而會爲哨又下合
大成上合松門聯廣與浙而會爲哨常山魚麗
傳之先民今不以故事應乎域內不足以了域
內之事合域外乃了域內之事事蓋有固然者
然此以防海也政有苛於海者曰墨吏知台臺
按部而望風解印綬以去也 壬戌十月初二日

答潘潤袞

徃嘗告台臺以妖賊之隨地而是不必山以左之寇流潰四出始受其毒也而武邑果見告矣賴台臺與塡撫同心聞警之夕徵兵四集疾於風雨不日蕩平即台臺垂軫赤子不無玉石同燼之痛而於老師養亂戕殺日甚者相去不什伯乎餘南苦驛騷者積歲甦息安全獨倚循吏循吏悶悶淳淳與咻此林林者於驚心淚眼之中其實意在期會文告聲聞之外世任耳而已耳知台臺能神遇之也 壬戌十月初七日

天書牘 十五之十五

答錢昭自

弟嘗承筦庫之役大都與不必與之工市不必市之物以廉爲耳東事起即又有必與之工必市之物以爲辭而工直出矣物賈出矣卒之未嘗與未嘗市也廉乃益甚總之鋪商胥役與官之不肖者頭會攫取其中有執書生之見者借大司空之頭額趺碰以相抵仁兄所教大類此而念實眼明脚牢肩硬足以辦此無礙又共事者相與以有成也召買之路絕若曹安得不睊睊側目耶弟信仁兄既渼又徵得廉爲之狀且悉餉部之理雲間時嚼然不滓也故能信而不疑不自知其舌之蹇短也無奈京卿車載思乘間而攘臂者寔急幾于不免今磨涅似無所庸矣始信人之根基實者之可以成事可以息謗也 壬戌十月初九日

答丘太丘

天書牘 十五之十六

天下莫伏於腹而當其四應則反勞莫患於實有四應之勞而形視之若處伕莫德於無可奈何於四應而人亦遂佚而莫爲之所中州天下之腹而今日其四應之時也提掇郡邑守若令之精神戢其貪賑其弛而一驚於明作則中州猶可爲其腹亡恙其支體不至於大病天下所以仰應於中州中州所以仰賴於台臺也然則台臺之賜不獨在中州且以及中州所四應之地矣功德如何樞宰行邊豈不嘉其能任顧勞樞扉以乘障占中國之無人而急着已是末着

則後亦難繼台臺以其振中州之餘者振邊必
有長策月拭目俟之也 壬戌十月十三日

答王遂文

年兄發憤請劒愛年兄者謂大疏宜上即不能
幾轉圜之聽一旦黜其所素雅然其膽必碎其
鬼必墮雖得禍而名高愛國家者謂大疏未宜
上恐徒以忠肝嘆虎失正人且失一領袖正人
之人而開襁辱諫官之端手滑禍將大所以愛
年兄者終不勝其愛國家而坐使忠藎鬱而未

宣也遒年兄此念必有以格九廟之靈者天發
神機為之兆矣榆關一線遂以勞樞宰大臣身
任鎖鑰固當不幾占中國無人乎黔之守不啻
羅雀掘鼠之危而遠在萬里痛癢不關黔去而
滇而蜀而粵而楚皆有不可知之慮羅雀掘鼠
者危形痛癢不關者危道則是不可知者固未
始不可知也宗伯去矣司寇去矣總憲副憲又
將不安其位枝搖本撥莫可支撐天下大勢行
歸于中璫而依艸附木之便北人為近於是淛

之善謀者又依附其依艸附木之人而竄其依
附之跡反若命令焉為之綰絡于淛與北與中
之間者則淛之人而官于京罷官于京所謂老
馬之智也且又不自用而假齊以為用緣總憲
所目為豺狼者會奏奉旨揭齊人以為首而宣
城之門人為其師營出者甚熱而未遂於是宣
城之桃李萊蕪之葭莩合為一人而起而發大
難之端矣總之冰山可靠百足不僵遂舉國如
狂盡出其醜行見異日者若輩竊節甫之焰以

盡投清流于濁流而又悔夫大疏之止于今日
而不以入告也不撲之星星而聽其燎原也言
不攖世之忌不足以見吾輩南銓以齎捧入南
總憲行受事矣訪其人於顯用顯用謀諸弟弟
不知南都之不賢者而能知南都之賢者兩人
謂舉計事而悉聽之年兄與尋仲是打蛇之七
寸也新咨萬涂陳劉諸公聞皆賢者臭味果近
無慚盡言南考功何如當用何人急示數行弟
札幸秘之恐為不知已者詬詈也 壬戌十月十四日

答董邃初

山左介南北兩都之間所謂天下之膂呂也而京邊所仰四百萬於東南者又恃此衣帶水爲命則又天下之咽喉矣地如此居要而厲於歲厲於遼厲於兵厲於妖人妖人幾不可嚮邇而小戢於台臺弭節之初先聲所慴伏何如矣內以淨妖外以淨海知台臺談笑而奏此績有餘也 壬戌十月十八日

答傅元軒

海邦多幸獲借台臺台臺之熱腸之敏手之朝氣無事不可咄嗟辦也馭所經傳舍不啻矣倦不得輒奮其力以救寧此一路爲愉快實庇宇下之人所以痛者仰抑瘵者佇搔瞻企繻黼之臨而不可以旦夕忍也淛西與江南四郡一塊土分屬者故離而二之循淛而上叢山開路與徽信接海又聯閩粵爲一家而其駛不可卒防也庚申京口之米船不入而蘇杭之間米賈騰涌有司不知情變饑民不能得食幾釀禍亂可以知呼吸性命之相關矣其間血脈榮衞之通徹而無底滯胥倚台臺制固有深意存焉似不獨離政離政亦爾也頗聞東省之妖傳變相染弭之于微而不動聲色爲上台臺在上知其下必有賢守令者象指而奏此績于期會簿書聞見之表也 壬戌十一月十八日

答方孩未

此身偶焉而銀緋偶焉而瓢笠當其銀緋也無以異於其瓢笠也偶焉而咼亨偶焉而飢餓當其咼亨也無以異於其飢餓也無所不安穩不必其飢餓也瓢笠也而始安穩也邪正不可不辨是非不可不明而恩怨必不可以不忘苟恩怨之未忘縱得輿而駕爲所得爲是了恩怨也非以明是非而辨邪正也毫厘而千里矣方孩未之肝膽方孩未之才氣雖颶塵障日沸波滔天終埋沒不下倚仗吾兄於他日辨天下難辨之事寬假吾兄於今日讀天下未讀之書而恩怨營營銷此歲月恐吾兄所自認爲執持處適

兄之不安穩處也何也一瓢一笠境非不閔而偶一念至如氷與炭詩云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斯之謂矣邪得安穩耶然恩怨不可以强制須尋着眞安穩處着落此身逍遙其中與化爲一則邪正自辨是非自明鉟緋瓢笠喁亨飢餓自然一視恩怨自忘事業自光矣何如何如少壯時苦以其精氣心血消耗于擧業仕路蹉跎反而知學又聰明衰減作而不赴老大傷悲千古同歎靑年御史解組投閒天將以大任畀方孩未也此日不再得矣弟知方孩未滨故進竿頭一步兄廼訶弟之不相知耶朝端事不可知所號爲君子者徒一意以護小人而小人復一意以攻君子併其護小人之心亦不見諒于小人眷眷多事矣我黨中好以奇着自悞一悞於舊淮再悞於舊經又思三悞於舊淮耶往歲論經略時兄猶憶及弟言否也 壬戌十月廿二日

答賀立庵

邀潘之急大司馬倚臺下如左右手夙夜在公不皇休沐刑餘之餘習居間爲請張賴臺下持傳歴之例定案如鐵雖後有繼者終不能緣隙以鑽而歛其蓋蟄以去此其功不小鄒魯之墟血染妖氛口懸學禁矣天不棄魯諸生惠之教鐸延課所經尼山泗水之間考三千七十所與俱之蹟今昔之感得無有穆焉而齊咨者乎矧夫以德帥之必有憬於誤而返其故者異日安定先生之弟子立朝所建白不問而可知也靑州朱先生澹謨在平孟先生秋聊城遂先生中立讀其書想其生平鄉往久之今亦有子姓彬彬膠庠稱其家風者乎儻有不甚習於文者進而敎之之法知必有不破一切之法而又不以一例繩者尤不肖之所願聞也 壬戌十月廿七日

答何福廬

世與其舖商胥班比而乘國家之急徵帑金以市物物實無一有徒自以其身與舖商胥班互爲市也廼主者見以爲經濟之學剡薦者亦復纍纍矣其他之與舖商胥班比而與不必與之

工市不必市之物者比比也年兄所知也弟非承濠工之役亦與廠庫之役不亦幾以耳爲目乎弟之知年兄亦以濠工與徃歲之與內璫迕也今不但不敢迕且拱手奉其命令如嚮矣出而治郡得守廉州誠哉廉守也即去天萬里而遥精誠所至寧令珠沉合浦乎 壬戌十月廿七日

答高九二

舊經而議辟也豈至有繼之者之逃逃經而議辟也猶可以有救於後廼當事者自謂用台臺

之言矣而言中之用未盡何以收封疆之效乎宜其酒泉張掖之間上原下隰六轡駪駪而靡及之懷猶念兹在兹也 壬戌十月廿七日

答陸濬源

徃習仁兄葩經義順作者之撰類萬物之情細心和氣而脫之于手與口也吾無所不啚適人無所不沁入也城濠之役瑣矣仁兄順將作之軌類萬物之情細心和氣而不煩于手與口也事無所不集人無所不啚適也私念天下事挮情者睽同物者垢垢則失巳睽則失人總無以體物而成務要在仁兄左之右之有之似之無不細心和氣盡巳盡人而不煩于手與口也廼兵華之恐瀶募之詳如牛之族雖庖丁之解亦不免四顧而躊躇夫其四顧而躊躇者正仁兄之細心和氣以體物成務而靡所不啚適焉者也乃不棄其顓愚而娓娓及之何以仰副無窮之教思哉 壬戌十月廿八日

答薛對龍

不肖於羣議衆訕中荷臺下管蒯之收其荷管蒯之收也而議訕乃更甚不肖不敢以其議訕之日甚也而以自貶臺下不以不肖之議訕日甚一日也而遇不肖者有貶於其初銘肝鏤鬲所以出尋常過從之外也 壬戌十月廿九日

答何武我 廣西撫院

其重粵以西而借台臺也有心者莫不爇爇焉謂腹心多疾翅才赤心之臣奈何不肘腋置之爲緩急圖而開府萬里之外自貴陽圍困我圍

孔棘滇蜀楚粤並在唇齒始知天之惠粤以西而借台臺也過計者鰓鰓於楚粤之間其本以自固其急復在外援調援絕則無黔而楚粤不得安調援急或反以內動而楚粤先不得安懼其調援之急也以內動為詞則生疑端疑端生反若迫之使動而楚粤反以不救黔故而不得安種種危形咨嗟在口要不知台臺之在粤以西種種可恃以無恐也滇道不通蜀有奢氛之梗又將以粤為東道主凡此皆以盤錯試利器也壬戌十月廿九日

與錢昭自

筦關津者閱時幾何而所條具稽覈綜理如人閫室而炳之燭如提委裘而挈其領安得令人無亟材之想也屯一歲之粟于榆關更儲一歲之粟于瀛津既可備急復無虞寇而徒有糜粟之兵未得統兵之將可奈何毛文龍以海外孤蹤掣　左臂而誰擧左足而先應者試觀慷慨而航麗者今何狀耶　藏密齋集卷之十五終

嘉善魏大中孔時 著

書牘二

答福王

日者大藩以選婚 聞 遣封之期例在來夏 天子特念周親與今歲所稟 請諸藩同日冊命不以大中爲愚不肖使載 節而南荷大藩顧念使臣大可以北勞逐之使節踵相接也 封典竣事又念使臣遠道風霜不以筋骨

爲禮至日宴勞行日宴餞脩之金悉以數百計且每辱使 命情詞懇欵殷勤再三而大中執其書生之諒愚不可移方懼討茲不恭未從原宥乃甫田道上信使前驅加籩篋械所爲杯盤臺筯之屬咸具而金之爲百者五何其厚也重以書命諄諄娓娓若慮大中之復不敢當而要之以必不可辭也顧大中誼不敢當而必不敢以不辭也葢大中業已詣祿于 朝傳食於道大藩之賜雖受之無所用之方今山海戒嚴戍卒乘障其以犒邊邊士比於投醪大惠也一介馳驅寧足厪大藩之眷眷而不已亦惟曰自 天子所謂我來耳推此勞使臣之心爲 天子勞軍大敬也大藩賜履在天地之中陰陽之會蒙休襲慶無蜀之者魯之妖爲大藩憂而遠軫衝邊力獎 王室大忠也建藩之始 神祖眷愛特切廣置莊田連州跨省今關東陷 伮金既闕傷 在天之靈必有惻焉不寧者而以食租衣稅之饒佐封樁之不逮大孝也以 神祖之

愛子 先皇之介弟 今皇上叔父之親而助邊爲諸藩先大順也設以數百金者爲無當於太倉之稊米而大藩初建食寡用舒倍之十之百之惟大藩自命大義也數十年以來忠肝義膽憤積疑填大藩之心尚未白於天下今乃損國犒邊令海內聞且見之曰福藩之不植其私而以急公家也如此釋羣疑集衆美永帶礪目前無急此者伏惟不鄙芻細采而行之 如覲受賜 壬戌十二月初一日

答劉范董

撫晉而得台臺則晉重朝端之失台臺也則朝端輕內外輕重之間當事者似稍失其所位置乃日者風霆之所摧擊祥麟瑞鳳胥僧驚弦台臺而在亦必為羣小所側目矣則先以台臺重晉而稍需之異日以重朝端未可謂天之無意於台臺也 壬戌十二月初一日

答劉是菴

粵華之秋翁臺以隻手定鴟梟之恣而委裘不

亂舉數十年泣麟歌鳳之彥而畢升之朝一時乾坤有開闢之象雖中讒以去而其心若揭其功難沒也 事敗枝者以經臣為穽欲舉向之推轂者盡推而內諸其中非可寇殺焉議辟劃然中分債事還之債事正人還之正人所傷多矣宗伯總憲先後責舊輔以春秋之義而種毒於當道之豺狼一時計數非南人之謹算不勝非北人之通臾不靈非齊人之砥礪不銳於是嗾名還者日總憲將不利汝嗾勘遼者日名還者實將仇汝宣城之門人又日為其師營出以翻盡從來之案而礙總憲副憲之在眼也寄籍於京罷官於京而日與正人為難者紐南北內外之會而操其勝講學遂為世厲禁矣顧其勢處勝其理處敗高邑入朝另有一翻氣色善類知不盡空也所微嫌者貴鄉之芳艸化為蕭艾日沾沾為崑宣效首功而傾賢者以謝過驅新咨以事人圮族之惑乃滋甚耳不肖每犯皆衆小人之人雖被命以出難免於今之世矣 壬

上聖明衆正念翁臺甚行不久名還也 壬戌十一月初四日

與朱白嶽彭觀民劉長源

錢生以俚語結束被摘非弟所敢知也知其未暑而為諸生知其為諸生而每試高等知其赤貧而傭經以餬其口耳青年楚楚正復可憐業荷樊父母之知今又蒙仁兄聯同鄉白之當事知錢生不同白丁銅臭者以泯泯也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樊鍾陽

是非即樊然其不齊而昆宣兩字較然易辨雖出於賢者之口知年兄不以煢聽也消長之關在今計典幸偕衆正努力努力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蔣澤壘

弟高臥廣寧門外僧寮中便曠然如在塵外恍然覺時事之可爲而自恨其意氣之不精進而自失也精進則此心可以通金石而同人多同人多則小人退此必然之理天下於是太平矣

今以此語似兄臺也王弘庭儀作別解或銓部以美語奉之此兄臺之責矣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劉文石

二月間舖商王德李揚等于庫領銀一萬二千往山西買鐵又賫部咨往山西支其一萬八千之當解工部者蓋明欲沒此三萬金也舊司空爲其所悞而硬以七千與之原期兩月解至而今安在哉且當時鐵式在庫有三等價亦三等年兄試一查比解到若干也事畫如兹將亦安得不空耶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李緝敬

道理平鋪着地年兄所當爲與年兄所當言顯然易見也若游揚數言以了在三之誼則天下有以窺年兄矣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奉趙儕翁

大中樸樕無足比數不自意翁臺被而進之若以孺子爲可教也目昧爲先人乞言辱許以墓門之石感且不朽奉教無幾匆匆別去飲河未

滿愁如調飢景逸先生即志在必歸然所處在綽綽餘裕之地似不妨遲遲其行也何如何如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又

丁巳之壬計者與項之言書院者當先計典處分舊有處分者提出在前可矣用之不勝用也何如何如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陳岵月

世所賴三西耳而江以西常執牛耳而居壇坫

之上江以西而爲小人用則胥天下而爲小人矣顧小人亦何能用江以西惟江以西之賢者爲用小人之說而不覺爲小人用夫崑山猶爲鸒鳥之伏若宣城之不自愛已罄竹難書矣天下何賴此兩人而沾沾焉今日而言崑明日而言宣也即或慮彼中居徒之衆勢將復炎吾先爲之效首功則後日之出亦將舍我而不甚毒不知其必不能舍我而不之毒也薈蔚朝隮毒滿朝紳正人必無噍類而吾獨與若輩逍遙容

與其間又向所號爲正人者也則何面目之有倘天祚　聖明克人終伏則此一翻苦心苦口者不幾置之無用徒自喪其生平耶死於虎者其鬼爲倀不以怨虎而反爲虎用日踪跡人以飼虎而飽之得無類是歟弟懼江以西之誤爲小人用而用小人之說復誤出于江以西之賢者惟年兄可以訂其誤而不悞江以西之人故娓娓爲年兄言之若崑宣之于弟風馬牛不相及也何不可相忘之與有出都之人陳說如此得無笑其不知量耶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韓正堂

羣小鴟張傾危已極消長之關仰賴冢宰不淺仰賴老掌科不淺天下清明無過乎之一字是還是非還非邪還邪正還正斯謂極平若是者正者令受一半之非與邪非者邪者令冒一半之是與正此謂不平之極如何如何崑宣唾棄於端人久矣言當用者即非端人操江與他撫不同須端人可耳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郭金谿

其在都不能時徃還也其去不能贐且餞也其别後不能時訊問也而耿耿焉時有郭金谿者于胸中也手膽戟髯明目者之如在其左右也兄之去方壺兄之去弟不去而被千鋒萬鏑于此吾三人意中各相知也方壺兄已來兄且來意中事俱未了而弟復銜命以出事得無不相爲而亦亦得無相避歟諫職名還古今稀事非大賢不能膺此職與知兄此出報國之心倍殷

也人苦不得友又莫幸夫我友之即在我鄉高陽以樞宰督師高邑以夙望升朝而兄又一時名遲臺省意之與氣配義與道知相與以有成也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侯木庵

弟落落碌碌人耳而辱年兄之知耶陰之與陽消長之間間不容髮言路有人票擬得當國家之福然在年兄所處之地皆可於無意中用其拮据善類蒙休而不知功莫大於此年兄寔圖利之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徐明衡

聚首不常別去耿耿厚養精神時親正碩博參聞見以進君子退小人弟之所欲效于仁兄者如此如此弟歸而高臥矣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汪承景

兩物於此一美一惡美者題之以美惡者題之以惡斯極平矣而惡者艴然其不平乎之者遂題美者以惡半題惡者以美半平乎不平乎追其甚也惡者盡題之以美美者盡題之以惡而後已此在題之者之原無眼故聽其顛倒不平至此銓曹美惡之眼年兄及明衡兄當世具眼者試以弟語商之如何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李含真

天下事獨倚關中諸賢非其種者弟為鋤之矣而翩然去否也有文石有龍阜其德已不孤而兄倡予和女者當不乏人耶消長之關在此在此努力努力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練任鴻

往大司馬聯疏而入告也兄過弟日名義至重鬼神難欺確然練任鴻也丁巳之察幾于障天司討之討發前人所未發確然練任鴻也過此以往天下事仗吾練任鴻也已矣弟高枕而為太平之民矣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姚羅浮

諸荷欸愛難以楮謝所欲懇者敝座師藪公九玄向在工屬以才思磅礴骨氣骯髒被劾以歸

今作泉下人矣寮典恐復及之不肖不但有師
弟之誼兼抱死生之戚欲愛其身後之名耳黜
幽之典不及白骨目昧上瀆伏惟鑒原　壬戌十
一月初六日

與沈炎洲

天下事非寬腸可以挽回非急腸可以成就幸
與二三兄弟正心王之悉心謀之耶切耶切　壬
戌十一月初六日

答王霽宇　薊遼總督

疆埸多故鎖鑰是求循數者碩無踰翁臺即翁
臺亦自謂無踰老臣也　情　情兵情一一出
其素所燭照而次第布之如指諸掌方側身東
望仰藉帷籌以慰舉國處堂之娛顧何以駪駪
僕夫爲東道主憂一介之使動煩遠念知麾下
必無有捫腹而荷戈者軍務旁午鞅掌如蝟而
雅念及茲更以占壯猷無所不裕如也　聖主
不欲久勞重臣於邊還朝在邇先後告俘而奴
酋之頸尚未係而致之闕下後時爲繼耶館人

授餐已慙素食積粉邊實誼不敢承對使拜辭
心銘嘉惠不一　壬戌十一月十六日

答祝少嵩

徂鄄濮兩年兄所涖去濮數十里而遙邇鄄洛
兩年兄所守去洛數十里而遙皆相望而不可
相即契契此心忉忉爲勞顧孔道冠蓋如織誼
不敢以扉屨之不給遺地主憂雅意心截之而
已王癸老學有主臍復精思入蒳知相與以有
成也耶耶古道感慨係之今何以得如曩時今

何以不得如曩時有府乘惠弟一閱甚厚然便
與不便非敢有所意必也　壬戌十一月十九日

又

世固有相慕之殷而渺不能即如所謂蒹葭一
方不勝伊人之思者其在今日弟之於年兄是
也昨便中致其區區豈有嫌焉駪駪于役邇人
授力圉人授馬館人授粲方愧無以稱塞是惟
設復勞地主於數十里之外而輒餐其實以飽
行橐主既瘁矣客不滋蹶歟唯是四郊多壘所

過之地頗欲知其戶口阨塞兵馬稅賦所在而苦不能詳特年兄弟之雅敢布其愚府乘之惠受賜已多更荷賻貺似亦未悉弟硜硜之素也對使拜璧幸寬其不恭之討謹更七十有四年所矣所未備得無俟後之君子乎 壬戌十一月廿一日

答丘太丘

討事在邇諸爲討事者亦在邇其欲力持舊案與夫力翻舊案者似皆在眉睫也營營眉睫間敕雷蛙鼓自謂合羣策羣力矣而得策得力否也 壬戌十二月初七日

又

踟躇中荷庇銜命而出真有久在樊籠得返自然之快乃聖賢餘跡事事中都者又獲游心目其間所享真踰涯分矣俯仰之間感慨係之獨不得一接快論商畧今曩而書貺儼然如親芝宇顧侏儒何以欲飽伯夷之粟也 壬戌十二月初七日

答胡侍菴

不肖以故事奉節而出不自意廼在汲長孺便宜發粟之地臺下雖兼縮守土之篆而備兵雀汝築樓鼓角不得徼辯芴之寵聞令不問諮古之人有行之者又何敢以下走廚傳塵一介之使耶郎中不肖寧敢曰御節在握吾以餬其口於四方也 壬戌十二月初九日

與陳鳴遷似木

尊公脫然於去留之際學人開士所難聞訃竟爲之錯者數日勉欲撰次數語安能如尊公所自祭也昨對兩足下衰絰中俄頃顧盼英秀不羣尊公固未嘗死矣聞兩足下各有妙刻幸惠我數冊使我讀所爲陳貢聞乃郎之文爲之讚歎爲之欷歔也 癸亥正月廿一日

與方方石

矜之不閱皇恤其後而一息尚存曷能已已邸報不能多見所見輒復詫人 事之敗株及其舉之者顧請寬敗事者何以又肉其白骨也疏講學之禁者又欲以募兵旌之攫攘節鉞者比窺其百足紛紛而動也究竟不能言其請寬敗

事與禁講學之爲是即天翻地覆吾道猶存也

癸亥正月廿九日

答汪太乙

人固有居比日相傍而同牀各夢了不相涉者亦復有俄頃邂逅而輒往來胸臆耿耿而不能忘顧不能必之邂逅之人亦復耿耿焉如吾懷之所存也塵鹿燕塵惠蒙左顧盻睞所及溢于語言匆匆未展每一念及悔其交臂失之幸茲偃息故園正圖一問西湖之棹寫其夙心而莊

楮隆施儼焉下及何以得此于台臺也踧踖再四不能自寧懼自菲薄以方命取戾抑恐負此耿耿不忘者之積念而幾于自外耳 癸亥二月初四日

答王銘韞

四府備員不十百人後先臺使者十四人首尾兩人摘爪幾盡年兄此念通于上帝矣抑且有抱真抱奇而以悃愊躍冶見識者負生才之意特甚臺使者苟可與言亦可以此意商之令破其成例乎 癸亥二月十九日

答陳則梁

不佞一村夫耳於世間高卑諸趣都不領略間及山水亦復神動雲岫之遊遂累行廚兼水陸諸費惻然不寧始漢省高明之好畢竟是欲欲動便於世多累不必酒色田宅諸擾擾之當憎邪也玄扈先生謹識之請教之期尚圖後訂不佞自推救世之心雖切而無救世之手欲于進賢冠下覓人得一人爲世道加額所以不漢棄世法耳非以一身口腹有所須于世法中也此

意固難以向人偶爲則梁及之耳兩賢弟所願見但廿五以後弟當往吳門見趙凡夫爲先人銘表乞篆端節後皆不佞閉關之日矣茲時可相候也許襄城兄幸爲弟致其不安之意頃晤廷玉兄乃嫂緣門送褐遣僕婦到舟相看殊繾綣弟微有所贈而姑媳執義甚堅再四往復始受二老媼一女鬟一小舟相隨侍光景如此知則梁亦欲罰渠近況也并及 癸亥四月二十一日

與康味澧

試事在邇法鑒當空桃李在公門矣即無言寧患其不成蹊也而一二親舊不無望不肖爲之先容於左右者其淹滯而食貧者尤甚今具列其名於別楮老父母第就試日之文而高下之稍爲加等以示鼓舞可矣庶材者亦自見其材不以不肖掩也至豚兒學濂尚係初學榜尾厠名已幸萬不敢以不肖故枉其實以塞寒士之路天日在上無一誑語真切真切 癸亥四月廿五日

答丁愼所

不肖以其一肚子不合時宜者而嘐嘐於人緇衣之好其累賢者更不淺世人不過忌先生作官耳官於先生何有哉即不肖原期與先生把臂入林耳匪必彈冠也邇偶出而見人赤眼相覷恨不一口呑之嗟嗟不肖之莽人腹中者固已久矣吾鄉數百里之近有先生有劉光祿先生不肖即非其倫要之三人爲衆矣如何如何

癸亥四月廿七日

答朱平翁

數奉教於鄉長者道翁臺汪存大中甚淡茲應名北發酬對匆匆而遣使惠書勤勤欵欵下交後進且辱先施豈不賢於古之有士及門而始勤吐握者哉顧大中何以報翁臺不負翁臺之盛雅也竊嘗思之翁臺所處天下之第一官也翁臺之品天下之第一流也以第一流人物做天下第一等官必事事皆天下第一義而後可何者爲第一義以人事君相臣之第一義也以

成就君德之人事君又以人事君之第一義也大中間嘗仰窺 皇上之淵微矣篤念 聖母即邪說紛紜而不可奪致詢王伴則左右休息而不敢喘皇極照臨正容謹節文華講讀傾聽汪思夫固爲堯爲舜之資也天祚 聖明適有能堯舜其君之眞儒如高存之先生者生於其時師傅之禮即難驟議講讀之職或有專司而儻以眞儒不惜翰林用之無路遂虛天所以生聖生賢之意抑負此有君有臣之時即別有相

業亦在伊傅周名而下矣以中計之台駕入朝
即當孜孜汲汲覲會迎機延訪眞儒以高存之
先生爲首更求儒臣如馮少墟先生數人者到
之令以原官於講筵入侍講讀既畢隨侍便殿
或將當日所講經書再爲闡繹使義理昭著於
於動静起居薰習德性不越俎不侵官而坐收
堯舜其君之效莫善於此夫戰國之季之卜[illegible]
也猶以所進之人孰臣孰師者定相況翁臺以
伊傅周名之心當伊傅周名之任耶此成就其

德第一義也至陰陽消長之際或調之示平或
倒之爲用總伏禍機均非至理惟有摘姧賢[illegible]
國之人運籌王輿者放之流之爲第一義而已
遡年之故可得而言漢川故亦溺于所聞南昌
善用之而祥麟威鳳悉使登朝福清脉正機圓
善類特得其力要其最失着處在不能容一南
昌而自失其左右手涇陽是非之心本不勝其
利害之心而一意用高邑爲御史大夫其裨益
世道甚大吾黨之用楚正以倒用失之非芮城

鐵案劃然中分善人蚤已無噍類矣前春內計
已見清明今日惟有守之之法顧踉蹌載道狠
心蠢氣實繁有徒守之之人艮亦不易漢高威
加海內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則勤思猛士固今
日之第一義也若南大司徒青種固其舊物而
斟酌安頓當有微權或彼尚有恩怨未忘之心
而我復置之功罪易見之地則我實自瑕授人
以隙行見又紛紛矣此處不可不漢長思也黃
扉之內翁臺爲政而久任高邑以總憲徐登無

錫以王銓邊事責之將吏將吏責之樞臣民窮
責之守令守令責之撫按雖百孔千瘡太平日
可竢也抑大中更有惆心者維桑與梓代有魁
人臣扶海宇徃昔無論即清簡恭介猶表表正
人芳徽不遠而四明入相以迄馬要慣占下風
供人訴詈以一身府正人之訴詈其害猶小以
一人壞東南之人材其害滋大匪及翁臺在事
力爲轉移浙人幾比于匪人則大與燕惘普爲
濟渡翁臺責也亦翁臺之時也然登高而唱亦

須呼應有人丁愼老日下未能出山披沙揀金惟有劉光祿而已矣亟爲遷擢稍挻事柄以助呼號振頑醒聵會自有時也眞切眞切

又

翁臺衆正之領袖也大中之景仰翁臺者匪朝伊夕矣辛酉之夏嘗抑同鄉人物於敝同年錢御泠而御泠首及翁臺稱道甚力時敝同年劉侍御芳在坐其景仰翁臺者亦匪朝伊夕矣而展覽是牘尤信相顧咄嗟恨不得旦夕以授席

借翁臺也南昌解組以還思翁臺者更切旣武進不安其位而福清又復於計後圖歸劉侍御旦夕過大中所爲宗社爲衆正相對深念圖得翁臺暨漳關當揆者尤迫而揆地無虛席開户殊難於是復令人乘間通意於福清謂旣失南昌奈何不及時更卜同心爲左右手任則協恭去亦善後而微聞福清有領之者維時錢牧菴實與聞其議於是劉侍御則訂其同鄉李侍御具疏以請而大中訂敝同年方工垣有度爲繼

一時相顧錯愕乃揆地果有驅除之疑同郡者聞且欲并心於不肖也今漳關復受齮齕獨翁臺首膺特簡以慰輿望即一時之景仰翁臺者不止是數人而數人始末寔大中所與聞聊城明快特甚而人有疑之者聞與南昌善與武進尤相信此在翁臺之鈞陶中矣吳越之間論論訛訛側目翁臺者不少知翁臺秉正以副具瞻他非所問矣大中之爲若輩側目者尤甚網羅尤密且聞敎千·君子吾人立朝惟應苦心以爲

道不在覿面以樹交故相去僅百里而逢亦不敢不以迹自遠知翁臺能垂亮也

又

再啓傳陞乞陞者例止列銜並不管事錦衣陳居恭故璫之姪即小疏所指居間之人鑿鑿有據渠亦向大中自供不能深諱去歲兩衙門合糾之而去近于邸報中見復職見朝殊駭觀聽而亦寂無有言者是一奇事也斯人之惡大都與王一鵬等併聞 癸亥五月初一日

與康咏滄

試前嘗以膈語奉告老父母矣日者惠顧談及脉濂試文過蒙奬掖津津不倦感刻感刻然得無遂班之某某玉樹之間耶學語未成窘幅蹇步反而自知冰叓逾涯翻露其醜儻其名或反前乎孤寒而有文者愚父子於是得罪於州閭鄉黨也錄名送府等夷視之使濂兒知淺學之不可倖邀而鼓其進是大有造於濂兒也使縉紳子弟皆知淺學之不可倖邀而咸鼓其進是大有造於天下之為縉紳子弟也夫子弟不問其所詣何如而以父兄故槩覲前列嘻亦太俗矣且縉紳子弟之未能文者而槩爾前列無論非寒士所耳抑何以謝諸縉紳子弟之翩翩而實能文者也 癸亥五月十九日

與周開鴻錢御泠

昨開兄康父母持漕規甚堅聞此喜劇連飲數杯不覺至醉儻有私增耗米教軍為虐者以打攬倉場之罪罪之吾鄉之永利也業遣一僕婦齎年兄所貽翼菴故妾金徃探其婦如其夫之言服有之非必遺服也 癸亥六月十七日

與趙凡夫

日者造次脩謁方愧不虔而山斂繽紛款洽備至秋風蓴菜之思令人不能已已捧讀尊刻獨坐名山上下千古徵材博用意洪矣蒙諾大篆題僮走領併以申謝不盡 癸亥六月十九日

與文文起

墓門片石仰荷台慈凌寒呵凍為之布墨矣復覿於茂檝冰簟間特丐丹書不幾以無厭見譏乎過蒙不棄寵及先人且寵及於萬世而下弟不能以六尺雖糜頂踵何以為報耶 癸亥六月十九日

與周開湯

日來康父母持漕規頗堅而衛軍亦持而不相下行百里者半九十掘井亦幾于九仞矣儻於漕規小溢而借昔年濫倒以自寬猶五十步之走也不可為永例頗有為申文之說者聞章魯齋之在華亭且未事而先以漕規申也弟不諳

爲令宰年兄熟計爲佐一籌斯亦吾輩爲父母爲桑梓一時矣眞切眞切 癸亥六月二十日

與陳聖苞方旦心兩公祖

漕粟四百萬石而下邑額八萬四千有奇夫赤縣亦碁置矣撮爾彈丸遂當海內五十分之一卽凜凜漕規已處立盡乃運軍復多方其姦利以致溢額歲復一歲將焉底止邇荷康父母矢誠播公軍民兩郵督米上厫再三籤颺令軍無耗折之憂而持九石八斗之贈一如令甲所布

不敢縮必不敢過然軍心無厭百計需勒日出而議日中不決者旬日於茲矣無論小民赤暑喘汗飢劬疲費百不可殫卽邑父母亦甚勞苦夫天下未有祖宗之法不守聽其弱肉强食而日調軍民於平者某等城居目擊其事覘邑父母持法之意已堅伏懇老公祖特頒鈞示令領運官旗當卽遵法領受漕規不壞漕期不悞軍國之王計也 癸亥六月廿一日

與熊雨亭

兌運之役敝邑父老剝于運軍者苦矣邇荷康父母矢復漕規先督糧米入厫再三籤颺不啻顆珠粒玉矣曰自治而後可以治人今船至水次而旗軍多方需勒指不領受聞訴于台臺以米色濫惡爲辭夫米色濫惡者籤颺必多耗折今民心蒸然顆颺而米色可知也業經籤颺而猶溢額于之則今歲之剝乃滋甚且何以令爲民父母者敎民籤之颺之復敎民溢額于之也顓懇台臺特頒鈞示令領運官旂卽日遵法收

受漕規不壞漕期不悞軍國幸甚 癸亥六月廿二日

與連在冶

外議藉藉有每百於額外另加銀五錢之說是善邑當加四百餘金也生以爲老公祖必不破漕規而脅民以奉軍不敢信緣昨已奉敎米惡則易米缺則補必不溢額也故愈不信所以瑣瑣奉瀆者以錢糧敝垣職掌亦得與聞耳 癸亥六月廿五日

與康味滄

頁連公祖垂顧微露苦心調停之語弟固已洟
言其不可不可矣事關錢糧一升一勺亦須奉
旨恐額外之增難倡亦難遵也米色不佳寧易
米無踰格數日之力决於須臾百代瞻仰在此
一舉真切真切 癸亥六月廿五日

又

每石鉠米一升便當補米一升不得作別樣商
量也每百加銀五錢日後便有真以濫惡與軍
者彼時旂軍又扇又當多加則何以應之非漕

規無以戢軍之橫併無以止民之姦且各公祖
俱似應手而下持之不力反不便 癸亥六月廿五日

又

不謂憂憂乎其難如此其濟則老父母之功不
濟則弟之罪知宏養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也
癸亥六月廿五日

與方旦心

日者以兌運事奉瀆伏荷垂答錫之鈞示捧讀
數四慈祥嚴毅溢於言表雖父母之保赤子詡

以義方而撫其孱不自立者何以加此敬肅衣
冠西向再拜爲數十萬蒼生加額顧茲事猶有
齟齬者緣運軍剝民以自爲而糧里則仰命於
官不知始於何年官之爲民偶不如軍之自爲
聽里胥貪緣爲姦利而溢於九石八斗之外以
迨去歲縣無正官瀾倒尤極至有十四石者且
驅致十八石者又每石索錢八十六文合之至
六千餘金終歲勤動仰事俯育之不能何能堪
此而軍又騰下邑以節節高日日長之號除嚴

州其積毒于下邑者餘皆營撥于下邑以圖脂
潤之便者也此非盡以漕規不能戢運軍之橫
此非扇颺潔淨不能戢糧里之姦故康父母矢
復漕規而扇颺數次所以治民而鄖軍者已周
乃軍心以爲此向魚肉而一聽我之刀俎者安
得一旦强項爾爾所以多方其說以控上臺要
無一實語也但糧道之胥史半屬軍餘而運軍
復以回空之遲稽其過淮之報反操其不得不
左袒吾軍之勢而民乃無愬矣執執赤子纘息

猶屬與祖宗法制不至澌滅無餘者獨恃老公祖矣獨恃老公祖矣且康父母一片爲百姓熱腸掘井以及九仞實亦未嘗私民而苦軍台駕下臨自了然也 癸亥六月廿八日

答唐宜之

今之爲關以東計者惟有金城方畧耳而種種敗着必不肯翻以種種敗着皆利孔也置經置撫獨在得人非其人專用兩用皆敗勞苦董見老于外嘗與敝舌爭一撫銜而不見聽蓋弟緇衣之好徃徃累人如此矣李懋老賢者幸弗與相異相異者意也非道也需材之秋即意長小九列亦邪自兄借徑耳弟之志氣兄所晰也能再作官耶了得繳節事休矣 癸亥六月廿九日

答錢聄自

戍關者十二萬人計所須二百六十餘萬恐十二萬之數未必核而所謂二百六十餘萬者其中耗孔漸不止二百六十餘萬也蕞爾京東兩雄並僕必非完策此時撑一經臣須知彼知己知兵知人用人者可耳事事手掐即大賢難之年皇事親地近恐不久便當相借幸刻刻留意天下事存一毫意見不得然意見惟賢者有之所以常齟齬而事不濟一箇臣所以貴無技也屬國之變毛帥當有真耗當有微機此處無消息無機括殊難商量也弟即不敢委君命於艸莽然秋風蓴菜此何時耶 癸亥六月廿九日

與姚鏡初 延渚

向沐教欵銜戢無盡洎共事厥庫載色載笑比於佩韋廻環展憶於今終不忘出都更荷高情惠顧夙好撥冗移尊留連惜别此情曷能已已既當事者以轉漕鉅任借重年兄弟私爲國計加額者久之乘驄所至即殫慮與除僅用一隅耳董漕爲軍國司命精血輸委氣脉旁皇大蠹大害蘖芽其間得人則寬者在民急者在國而不以飽壯哉之雀鼠弟所爲忻忻加額者此也四百萬漕粟舳艫相望銜尾而進矣軍民疾苦與文武長吏之廉幹者凡在轄下詳已洞如觀

火而弟荷庇里居得於里中者頗悉亦不敢不以敝邑所苦與賢父母所以苦心於漕者一爲年兄誦也東南財賦之區敝邑在東南中賦尤獨重幅員才二百里而漕槩至八萬有奇其一徵矣兊運法正耗米百石加九石八斗而此一百九石八斗者至都止交卸七十餘石葢每百石有三十七石之贏矣而旗軍何厭之有故詆米爲濫惡以圖溢於額外積胥貪緣爲姦利姦里之窟穴其中者輙虛增以爲柔良先日復一

日以迄去歲加至十四石寖加至十八石而益之以尖又多方其名色如綱司伍長倒籮之類每米一石費銀八分積至八萬所費若干矣夫民之姦者少而良者多米之惡者少而善者多而民之良者與米之善者偏受勒于姦旗者多長此不窮不愢之祖宗之法其何紀極康父母下車廉得其實初冬卽立限徵米貯倉曰米不足將有折乾之弊病國米集矣簸之颺之至再至三曰米不淨將有浥耗之虞病軍米足矣淨

矣遂糧儲矣戎器戒矣行糧緘矣曰如是而不堅持漕規或溢額以予軍病民不可以爲民父母而旗軍於去歲得志之秋則又騰敝邑以節節高日日長之號今歲遂有營撥敝邑以爲利者其故弄敝邑於股掌視如几肉者驟聞而駴失所懷來五枝畢用以冀一撓其法儹運利速故示之以吾且遲地方宜靜故示之以吾且誺而康父母日止倉庚恬不爲動氣和而語諍曰吾之邮軍者已周矣今日惟有以官殉法今日

惟有以官殉民會司理姚公祖行部至縣見米色眞無右嘉善者而旗軍亦覘康父母無少變意乃始揖志受程不四日而八萬餘糧啓行平兊解維而前矣當其以無情之語仰控年兄正其五枝畢用時也數百里之內聞見所及多賢長令乃兊運一事嘉善平湖其卓然者矣而嘉善又在極壞之後鼎新之初爲力最難弟非敢河其所好年兄於河山千里之外獨懸朗鑑亦必有以知賢父母者剡薦在所必先第旗軍溴

慾未饕舍忿未泄三尺之喙如蜮射沙則撫漕
左右更冀冑爐爲重耳至旗軍誣邑里爲包頭
則敝邑倉場中從來幸無此獘其牽入官僕尤
爲無謂當漕規極壞之時官戶原不加多帥漕
規既復之後官戶原不加少何益於多寡之數
而有僕摟摟其間耶事理固甚明也遼餉每畝
九厘我鄉每畝徵米一升益之以贈徵米外又
徵銀三分幾厘又別爲處脚價者數百金則是
我鄉之遼餉獨倍之又倍也古之經國者曰不

加賦而國用足今加賦矣而國用不足可奈何
佇觀入告定有訏謨矣五都俱有北白之役而
敝邑之任斯役者輒歲破數十家以爲常其故
未易枚舉獨其在途則受船戶囊夫之累其抵
京則受保室之累此賢父母之鞭所不能及者
年兄俯爲晉紳敝邑造福不淺弟使竣過家日
與病伍期不敢後不得已力疾而前不識能至
否也

又

弟非敢冐昧唐突而通邑之父老子弟日踵弟
門爲康父母憂憂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故
敢顓介走請伏惟俯從民志首光薦牘至荷至
禱　癸亥七月

與吳玄水

雨急風顛颰颰噎噎而翁丈發聾振聵萬蟄咸
起既風恬日霽捩舵開船邪邪許許亦已前于
後喁矣而待翁丈者在季孟之間茲其所以爲
翁丈也翁丈之氣久已磅礴一世何嘗以大官

也哉湘潭寖寖柄用未免有情而彼中亦急欲
得崑以爲推刃之藉向稱吾黨之傑然者又力
嘘其燼而然其灰翁丈急爲吾道一出不畢小
官梆下之和正梆下之任也久欲掘趨堂下展
其區區而誨指之軀懼以拾搖取憎故左右顧
而止翁丈勿遂以爲此天下無心人也分省人
物考奉閱有俞弟以松茗者轉奉爲竹林暑渴
之備然弟不善藏不知其味如何耳　癸亥七月初三日

又答

正作書遣价奉候而台教適至氣機之動有天
合耶大范掌旨切責小范亦無完膚至伏莽之
戎更壓淺念則弟之爲翁丈勸駕者尤亟矣上
天垂象憂心如惔數晩前又聞有黑霓亘東南
西北間不知作何占也豚兒於此道徒苦二戰
三北鮑子不以爲怯耶至黜鐵之處俱度金針
更拜敎思無極矣 癸亥七月初三日

又

吾黨之苦心以爲世道者歷數前局覺楚人之
鋒剽以疾左投則左勝右投則右勝而又不能
盡楚人而德之令楚人盡德我而爲我用也則
就楚中之能用楚者而吾用之於是乎用經而
經敗今之用湘亦猶前日之用經也其用乃不
在彼而在我顧崑湘之瓜葛淺矣安得無淺慮
耶機括欲轉界限亦欲清認子不眞引寇滋懼
大敎欲以楚制楚以崑制崑善善第恐兩公非
兩公敵也何也謂卑而與寡也翁丈所斥之侍
御翁丈今日而知之耶此君爲虺爲豺包藏禍

心已非一日而善伺吾黨之意以陰陽其間首
薦經臣及林下諸賢以自贊而實操彼中線索
以防我禦我而伐我至楊李之獄大敗矣敗後
百慮以飭其敗以倖當世之大賢吉水墮其雲
霧爲之之下而致存長安高邑福清諸公亦靡
不有以得其懽心也所稱吾黨之傑然者復與
之爲生死交今翻計事聞考功協道持之甚力
昏夜乞哀無所不至輸情服辜認題作文而後
幸免於察吾黨耳食者遂奉之壇坫之上而不
知彼之眈眈於吾黨者甚毒也亦甚急也高帝
之斬丁公方其急將不下氣曰兩賢豈相阨哉
迨生死在握而覬其相收醜之而以爲僇渠亦
安能遂忘輸情服辜認題作文時哉且烏可令
小人有功于國日復一日其禍倍于其功所敎
皆眞消息也福淸當事南春官未必即獲也遂
但一路薔薇乃桃乃李蟲斯百足矣披其枝撥
其本要在憂時者之審機下着何如耳人物考
是隨地分查之一便豈有他哉 癸亥七月初八日

與姚谷神 司理

其在都猶耳芳聞而熟之一再拜台階而爽氣所襲盡腑以傾不寧台臺無不快之胸臆與不快之喉吻併若舉四座衣冠隱隱焉不快之胸臆不快之喉吻而為之快之無餘剩也頃敝邑漕兊矯枉于極壞之後而適值回空之遲儹運者利速守土者利靜若輩反若有所挾以遂其寡壑之私非台臺儼然照臨明並日月迅若風雷此事幾不易竟即適所過慮者非必盡不必

然之慮也功在邑父母功在邑父老不淺幾欲馳叩台階鳴謝而懼以暑汗為煩然仰之銘之不可諼矣豚兒稍知讀書而不敢令見官府懼旁之或有所借也即試亦未嘗數數不敢與寒士爭後先也而請教之私實不敢自外于化雨謹以近稿刻稿二種呈削 癸亥八月初三日

答賀函伯

弟閭汶無似獨嚮往海内賢豪一念愚不可移壑下尤孜孜夢寐間而天未假緣荆識未遂更懼武夫之貿識玉是漸且一時麟鳳先後登朝獨二三賢者見錮于宵人孱力絜言行有會矣復為宵人所挑負職負心日虞為賢者所棄不意超然遠覽俯矚塵寰乃有愚不肖之姓名於胸次而儼焉賜之教誨也弟調不適時屢徼天幸此翻亦弟之急流矣二三兄弟交相勸勉乘崖之出不為輕肥則急流之退與罷官而歸原無差等顧尊茶初肥叱馭而北卒業清音而愧可知也 癸亥八月初九日

答董二醇

瀨故徒倚而年兄小試牛刀朞月而可讀諸十夫所臚列者而懿蹟炳如矣然弟猶謂是相於牝牡驪黃之間也無論止菴兄即壬戌諸君尚有潦倒於簿書者乎而吾兄獨賢勞也弟不肖每以緇衣之好累賢者幸同門諸兄弟一時在輦下不患于嗎之無人矣天下事惟百里之長可以為所得為年兄無過自苦公道定須大明也仆弟倚才小屈會當大酬小兒豚犬耳辱念

夏之感甚 癸亥八月十二日

答王逃文

世界從千蹊萬轍中賴年兄以有今日年兄亦從千鋒萬鏑中兀兀以有今日今日天清霜降水落石出矣疑者忌者構者賊者卽不必攺心易慮亦不能出頭露面僅下石於暗中矣何遂有歸歟之思么麼細人體無完膚南天誰領袖者而介介于此也翩彼飛鴞懷我好音斯亦年兄之時矣愼爾優游勉爾遁思弟不能不致望

書牘 十六之二八

于年兄也弟一無所挾以出出必蹶行之而止者數矣目下迫于期限黽勉而前然未識能全否也室邇道阻荷以伯夷之粟見餉感謝無已小刺請敎移宮事何以尙紛紛也彼中消息微得一二欲告年兄恨不能殫吝覓便再布 癸亥八月十二

答貢一山

就方輿所碁置之長而課循蹟如披沙而揀金也就所碁置之長得循蹟於百一而審聲十臭求其不介而乎若水孔之入如又披沙而揀金也徃調募之役淚爲烏傷問憂而臺下拮据其問甚摯諸循蹟纍纍不易更僕則心嚮徃之邇書旣之辱宜冐臺下不恭之討而猥以次見所收顧使千里勤勤惠問聲臭孔入如流濕就燥者之不容已已愚不肖何以得此於臺下也以披沙揀金不能得百一於方輿者而不肖得之敢不拜台命之辱 癸亥八月十六日

答李廣霞

書牘 十六之三九

求友難求友于臭味尤難求臭味於吾鄉尤難之難長孺先生幾得矣而復格輦下獨朱平翁劉向璽耳廻翔下邑台丈其拱璧也綿力不能自振望台丈提挈者不啻左右手吾鄉此翻得今後來之秀咸如祥麟威鳳爲海內所欽非台丈孰導之而人之伎台丈者似不減于弟弟日幾榮膺之及及矣而今冬又似偶不相凑也雙南兄於台丈最親諸當言者幸詳及之 癸亥八月十八日

奉商等翁老師

邂逅於郡匆匆告别不自意獲蹕師臺後塵而典型既邈悵悵靡適徒率其一隙之明與章句之習而轉 族觸諱無當於世也則又日率其一隙之明與章句之習以俟譴訶而屢徼天幸軀命苟全旋以使歸俱出望外諭諭詵詵噂噂沓沓鬼蜮射積有歲月幾無完膚殭絲纉微息呼吸猶屬迄于今而似葉之身望秋黃隕此倖不可再徼矣然偃臥俟黜使節久稽不得不勉

至前途以聽不可知之天與人而莫能自必也飄飄曳曳樓薄無所了如飛蓬漾欲躬候興居一伸昇濶訴其煩冤兼請訓慈開其迷錮而偏江東西苦無的耗脾病作楚酷炙畏人同事者聞已先後還朝遂匆匆戒行違其始願顓人叩訊一芹之獻殊不成享伏冀海涵併懇敎旨桃李成蹊聯翩軒翥匆謂大中之不可化誨而秘不一示也 癸亥八月十九日

答顧平湖

善觀花者於其蓓蕾丰采照映其氣已干霄而直上乎復遭規於大壞之後賢者猶戛戛乎難之而臺下善刀而游肯綮之間無弗裕如也即言輕如絮安得不逢人而說項矣 癸亥八月廿四日

答董思白

童而習先生之文與其所論著雖不及門雖及門而請教者不過如是焉已矣中遭齮齕飄再升朝而復有不相亮之語竊謂 冲聖當陽正應藉祥麟威鳳鼓吹休明華亭京山今日其選

人固各有所長奈何欲令風雅之道於斯頓盡默爲調護恐不得當不謂其浸聞於先生也先人表墓之石得託千秋私心感刻尤倍尋常萬萬業已鐫之石矣慮不能肖先生萬一而鐫者已自謂工正圖遣謝匆匆未遑而翰貺遠將且感且悚繳領來仲帖以識明德餘儀藉手附璧似葉之身政恐及秋先隕耳一念縮衣之誠不敢不惟力是視也 癸亥八月廿八日

與曹允晦

登堂叩別曰至渭陽歸與歸與而弟與行倡此

心遂闕如也二三月間當爲次豚遣聘其儀一

如長息輔鮮不堪伏仗兄慈從容緩頰至感至

感 癸亥八月廿八日

藏密齋集卷之十六 終

八書讀

藏密齋集卷之十七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書牘四

同岳石帆具三院兩司府縣公祖父母

嘉秀善三縣田糧聚訟而不决者有年矣計一時諸公祖父母如西伯之在上必有以輿虞芮之讓而氓其爭者獨嘉善士民郭文翰等以前累議成議徒者數人事未結証而已經三赦儻獲一遵一節議宥一以宣天地之德一以溥公祖父母之慈一以彰兄弟之好將一舉而三善備焉某等所以不揣轄率為桑梓士民請命者也謂所矜宥者僅數人而所成全者實多也 癸亥九月

答耿華平

浙雖僻在海濱而魁人杰士之生亦數數矣邇不知起於何人之一念浸踵其謀釀為風習幾不可轉所以不揣輕微一破其比秦肬楚之着而皈命於台臺也浙方以護鄭為世訴厲 明旨令鄭氏擇便而鄭乃便於浙夫浙何辭以解于天下萬世之口大疏所敺除不獨敺其所陰養之士貽地方以安實併為吾浙洒其不自洒之耻而惠吾浙實多矣頃人材剡薦貽累舉主吾鄉後進宜為洗心登高而唱獨恃台臺耳浙之民浙之兵浙之傳造種種仰煩台慮地方之福要舉而付之能吏皆可辦即傳造一事與之爭于朝似不如與之陰持之于郡邑也何也爭于朝彼取旨如攜我無如彼何持于郡邑彼亦當無如我何也中貴之長不必皆恣睢自雄獨其司房所官與其門下所集厚酒肥肉鮮衣怒馬呼盧挾妓諸無賴欲騁其欲而魚肉吾民耳則吾與持之尤不如誘中貴之長之自持之為佚也敝邑漕兑之壞極矣康令矢從漕規甚力中間頗有齟齬彼亦不顧今士民欲勒石以垂永利伏惟台臺一為主持幸甚幸甚 癸亥九月初一日

與丁改翁

翁臺為德於鄉甚厚頃蒙旭道勤勤以里中賦

重爲念欲損其家以代輸本縣之逋餉者一年何翁臺之爲善孳孳而無倦也顧代輸大義也併宦籍而與之代輸則其恥有不止于獨爲君子而已者合無通查闔縣田額若干逋餉總額若干內除甲科官戶田數若干計田若干該逋餉若干又查其未經預徵之年分而爲之賦之府司撫按一一申明一一播告庶不至入官胥之私橐而里長仍誅求其細戶也如何如何翁臺爲德本無心于任德德自不得不集不肖力既不能爲德性復不善辭怨怨亦與之俱集仰止高山撫巳多愧餘暑新凉不時伏惟順時珍重不宣 癸亥九月初二日

與某甥

凡事盡力便是天理吾之嫁女吾甥所知也二篋一裹而外更無長物而家欲營子母以飾奩耶吾明歲欲爲二郎遣聘尚未知所出力不能相及也首夏事以爲爲若貪姊耳得之而徒以供得巳之費于心大不謂然今若不與數人清楚田界淸楚田糧是我大得臯于鄉里細民也幸吾甥亡爲料理遺數人以安以免我罪過至懇至懇大其心以觀理厚其氣以作文寡交遊理會氣象自然尋向上去冗不多及 癸亥九月初二日

答宋常熟

鳴琴之理友其士之仁者今曾亦多君子矣況以身取人耶塵老致台意甚篤寧敢自外文起以當世大君子爲貴同門又近如左右手竊爲武城得人慶也 癸亥九月初二日

答錢受之

徃者巧相値而復巧相左念之爲勤然天下事大都如此矣仁兄弄璋之慶喜劇弟爲天下朋是非耳不與人爭功名徃在千鋒萬鏑中矻矻自將而今日之行止乃從他人起見耶獨徃獨來自行自止固知知弟者之難其人也諸教一一領悉筆不能盡者弟盡之塵客矣 癸亥九月初二日

與周開鴻

頃兄運事王持有康丈母敏央賴樊公祖然非

年兄舟中數語扼要當幾事已去矣誠哉仁人之言之利溥也明歲須將此事透徹一做平湖於九石八斗之外並無毫毛雜費要着只不許總房派單而得行其倒廒之法其行糧兌一船即交一船無短數無虧色亦服軍心之一也若無錫則每百止加四石九斗五升勒爲令至今截然丁改翁爲里中代輸遼餉之說得果甚善其疏聞與否當更商之何也其意原主於寬民而非以助邊也 他人爲宣其惠德于朝可矣前

晉者言預徵事弟數止之至留其稿不還而崇以奉年兄甚急已于賓館來臨云奉年兄之命矣徵聞康父母欲督過之夫民間一文一緡之由苟非心所甚欲雖父子兄弟氣息呴然亦靳一請者足以箝其口耶姑存其言亦足令吏胥而民懷也 癸亥九月初四日

與錢御冷

[illegible]兄諸所以爲弟圖者皆弟家人之不爲弟圖[illegible]弟之所不及自圖而年兄爲弟圖之如此其委曲而周悉也肝鬲之愛安得不肝鬲鏤之矣丁改翁代輸遼餉之說得果甚善但我輩不宜受代也著作之庭聞其無人年兄幸遄其行現問諸兄亦以撫 牧敦趣欲緩至明春具呈轉咨年兄似不必多此一翻也如何如何

又

劉無錫清錫庫之積弊與錫官之積逋獄訟明敏鄉間無烏衣之隸宜民矣近時意思已與賢者甚浹而鹽斤 閑矣三院分糾高葉解之而不

得然貴門生固自矯矯能百里扼之不能千里禁之也 癸亥九月初四日

答劉無錫

歲首得接芝宇皎皎風塵心識之矣貴座師微言其槩此中賢者更道其詳真一時神駿也目前小挫能羈千里耶 癸亥九月廿四日

與丞簿尉各父母

僕無以事臺下惟不敢以半字相干而已矣出門後容有依艸附木以寒家爲辭者臺下只觀

事理當何如或以數字密問之小兒更善小兒自讀書外不知門外事也 癸亥九月初五日

與康咏濬

晒各公祖周藩伯於老父母雅相信愛也劉臬長舊嘗司漕其所條督漕約言於情事甚晰方旦老腸於百石之內已先有每石隨船之耗而立石之呈當即批行矣明歲會須於此擧透徹一做其要在漸行倒廠之咒而該胥不得擅自派單項頗接當湖之人悉彼中咒事漕規外竝

無毫毫雜費向所傳者皆訛也見無錫倉場所勒石可謂先得同然矣章父母名宦事千乞留神光此曠典錄科之試一二貧交而有文者具於別楮寒家無事敢有依艸附木而借以爲名者老父母第觀其事理當何如無輒爲其所借也 癸亥九月初五日

與曾二雲吳石袍

項晒高賢誦兄臺有功於地方甚大拈稿幸賜覩所獲陳湯黨籍姓名及往還書札幸一一見示徵伺蹤跡陰圖銷弭弟頗與聞其略清日一走領勿外弟而不以告也 癸亥九月初六日

與賀函伯

羣龍滿朝而遺賢在野憤之者曰非數公法堂前艸深一丈矣說者曰欲以重察典也夫察典而錮賢者則察典輕曰恐不賢者引以爲例也夫惟有賢者之沉抑而後有不賢者之處竝錮則何以云撥亂而反之正耶奉敎於君子者久雖綿力然宣昭公道有人也 癸亥九月初六日

與潘默菴

兒來道塔田巨石出現人間瑰奇壘怪水嚙沙蠹幾極天巧眞千秋之勝因思脩德脩政脩文之士無須汲汲自明千年百年會必有如默菴者以發其秘也擧以似年兄如何如何 癸亥九月初六

與錢龍門

捧讀諸刻於物理人情事變中徵古徵今而又有所自得也方司文章之衡而假以讀禮之暇規經律傳而光大之天未爲無意於門下矣假

悵前途不勝引領便問何以教之 癸亥九月初六日

與郭泰來

先生之學之行如芝蘭幽谷無人自芳寧俟文章肇悅耶然肇悅者不爲不多僕似無庸贅矣必責僕以言僕固未嘗無言也高年古道後生典刑凉風初厲伏惟珍重自玉 癸亥九月初六日

與宋叔茂

十承惠弗能和乃秋水同心敢不自矢耶別論怨能忘忘之利可割割之其忘之割之而必不可以忘必不可以割也忝在交契敢不隨機老諸公之後 癸亥九月初[illegible]日

與蕭拙脩

徃弟不自揣從千鋒萬鏑爭此區區而台丈陰護之見見聞聞之表此舌尚存此念不磨矣河山脩阻久不聞問不幾徒有其胸臆四十年來是是非非心心有主爲亥爲鉞仰藉如椽何時還著作之庭耶盼甚盼甚曩者顯爲異而同心不許今者顯爲同而異類實繁識者謂是他日

之隱憂也燕居嵩目以爲何如分宜星士鄭前溪云過廬陵藉便一爲起居南皐鳳高兩先生暨如城兄晤間煩爲弟一一叱致 癸亥九月初六日

答曾二雲

數紙多落拓妄人語迺其大物到手一札駭人實甚他緊要者弟固未得寓目也謹同封完上此事發在年兄所中有礙情面者須通上下商量斟酌于事理之至當人多地廣事大他人發之他日發之年兄或不便今日諱之也科場事得間即以其應得之罪罪之了此公案久或不無借此生他端者惟年兄留神 癸亥九月初七日

答李如皐

天祚陽德留碩果於若隱若現之間龍蛇之蟄玆其時矣雙南兄不日慷慨言天下事不入棗臼必且目爲異類當異類相目之時能覗如蚊蚋之過耳乎隨便提撕千萬千萬理也非黨也一是一非非一彼一此也如何如何迂道信使爲煩此心苟同不在班荆矣 癸亥九月十一日

與李滕縣

讀諸刻見文事武備矣所畫兵屯以治天下可也而割鷄試之耶層累而上肘掣恒多手隨其心獨茲爲快志之日毋小滕也劑艾撫循因勢輕重表章節烈雖微不遺滔滔斯世誰復有此敬服敬服魏烈士義氣不滅金川門卒而其遇尤慘伊婦弱質初亦自謂隨風逐波不復見天日一朝澄霽耻偏生輕其志誠足悲矣其節必不得稱完節也改葬烈士茲舉爲亟若云合葬恐烈士所不受分葬之使相望而不相卽而互表之相望以矜其沒齒之志不相卽以存千古之閑何如何如欲以之聞於朝以媿逃臣之繫獄而不能死復營營苟活者可矣旌例未合也幸諦審之 癸亥九月二十日

與周自强

受起倉卒念之爲勞已得濟寧之耗差慰昨過此自謂當何如晤言而忽焉聞此令人驚悵誤耶不應誤至此不樂耶不應不樂至此疑痛交填終夕難寐章嶽訊來後死之責便中冀敘述生平見遺是望 癸亥九月廿六日

與郭金臺

首春諸疏不能盡讀讀者復多魯魚之訛茲刻犁然矣並刻更仰年兄之無我卒業寄感篇別有所挾于毀譽榮辱之外而蹈險以濟險翳有丈夫一點熱血灑何地耶弟亦有一秕塵覽不足供俯仰一吷也例不能相對何法得一把臂言嚌昔且欲請蹈險中之本領所在與所謂別有所挾者 癸亥十月初九日

與劉念臺

晤司空云先生且決計拂衣矣弟偎偎其焉從凋東西後來之秀孰爲之導將終古墮坑落塹耶於世於身去與留義孰爲確弟未晤見何繇覓一晤以罄區區 癸亥十月初九日

又

先生卽横玉都要必不謂先生富貴中人此舉手法敬重矣核若輩二眼中之釘不費若輩絲

毫手勞脚擭之力先生太高若輩太逸耳東南一隅長夜不旦聲氣順地位尊因勢而導作成人材美利滋大千仭而翔結爲孤憤仰屋何竆耶曹眞老於禮行孫出處微有商量南太宰巳放落不得第二義也落第二義非大賢事聒聒細參此義不盡 癸亥十月十一日

答劉又孫

徃年兄一鳴以去而弟黯然無以自存洎弟千鋒萬鏑而不得去而轉幸年兄之以一鳴去也

今日開霽者四霾曀者六而年兄忘寢忘食以爲蠻右地蠻右誠重地顧廢年兄之寢食以破此霾曀所裨益不滋弘歟行復超乘以旌直臣歸闕在邇奉教有日弟或未先秋葉而隕何以報其後也 癸亥十月廿一日

答楊周卜

黔之言勦言撫亦猶遼之言戰言守也不能戰者之必不可以守我不能勦而彼帖然就我撫乎且邦彥之罪而奈何以撫爲結局也黔蜀之仰楚誠殷要其執亦寔不得不仰楚爲左右乎黔敗楚亦無安枕之日其既必甚于今日之餉黔餉黔楚亦以自爲非爲黔也但黔無定着或徙以竭楚而無救于楚之異日則旣方大耳要以臺下在事洞觀黔蜀楚粵之全局而握其幾必有挈要以授其祕於諸公者黔亂不足平而楚餉行漸寛也 癸亥十月廿一日

與曹眞予

中椎鄙亡足比數而心儀先生者有年計海內以及千百世而下有志之士奉先生之出處進退爲模爲范者不獨中也頃黙陪一着舍者舍之其用者以舍之之道用之狡謀甚灼徃晉謁荷先生進而教之曰究竟是去中心欽之以爲賢者之持身有禮如斯也昨見先生出而拜命則又心欽之曰賢者之事君有禮如斯也計先生必有苦心妙用快舉朝之望出淺慮之表者矣乃區區芻愚竊不自揆有欲效于先生者中以爲聖賢之與豪傑舉動微有不同豪傑一蹴

人去就時有出入若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者
此處無可商量無容假借討先生之所素斷也
若銓曹爲銓敘人才之地合正用陪即王銓者
不光而用此法以用王銓之人王銓者異日何
以展布其手足耶即先生在事將黜而聽其
顛倒耶抑身以陪用而能屹屹焉爭有目之用
陪者耶彼一時也進退維谷甚于今矣先生
業已見朝執必履任以中之愚竊謂任之日
當即日具疏請用少墟先生俟允用後出而

書牘　十七

會推會推得　旨而後入而受事因徐而請用
少原先生申前日推正之體破前日黜陪之役
杜後日黜陪之漸快一時同升之美而後先生
此留不爲偶然也若不出此而徒謂有異於當
日之黜陪而留者與今日之黜陪而去者豈謂
無不同處而畧費分疏矣末學晩進無所知識
不當淺言而展轉于中覺關係不小因密切請
敎忘其唐突不敢取必于先生亦敢以告人
札　癸亥十月廿七日

與孫藍翁

中伏見違郡下邑士民有犯非赦格而不原者
每每拖於執怨阻於胥吏有司不以聖意事更
兩赦寬仍覆盆其于和傷治不小臺子王文
當議赦翁臺按覆刑理移文內閣得於舊赦欵
之尾一申此意使聖澤下被垂死獲生功德無
量謹條二欵別楮仰希財幸　癸亥十月廿七日

付泄兒

文格受於題情固也若未知措意未知抒詞而

書牘　十六

先爲題情所縛幾於宣城華亭之得筆遲墨枯
淡寂寥如嚼蠟耳其要先在窮理題理其一本
也題情其萬殊也根理與而入脫理解而出滔
滔汨汨思入風雲以文格受之題情而得象忘
象無乎不可矣　癸亥十月廿八日

答李懋明

當其剝時重陰九淵之下而微陽爲隱不知如
何護持如何長養而始倏忽旁皇際入而極地
而蹴謂陰之即根柢是也陰非別有一陰即伏

於其陽順之而堅冰至決之而同體睽暌矣難矣微觀今日所急不在乎攘異己之毒而在養同人之恬蓋種種多事生於其心心恬則此心無事天下無事矣而其間不可以筆舌露不可以意思分惟在從月同憂其患之人於不言不動之中急着精神冷看機括一撥即轉名位忘人我忘斯不貽大憂耳有心者所以引領翁臺之入朝甚急也茲亦不日而聽星辰之履矣以黃年兄之粹美而以其尊人嘗效凹畫之謫爲舉世所疑則世之疑者原非而況出於大賢之門乎與不肖交最久未嘗見其夢翁臺以爲今日而夢之覺者過半何也 癸亥又十月初一日

答濤肩生

去小人正如拂塵旋拂旋有獨太陽當空塵不爲害狂飈捲地而舉扇障之則何益矣台臺所以屬望於正法眼也乖崖熱心救火而伎者且以爲乖崖罪耽耽者又將執乖崖爲世之爲乖崖分疏者罪怒濤怪浪立海滔天以迄今日而猶滯于荒凉寂寥之濱每一念及不勝咄咄之詫反以長安珠桂厘慮耶弟去歲議借蔓南人銓幾以緇衣之好相累今翻應無異議于其間者第尊教所云中藏禍心而相附相呼者不少時望密切提撕之 癸亥又十月初二日

答徐雲瞻

弟十七道塗十三京邸其在邸去年兄不十數里即數十里室邇人遠我勞如何客冬遇於雒交臂失之悵怏可知也循例還朝二三同人出入風議時相過從獨年兄乘嶂巖疆目近長安遠兄所居又遠於長安此際此情眞詎遣此第念天下大計何土之毛不足供其土之人而榆林以不得耕牧套中芻糧仰給于腹裏乃西延慶本邑又改爲折色而軍用於是益詘今得無不異於從所云云要以年兄之幹敏兼理鹽屯鹽屯食所自出廟堂所以無西北之憂也勞苦衛邊倖且及格即遷來言功言倖紛如蝟毛賢者自不及此而當事者寧得謂不言祿祿遂不

及耶 癸亥又十月初六日

答魏仲雪

徃在邸仅幸攜手之便而兄鋒所攢恐以跡累良友每每好自疎斥意我兩人亦各自喻也既別去空庭涼月負手獨止輒不勝天南美人之思思爾時親公親公其津津自喻適志者如何如何也弟甫至年兄應未悉弟之至而仲達兄以書至殊慰違懷政欲一聞問耳 癸亥又十月初六日

答張曙海

不肖於沈仲容先生所耳台臺比守雲間耳台臺治行尤熟巳通籍十九道途末繇荆識不謂台臺亦有不肖之姓名於胸中而遠辱汪存也邇來叙功者不必其身嘗至其地言資言俸者又不必其身嘗有鴻毛之功而身扞危邊收銀定款塞者能尋盟之功者不言祿祿亦不及語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幽芳自賞亦何不足矣又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茲亦台臺成蹊之時也 癸亥閏十月初九日

答劉止菴

隆冬蕭寺木落冰凝道韻文心着體沁骨巳得附籍一再相親覺事事有底蘊有作料經世手也又且臨事相機躊躇肯綮不以砉然奏刀爲快小有齟齬則又反而自求於推行運用間搜壘索隙無所不至範圍曲成別具鑪鞴藎弟之欽服年兄者非一日也重來陽羨擅千古未有之奇而顧氏復懼其失乳于慈母世即有知有不知吾邑無不可自喻適志矣今世固無不知年兄者獨兵曹一轉稍費推敲當與同志商求要于至當世患無神龍耳神龍亦何所不可也 癸亥又十月初十日

付泙兒

涉世而知世之難涉也在冷署哆口而言天下之故無所避忌以攖世忌在言路不惜區區以攖眾小人之鋒眾小人張牙奮爪者不一旦吞之而夙號爲君子肝膽相許者避去如鶩翮此翮人朝世道稱清明矣而每一闖出所號爲君

子者津津焉欲得之而恐不得之其欲得之與不得之者種種色態未始或異于小人而始知富貴之途君子小人之所共處也富貴膏盲亦君子小人之所同病直已而對小人猶易曲意以調君子正難我不乃易人之所難難人之所易耶拂衣之志逾堅第俍入俍出恐不成爲出處直須時焉耳曹少宰去留關係不小又夙號爲君子者我故密以書告之進苦口之藥而不能嘗其病殆不可起我自反荒蕪無底算運用處又徑情不得肯綮耳目聰明不逮往日無毫分益於朝廷乃取之朝廷者又過其分此刻刻不自安者悔不趁做秀才時色力精健一一討論事體臨身直水到渠成也酬應無虛晷甚苦洙兒會廷師乎急欲知之　閏月十日燈下

付濂兒

縣試遂首兒此不幸事道試而售人不謂兒售也道試不售人謂兒不售也其醜俱不可以消磨消磨之法何在汲汲求通求通之法何在汲汲窮理隨題窮理到活潑潑地是好消息一切俱稟大哥囑囑

與周開鴻錢御泠

雖四郊多壘而衆正登朝猶稱無事獨伏莽之戎日伺正人之門而窺其意旨先迎合之而徐圖以中之而後翻之恐正人竟入其彀中而不自知耳聊城行動頗爲舉朝所疑劉念老莜脫冏卿弟微怪其不疾而呻廼論資論俸者作數日已崇畢竟高風千古矣少宰之留隣於肖眛遂令吾道無色蓋爵祿之難辭如此乎大都榮利之途往者小人專之繼而小人與君子共之今則君子與君子攘之有得有不得而機關鋒弄無以異於小人然則君子行將自燼而小人曾不出薪此則弟之隱慮而不敢以漫言也弟碌碌無可爲年兄道者朝端想望丰采甚殷幸遄其來脩竹吾廬無久棲遲也方兵尊猶介介於兌運否恐以此累康父母倩劉心統作數行達之吾鄉公累諸人又更一敖併爲請命心統

其兒女婣也度亦有濟否 癸亥閏十月十一日

答丁改翁

違辱惠書跽讀數過許劃真切感感愧愧總之吾人涉世弃德卽忿不任辭亦不任受惟其是而已代輸大義討於寬廣處圖之更善大君子舉動自不與衆同也 癸亥閏十月十一日

與潘默菴

城西握別逐隊而北與牛馬俱碌碌無可為年兄道履更未賭入長安門冰髯如戟轉憶靈塔涇水落石出扁舟夷猶年兄獨擅茲勝耳方且老於康父母絕無芥蔕矣乎諸公累士民得牽復否惟年兄偕二三兄弟留意 癸亥閏十月十一日

與錢爾先

大司農厲催科不前之禁不及其州縣而坐之郡伯大駭觀聽已旋自悔而需之完解復職顧其陞遷本省者下或嬖焉不自寧而為之徵倂若陞遷別省與以報歸者彼方自營之不遑而遑及其他不肖所以告之大司農及戶垣之長而復有調停也疏不及門下而復闖入揭中然不足為門下損 癸亥閏十月十一日

與方旦心

敝邑今歲兌運減往年者幾萬斛其績不在佐之者而在其主之者獨始事時矯枉於積弛之後而不調其肯綮過煩籌量其戾不在主之者而在其佐之者佐之者業蒙飲食教誨之主之者豈尚有芥蔕焉但不肖過慮懼以不獲于上為邑父母憂而敝邑公累士民尚未昭雪私告之同門劉心統心統非同門不敢以告卽同門非老公祖兒女婣亦不敢以告也 癸亥又十月十一日

答張蓬玄

一時同志傾耳而聽星辰之履以津門議省偶先位置不日卽以重地借翁臺諸所匡維俟大方殊殷也宜之俛而作倅令人黯然終能為五斗折腰耶驚心於自淑所以死殊不解當日所以生自淑之意叙述生平後死之責業役之自強要之欲信來世須藉鴻裁不肖非其人也董

見老忠毅直前果於任事廼叅差之口信信疑疑頭始議加撫銜而又以不錄廷推微有揶揄矣愚不可移奉教周旋比於讀書錄可以幸無失隊否也 癸亥閏十月十三日

答岳石梁

日者迫于多壘之恥聚首而謀頗敉以及枌榆首爲台臺屈一指曰有底簞有材料六月棲棲突圍而北而始以節鉞重台臺也鄒滕景武間妖賊殲矣賊之殲者一非賊而殲者不啻十百設先事而銷之弭之解之散之其功豈不更多於殲賊耶設以迫檏檏之妖與其黨謀而起京以東闕以西事固有不可知者誅㦯之懋賞且延世而乃以妖之逸爲罪從來曲突徙薪之謀不得與焦頭爛額者稱上客有如斯矣要亦目前小覺清夷耳一旦有事恐又聚首而屈指曰有底簞有材料者無右台臺也 癸亥閏十月十三日

又

浙之二於海內與海內之二於浙也竊不自揆其乘茲大剖藩籬共奬王室而吾浙無為天下標亦無爲天下的私計令兄立朝之節表表當年十年以前台臺于海內之臭味如水乳合也比其闕擬矣而口語紛紛倏及于亡猿之禍既讀大疏氣平事晰事中無損事外應無可加末路漏逗一語覺方隅之意猶存耳袁道長向雖無交近亦共事俄有此疏莫測所以公事外不敢就而與語他有可效無憧歸音雖言輕如絮不敢以不勉也

答錢昭自

以弟自揣正如枯木朽株都無生意而徃徃不見棄於大君子何脩得此益復自愳日冀朝夕知已醒其鈍幾臣其不逮且我兄亦勞苦而功高矣獨賢之擔亦宜少弛而新銓爲政公車之牘言銓政者紛如吾鄉近有吹鄒生之律者機軸行又一轉尚未得間容以間與同志商之李懋老何時入都向所貸半入之長公弟行前又以半入之次公矣但未入其子爲歉 癸亥閏十月十五日

答來馬湖

將于翰墨中騖爲龍蛇也將于棒喝中騖爲龍象也則又於露布中騖爲熊羆之群也神胼高覗應不及蓬蒿樸樕之間長翰雲委如獲拱璧以疇昔騖爲龍蛇騖爲龍象騖爲熊羆而末繇論交者一旦不棄其愚不肖臭味收之敢自外歟 癸亥閏十月十六日

答李燦巖

聞而景台臺之亮節也晤而挹台臺之爽氣也

別而亮節爽氣日在心目間也祥麟瑞鳳濟濟蹌蹌乃躋而再起者半化爲糠粃柔其復以亮節爽氣迮中洧者指可多屈耶循例入都方秉典型之退不謂台臺亦有不肖于胸中而儼然惠問及于空谷也 癸亥閏十月十六日

答朱桃源 名長庚

所晤郡邑守若令不啻以百數而孜孜爲民請命者獨年兄其孜孜爲民請命不啻百十語而無一語及私者惟年兄四盡三空不節其耗之者而誅其供之者固論方不可知獨特年兄一點赤誠耳硜硜之鄙素不敢以珠桂壓故人憂雖伯夷之樹不敢冒承也 癸亥閏十月十六日

答張嗣窗

弟檮昧私念漕船之寄聯亘數千百里關通衢門不一而主者以朞爲代即善其事事恐不久過淮陰時忝竊尸坦自謂當知漕事遂欲與聞其畧繇今自詫真所謂越俎而代庖也 癸亥閏十月十六日

與劉文石

拜教後復俛而細思之吾輩持議正當屹如山岳階級資俸所以待天下之中材以下以此論大賢大功即是娼嫉吾輩不可不大開眼孔爲浮議所撼而二三其說眞切眞切 癸亥閏十月十九日

與房海客

弟于世落落耳世亦幾避弟如鴟鴞獨不知與我兄何以如流濕就燥者之脈脈相赴而肝膽披露勃焉其不自禁也總之共此腔血欲灑無

地茫茫世界皆林林情械之所結成與日俱生無有停止其在今日嘗王伯亞旅同心以禦外寇以護其家之所藏寇退而眈眈此藏者已即在王伯亞旅之間其械甚隱其傷滋多其相去直不能以寸仰屋而歎甚于嚋曩非我兄又誰可與語此耶南中望我兄司文章之衡不啻旦莫遇之而彼中升信尚緩思重我兄幾輔間可以呼吸應如左右手未知得當否也癸亥閏十月廿一日

藏密齋集卷之十七 終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書牘五

答周縣貞應天撫院

其在今日公論不患不明而患無行之者行之者之人似自以其太阿授之內代爲窒其意之所不欲與擊其所忌向之名君子而中道躓者躓而起自謂立党要樞號令天下小未遂不免以其傾小人之智傾同人蘖芽見端是大可慮點陪之策圖一網而盡四賢少宰翛然如雲光意未帖如也其機頗幻其說頗長未易楮罄寒鄉臭味落落晨星丁愼老不可以卽出劉念老復拂衣而南孑孑孤蹤曷其有極實徵惠顧不遑千里錫我司南耳疏執織造不獨惠吳浙之父老子弟實嘉賴之謝謝癸亥十一月初一日

又

哀之撫閩無狀至劾實方伯倘計典而一時賢者幾空國而去惠徼郵典計非尊者本念遂代爲任怨知不以爲訝也

答王半菴山東撫院

跽讀大教舉全齊之病楚一一數之如指諸掌入暗室者久始明何以望表而瞻其裏若泰越人洞五藏于垣一方也知病審方于以劑君臣佐使之妙而標本治之行霍然有起色矣青齊天下之屢呂台臺塡其地豈徒齊民安周公太公所以報政者拭目竢之矣癸亥十一月初一日

答孫拱陽陝西撫院

所景海內名賢不可以數計而躓而再起者不無闘撓之思賢者亦默默取容耳其孳孳世道不恤手口拮据如嚼蠟是唯先生故椎闔如中奉教備至循例再入桀戟在秦遑我典型如爵空谷西方美人可勝惆悵耶癸亥十一月初一日

答商老師

人有其郤也而偵偵有其郤也而借借有其郤也而起而排之不遺力大中通籍以來廿五在室十三在途在都者不能以十二所構郤抵絕

少又辱在師門無過而訟師臺者竟不知老師所卻者何事今脩卻者何人而將起而借紅夷以為題也禦　者戢守無定筭征安者剿撫無定形顧其時何如而馭苗者得執異日之剿以諭為罪耶且苗以海為家風帆飄忽剿將終不可得乃先日兩次所俘獲殺傷亦何嘗不用剿也要在得其卻之之人與其卻之之事而從中辨其窾而銷之苟徼庇不即隕越必得一當以報所最患苦者人好以方隅自小即方隅中又

畫方隅而二之訛訛不休莫可如何耳有便望一一以示中中不敢負其借者其不必為之辭者也日者走蒼頭候萬福不能將未將之萬一辱貺加腆媿汗如雨虎子來復承教貺惶悚倍萬然不敢以不拜二縑少伸鄙悰黑頭開府返子舍舞斑斕卻者之子老師亦不薄乘除有數道亦委蛇為蒼生思安石東山非可以久卧也

癸亥十一月初一日

答岳石梁　順天撫院

人墮地一室也其登朝則比肩而事一人也何彼何此爾疆爾界我方以浙自為而人誰與浙我以非浙自為而浙又誰與我計惟舉心盟念在朝家不在牆壁出口論事據是非不占勝負司千古之大同乃不隨六年而一轉今奈何人之相浙與浙之相人猶介介於浙與非浙之間而格格焉其不相入也有志之士所以拊膺於歌者苦而知音稀也謬不自量布其區區猶懼高明存乎見少辱報札不以為非也而吐之甚

荷甚幸因如教過袁侍御而問之則又以此中按君所聞四州縣失事為台臺縱賊之效且再疏以聞不肖又不自量再四款解袁侍御亦不以不肖為非也而吐之疏乃中止然則不能水乳合也亦不至如水投石也已矣有心者為地方得人計甚殷拂衣之志未可決也　癸亥十一月初五日

答吳澂石　南昌司理

弟與方石兄同舍謂次每及年兄弟故知年兄甚淡品望既隆資俸亦久糠粃之質偶被簸颺

其望得左右手甚於恬處者之自爲而倒不得不再假歲月以須其候所謂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者也尊䀹心領之槩不敢承恐生異同非敢妄自非外往嘗以敝座師藏玄趾之後人相託今無恙乎 癸亥十一月初五日

答王滑縣 名任杰

憶避逅北城蕭寺時枯木撐枒水澤腹堅凍雲不飛繁霜在地已得稱同籍而弟爲郵人兄乃出牧道塗一値交臂失之年兄以艱歸歸而起

起而入覲弟碌碌牛馬間不能如避逅時之事暇而意傾也偶以糠秕之質簸揚在前要以自期期不失初晤時如枯木老禪一片寒冰已矣年兄許之乎 癸亥十一月初六日

答蕭元恒 江北學院

朝端每爲一二倡邪說而有激者所壞其人豈非庠序間所稱能文章之士耶標新競爽而好用其心於離跂仄陋之場戛戛乎纖薄谿刻是務安得不詭於正然則其軋茁者其所以爲競者也士之束書不觀而荒於嬉者害止其身其能文章者害乃在天下國家衡文者日閱數十百卷皆束書不觀而荒於嬉者之文得一二標新競爽之文安得不亟賞之而亟拔之孰知其貽害於天下國家者竟斯人也甫國士習爭鶩於文而特重知言者以司文章之命知必於新奕中尤擇其不詭于正者而後賞之而後拔之與日之立朝者問爲安定先生之門人而造福於國家者宏也 癸亥十一月初六日

答王述文

日者輦轂之下橫議如沸賴年兄以其斷斷之手時爲撐柱不然天之幾隆者亦數矣蜂蠆微毒似不必過爲介介而年兄毅焉拂衣以爲功成可以掉臂傲富貴之場君子小人共之獨邪正互持之際途徑頗淸手眼易着迨其胥而小人也即小人與小人爭不必其與小人爭者即君子也而今日且思以目君子之目其胥而君子也即君子與君子爭夫爭也而可以言君子

耶而又不敢畢之爲小人此際迺正難耳迺年兄既去南國而殉者艱者繼聞天南半壁又靡杞人之憂將奈何雖暫假六月之息尋當借長北臺顧無如目前何也 癸亥十一月初六日

答樂昌王

曩者捧冊而世大王于朔朔風正厲中礫如礟大王忘其貴重出餞農郊殷勤惜別浮雲西馳此景如睹五易星霜未緣聞問緬想詵禮說詩爲善最樂也遠荷翰貺誼不克當懼尊者討其不恭敬拜巾帕以識明德諸惟順時珍重不宣

癸亥十一月初六日

答陸均脩

世之於弟與弟之於世總落落耳乃一念緇衣之好不勝神往不啻口出卒然相遇于風塵牛馬中而得之誹譽親疎之外不顧其言之不足以重人與人之不賴若言而重而嘵嘵其不置也每言出而自慚而久之且間有採弟言以爲券者則賢者之聲實自符於弟何與焉别如台

丈者之足以自致於青雲也運艘之滯不料理于去冬冬之同空而迫需之今日之抵灣此事恐須以數年之通制國用而及今斟酌之今不爲已後必有噬臍之悔河方怒而議上洪腹且墜而議挑淺恐大禹之所不能爲也 癸亥十一月初六日

答呂渭陽 淮安漕院

曦次淮陰辱旌旗子子寵賁江干教誨綢繆引爲後進淺懼語無倫次顛末未詳不足以入尊者之聽遠蒙垂訊佐以餐錢疊疊之誠勤于提耳則又不肖爲桑梓請命之會也夫民輸粟而軍代民而轉輸軍誠勞顧念其勞也而三百石中有一百石之贏又行糧輕齎蓆枋諸用頗溢其自帶土宜者不與焉則所以酬軍者亦不薄矣而軍欲無厭故詆米爲濫惡以益其耗耗愈增除以便其折乾之私民亦畏其增耗而利其折乾于是積胥得夤緣爲姦利姦軍姦胥姦民相倚爲姦利而良里之受勒不可殫訴其姦里之得夤緣于姦胥與姦胥之得夤緣于姦軍患

在衛縣相配歲不改調面熟計生日甚一日致
然嚴州之屬敝邑者四十餘年矣次則㮄州撥
充一事台臺爲政嗣今撥充查今歲某衛所充
過某州縣者明年悉與更換庶單與胥徑未習
而害不湊此不獨敝邑一邑之利也其大患則
又在罔空之遲上之人方計過淮過洪之速而
單必飽其欲而船始開單于是挾其遲以徼上
之人左袒我而剝民而飽其欲且日遲一日究
必有一日遲而不可爲者爲之是在今日台臺

必有長策以制國用而通其窮者王計者所顒
望也癸亥十一月十二日

答賀立菴 山東學道

孤行一意者每每不得行其意何也孤行一意
必有不可一世之意世又誰許吾爲可耶世不
吾可吾意必不得行抱而自知焉已矣設吾旣
不可一世世乃以吾爲可而吾意得行而吾之
福澤于吾所不可之天下無不咆遂則從古無
此孤行一意之便宜人也要此爲淺衷礦質以
其不可一世之意干古今命抑鬱無聊世月之
爲異物彼亦逃虛自槁焉者云耳若義以爲質
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宜無不得達者其有不達
則自反之君子所不得不置爲妄人而終不敢
以鄉人自處者也請託不行是分內事卽其敢
爲訾議者不過日不勝感陽之懼而賴士有不
得前者卒不敢日不公若以近所聞則無禮寔
甚人情所不堪孤行一意者更不能堪矣加人
以其不堪與不能受所不堪者本末無不明於

人人無以此芥蔕兩日圖有所效以復出門每
不得偶懼太稽尊使遂鹵莽以報侏儒一囊粟
已足自飽不敢以珠桂再壓尊念然非敢自非
外也癸亥十一月十二日

又

徐肩老悉台臺所遺併及所聞於司選者一再
過冢宰始得問冢宰故悉此君且云東人言所
首文輒不佳文亦未嘗不佳未爲不知台臺矣
因及台臺生平具入夾袋中但關白陞遷其向

時人甫峻弟亦未能輒言容更爲台臺圖間未
知終何如也

答徐泰攸

人情之貴北也甚于南貴以其徵逐耶貴以其
餽遺耶以其徵逐也餽遺也而情由生而是非
亂而賢否淆南中有之乎每當紛紜狂惑時引
領南天一疏剖覈而定國是所以南中清議獨
重今夔地執固有然者乃地又以人重腹清眼
清于清而議始清也方今領東清議獨恃年臺

疏發人財中世膏肓之疾顧何以振弟乎弟身
處北弟心處南南之議常處後一發而破的弟
之議偶處前一發而叢矢則弟又不幸而在北
也壽仲殁益吾艱述文予告可勝悵惘岱麓春
溥立宇存愚諸兄弟相朝夕未爲落落也 癸亥
十一月十四日

答劉方壺 陝西按院

河南南陽幾不可問而未始不可以破桎之威
稜過而問之所恃 祖宗之法與臣子之職掌

存焉耳若與之共爭於取旨之如擕勝負共之
矣泰以其營封之熟徑自營慴于驄馬之馭行
行且止若所以批答大疏者已不在季孟之間
乎即撫疏微旨庶幾明晰而平頭奴何以不付
之強項也 癸亥十一月十四日

付洢兒

詞與意題固無所不受妙處在題情受之妙達
題情自生變化人奇我文爲𢷎而不知我固以
題爲因也文所以奇在格法不在詞與意也時

刻中有題情入妙世法必收而我力所能赴者
迢數十秋以爲師題目入手汩汩焉神與俱來
善矣變化處大雅而不佻善之善矣

答臧止菴

弟之嘵嘵向人也人笑之而弟不自知其可笑
冀於百千萬億人中百千萬億言中有一人於
一言相證發也言者可以無恨迫切呼號每噪
于不相知者之耳況對年兄而有不肝鬲盡傾
者哉何也年兄于百千萬億人中庶幾其非以

弟爲可笑者也對而欲盡別而相思地違時長形之夢寐愼所先生不卽起而舉朝望爲景星亦時過而相證發乎衙門遷轉大都論俸轉服便當司天下是非邪正之衡宏養無煩取辦于今日然古人惜寸陰也石父母素傾慕其人得年兄言尤信復初遂作古人令人惘惘夫形軀不能固如金石而妄思長保其附身之物作不瞑目之事出不瞑目之語瞑目時竟究何如弟所以曉曉向人者亦圖于瞑目時目瞑耳年兄許之乎 癸亥十一月十八日

答顧平湖 名國寶

聲氣所屬每每出條敎語言文字之外而河山不能阻也矧祗受一塵晴雨同量謠俗時聞沾河之潤等于蒙霧而心口不靈如聾如喑有血氣者能無否乎貴座師相對輒以其地相量台臺水能濡乎火能熱乎何入不可而猶以濕之與燥時擬議于其間也 癸亥十一月十九日

與練任鴻

漕兌法正米百石加耗四十石制也其在敝鄉不知始自何年合正耗米百石復私加之九石八斗是正米百石加耗乃五十三石七斗二升矣潤外之潤尖外之尖誠如尊敎所云而旂軍爲厲于九石八斗之外增之不已又多方其名色如綱司伍長倒羅之類不與焉而若輩徒付之呼盧之一擲與酒家之一醉耳東人之子所以餼舟人之子私人之子而潸焉出涕也今歲嘉善平湖始復九石八斗之舊而尚不知此九

石八斗者之非制平湖之才高嘉善之心苦而不能盡獲諒于上要之奉漕規以不至剝民而徒以飽無賴之軍上之心無以異于其令偶未晰舊制云云耳方旦翁公祖之於年兄其情分無以異於弟之事年兄年兄董漕政而更一婉言盡言之當無不如命敝鄉府廳之筦糧者無以異于縣佐貳恐不可以輕委也二書稿略附覽尚容面爲維桑請命 癸亥十一月二十日

答丁養淀

接手書仰見令叔祖德意其代餉亦錙銖視之泥沙用之耳以積穀賑饑異日者及一人活一人及百千萬人即活百千萬人功德眞無量也
癸亥十一月廿一日

答張燦衡

鎮江而南以接錢塘本塊土而制地者分而二之中藏震澤外負江海徐邳淮泗以暨舊京所在生心如呼與吸澄淸之使攬轡而南搜奸剔宄令說劍反於詩書屠狗歸于牛犢奇伎淫巧不作而一鶩於農桑豈獨轂郡之理赦鄉之父老子弟實食其福勢相唇齒誼篤睛依翹望南雲不勝殷切 癸亥十一月廿二日

與練任鴻

竊聞一趲督漕艘之法謂禁其攬載不得嚴其攬載不得惟每艘印一空簿給之簿每幅量其廣狹作方格若干方格大小與州縣印等先糧完日運官持簿赴該州縣于格內塡註某州縣糧若干于某月日兌完開船訖即以該州縣印蓋其上嗣後每日行程至某地方計若干里着運官自塡遇阻風處所運官復持簿赴阻風州縣代與塡註亦以該州縣印蓋其上其非有阻礙而行程擔閣者嚴行責比過淮抵灞督漕倉院並與叅稽同空之法亦復如是薦劾一以早晚先後爲敘此聞之禮曹韓泊如泊如令丹陽久知漕事悉於國計多所討究似得其要領漕事之在今日遲一日將不可爲年兄裁以爲可即疏行之于漕事大有裨也不敢不以聞 癸亥十一月廿五日

答孫拱陽 陝西撫院

每拔大疏而欽爲虎臣也已幸比隣而親爲威鳳也然不自意其疎闊之質而荷不見鄙於大君子也節鉞在秦秦得百二焉中朝同心之儔失左右手有一事必曰拱陽拱陽有一語欲商曰不得拱陽拱陽而輿情台望何如也薊 之秋敗督臣以艱歸有欲任之者而人弗許有欲避之者而人又弗許一再屈指行及台臺台臺

之心之力亟則赴之但不肖之亟中丱剏甚於其邊耳 癸亥十一月廿五日

答劉沛輩 山西撫院

吾黨向在阨運而阨而起者徽委蛇其跡以覘隆汙抱寸丹具正眼獨恃台臺而爾時王爵者不愍畱中朝司天下人材之衡而隅用之乃今日而訝君實而思老泉也方內民窮財殫矣有一家哭斯免于一路哭轄下猶有望風而未肯解綬者乎想當事者所樂聞也士氣衰颯伏莽實繁同志者需辨姦論甚亟寧令大賢久滯一隅不爲中朝計耶 癸亥十一月廿七日

答錢昭自

勞苦先臺久而世必欲以其分內者相詘先能以藩伯銜再淹少時節鉞可提得儻更一邊地則當其勞尚呼之不應翃逸處耶便羽更一相聞望望 癸亥十一月廿九日

答馬胸水 浙江按院

天惠海邦假重台臺按行其間一時父老子弟所疾苦于臚傳風聽中沐袵席於簿書期會之外廟堂之上表檻旌蒲召置直臣於左右而父老子弟若奪之父母之懷中而棄之幸繡斧懋滋終惠海邦而後謝事而喜可知也不肖辱在編氓雲霓之望與父老子弟憂喜共之顧未獲晉拜階墀展其治民之誼轉轉實甚遠何泩存惠書分俸感之兼愧何能已已今日者海邦業不能久稽哀繡之歸而在浙浙重在朝朝重併亦未嘗不重浙則不肖不得不去其浙之心而側耳而聽星辰之履也 癸亥十一月廿九日

答畢白陽

魏水遡游而下泖東不百里而近聲相接也有翁臺之爲理而嶄然不滓者乎京師之去津門數百里而近聲相接也有翁臺之褎商而不憚此斛斛之目與呶呶之口者乎伍既虛而餉兵者又不勝繼翁臺今日而總詰戎之任矣更以詰闘門鞭可及歟否也徃之理雲間也而當事者以常調事翁臺今非其時矣在邊則邊重在

朝則朝重寧不復知所以重翁臺耶 癸亥十一月廿九日

與錢御冷

愚矣哉弟也今日而知向之所分爲君子小人者總是要作官要錢也途徑偶然不同耳勢不得不于君子一途取之 聖王窮民畢竟總不相關切也冢宰副院嶷然足仗而獨拍難爲恐亦將終付之如之何如之何也鷄鷺成行誰堪出而任事也東事起靠川酋而川逆東事急欵西虜而欵敗前車不鑒又將封篡賊之朝鮮而

思藉其力也士氣衰颯朝論不光已至于如此如此也張蓬玄爲同鄉所累要之此人有九分畢竟壞不了諸賢過疑也漕犯事撫按漕府一一與之細論練任鴻更明晰謂是九石入手者是潤外之潤尖外之尖非制也康父母不及作書晤間幸致此意以終前美幸甚幸甚 癸亥十二月初一日

答李緝敬

弟向者得徵叙差而出自分一丘已矣而明倒以托疾高臥遣人繳節者爲委君命于艸莽兼一二蒼頭冥頑無可使循例報命祿祿牛馬面目自憎抑微有不解者徃謂其錮高賢於林壑也而今且蹌蹌而登朝矣既謂其薰蕕之雜薦也而今亦庶幾其君子稱道長矣 王德以氏窮吏氛吏臺顧何以異於彼一時微觀世所稱君子者抑于何所用其心也繡衣使者按行方內激揚所至山岳動搖然何如爲令令久于其地手足無所不得展令苟賢其民眞若赤子之乳于

其母顧一邑已矣繡衣使者能使令無不賢而赤子無不得乳于其母則繡衣使者之所及逾廣且長知人處人所以合併于擧直錯枉中也如何如何日受陳乞者所苦大疏爲古人于古而當事者微致揶揄此不可曉少宰之久速其用意微異于時賢南冢宰以待吉水先生待長安以南總憲此時賢公心然未知後來機括何如世機如浮雲白衣蒼狗倏忽變換果不可定兄以例暫息弄子讀書眞有餘味斟酌飽滿宇

宙在手沛若江河天之以斯時假吾兄也眞切眞切弟時爲山公言鳳高先生山公固知之不久當入啓事便中幸勸鳳翁出山以竟其志弟有疾於膏肓吾兄所知兄何以起弟乎懸懸 癸亥十二月初四日

答韓芥嶺 江西撫院

每覩芝宇如飲醇酎周規折矩在汪汪千頃中所爲望之敬生卽之意消也不肖椎鹵無似正如枯木槎枒了無生意吾無媛態人亦報之白眼揣分宜然每偕方石讚羨巖望玄度爲後生典型台臺何以亦有愚不肖於意中而儼然惠問耶民生日蹙患在貪吏望風解綬者若而人郡邑無貪殘之吏而淸淨寧一以撫之知飲酎者徧江以西也 癸亥十二月初五日

答張蓬玄 保定撫院

世之信聊城也以其信台臺今非有疑於台臺也獨以其疑聊城聊城所以見疑在黠倍之一事果爾聊城亦已驚矣不肖旦暮望台臺之入

以夾輔聊城而人恐台臺之化而爲聊城也則世固未有知台臺者台臺不化人而化于人耶兄龍先生所作靑白眼徵與時賢異今以其一腔熱血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面目黧黑手足胼胝終歲勤動而無以益太倉之錙銖與關餉之泥沙斯亦至苦而揶揄之者不休而台臺之信而理之者亦不休此亦見疑之一端也邇妖事叙功輿情謂此舉不無小濫薊遼急咸謂須受廷世之賞者無所逃其責此豈獨爲台臺一人言也其中有實爲封疆者謂惟台臺足勝此而愉快則固信台臺而弗疑者而非以疑台臺也獨不肖謂此固台臺所長而用台臺于此猶未爲用其所長腹心之地得有轉移卽闗追削腋猶爲癬疥惟宜之知此意耳辱垂教敢佈見聞幸秘之郵筒之便望教甚切必損俸爲偷與者不可常受者不敢當幸勿爾爾也 癸亥十二月初五日

答田平谷

憶於禹凡坐中接年兄禹凡於弟同門今念之

不置年兄爲令復落落不得意而感可知也愚之所暨無乎弗霑原不與考滿一例甯爲年兄蘄耶尊覝心載之例不敢登不敢有異同也癸亥十二月初五日

答吳生白

當事者採望於吾鄉則首台臺及海門先生京卿節鉞欲内外開通以明統均之義則藩臬中之賢者又無首台臺而台臺晉擢指日矣不肖以台臺之初受官與輪環于藩臬者明台臺之

篤行與台臺之恬而當事者獎恬殊亟也禺覝不敢再辭恐非所以事長者然得無已厚乎即以充借花之供無謂其不誠也癸亥十二月初五日

答石長輿

童而景楚陽先生巳未而知楚陽先生之有子冠冕人倫也巳又聞長孺先生數稱台臺稱台臺者不獨長孺而長孺言尤信耳過浮丘讀台臺所遺浮丘書顯晦勿問一語爲當世下頂門針矣世局横分無不君子君子自謂而作官一

念隱隱焉其根于心然則所稱君子對世界闢覷小人爲相去以寸耳按之不知不慍之脈絡實隔萬山乃今又知台臺具龍德確乎其不可拔也頃同志著生死論自厲令柔筋懦肉陡然壁立顯晦勿問而問生死乎台臺試再勘之以爲如何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癸亥十二月初五日

答徐楚石

展玩所惠萊圖不勝漢陰之想此意此味俯仰同之願能做得一事否也慙甚慙甚曾作一札

托僧皋丈謝復不知曾徹台覽否鼓鑄者不通其來之源而多設夫開之局源日涸局日多以爲其利與幾弟承乏青差歲底紛如蝟毛有問又遇貴堂翁在假每不得值當請于王者以定着報台丈也癸亥十二月初五日

寄吳士英宜陽溥

知官況不甚佳顧佳境亦絕少矣令君巳託同垣致意聞巳有年相與間惟有一至誠耳事有可商確者當委曲盡心相告權利所在形迹不

可不自引避也癸亥十二月初五日

答貢東陽

知臺下以緇州因次見益以知臺下也畫溪赤石間生聚幾何而募之而死之而逃之而追之而旋思生聚之不費一腔心血耶隆眖下及心載之士夫精氣磅礴往來寧假此數數也癸亥十二月初六日

答田玉溪 江西按院

鶺鷺成行畢者以營此官賴者爲其同志互營

此官有爲窮民營其生者乎民之無生以其無吏吏寔朘民以生而台嚴如迅霆臨其上不望風解綬耶竑見褰帷行部江以右黃童白叟無咨嗟愁嘆之聲也時事孔棘在遠不忘以其廵方之餘奏長策拭目竢之矣癸亥十二月初六日

答顧昌化 名謙服

少習文康之名與其文與其莞留守之寄已於坊刻中習門下之文而遴菴叔茂又數數稱門下不置私心嚮往恒懼當吾世而失之近又習兄輩屈指名士輒云崑山三顧不謂乃一家雁孫父子兄弟也間氣不易鍾而萃之一家思把臂海內名流四五輩此不易遘交一人而盡得之何幸何幸名流出牧自與時調不同紫溪小僻花滿山城非關娑蘿香也癸亥十二月十五日

答宋叔茂

譬諸鷰其故呢喃於雕梁畫棟間入尋常百姓家聊蕭閒寂應不能久春來秋去天運宜然夫一句一讀不敢以日月程當其萬籟俱沉紅紫

豔盡爾時意味或獨此聊蕭閒寂者可與以終古也吾輩相期誠不在去留久暫間矣顧父母傾慕有年諸郎皆翩翩雋才也荷因緣得交名士幸甚幸甚癸亥十二月十五日

答過成山

一人自爲一人一事自爲一事道理平鋪着地本自直截分曉而載鬼觸藩葛藤不了人以疑人事復生事商謎轉訛閣題轉鬧日更一日不知倒瀾之焉底也捧誦尊教數四坦懷以受當

世之加我者而且欣然若以得榮其先世爲揄快知道况無入而不得也 癸亥十二月廿三日

答張蓬玄

有味乎世合世之解也合世者其化於人者也持世轉世而世乃合我我固化人而不化於人矣身世之交合不合之際誰可與微言者莊生世界未必可與微証要無不可顯解今日而疑團盡解矣不肖一無所解乃其得台臺之解則又不俟解而始解匆匆圖嗣報不盡 癸亥十二月廿四日

答岳石帆

鄙意以爲人自是人事自是事初自是初末自是末彼自是彼此自是此分自是分合自是合天下無一成之分合要於其是各不相涉也一腔熱血灑幾盡矣無少分益仰屋自愧今有台臺台臺執鞭策不肖願執鞭弭也 癸亥十二月廿五日

答王洪崖

微獨其託在枌榆也抑似有臭味焉而日者人方避弟弟益自避懼以其不孱累人故不敢以自匿就天下莫平於水有風焉倏起于青蘋之末安能不波水善下風亦善息波亦善平可爲今日喻論倖未始不論貧不患其白首爲郎也况有道者而處此也腆覥不敢承敬璧 癸亥十二月廿六日

答高老師

趙翁宰天下天下微不便翁翁亦不自便也憂憂焉思于不便中一有爲于天下而一以爲達世一以爲達心每嘆曰此心昧不了做不得情事可知已老師幸遄其行早一日是一日世道仰賴趙翁仰賴初意堅欲借老師于保定以救此一方民中等以爲以一隅用用不當翁亦倪而聽謂公等所見大吾所爲切今勉聽公輒時時曰高景逸來神氣便覺王也老師幸遄其行趙翁腹時痛痛輒病胛小人之傾翁幾如懿之傾亮老師幸遄其行其以少司寇借重謂地冷或不甚觸忌云耳世道大患在六曹無一實事

在君子亦不過是要作官官腸冷而實事出機械消太平可致此事專倚老師老師幸遄其行海外時以提聞說者謂爲朝鮮地然無絕無影響之理關外時以警聞說者謂彼勍者自爲地然亦恐非絕無影響也洪崖丈冀一通理前俸謹領教圖以便致之王者念臺先生東附壁施東致去矣大中處此倀倀靡適老師幸遄其行此大中之私乃大中非以自爲也 癸亥十二月廿六日

答蕭馥亭

童而習大將軍之平哼也已而習將軍恂恂儒者顧何以處將軍於豐沛間豈猶有椎埋屠狗者欲借大將軍之名以讋其狂心乎臂指不屬贅疣自傷而東北西南屢聞奇捷在麾下者得無有髀裏肉生之感乎 癸亥十二月廿六日

答吳儼五

菰蘆中竊聞台臺以其江門之學治繡水也班行中竊窺台臺嶷嶷焉屹屹焉不以羣言聽熒也弟迮世之人毀親賢者將貽賢者累每每不敢自近而驄馬於酒泉張掖間猶不忘此畸人乎今日論才者動以應變爲難與變俱變變乃日夥嶷嶷屹屹夫固有不變者存乎不變可以禦萬變矣即番虜雜沓將懦軍驕知台臺應之者有本也 癸亥十二月廿六日

答樊紫蓋

仲秋于役即不敢晉叩階墀一抒別思而趨然韻際俯仰於懷每對俗士茲念倍躍先朝洛日之功指不一二屈乃太公被譎獨楚食報偏慳

迨止足自將而始及于常格其末艾者將在其子若孫乃台臺復出以治行聞也治行高等不在資俸而累資積閱復在人先王爵者何能汝汝如此以遂翩然之思耶 癸亥十二月廿八日

與沈無回

有賢者在自謂將如何請益而祿祿牛馬面目自憎訐少分閒意思徃徃來來亦不可得真惡趣也無謂閒曹乃仙曹耳

藏密齋集卷之十八 終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書牘 六

答錢龍門

經費不敷其出而第嚴其入其入不根柢於州縣守令與其藩伯而第坐之郡長主脳調理俱未爲得之玆事於門下無一損益然得以其完解之數聞之主者更善耳 甲子正月初一日

答顏醒石 湖廣學道

三載於覆露中而儕日用飲食之氓相忘於不自知治化浩浩矣爲之氓者抑何與焉其不勝數也心之所用譬如嚙指小者亦痛遙厚存注感愧如何惟楚有材風氣不無慓疾用之善則勇于爲善惧用之亦勇于爲惧惟在導師之所導之今日得導師矣他日不問而知爲安定先生弟子也賀賀 甲子正月初一日

答陳如葵

不肖之在斯世人盡謂落落不肖亦落落自謂也夫亦有謂老公祖爲落落者乎落落者於世恒不相入顧落落者與落落者遇相入者在落落中矣懸明鑑衡士士甚幸而又要之神明才士寒士其有弗遇乎枳棘非所以棲鸞然擧留者治民之心治民之分則柰何承台命又弗敢委諸艸莽也 甲子正月初一日

答方孩未

出而無方孩未可與晤語者歸而方孩未陡然于心人卽善忘何至忘方孩未耶論固有宿事

固有候其不能汲汲焉乘候定論以還方孩未本色也二三兄弟所日聚首而汲汲焉者也必有以報兄圖嗣聞不盡 甲子正月初二日

答錢昉自

弟圖登萊以兄非以兄圖登萊也登萊之席宜不久而又非後此者所爭覬且任此者復甚難故謂非兄不可而不意游言之與與脫苦之懷不相期而相偪而起就弟耳目所可及游言止矣就弟力量所及未知于兄所苦何如也許與

諸同志商之不敢忽相好者乃不可相信如此兄弟坦懷以行無露痕跡也甲子正月初三日

答解調垣 新安令

奠薄蒙比于屋烏而一念之錯如聚鐵以鑄遂負栽培其抵家與弟抵京道路相左尚未倶聞也徃在雒耳治狀頗悉引爲同籍光青役竟事遂引爲觴牘光近讀年兄所自敘役矣恩典大例況役以治行乎郭公如星呂公維祺爲年兄治民兩君之材與德如何其在地方與年兄比肩者與所比肩而事之者其材其德其否者咸弟所願聞聞亦不敢以湯便問統其不我見外甲子正月初三日

答王葱嶽 浙江撫院

浙非翁臺樂地也念吏于浙者賍得剛正嚴明如翁臺者如日月如風霆照臨其上將浙之民竆苦以沒世而不得聊生于浙者與官于浙者賍得剛正嚴明如翁臺者示之向方偕之盪滌而心浙之心者將沒世而不可革天實祚浙苦翁亭以其浙而浙乃始稱樂地也寧雖大無如清冗役而漕運亦其一端伏惟垂念甲子正月初四日

答陳幼白

泰以伉佷之氣甲天下而還亦稍稍露其穎亦復稍稍藏其穎其露者質耶其藏者質耶衡文者善露後行者善藏則又何以云文行出于一也藏者近質然質有其穎而故藏之反即于濟惡讀訂是錄數章士有蓄穎而不幾幾焉宛轉闒生洗發以求露其穎者乎幾幾焉以求露其穎則文心日濬而伉佷之氣日固泰之所以爲泰也台臺敎士以盡露其穎爲敎泰之所以爲失其爲泰也豈獨文焉已耶衡文者每稱敬菴養沖兩先生可以知所重矣台臺忝而三一也甲子正月初四日

答梁樹宇

年兄於病問爲弟画老樵於冗隙爲弟飲逆旅生韻挂壁高情滿懷時時在壁時時在懷也故嘗經行伊洛問思當年所繼日待旦以營者如

何如何而杳不可得良二千石守其地應夢寐
接之可得相示乎其我臨民事我治才品足聞
於時者便羽一詳及之幸甚弟不以洩之人也
厚貺不敢承弟借一二童僕於此不甚費不敢
以薪米累故人希亮 甲子正月初五日

答申淸門

兄弟中年兄稱蘭芽玉樹焉吾黨所徵文獻也
南北睽阻我勞如何尊敎欲爲令祖一表章之
大業則不待表矣苦心則不必表也密勿之地

之所用心止欲與九廟神靈相對耳文定嘗自
云如瘠醫藥如病灼艾自苦自痛自知而今日
表之耶班行中有痛定而思痛者痛味正如食
蘗恐表之非其時也鄙見如斯恐未必有當于
孝慈之指隻身京邸削衣貶食餐錢已饒不須
復以珠桂爲念珍果見餉念弟之口之苦耶謝
謝 甲子正月初六日

答熊壇石

屛子如不肯倒其一腔之血流灑幾何而切切

焉其不自禁也屹屹焉而過爲防台臺以大過
人之才折肱之後圖脈脈以希于久也瞿瞿焉
而深爲慮深爲慮倂慮夫防之過峻無以安小
人究竟無以安君子過爲防倂防夫慮之過愼
將不但聽小人之道自長而且掖之而使之長
將不但聽小人之消君子君子且自消以聽小
人心相質面相質者不知其幾也廹南計駸駸
其大壞矣側聞台臺片言當幾不動聲色而撥
而反之正乃西向再拜而心折于台臺吾儕非

海濶天空恣萬靈之飛躍潛鳥將舞而不下誰
敢聽吾之搏控而吾得施其黠撥也過毘陵無
不洶洶齊王孫者不肯心知台臺擁節鉞舊京
此不足慮而果不煩一力士之力縛之如縛雛
雞深心大力者之逸而有成如斯矣國有大事
非台臺誰當與任者人亦孰不欲富貴驟富驟
貴者以其富貴勸乃心王室之人人亦孰不勸
不可勸者獨其渠魁耳世論小小清明正宜冐
浩腸從令反側自安共偕大道有味乎樞莞元

氣之敎也所諭交關諸大老之側者令人不忍疑如拊自心盡焉同痛此法又將安施耶南中多皈依大敎者何以有獨立之歎有可鞭策無惜嗣音即不肖不敢不黽勉以聽鞭策也諸不一一 甲子正月初七日

答李翼軒

東髮而受書焉從而非先生之書也者金匱石室非藉琬琰弗珍名山奧區非藉黼藻弗靈鴻書祕帙非藉玄晏弗傳騷人墨士非藉品題弗

重慈孫孝子非藉表章弗慊而鴉班鷺序獨斷之弗思以鼓吹休明也大中所以曉曉于都人士也而其言如絮先生自爲重耳中寧足重先生亦不謂其有鬧于先生也遑屑分綮何以克承顧少者卑者弗敢辭分也戔戔二一縑敬附綳永之義乃當吾世而尚未得一侍杖屨拜下風耿耿此情曷其有已 甲子正月初十日

與康味滄

漕兌一事王葱翁公祖及練任老具悉其事撫臺果毅任事人且欲遍行諸屬邑之有漕糧者以槪其能任鴻尤晰此九石八斗之加非制槪賦役全書從未派及此其券矣若於撫院涖任之初得糧里具呈于老父母老父母據以轉申即不敢求裁于九石八斗之內永不至横溢于九石八斗之外并革其多方之費敝邑子弟世世食老父母之福其兌法一意倒厰無二無三旂軍不得聚而譁奸胥亦不敢派單而上下其手也 甲子正月初十日

又

備考議單役軍輓漕即科民以予軍所予者良不薄其在浙每米一石予耗六斗六升又予尖一斗共計七斗六升內以四斗爲隨船耗其餘以折銀所謂輕齎是也即此一予業已十加其七之六而不寧唯是抑又有蘆蓆米易耗米楞木米松板米過江脚米諸色一一折銀以予之以故敝邑合兌運改兌二項正米止六萬一百八十九石而隨船耗有二萬四千七十五石六

斗諸折色銀至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一兩二錢
七分有奇旂軍至京所交納者正米耳是二萬
四千有奇之米與一萬一千有奇之銀皆以果
軍之腹者也軍即費亦宜足辦不知始自何年
合正耗百石復私加之九石八斗于是八萬四
千二百六十四石六斗儼然習爲正米其私加
之米積至八千二百五十七石九斗三升一合
訛傳以爲漕規不知漕規無此加也米必乾圓
潔淨無所謂倉場窄狹難以搧颺而復以議加

也每石七斗六升之加正以充旂軍補潤補尖
之用若又議加是潤外之潤尖外之尖也又不
知始自何年于松板米內又私加銀五十五兩
五錢八分八毫五絲敝邑歲出此八千二百五
十七石有奇之米與五十五兩有奇之銀眞所
謂無名之賦自難以搧颺之說起米不無濫惡
旂軍利其濫惡以多勒耗贈有濫惡者未始無
非濫惡者而勒贈無以異于其濫惡者勒贈多
而米貴賸旂軍因少貶其實以取折乾之贏歲
復一歲增歲益增莫可底止旂軍又夥而爲虐
多方其名色綱司話會倒籮淋尖踢斛等項不
一而足石米費至八分每一兌運合邑費六千
餘金而徒以充無賴者倡家酒家呼盧家數日
之用誠可痛恨去歲幸賢父母在事米以九石
八斗爲率費亦不至如往年之瀾倒矣今月得
呈乞撫臺申明漕制悉稟舊章得併革此非漕
規之九石八斗與五十五兩有奇之松板銀甚
幸若九石八斗之外歲多勒贈與一切綱司話

會諸雜費此截然無有疑貳固賢父母已見之
施行今第欲勒石而永其意者也

答葉成我

臺下之在吾黨益吾黨之賢者而滯淹者也餘
而見淄躗然爲訝乃劉江餘白臺下之品之不
可以淄也賢者不必不受淄淄者不必不賢有
江餘之賢知吾之不可以淄吾無怍矣自茲以
徂洗淄振滯伊誰之責耶　甲子正月十一日

與魏肖生

習先生於制義以爲此迥然者也已而復治行
以爲此嶄然者也洎一見而驚以爲頹然者也
再進而以爲此朓朓然灑灑然者也讀鴻刺而
飄飄然凌雲霞之表俯視一切而以爲此紛紛
然者何也乃自愧以其詹詹者進也筆墨之外
所餘幾何而叩大巫也顧不肯已矣豚犬方習
爲文譬以較士即絕不韻者不免與之卒讀試
拈一二義以覘其神檢如何也 甲子正月十二日

與馬■

辱顧問以爲隱隱有不平之鳴已見謗書爲一
再思之古人止謗之法又曰無辯青蠅點璧璧
亦何言要璧之爲璧自在如何如何 甲子正月十二日

答沈■

夙景高誼方以梓里年家之緣未獲荆識爲生
平闕然事計典僕及茫然不知其所自來長安
口耳翕焉爲臺下稱屈抑者如雷安有復索瘢
痕借以自代滋人間之不平者乎臺下其無庸
自疑也似葉之身候當搖落業奉使而出不敢
復以珠桂爲知已憂台貺不敢當歸而看桃花
于西湖當拜下風而請也

答魏肖生

舉業舉子業也而豚兒時以舉業爲借徑不得
明眼人一眼覷破恐其墮爲野狐所獎借能合
下承當耶欲更具一冊奉覽以原緘歸敬之而
篋中無之矣鈔下尊評原冊緘報圖面謝不一
甲子正月十三日

答李生洲

弟本不恤其一身之危以幸諸君子之安無論
諸君子不得安而弟危即諸君子舉安矣弟亦
自分必危何則窄腸快口非致安之道也況危
而安安而危陽止陰作彼搆此挑千變萬幻不
可方物而弟于此世界中幾萬分一之安耶辱
念甚感遙知丈之閱時而躍然喜而愀然悲者
如相對也嘉果見餉弘弟之苦而分以甘耶西
豃附璧寒士以寒爲常不煩故人戀戀也 甲子正月十三日

答汪太生 仁和尹

史重循吏朝倚正人入杭百姓無愁苦嘆息之聲入朝於臺下隱隱相應求者俱有千霄之氣循吏正人合併于臺下將來仰藉臺下不小尊肫不敢承相期千古惟此腔血 甲子正月十四日

答魏肖生

于鱗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以不肖知不肖非無苦處非無樂處要其所成就譬如三家村舍枯蘆滿谿夕陽映樹杳然無人時復雅雅

蛙蛙一部鼓吹破其闃寂而已無當于大方即過荷痂嗜不甚鄙棄憂之不肖自心自知如此如此而已豚犬所差異于舉業者彼覺其功課頗着性靈以題目爲格致以筆墨爲淘洗以考試爲本行而利鈍不與焉獨慮其無師承失家數復似其父過合既紆工夫亦枉而先生之致之而獎之者如斯耶 甲子正月十五日

答葉問義 密雲道

方其林時借臺下賢乾嶽㯹公佐樞㯹公內臺下外乾嶽時內時外而㯹公多咎臺下多譽乾嶽時咎時譽亦復無咎無譽種種可念外者乃志可得抒手可得展譽可得集也邊之大計在款款之足恃在我可以戰數零 敗款戕我裨將而粹不能得其部曲主名即得之不可以問不敢問 又誰復禦 者閫闕臣有同日而遣家者樞輔之力亦殫矣良將不易軍而治督臣急誰爲李光弼者即此推終不可罷亦復仗臺下在左右有志可抒有手可展耳鵷鷺成行未

見其出身而任此也分倖不敢承有可敬願時嗣音夫有一緘則必有備緘者其無備緘者即併亦無緘套數殊困人茲時何時茲地何地我數人何人而相與于套數中也切切 甲子正月十五日

答陳自公 廣東按院

疆場之事一彼一此顧見以爲彼也而彼之彼之倏有亡猿之警此中所沿被不可測綏冠之救非以爲彼實以了此黔蜀提音屢上即粤息有有期乃彭湖之冦閩粤共之澳夷以銃技敵

而又遁於曆而又哆於學將以惑世文者巳如斯矣黠者誰測其所藏要之非吾地主有王之者有招之者有導之者有利之者有害之者其變不作則其變乃不在外實在內語云內順治而外威嚴弟爲轉一語云內威嚴而外順治夫亦廉其主之者招之者導之者利之者害之者而一法之乎詢于務羌竭其款款恐未有當也

甲子正月十六日

答徐永平　名廷松

課吏治於今日有窮其身勞其身以圖國䘏如臺下者乎其在言路亦鮮有灑然易念如胡天岳者冢宰所亦嘗一述臺下生平矣幸一意以圖永平永平之在今日神京榆關相爲表裏非一郡之任鶴唳風聲外虞其潰而入內虞其潰而走人心成城敬爲社稷加額

甲子正月十七日

答何武莪　廣西撫院

多故之日而遠置老公祖于粵以西且久置之粵以西輦下諸君子何其工於圖粵以西并工於圖夫隣粵以西者而不念目前之多故也徃日解衣伏質之奇邇者𠑽乘索賦之誼寧不高出尋常萬萬而一鈌之出附者如蟻雖主者不得自由有一開府鈌而非內者出乎有一貳卿鈌而外者得入乎主者日討統均之義規模小定大第及之無論功固高即賫大必不久滯滸也老公祖雖不言功而渾噩大見霞城諸兄弟能言老公祖之功矧功久巳自於人人初不待言也

甲子正月十九日

答周綿貞　應天撫院

人孳孳焉以清仕路正爲仕路清我乃始得以爲所欲爲無掣我肘者而究吾志于吾君吾民耳而實未始有君民之志者志乃在官與小人共此官不勝而舍此官而去者乃不能與君子共此官故一時所位置似屬一家而故從中挑而二之且百之千之紛紛而未有巳也而伏莽者抵其隙而入君子行將自燼而小人曾不出新安得不爲淚慮被髮纓冠以徃而又不敢有

其跡此心徒自苦耳設淡心大力者在廟堂之上消弭不易易乎山公以進賢退不肖爲已任而三司正副郎俱缺無應手者諸君子淡念計欲起蓼洲莞其事倘此議得果惟台臺勸之遄行吾人陸地志同道合時不能數遘幸無拘常格有所遲疑其間也撫閩者不能轉敗以爲功而閩幸其因禍而爲福不嫉其不能轉而思其因更見長者之厚道矣敬師此意不盡 甲子正月廿二

答沈英多

聞尊公之訃而畫然臨尊公之喪而悽然以千古之事責之後死而茫然對鋒骨而幸然良友之有子也小瑕圖按狀以復前命然不文無以慰孝思諸不一一 甲子正月廿二日

答王彝宇 薊遼總督

夙欽明德如仰高山之國之功功在廟社矧又以壯猷熱路勞元老以行邊者數年也即不敢以墨縗故事重拂孝思而郵詹之典惠徵 聖眷自宜從厚何隆貺下頒者如此其膴耶卑者賤者分不敢辭而不肖討倩時有家兄以討吏例贊翁臺翁臺不納心儀迄今夫心儀翁臺而不敢隕越以爲翁臺羞者或寬其不恭之討而與之進也 甲子正月廿二日

答侯六眞 貴州按院

人之避黔也如避鴆誰叱馭如年兄者乃今勞苦而功高矣功則慕之而苦則遜之苦則嘗之而功則又遜之具眼者以此閥勞門功閥品矣顧何以勞苦中復念及同人之珠桂耶每對本

巷論世論心淋漓欲盡未幾輒又別去不勝美人之思荷老年伯飲弟以和弟亦醉德無厭獨不敢數數耳令人時時俯仰蘇氏父子兄弟也 甲子正月廿二日

答陸筠脩

日逐逐全土念君子之清遠也讀蹄橋先生小傳錫我以典型矣易名之敎敬致之三王者 甲子正月廿二日

與錢御泠

兒讀書精舍時時見古人乎閉門而造車而以祈合轍乎抑鄉里嬲弄不休不免酬對乎與其以休明之日月而徒供鄉里嬲弄也不如入京師開眼孔閲萬變長識力也且以其間讀書也且以其餘敎不佞弟也懸懸 甲子正月廿三日

與曹德公

得案見濂兒售而作賢壻不得售而愀然其不夷夫吾不夷而謂賢壻夷然不以介於懷乎然正不必以此介懷也抖擻精力嚴着課程戛戛乎難之一朝得乎如取諸寄耳若復悠悠忽忽空度居諸卽不勝介介何益 甲子正月廿三日

付洲兒

靜我日念我之無居夫我之無居五十年所矣安得更五十年而日念之日以貽兒曹夫圖我居而爲力所不及事以累兒曹何如不圖吾居而不以累兒曹向所數寄書大都靜我意耳看機緣何如苟費一毫勞擾不如其已也汝讀書何處濂兒在縣學否此時照管倍費汝心矣曹德公不售可念所寄縣尊書幣船致之郡尊至汝兒弟持吾書併具狀所載物件更以自名別具一儀狀各錄文一冊見之一見不可少不可以再此中魏肖生有妙見之如天際真人論人論文俱不輕許可然甚奬吾兒文也來書及鈔許并寄 甲子正月廿三日

付濂兒

廿二日見案汝乃有名我信不及也秀才大難做經書有一句埋會不來做不得有一題拈弄不來做不得到眼便理會得到手便拈弄得只是通求通全在窮理窮理全在看書作文從零碎處積漸到成片段處便通便熟須將經書從頭到底字字揩磨一一體到身心上來看過再看思之又思圖得個一旦豁然纔有進步不可出外走動不可空過日子步步跟着大哥不得自尋朋友句句聽着大哥不得自由自性我照管汝不着我亦不足效也 甲子正月廿三日

與詹掛南

計陽春福星照臨矣貧家無絲髮事有子惟知讀書其在諸生者咨一造謁謁後非試事不敢以見即試事非其不得已者亦不敢以數數也無事而數數與以他事而數數弟無此等子弟老公祖無此等治民也 甲子正月廿三日

與吳子徃

平時愼密臨事堅持佩服至教不敢有斁前途楊柳漸漸放青可勝依依勸高先生出山早出山此南征大功德也拳拳 甲子正月廿四日

答王麟郊 宜大總督

諸君子孳孳以圖仕路之淸仕路淸而後可孳孳以圖吾君與孳孳以圖吾民今仕路少見淸明矣氛氣未靖加派未已而又且孳孳以虞伏莽孳孳而歎積薪則奈何翁臺領袞正人恢張武略旦日入中樞運帷籌淨胡沙歸卒休兵綱征甦憊自儒者之效於斯世今斯世眞見仕路之當淸非翁臺疇望哉 甲子正月廿四日

答來髙老師

冢宰亦思委蛇以圖天下時有違心之歎即人之視之尚冀其本地風光徹底透發而情面世界已覺齟齬甚矣小人向傍門牆者復交鬬挑搆其間一二左右冢宰者又不無自作美官之想即冢宰亦有意根難化處凡嘗與小人爲難者不究其根因輒欲要路用之目前意中楮不能盡專望老師憐然爲吾君吾民吾道即出此時非一無可爲爲之此其時也望望 甲子正月廿四日

答沈雲升 陝西茶院

弟一味麤疎人耳有過而信之者有過而憎之者信與憎皆過則受信受憎者皆有所不及矣年兄愛我何以匡其不及耶即玄水之推噓者甚衆而過而憎弟者若謂此一事遂可作弟罪案過耶否耶董思老入都一過從後便遭口孳未能數數也弟徼天之幸徼兄之庇得早歸田間耳榮名亨嘉愉快如何不盡 甲子正月廿四日

答丘存峯

吏以其不肯俗也而不循循吏以其腔血通百

姓米鹽凌雜甘苦之故而民得以脫於苦而無不甘然則循吏固俗吏也所教諸刻循吏之章程具是乃俗吏自視而以為敝帚耶嘻以觀今天下之吏俗不俗之間何如也 甲子正月廿八日

答梁[illegible] 河南按院名之棟

鴆鷺成行甲者以營此官穎者為其同氣互營此官黠者挑其同氣有所敗有所成以營吾官鮮有為窮民營其生者民之無生以其無吏吏之暖民以台而台嚴非時糾彈如迅霆疾風臨其上今而役尚有暖民以生者不望風解綬去耶竝見聽憶行部大河南北黃童白叟無咨齎愁歎之聲也時事孔棘在遑不忘以其巡方之餘奏長策拭目竢之矣不盡 甲子正月廿八日

答阮圓海

郵亭晤語達寓晤語語語入一世膏肓語語出兩人肝鬲也暫假而舞斑亟還而領袠前旌且至喜劇欲狂弟取怨既多稅駕未卜倘猶滯此所欲倒指日可慎不一一 甲子二月初三日

答徐若谷 宣府撫院

諸鎮北邊胡而畫地從之而督若按橫之於以備邊不啻血脉聯而首尾應也精氣旁溥不獨在腸履所及陵京肩背尤呼吸倚之矣往嘗有大同之役出居庸磧子着面如礪沙黃日澹悽其無人望堡如歸直者不能具脫粟直者皆堡軍能多買軍數名者為餓然則軍之名餓而軍之實乃乏矣轄軍者又時有所需一切將迎節候生辰與妻子之生辰皆立名色然則雖軍之餓者亦乏矣若徒借郵送耳一切軍實咸不具而[illegible]狎而處搴上大將引以為家丁恃以無恐幸胡運衰耳實不足以禦胡邊備無所不弱胡無所不生心桀戟所蒞知必攺觀寧獨肩背恃之且見鞭笞及東西胡也 甲子二月初四日

答丘存峯

吏不循循固無不拙者拙於自為乃工於為民父母耳父母心正胥教所云婆心也婆心則拙官情則巧巧中有宦拙中有品君子知所取舍

矣 甲子二月初四日

又

醉翁非古名臣歟公田悉令種秫夫何損于彭澤令畢吏部又何以聲施到今也意不在酒雖醉亦何官不可爲矣弟不善飲輒善醉乃眞酒徒耳世不堪以醒眼視覺微醺爲得策此名亦政不必避也如何如何 甲子二月初五日

答岳石梁 順天撫院

欲以爲功也無不可以爲功欲以爲罪也無不可以爲罪達觀者知無不平而旁觀者乎乎言

八 書牘 十九之廿五

者似亦無不平矣鈔關之搆積不能平載鬼張弧其文遂如貝錦幸受之者之置之也敬服敬服近復有搆不肖于令兄先生者旋搆而旋敗令兄過不肯抵掌而相笑也不爾不成京師獘魂悖魄圖補賦大拚數行矣 甲子二月初六日

答劉心虞

弟之嫉不善頗嚴而與人爲善之意尤切人以自新自許弟不許人以自新乎 甲子二月初七日

與霍顯用

弟嘗過容拜靜脩忠愍兩先生祠下得交于孫孝子孝子名奇逢舉順天庚子鄉試兩尊人之喪偕其兄弟廬墓者六年迄今有長枕大被之風片言隻字不入公府所謂古之人古之人也客冬弟爲忠愍公勸葬典而其孫楊一新來謝一新乃非冢孫又其意不以圖兆域而將入其金于囊頗怪之昨過左浮老出一新稟揭一通則詆孝廉兄奇遇以不軌而謂其黜生復學蓋

八 書牘 十九之廿六

假印也弟徃過眞定晤張蓬老謂孝廉于官府所行保甲中集其可用者習射以防不逞甚贊之今妖戢而人亦解矣若奇遇則浮丘廉得其孝友之實而復之文移可券也此無傷于孝廉兄弟之毫毛顧不虞反坐耶忠愍公有若孫竊懼其不瞑矣一新在都下所以揭孝廉者無不至于縣公處必更有甚焉縣公爲貴同鄉乞數行爲緩頰忠臣孝子並重于天壤其不撿以玷前人者尤當有區別也 甲子二月初九日

答徐孟麟 山西按院

車轍馬跡遍古并冀裔黎上黨矣憂深思遠亦想見陶唐之遺風乎蒲夏垣曲間何如虞夏商盛時紫塞背朔易而保德河曲隔虜僅一衣帶水無樓烟生心否徃嘗從馬邑入雁門經忻代抵并陘其地磽瘠其民尤處困憊已甚以民間有無咨詢愁歎之聲課吏知得於簿書期會之外也友人賀廷玉貧士有文章介然不可以衣食窘此意外不堪事可念久爲郎君師必不愛左右手援之矣 甲子二月十三日

與丘太丘

弟苦飲亦每見赴飲者之苦之苦者不少飲者亦復不少台駕至且行弟不敢以此相苦而此中忽然不能已已乃知苦之者之亦有道也措大數種豈堪奉贐而不能已已之私于是乎寄伏所笑而存之書一緘儀一緘以致周世兄何敢分叱馭之神倘有過家之使冀一轉達其區區耳 甲子二月十七日

答李廣霞 如皋

與海客語翁文海客津津亹亹色飛而神動也伏莽之憂集卿寺臺省之賢者于輦轂之下以弭之甚善乃戎不必在莽抑未必不即伏于向所號爲賢者之中翁文異日之憂恐有甚于今日也滁銓又爲中原逐鹿矣逐逐者預者衆者娟者橫者無不有也雙南于是數者無一焉赤水之珠能令象罔得之乎 甲子二月十七日

與周世兄

弟于九十人不能以亟見而庚戌之卷老師過而賞之已而不售老師不謂不售也又不知何從悉弟之歷歷者而眷存有加焉乙卯春謁于淮陰弁文娓娓勤勤不替疇昔又若處癸丑之不售之出于老師不幾意存之而手汰之而不知其未嘗入老師之目也辛酉謀于同門諸兄弟冀蒲輪再駕知所稟承而歲復一歲凶問相聞弟又以役在牛馬不得隨諸兄弟附辦香之薦教愛如存音容永隔西州之慟何能爲懷

丘使者之便聊附寸片特邀世誼所以賤姓名告之几筵謂是故娓娓勤勤而過而賞之者不肖中幸甚 甲子二月十七日

答周開鴻

渊之格格焉與海內不相入也白安旗鼓一新而海內靡然而從之然則渊自格格耳格格不在海內也弟無能爲白安役年兄入而左提右挈以張吾渊使海以內無不俛首而拜吾渊下風吾渊幸甚一番大計一番考選吾鄉後來之秀俯者全之偏者導之所係不小無久低廻子舍爲也 甲子二月十九日

答丁養凝

相去數千里而遥時辱聞問猶咫尺而朝夕也更辱貺既何以克當人卽好受豈能受人之所必不當施人卽好施豈能施于人之所必不當受然在高雅則固已心載之矣便羽附璧併謝 甲子二月十九日

答錢龍門

餞賦犁然具矣考成議何其許敏也容聞之當事者以佐時之不逮不敢攘亦不敢没也暇日知上下千古大出手眼矣家侍御兄有孫喜甚喜甚 甲子二月十九日

與陸君湘

童而習箕齋先生之德于家于鄉已偕鄒周君自淑共學而惋惜于易名之典之闕如也頻頻迄今茲當五載議謚之期弟適在垣與聞其事弟與聞其事而前脩湮沒而不章後死之謂何夫固有恭其議者與主其議者辱力不可以必得然每五年而一闡非獨章徃亦所以教後之人也吾邑登揭者爲令祖箕齋先生虞封朱先生璞齋夏先生三人令祖嘗卿太僕光祿爲三品于格似近若子孫陳乞原有明禁無煩孝思也 甲子二月十九日

與曹允脩

去歲夏秋間與老師一再周旋神惓已甚孳孳其有所爲忽忽如有所遺而又翩翩獨徃無一

節之助心竊懼之不意其不賊也凶問相聞恨焉如喪阻此一官不能爲素車白馬之赴長恨何窮薄尨一藻將以明信仁兄爲弟酌明水而以賤姓名告之几筵幸甚 甲子二月十九日

答嘉虞姪

尊君意思大要作官雖三考官必有數年之根柢抑或賞金錢而入從無絲毫根柢併不賞一錢而登時思作官且思作典史官是假官也朝廷官爵百姓父母何得妄意及此妄意得之傷

天理犯王法犯法而敗所傷滋多即不敗一官到手須有數百金之逋年已六十矣令祖母年高善病一有蹉跌逋且何償吾故不勸爲之而尊君日孳孳而思得官日鞅鞅而慍其不得官當奈何我儀圖之庶幾作封翁差善耳吾期之以指日也姪勉之矣 甲子二月廿日

答李世臣 祥符令

徂披施經義李家兄弟如瓊枝瑤艸舞弄春風去病如古榦蒼枝苞含生趣天作之合宦學㳂中知相得甚懽也去病有札相及頌明公切于興誦小疏借明公以重又借去病言以有徵矣幸幸 甲子二月廿日

答卓去病

脩贄者罕徵文者多世固未爲不知先生也令君恬澹肅穆稱君子文叔季鳳塵焉徂而不得古味耶長安事可言者邸報中固已言之邸報所不能言者夫固已不能言也子徂副南駕即以去吾道南矣先生前討吏而入吾其有所薰炙乎雅聞祥符令賢得先生言更信先生夙不

輕以一字許可人也 甲子二月廿日

又

弟以其汶闇攖世娼忌即素肝膽相許者避如鵂鶹而先生不我遐棄過從如平生又僕僕牛馬塵中無絲一仲杕杜之好恝何如也買山而隱古人所譏買山而出斯真大隱恨古人不見先生也弟敘得差不敢邀亦不敢避吾君吾道敢遂謂斯世無一有心人耶弟何益於乘雁雙

冕亡之數矣久不晤後晤又未有期乃交臂相失
悵怏何似鷁首已西復煩遠使珍羞餉賚愧不
可當然不敢違命使於數百里外之雅敬一一
登受然不能脩李報感且以怍矣豚兒以備經
出荷垂念爲榮他所撰著圖令於便中錄奉不
知孺子可教否也

答姜素臣

浙之人久矣爲海以內所側目其不爲海以內
所側目也者則又受吾浙之人之側目焉夫不

通天下之志者必不可以成天下之務其爲海
以內側目也而天下之志不得通其受浙之人
之側目也而吾志逾以不得通徒心心喙喙睊
睊相視罔極已爾浙之人受浙之側目者少而
浙之人受海以內之側目者多而海以內之人
復多于浙之人然則吾浙蓋處不勝之勢矣返
吾不勝之勢消彼睊睊之懸令今而後浙之人
與海以內之人相視而莫逆也端不在浙人側
目之人與海以內側目之人獨在台臺矣蓋海
以內之視台臺不以爲浙而浙之人又不以台
臺爲非浙也吾之志所以通于天下而無礙也
求志達道語難其人志所係達寧又在浙非浙
之間久抱熱心未繇開露仰台臺之洞達無礙
必有得其真性命之所存者報謝之便兼請教
誨非以爲不肖以爲吾浙亦非以爲吾浙固以
爲天下也 甲子二月廿一日

答王玄珠 廣西按院

人盡仰之方以外以爲生而方以內莫自必其

命將方以內常竊而吾無以爲生方以外偶竊
而吾又無以爲生是生之日常艱也人匪圉之
方以內以爲安而方以外漠然不相應將方以
外有急而吾苟幸以爲安逮方以內有急而吾
遂無恃以自爲安是危之日莫救也嚮日之粵
西仰食于楚與東粵而今日之黔又且仰粵以
西辱之將亡焉得方以外置之民所聊生又何
得終古而倚之方以外以爲命其安黔以安西
粵與西粵自爲生而不必仰楚與東粵以爲生

按部所至必有朞月而定萬年之筭者何武翁在事久不日以兩粵借之猶其封内也同心共事長策以惠粵西拭目竢之矣甲子二月廿一日

答史崇仁 名啓英

崇仁之政甲大江以西又寵在枌榆而雀躍可知也最書上考豈足酬賢夾鞴對仗同志者顒望手采若不能以旦暮矣敝座師吳騂翁庇在宇下多男子而貲不甚饒又其俗不雅馴烏衣巷夕陽蕭瑟可念非不肖門牆之私知仁政覆露必倍尋常也甲子二月廿二日

答孫六吉 江南學院

嘗過吳閶而竊聞某人者岌岌焉而虞其若壻之試稅之不中于程也又聒某人而亦岌岌焉而虞其若子之試稅之不中于程也逮發案而某某之子若壻果不出某某所自虞夫亦至明也已矣而某某不肯以明予台臺已謂明而人不明耶某某之子若壻皆勢人望人之子咸不得以不中程之稅微寵于程之内可謂至公也已矣而復不肯以公予台臺必有所私于勢人望人而後謂公耶悠悠者所以無如台臺何而不肖亦竊比于行人之口也吳中多文人文人中多正人亦多畸人亦多邪人台臺廻文瀾于旣倒必首其發明經術不悖聖賢之旨者舍是雖五采爛然不可以奪台臺大有造于吳嗣是而吳之文人皆正人必無有畸人邪人者于其間而亂天下也甲子二月廿三日

答王定典 名永吉

從道易水經忠愍公墓門之石下馬遙拜而無一祠宇可以瞻遺像羞江芷者貴治亦不以列于祀典頃爲馬劬老言劬老躍然聞且建祠道左與起數百世而下之人心也而忠愍公有孫名一新者頗不類與其邑之孫孝廉對若孫孝廉者眞可謂孝廉也已矣貴治鹿氏父子稱賢士可信臺下得其情便中爲一左右之忠臣孝子固益重于斯世也甲子二月廿三日

答金稱原

弟何所需於世亦冀翁臺在事可緣此通一綫遊蕩平心戶交痱所不辭耳而翁臺又暫返雲橫之駕矣孑影獨拍更難爲懷逐鹿紛紛頗不雅聞頗不雅觀業會諸兄弟如尊指彙罪送司銓矣懼不雅聞者之漸有聞也速登啓事或可以慰懸懸耳 甲子二月廿四日

答岳石梁

罪人磔於西市矣積歲之密偵臨期之密屬不知幾許布筭而受屬者欲掩之以爲功耶言者且以功受屬者而謂屬之者之掩之耶浮雲翳日翳亦幾時情實不終沒也 甲子二月廿七日

答賀立菴 山東學道

東土聖于文者曰文在茲邇王之闖歟繼以楚傖割裂奇詭無復體裁衆稱且征題之額士台臺崇雅厓正而闢說不得行者騰謗翁翁似當日劉幾之譁歐陽公弟即百口言輕如絮何益台臺之分毫幸孫玄嶽從東來周衡臺東人皆知台臺弟言故猶有徵況台臺原自不可磨湼也 甲子二月廿八日

答王峨雲

其爲時人所積忌與爲時人所積疑者宜莫如我兩人而前度劉郎再來都下都人士爭識京風面積疑積忌化爲萬紫千紅矣滯弟此中忌者疑者日益堅亦日益廣何以自脫耶木葉之脫恒在萎黃夫亦有先秋而隕者耶弟無他長度脫然自隕之策不後于人也年兄許之否 甲子二月廿八日

答董二醇

念年兄之才而久詘于簿書爲之愀然念惟久詘于簿書而得以展其才又爲之皂然此愀然皂然者廻環中心如車輪而未有寧也不共訐吏稱才論資而懼其抑吾兄共訐吏稱才論資而指爭屈而足爭捷而又懼其抑吾兄廉吏餐錢幾何又以充笮牘耶弟力孱言輕徒念年兄今日以前之詘與今日以後之抑而無絲毫裨補也不勝慙愧幸自安年兄知年兄甚稱瀨上

治行第二叚弟如出一口也訐先訐吏以劇曹
重年兄而棉綠又未可卜恐以言之不讐爲異
日罪乃弟心則不敢不竭矣 甲子二月廿八日

答陳■■

里甲係庶民中之秪役公家而小有體面者其
零星當里數分者其家故貧乃無貧者之逸而
有富者之累倍宜體卹屢矣不以刑罰督過敬
爲維桑父老加額漕兌一事已向撫按及漕院
縷縷言之去歲業荷照允毋定力主持今歲當

更易耳米多厫少先擇其素頑不率者上厫而
富厚馴良之家俟倒厫兌後徐令再入亦未爲
晚何如何如糧道有便自當力言不俟丁寧也
甲子二月三十日

答方方石

世無論其不相入者卽其相入者亦其相爲用
者耳非其相知者也北闈分袂行迄今與影
相弔如何令人不念知己耶弟不量綿力而以
隄卹與之濫取怨取怒殆如眼釘人亦何途不
可以從厚而必欲破壞國家之典制以酬私交
弟不服也政府借中人以行其私凡中人所避
諱者政府自曲體之若孝子之奉其繼母試政
府有攬權之思權固未嘗不在日落一日將無
可奈何耳銓意畢竟微有參差而銓意較廣泰
人香火情重此其病根元儒游于域外矣而以
其尊人病行目前調劑之人矣鉅野已入薦牘
然言輕不足以重令兄也王彭伯辱國已甚樞
輔復似江夏當年而人莫得而攖其鋒將不可

知弟睡覺時獨坐時便起拂衣之想此想當是
弟本色行還故吾也 甲子二月三十日

藏密齋集卷之十九終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書牘七

付洢兒

自清明日始恒風日無光二月盡日京師地震震有聲梅戶欹撼者一小撼者二竟日不甚寧是日成妃產公主　聖躬先一夕暴下二十餘次腹痛是日大便幾不禁召閣臣入閣之不能寧居明日入朝聽　聖躬且安意稍平而日光

慘淡如故抵寓聞空中有聲如山崩如潮來如關河放酒洶洶畏人謂是天鼓鳴也以風起解而連二日雨毛毛白色有蒼蒼然者有黑者咸寸許階砌間乃又有搖搖立土如秧出水者咸非佳祥而南樂傳日出時有十餘日于傍若攻若掩若凌若沒者然至午復有似日者二攻掩如初東省則又以元日二日背珥暈貫諸狀聞災異疊見莫如今日矣　聖主當陽而天之方蹶四海困窮群臣泄泄沓沓爲夸爲毗旅出旅入正如行尸杭州都會之地湖山環涯風氣所鍾而萬頃西湖閘成涸土方疑其有火菑方疑其有士變而宗師中道被言適省士子不免皇皇之望俄聞軍變而虐士儒衣冠者無所厝足今秋試事殊不可知一切動止交游宜慎輿論所寓人甚雜慎之慎之　甲子三月初二日

與金雙南

一時逐鹿者甚衆甚緻甚捷甚佞甚有力而年兄以象罔得之緻者捷者佞者有力者遂

不能奪也以進退人倫爲已任者具有法眼不可以欺也有定力不可以撼此年兄所夙具獨一時人物萬徑千岐全在諮訪諸君子得君子諮小人得小人知必不以先入聽熒也意白兄于世徑甚熟兼妙處法此同舍益友也可來即來無久徘徊子舍矣　甲子三月初三日

答何武我　廣西撫院

今日而始得以兩粵重老公祖也嘛焉猶以爲災微矣醫門多疾以災微非無事之國也同奉

不次之詔而先老公祖而以司空去同蹈不測之險而先老公祖而以三品陞沉伏多年一旦騁如轅轤席不皇煖譬如客子歲暮痛僕瘏馬兼程急策抵家而休耳膂力方剛經營四方北山詩人以為獨賢之歎不肖乃誦之為老公祖賀也人第以其一節顯者陪鵷鷺奉朝請已矣日前不無先後之蹟而畢竟後者富貴之日長而畢竟後者功名之塗廣富貴功名不入高明之想而我會有不得不見之功名天固有不得不辭之富貴非吾可得而謝也 甲子三月初五日

答吳玄水

紛紛長安市上不過自營其官與為人營其官又伎人以自營與伎人以為人營而紛紛乃益甚羽毛瘡痏不崇朝而更其題 公非不知翁丈者翁丈亦未始無同人而今日而始啓事其故難言之矣翁丈負當世淡心幸登入春明以仰憂危之一臂高先生乃弟公案何以至今未結也晤周綿老幸一促之 甲子三月十二日

答錢昭自

譬仕路者以風波而不知其不風而波也非年丈之才不以賈忌非年丈之才幾不能以脫網矣萊撫鈌弟意非年丈不足以了此而相愛者謂地瘠叢任重久勞之後當受以逸是愛年丈非愛登萊也一陪推豈足相重或聊以解嘲耳陪粵不得擬以陪萊不知究竟果奚何也山公好采人望其以官與地配而所得之者輒不甚許晉已他屬惠元孺乞年丈為藩伯而上手者未易得遷故未果也 甲子三月十二日

答趙岐陽

夫固有不受磨不受涅者矣磨之涅之而乃以見其不受也千鍛萬鍊愈顯金色耳久以文章翰墨慕先生邇以熙宇海客知先生今又以疏廣疏受高先生矣然東山非安石久卧時也 甲子三月十三日

與武易州 名之禎

往者鹿乾嶽極稱門下武與之治不仮向往久

之邇故得以數馬之役締一日之交也因乾嶽又得交于孫孝子兄弟及拜忠愍公祠墓客冬爲忠愍請葬而其孫一新來謝一新乃非冢孫又其意不以營兆域而思以入其金于橐竊怪之不圖其又與孫孝子兄弟搆也忠愍之目不瞑矣宋容城業爲解之而復信信不休將聽理于門下無論其搆習射事太誣至謂孫奇遇之復學爲贋印則左僉院在忠臣孝子之家而不幸如此門下可以容城之解解之乎 甲子二月十二日

答南二太 福建撫院

不肖之仰高山而望爲斗杓也自謂載在隰桑之末章矣而心寫之而口亦寫之歟何台臺之引爲臭味者如茲其勤懇也海滋之有外寇與朝端之有小人皆此中有主之者利之招之導之豢之喙之而其綫始得引而其城始得憑而其惡始得肆於是思一大創之而其奧不可問其忌不可投其柾不可破底于靡所不決裂而無一可爲台臺之理彭湖先法其主之者而旗鼓臨之小醜不足平也朝端幸有清明之象而莽伏實繁主之者亦不可謂無人願望星辰之履其以理彭湖者理朝端也 甲子三月十三日

答汪蓬萊 名裕

耳台丈治行頗熟孫二如時相過從則又悉台丈所以得東萊之民之心者甚淡也宇內固不之得民之心之令耶未識君面幸識君心矣 甲子二月十四日

答高南和 名斗光

辛酉冬嘗誦大河以南之治狀於梁大行大行擊節而稱尉氏之清操勁幹也有口者如一口而竟中台丈于考功令口而南和元氏稱畿輔雙璧焉何傷於日月耶不肖竊附臭味之末景仰風標不勝神逝 甲子三月十四日

答方鈍野 名時化

初菴先生之風節且以廉百世之頑矧其嘗在宇下者倚之所鍾遇其子若孫又何啻甘棠矣而方石則又諄諄而提其耳曰鈍野令兄也師

也惜不百戶爲戶丈地身代數馬之匱而以賦不及額見少耶聞𡚁紳以妖產事小有齟齬然否褒望日崇令課鉅野之政者曰有初菴先生之風則分榮多矣 甲子三月十五日

答李任縣 名維恩

世所公患政在受官時之心不如受書時之心之眞耳而門下自許其無少異也眞心可以貫金石格豚魚而謂此日無三代之公耶七登薦剡固其宜耳抑又何以於敝帚中知不佞也蓋門下所得於受書時者深而我兩人之合亦非偶然矣主爵者聞苟有益於民生且不惮破格雁之其在今日乎 甲子三月十六日

答陸太和 貴州按院

言黔者日垂成而敗之無論其敗卽所云幾于庶底于成而愛楚甚于愛黔謂楚以應黔非材成者何莫非敗道也台臺至不及其敗台臺至足逵馭者不可而微亦近于朞置矣初敗之時事倍難初敗之時勝倍熱知必有事半而功倍者以貽後之人而後之人偃然而集其成也賀賀賀 甲子三月十六日

答韓武定 名炳衡

不佞亦矮人耳幸熙宇共事亹亹焉誦門下之所以治武定也已元白從襄垣來述彼中父老之思門下迄于今不衰然則門下眞百里才詘門下于治郡者正以才門下于治郡也靑役之薦不足爲時賢重輕例不敢以煩酬知之雅不能異同也 甲子三月十七日

答金雙南

梁推後有數行奉寄想塵台覽矣吳銓出山公獨裁陪者其衆所屬焉者也目前一二事寖有古道而年兄得其時何幸何幸盡破情面自出手眼拭目俟之矣世人背善伎面又善諛其諛也欲以潛售其東西易面之筴而令人易焉而不自知耳其能售于有道之門而潛爲之易耶 甲子三月十七日

答樊鐘陽 兩淮鹽院

與年兄處一城中而竟若與海內之大賢徒隸徃而跡不能以時相傍也旣與年兄別而又若共處一城而常侍教于左右也年兄課兩淮鹽筴淮課直與漕運等而私販多而正鹽壅私販者又十五爲群伺間爲椎劫天又予以長江之險而不可跡近不軌者復因鹽以爲利因人以爲徒因江以爲險而江南北岌岌乎其不可知唐之王仙芝黃巢元之張士誠皆鹽徒也伏惟年兄留意 甲子三月十七日

答張密縣 名濤

徃道密見門下所以備盜者甚飭并悉它治行亭亭皆白松高出矣數十里于霜月之下藉庇無饑仍盜賊之虞抵郭店而始訝爲辛苦賊中來也代匱青役循例剋薦損俸相及誼不敢承尌使拜璧并謝徃歲之雅 甲子三月十八日

與郁賓暘

去冬晤令壻即驗其神枯而面黑而有所不忍竟也顧海老行後獨寓一飯店中病日甚家遣我徃看歸輒相對歎其危篤不可久不肖不忍朋友之垂死而無所歸也三月十三日遣人扶至敝寓醫藥而十五日未刻死矣邀同縣諸君簡其槖大都多負而少蓄不肖爲備棺歛十七日舁至通濟倩南舟帶其柩歸同舟有岳家二僕柩一爲呂胤嘉一爲沈潮眞如僧牧隱在松江徐柩舟中不肖付以一金爲鎮江買舟費宅上可徃彼中相候也 甲子三月十九日

答陳似木

汪仁和之使至讀所以纂先德者微孝思矣狀草不肖之責不肖之諾敢日日紛如猬毛而後死者遂不得與於斯文也獨旦暮未可期耳 甲子三月十九日

答陳發交

謎異震疊不寧不介家鄉多故訛言孔將猛焉驚心似欲圖尺寸安靜之地以置其身而不可得病在守土者從未嘗有一念一事爲其地方討有不動動則兎解耳厥疾不瘳可奈何弟蹇

揣自困將迎酬應已無餘晷圖爲令兄狀曰一莫未能也然不敢負別時不獲洨譚豚犬荷伙之食之而敎之誨之也尊體強食爲慰 甲子三月十九日

答曹薇垣 名文衡

遺年兄以如雲如雨如雹如霆之艱而不可勝理也固遺年兄以如雲如雨如雹如霆之烈而不可勝數也本其如冰如蘗者汰其如螟如螣者撫其如鳩如鵲者行其如繩如櫛者獲其如皃如貌如鯨如鯢者方以內方以外如盂如磬而愁績亦如恒如升如川之方至而未有艾也弟嗜美如渴揚美如不及敢日載之隰桑之末章而有口不如碑乎莊語如綺弟推如木冗如蜩不能報章如織奈何希不盡法以相繩如側也 甲子三月十九日

答陶十城

不肖既子焉寡偶而台丈所宦處極東南極東北又極西南居相去雖數十里而近而不一相見不一相聞固其所也寡偶之人於銓中諸公

更不偶勉借玉清諸兄弟一過從復移書相告而不識有濟于台丈否矣子焉一身所須無幾寧敢以珠桂厪逹人之憂對使拜璧知亮砥礪之素而寛其不恭之討也 甲子三月廿一日

答馮少墟

傾慕教範者積二十年得侍臯比者垂二年途次得從先朝夕者浹月凡所提誨一一載中譬之香稻粒粒堪飽而忙時什九閒時什一忙時碌碌閒時悠悠存省功疏放逸成慣頻毛種種愧恨如何何以督教之南中清議夙垂而遡來必欲尋个小人是處與君子作勁敵必欲尋个君子不是處與小人作口實如日抄所抉破者楚標豎義正復有人幸先生勉爲世道一出天子側席而求列卿虛席而待不久滯周南也 甲子三月廿一日

答顧平湖 名國寳

老父母才情風氣秀出東南懿德之好烏容已已愧言與其人俱輕不足重也漕兌一事吾郡

向認九石八斗爲漕規不知實漕規所小載夫知九石八斗之不當與而可以與之持十九石八斗之外矣與練漕院言頗悉云且槩可通禁專中者坐名嚴究庶幾一臂其在敝邑尚賴老父母左提而右挈也東南吏治久矣無爲地方治安計者民散久矣故易搖長興之變訛言孔將收拾民心急議兵食老父母以保障爲東南倡功在東南不但百里而已也貴座師以尊人小恙遂不能挽其去志二一縑附報不盡俚種 甲子三月廿一日

答胡蓬玄

不肖在文安邸中而知匪石既在京邸而又知台臺且時晤對陪清讌可想今得時對匪石而翰教儼然不忘疇昔百感交集何能爲懷知台臺守邢襄殊苦願境無苦樂苦樂在人即台臺格格于中貴時何以異格格于豪右時又何以異捉襟露肘于如斗如織時地愈苦苦節逾見苦心適透材名愈隆隆起當事者需材甚亟況在畿輔咫尺五雲資俸苟配有濡滯耶可覬不敢辭而身不滿七尺無佅儒之羨仰伯之樹慮不能以其羸及人吾輩襟期在世法外知不以不恭見訝也 甲子三月廿一日

答樊海鹽 名維城

覩民至悉老父母近來治行與其起居甚慰長興之變訛言孔將近綜其事大都其捜種于發棄閭生輩之逆謀而吳野樵等進以鄣城爲可憑退以所隣山藪爲可遯而藏也非石父母之

才之望賊亦不浚佻之而必欲其死非石父母之義烈不能死非石父母之得民心浚至其死四不肯從逆而其居民起而巷戰不至死石父母死而長興全長興全而浙西三郡江南四郡陪京數郡全石父母之功豈獨在長興哉餘黨四布旋起旋敗然旋敗亦旋起吾鄉非無事之國所賴一時賢父母德惠材望頡頏長興而浚思密算與其需澤又過之老父母復樹赤幟浚上爲諸邑先恃以無恐 甲子三月廿一日

答春寰和宇雨宗室 廷彝 廷鉌

于役雲中日落沙黃風物淒緊宗侯過從雍容甚都六易裘葛展轉夢寐事往歲隔姓名薄劣尚煩記存貴以瑤箋兼承珍貺方在倚廬不忘嚀皆感新繹故如何可言詩箑附往不成報章天時雨炎出入懷袖云爾更有不腆寄將几筵諸祈鑒在不及覼縷 甲子三月廿二日

答張景州 名志芳

門下治闘洽于人人賀賀貴治尚須宿兵爲衛乎人非土著十百爲群無所事事衣履酒肉男女之欲未易厭也能不貽憂于地方否門下清嚴爲治郵官常苦不得食而乘傳者至都下有言尊駕公出吏胥索捐其金錢始得應付此亦不可不一察也交卽淺知未嘗不淺幸弗訶其淺言荷荷 甲子三月廿三日

與鄒匪石

不肖嘗自箴於座右曰小心以律己大心以容物又嘗括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二語以自警而當小處每覺其放鬆也當大處又每覺其褊窄也而不覺其言已忽出於口而凶悔吝之生不可勝數也翁丈齊家宰特達之知盛名之下忌亦集焉一言一動萬目所射謬獻野人之芹乃野人實未嘗食之得無以爲罪乎 甲子三月廿四日

答徐泰披

年臺有疥之嗜歟何以津津於世人欲殺之人也捧敎承筐感愧感愧年臺領袖人倫折衷衆論南中聞有遇君子必摘其微疵遇小人必揚

其片善以倒置是非而且宿望而登壇者弟疑其無之卽有之知不以棼年臺之聽也此中伏莽之戎工爲挑激令吾黨自爲鷸蚌而彼僵然而享其成一挑于銓與憲再挑于閣與銓週調銓之舉幾成閧場而理不勝而中詘乃其萌未折也一人造言而成虎千百人見影而驚虓其機方張其憂方大年臺有以寒伏莽者之膽而折其萌乎弟附于草木之味敢陳其畧非可以示人也 甲子三月廿六日

答馮豊城 名起綸

中不佞不自知其緇衣之私何以孳孳于海內之賢豪也其在枌榆更拱璧奉之純錦藉之矣西江上游有賢令尹奏最璅聲四聞緊我慈湖而不佞嘗可知也且出斂同年錢御泠之門草木之味更有同焉者矣荷以枌榆之雅分俸相及隻身京邸囊橐已罄不敢復以珠桂歷念然高情心銘之矣 甲子三月廿六日

答徐昌平 名士俊

偶代數馬之匱例以其求芻之長登之薦牘一日之知千秋之雅而僕僕焉破俸相鄧於俗調中論交耶既以成俗賢者不免賢者謂世之不無俗人也古歌云但得一心人何用錢刀爲夫亦有不俗者耶原既附璧篤誼中心藏之矣 甲子三月廿七日

答田鄖城

鄖之變正未有收拾而門下叱馭而前討不反顧步舉符采豈猶是黃金白璧之光流於月題

者哉 代數馬之匱循例以課求芻之長長惟其及格者是賢耶何時而敢以牧賦求多耶令何人而敢以牧賦之不及見少也方愧索駿于皮毛不能得駿駿當俛而噴仰而鳴鳴其不得意而且悉索敝賦以[illegible]耶不佞所職在牝牡玄黃之內寸心相映[illegible]不在牝牡玄黃之外也原既返璧篤誼中心藏之矣 甲子三月廿七日

答卓去病

祥符公備卓有閎銓省其所固有省垣既以例拘自當以司銓擢其在目前冢宰意中有人南省諸公意中復各各有人即諸公意中似已不能奪冢宰之意中矣祥符公目前不得之異日終當得之無以得之之念自煩且偶出于非其人之門猶不受夫非其人之衣鉢天下亦豈有成心諸敎當一一識之候其機緣誠得一支挂世界人弟頂踵幾何敢有愛也 甲子三月廿七日

又

兩無情人不能爲有情語而吾代之作情語爲

借人而吞又人間一無情人也苦矣吾曰代人爲有情而吾之待我仍無情玆其所以爲去病乎豚犬何知欲叩性之微希史之變以爲時文原不冀其有知之者而先生知之耶世有先生知之遇不遇無不可已沛銚見餉感謝廣文先生乃有長物耶子徃去先生何時來望之望之

答澄清霞 四川按院

黔望蜀之援而若不能以旦暮也迨蜀援至而黔之自爲黔者已不可言也黔望滇之援而若

不能以旦暮也迨滇援至而黔之自爲黔者已不可言也黔滇蜀之酋無不合黔滇蜀之師無不困黔滇蜀之餉無不難彼淡入而吾不可與之淡入也我旋出而彼不難逸而復出猖獗之事非可踰度金城方畧在年臺矣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其在今日乎其在今日乎台覞

附壁併謝 甲子三月廿八日

與吳蘧菴

止此無少濟于事但見挑闘者如穿梭求官者如索適而轉羨先生之升僊也偕孟旋玄父仲雪諸君與山川玄對豈嘆其寂莫耶去病相訊以酬應文字爲苦玄敬先生一緘相寄幸入之

甲子三月廿九日

答蔣瞻毗

宦跡即不得時相傍也共此一舍而交一臂而失之悵悵如何舊都風物部秀樸人而台丈于此中顚頗飛霞籤弄明月修竹吾廬又隨意扁舟也日迭塵壒伍牛馬而閱風波能無妬乎且

縮手袖間汗顔血指令大匠坐而旁觀造物亦失所位置矣 甲子三月廿九日

答阮圓海

瑉間見嚙指之痛揮淚盈把令人起孝但吾人進退要有常則陡發一念而迫於青墩不匱之孝還有商量時賢汪嚮甚殷何草草而不慮其後也謬進肝鬲之語惟年兄三思之 甲子三月廿九日

答魏元白 山東按院

朝端方倚正人而御以巡方去東人得慈母朝

端失虎臣矣以虎臣爲慈母總在察吏吏之貪廉得之百姓之口者乃真何錄得藩臬司理鄉紳之口一如其百姓之口乎兵荒之後死亡亂離二東爲甚休養生息因時制宜在除害不在興利害之大者貪酷之吏是也墨吏望風解綬而閭閻以無事爲福占風采矣督學使者賀君敝鄉端士既不聽關節而復以文體務繩其支離剽裂之習正見其端耳肖衡老知之年兄當亦自知之也中朝細人享一日之太平則不樂日以挑構爲事賢者無一夕安寢也 甲子三月廿九日

答薛正亭 湖廣撫院

楚無事以黔之事爲事黔之事楚不得與其謀而又不得不殫其力謀之不藏力於何殆既以應黔復以休楚非台臺征之糈之而卵之翼之事恐不獨在黔矣世幸楚之無事而若忘台臺之久於其事也近且傾耳而聽星辰之履不得以楚一隅久勞台臺於外知台臺詎所爲善楚者無竆也 甲子三月廿九日

答張燦衡 蘇松按院名文熙

纖瑣至以彈文與繡衣之使爭雄長不虞萬屛中年之漸乎台臺大疏得旨猶溫無遂謂事不可爲爲之固在台臺也長與爲幾省數郡之交錯山大澤其道易藏其散易分其聚易合而我之捕之文移敎戒展轉月日彼且覺之鳥獸散而不可蹤跡矣宜與廣德長興間得設一道臣如燕晉間之井陘或設一府判如江楚間之典瑞乎此中非無事之國壓台臺之憂未已也 甲子三月廿九日

答青萬各州縣

偶承青乏夫亦日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不自意循例得以聲氣相應求也輿望如山借明公以重寸牘言輕如絮寸牘不足以重明公何煩損俸相及耶誼不敢承對使拜璧吾人相聞而相慕相知而相期者應自別有在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又

倘代數馬之匱倘以其求錫之長上闒而以多
慾多怒之人處多求多忮之地方且多凶多懼
以壓知巳憂則薦牘之不足以重門下亦稔矣
清俸薳分以蔓日之不恭見討不過厚歟台覕
附璧高情心銘之矣

奉高老師

肩之擢冢宰不知是誣六經者耳邪言之別而
立排其憑矣石長典巳得郵旨部咨書禀五件
附上冢宰思得人以奏手而無人應手反不勝

棘手素稱同心者小者借私心甚者包禍心人
情惡甚老師遄來定之完乙丑考察考選二事
致數年治平也然目前無左右冢宰者恐變卽
在目前目前機括甚不佳選君來去如飄風吏
垣又澆潑難與也 甲子四月初一日

與金雙南

頃冢宰與謝鳳老相對有人情之歎謝云公爲
天官天亦何情之有稍着一情字卽人而非天
矣一時傳爲佳話粜以似年兄以爲如何 甲子

四月初二日

與阮圓海

戼釋手教較初意似緩旋聞以老年伯不作家
書復有遯思夫不作家書者葢家中無事可説
得也小聦喁喁而以此論出處之義乎不疾而
呻無端解組今日之解組旣易他年之紼稀艮
難謂老年伯能得志而愉快乎幸愼思之百爾
鄭重 甲子四月初二日

答薛新河 名承宰

夙聞門下所以治堂陽者則巳心嚮往之矣周
沖白老掌科之道盛美更詳得附知末巳云厚
幸勤勤之雅至于再至于三卽伯夷之樹不虞
侏儒之過飽耶近畿郡縣去天尺五聲不壓而
走幸愼之愼之 甲子四月初二日

答黃春溥 南山西道

肝鬲兄弟南北睽阻我勞如何年兄淸議所宗
砥石在南中久其人南中所知也調銓之舉賢
者方彈冠相慶而一二髦士以不出其鄉曲之

游揚齮齕之不休敗其鄉風茲用為倜謝德州
負特達之知工背面之術為飄風之擧非端士
也吏垣欲躡其去轍殊為得巳更有閒曹翎夫
簧鼓諸公間諸公亦復受其簧鼓而不覺其害
非細此長安近狀不載恐絲纍自此起耳荷垂
問稍稍及此幸祕之泰拔寸有心人知年兄定
與朝夕有婺源潘生名文華者在南都工於文
析數十年朝事如指掌年兄嘗物色之乎弟無
似年兄何以督教之也 甲子四月初四日

答楊湯陰 名楼

讀來教傷蔽格者秪供其捷足而勉而廉者卒
亦自悔其廉可勝悅歎迺門下則又以其廉鬧
且以其不走捷不自悔者鬧于人人門下即不
與世人爭捷要所取于世與爭捷者孰多寡矣
君子誠欲一覓其志無如為長吏長吏之及民
取之吾念吾口吾手而已無不旁皇滲漉而有
餘層纍而上便須層纍而下不如意事十八九
矣若辇下則更在葛藤中耳即實以門下貳郡

能捷得之郡與捷得之下邑耶民有欲可捷得
之我我無欲思捷得之朝丈夫之得志而愉佚
者宜莫如門下此物此志一日千里一日千秋
矣台既再及更荷道義之愛以應世相勉夫勉
而相應必有所不得巳也僕於門下有何不得
巳者而勉而應門下耶順使附璧併謝 甲子四月初四

答朱雲來

沮洳蒲葦之間寵以千旄錫之名酒意思猶醺
醺也天下事之所在即利之所在利之所在即

法之所在法之所在即怨之所在郤怨以廢法
分利以褻事比比而然矣備河者未始不務于
河而河不治徵臺下潔巳釐奬以集事民其魚
矣河水奪淮陵運之憂其機似宜理之上流上
流非必臺下所轄然不可不代為慮至末流而
圖之將不及圖如何如何台既附璧高倩心戴
之矣

答袁房山 名作相

側聞大房治行冠畿輔擬借為寸牘光俄傳有

以閒事相及者不獲遂其本懷勉爲青黃剝其初志見不舉舉不先方負蔽賢之詩而損侔相及益增汗顏台覎拜璧篤誼中心藏之矣 甲子四月初四日

答魏仲雪 南衛部

年兄於竹木中莞領江山者一年也今獨莞領江山而又無有竹木之煩弟能不妬年兄之閒耶人之不能忙也以其未嘗閒試于閒中辦忙時之用而古今有才難之歎哉分六時而三之一分了林壑一分了詩文一分讀書應務接引後進作養人材然則年兄乃大忙弟却於世人忙忙中微有閒趣耳樞輔行邊督臣出鎮捘地不論去留多寡總似未嘗鬪而不能處忙太平渴于求賢惟日不足然情面成習世人戛戛乎其難之夫以三十年來不肯說閣之功所欲化爲徧狗閣部院寺臺省之冡宰非其質矣且臺省不以言重而以權重亦臺省之恥也何也恥其徒以關說招利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屯

塩終歲勤動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何益于太倉九牛之一毛況又與天共之與人共之登不可以必得乎宜之得官以代說經可矣其餐錢足供其買牛否也弟稿衷急卩日遊于羿之彀中而不自知年兄何以督教之 甲子四月初五日

答閔會泉 雲南撫院

台臺靖需益東川烏撒普安之不靖而又悉索滇甲以援黔以待黔師于境上乃黔之爲黔者遂已不可問也滇之出不足供滇之軍黔不能自供又無以供援黔之軍仰之楚楚不應叩之帑帑不應司農司馬左支右吾誰知天末萬里有勞臣如此其盡力于封疆者哉顧邊惟其去京師尺五也封疆之臣之耳目不注于 與 而注于輦轂之下其視聽亂其思慮分卒底于敗滇惟其天末萬里也輦轂之下之視聽所不及封疆之臣可一意於萬分難爲之中爲所欲爲爲所得爲而底于成所預爲台臺賀者此也 甲子四月初五日

答羅貞復 雲南按院

黍厠使署之末每一玄對穆然神達尸不肖鯛
世忌諱風刀用箭不可覡覼而微審台臺之意
色不我見外不肖微有以自信也滇南天末勞
心忉忉而有醜可支無官可課徒縶驄馬使者
經寒歷險于叢箐進谷中而僅以兼差債其勞
也其何以報勞臣矣敝鄉潽大行以詔使來滇
弱體遠道恐不能至至亦恐不能即返施緯郡
與滇試其貧弱亦復如潽大行建昌一路知台
臺旨惻然有以左右之也 甲子閏月初五日

答李稱敬

名刻種種每拈一條心境世紛都覺有一鬮闢
齊也南銓之推不下畢竟未愜人意在南翁則
何加損矣邇調銓一事賢者彈冠而微引避
乃在同室殊出意表年兄以爲如何 甲子閏月初五日

答張存宇 名振秀

台臺之筦選人也日甲之乙之而登啓事靡不
恊其意中之所甲之乙之亦靡不如天下賢者
意中之所甲之乙之也一時鱗鳳翔集幾盡漢
川之美實錫之光前此者玉石並陳後此者冀
然進一賢士而憂憂乎其難之雖以邑縣之爽
朗而不無棘手而去也私嘗謂自有賭記以來
考功則高邑文選則臨清璧合千秋矣今又見
以高邑占臨清也藏者在心提者在口未期會
晤方切詹馳雲翰下頒不勝光藉德州何如人
何以從來如飄風耶令弟德業並進爲慰 甲子閏月初六日

答賀函伯

河干荷誨幸慰平生分袂紆思良勤寤寐今日
而始得開賢者之鋼霧收翳撤盡睹青天也要
之賢者亦等視矣冢宰用意勤懇成切相機敏
於此一事良苦不肖聞汶薄劣世人好以其愁
鄧之不肖不肖亦若好爲世人代任之咎惡不
祈不祥不可以久歸思動矣獨盼一晤賢者結
綬登朝開霽之後長此休明耳 甲子閏月初八日

與項希憲

閩陳與義選目之清平簿于弟非有半面之識
介識弟者徵弟簡而謁臺下夫當吾世而知徵
弟以欝徑臺下此其人不俗世固有未嘗不識
面而不當為之介紹者即當有不必其嘗識面
而始為之介紹者且藉手得一起居臺下弟甚
幸甚幸知臺下不以為訝也 甲子四月初八日

答楊既寧 名肇泰

貴座師時舉臺下塲中警義日明日旦巳之明
旦也十日十手巳之目手也擊節欣賞廻環反

覆不能去心恍如明旦目手者之俯鑒交伺而
不能以自勉也相知分倖倒不敢登適有肬贅
之役而貴座師一再相勉敬拜台貺比于麥舟
叠臺下之渥遠矣 甲子四月初十日

答宋叔茂

緬承教 垦不我遐遺叠誦再三如親誨益大都
流停怠 十九失實要可以知忌我者之如斯
矣府忌 亦不祥弟其為不祥之人乎百無可勉
惟有為之自我者當如是一語足以仰對知己
不則賦歸去來而已 甲子四月初十日

答湯恭予

去歲年兄為浮言所撼聞之愕眙旃林兄相對
咄咄深以為念弟入都碌碌牛馬未遑覓晤而
披雲掃霧日杲天開旋且奉部完璧西江矣西
江士夫俛若赤子之失乳于其母俛若赤子之
仍乳于其母年兄何又以陟屺興念幾幾舍此
赤子而聽其失乳也慈念正恐未易遂矣台貺
順使附璧并謝 甲子四月十一日

答李太康 名之茂

弟備青役一伸齊年之誼寫緇衣之好締千秋
之雅何庸損俸厚貽為瓊琚之報而遣使緘書
殷勤至再耶勞苦年兄於風塵者五年今日而
東帶立於朝恐來此更不堪着眼耳偶動歸思
遂拜翦既為釣船之需行覓弟於寒江簑笠間
矣謝謝不腆附徨 甲子四月十二日

答徐永平 名廷松

背從乾 獄悉門下所以治容治易者巳又悉所

以勞于島糧者與今日之所以治永也永今日
要地門下今日循二千石編衣之疚愧不能盡
得之二三之口而爲要地圖治人豈以才識兩
令如門下者而可輕有所取舍也當以間爲主
者圖之 甲子四月十二日

答張海澄 平陽守

静褰虞夏忽焉沒今乃厭治總在年兄所治中
見渼思速悅如睹之寧令上下千古者有安歸
之歎耶徒羨徒羨弟碌碌牛馬塵中耳耗多不

可問目既多不可見口乃多不可闢慚負生平
慚負知已分宜見擯而賜之惠問愧恧尤深時
有遐思尊羨之想不待秋風矣 甲子四月十二日

答棘任鴻 漕院

道京口者云旌節已涖朱方弟心如江水亦日
涓涓于金焦北固間矣漕事大患以其回空太
遲而奸軍乃以爲利利在當事者反若有以獎
之如淮洪之報已稽而水次之舟未集迫其集
也多方講折上故急而軍故緩反若示意于有
司令稍爲之地以竣吾事而其驕不可制而其
慾不可滿矣府廳不甚潔者又體上臺之意以
爲名將何所不至哉既抵京又以守凍之苦丐
免尖之澤夫軍亦何苦而不出遲之一策徵種
種利益耶弟故曰若當事者反有以獎之也敝
令公爲敝邑振漕事之極壞今歲得徼寵靈盡
遵絜令敝邑父老子弟世世食年兄之福顧平
湖在東南有干霄之氣其材不獨善漕已也弟
實有所試年兄識之冢宰一片血誠求賢如渴

近調一賢銓而必不令其得一日之用年兄謂
何弟闇甚年兄在遠不忘何以督教我 甲子四月十三

答孫萱台 兗州守

道徐而北途人言妖賊被驅每露止止處輒産
嬰孩駒犢無美且驅而前復然中興集所殺傷
男女牛之常家店則婦女十之七夫誰非吾赤
子矣咸吾赤子而妖殺之僞爲妖者殺之官兵
殺之僞爲官兵者殺之遺獻有幾其雞犬桑麻
漸漸生復市集郵傳依依嘗樂則無不舉手加

額論年臺者大有造于兗也過兗圖一悉其所
以造兗者而台駕公出鞅鞅何如讀單典牘犁
然矣非獨善兗後且以敎後之人也時動歸思
不敢煩知已逹念台眖順使附璧高情心載之
甲子四月十四日

答馮濰縣 名來聘

偶代數馬之匱年丈以俸未及格不得遂其緇
衣之私方用調恝何辱報耶逆黨就殲二東之
幸年丈之武而旋有言其未必然者且傷其捍

兗先登之勇未酬讀大揭犁然矣蓋遠者飛鏃
近者衷甲而年丈乃無所不游刃也止著定額
之講年丈剪濰之逆皆在容髮之間五步之內
以神智收之所以吾鄉開府盡在風刀雨箭中
用吾浙者固未爲不大且以占年丈于來日矣
偶著餐錢未罄不敢以殊桂厘念然高誼實心
載之 甲子四月十五日

答魏明賓 保定守

每論吏治輒稱惆惆悃悃矣而當其課最則又
抑之翹然見奇者之下何以不虞計之而沾沾
焉其以日量也見以爲不足而不知隱隱焉爲
有餘于民間者自在簿書期會之外也台敎謹
識之夫固有爲之自年兄嘗如何如何者年兄
一意爲之第恐歲計之而仍不見其有餘耳日
計者之耳之卩可勿問也 甲子四月十六日

答劉[illegible] 名榮嗣

憶在帝城中年兄及乾嶽樸公孔濶任東頭第
及明衡孟長任西頭東西相去十數里意味孔

入不啻朝於東而夕於西也嗣後聚散如萍聚
散之故亦不知幾變意味豈小減曩年孳筑時
而遂無復有一人聚首者匪木匪石能無愴然
耶兩諭公當以台命致之主者東省司官東省
爲政早已登啓事矣趙年兄休閒濯濯亦不必
定作此官乃以自見也弟矛焉處此日卽謬迷
其有隕越亦年兄之恥便羽望時時督敎之 甲
子四月十六日

答馬荆陽

豪誘者以異聞彼恩者亦復以異數近日剞劂
者以異才知不日超擢者亦必以異等也台既
附璧并謝使命之辱 甲子四月十六日

答閔又新

年兄念百孔千瘡者之在國計也乃言者幾謂
百孔千瘡之在年兄心不可以尸宣迹有難于
驟白悠悠之世大抵然矣要之公論無久不明
成心無久不化尊教謹識之年兄第徐而聽其
自定吾輩固自若也台既順使附璧 甲子四月十六日

答孫商丘 名傳庭

鄆中欵接豪氣爲洗精爽聊徹燭斗于霄矣不
肖兄事方石方石于門下復弟視之佛氏重因
緣茲猶可謂不偶乎語云但得一心人何用錢
刀爲寶有味乎斯語木菴一時龍象持議十九
依于是知朝夕所得甚多不一 甲子四月十七日

答樂昌王

兩辱書問惠顧舊好不意大藩執禮過矜啓彝
開罪致有不樂如尊教所云云也悵悵何已古

人之事上官不殺人以媚人況於代下官脩怨
而僇及天潢之蕭牆肘腋間乎怨亦有涯法必
有麗體雖盡抑情無不平目前第婉白之而順
承之異日更謙處之而慎持之則區區所欲效
之大藩者也若生平無半臂之交而驟與言事
必來按劍之疑愈長破桎之餘不能被髮纓冠
以明大藩之無他則不肖愧甚矣台既附璧併
謝 甲子四月十九日

答王葱嶽 浙江撫院

黔思所以需浙者戶兵雖已具覆而大疏剴如
身嘗甘痛貧民亂民所不旦夕騷動者老公祖
賜也異教異人徃還聚會隨處而有地方隱憂
保甲之法不得不嚴矣杭湖間聞有男女雜坐
祖跣被髮椎胸以禮天主者雖士紳有之傷名
教敗風俗幸一廉實而其人寔非我族類遣歸
本境何如漕兌濶倒已極老公祖申憲著令嗣
今可歲留三十萬石于浙以西矣說者謂民困
未始不願而有司獨畏巨室之梗此非情實何

也小民一釐一粒之差雖父子兄弟不無勤色何獨奸以予運軍運軍原不來加于官戸巨室何以爲便小民惟不堪運軍之苛勒也而以何官戸官戸利軍之勒民也敺民以倚官戸而官戸之紀綱從中收其贏老公祖者爲畫一之令此不便于奸軍不便于奸民不便于奸胥不便于官戸之紀綱而獨便于柔里故曰非情實也每石四斗之賠原以補潤補尖又每石九升入合之加原以代扇颺今加者旣不復減而乾圓

潔淨復如未嘗議加之初則軍不病輸之太倉者亦紅而不腐軍國長利莫善于此說者非情實也兄役爲蠹如狼如虎十百城群憲令肅清除害在本僚令各該郡邑正堂廳衙季終以各色人役花名造册類報倒換循環吏房吏具不至增添掛搭甘結若違例容隱該吏追罰坐罪亦稽覈之一端否至府庫吏納止十五金而營充此缺費至五六百金意欲何爲庫胥率長子孫子壻壻甥姪相授受窩宄何繇衙清一切派徵支放房科胥吏亦復如是詳查各胥年淺者斥之不令復入見役者亦數年一更庫吏于各房中撥管季一易之不知可以佐弊絕風清之萬一否也獄中有牢頭之虐刑廳皂快擁人需索不遂輒通承胥帶監不論犯證輕重有瘐死者各衙所軍有額籍其新以罪遣解至者無幾而例開新收新收者月糧之别名也糧又時有預支不知月破幾千萬矣衆戸軍禁預支或者其有節乎諸所請教老公祖更博采而詳擇之恐

未必有當也敝邑康父母之政老公祖無不耳而目之矣即漕兌一事貽惠敝邑不小入計得以循卓冠兩浙此匯匯治民之私所上懇于老公祖者也言官至通內以殺人欲藉此一網諸賢而起大獄諸賢恐俱不得安其位袁熙老嶽嶽真御史名御史矣　甲子四月廿五日

答徐亮生　湖廣學道

楚材藪也而論地氣者謂其風慓疾有草路之遺韻焉乃讀年兄衡士義朱紱疏慼一唱三歎

綽有餘音矣固知人患無師得人以爲之師非地氣積習所能囿也入性情之微鼓風習之籥備薪爇之用用之異日朝端受和平之福化剽疾之銳年兄所以造楚者豈其微哉 甲子四月廿六日

答吳本如 蜀遼總督

茲地幾經擬議而必以重翁臺不獨謂無以展其長之難尤難于得以展其長也翁臺今日而無所不得展矣封疆之福丘壑之福 甲子四月廿八日

答岳石梁

功無定功也罪亦無定罪也生于愉愛耳愉愛翁我也乃合我而殉異同則何不舍我而殉是非耶偶晤友人云凡事須留形迹爲之愉神洩世而乃知其言之足悲也大刻耶布是非于此乎存異同愛憎于此乎化功罪于此乎定逆其定也而日居月諸又不知其幾矣茹高米店之失事更仞汪度不肖不自量而絮絮焉于人間人間固已如茲尊羨之念不待秋風也 甲子四月廿八

答朱平翁

雙揚霆威方具四服以待不測檻鹿湯禽乃覬開一面敷私嘗謂范孟博疾刑不勝感憤介介于爲善爲惡之辯抑何其見之不蚤也蓋當其登車攬轡之時而已種殺身之禍必不可救矣天下誰爲汝得而澄清耶昨具小疏獲票削籍爲感六尺幾何不思就斧鑕而尚欲貪一壑之逸誠罪獨恐翁臺當國而或開殺端非盛世事耳懼以不祥之身累閣下久不敢通辱賜書遂不禁其娓娓死罪死罪 甲子四月廿九日

答朱路英 淮安守

徵輸不前十郡而九淮更受河之梗難爲上難爲下知年兄於此際倍苦也弟不自量其孱以任重慭遘此多凶奉答不詳統祈崇炤 甲子四月廿九

與錢耶自

紛紛如此其故邸報中當洞悉之幸其據爲目前之勝着者乃千古之敗着恐亦不必千古也世固無過內而殺人以媚內之君子也弟恐不得生出虎口得出虎口當買舟而南尚儻走懇

回鑾幸一見假卽日檄令至灣弟感無量甲子

四月三十日

敝箒齋集卷之二十終

藏密齋集卷之二十一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書牘八

答丘太丘 川湖鉤院

方其即之而不能以時即也迨離索而感夫即時之不能以時此情倍切于時即之而離索時之念及之聊舉以似台兄然歟否也近專堪詫邸報中當得之弟行矣與台兄常相離而無望其暫相即矣乃山㘭樹底鳥語花香霞蒸煙靄間不足賭我兩人之文章與其胷次耶若夫片語隻字流落人間把玩長哦較之相對饒有餘情也 甲子五月初二日

上趙冢宰

呼吸霜露呼吸帝座矣斥劉登許朝士有大獄之憂以爲行且煅煉汪盡淸流而周內之也凡有聞者皇皇相告無可奈何亦直聽之而已命不敢以不聽義亦唯有聽命也翁臺嘗諾先人以墓門之石得系之銘中死不朽實紀再上摘稿則中徃年罪案茅簷草則豚犬舊業耳不足奏記宅也浮丘來札奉覽可可否否惟翁臺獨裁之 甲子五月初二日

答吳師每 杭嚴道

燈夕之譁流傳京師咸惴惴于軍之不可戢是慮而不肖以老公祖在省會足仗也多事之國即俸及榮遷第宜近借而當事者不圖其憂不使終惠吾浙而遠置之獨不虞吾浙之民之失乳乎人之與時宜也時宜我我亦宜時顧時之宜我當觀其爲何如時我之宜時又當觀其爲何如我此其際微矣此其際危矣適有違時之感辱教及之遂以相質高明以爲何如也 甲子五月初二日

答翟凌玄 延綏撫院

辱惠書匆匆久不報罪甚罪甚邇者僉夫逼竄援以傾吾黨勝着即其敗着而有世道之責者欲徐徐而聽其自敗煉石者以俟後之君子斷鰲立極其在台臺乎廉其剝吾軍吾民者而吾

軍吾民不至于罷困而不聊生所以鞏吾金甌

也由是而饋上星辰燦不有仍又俟之台臺矣

不肖固已入枯魚之肆矣 甲子五月初四日

與劉東卿

斗城中交臂而失賢者徒令慕義無窮也一葛

志嚮徃不盡 甲子五月初四日

與王臨臺

高義無窮誦義亦無窮頃拜魚酒之惠感感媿

媿葛一端茶一斤皆南物奉以備暑幸鑒入 甲

子五月初四日

答李太衡 浙江按院

渊脊脊多事矣老公祖下車而賜渊以無事之

福中朝脊脊多事矣而不肖褊衷取戾以攖兇

人之鋒不肖殆難乎免于今之世其荷庇得免

而歸享無事之福恐不肖福薄不可幾也徃舍

親岳石帆在都每聚首而傷敝邑之民之宽舟

至濟作各公祖父母書貽不肖索私記以上各

公祖父母爲諸士民請命 邛老公祖之惻然而

議赦也敝邑康令公之品之政討老公祖無不

耳而目之矣即振刷漕槩一事貽惠敝邑不小

秋闈得與内簾之選則區區治民之私所仰丐

于老公祖而不能自已者也 甲子五月初四日

答王[illegible] 山東撫院

不肖以多怨多忌之人處多忮多求之地履多

凶多懼之機原非其據取戾實應而尊者收斷

木而青黄之耶感媿感媿輦下竿牘之效吸閒

閭之血掣撫按之肘顧譽者失之誹者亦不甚

失也台臺不寄視聽于樂趨承之司道便居間

之鄉紳而民好好之民惡惡之虞貪吏之百足

耶 甲子五月初五日

答徐玉臺 神木道

蕭寺相對竊聆臺下所斷斷而不少假者私附

于臭味焉已微聞有嘘其燼者因緣舊雅候台

旌于城外一審動定爾時意色卒卒不及吐闕

焉至今邇廟堂之上方擬所以酬功會有急易

者遂以神木重臺下已臺下得神木又舍易而

不居旋又于他地數急之數合之顧爲封疆擇
人非臺下能勝任而愉快乎封疆幸甚封疆幸
甚別諭憑限至情不敢以不體然神木三十面臨
虜衆戟久虛得毋生虜心舊限頗迫今將十月
爲期也台既過腆即爲借花之供得無笑其不
虔乎 甲子五月初五日

答盧婺源 名化鰲

徃者步趨棘寺心儀兄臺之端凝而瞠乎其後
也乃糠粃之質簸之颺之而尚勞兄臺于簿書

譬如冢婦寧能偕三日新婦促促事小姑厨下
耶乃能德愈潛鴻儀益著即許後高才捷足者
應不下十百人步趨恬養而不益瞠乎其後耶
世風囂競反此惟恬當事者豈得以兄臺之恬
而遂恬處兄臺也 甲子五月初五日

上趙冢宰

微聞正論以翁臺之去留爲語默然則翁臺之
去留固士氣之盛衰所係也勉一暫留可乎 甲
子五月十四日

又

聞內持沈刑垣章甚急小疏急必且累沈姑需
數日耳 十六日

答沈泰垣 南司空

吾鄉之以次當開府者靳之而不即予也不得
已而予之則在遠也以次當卿貳者靳之而不
即予也不得已而予之則又在南也唯其遠也
無耳目口舌以分用其心思而功庸不成唯其
南也若四徼之布四維不與爭于中土而得以

莫其位然則遠者南者乃吾鄉之福而翁臺又
享福之全者乎夫天下之有道有才有識者必
稍有福之鉅公統領之況有福而又身有其道
其才其識乎 甲子五月十五日

與黃石齋

念吾丈侍太夫人讀書樂志自愉快也早聞赤
城持丈詩箑見示黃口何知與商微義耶弟迺
自悔其贄之不淡也謝謝乍得董字付之表工
不善致墨瀋淋漓可惜迺其意思都在乞題數

行于後聯爲雙璧吾丈許之乎 甲子五月十[illegible]日

答吳本如 劉遺 總督

天下事集於賢者智者而賢者自賢智者自智秦誓所以貴一个臣謂其妙于用賢用智也翁臺忠誠以立本賢者智者默就翁臺之用而不知以入妙而大疏所條首務者急著者定策者官方者無不可以按券而取償矣事乃無不集矣貿貿不肖多尤多悔之身原不宜處多忮多求之地而倖序所及縉紳隨加懾鬼譸張誠如大教夫成大事者必不先示人以意而啓人之忌苟有以懾之而啓其譸張則其不妙不妙也亦甚矣顧得與左浮老並勑古人所以幸李杜齊名而無憾者也 甲子五月十五日

答周纘唐

今日病在內矣年兄以爲不在內在我我委之而彼收之弟以爲我導之而彼乃弄之也年兄初催相傳爲彼宗抳之弟猶疑爲齊東語今廼益信乍兄慮世情之去而舍之夫不有未去而

逐之者耶弟視年兄得請如昇僊弟未卜所稅駕也 甲子五月十五日

與顧海揚

部覆得藉手以報命矣疏具別楮呈覽不肖竊不自揣艸一公書稿邀岳石老爲吾邑之士民擬赦忻然不鄙謂不肖開誠剖公挈而遊于慈緣同好之途自三院兩司以及府縣各公祖父母一一作書一通從濟走价復如京師致不肖令一一轉致不備二縣鄉尊恐圖書難于徧索也省下諸公祖業從報房郵致矣道府廳縣煩台臺擇一妥人各致之儻方旦翁已行勞掌記另易一簽也 甲子五月十六日

與康味滄

土公祖緘老父母所條華滃岩獎見示讀竟爲桑梓加額老父母德意不獨在吾人且溥及三吳矣而又爲善人報德于無窮祀章父母于名宦也感甚感甚岳石帆偕不肖作公書達諸公祖父母爲吾邑士民擬赦其意甚厚其機難再玆

事勞神已久乘此力與開釋老父母又一番德意在敝邑者千萬年也不肖于鄒匪石無交夙知其賢問一冊于冢宰其謂之銓部則冢宰意也夫爲貴鄉達一久滯之賢者爲貴鄉添一破格之司官而以此開罪設老父母有種種德意在敝鄉寒家子姓稍能文者輒荷垂青不肖不以爲德反以爲怨老父母許之乎王公祖風采嶽嶽留心吏治必有以知老父母者老父母亦曰有以致王公祖之知濟兌其一端矣不肖書

甞以循卓冠兩浙爲懇要其間相知處必不以書也李公祖書來不肖即附及秋間事有老父母賓望在不頋其言輕如絮矣 甲子五月十六日

答岳石帆

昔韓昌黎之在京城唯是與己合者從之游而遂以不戮于人爲幸夫如是不肖之在今日豈徒足以致謗而已哉皎皎白駒縶之維之庶永朝夕砭我謬迷而吾道南矣北何如南之安求可謂天之無意于吾黨也桑梓一案照之白日

覆以慈雲感幸感幸諸公祖父母書一一如命郵致便間所更一及之購然而示天下以無町畦也佳葛見惠懼屢拂尊者高情謹拜使命之辱服之無斁顧何以爲報耶不肖納履而去直須時耳致費忮者大力協以黿援不勝惶懼丘槐荷留神併謝 甲子五月十七日

答徐肩虞 山東右布政

有一不忍出于口之語而無奈世之日似之世何似似盡入于陰濁中何以券之曰凡帶有陽

明之氣者于仕途輒不利臺下試閱長安中之善仕者有矢口見嫉如臺下者乎豈如不肖者乎而幾其入仕途而無窒也 甲子五月十七日

答王梅和

憶偕諸虞工斷斷而商鐵價乎試一轉盼亦[illegible]何益真足自笑別更裘葛時入夢思每見天南五色雲起輒把酒酹地曰敬亭山下有良二千石其人如玉也長翰見懷宛如疇昔浣慰如何 甲子五月十七日

答魏振夷 寧夏撫院

風欽臺下之獻嶽于西臺也進而就之而一以爲岳峙一以爲淵渟退而信爲偉人不可誣矣銀夏重鎮委以長城瞭望所及得直出賀蘭山外西至鎮番乎晉國亦仕國也而孫拱老不即來元白以巡方出甬耆憂居徒令孫玉老領爽于此臺下盼中朝能無晨星之歎乎 甲子五月二十日

答翟凌玄 延綏撫院

延天下精兵處也乃抽調單虛如台教云云耶

書牘 廿一之十一

無補于東而西受其慫延亦非無事之國矣實伍儲粻糊繆牖戶知有長筴鬱爲長城四郊多壘所在生心而赤地千里時復見告可若何不肖以冷面熱腸爲世詬病圖歸未能荷貴鄉諸先生嶽嶽而論天下事也 甲子五月二十日

答周斗垣 浙江左布政

不肖十四年于宇下譬如艸木茁芽苞遂于光天化日甘雨和風之中而不自知老公祖不以無知置之長翰雲委布其腹心資望日崇攀留無計艸木無知乃始有焦枯之色矣顧念往者敝邑因公詿誤諸生屢沾德意出之更生位日高澤日遠將十四年所卵而翼之者先被焉猶是光天化日甘雨和風之中矣時方媚竈當爲逐臣不肖不得侍杖屨于茲也 甲子五月二十日

答吳生白

富貴利達萃于長安東西南北之人竭知畢慮寒于是暑于是風雨晦冥于是而台臺以一介之使爲微累其生平之恬世安得此長者之言

書牘 廿一之十二

而誦之不肖所以愈心折而不能自已也觀天之道厚祿每與厚德相配如名山覽勝優游歲月横看成嶺側看成峯景過臥思尚有餘味苟非然者如登浮屠躡級而上悸急喘乏已覺困頓一霎及眥眼界雖寬實無餘地可以駐足疾趨而下勢所必然履上星辰坐鎮雅俗以此易天下可矣不肖薄德又弗論也 甲子五月二十日

答陳令威 山海理刑

闢門見長之地亦叢忌之地百惟慎重弟方爲

世詬病而效其喋喋可笑也　甲子五月二十日

與徐永平　名廷松

譬之真金烈火煆之金色逾顯凡剡薦者必爲台丈另列數行不卓然雜羣乎不肖今亦在洪鑪中顧何以自見也敝同年陳令威理刑閩門而列銜得與賢者同署困衡久矣思翹然一見其奇其人非無奇者惟台丈一左右之　甲子五月廿一日

答高浦城　名欽舜

弟正引疾求罷而長翰雲委有朴愚任事不能圓轉諧時之苦誰謂荼苦其甘如薺矣竊偷不以其愚成事歟人皆曰予智自壯迫老咄嗟萬變弄一世精覓耳一事無成也苟存一諧時之意是非臧否不無詭隨七尺之軀所須于世幾何而出違心之言爲疚心之事義之與比而已時之諧不諧可弗問也爵位有生而定之矣年兄德量才氣福澤百倍于弟必不至如弟之不諧于時異日一丘一壑間仰年兄爲大厦也　甲子五月廿一日

答方茯禾

蒔名花者偵其蓓見其且飽且蓝且放也日幾幾焉且沽某酒且觴某客而盲風妬雨夜半陡作瓣瓣沾泥矣盲者妬者不知夫閒者之光景原無多也當年過從俯仰欷歔宛然在目弟豈意至今日耶則弟之去已晚矣吾兄渙心熱心慮弟輕走或致所傷者多弟何敢輕晉然亦何敢輕走矣予仁兄出處全而出必有忮者以議

其後全而處出山以何月耶熙宇欲關忮者之口而又爲天下恩急得兄之用故有前議不敢不商量停當也承千里命使之雅敬布肩言諸圖嗣報　甲子五月廿一日

與鹿乾嶽

不聞問者三年夢寐縈思者亦三年矣詢相知云老兄健飯也天厭夷氛巖關安堵老兄雍容緩帶嘿豫帷籌勞而不居怨亦希有羨羨弟不才冷面熱腸爲世詬病始知已憂其何以恕弟

之沉痾乎貴同年陳介威弟鄉舉同門也困衡久矣思一翹然自見其奇今日侍左右其賴之見司馬相公必有所試矣 甲子五月廿一日

答李翼軒 南太常

捧讀大疏纖委曲當三百三千發育萬物道之所以優優也兩都解額論尤不易矣南少宗伯即宜借重不肖方爲世訴痾不敢開口言事將無後來者復居上耶幸無生不同時之慨末緣一拜函丈殊愧生平口晚荷庶見放行歌而南

不知得慰茲願否也 甲子五月廿二日

答湯[illegible] 名[illegible]姓

尊公嶽嶽焉于羣陰中人心得以常旦而不夜辛亥共事諸公不肖幸及事安邑幸及事孟津而尊公遂長抱不同時之慨矣去冬議卹方以尊賢一念不勝守禮之思恝焉終古猥厪孝思謂不肖嘗與有贈官之議逵辱使命何以克當原貺附璧併致區區愁如之思不一 甲子五月廿二日

答郭旭陽 南京院

舊京控納皖撫屬引淮泗綿絡吳會屠狗說劍不獨生心時且瞋目消弭防護百倍徃時天祚江南得借台臺持斧一方幸有寧宇而廣德長興叢山巨浸易于藪盗文移徃反動且經時此中非鎮以備兵使者常湖廣德並受節制盗朝發而夕捕之舊京未得安枕也 甲子五月廿二日

答蔡中山

久仰德風未沾化雨郵亭獲對稍慰飢渴即未盡讀先生之書聆教有時日之久而大旨似以

明明德于天下爲宗以致知爲竅學非宗此不全學非此竅不靈恍然如有省也所委不敢辭侯卒業當有以請未敢鹵莽以報謹以謝復容再申候不盡 甲子五月廿二日

答方鉅野 名時化

聞尊公之風廉百世之頑而起其懦矧入小學時嘗過其冢之下乎讀遺編挹山立海磅礴一世之氣恍如遇之門下遂于易進乎解矣四十年而後鉅野之民有如僕者生焉其仰門下如

僕之于尊公也原覘附壁篤詣心藏之久矣甲子
五月廿二日

答吳遂菴

八九品馳恩得及其母冢宰所以普聖澤而慰
天下之孝思也尋以非制且議止當亟爲先生
圖之不肖行自當以其未竟事轉屬于相知不
敢誤也甲子五月廿四日

答周綿貞應天撫院

台教謂士君子不可一日無爲國心又不可一
日無去國心立千秋蓍鑑中當世膏肓矣又念
及割離名位者之難其人爲之汗洮又念同志
諸人不可不始終有以聯絡之爲世道意甚盛
夫不能割離名位而能爲國而能去國耶其聯
絡之亦必以名位設其意在北而僅得南聯絡
弗得也北矣卿貳矣意在銓院而僅得他曹聯
絡弗得也豈惟弗得而聯絡舌劍唇鋒造言成
虎噓竈得煙遂成烈焰其可嚮邇歟某公急北
北亦急得某公執牛耳不肖罷免後繼以某某

陛後復召某部署已定志得意遂矣獨恐又有
扶茲術以圖遂其欲者此與日台臺之憂也我
躬不閱皇恤我後甲子五月廿四日

與黄石齋

卷子奉上求書先人行實及贈弟入洛茅簷
艸三詩爲弟三徑之資董卷以暇了之墨四笏
筆十矢茶一缶揮翰時所有事焉者也甲子六
月初一日

又

適走介而使者至三復瑤篇發人深省與日當
別裝一軸也更有所請得無婁甚非以撦奇歸
之學道要不我外耳甲子六月初一日

與孫若英

事既煩瑣瑣中又多齎伊而以闒躁不耐事
之人當之愈見瑣齎伊也銓中諸公既不
相習其競選者爲徐 近日始見其投一刺不
知作何面孔老兄履歷呈內便當註明准監字
義弟甚拙苟遇不相知之人必不能開口奈何

奈何弟處此有年其在京師而無意與弟相識者是非弟可得而開口之人也已矣世道可歎如此老兄想不見報時事殊紛紛也 甲子六月初一日

與楊大洪

微聞有警動此何消息也疑是山鬼伎倆耳以不聞不見應之何如病不得叩懸懸 甲子六月初二日

答鄧壺丘 順天撫院

夙欽台臺之績學與其奇文與其偉畧當世之

正人君子又視台臺之出處為消長也而棠陰不遠荊識未緣仰止之私可勝忉怛今日而台臺得用于國家國家今日而乃得台臺之用矣蓟之鞭不可以及關而不可以不及關關暇蓟能自為堅乎其令關以東默默焉受台臺之縱縱而不自知無其功無其名而有其効所以高于天下功名之上也不肖無識獨生而向往天下之賢豪于貴鄉尤摯邇今日以向往貴鄉之賢者開罪于貴鄉台臺以為何如 甲子六月初二日

答侯休寧 名安國

向百口而道臺下者近有百身莫贖之嗟其毒發于其鄉之人幸臺下一護其家覆巢之下得有完卵幸甚幸甚其得脫于虎口也必有以報臺下其不得脫于虎口也臺下之德不朽台眡順使附壁謹謝使命之辱 甲子六月初三日

答李維敬

每一疏至輒與人以為善之利如百昌萬彙欣

欣焉于煦日和風之下弟緇衣之好不敢後人無論無爵利之德且欲得而其心焉伊川云此是願不及家兄處天限之矣 甲子六月初三日

與孫若英

弟昨有小疏上不逾刻 內中怒甚傳降二級果爾則背驢風色不負生平矣 甲子六月初六日

答田平卿 名峨

入都傀遺者屢有暴客之警而此風不戒益訖在都下者其志甚于暴客也不肖攜一二三童僕

于此足餬其口而止不敢復爲纍客積台既附
璧伏祈鑒原想不肖于旦晚間亦得遂初衣之
願矣 甲子六月初六日

答樊鍾陽 兩淮鹽院

弟不勝緇衣之好于貴鄉允摯乃以此取戾于
天下即以此開罪于貴鄉即罪不可赦還弟初
衣足矣必欲中以奇禍何也弟殊不解年兄解
之乎 甲子六月初六日

上朱平翁

翁臺明明白白言者之意不在翁臺翁臺亦無
可得而言也証籍則手法畧重矣舉朝正人瞻
仰殊切伏祈裁幸 甲子六月初十日

答徐永平 名廷松

屢詢功部第有樞輔及潘彭二公薦解疏無參
疏也無參疏則無容覆矣薦疏固不必覆也原
疏想下農部未嘗咨送耳同疏異覆益另有參
疏可以藉手也門下第一意以圖議輔無自疑
甲子六月十三日

答張蓬玄

像教非古也而廟之貌之足以聳流俗瞻忠愍
集前遺像生氣凛凛令人作顫容城祠像直土
木形骸耳不肖不如不爲也翁臺此舉功在人
心章其祖之烈不遂其孫之惡定輿令亦賢矣
甲子六月十三日

答唐宜之

弟禍已甚其及于人言固當但若曹悉力羅搆
無一罪狀可以指實茲足慰遠念耳弟歸無冊
計目前尚未得自繇緣若曹通輿舞械數示不
測二三君子皆重足而立近李懋明至稍有商
量若曹諱其通輿之名曰此吾莫可誰何則究
竟未卜也禱晴文惻然仁人之言有田不以爲
食而以爲累無惑乎日稱招撫日稱開荒而黃
茅一望如故也跅跎者望中都而思以爲利利
可必得耶微聞守土者嚬蹙不可近而行兄之
言是兄之道行也幸甚幸甚以盜爲職而因
以爲戒兄必有道以行乎其間有戒心無廢職

日可券也而問道于盲乎今日迺得睹賴上刻灑然神動詩箑颯颯出入懷袖可勝瑩想聞孟旋欲奉太夫人于信建間而鈌不可得賴鈌出矣不知可遂合璧之願否弟言不行亦非弟有言時也孩未意氣薄霄漢逢其人殊不寂莫然廟堂之上卒未有以破其寂莫也奈何奈何 甲子六月十二日

答韓螽縣 名光先

徑渡白溝而北與經畧入遼之行會燈火林木

中車馳馬驚矣而分隙握手爲杯酒之懽雅意迄于今不忘迺年兄猶屯遵州縣而弟以糠粃之質數爲世詬厲雖荷庇猶旦夕于此特未有問耳得間即拂衣而南矣時方多故台望日隆必借重爲掖垣之光爾時弟于林壑間想望丰采恐不及追隨步趨也台貺附璧不盡依依 甲子六月十二日

答喬獻盡 福建按院

海有積盜事有積瑕案有積牘台臺半臥治之

種種就緒以及生平緇衣之好而人情之蔽賢也甚于君子之惡不善所攸在此故摘其微可以藉口者爲口實時事從可知矣 甲子六月十三日

答王中詔 定典令

忠愍墓祠之舉功在千百世之人心作成人才于不識不知中嘿嘿有所興起此濟世第一義也至不以愛星之故縱其孫爲梟更仰天地之公露雷之用矣錫山復出一名儒國家復得一正人也 甲子六月十六日

答馮禮亭 宣大總督

中州腹也而東土之妖陡焉發難幾于危邊賴台臺曲突徙薪中州安于覆盂宣大邊也四郊多壘所不蠢蠢思動者幾希矣其賴曲突徙薪之圖更亟妖孛有殄絕之時 固與宣大終古也不肖非劣無狀以資俸序竊處非其據方思乘間抽簪讓賢者路濫蒙獎及惶仄殊渎中州之材與宜于中州者之材否一一領教當事者行奉以進退也 甲子六月十七日

答趙儕翁

乞得翁臺大章爲先人不朽不肖胷中無事矣才從外歸耳畔紛紛消息都惡始憂白馬今憂卄露矣抑有不忍言者不幾有受制家奴之慟乎舉朝望翁臺甚殷何以慰之 甲子六月二十日

答錢昭自

時事日非弟歸無日得歸亦是背驢風色耳恐不能乘畫鷁也片帆亾恙高掛秋風此倖可徼行圖再假萬勿我靳辱訊懸絲之命生機死法總不可知然什九是死矣元方心在世中身在事外綽綽餘裕慕其超然以弟之知兄臺急兄臺而不能一爲援手而謀弟者以爲與于銓政世即不知兄臺能知人言之誣也目前紛紛如蔴所委不敢忘伺機緣圖得當以復然未知如何也 甲子六月廿一日

答錢御泠

權璫之殺朝士葢通權璫者教之然則殺人者與殺于人者其是非必有分矣范忠宣之論論同異未論是非是非出而士乃始知舍生而取義也如何如何家鄉諸事捧讀尊教如列眉矣獨淫雨匝月民將無天可奈何舉世競進獨舉恬者爲有罪舉者之累人如此乎主者久知令弟才更得有噓之于司官者可全收也弟幸于是非處稍有一隙之明故入紛不亂然轉羨年兄之超然矣 甲子六月廿一日

與趙儕翁

敝省臬長公祖劉公可法與中絕不相聞而誦其清執者如出一口不謂其資俸已及忽有閩中右轄之擢也適敝省亦有右轄之鈌補程公祖寔矣及今未任以程更閩以劉調劉一爲轉移便益無算忝竊于此而爲一絕不相聞之公祖就其所已得之官少留其清執于地方或非分外事也可以命司選者一爲轉移否適方公祖應明以數行見遺奉覽其意全不在調可爲絕不相聞之證併可以見中之區區爲地非爲人也 甲子六月廿三日

答魏元白 山東按院

徃時小人之傷善也逐之而巳今且必殺之徃時小人之傷善也恃其徒黨以衆爲勝今則求勝于内内爲之操其必勝而附内者復隨君子而攻之以攻之之道爲附益内之氤外外之通内其名亦交相避也人心真不可方物事勢真決裂而不可收拾奈何奈何知閱邸報日怦怦拊心頓足者幾番也譚賀二君淡荷相知之雅賀雅正有執凝然君子譚氣皃足當一面徐肩

虞直膓爽口無世俗閹然態弟甚嘉之而陳思老以殷薦牘得無弟所嘉乃世所憎耶幸察之牝牡驪黄之外即年兄一見當快然無留礙也吳歷城以嚴爲治亦即得力于嚴其材在用之得當世烏可少若儔人也弟難乎免于今之世太宰亦不欝欝久居此矣 甲子六月廿二日

答毛孺初 江南學院

知巧之士地有而能以其知巧舒寫於心於口於手發爲文章新新無盡者必屬之吳以臺下河衡其間則又今日之歐陽與日不問而知爲安定先生之弟子也試牘之惠頗播猟心適承桐封之乏歸將與其子弟共讀之曰天下文章莫大於是也 甲子六月廿三日

答祝東阿 名世美

向承數馬之乏夫亦曰會計當而已矣勢不得以動支開銷之未明者而泛采風望爲薦牘光抑不敢以動支開銷之未明者而遂爲州縣累小疏固自明也承教及之瑣瑣以對覥覥不敢

承藉手附璧伏祈崇亮 甲子六月廿五日

答馮景曾 真定守

每承芝宇如坐春風退而自愧其鄙益自信其難乎免于今之世也睽違既久尤悔日滋方懼其見外于有道而不我遐棄耶譽望日隆不勝浣慰弟麋鹿耳而胥之桎之不即縱之長林豊艸間必刀之俎之以益晝脯乎年兄何以策弟

甲子六月廿五日

答劉永城 名镛

青役之牘無足重輕而高誼薄雲損貺至再秋之雅瘠用錢刀而勤勤爾爾也凡王盜者其根深其徒多其援廣其蠹故不易除門下殫力爲地方驅除丰稜巘如矣虛心平氣而廉得其情不難裁決也原貺順使附璧 甲子七月初一日

答曾敬雲

世倚清議爲金城何遂有遐心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乎顧所以命弟者深矣攜琴呼鶴之時歷買珠炊桂之念高情若此何敢自他二緘附徃非以爲報亦以寄風期于戔戔也 甲子七月初二日

答徐泰掖

弟以其闇劣爲不知已者訴病爲知已憂乃彼其之子悉其黨以圖弟而一無所徵實以爲案或者其足以謝知已也弟惟不勝偲偲以與嘗世之稱爲君子者言消言長以取戾弟蓋不知其僞爲君子也彼其意以爲吾已繫籍君子矣若子當不吾難獨無所以繫小人之心吾于君子索壘抵瑕口誅筆伐斷斷其不少置而小人之黨則壘者塗之瑕者瑜之孳孳焉號于人登用之而小人復爲吾難耶不惟不吾難也必且交爲吾用吾于是可以極意于富貴之塗而無少齟齬廼弟不知其爲僞君子而面所質簡所託若與之齟齬焉者弟何能免于今之世也且若屬又好爲訛言即某人一疏而訛爲誰草之訛爲誰商之不風而波譁傳遠邇大疏至而抄衆者誰題覆者誰也訛言不止此此其一端矣所幸若屬借媚寵之人工必勝之着天以此發

其醜尋多方以蓋其醜而初疏逗王安二字末疏逗王體乾三字于以爲焰璫之孝子慈孫不是過矣太宰疏及臺中公疏所得明 旨與兩疏所逗如呼吸此不能欺千古之明眼也重以人情多營弟性偏窒每不能副其所自營與爲其父兄子弟姻婭故舊營則世所稱爲君子者微亦不能無營而弟又得罪于世所稱爲君子者矣弟何能免于今之世而年臺過愛其愚欲弟少留此耶然弟必圖一風恬波淨之隙而後

為乞身投劄之計非然者恐牽及其同我者與其異我者身將隱矣不敢作風波于世上也第不知機緣能湊否爾年臺疏為天下大計何以掛賤姓名于齒牙浮丘出處誠關吾道盛衰弟則抱赧甚矣浮丘託筆致謝一切議論重荷護呵感之刺骨瑣瑣皆不敢以告人而不得不以百一鳴之年臺幸為秘之聞弋者之慕之也 甲子七月初三日

與張侗初

從舉業得翁臺從籌邊得翁臺從講筵得翁臺從封事得翁臺而竟於車塵馬足間失翁臺也竊不自意翁臺亦有鄙人之姓名於胷次敝同年錢御泠道之為詳已惠大刻種種跽而讀之諸晰理經世之文咸具而按指程古尤精佩服佩服拙刻二種呈教則家世織屨之業云爾不足當大觀也文貞之業大文定之德崇翁臺繼起而三日新富有拭目俟之矣 甲子七月初三日

答郭臨朐 名大吉

將方屬吏謂之令猶不能已已于賢者而不佞喜可知也顧何以一日之雅屢勤注存耶再自不恭罪恐莫贖敬登台貺即展候私勿謂是借花之供而討其不虔幸甚 甲子七月初三日

上趙太宰

廻環思之既奉有不必會看之 旨須更着商量否 甲子七月初五日

與康味濬

大水為菑民饑民溺且方千里何以通米何以及貧何以弭盜知屢如傷之念正殷也練任湯書來頗嫌浙漕之遲而甚譽吾邑及平湖之妥想今歲更輕且熟矣尚當于便郵中道老父母之德意于田公祖也 甲子七月初五日

答曹尤晦

泰山其頹嘗有若可似而形容敘述責不敢辭顧何以扇屨徵耶行畧未蒙見寄然弟亦當于歸田時了此且無庸汲汲也姚公祖爽氣亮節品既不羣而片言定漕事之紛感尤次骨載在

隰桑之末章矣 甲子七月初五日

與顏長康

微一日之雅以稱兄相託得無旨宿不究爲懼
即知愛不我過督其何能自安耶洙兒素于書
冊無緣強之徃徃掉頭不顧以其文義未浹意
思殊不懌也近來意思何如併使啓牖不淺初
衣得遂晤對有日不宜 甲子七月初六日

與朱未核

弟捋虎鬚兄攖蜂蠆不堪相對寧堪相別耶兄
且旧儕弟且日憂兄又何以教弟也種種牢騷
不遑覼縷 甲子七月初六日

八 書牘　廿之三三

與彭讓木

以弟之寡昧而游于羿之彀中幾幸其免于今
之世耶台駕舍弟而去弟逾倀倀靡所適從矣
媢竈者聞卷不奔將 昭代典則所載荼毒朝
紳事旁票紅簽以進初疏逗安末疏逗乾皆以
爲焰璫之孝子慈孫也太宰疏臺中公疏所得
兩 旨與二疏如呼吸豈非天奪其鑒耶時事
日非支撐無計即青泉白石未知緣分如何也
甲子七月初六日

答惠元孺

進賢立幟于南新建行鴆于北南昌旗鼓登壇
懷寧簧鼓咸衆璽鄖播毒司隷恣讒新城寢郵
憾不釋然合朝野南北以并心于吾黨而于不
肖尤毒所幸天奪其鑒工必勝之着借媢竈者
以呼吸帝座盡發其醜今且聞卷不奔彙二正
之季振瑾所以夌縉紳者旁貼紅簽以進而初
疏逗安末疏逗乾皆所以爲焰璫之孝子慈孫
也代之除疾于內導之流毒于外天祚 聖明
不忍過慮種種殘虐業已不可嚮邇矣台駕先
此西歸天留一柱以支大廈于異日也千萬碩
果自愛 甲子七月初六日

八 書牘　廿一之三四

答史無爲 名應選

齊年兄弟如雨如雲馬首風塵尚多睽左況其
如星如萍者乎情雖殷固無如其勢何也自辰
及子八年于茲間問闊如徒勤夢寐俄承教札

恍若聯牀第隻身京邸囊槖已罄且多悔多尤不爲及夕之計不敢以珠桂屢違念亮之甲子七月初六日

答春實和宇兩宗侯

長安過從覆雨翻雲倏懽而相昵倏惡而相矛不可方物即不肖奉使諸藩所覯王孫指不勝屈辟如傾蓋逆旅出門轉眄已成路人何以數勤兩宗侯之問訊無虛歲也尊貺不敢當又不敢辭敬拜雙氈彰結襪之誼餘珍藉手附璧勿勿申謝未罄鄙私甲子七月初六日

答楊丹徒名金通

渡京口者數四而得臺下于耳辱枉行觸而得于目朝夕炎洲而得臺下精神性術之微人倫萬殊行歸玉尺知炎洲必不以私樹人知臺下必以其不負世道者不負炎洲也似業之身不日黃隕台貺之辱誼不敢拜然心載之矣甲子七月初八日

答汪蓬萊名稌

邇來治狀稱最大都得之朝貴之口與其鄉紳與其上官而不必得之小民之心若官多單多馬多遼民之僑寓多事繁費廣志疑氣馳卒未易擾也僕所以傾耳丁二如傾心于門下也寸心苟一不在錢刀何以曩日之不恭見討而更勤厚貺耶隆誼不敢違初意亦未敢變也順使附璧不盡惓惓甲子七月初八日

答李太康名之茂

俄而見銓曹之啓事俄而接年兄之手書俄而見當事之奏牘動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此必有以爰年兄誤年兄者此誤無損于年兄但時不得不少俟也台貺附璧甲子七月初八日

答李燦岩號觀瀾院

勞賢者于巖疆巖疆得人矣所憑左右手者二三司道而推者不赴任者旋行固知台臺之獨賢也偶晤大司寇謂台臺微亦有獨賢之感夫賢者政爲人所難耳膂力方剛伏惟爲巖疆珍重甲子七月初八日

答練任鴻 漕院

弟以闇劣循次處非其據睊睊㥯㥯咸其自取惟彼中極意捃摭而無一罪案可指則弟所以對知已也媚竈者言安言乾爲之除疾而聞訃不奔日檢振璫故事施旁簽以進更造白官圖導之流毒朝士引爲同室室中可有此人耶漕事既阻于回空之遲又爲霪雨所苦事勢本多窒礙乃旂軍徃徃挾過淮過洪之慢以脅上人之左袒我而虐民此其弊不可不察也湖郡畱

漕作賑之議發自何人若敝邑則儲粟以待久矣一一商之王慈老必同心共濟也獨來歲無粟抑且無民即巧婦難炊可憑限命之矣當即奉行但弟黃貟有日耳 甲子七月初八日

答高簡廷 甘肅按院

繡黼所巡古張掖酒泉諸郡其稍東迤營平馬伏波之經營在焉地利饒衍今當不異于古所云部中左番右達撫輯虞疎而漢中襟帳巴蜀套酋闌入綏延且望河西如左右手京遼之急亦未聞置爲遠水而遂不以汲也山河兩界之首譬諸建瓴此居其脊重以閩畧居高而倡寧獨一隅厦庇而已乎 甲子七月初八日

答孫拱暘 陝西撫院

若曹正欲以汪文言爲阱于國中耳兹時虐焰不可嚮邇萬屯郎斃杖下矣汪林生死未卜左浮老屢奉 温綸而拂衣之志猶堅不肯將安所處焉景翁懋翁蓬翁三先生至元氣便覺旁皇盼翁臺之來尤亟也貴鄉獨賴有令弟耳望

之望之 甲子七月初九日

答方旦心

春初襄明丈日趣不肖爲老公祖計殆擔而不肖不忍也不忍赤子之失乳而震鄰之警尚虩虩而未有定也既不肖圖加台銜以久于吾郡而襄明丈又不之許也萬不獲已而借寇之圖始不勝其推轂之念以爲一江之隔猶其在宇下耳然而非不肖初心矣私嘗謂人必不失其本心而後可以論品故身不敢鄉愿自爲而世

之爲鄉愿者亦不甚取何則謂似巳稍失其本心也老公祖以爲如何劉再翁公祖俄有閩轄之轉方計挽之而尊教下及今亦第獲遂鄙懷而已恐非劉公祖心也便間所爲轉致一申其愚 甲子七月初九日

答孫若英

朝事如此致身無地而閉過從懈說話復嬲人不休雖病甚不肯捨也林君本許改憑而曩不見教近爲改憑者纏擾不了已出示矣雖敝衙

門諸兄弟求改者一切不敢從林君來又遲也用印必須胥吏出示後而靦顏向渠索印恐非體弟亦無此面孔矣罪罪

敬[illegible]齋集卷之二十一 終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書牘九

上高老師

尊體小愈耶此中酬應亦復勞人也久懷遯思以左浮丘未出強顏于此算來各人身上畢竟各人自要照管十分隱忍苟且不得若有心世道者從旁出正議糾之當事據以處分則邪氣尚不敢于何也此人着數低先要汲汲自解通

內之醜即邪氣已自不旺宜無有和者和者亦低不足慮也文選考功郎河南道皆不拘資俸獨長垣猶拘拘于此不肯討于小疏中帶入此意部即據此以覆亦不患長垣之無人也如何如何 甲子七月十三日

與潘茂先

人須自揣有用于世則當留無用于世則當去無損于巳則當留有損于巳則當去僕量褊而才短此其無用于世明矣無用于世而忍詬以告要不有損于巳乎此僕之所自審也砥世論節救世論材無材寧不失巳焉耳然丈且爲僕秘之僕恐以牽及有用于世之人也同事而所處不同此毫釐之辨如何如何 甲子七月十六日

答王玄珠 廣西按院

一時以乳媪去國者不用其言而悉登之卿寺匪猶滯年兄于西粵則猶行年兄之道于西粵也非久即啓事矣一以馭吏一以馭士又增兵爲馭究且又將馭兵馭不勝馭而粵西之可以

爲亂者日滋將奈何弟之不合時宜年兄所知且先秋而搖落也 甲子七月十六日

答宋念莪 陝西撫院

不肖以爲天下事天下人了之遂竊竊焉不勝緇衣之好得之耳目鐫之心提之口無徃而非是也夫亦謂仕路清明政事振舉庶幾太平之理耳而今舉以爲罪案矣數奉教于君子稱台臺者尤勤即不肖之鐫之心而提之口者尤勤也顧未嘗有剡薦事竊見輩下諸公不無以此

酬人事者以謂必誠好之即勤勤焉至再至三實用之而已耳故生平注好賢者而未嘗薦一人未嘗薦一人而復以薦賢得罪竊爲賢者耳之矣 甲子七月十八日

答譚凡同 山東海防道

即不能時親光霽而遇有難處之事與難料理之地方意中口中不自知其何以呫呫不能置也其詢人材于吾鄉者必屈指台臺以爲重而人亦信之非不肖之言足信則台臺有以信不肖之言也所藉光寵多矣階庭玉樹森森如荀龍長公幸嘗荆識近刻益奇遂粉壯藉光正未艾耳 甲子七月十八日

與馮振鷺

重爲台丈思之台丈在尊公事不患其不白恐未可驟白也頃申玄渚疏雪文定反以滋議徃張陽和先生白其尊人被讒弟多怨于人伺弟者殊亟恐人摭以爲弟罪將反以累尊公張誠老爲冢宰而白其尊人遂得白孝子之用情期于得當不患無時也辱愛敬布其愚伏惟裁釋 甲子七月廿一日

答高明叔

人所以不肯爲善以爲善不樂認苦趣是樂耳足下拈以名編更爲古人開一翻生面也持巳訓子孫不知不覺中撥動得看書人良心其功不小小暇當艸數語以附不朽不敢負諾 甲子七月廿一日

答饒鄴明 廣東布政

白糟閣學之大利大害也亂民無上而所犯者關之人情可知巳台臺未嘗不與同患而庫鏃無失則所全者大朝端公論自明也台臺覘不敢發藉手附璧併謝 甲子七月廿一日

答錢昭自

李司馬每晤必及年臺謂于此地任勞任怨之巳久也津撫兼餉之議甚善然消息杳如當事者似美其辭以復云耳苟有機會要不敢不竭其區區也屯撫疏即抄叅過部矣張弁俞胥具

家垂盼爲荷俞身四家破皆以沈師故可念季彪當與商之犬馬之齒無間爲愧敢煩腆覥耶然高情心載之矣 甲子七月廿二日

與錢畧自

俞文向爲香河胥玉臺師之妾周旋頗力事竣爲怨家所指傾其家弟及令兄共憫之而未有路也索弟書渦年臺者數年弟不之許日來責諾不得已授簡介之年臺量其材而用之以酬師門之義幸甚 甲子七月廿二日

卅二七五

答周衡臺

兩諭至敬具見長者燕居湀念然妥貼甚難豈有匃中多塊磊而世界乃得平貼者狂狷之取效所以不如鄉愿也元禮就北寺獄頗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以天時肆赦而今可得耶其縱若天縱之其操吾不得而操也首揆足未出國門而議者輒隨其後獨未有訟言及妖狐者海客朝陽一鳴彼即斥言其敢其所憑藉可知也弟不肖爲世道累懼牽及同人行行且止然久此將益累世道日思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耳 甲子七月廿二日

上高老師

不肖千思萬算恐併不得爲硜硜之小人耳滯此數時定成絕物可懼入暮當剖懷請教第恐尊體覺相對爲煩也 甲子七月廿三日

答程肖莪 河南撫院

民猶魚也魚在于沼亦匪克樂今日之謂矣何以撫之台臺二十餘年之靜觀必有以得其機二十餘年之靜養必有以得其本今直舉而措之爾拭目而觀中土之民圉圉焉洋洋焉而攸然而樂也如在濠之上也 甲子七月廿三日

卅二七六

答朱恒岳 四川總督

畬安弗靖人有幸不幸而無不謝爲奇節爲奇功也西南半壁獨倚台臺如長城酋首即未竝俘業不敢易種于其故土乃廟堂之上若胥使相以待太原之下者然公議方嗛焉于彤弓之賚宜右以一朝邇台臺歆焉于疆事未竟載寵

已厚也其功高于殉節者其居功又高于其有功者不啻什伯也枌社姓名苟在輦下無不斷斷焉在人之齒牙幸而立四極者如鰲足焉不能舍也台臺其首矣 甲子七月廿三日

答張誠翁

荷以先兄之雅時辱甄陪忝竊省垣沐愛更渥滿擬差竣還朝朝夕左右庶幾人情事體不即謬迷而高識遠舉已尋兩疏之轍返東山之駕矣敝鄉許少翁品望亞于翁臺而不得出葉台翁宜無憾于世矣一出國門而議隨其後知翁臺所得于天與天之厚翁臺者非偶然也 甲子七月廿三日

答丁養疑

令叔祖甫儲義倉之粟而天即應之凶年其以此彰盛德耶然民不堪命矣郎典俱妥副榜論其自今以往者耳不追論也 甲子七月廿四日

答喻養初 遼東撫院

夙聞台臺擁臯比而說易白安舜鄰諸丈又每好稱說台臺故嘗事者問人物于吾鄉必借台臺爲光寵而遂以遼界台臺此遼之幸非台臺所難而非初心所圖也往者原非遼之難圖難于其共與圖遼者耳千秋舊請得策屯田今遼有流民遼多曠土此其時矣曩者拜教亦謂歸遼人田遼土淸野以待勿徙吾輜重而與之近而近有調兵之議將以何圖費行糧騷驛遞令其棄妻子而來以父兄衞我此必得之數乎士夫相對恐恐焉懼其有出師之議也恃有台臺在耳 甲子七月廿四日

答許華芝 福建建南道

往有大憝圖濫司隸之銜以肆其毒臺下持憲典格之蓋今日而誦臺下之功者如雷否者其流毒不迨今日也少微先生靜觀中意思如何便中爲一寄言珍重珍重 甲子七月廿四日

與胡浮治 宣大按院

弟杜門之日多不得時請教益聞且行矣何能爲懷弟在舊署時嘗捧 册而封樂昌于朔今年

允所巡地也徽聞以左右不法被法誠不法也曾可眺法以憂小民但願于拔薤之中少全其藩體耳不得死別伏惟珍重 甲子七月廿四日

答劉東卿

生平無他長獨嚮往海內英賢如渴乃以萬伉聲交臂而失賢者悵怏何如仁丈此行與日月爭光矣入楚者亦未有過賢者之閭而不起而軾焉者也 甲子七月廿四日

答陳如葵

人之信毀也易于信譽而人之譽人也又不能如毀人者用意之深今日而始得當以報臺下使者當微知之似葉之身偶逢搖落儘不即隕良晤非遙不一 甲子七月廿四日

答樂昌王

每辱遠念感荷不淺所委當即致之恭儉美德也子輿氏以不侮不奪爲恭儉之實大藩夙敦禮讓而以小嫌招釁抑豈有依艸附木者不無小有侮奪于民間輩小收以爲利而大藩代受其名乎此不可不察也伏惟留意 甲子七月廿四日

答趙岐陽

端木氏問好惡于鄉人寔致疑于好而微領其妙于所惡鄉以爲原聖以爲賊所從來矣白沙詩云羣議衆訕尋常事聊取男兒一世中深有味乎斯言亦深有愧乎斯言過辱遠念不勝踧踖長者抑憐其同病耶石刻見惠古文奇字鐵畫銀鉤儼如蒙雨登衡山巔讀岣嶁碑一時寄托不在人間世也 甲子七月廿五日

答申玄渚

文定一時之苦心黙者翹以爲名而一時忠讜之士和之當日白之之難不如當日和之之易當日和之既易今日白之尚難所以布其區區于令姪年兄也翁臺近疏出于不得已而仍有起而申其前說者亦若出于不得已然已在聖鑒矣可以忘言也 甲子七月廿六日

答霍韻衢 陝西按院

中朝不勝異意異意則多口多口則廢時所賴

繡衣之使褰帷四出爲皇家立四極耳此可以無所不爲而不虞其異意者也何汝餉軍貪吏竊民之屢洊念哉虜不得逞其欲吏不得恣其貪軍無飢而民不竊又總在年臺洊念中矣

甲子七月廿六日

答毛振南

海外之捷幾無虛月[illegible]寃不稱[illegible]類不殄乎[illegible]爲廟社所大憂將軍即廟社所洊仗矣獻俘告馘事出希有有功員役紀錄陞賞此國家所以酬功將軍所以鼓衆也豈有靳焉將軍處鮮[illegible]之間利害共之知將軍所以籌鮮者甚苦廟堂之上詘書生之常論以聽將軍亮將軍所處甚難也彼中事姑置勿論吾遂可信而可仗乎伸縮妙用尚賴權衡一旦颷去甚且叵測貽患持常論者將責信于將軍不可以不洊思也遼陽初陷[illegible]氛正熾將軍挾死士出鎮江告捷獻俘幾于定遠戶牖厚德寧能一日忘無知耶而廣寧之陷罪負不赦必將軍一旦以尺組繫逆[illegible]父子之頸而獻之闕下推其始事或可赦原今日未可徼恩也都中翕翕謂將軍寔有意圖利之且疑若儔之有意于將軍也此亦不可以不洊思也將軍功在海外爲國功臣爲國重臣爲國信臣僕忝在桑梓隔在海外不敢不盡以所聞相告願將軍之一意于奴也寬鎮問屯種之業如何地日擴軍日飽茲爲長筴曩者文遊擊以書命藥參見惠參不敢登病冗中書亦未皇裁答復承信使下存故敢抒其縷縷統祈鑒在不宣

甲子七月廿八日

答張存宇

不肖方負世大詬迺不見外于賢者遠辱芳訊耶竊以覲世竊以問心矣所教兩貴座師當商之王者爲台丈圖門牆之誼匆遽中不能詳也

甲子七月廿八日

答劉貞白 直隸按院

呂梁久矣其爲桑田矣彭城不隍沉耶國家未嘗無治河之費而不用之河亦未嘗無治河之

法防河之夫而不事其　徐之所以有今日也
徐其沼矣陵寢奈何吏　部未嘗一日不陞官地
方則無官內轉者不傜　憑外官則日求改憑未
幾則又言資言俸言錮　求轉求內不休民豈得
安吏豈得不爲暴也而　甫厲餽遺之禁而雀丘
首犯之且一封至六十　金寧不足賍民間六千
餘敵之遺餉耶其官之　貪暴必矣且日微　吉
仰重台臺固台教所云　剝元氣中之一人而鑽
天之手尤堪髮豎者也　甲子八月初一日

二八　書牘　廿三之十三

答董定所

身如秋葉偶未墮地亦欲于枌社中一點綴其
青黃而人郴楡之謂爾　飄蓬耳圖爲葛藟之庇
耶何絮絮也數日間正　苦甚而不可自明啞子
喫黃連自苦自知耳台　臺就一冷鉄而鍛熱人
圖之郎有數十熱人助　共圖之郄念不冷恐郄
卩不靈也　甲子八月初二日

答程澂源　保定撫院

中不肖其喋玄黃之而　者數數矣荷台臺莞計

陰氛廓清庶幾蕩平之　望而滄訛簸弄興鬼興
戎復以不肖爲難端不　肖其不祥之人也哉顧
其所彈射獨以不肖于　當世賢豪不勝緇衣之
好爲罪何所不坦懷而　受之矣三五正人幸不
卽去不肖罪當去又執　我仇仇未得卽去恐愈
以潑莽伏者之毒毒再　發其骫滋大何以刈萌
何以塞釁無傷當日廓　清之苦心之妙手也此
中言吏治者十五聽聲　十五計實卽十五不足
盡憑獨仗台臺耳嗣或　有聞不敢以不告　甲子
八月初七日

二八　書牘　廿三之十五

答畢東郊　鄖陽撫院

中不佞初不知片念緇　衣之好之足以賈怨而
招讒也夫使海內賢豪　盡得輿而駕夔龍之侶
蹌蹌如玉筍宇內多故　諸奇杰雲蒸碁布于四
陲不肖卽槁項林壑不　有餘快耶若旁觀者輿
其求之而不得者不勝　忮而得輿者乃不知其
所自政如隆冬寫薑汁　于溫泉中飲之自煖而
自知也持此以取怨于　世無悔台臺以爲如何

郎事台臺饒爲之猶爲小用台臺也 甲子八月十一日

答楊大豫 河南按院

計典遏矣往時計吏獨以貪者不必處處者不必貪故無以風世勵俗而救百姓兩河之吏眞廉者眞貪者舉在年兄藻鏡中矣計必有越耳目之近而與百姓同其好惡者茲計典之光也弟即不能久於此要之爲計典非以爲弟亦年兄自爲也 甲子八月十二日

答賀立菴 山東學道

以弟自量其丁世乘雁雙梟耳不殄厥慍殊不自解又小臣屢荷 明旨不敢自遂亦緣時有不測不得不以此身之生死去留悉聽之天辱遠念漢自愧也台臺以課士兼課吏與專職課吏者稍不同首倖自當榮擢行與袁熙宇計之 甲子八月十二日

答朱恒岳 四川總督

翁所駐古鞠躬盡瘁者所謂不毛也天下無地不兵蓽無人不旂常而蜀爲最三者亦日念翁臺之功之未酬也圖歸翁臺于中樞前勞未竟繼者難其人又圖加正卿銜以竟前績議未定然知翁臺之圖蜀者甚于中朝之人之圖蜀也 甲子八月十三日

答吳長谷 廣西按察使

向在棠陰之下不肖不敢旅諸孝廉而進謁也覆我載我而若忘天地之大者然其父老頷手而頌老公祖之德不衰則三邑田糧迄今鐫入附藏也黠者幾毀廟貌以報舊德則不腆敝邑

貽慼于老公祖滋甚方愧未嘗以賤姓名通其區區何辱遠念惠之顧問耶蜀功甚白厘厘以常調相酬又其地遠惡幸大君子不于國家銖銖兩兩耳前以計典故藩臬之長槩未擬擢恐尚有數月淹也廼褒望倖伐在人耳目久矣 甲子八月十三日

答練任鴻 漕院

年兄爲漕事良苦鈌官之患陞者不至地方在地方者輒又陞去甚矣世人之好官而又不好

做官也大瑞之既外無楊內無張發之早又發之盡故毫無益于事獨藉一人之死稍撥其艮稍安在廷之一息然外之入而搆者未嘗一息寧也尊教謂其罪不專在內洞如觀火矣貴鄉新銓定矣從貴鄉之議也 甲子八月十四日

答黃閣齋

跽讀裹言拳切拳切楚南兄復備道年兄所以念弟者殊摯也李懋老歸年兄之躍然劃然沛然者甚快年兄所以為豪傑之士也夫豈待文

而興哉聞尊駕暫止都外得以旦夕奉教矣 甲子八月十四日

答張海澄 平陽令

與心統兄別云年兄文章之司命但計前有停陞之說姑徐徐云爾中柱兄殊無休沐意所敎王令謹識之台鑒如秋水況其習焉者也弟無似離乎免于今之世為兄弟憂何以敎弟耶如愛如年兄而出脫亦不敢當恐生異同也 甲子八月十五日

答劉心統 山西按院

弟孤且孱何能攖兇人之鋒幸所謂兇人者去媚竈之徑以圖必勝之着弟故于時無不負而常勝者乃可持之以對千古也呼吸霜露莫必其性命弟不敢留又不敢不留且為撞鐘之僧生死于奪聽之耳如何如何邇之為兇人者其計更狡進百官之圖使內之人次第自為驅除而彼遯之于無形無聲弟其可以免于今之世乎晉年兄舊游地于吏治必有得其肯綮者真

廉真貪何以越耳目之近而與百姓同其好惡耶羅年兄之質在三代而上偶效三代而下事議遂不果今如貴鄉議用心栗年兄亦年兄所許也 甲子八月十五日

答丁改翁

恩典俱已完美家鄉大水行復壓仁人之用心矣吾邑災准十分更徵改折之 旨甚幸第計部尚不無小小齟齬以太倉粟支不及一年故也勢牽既星未遂初衣侍教之懷徒有神遑 甲

子八月十六日

答錢御泠

每展讀二翻惠書郎服朗識如觀火弟在今日于義不可言歸于勢不可言歸于禍機不可言歸蹐高天蹐厚地做和尚則撞鐘已耳毀譽予奪生死不敢問也人情誠如尊論不容弟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弟原未嘗爲一日苟安計何怪乎人情彼中以中旨礙手者今更翻一局陽出口攻之而陰救之盡朝士之賢者否之否之册授之而陰令以他事細事驅之除之如近日院堂署印之類是也顧救之未嘗不出口攻之知言知人此際頗難之矣幸今之爲振瑾者不能自爲振瑾一一仗惇確指點指點未到慨亦少寬然惇確亦已甚矣得地得朋堅冰將至無可施救解也好與倜初迋者又好言與弟善是弟苦事然弟生平不受人指使亦不爲指使人事若是是非非更不敢妄隨人也梅梁事在地方地方自有定論也令弟勞于津𨓏久常調則非以酬勞破格則難于啓事奈何奈何諸可知者邸報具之邸報所不能具者楮不能悉也 甲子八月十六日

付泖兒

中是常事不中亦是常事中不中顧俱以平常處之我處此不爲終日之計而不引病此官非引病之官此時非引病之時也予奪一聽　君恩耳自發霍丘之餽門無苞苴私意原謂不能禁京官之不受但期外官之不餽庶官評稍清討典有裨耳今出門面面相看微有怒色或者行仁義既效也笑笑家鄉大水幸已得　旨改折我家有擔租可以供明年之飯否有子錢可以供明年之用否匃過日子可寬處稍寬之諸窮親如何度日我力不能助爲愧滌洙作何狀五栁先生可不賦責子詩乎長康可畱畱之吾力能豐稍豐之沈高之歸看浙中小錄爲遲速也 甲子八月十六日

與黃石齋

坐誹訕中不敢以形跡過存相累不知其淸恙註籍也展讀宏篇病中所得固多矣謝謝永以爲寶 甲子八月十六日

答李玄白

王季常稱翁臺爲海內人倫冠冕季常非妄諛人者也何方不兵華何人不旂常徐淮叙績至再而嗛嗛焉抱功不酬賞之懼勞謙謞如玆不以盡翁臺玆亦以見翁臺矣 甲子八月十七日

上趙儕翁

査品級考僕少得升太常光祿太僕卿散鄉劉念臺似宜于三寺中以一卿起之咨催疾來人言大中于鄉情薄同鄉有一劉念臺而聽其肥遯不轉不以聞于翁臺斯眞薄也巳矣夫念臺天下士大中實非以同鄉故可以卽日啓事乎顒候台指停推墍一議更祈文部堅持之 甲子八月廿一日

答劉心虞 河東鹽院

別後卽遣多口自意如葉之身先秋而隕抱病索居一切酬應俱不省理華札見枉亦復停閣至今意況可知也乞歸不得又小臣不敢自遂且恩威不測更不敢不跼蹐處此所謂執我仇仇也年兄愛我何以爲弟計耶 甲子八月廿三日

答祝惺存

凄風蕭寺足音跫然迄今思之猶有餘韻人言洲運否台臺四十年不以莊牘繁篋事世貴而此銀艾者依然四十年也何言否耶設橫金曳緋都顯庸矣而省所繇來以莊牘繁篋得之無

論世有笑罵我者我還而自顧併顧其爲我僕僕而傳牘承篋者頗得無沘歟此際而脈脈自喜也予輿氏云不得志獨行其道志有得有不得道固無不行時矣要知抱其獨者如何耳舉世而盡台臺其人道何所不泰然耶夫又不有莊牘繁篋以事世貴而併其銀艾失之者卽位亦未爲不泰也台臺不以莊牘繁篋事世貴不肯不以莊牘繁篋取世資以自附于聲氣之末台臺許之乎顧世無四十年于銀艾者四十年

而有不必莊牘絫筐之一年可仍以銀艾事台臺乎命之矣但機緣不知何日也 甲子八月廿四日

答王葱嶽 浙江撫院

司農詘計無復之不告之天子不叅之朝議不謀之撫按私以其意于雜項中加一百八十萬于天下而浙得二十四萬焉諸郡國竟有如其指者粵西以二十萬進何不爲西粵圖其繼與後之繼撫粵者圖其繼也緦緦焉爲其民請命者獨老公祖及程澂老耳養百姓所以賴大賢也大疏失抄接翰敎始索之則部已具覆徽嚴旨矣從司垣者丐補叅以 旨過峻尚有十之七語非必實以七解也洪水降割荷老公祖特疏凡被菑十分者已得全折而司計者難之勘疏至尚須有一翻講折漕折而遵米不待言矣何也無舟可運也要之遵米一說卽豐歲有當議者天下每田一畝派遵餉九釐敝郡獨每畝派米一升准銀約五六釐外仍徵銀三四釐其米又加耗米耗幾與其正等縣官又爲措運

費無額編良苦是天下之遵餉每畝九釐而敝郡幾倍之司垣者倉卒未領其意此米終當折耳敝邑康父母俸已及期平湖如得免覲其才固可以兼敝邑之篆也 甲子八月廿七日

答田陛海 浙江鹽院

浙西三郡江南四郡本壤土而分履者二之各自爲政痛癢不接庚申非潦非旱獨以京口之米船不入而常蘇而下米賈騰涌幾致既變此其徵矣今日水菑彌望潢池伏戎其可虞有甚于往日者救災弭盜通七郡之血脈而圖廻之恃老公祖在可無各自爲政之慮又撫其地者竝一時高賢如左右手也漕兌一事閘額屬之老公祖撫臺公祖疏十分被災之處徵 旨改折而司農尚難之勘疏至須力持之漕米改折而遵米不言而喻矣無漕艘可攜也 甲子八月廿七日

答樊鍾陽 兩淮鹽院

殫天下而奉東北之漏卮不足思取足于無名之徵年臺于弊孔出孔畢力淸查樽節以佐司

農之亟用心艮苦度其能爲可繼否也弟嫉惡則以嫉惡取罪好善則又以好善取罪旦夕又未能釋此而去罪將日積誦正色主持大度包荒八言錫弟良規非曰能之願學焉謹奉爲弦韋也謝謝甲子八月廿八日

答黄闇齋

專愚之人愆尤自取乃以爲知己憂貴座師于世道艮苦天下事直捷行之亦無所用苦然徑情則又多愆尤如弟矣苦中知自有苦味也每聞長者言律凡仁至義盡年兄悉心此道以處天下沛如矣以任灣作居山課甚善世變倏忽今日之唯弟者明日未必不以爲否要之貴座師足仗也年兄又自有其可仗也甲子八月廿九日

（書牘　廿三之廿五）

答蔣澤壘陝西按院

老父母巡方艮苦又以弟蒺藜之據爲老父母憂台教謂弟處進賢之地人故忮之則弟之好賢亦已不啻如飢渴矣何庸忮也即賢者不可多得百官之富其塗亦甚寬何庸忮也世固不能常泰而無否而弟以身開其否弟所以自愧自慊也傾否以俟老父母之還朝矣甲子九月初一日

答陸太和貴州按院

巡黼無擇地其巡黔則有擇而避焉者矣當事者議以兼差酬其勞台臺按黔則又以兼勞半其差雖賢者不言勞然廟議無不稱勞而酬者也王彭伯僨黔事持議者謂其死不足以贖誤國之罪況未必死讀大疏則彭伯信死矣所糾張節推無論其他觴諸隸而身歌以侑之可以復涖民稱官長乎止言降調于考功法猶寛政矣甲子九月初一日

（書牘　廿三之廿六）

答畢白陽

嚮者翁臺以精覈之政乘寛大之後壯哉雀鼠亦復睊睊況不肖藐然之軀而當其憑社者哉必無幸矣初衣未遂松菊撩思白眼紅塵雞肋亦何味之有跽讀翰教一丘一壑若溌有意乎不肖而拓之俱隱也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夢所繞夫亦其性所近矣翁臺方柱礎一時旂常百

世何術以四載津門賢勞與咏耶八年丁外艱過不入不肖又舉以頌翁臺也資猷品望輿論其歸弓旌之招知不在遠即圖津門而未有能繼之者亦必有以重翁臺如袁侍御疏所云云也 甲子九月初二日

答李燦岩 井肅撫院

井在今日似以度外置之而置台臺于井火酋雖伏銀酋豫息以獲有寧宇則當事者所以善置井也馮京州以官評致議事甚細台臺多方左右之爲寒邊邮才如此而有才不爲台臺用耶其得終庇宇下則台臺賜也 甲子九月初二日

答李心白 甫韜撫院

氛景風徼寤寐思服比陪簉轂之下而一再相接以遲未獲進而淡言其所以迄今伥伥仍又徙倚來于寤寐也中不肖取忮于世實甚顧何如台臺見忮于異日時觸邪指佞獲報必奢屈軼辛牛于堯階耳非然者誰許之當門而不鋤也門冰多壘顧在今日猶稱樂郊重以台臺塡撫其地必不虞有他壘者蘖芽其間顧快斷快王伯安先生宦于斯竊又以卜台臺寤寐之所存矣 甲子九月初三日

答卓去病

靜養城外甚善大可憂者不在內在內外之間狝難鬙也霍丘之餽適在奉　旨之明日遂發之然一家哭矣李令君有聲前途定不落莫不必廻避之例尚俟查之先生寒暑奈何以寒氊分我謝謝 甲子九月初五日

答周開鴻

槐長至徵言年兄所以警聾者頗不能堪也大事既畢親者無失其爲親而已矣弟滯此弗獲躬執紼之役恕不可言騎馬長安中見黃花不勝東籬之想罪我者迫弟使去知我者尼弟使留不知罪我迫我者之愛我甚于知我也雙南以素絲之質秉銓近益刻意砥礪謝餽遺爲吾黨生色閩齋故周練李懋明掖之甚勤定不落莫也屐巾此翻弗售動憐才者之歎一切無所

藉弟弟亦未緣少效于屐中里中水大當事者何以拯之甲子九月初五日

答吳蓮卷

來人行在用壐之前敕命未能寄也聞已得假此際悠然在東籬黃菊間矣可勝健羨時事在邸報中高先生總憲天意應未寂莫耳甲子九月初五日

答劉止菴

我兩人作法不異源頭微有不同年兄孳孳以用小人弟孳孳以化小人年兄細若氣微若聲以收其用弟褊蹙兩岐人時跳而去之所害匪細則作法又不能不欽服年兄也握別時年兄以包容二字易弟澄清二字甚感要之澄清云者澄其濁而使清非另尋清水以易濁水也澄清即所以為包容也何如何如我輩以公心商榷公事肝膽畢照不在一身意見口舌間何須絜絜自列耶弟所處輒訴詈隨之年兄所到輒薦剡隨之弟車擲石兄車擲果脣壞相偏不但

如伊川先生之不及家兄已也尊揭斟酌更善部銜籌邊體優而用廣容與當事商之以副明命甲子九月初五日

與袁熈宇

虞廷玄中少華翔公四道長垂顧言貴衙門陞轉之不可舍俸而不論也若謂資不可越則丙辰固有越癸丑而陞者矣冢宰掌院時所條上事差重俸慮資淺者家食養俸而覬陞也若實有差有俸而必讓之資淺而俸淺者後此舊資併主實俸益滯矣大意欲以開讀事待賜環者而俸淺者列問陞事在貴衙門弟不甚諳其頭緒知必斟酌之要于至當也甲子九月初八日

答王葱嶽浙江撫院

中閒劣無似處非其據䏶䏶𪬗𪬗咸其自取獨若曹借媚竈之人工必勝之着呼吸帝座天發其醜至將振瑾諸奄流毒朝紳故事旁施紅籤以進而萬乇郎斃杖下矣初逗王安二字末逗王體乾三字為瑺除疾為瑺卸罪近且閒丞不

齊道路習習謂組成朝士賢否冊潛中之內而後行斯固嚮者亓趙官吳劉姚鄒李之所未嘗有也邪焰雖狂正人未散培元解毒全在藥王便中一一密切提撕不肖能告之諸君子也譁軍未有定案而中樞輒引壬午事爲斷無論事體不同卽崐崃當年而中樞先有成議播之聽睹地方能厝手乎葢老公祖之在今日而心獨苦用更妙權衡更審矣練任鴻以浙漕之緩爲慮以湖郡畱賑爲不可其疏當于邸報中見之其札摘呈計老公祖如蛇定之無難也江南大水從家鄉來者競云畱于戊申輔臣有疏周綿老有疏望之老公祖者亦亟矣郡邑視此事或怠多警之地不堪更破之以天畱望老公祖畱意向所請爭田一案第祈如詔釋罪而已茲石帆雅念機不可以再虛也甲子九月初九日

又

書具而老公祖水災之疏下竊爲父老加額尚未見全疏也敝縣居七邑下流其災與松江之靑浦等不知報分數者如何矣甲子九月初九日

答馬虞生 浙江布政

老公祖榮蒞江邦未獲一候居起辱枉翰貺感歎交并但計事在邇例當相避不肖更不欲自食其言敬璧諸使者非敢自外于老公祖也大水爲畱固天行使然若提政素脩畱可不害徵老公祖之惠檄諸被畱郡邑乘冬水少涸修築圩隄田者出粟佃者出力高廣有度每圩擇田多而有幹者董率之不獨地方永賴亦今冬收拾饑民之一策也台駕卽有輯瑞之行行檄固易更祈轉聞于王葱翁老公祖及水利公祖一核其成印官以此爲殿最六府之脩莫先水政幸爲地方畱意不肖竊不勝拳拳甲子九月初十日

答沈雲升

承遠念念弟不一月而幾陷虎口者再以爲內庭之惎弟者如此其亟也惎弟者恐不專在內也我方魚肉人方刀俎卽愛弟者亦自以爲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而亻亍孤踪尚在羈紲重

煩記存爾以爲愧 甲子九月初十日

答馮桂海

台臺家視嶺南王銓者遂家台臺于嶺南不出東西粤也粤之變台臺不及事議茲事者必以及台臺是不可以已乎竢以計事故方面停陞久之始得林賢以補賓州所以卒難報命也學使者明春始至台臺司文命于粤東旦晚正未得弛擔耳然被命之始卽得討大叅倖矣弟處此未嘗爲終日計似葉之身未有及秋而不黃

隕者辱遠念謝謝 甲子九月十二日

答王麟郊

世道雖似清明而眈眈欲逞者實繁有徒其逞焉而中詘者不逞之氣更迫同人無日不盱衡跂翁臺之入朝司斗杓也舜㦖與念歸覲自是至情然無久徘徊于舍矣向諭謂翁臺爲雲中圖其繼者故不謀之于晉晉撫出冢宰獨裁台翰至崇已會推矣謹識之爲王者夾袋儲撫材也 甲子九月十二日

答魏元白 山東按院

王半老疏至言萬言千言百莖無的據廟堂之上具憂其不足以辦賊東省諸公談虎而色變賊則思盡殲之又恐以殲賊故殲及其良民亦其至情也年兄據李在沐報以爲賊易與耳而王半老則疏叅在沐同人竊疑撫按之不無異同相率爲年兄左袒不意反重年兄之怒年兄叙功一疏稍輕含眞劾宋司理稍過大抵宋司理中庸人耳若舊汶上一事年兄自不負心弟

豈有間焉一切事年兄衷氣應之細心審之其自爲計典守法偶爲顯用及之固泯然無迹也得及于繡衣之耳者未有不遜言而入者也百惟慎重無萌去思眞切眞切 甲子九月十三日

與連在治 嘉興三府

臺下爲民運艮苦僕碌碌未得遣迓江干也敝邑二號九號有失風之虎怙臺下如父母矣恊濟一說必有得其證據者來呈奉上每年剝船常爲猾者偷賣而弱者苦役若剝船一到卽總

計分撥强者不得先弱者不得後猾者不得賣乃可蚤拔事為臺下叙運功也伏惟台俞諸圖面候不宣 甲子九月十三日

答胡泰六

羊城亂作翁臺已拜陪京大司寇之命矣汲汲焉若不能以終日蠟其為亂者糾其不立靖茲亂以底于不靖者而不以其亂貽後之人乃不知翁者謂白鱕故東粵之大利大害也翁臺數年于粵而奪之以至今日何人情之好求多也

然何損于翁臺矣粵中吏習慣見金夫有志者恒謂是姑藏焉而賦之而不敢近翁臺澄之汰之不少恕吏治蒸蒸矣方面以羊城故槩不以從白簡愈以見翁臺之寛大也所諭粵以西者謹識之徐觀輿論如何耳 甲子九月十四日

與朱恒嶽 四川撫院

佛圖之變起於不虞乃遣使之初不肖即虞其有此今不敢矜其言之中也天幸惠蜀入覲之駕未遣其行百日之守幾於墨翟錦官城不淪為腥土伊誰之勣耶顧諸郡邑稍見還聚而其間僇辱焚掠驅偪仳離之象寫定之餘寧堪入夢矣逋孽雖已歸巢不聞苟活艸間而雄行如故重慶生齒日受夷鋤幾無噍類道路流傳近戕四孝廉以狗而突圍而出御我兵者萬餘果其未悔禍也如是耶矣賊未俘問罪之師焉能直抵酋穴保寧去彼中幾舍便於呼應否蜀去天遠乞西江之水為鮒然可以一意地方而無虞於掣肘則亦至難中之至幸也西南半壁專

倚長城傾耳而聽黠蜀之露布不識 甲子九月十四日

與孫若英

暫屈得無鞅鞅秋風黃葉遠道三千隹句應不寂寞也進賢冠滋昧弟視之不如冠反注時大賢宜有別解尉此塵鞅耳

藏密齋集卷之二十二終

藏密齋集卷之二十三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書牘十

與劉念臺

先生歸休樂乎夏秋多故淩雨震風如不終夕知先生北勝而愀然也莽伏者謂泰必否謂剝先姤自命爲得陰之先素月正人者亦閱世變而以前塗之爵富自寶悉力爲若輩效其區區冢宰總憲得世魁人而援地單寒撑拄微歎屬不次以登先生而仰體先生之高者仍以舊秩益冀先生之聞命而幡然也日下圖以馮少老位司空俞少老掌南銓曹真老總南憲不識可盡遂否而嚴寒竊發培元在貞一氣醞釀布濩猶隆隆也先生幸蚤命駕矣照會暨冢宰書附上照會書名例也不以大賢故貶例併致 甲子

九月十五日

與顏長康

洙兒病耶病時量省其誦讀之勞俟其意思活動處引入于理趣不知不覺專游衍于此道而無他嗜好以奪之爲妙若以其病故并講貫全踈則意思活動時走入俗嗜異日于理趣扞格而永不相入矣所仗提誨全在此時真切真切

甲子九月十五日

答錢龍門

謝玄中甚憎張鍾山而欽服門下之治郡舌撟而不能下邇之彈司農者方以苛罰不中爲詞瑫輩暱護之亦謂以此任怨則門下又何虞矣杜梅粱戢亂于未著功自灼然別議自不相累日前恐未得便出以予告方新也辱遠念以明哲提其耳甚感甚感顧不違觀于事前至蟲鋟刀鋸之及而欲爲冥鴻則已晚計典見屬又時日已迫不能遂其拂衣之圖怨于此益多矣緬念東籬不勝伊鬱 甲子九月十五日

付泝兒

九月十五日矣尚未見浙錄也濂兒何由復就錄遺之試若入棘何以塞白耶洙兒多病奈何

水菑幸徼改折之　吉乃戸垣復疏爭之議未定他無可言者王僕健飯足以慰家人也甲子九月十五日

答杜梅梁

若上妄人爲亂亂且作矣老公祖乘其且亂未亂而咄嗟定之功在一方甚鉅雉堞之變更何與老公祖事人所共白也浮雲偶蔽老公祖不自解卽以不解解之而已世有解者自能爲老公祖解也抑之爾先娓娓爲老公祖者甚詳弟獨無舌乎尊貺不敢當附璧併謝甲子九月二十日

答卓去病

吾兄豚犬耳不能副雅念也李令君聲望翹然但南卿不必廻避之說未有確證邇何吉水之陞禮曹亦無人不知其爲避何芝嶽故似亦不必借人齒牙也若忌者以爲有所垂涎夫固有先之者第計事近王銓者且當一切停陞耳甲子九月二十日

答李祥符

知門下不以去病以去病愈以知門下也于胥之氣有日具贈以討典慮耶冗病不詳諸惟鑒在甲子九月二十日

與卓去病

祥符風氣道上聲聞燁然例當廻避卽平平廻避爲善前教恐以廻避生疑弟謂此無庸疑何吉水亦以避何芝嶽陞矣先之者先祥符而廻避也非謂又有所先也江北銓部未嘗缺人此缺亦其同鄉爲政白衣蒼狗世態浮雲凡事在明日者不能于今日言之今日第能言弟之傾注者而已矣甲子九月廿三日

與夏繩北

日者未得奉復討與有道者商榷事理至當以庶幾翁丈之可畱而李掌科和盤托出矣可無悶悶眛眛莫知所以之慮然事亦微礙于過明否也甲子九月廿五日

與葉■

戊午丈以俊例入國子錄科之試屬其王者無

前已又得讀丈闈中之牘心式之嘗及令弟一
再催返談次種種欽其具正識正胄也令祖當
國不肖不敢以數數去國時以病故不得一謁
恕焉至今過庭時希一道其區區昨者辱顧適
冗不可撥聞又即刻就道矣不及造謝罪罪

答岳石帆

不肖幸其本懷以游世斯何世也而可幸其本
懷以游耶其見訴病固當重勤遠念益自慚愧
廼于鋒萬鏑中時時照管若恐失其本懷者時

未始不啞然自笑其愚也自有宇宙以來魁人
傑士不必盡是貴官貴矣不必近翁臺今之魁
且傑焉者也而慮人有輕南之指歟于官不必
貴近于世不必不詬病而本色始顯竊願以相
證也何如何如 甲子九月廿八日

與楊顯宇

敝邑阨于水菑其僉北白來者日夕漣洏念其
家之爲魚鱉也若守凍于此其憂慘有不可言
者懇年臺如昆山例借漕剝提運則敝邑之父
老子弟載德不朽 甲子九月廿八日

與陸筠脩

許久不聞問然念叔度不置藉以消鄙吝也敝
邑北白觧戶恐爲守凍所苦欲徼惠磚船以速
其運臺下惻焉振之感荷不淺 甲子九月廿八日

答蔡正菴

抑之時稱台丈才邇又損書言台丈思出守一
郡自見也長安中鬧又欲以文衡重台丈吾潮
亦仕國也而卿座寥寥不勝晨星之感幸滇黔

遼蜀皆以武功見凡同較閩立菴較齊玄受較
晉青嶼則又較齊鱗次而登者爲筠脩爲楚石
爲希憲又屈指有台丈果各如其所願吾潮文
教又覃敷于四海矣其以張潮也 甲子九月二十日

答魏元白 山東按院

東省之變弟意以爲止宜以官法治之不當用
兵嚴行保甲之法真賊自得得真賊即重典不
至玉石俱焚也而事在千里之外倥偬不可知
不敢妄與其議近聞曹鄆二守令與年兄同指

徐道在兩姑之間撫臺叅李弁年兄則又叅黑弁事將若何諸兄弟委曲在道府揭未發抄之前于李弁處窺見形迹幾微耳非謂有所倚也今年兄亦只料理地方當如何如何而已莫與絲毫意思于其間按君專主勘覈事後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亦不着絲毫意思吾真如太空也徐君絕不聞問當覔便一致台意地方官評幸早賜教其不能盡用之露章者更所列欵密示有聞卽示懸懸 甲子九月二十日

書牘 廿三之七

又

艸復未發而總漕之報至蕭沛至聚衆攻城二岐兩伏實爲窩穴在省直之交與運道近亦不得一切易視之但不宜以殺爲道耳 甲子九月三十日

答錢昭自

人無合朝野南北冷煖智愚之算以攻一人而此人可以幾幸者葢今日而語默動靜總成罪案載鬼張弧含沙射影身不足惜常累賢者又時情之不可測也恒如其面面未熟而倏又去之卽心所愛慕轉如車輪而可以輕唾乎有一熱鈌卽有十數熱人營之卽有數十熱人爲之代營之代營之而不得者輒歸怨于弟以消其書帕甚者哆侈萋斐而毒無所不中焉近者唁唁于諸推疑其中必有所繇來出弟意也幸弟生平持議但與主者論才論品而不在臨岐與人奪官故播毒于賢者不廣且其中有實實非弟所許者故主者于弟無恐不與人奪官于弟更無礙也兄能知弟之苦乎實未嘗出自弟口者疑以爲弟實嘗出之于口而不以爲案乎愈愛其人者愈秘之而不敢吐所謂身不足惜恐其累賢者也我兄有李懋老左浮老在弟力猶易機緣可湊弟不敢自愛得聞關外事幸幸

書牘 廿三之八

又

時事日非弟歸無日得歸亦是背驢風色耳恐不能乘畫鷁也片帆亡恙高掛秋風此倖可徼行圖再假萬勿我靳辱訊懸絲之命生機死法總不可知然什九是死也元方心在世中身在

事外緯綽餘裕慕其超然以弟之知兄臺急兄臺而不能一爲援手而謀弟者以爲與于銓政世卽不知兄臺能知人言之誣也 甲子十月初二日

答徐泰掖楊蓉蒼公書 南科

索居聊聞賴天南採訪之使四出拯我于涸轍而反辱垂問耶課吏專以爲百姓邇百姓無私怨惡之口胡繇達于吾耳乎弟意欲真欲廣非廣不敢遂以爲真承教當偕同事諸兄弟僉謀以報不敢異亦不敢後先此敬復 甲子十月初二日

答徐泰掖

弟如十方頭陀行脚小歇未免尚撞鐘于此計事得隨諸兄弟之後無私愛憎無私毀譽一以公弟聞見甚狹所恃諸兄弟有同心也採訪所得亦祈秘示弟魯鄙又幾許矣謠詠之口如何有聞幸密切相教用以自省也 甲子十月初三日

答黃闇齋

徃讀尊札便作小柬奉酬而使乎月餘不至念之爲勞再接手教如承面命析微圓以暇卒業知年兄于天理人情觀其會通也徵叙于弟不虞尾續爲嫌乎 甲子十月初三日

答劉心統 山西按院

朝端多故遠念爲勞吾輩只是良心公道千古顚撲不破所指非長治乎恐着不得鄉情也入境與大計想仍分兩事爲妥狂令爲誰耶大吏曁有司中間大賢大不肖望一一秘示弟亦不敢不秘 甲子十月初三日

與鹿乾嶽

制勝之要在將將之要在知彼巳而得士心而後士可練而後不得巳而可戰也江將軍何狀可將者更有幾人危地寒天勞苦相公於此羣策羣力所效若何於老兄無齟齬否老兄樂此不疲似有好消息也老兄淨氛祲於封疆之上弟不得淨氛祲於廟堂之上奉使而出殊負所懷後晤未期仗老兄千里折衝滅仇雪耻歸而告廟弟得爲太平之民幸也 甲子十月初四日

上高景翁

貴衙門陞轉之議曾定否目前閏陞屬何人抑遂已之乎舊規必三差滿始陞卽兩差半必補則明歲尚無可陞者也法本畫一勢在叅差何以通其窮集衆思審變局酌一疏以定人情何何 甲子十月初五日

答姜素臣

不肖不勝惕號以求小補于世徒爲世詬詈耳亦何補矣朔風淒緊跨柯落葉飄墮庭砌蕭蕭作淅瀝聲正復可念長翰雲委空谷跫然何以

得此于台臺也台臺道位兩高身名同泰下憫其愚猶可鞭策否 甲子十月初六日

答賀立菴

知台臺有歸裘之戚向議停陞時卽向王者言學道與諸方面徽不同科歲兩周自不得與職專課吏者同滯故台臺得以品俸首擢時繩北決意以蘇松借台臺已而福閩爲舊人之請告緩也丁請不如意者幾如劉幾之諱歐陽今入彀者如何矣所敎憑限未奉尊指時先已發也

奈何承冉貺計台臺餐錢無幾不敢復以殊桂屢念藉手附璧篤誼中心載之徐肩老何以治沂度處兩姑之間甚難魏元老近有數行見寄殊不樂不知肩老意思所在第小爲寬解未必中肯綮也便中希爲不肖一致此意 甲子十月初七日

答沈泰垣

鄉邦德望獨翁臺歸然靈光而屢以畱工借也大教以工作煩窟穴多爲慮窟穴卽在工作中工作不煩自無所容其窟穴矣徃厠工垣晤工

曹監督徃徃好言節省工作與而與之節省不如其不與而併無節省之可言也其不容已者不妨實用其財于工吾今希節省之名而致速朽後將復與其費乃更倍也畱工非久借翁臺者辱敎之及姑就工言工耳 甲子十月初八日

上高景翁

數年來不肖爲蓮勺諸老雜音曉曉者幾斛而今日以馬荆陽相疑耶馬以愛妾餽人得督楚學不可作人不可作官矣君子道消則嘗他人

以起官君子道長又藉蓮勺卓興之薦以陞官以保留書帕滿長安道上不肯條陳正爲蓮老解嘲謂薦者自薦其知府非薦其絲知府而督學與蓮老正自不相及耳何倒疑耶然瀆人之大開矣而錄其小才亦失之過厚頃感陽翁亦有數行見及望老師即爲不肖開釋數語似葉之身亟欲一見蓮翁風采幸勸之早命駕也

答佘■

台臺在遠而抱淡虞于日月之際謂君子不當

與之貳而當潛而消之大人顧所處如何有不能不與之貳焉者若周公之于管蔡是也狄梁公不與之貳而收反正之功然古來之能爲梁公者幾人矣戛戛焉而冀國是之小明言官責也台臺具如此淡心如此妙用而當事者未嘗具眼問一及之或以鄉人致疑不知徃日者台臺之貳其鄉人也台臺念去病良摯當致尊敎然遇合何常矣　甲子十月初八日

與李■

敬啓敝邑阨于天菑化爲水國白糧諸解日夕漣洏念其家之化爲魚鱉也不勝了事南歸之望望臺下閔其寒迫敕諸有事于開壩者速爲儹運敝邑之父老不朽　甲子十月初八日

答鮑■

玉泉之會會文也而別有會于文字之外自入世網弟無所不被訴厲臺下亦不能無怨于工紳也所以取訴取怨者亦有會心焉而無悔者予古有至人又何以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

也然則千古合契處止于行一不義半邊差肖耳臺下淡于易藏密應神必有得其解者弟耄未嘗卒業也囊俸見貽君乃不知故人耶敬附璧不旣　甲子十月初十日

答武揚紆　登萊撫院

毛將軍越在海外廟堂之上以爲是虛機也邇且索餉如火則實費如沃焦釜而不知其實事實功奚如也屬國之封稚夷之俘識者不之韙也而勉聽之獨覬其實事實功之百一不欲室

吾虛機而買實慨焉耳二之則見誚挑成順之則頗爲塘報前車其鑒矣憂國者重台臺于東土虛虛實實之間必有得其妙者操虛機以程實事而收實功拭目竢之也 甲子十月初十日

與李崧毓 大司農

江南改折之議昨奉尊指欲就中酌折其半喜爲加額如此猶救得江南一半也天目諸山之水從西南建瓴而下至東北入海嘉善在杭嘉湖三郡之東北隅北隣吳江東接青浦緣入海諸江淤淺不通故西南之水下注東北之水逆行三邑遂滙爲巨浸乞將嘉善與吳青二縣一體全折幸甚幸甚遼米業已奉教不敢再贅 甲子十月十一日

與丁長孺

屢辱惠書未遑奉答乃台敎所及苟綿力可效者蔑不如尊指矣元旦之變咄嗟定之小不戢能按堵至今日耶台駕以何日北發跂望殊殷彼已之子度今而後之必可以得志也日與此中作緣日伺此中之隙因而與此中作敵乃此中實不無異意亦以爲今而後其勢必將在彼而陰奉之卽向稱皎皎者或不無鞅鞅于官得官矣或不無鞅鞅于不得惟其意之所左右之而陰自貳盍披閱仕籍似乎千載一時而躭躭者寔繁內外交搆以圖一綱直須時耳其患實亟台駕入都定于人心中有一翻熙化也望之望之冢宰書附上 甲子十月十二日

答孫■

譁之起不知其所自而流入于當事者之耳因而有言者之口時台駕正涖禾與不肖卽非人獨不念其鄉黨子姓隆寒就試而不底厥事哉譁者乃反以中不肖冀流入于老公祖之耳也盍人之無良如斯矣已老公祖行役寒家子姓之在諸生者移書誦老公祖之明勢家不敢干以私愼不得一受繩墨以爲命之躳當事偶顧不肖出家書相示亦遂黙黙而不自得也乃不肖以被譴行當事者恐亦不可久然而老公祖

之事已久白矣 甲子十月十二日

答趙存荻 南水部

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耶弟蒙譴去矣年兄此法所以自處處人者恐兩未盡也 甲子十月十三日

答方方石

每承渥諭修答未遑蒙譴去國倏然而逝矣年兄致太平弟爲太平之民幸幸 甲子十月十二日

答方荻未

計于日下覆題啓事矣而難作弟倏然而逝矣恐翩翩而逝者不獨弟也 甲子十月十三日

答霍韻衢 陝西學院

年兄慮閹旣之日湙若弟之被旣旣猶其淺也旣在敎閹使旣天下者旣固不盡在閹匆匆報謝不盡欲吐 甲子十月十三日

寄沈奕洲

驚風驟雨如此其怪耶弟分應爾何以盡正人而一空之天歟人歟總莫可問乃江右一御史以巡方出搖曳江干遇酒卽止過弟舟迫而相見喜不自禁微以此舉復出自內稍爲皷皷又急叩山陝諸公消息何如微窺其意以三四凤擅正人之聲欲襲其地而反其故謀之不臧亦已久矣益就地論人之誤一至于此弟已矣年兄靜觀之人須爲天下士耳從一鄉一國起見者見不廣所就亦不光夫不就每人每事之是非平衡之而第執其方此必不可以均天下國家天燮年兄假以閒日需年兄以異同也弟于世已矣阻舟京口荷楊丹徒相聞附此此後相聞已不可知也 甲子十月十五日

答孫若英

家報領到銅鑪微物亦寒時所須何必以見返耶歸日尚可附隘壇啄黃葉未爲寂莫也不盡 甲子十月十六日

與李次見

圖以策蹇南矣白安惠我遂倔輿人再奉大惠資斧充然利有攸往也怒目而視年兄者有人矣百惟愼重白安欲戒諸兄弟封事中勿以弟

名厠文起諸公後是愛弟最篤語不盡 甲子十月十七日

與黃白安

圖策蹇而南矣惠及遂偃與夫八人貽弟得與之安感幸感幸世變如翻輪然君子道其常知年兄選言而定世變也繡旋容候于鴛湖之滸 甲子十月十七日

與孫意白

辱愛不淺第有感刻降補例如何徵聞熙宇以陳道長意言弟當補乃文起諸公何以迄今未補也或補或否或赴或否看時人意思與道理格例如何可于雙南兄處一相聞不盡 甲子十月十七日

與金雙南

弟行矣年兄愛弟無置弟齒牙間恐無益于弟徒以爲年兄累然有閒冀于便中一示之儻西谿艸制相賦弟得請是六月六日可卽以是日填詞頭也 甲子十月十七日

與左浮丘

雖衆正相與而領意時室是不肖所短雖羣陰希濩而熱心必用貞下起元是台臺所長今亦有淡心正識隱于長安而世不指目者乎聞有變用其師生之局以麟武之去爲西谿罪者雖無稽之言然不可以不備 甲子十月十七日

上高老師

鉅公當軸非獨小人不利卽號爲君子者亦微有不利焉何也其利心未盡也天下無合君子小人交不利于吾黨而得安位而行志者小人無論巳君子亦未必不幸小人之毆吾黨因以毆吾黨甚小人之罪而彼仍執其牛耳也是都不可聞吾第問其爲之在我者當如何耳聞貪夫慟向閹人閹人許之曰爲爾除疾行跡隱都下不還薊也幸備之 甲子十月十七日

上趙冢宰

詐不復以隻字入彰義門矣念逐臣被讁以歸歸而得擕雄篇勒諸石使得藉手上先人之丘

墟也茲德何敢忘役旋致謝用銘不朽 甲子十月十七日

與繆西谿

怪事月新日前知更關涘念然弟藉寵以上先人之丘壠者殊亟幸以數日硬腸邦聽為弟了此先德爾志狀諸篇中先慈力貧良懲而能聽先人之倒轉而施且更有杰識眇鑒焉前者乞言數行皆樸誨也山荆椎布操作家賴此有高士風獨逐臣不堪被溫綸然得請在六月六日

爾時威不測恩亦不測正可追念也脫稿希便賦雙南兄處盼之 甲子十月十七日

答樊鐘陽 兩淮鹽院

策蹇買舟而南不敢以一餐一力費郵人與妨地主起居不謂此中倏爾相關也弟以多尤荷薄譴逦後來翩翩而出國門者所傷滋多矣大阿之落權璫豈權璫為之蓋外之人教之又有合中外而居其會者在揆地故遂至于此年兄好為之此時未可急也久不見邸報令白次見論年兄得安其位否涘山密林于弟原有宿盟獨恃年兄合同志致太平弟為太平之民甚幸耳台既不當例辭恐形迹異同為嫌年兄愛我必能亮我也 甲子十一月十四日

與楊丹徒 名金通

策蹇買舟而南不敢以一餐一力費郵人且煩地主起居辱顧遂不敢倒屣相迓數行附炎洲幸於便中致之久不見邸報近狀如何世能容芸閣否也李愚公骨力肝膽卓絕一世台丈入

都定以銓席借重幸出大力左右之恐不無以鄉人之居間少之者無為此說所中也愚公于不肖未嘗識面通姓名而心傾其人故為台丈告之江右則王三重不肖亦未嘗識面通姓名而心傾之者亦如愚公併及 甲子十一月十五日

答沈湛源

二十五年前挹高風于敬菴先生座上嗣是奉教于諸君子現行益日有聞冀當吾世一當先生胜血幾碧天且墜翁丈遂無意歟不肯隱矣

五百里內賢人聚一葦何杭未敢自外也遠使枉存何以得此于長者感戢感戢嘗抄拜而卒業焉餘珍弗敢承敬謝春風駘蕩顒候跫然之音 甲子十一月十八日

答周綿貞 應天撫院

去時賢如巷秋釋幸台臺去日月近離風波遠四極固猶有螯足也策蹇買舟而南不敢以一餐一力煩郵人亦不敢以晤一客雖台臺之愛豈得進謁歟尊貺亦不敢登自謂逐臣之分應爾也千古爲期行矣謝謝 甲子十一月二十日

寄繆西谿

久沐教思弟所傾瀝亦如自心自商不作兩人對語也脫樊而出飛舞不自禁辱携精餼過慰兼廣弟識所未逮感渥何如制艸想賦去矣晤受之如城兩兄意不必循閣閥之例知必相聞也近見追奪之政弟乃益不勝沾沾何日慰我次見得安位而行志乎懸懸 甲子十一月廿六日

寄金雙南

風沙霾日策馬相將不能別者一時不能磨者千古矣人情不以弟相累否世道于不知不覺中亦尚做得一二分否制艸儻未賦來煩一相促艸就不必呈閣也敝門生夏季脩計偕附此此外無二字一字附西谿若制艸業已見賦西篋中可耳 甲子十一月廿六日

答徐一我

蒙譴去國正如出籠之鳥縱壑之魚不復念離索也年兄乃悽焉有離人之感耶感感爾時腳費甚廉蹇價已具不敢復煩尊惠然篤誼心銘之矣 甲子十一月二十七日

答嚴[illegible]

吳門舟次飽德良渥久不聞問念之爲怒弟不量力之不勝任而日冀賢者之無不登朝而日冀百姓之無不謳野而且屢以抑兢人之進而且屢以觸兒人之鋒世皆欲殺揣分應爾遠歷至念渥以爲娓住惠不能拜嘉恐以與同生尤也謝謝 甲子十一月廿八日

與卞子厚

兄當自東林歸矣弟病不能來晤也天心之會亦以病故未能赴高先生所兄爲弟即今冬以何時在宅弟當買棹去也

答陳則梁

某境遇不堪如此奈何奈何不肖境遇亦復不堪自非眞意思人不便說話種種可爲罪案也兄有干于不肖者一槩不聽今日亦遂難向人開口阮籍之哭窮途有由來矣當作急字聞之

某走一人于京師亦便走動不肖無人即有人亦蠢甚不諳事也 甲子十一月廿九日

與曹漢升

令任稔漢升貧甚亦微聞漢升所以處貧之道似未能釋然既相慰安得遂望相周也米五斗奉爲朝夕之需愧不能多也 甲子十二月初四日

與顧平湖

昨聞有貴座師之便欲附一札既而思之恐使者未必入陝則不肖業自矢不通都門書問也

甲子十二月初六日

答解石帆

弟罪戾弘多僅膺薄譴策蹇買舟而南不敢以一餐一力煩郵人并晤一客抵舍矣作乾𣱼不敢以姓名再落人間遠荷台眷損書相存何脩得此道況日隹且聞還朝之期擬在春孟私衷不勝欣躍日月之際匡扶有人一丘一壑森痼寬然矣匆匆不能詳亦何敢詳也 甲子十二月十一日

答詹狆南 嘉興守

弟積戾孔多蒙譴猶薄其令歸與父母子弟沐浴于春風化日中則 王恩更渥矣抵舍即圖造謁并申豚兒重荷奬拔之謝而襲寒未蘇不可以風用是悲焉未伸治民之誼不謂隆貺稠疊重以先施三薰三沐以比于人也 甲子十二月十四日

答王司理 名繼廉

弟不自量其辱之不勝任汲汲焉欲于世道民生小有裨補而憂憂乎其難之尤悔日叢罪譴猶恕乃翩翩去國幾于摘瓜如殄捧何矣歸舟

與遷初相值遷初索晤弟以途中謝客併謝之得無兄訝歟不謂併失年兄也馮少墟嘗云清任和是子與立三條柱子以撐持千古宇宙世間萬事二字少一字不得不僅僅爲二聖標名目也心善斯語未見其人每對知己言年兄有清任和意思而世人就治行觀年兄者亦無異詞世人知年兄淺要之年兄飲人以和正弟所心服此伊川先生不及家兄處也非和能行其清與任耶向弟與二三同心論可理必首年兄及李愚公今不知以許事交付若何人矣 甲子十二月十四日

八書牘　廿三之七

與文湛持

度吳閶閭兄頗忙兄亦稍厭苦之弟因思天下之攬人入忙者大都皆天下之閒人入天下之最閒者宜無如弟亦過而攬兄宜兄之忙滋甚且自彰義門而南未嘗晤一客何以輒自適也已而悔之過吳閶不晤文起毋乃太閒乎抱茲耿耿未緣自抒抵家小堂未有顏額而景逸先生以書相存云門下得閒身定有千秋之業夫千秋不可知若閒則固已得閒矣顏其堂爲得閒然不可非文起書書須大于斗此是弟閒中一事亦是兄忙中一事也如何如何 甲子十二月十六日

與周蓼洲

初勸主者起年兄而主者急華亭華亭隙于莆田主者亦決計以年兄繼矣而近事爾爾誠所謂事變不可知也然亦未始不可知矣近靜觀更覺何如弟益覺得宦海沉人若不能拋得美官做美官定不光明即能聰明智巧爲強辭以自護于君于友二大倫抱慙內疚者已多也如何如何匪石二緘二扇附上 甲子十二月十六日

八書牘　廿三之十八

與陳蒼吾

徃從諸君子鼓吹休聲託于同臭南中清議倚爲金湯尋仲殤述文讒臺下復以艱歸即天心已冷落矣弟得放爲適願黃臺摘瓜幾于抱蔓不虞殄瘁耶潘茂先稱道清節至不能衾齎遣尤恐逐臣之迹不當更誨妒于人間謹以瓣香

束帛通其區區知不讓其未同也甲子十二月十六日

與瞿起田

託在臭味幾幾乎日一見之睽阻者九載于茲而腸中轉如轆轤也風塵碌碌風期邈邈惆悵如何邇荷恩譴閉身如賜思一理山陰之櫂而杜門埽軌之餘慮有伐木削迹者踵其後爲知巳累邇孝子之淚宿艸爲枯屬在同人尚闕然于瓣香束帛之將謂臭味何矣歲行盡矣江干一介聊以旌心罪不能躬轉如饑惄傔謂是不祥之姓名不可以薦而吐之則非弟所敢圖于仁兄也甲子十二月十六日

與魏瓠園

弟稔南儀曹儀而仲逵謂饑况與兄雅相驩遂勉而相和邇弟意徐圖以學使者重兄令後學知奇奇正正之眞以酬兄之趣俛欲借兄于北練兄于是是非非邪邪正正之場以起兄之義以貞國之幹而今咸以俟後之君子矣弟歸殊適時抱微痾更適獨負暄矮簷下念仲逵霜風皚皚騎馬長安道上滋用惻惻耳聞兄且就魏唐之棹能不以輿畫中止乎望之望之茅簷喜春風一度也甲子十二月十六日

答丁長孺

再假不肖數時拙將逾露怨將逾叢罪將逾重得蚤見放眞不啻鳥之投林魚之縱壑也顧以此開善類之殺運連及魁人如殄瘁何矣世之忌翁臺也不減于不肖翁臺之才力百倍之邇有至河而反之轍耶瀾于何砥翁臺卽不出歸然係海內之望無以西河之慟吾道之厄過自傷悼春風放暖圖以扁舟叩函丈一磬生平兼爲先人乞雄篇不朽也甲子十二月十八日

答唐宜之

頴故僻小而邇有腴聲近一待選者欲得之爲銓部所意輕讀民隱知頴之所以爲頴也今頴者先後得宜之數輩頴何患不腴矣頴得宜之宜之亦幸得頴稍展其生平弟設身處此澤頴之心當不後于宜之頎何以上下左右能一一

如其願則弟所不能不淺服宜之者也餽遺之
禁世作故希視之夫餽遺不清則賢否不清賢
否不清則黜陟不清黜陟不清永永無清官以
救百姓故借霍丘以儆百耳閱霍丘履歷當其
為廣文時輒即得調以為此鑽刺之尤不謂宜
之現宰官身說法爾爾也出都匆匆未及作答
恐今歡可以舉卓異矣弟蒙譴而南滿身輕快
得杜門稍理故業　王恩甚淺從者吾職吾業
之中一毫不敢狥今者一丘一壑之外一毫不

敢與矣何如何如尊教亹亹思淺哉言乎弟氣
羸力薄守無為之訓可矣程伯子曰教人致却
太平某願為太平之民弟服膺斯言不敢他有
淺交也當今之世政亦不患其盡為比干患學
為箕子者多真箕子而後可以奴苟非其人恐
其徒奴耳奴耳要之人心不死天心不悔古吉
今今理數如券獨弟罪不可赦耳諸善類豈應
殄瘁至此也汪生聞在真州真州非隱地幸與
孩未兄商之勸渠真窮真隱為佳世人眈眈尚

欲以之為穽再起大獄連諸寘鴻也切切汪徐
州不能嚼然無滓而保障江淮其功不小弟力
為斯言但近日叙功者恒僞言貪者乎真當事
遂不無矯枉之意廼趙之驁戾亦大不滿于輿
論者也更波及徐司李耶尊覗宜不當辭顧弟
在官中無以周宜之在官中便以周弟弟
不滋媿歟謹拜佩劒之賜如掛我墓櫝也一簡
為致孩未不盡　甲子十二月廿一日

寄方孩未

初議欲還吾兄于中臺而孫老難之孫老蓋猶
有熊之見也巳熙宇熟計之欲世急得兄之用
而且遺兄以安謂孫意良無不可幸兄亦小自
抑損以就行格事矣而兄不作熙宇書熙宇方
逡巡而變作縣今觀之我二三兄弟散落林矣
卉泉石間亦安所不得耶人乃間弟于兄讒言
罔極竟如斯矣從弟落落班行中跫然之音惟
禹門相過存耳處厄時弟嗛其氣小歉嘗面及
之然寧有間焉今其名愈高其錮難解而人亦

因以問弟于禹門譏人固無所不問乎客有過
弟者云近事皆脊人發縱燕人出手令彈冠者
皆燕脊之族而不及南人南人憤甚欲合正人
而出銳師以擊之亦一奇乎然弟謝不敏矣便
中能聞之浮丘否兄所當更有的問也小人思
所以弃吾黨者無筴畢竟尋隙于汪謂游肩生
實費餉以若干金予汪汪爲之營解復起大獄
而故讐汪者言渠不自斂戢穿珠冠置霞帔自
雄其鄉誰何者又羨汪歸裝甚厚卽人參有五

六十斤而人因迹之不休乃汪又好自耀詡以
禍爲樂則奈何幸兄借浮丘計之入山不可不
深入林不可不密眞州非隱地形迹宜深自韜
秘也如何如何耶切耶切 甲子十二月廿一日

答胡[illegible]名應鶚

旅中遇暴客可念僕顛憊拙多尤僅掌游譴 主
恩深矣歸幸無事但責母錢者多剝琢聲耳了
此便無他念也遠辱相訊感戢感戢 甲子十二月廿二日

答姚谷神

麋鹿之性本不便于冠裳縱之長林豐艸間眞
得其所顧皞皞于高天厚地之下而林臥月餘
偶以膏肓之間爲祟豎所中未卽摳謁不幾以
爲此不知天之高而地之厚者乎罪宜莫可赦
原猥荷隆施逾淺踧踖其誼比之君之于俔又
不敢辭也人間臧否如其炎涼所恃台望隆崇
必不遂以弟口相累匪久在日月之際長林豐
艸問其所仰庇天且逾高地且逾厚矣貴門生
昆季弟通家兄弟也長安中時時以書相聞爲

稱台臺晤間銜戢高義亦不減于弟之所以德
台臺也 甲子十二月廿七日

答高明叔

門下所輯著比于訂頑砭愚矣重違雅意勉弁
數行而賤姓名動而見尤似與藏拙爲善斯亦
遭譏覯閔者儉德之一端也華堂障子得雲將
椽筆甚休閒亦以賤姓名玷其後門下有痂癖
歟大不如天台圖之安且吉也是在門下一運
掌間耳聞多奇石可以供人亦有玲瓏峭聳者

可假以數卷之多乎高不敢望十尺而上廣不敢望五尺而上也儻有不便雖顛亦無所意必二豎小却圖鼓舊湖之棹然未可期也　乙丑正月

答劉再龍　浙藩

每于藩臬中論巡撫材則不肖向嘗事者稱台臺數數也而微有以居鄉事肆其蠆尾者久之始得常調夫其以巡撫重台臺也則吾浙何敢私若猶是常調也奈何奪吾浙一賢公祖而茲舉出于楚人有所為戛戛乎其難之其至于杪柰也則固有大不得已者于其間也不肖推轂滿天下而人不知不肖原不求知獨營營而不得者恨不肖入骨茲舉未稱不肖本懷倉卒數言亦不盡台臺百一而蓬玄嵉西兩張公嘖嘖以為知人知言也則不肖乃微寵多矣棠謹出都賁捧諸公未及相接隆晛下頒所謂君之于氏不敢辭也顧何以克當矣未能樞謁先此佈謝未悉種種　乙丑正月初五日

與卞伏生

先人實紀偶盡圖刷釘奉覽其中作者大都日前所甚刺眼者也前所教感厚意刻骨再四圖廻先人一生閒脩設表襮之至於俎豆前賢之側恐傷先人之心先賢之事其親聞有抱王而歸者不肖終以聞道事先人或亦未為失也

又

此是世間常態絲毫不足動念若于毀譽得喪生死稍稍疑怫到是非邪正處定做不得十分透徹吾輩只看淸道理的禍臨頭含笑入地耳

乙丑正月初九日

答陳似木

家傳領到策蹇出都所攜惟衣衾耳圖書數卷尚滯京邸也有後僕而出者發　欽降牌乘傳而出轉自笑其硜硜矣奏艸制義圖刷印請教此豈足觀也　乙丑正月初九日

與呂命于

雀于行卷中讀高文慶豐艸在十步之內也一試得之一試失之作者之志不在得失間知作

者之志者在得失間耶首春垂顧有失倒屣逐臣之分乾而不出如蔺未獲叩謁先此佈其區區 乙丑正月初十日

答王葱嶽 浙江撫院

客秋九日以前所拜翰教俱順使數行報謝逾月即掌譴出都矣買蹇及濟買舟抵家不敢以一餐一力煩郵人間如也本有杜門埽軌之癖而于放逐之日尤宜雖以郡公祖之邇未能脩謁顧頻頻一瞭時廻環于左右有義氣屬而痛

癢連者存也仰承嘉問兼拜豐施其何以當三復大教淡有槪于武廟之季夫武廟之季爲璫者逼璫自爲之今之璫不能自爲璫而人教爲之前日之怵于璫者斵士氣今日之教爲璫者無人心前日之怵于璫者怵其憑社憑城而無可奈何怵專在內今日之教爲璫者爲豺爲狼兼又爲狐爲鼠而人無可奈何禍根乃不專在內山澤之人惟屏息淡居以聽理數之自定而已矣輦上君子何以施補天之手耶今日之補天難今日之立四極猶易內外之分也不肖幸猶在鰲極之一隅得爲太平之氓矣顧賤姓名在人齒頰間射者且以爲的此中邸報最少又最遲門無過客即過者亦弗與通有所聞足以爲山淡林密之助者乎幸時教之懸懸 乙丑正月初十

與夏仲可

逐客以埽軌爲道以待雁門太守亦未始不相宜也節信在門自當驚遽屣履而門者例謝大都天下之具眼者皆門者而已矣顧何以成其

爲主人耶時甫謝客未能即日登龍請教先此申其區區 乙丑正月十三

與戴汝可

雅圭未嘗以膽許人而疊山以放膽立則文信不可以無膽乎三閱鴻撰叱霆噴電海立山奔不獨具膽材復副之更具眼無弗善矣抑足下高才陸離斐亹雖俳偶行之不患掩抑其精光間有奇軼處以謂稍墮近日文人習氣耳談刻鵠之學于嘯虎之前當喚其弗類試質之君家

原週何如何如　乙丑正月十九日

與史仲昭

春容乎大章行中采齊趨中肆夏矣金和玉節按之知爲君子人也日進無疆詰益沉搆益緊采益鮮喪弗售矣僕荒疎已甚恐弗當也　乙丑正月十九日

答茅孝若

老兄爲世界着痛着癢如此雖以弟之不肖而過蒙愛慮爾爾感刻何如今日無昉之之道第有聽之之道兄爲東爲滋弟不爲滂乎弟無人不與披衷相對况于吾兄但弟有能有不能耳此中寡僻已甚有聞望敎之　乙丑正月廿一日

寄楊大洪

天之傾無如之何矣風林無寧翼一丘一壑遂可以息弋人之慕耶孝若當世奇男子千里一介敬附起居爾時懷抱無可言者然無不可知也計此時可周旋烈焰中不至已甚者宜莫如張蓬翁蓬翁今日之乖崖也忽圖之炎洲芸關

二兄何如何如若吾輩自處之道惟有修身以俟之而已千古相要噂血爲碧　乙丑正月十一日

與許明葵

弟窘甚所負毋錢無以償非棄產不可偶有田十畝于台府相近今歲得收如常時尊駕行矣不及此煩與公郎商之第祈少濟然眉不失原價足矣　乙丑正月廿二日

寄徐虞求

都下偹沐敎愛蒙譴而南復荷歌驪之雅於今終不忘弟罪戾不貲以爲射的得仗庇一丘一壑間否同邑諸兄弟醵金爲會館資向以煩王鑰者計明翁至幸出其籍共觀之諸不一一　乙丑正月廿二日

寄潘茂先

逐臣去國邏卒載途而襆被相隨慰藉偹摯復念其垂橐不能及家馳介委金如委于壑此際此情眞淚于桃花潭水矣近者復以休寧爲卅應未忘情于吾黨而並逮者相惡相訐善人宜

無雕類矣但此中甚僻鴉聲鵲聲南中當先得之得于吳含親所先一傳示幸幸徃者辱有意于小疏此此焚艸時也乙巳之張蓬老消息何如此時獨此公似可爲諸君子地耳晤我旋丈希爲不肖致惓惓向所叨惠詢有定止即圖走壁先此申謝 乙丑二月初七日

答程我旋

京邸過從備蒙敎愛一時摧拉枯朽何言但據時人之意豈不謂弟之罪浮于台丈而弟尚從

末減何也程伯子以新法之行咎吾黨激成之乃台丈儀神發用之占數亦已前定矣台丈迴更曾發占乎伊于何底也 乙丑二月初七日

與丁愼所

滿擬淸明節後鼓扁舟問道函丈晤令子之戚併爲先人丐鴻筆爲傳而迅雷風烈不敢游處如常自謂與一世善善同其淸廻趣殄瘁之禍先人隱行具列諸名德篇中顧未得如椽以永世世人子之憾耿如也幸以暇日圖之無以其子不才而泯其父風雷小定尚圖登堂九頓 乙丑二月十四日

寄唐宜之

多凶多懼之中荷遠念更荷遠存感悚感悚弟既杜門謝客而邸報遲遲復漫甚無所關切牘牘無一聞見尊處可得近中消息何如王中翰竟下于理高邑年尊氣亢而篤于情何能爲懷緹騎四出思閉冥鴻以與大獄蔑宋前轍不幸蹈之諸賢亦何辭顧如祖宗之德澤何國家之

元氣何矣爾時張蓬老入寶山心腸作用如何亦相聞否古人之得人心所欲與之聚之則必人與之以官且皆美官不即人與之以利且皆厚利而後可客望賴如歸不得志輒流訛者匝月古人當此際何如耶矻未意氣近何似鴻便起居一無所寄爲愧 乙丑二月十七日

與繆西谿

策蹇出都固曉其不自不肖而止顧盲風妬雨逐令金谷名花辦辦委泥滓亦非所圖也且累

月經時迄無寧息元氣幾何堪此斲削以不肖自覗覗翁兄翁兄未爲不得其所然淡心者復愁遺何人矣狺狺之口亦遂令不肖長此得所乎每念仲達令人寃俘出無與語默無以容將焉置之向徼璽書頗亟繇今思之亦何其太不識時也繇言若巳賦去圖走急足止之何如何如 乙丑二月廿二日

與金雙南

兩辱惠書備感存注亦因以知仁兄幽憂萬斛

也世以弟爲罪弟罪應不止此眈眈弋人遂無慕耶禰孳之詔日聞弟乃思徼璽以博璽書亦爲大不知時矣若代言者業以其稿見賦同敕軸執照留仁兄篋中可乎惟仁兄裁教之 乙丑二月廿二日

上尚老師

中諦思之一時共事諸賢原不過舉其職所得爲而未始植根于宥密之地縱萬紫千紅碎之翦綵能經風雨耶斯相臣之失也人臣既以府

怨被詬自應卷而懷之以謝讒口而需不能割牽人共止以底于自賊又人人必經其位置事事欲聽其處分否則素愛素敬之友不難自發難端安得謂吾黨盡無過也但君子之氣日薄一日小人之毒日甚一日禍之所終不于君子與念及此股栗心寒夫君子亦惟有修身以俟之而已矣向屬西谿代言今非邀榮璽書之時走力以訊附候與居不盡 乙丑二月廿二日

與孫若英

先人實紀一冊丐椽筆爲頌諸體中不可無頌一篇諸大人先生中亦惡可無尊姓名於其間也 乙丑三月

答文文起

郎君茂齡何以嬰疾久之知近平復爲慰小堂得椽顏殊快閔人知尚入世人忙思慮中所未安者恐臨頭勉持結纓易簣之意而未或泰然朝聞是亟愧未能耳其它總以閔應之矣昜弟坡公之言感刻感刻弟歸杜門掃帚舊緣務畢

新緣不生日下為次豚了姻事徐理殘編人怒
未歇我罪實淺得一月閱得半日閱總不敢問
此中朝報斷爛有聞冀其密教之織瑠之中吾丈
有所受之乎自起而相難乎風林固無寧翼原
不敢期冥冥之飛遂足息弋人之慕也新茝見
餉謝謝 乙丑三月十九日

與卞子厚

弟以楊李之獄幾成聚訟若熊老則弟斷斷久
之去歲 朝審堅不畫題因有刑垣公疏而織

弟於中織弟以贓織贓以楊熊可以無愧知巳
矣不盡 乙丑三月

與顏長康

來歲復敢相煩以長康可與同患難也諸所不
盡恃可宥原洙兒得稱其游思于書義中漸入
理趣則自烏可已耳試與一作破承之類令渠
有程途何如濂兒併煩教思宗師歲考昜以勤
業不得于患難中出醜也百事謙默以不出門
為長處患難之道當如是 乙丑五月

洙兒

只是讀書並無別事讀書纔明義理義理明然
後可以處患難義理明然後可以處饑凍義理
明然後可以事父兄師友義理明纔文理通文
理通然後可以訓書餬口不要悠悠過日也汝
不幸未成立便處患難當早以成人自待莫閑
戲過日存心只是仁厚帶一毫尖巧刻薄不得
帶一毫尖巧刻薄便是無福人我平日無他罪
過只是口頭說話待小人不忠厚無益于世道

惹人傷心之怨耳汝當以我為戒 乙丑五月初十京卬書

答吳蘧菴

中孚之上翰音登於天貞凶小過之三弗過防
之從或戕之凶正今日之謂矣夫復何言所幸
者平日得師友書策之力視龍猶蝘蜓耳獨恐
結纓易簀之秋倘有作而致之之意死而不恬
無以對知已則大教所昜乘此用功者不敢不
自勉也高先生別後致書謂不肖神情暇逸氣
色開明昨道中遇一舊相識謂較前晤[illegible]肥此

或小異於俗人乎生死未期總在千秋矣乙丑

五月十五日

藏密齋集卷之二十三終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啓

答某同年 某府節推

嚶嚶出谷每勤求友之聲蹇蹇登　朝況在同人之譜時方多事　國合有人恭惟年丈法象惠文儀麟振武明作兩臺之日平操三尺之衡爲狐狸爲雀鼠罔縱宵昏若鸞鳳若鷹鸇盡歸月旦第人惟求妥即品不能真定須大曠聰明

一破格例必此時刻厲牧民爲事斯異日公忠報　主之臣次則見雖躍冶以致折肱尚或錯節盤根可需一臂此在洪爐之點雪總由明鑑之懸冰獨一種冏容謹厚之夫斷無益治亂安危之數徒循武而拾級甚占風以使帆壞敗所繇因循坐此久覺轉喉之觸諱其如捫舌之悶人不勝虞　國步之頻幾類執塗人而告知兄具服庶弟同心不揣狂愚附巾占謝臨啓瞻率不知所云 戊午

答某同年 某縣尹

不肖弟與後分桐得弛行李屬居留之交訌有口眼以難開每一念至有不終日之憂如魚遊釜俯六尺軀在可奈何之地隨燕怡堂惟良牧之寸丹此調元之上劑恭惟年丈獨敀心靈績編治譜向周旋于芝宇臭比蘭芬每夢想于花封琴清棠蔭正茂宰報政而最吏治屬公家履畞以佐軍興用若泥沙俟我錙銖之取封如樸滿令人竭澤以漁求不病民無如瘠巳總一邑

之賦入必可通融就百項而廻環制其緩急要使我常裕於應而不令小百姓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要使下不苦于供而常存　聖天子惻然不忍剝民之意且福星之在一路其嘉祉不但四封錯壤受廛咸望救焚之雨比肩共事盡爲隨石之鍼僬印纍纍綬若若舉不思問舍以求田即車轔轔馬蕭蕭必未至瞖瘡而剜肉此自大賢之能事本乎仁者之用心何待弟言始圖　國郵然自以一介泠官而辱存之掌記知不

以一腔熱血而漫置之罔聞遂于占謝之間姑
一妄言以復自知蕪蔓統冀炤涵 戊午

答王褎宇 寧撫

睠茲銀夏號古朔方重此簡書畀今南仲蓋
氛未靖蘭焰方張外寇恨延安之衂而啓疆內
議割賀蘭之險以予虜脅脅多事皝皝可虞正
一時西北用人之秋聿九重夢卜求賢之會恭
惟台臺表裏人天經緯文武中樞在事者久分
陝而藩有年得虜情邊情之深習地勢兵勢之
要輕車熟路分閫建牙外護風寒內瞻日近僕
夫況瘁不忘悄悄之憂玁狁于襄佇纘赫赫之
蹟百責方萃一札枉存竊比甚喜于同朝敢自
不恭于尊者匆匆報謝耿耿未伸所有鄙私統
祈崇鑒 辛酉

答詹自明 恤刑

恭惟年臺可法之平慨道之失以得情而愈惻
欲開罪而無繇從千羅萬織之中覓出死入生
之路但求寬一面之網豈爲高異日之門而民

已不寬自天將未艾迂愚如弟戇拙違時思殪
封豕而斬長蛇遂防檻虎而收柙兕言脫于口
矢攢于胷百足不僵三尺如莛公如訊此法當
謂何思與晤言布之報謝 辛酉六月

答項鄴林 舊昌平道

直道而行難免于今之世信心而往庶幾乎古
之人自反無他人言奚卹恭惟年臺學本遺經
用周當世拮据邊郵者數歲處分兵餉者多方
加派不以累民撤調因而迮世勞之未錄謗且
猝與輿情謂議論之已久明當事謂套格之應
暫抑去天尺五可無憂日月之蒙擊水三千況
鳳負風雲之氣時且置人之如奕學難舍我而
從權摩厲以須咄嗟可待匆匆以報耿耿可知
不盡鄙私統祈台炤 辛酉七月

答毛孺初 南直學院

使署及瓜工垣采菲非意所及乃忌之招秖耕
餔糟而獨醒遂如聚鐵而成錯高山仰止空谷
足然恭惟台臺執道之衡司文之紀文章之巨

麗在是風氣亦囂兢可虞如川之流知風之自
苟不復王顧歸瞿之爾雅何由返蘇松常鎭於
淳龐與其列桃李之華孰如盟松栢之節固知
甠別卽寓陶鈞不謂循行數墨之間聿脩問起
存居之訊損書及既維桑與梓察孫蹤于獨來
獨往之中覩世情于呼馬呼牛之外情有于寄
口不能宣所有微忱總祈台炤 辛酉八月

答余健吾 冀北道

舊塵使署秖役桐封獲接英游周旋榆塞數日

之雅三載於玆恭惟台臺才備全能識覃衆妙
褰帷廉部横槊令軍士飽馬騰民安物阜以走
馬跳兵之地而輕裘緩帶其間建麾開府而欲
重其人熟路輕車必無出其右不忘交臂猥辱
長翰不以枌榆之私惟其抨彈之及盡得曠懷
若此亦何時局可言教與愛俱感隨言切匆匆
云謝耿耿未申 辛酉十一月

答趙太室 憲副 舊嘉湖分巡

詔下紫泥特借隼旟而北歌戍白学莫廻鵠首
之西正關心栩蝶之牽忽長跪雙魚之辱恭惟
台臺道與天契清畏人知以撫循百里之根柢
綏坻以進退百官之緒餘造士士興棫樸坻樂
桑麻至人事之不齊聽物情之自取方珪圓璧
濁渭清涇皆滿志肯綮之間而中禮周旋之頃
所以去如失乳來有餘思也某皮骨空存拙跡
慣習未嘗至于偃室間得御夫李君鄙杏復生
光儀入想翰兼貺及感與作并附報一緘縈懷
萬縷 辛酉十一月

答趙明宇 京堂

竊案山以東之幅員實繫京以南之保障千八
百諸侯視如砥矢數萬億漕糈繇以輓輸譬病
胗醫斯其血脉若人食咽玆在咽喉更登萊青
在焦頭緣鮮遼望之援手納逋逃爲驩國作氣
勢於鯨波三方擧不定之棊兩撫共難調之瑟
若禦暴者爲暴幾養人以害人獨念遼民亦吾
民保甲可什伍可何聚散之兩難更思淮援正
吾援渡海否駐麗否奚去住之交訕二二空四盡

瘡不堪曹鄆之間復有潢池之警事緣
定在斯須屯難虎負而可攖潰則豕突而
難制攻城剽邑民亦何辜破閘梗漕害將滋大
恥此四郊之多壘幸有萬里之長城恭惟台臺
表裏人天經緯文武功書赫赫　天子日都來
佐予治口碑嘖嘖東人日否無以公歸仍開府
而建牙駕輕車於熟路器試之錯節盤根乃利
事湊以震風凌雨之艱王伯安隻手平寧不聞
有料兵料餉之窘張肖甫單車入浙移時而民

變兵變于夷徯公而三維勛則百何以褰奇功
于海外不作游黿何以撤異志於島中不虞掣
肘何以輯野率之兇侶不致狂奔何以安士著
之鷄棲不愁偪處何以收募兵爲用不委前餉
于泥沙何以更放班之名尚冀後功于佇帛何
以誅首惡得如蜀布江右之平何以散脅從不
爲劉六劉七之續何以護漕而舳艫相望何以
防閘而邪許如常統在指顧之中行見咄嗟而
定瑳篋雲委閫仰賀秩之私赤羽飈傳隨切勒

功之祝有懷耿耿難竟區區　壬戌五月廿七日

答畢白陽　督餉

屬者師摧四路局設三方賊戰不見其貴謀異
意總歸於同敗獨緊津帥費綢繆於陰雨之中
增募選師盡操練以水陸之法忠臣誠不愛其
力　聖主亦即鑒其勞顧念鳌兇幾虱之生未
登衽席仍屈珂珮夔龍之侶少涉泥塗厨官未
盡厨能足兵繼之足食乃將婪兵悍總作我之
偷兒且盜起民窮抑伏誰爲巧婦闕頭羣笑之

集共以一牆爲命飼軍飼虜之未已盍以飼工
海外孤臣之氣似乎三鼓而衰因兵因糧之已
窮復將因我競議沃焦之待汲究將無肉以醫
瘡長年利轉餉之贏下瀨輒悲魚腹何日定屯
田之畫登壇而見虎頭不戰以屈人兵長驅而
復我宇歸餉臣而聽履佐　聖主于垂裳泰與
榮施倍爲玴切　壬戌六月十八日

答王任吾　宣撫

頃者天稔殺機地淪夷穴　祖宗培養者數十

百載班行蹌列者數十百人求一忠武以當闖無不逡巡而却步至涙灑積腰之玉且怒拋繫肘之金未得策于關東先失人于京後聴茲上谷作我北門瞻日近于舉頭防風先于護背猜猜鬪穴未應引鵜蚌而偷旦夕之安眈眈啓疆何以牧犬羊而聽鞭箠之使 情百出技 技吉左右足其誰先邊事多岐畫方畫圓左右手之難恊本以虛伍而屢經調發伍僉單虛從來乏餉而更肆扣除餉尤匱乏不得已而去二者如之何其保萬年多故之秋乏才之日共思鎖鑰之寄此地不輕急徵鍾簴之靈得人在邇恭惟台臺表裏人天經緯文武知地勢兵勢之要得 情邊情者深實圖護塞之人逞郵倚閭有母從此市平貢至不虞饑訕兵驕幸北顧憑萬里之城可一意平四郊之壘未申燕賀先辱鸎求報謝匆匆蓄懷耿耿 壬戌六月十八日

答謝可文上饒尹

往從使署嘗道信州闖澗之交舟車所驚俗習儉而可教民積憊而難蘇所賴天與以豐年更望官爲之元氣恭惟臺下洞天毓質福地分符身隨寓而皆仙骨無因而入俗善刀以批大隙漑釜而烹小鮮釆謠無萇楚之風頌德胥黍苗之雨蔚爲民譽榮及鄉評分來鴻漸之茶念此伯夷之樹曷由報稱少罄願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壬戌九月初六日

答胡星海水部

居幸托比閭而近譜屬年家官雖隔千里而遙誼猶同舍懐人兩地在水一方恭惟台臺德備四時績成九載轉官幾於轉石積勩近於積薪論漕於數歲而慶其得人固天久大智以行所無事蒹葭極目桑梓興思念及睽違重之翰貺筠心如睹逢憐似水之澄李報未伸聊致借花之供諸難縷悉統冀炤原 壬戌九月十三日

答李介石岸撫

聡令璽夏隷古朔方渠引漢唐之饒南東其畝天設河山之險百二稱雄維鎮巖巖厥田上上

固原處奥倚爲護齒之脣乎 臨邊高譬建瓴之屋左憑環慶扼吭在花馬以東右攬甘涼望瞭極賀蘭而後從來勝筭增池後之重垣聿有敗謀假山前爲通道求無杭雄趙瑛尚文之戰而三北須繼遂菴晉溪漁石以制此一方況套虜偪而生心延安岌如累卵風雨飄忽所及咄嗟震蕩可虞南仲其誰李牧固在恭惟台臺表裹人天經緯文武習地勢兵勢之要得虜情邊情者深甫樹東土之屏亟賦北門之鑰先猷具

在故府可尋鹽池鐵柱諸處聯墩聯堡誰復逐水以爲居赤木黃歧之間傳燧傳烽誰議割山而予 行紀伐于司馬日能惟子大夫辱下交于後生不棄其愚不肖祝燕喜兮多祉還袞爲期膽鯉饌者侯誰執鞭所願 壬戌九月廿四日

答高硜齋

微覯列署頗類觸藩瓠必衆力以輿羊盡九人而牧誰執其咎圖觀厥成環思徹土之謀獨賴巡方之使蓋民惟邦本而令屬民天設印纍纍綏若若舉不思問舍以求田卽車轔轔馬蕭蕭亦何至醫瘡而剜肉自柱下驂青驄而問俗致關西解墨綏者望風似乎帶兩犢之風霜實以灑一天之雨露揚清激濁養稺安萌故就褁緣邊是處窺關而號澤而臨涇仰華漠焉山高而水清政企入告之猷忽拜俯存之訊教誨所及意氣可傾別有敷陳伏祈炤亮 壬戌九月廿七日

答解調垣

兩榜聯交論世不忘其祖同年隔面逾紀而拜

吾兄愧碌碌以隨人喜欣欣而出牧恭惟老年丈臺下績學者深識時之要謂剪棘無先弭盜而徹桑所以固圉築城峻防封圳厲禁其諸利樊徐侯輿除圖永蹟於百年業改觀於數月而周瘠難起黔梗未夷事悉經心家尤入蓼迺分光鄰壁爲矜屋上之烏且側聽藩封遠偵仗前之馬遣一介之使數百里而遙應無紫氣之足占良謂素心之可托匆匆以復縷縷未伸不盡微忱統祈崇鑒 壬戌十二月初二日

答王茱 宜陽尹

道並行而不悖知人愛人交出門而有功因友得友欣逢此地作合自天恭惟台臺學古入官推心置腹緣吳生之作簿堂屬一家喜郭倩之爲郎後先同舍因而介紹荷與周旋挑燈而坐者三更領公恩之難報撫秩而期者異日借予口以相酬荷齒牙之有靈何肺肝之不剖短衣疋馬方出河陽長跪雙魚如占函谷儀多成享聿披款款之誠罪冒不恭望亮硜硜之素匪云自外業已藏中 壬戌十二月初八日

答貢二山 東陽尹

登朝蹇蹇雁同心以論心出谷嚶嚶喜因友而得友聲名籍甚青問儼然恭惟老父母臺下敏手決科洗心從政屬征調之百出爲拮据者萬方牛刀割雞蟻封試馬材非百里成且三年猥從製錦之閒特遣渡江之使聯爲臭味告以腹心爾其長跪而剖鱗正值短衣而叱馭落霞秋水逢傳千里之神晧月澄空恍對三人之面片言托契終古爲期 癸亥八月十六日

答顧珠巖 平湖尹

褻褻發鼓幾同載雪之舟款款傳緘恍聽踏歌於岸食鱸興愧剖鯉知心恭惟老父母台臺蘭茁其芽刃發於硎先儲思於磅礴復滿志以躊躇以故游事事肯綮之間出人人意慮之表干霄之氣掣電爲光誰云百里其非材誠然朞月而已可某勢如隕籜愚乃移山氓比借屋事當湖之若母天能合契賀清潤以爲師未罄鄙悰統祈台照 癸亥八月廿四日

答趙明宇 東撫

蹇蹇王臣業上星辰之步駪駪下走聿勤扉屨之供賜出所尊辭而弗敢恭惟台臺河華降神文武爲憲久瞻福曜俄遘妖氛横行則心腹之殃盤據亦咽喉之梗急客草薙緩且蔓延不寧厥居用興我武啓戎鎮兜飛羽徵兵指撝貔虎之羣高築鯨鯢之觀功成弗處曰盜亦吾民帝簡在心嗟兵誰予任聮茲司馬之寄端賴召

虎其人惟時思鞏二祖之金甌侯公而奏兩借之十羽佇傒瓜代適竣桐封豈足注存猥蒙翰貺附使者謝雙鯉魚之下逮未能拾級而登借國人迓大司馬之入朝容順下風而請 癸亥九月

答劉伊人

惟賢是求何勞可澌筐篚賁止毛骨竦然誠勿棄其至愚願時匡其不逮斯稱知己謬託同人寬其不恭永以爲好 甲子九月十六日

與陳發交

仲男漸舞象而長委禽有時兒之佳婦兒爲猶子見其子而念其父事其弟者如其兄愸非可慶之居特迓相攸之武既昏而後厥明爲期雖無嘉殽滌佇良覿惠然光賁見兒女之恩勤慰我歸來悅親戚之情話 乙丑四月初八日

與陳鳴遷兄弟

天地造端慶已諧百年兒女婚姻之願草木臭味交原在兩家父子兄弟之間情好斯聯道誼逾篤敬詹十有三日分鴻光之案從羊求以游大名其蕃敢謂復始兆盈門之爛二方畢昴庚幾德星動太史之占 乙丑四月初八日

嘉慶十四年六世孫行淏重補鐫

藏密齋集卷之二十四終

啜墨亭集十二卷雜著一卷

〔明〕徐時進撰

明萬曆刻本

啜墨亭集敘

吾明文憲世為海内項領而適則徐見可為最見可以文章材品為海内所嚮往而里社中所稱莫逆則余為冣故敘見可集莫若余見可先余十年成進士長余亦可十年而材則十倍余不止余所兄事不第

稱畏友見可亦眞弟視余余方試補邑諸生見可已舉於鄉與家司馬同籍獨相暱因暱就余久之余因諸生見可後久困公車更相憐意氣相得亡厭也每有結撰兩人必自彈射而後出以示人意所獨當即人或賞或不盡賞未嘗不私相賞爲婾快

忘其困已方是時見可固以古文奇字自雄而余以久不售厭棄制舉藝思自極其力之所能至以自見兩人者更相砥也余嘗私謂文之摹古者非古也其刻意為奇者非必能為奇者也天下唯眞古者斯大奇而能不為時俗之所摹者斯眞能追古

吳之巧工摹為彝鼎其形制款識色澤非不商且周也而終不可為彝與鼎故炫者以為眞識者以為贋夫至於贋而市者以為賤矣今夫宣之窰成嘉之陶初未嘗型哥范象也而世爭貴之無以異於商周之遺物蓋物之至者時所不能囿也況於文

乎故世有古而文無今直有至有不至焉能至夫何用摹古以為奇也不能至而又何能創為奇以作古也陶冶之間有鬼物焉躍而踊於地變而幻於火其形非不有所小周然怪而不奇矣今世之以怪為奇者非少也余持是說不敢輕以出於口獨

見可若深有當於心即已列為顯官肆力於古文詞日甚歸未嘗不屬余彈射如初不以為老諸生亡當也顧余材拙迄今不能有所至而見可竟先至或以我鑄古或借古以鑄我亦或離古以自鑄慱而精採之順而逆取之俗而雅化之縱橫顛倒靡

不如意雖丘里之言排調之語㒒屑猥雜他人用之為俚為穢而一經見可點綴則彌見為精神益庶幾昔人所稱嬉笑怒罵無不可以為文章也者故其所全至者古而奇即其所偏至亦奇而不失為古此則見可之大都也見可嘗有先後鳩茲集行

世其林居所得初亦附集中十許年來所得益富乃更為集而題曰啜墨亭其所繇名具自敘中不更論論其文併生平所交勉於文者若此見可年向晚而其銳志不減少壯時余且不能窮其蘄至要以古文辭重吾明者必吾見可也顧材略膽智如

見可不得大究其用以功業為吾明重而
弟憤發於文章則余猶不能無概於世云
友弟龔三省題

敍五

啜墨亭集序

國家以人文化成天下霧洽雲
流蒸蒸向盛蓋先後海內握管
而建名號者毋慮數百家蒐
墳索典以迄於漢魏字櫛句
比敲金戛玉務各竭其才才
所至以標芳當代競譽千古
嘻盛矣予初不度亦嘗妄意
參馳而識卑氣薾終不能有
所成就然見獵心喜徃徃於作
者寄其技癢而以意先之或
稍不可意即讀不竟篇以是

鄒序一

迄無長進乃今獨尋讀
徐見可先生集見其以磊落
之奇而攀洸之以閎宏之抱
而渾化之於是乎陶鍊古先樸
結物采理與鋒醞詞與筆湊
即見可之不自知其至也天下

鄒庄二

事患不精不神耳記而成
以車之役予始以制執筆送見
可是時瀲竅見可有不償以
制執自雄若而予未敢請也
其年予奔博第別見可之之
執手言曰吾儕毋第雄目前

不知千秋之業將屬予手將屬
我乎後七年而見可舉進士
是時予讀以言事蒙譴見予
過而送我復執手別語如前
則三十年前見可坂巳自雄
不於吳魯陽揮戈曦馭予回

鄒庄三

武肅勵弩海濤予乃以見可
之才之學而吾精會神務成
一家者而不度越群雄也先
生見可司雅鴻益且以鳩益
集見貽其後叙歷惠湖又若
千年後得讀所謂啜墨集而

弁諸簡端則洋洋纚纚焉誌
名以手筆乃見可自序曰文
不大冲已百士安不能綱我予
不睽羧脉乃寄報曰此名言
也者日之方子自相為耳由
今提衡不知士安之重大冲手
鄒序四
抑大冲之重士安手要以攡
思十稔隨處著筆無亦餖飣
剪綴之工於見可乎何多
安成友弟鄒德溥頓首拜題

自序

自玄晏之能爲三都重也世行集
處無不托重於當世之知名審不自
見于世且將比三都與否哉余之始
刱有鳩茲則秦賓氏序之以吾年
友而私於余非有請也已本寧氏
序之元成氏序之德遠氏序之
亦偶以投諸君子蒲殂之嗜皆前之
未敢有請也里居間取元事搦管友
此是名啜墨而貺余則惟魯絲氏
爲甚則魯絲氏序之啜墨云者就
吾亭而名之也始有事蕪陰爲古
鳩茲地既拒荊襄不有刱之仍名鳩
茲者楚肅四年罰代楚至鳩茲則荊

屬邑也馭人者若固以鳩茲而暾于
余矣主鳩茲既遠誼不得而仍其故々
第取吾亭名吾集識所處也客々或
嘲余睹若腹便々焉貯墨汁不滿非
有半為啜我何余曰非也呂行甫々癖
墨而不能書時磨而啜之世傳為
笑竊比於我行甫以名吾亭與集
頓其文仍浙人語後先帶吳又安在
其為鳩茲也啜墨也啜墨々々愈於鳩
茲也以識其端第惟朋舊々眠好
文不太沖昂百士安不能翔我敢効
夜郎徒自雄謂漢何如我大哉
己未臘月
知白居士見可子題

啜墨亭集卷一目錄

啜墨亭集卷之一

古鄞　徐時進見可甫　著

高中丞公奏最序

般陽高公旣爲名御史久而即拜爲廷尉蓋嘱嘱想鎭鉞所覘臨普天下矣無何　上畀公浙開府吳越上游維此民吏儆覆如天寧詎須臾見德化巳耶曾無何而　廷推公入贊臺事矣顧猶幸推轂上不報可以迨今届茲績期云或曰　上知開府公深矣何以不即內將遡者其

難愼多不即報可於公當不其然抑　上心重浙以公私浙人且需之侯報政耶浙之奉鎭節且五十年而餘其始自　肅皇帝之季迅掃敵蟣至殫天下之財力十餘年而波臣始告寧宇焉從此歲再一視海小闖入則俘馘之非有大糜沸如曩時爲　明主東顧憂胡必觭重浙事有且然而準之於其巳然爰乎其萬端而叵可測則今日之海事是矣槩天下四陲西北被邉虜馳騎蹂躪我郭塞如飄風吾浙無是也西南

獎筰句町牂牁折而東楊粵日南萬里而遥風
災鬼難阻箐馮幽都盧不繫封豕磨牙吾浙無
是也泰隴千章干霄十抱旦旦斧尋邪許聲屬
吾浙無是也徐傀邳碭巻鐘如雲大浸稽天旁
皇牽輓吾浙無是也其被於海自玄莵而瀛渤
以至於越呉閩粵無以異其不被於海羽毛齒
革玉帛絲粟梓漆冶陶關梁陵麓任土之所貢
無以異而獨以公爲吾浙重又何耶天下一肢
耳爲肱爲腹爲嗌爲尻惟所致力之殷則爲重

今之浙詎昔之浙哉山澤之蒐菑歳錄於稗驕
之私人以巨萬萬則非昔蒭萁漆林之征不益
於初而藻黻華蟲六宫輕納麗都之杼歳以遁
溢則非昔漕之輓日以濡滯之尺伍日以耗亡
斟酌於新故之踐更而伍乃虛無人則非昔告
歎代事也歳比潦霪至於漂室廬變陵谷遺秉
浮沉溝塡老稚民艱亦孔亟矣仰諦於大農之
匱竭而不敢以賑䘏請則非昔材不產於浙將
作之運斤不我藉有故也黔蜀以捎脊告而急

公之資佐浙不得以多事辭則非昔凡此皆勞
止之民所不能諫區葢而民猶緦緦焉食力循
法未農爲輔毋捐家室毋走雀苻雖有惛心酒
清人渴而不敢飲則公之時饑飽而整齊之爲
足以定民志而安其生業也雖然此猶其已事
可見者也又不曰今之海非昔之海乎海事莫
殆於嘉靖之壬子而逮今又壬子其蠕蠕勃勃
詎獨睹未形爲足前占之哉夫倭𨓜雖未得志
於句驪我亦未能殲挫之倭去自以其國𥰡爾

比歳而擄繫吾服屬之琉球又刲剖我雞籠淡
水不休其托爲内犄迫需此耳雞籠閩之要郎
吾要也𨓜壬子以吾胥人勾聠之一大創而數
十年來未有以聲息告也頃乃稍稍告有情形
矣不可不爲備矣竭其取𨓜之治治之乎𨓜竭
天下之財力半而今天下孰之其我與也挾故
而儲胥蹶張佽飛樓櫓礮楯之費歳且二十萬
而疇其得而險之且渠胡必來而我先自擾也
其姑置焉可乎漭瀁一碧都無亭郭風馳電邁

烽燧莫追所恃以無患可須史無設耶故夫塞
徼之壘固而控馭之勢尊竊出之禁嚴而招携
之途廣孰之其皇皇也孰之縱孰之其泄泄也
孰之駴所酌於緩急輕重以自爲并以爲於鄰
天子以我公爲我浙重我公惇大明作之用蚤
有以粹　主知詎倒溝巳哉夫浙北漸吳東漸
閩華離之地循衡之也大府之頁吳最而浙郎
次之然其要害則不如浙矣縣度之阸閩最而
浙郎次之吳又次之然其用享則夏不如浙矣

故曰浙衡之之者也浙重則吳閩亦重　上不能
一日忘浙能一日輒移公哉公業報三年績於
茲矣所奏於司功慮無不日歲上大農幾歲試
師干幾歲辦治餫糗幾所宣布　威德辨賢奸
申化條幾所嚴斥堠效首功逆折芽萌幾所自
柔遠人彰恩信恤災難幾所蒙　恩賚幾循所
載於令甲如此而巳矣揆今昔之殊形察徵章
之異效銷於未朕燕及比封無煩鐃脈技毒而
疾愈於神療向所云覆以如天余不佞與民吏

所公被而開府公之所敎讓不自列者也公不
自列余不敢不爲乃公彰明之也雖然　上亦
爲能終以公私吾浙公內而贊勿秉鈞以綱四
方天下皆吾浙也鍾鼓旣設饗以一朝　上遲
公內旦暮哉行且爲我開府公　新命賀

郡伯戴浛日公入覲序

戴公之爲吾明業三年滿先是　廷推公浙上
臬差次行及之會追計又以計行郡父老子弟
曁諸屬邑吏不敢望公郡惟恐爲它臬得失其

孔邇請得余言而識之我公之長繫人縷縷道
禪庸詎余一人言所能殫雖然余竊有繫於衷
者自　上屬靜久繫公車所具條十九不得可
所在意列紐弛日以浸尋陵夷焉所得睹於
日月之際猶爾海內外要荒萬里而遙所不便
文堅緩幾何猶得以故繩繩耶去歲還海上則
吾里之奉功令謹期會無敢少滑嶽如其昔則
余益大喜過望求其說　聲下事稍鉅則以
閶閶而沓如甲可乙否莫爲之適則不得行行

亦格賢者聆聆而銷耎其精智盡能索莫之爲
挽不賢者姑托而骫骳焉便就其私以苟幸無
罪而不復計其爲天下之公患此有識之所以
大爲患也郡國統成於幕府郡而上爲監司爲
兩臺呼吸之通猶心膂之於臂指也誠不無稍
牾而要於至當無以易之稍一抓搔彌縫焉而
下之令如流水郡棊重矣非郡之重所當重郡
足以救今日之偏者爲能重之也如我公非其
人乎公伉爽大貞果敏便事有咄嗟之辦而其

用速能審用察能沉用緩能容用仁能決則公
之才自有之其杜方隙而照玆來則無若海上
之千陬爲最鉅雖禦若颶飈險於山川而公之
深識遠慮當機得度爲足攙其吭而奪之魄非
有所藉耳目也人亦無敢以耳目進自其意而
得之貌而得之參比而得之蔀屋之下奥窔之
幽無所不調洞而明有所不盡摘前而數十年
不決之事逮公而結之而人不必知後而數百
年且然之憂自公弭之而人尤不必知諸屬邑

之承事欣如也其於三尺斷如也奔走之吏小
善錄小失詆快然樂爲公用而衷肅如也神流
精洽目駭耳回何曄赤之不自愉而中豪之得
輕肆志乎嘻亦大治矣余不佞不能數事而稱
公公所以治明大較可睹矣公贊玆以往　天
子方坐明堂大計群吏公循令甲而奏之所登
貢賦幾平亭請室纍囚幾風厲學官幾所葺樓
櫓廨舍陂塍梁瀦幾所郵筑慱幾鹵醎窮究幾
皆公所得述而郡國之借有述者也俯而附格

之中溢而輸格之表　當宁程六條採聲實令
所司舉故章寔賚殊尤白黑形盬有不於我公
首及者乎即不然而　五雲穆遠猶前是之岑
岑不克瞻將無謂寓内之郡國皆得如我公即
猶前是之岑岑不克瞻無不治耶即不綠督責
自效區區何可盡望於天下且中外誠有分所
自承流得無壅閼有不從中出者乎即黃次公
張子高諸人有不主宣上德意而得爲良二千
石者乎何　主上之願治偶不察此也嘻公令

且行矣幸及身之無事而解去已誰則議之而
公意不自已也歲報倉斗歲驚擾民邑以請而
并以更之他邑曰吾幾失此以屬委吏委吏又
大爲便寶人子藉衿而入偃室若曰吾無以糊
其口者爲之多益學廩每出周必以躬無敢名
貸而非公事之誠加厲焉誰則憝者堞趾之瘞
藏纍纍日有益爲之大關漏澤之阡一徙堞瘞
而彊畫井井矣而其又最鉅則無如濬湖隄城
一事城濠廣而內濱湖表裏受浸址積以陷且

坼公甃石爲捍壅湖墻砠礫紉其中湖故郡靈
氣所渟泓也去湖之堙棲城之擣窒瑕滌勝只
指顧閒而貽吾甬百世利如此公真規天條地
其手乎凡此皆近事屬吾耳猶不能一二其詳
時公馬首已北尋會在倥偬惟歲玄黓得月閏
仲獲畢乃公事民式歌以舞行進而綱紀之地
位益尊無播其肘精益專以光海隅辟之貧日
望而得曠此吾甬所以不能忘仍欲得公於吾
浙也詩不云乎是以有衮衣兮無以公歸兮知
必不靳公衮何必靳公浙惟　天子之恩私所
畀之券如左幸甚

鄞江徵韋令公入覲序

江侯之令吾鄞且二年當上計先是侯下車會
屆審編越月竣事第高下若縣衡然民大喜他
讞牘發徵靡弗一一當民益大喜彙諸詩歌帙
之爲平政錄而余不佞亦竊効一言之非於其
端矣頃之諸子衿文請曰惟是吾師之將有述
於　天子也只數月之閒而二三子方怊焉不

能去吾師願得効之詞當驪歌而師固弗許可
謂已得子大夫爲操觚而師意若輾然予大夫
其何辭者余謂諸子衿曩余所以紀侯已舉其
厓矣慎厥終惟其始侯之初非有所緣飾也積
之久而入人寖以深非有加於其初所注也所
得洞然暴於億兆之睹終久只此心爾矣且二
三子之所效於君師第以余之一言已乎無已
請得爲君言今之爲世夫世莫不熙熙來也其
以目攝我何必不謂我不熙熙也方其始以其

始憚之又以其始不習我易之迫其終以其終
習之又未始不以其習且易之吾就而俛失之
入也吾和而俛失之出也就與和似之而非方
家尸之旋巷議之所不能一其口從來矣而獨
我侯之曹然戴又何也請得爲若言侯之爲人
夫世之才辨絜廉不少也獨此誠壹之致黙與
天下孚則罕耳每事盡善聖猶爲難于仕之不
無間詎必皆關諭啓之 口誠至則心光明心
光明則行正直節目之間何必有何必不有粹

白坦洞昭乎與天下共知之則侯眞其人焉頗
其亭曰斯民直道爲吾民存直舍我侯其誰耶
嘗過余而諮曰古用典重輕視其國似此地其
何居視之猶佻佻不堪詆挫庸詎需懦僻解乎
余起而謝曰幸甚誠不無枝愼列敝其治者自
治亂者自亂非有批根之俗侯治之而朝用重
暮用輕以其人異一人耳昨得重今得輕以其
事異侯由由而人惴惴脅息莫之揣以爲神所
得睹侯盡此矣而諸子衿請猶無已請得不以

須而以規可乎諸子衿又謂如吾師安所用規
余曰否必江先生而可以規進也古初之今於
鄞惟荆公爲最著舉今人以方之荆公則訝且
嚬嚬得謂荆公之爲今不足法歟其相天下而
皆之爲禍致有紹聖靖康之紛如則其思易天
下之心迫而爲宵壬所得乘耳侯郎不一舉而
端揆而以 日侍 承明祭法從其爲 宗社
計久安抒鴻略詎得以其爲一邑者爲天下哉
雖所嘗足展手辦而自信不可過也以已用與

其以天下用勢不同也猶有進焉歐陽子晩對
客則孳孳政術不及文詞蓋有槩於夷陵舊牘
之舛訛瞿然於奧窔之幽民有口而不自籲其
可憫比比也其要典大郡糸大政著聲乎允爲
其所獨究心耳往者侯過而諮余用重用輕惟
偣俗是宜胡必不似歐陽子而猶爲此不必然
之説盍於舜猶不忘儆抑所云惟侯而可以規
進也諸子衿則又請惟吾黨之荷師造也師上
計而二三子之不能借爲負師師以殊尤享

明堂而二三子不能走而佐我師飫大庖收餘瀝又爲負我師其柰慚憒何余謂二三子今之褎然而爲兩浙第一人非若之師所錄耶而師具眼人也若之在藻雅有當於若師如有所譽者必有試矣若其專精神工苦澹極其力之所至何必不有如若師者收若曹如今者之爲第一人嗣今而來若之師胡遽靳譚文詞不爲若等言提耳所爲負師不負師惟在力自勉不在今一日負也諸子矜曰善請得似之而與師之馬首俱且以識焉

南海令劉獻之考績序

余家何東去獻之之槃兒五百里而遙而余交獻之則自今南海始於時獻之之年未及壯而其爲南海行且三年報成矣獻之之爲人頎晳而温所當故都會又適其會供酬錯出靡不於獻之取辦而獻之遊之有餘間以故其聲藉甚人莫不好獻之而獻之顧獨好予數過余以質問所疑獻之先所舉士黃生琉又緣獻之贄於余

有問焉媿未有復也項之黃生俯而進曰惟吾師南海之政屆於成也有先生在會得先生而稱之惟余二三子之所効於吾師寧有既乎余謂黃生若之師之爲南海也以循功令採循俗則吾以知若之師久矣若之頌若師將無曰戶口登歟歲計脩歟文教誕歟圜土清歟夫是政政也文墨議論之獲在焉非所以政也自 明興二百四十餘年其嘗爲南海君而人其以南海舉最若而人何必不以向數者稱焉而余獨

未敢以是盡獻之也先是獻之之造余舟而問曰欽之役甲士四萬人將無泰山之於卵與余曰然以卷石而與卵當碎矣將無虞卵不必與泰山當耳獻之則又謂自漢建元闢南粵若摧朽然未及戈船下瀨之發微夜郎而越就平蒼梧鬱林交趾九真日南諸郡皆舉之矣今之欽非其一隅耶而難易乃若爾絡漢之世而又有以棄珠厓請者古與今一丘之貉歟余謂獻之辯矣子之言矣天下大勢始乎勃發卒乎藏郎歲

功未有易此焉者獻之於是憮然不自得已復更端請曰漢高后時有司請禁南粵關市鐵器粵在漢猶不工於冶歟冶未技也何獨不有中國人相師謂粵故不產此今之以冶物灌輸四方乃更饒於他產又何耶余謂獻之佗以前或已有而覆未發凡圖志稱某地產某物某地產其物試求之則絕無非志之言僞也當自其有而之無也然則何必其不無而忽有今夫天有時也人有事也其自爲消盈亦何所而不爲變

哉自 肅皇帝罷諸鎮守中人且八十年今又有榷使歲上供以巨萬萬則一變矣今三載報最則 召拜臺省今需次且五六年以入郎又需次一變矣 上在宥五六年有羅旁師嗣此勦四崗叛徒偏師任耳今又大用兵一變矣繡斧之使接軫無虛日所司惴恐罔敢爲情今聆聆行驄而發中之詔日以沓又一變矣夫政因之者也世之遁而趨非吾所能繫洎士出其身以爲天下曰經特曰濟世詎必守文相仗夫惟不囿於恒者乃爲能執其恒者也余甫入粵未得粵要領獻之過而譚曰以靡旃要今昔之歸討當世之務今吾應接不得暇雖姑爲之云而內自洒然知獻之爲天下士矣今爲黃生之言曰吾師治南海是何等也徵獨黃生言若此以上於司功再上 天子荷 恩綸褒榮其親當亦不出此何者詞無溢於職之外也所不足以盡獻之如余今所以窺獻之則有異日在姑與黃生言如此

郡伯戴公奏最序

歲庚戌余以粵之捧事過里門則公蒞吾明之明年公忻然而與余相勞苦也已徵郡治重輕何等楚粵風氣何等瀕海禦圉何等今昔更置何等與公語日且靡旃而知公所以討安四封非直絜法守文稱塞期會而止矣頃之行三年當考績會按部使局報 命又以公最臚上之公同案監理諸公暨所屬邑令江君某等偕爲賀而屬余某爲之序夫余卽名知公亦胡足以

盡公哉雖然余一再爲郡郡之以功令赴也有不日乎燕無害者乎有不日奉詔書斷斷節目者乎有不日政刑清者乎彼有之以爲名此循之而爲實去相徙也中智勉之而不必足才士俯之而恒有餘其去又相徙也任正直以無爲答情形於方朕扼嗌積牙絶根塗却斤芒運肱掌之間幪覆寄綿邈之表利將十世計不崇朝其視循日引月取譽安身以無虞於胥譴奚啻百千而無筭故余附知公未敢以公之最爲公

賀而所爲運之股掌寄之綿藐寶惟公今日之治明有之而竊以是爲余甬上賀云嘗公之甫下車褒博儒緩色溫而氣專人謂公之思遠矣少焉而冗役汰冗費裁少焉而簿領之私主斷者餙而庭肅以清矣少焉而官材辨豪右抑而遐萌单戸生活矣少焉而繕樓櫓儲屯積詔新標簡賑羨申要束而風厲招携之塗廣人謂公所條舉而回移止此矣無以踰之矣而余則謂公之功有甚巨者未必踰於衆何者視病自其

毫毛則和扁中兄不能與扁較功也今夫明固冠帶之國然瀉鹵區耳其民佻佻而罕慓鋭椎埋之雄其俗皆窳而無根格比周之固其地偏海而無通都綰轂以爲之利其志亦近狃而無鞭鶩險挺以爲之瘕其故不難治也一變而海之鑰起南北狎而浮若沼沚遍灌輸利之孔目以開歲榷且巨萬而痡孽藪於其中矣其小爲攻剽其叵可測爲通倭巳自不能竄其端蚤計之士至用特請請得謝遠航以無貽旦夕憂其

緣而恫愒又有非偵邏而托之爲偵邏者有爲偵邏而又目指非關出之爲關出者魚亂獸駴幾以溝滿爲洶洶諸爲海人慮且謂　嘗宁從言者請不可知矣公曰海之通非今也通會有塞通爲利也利之巨何必不得害向吾不敢以榷屬簿領諸員庶幾以治中別駕彈治之爾雖然要未易言之矣環數千里習海之夫而仰機利於操舟業長子孫忽而謝今無款關其得以善徙業否且夫爲外國也其奚得不爲内憂海

包絡岐路之中又岐路卽汗漫所不游而吾神得以攝之所患吾之神適不用耳於是亟爲條條幕府逮捕諸市禁物通倭者盜庋劉買人而自詭爲市舶物者與盜格刎首虜而又詭所獲舶爲番舶者俱按主名麗法磔戌鬼薪而下各有差諸假緇羽慈航爲之地者以符鈎稽之邏者核詐譏第於津門毋從洸瀁恣所問從他徑負而趨藏舟於壑者收相坐於是闌越羣不逞重足立卽父兄不能爲其子弟匿而舶自倭歸

者且抵關猶以張惶敗籍入官海事從此安瀾而人不知伊誰之爲功必如嘉靖辛壬之際仰屋宵旰至竭天下之財力且十年始就平其爲所夷傪殘滅不可復矣幸也剪此朝食而公又不尸其功余故曰此可爲吾甬上賀也患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賤公而有意尸之也方且躊躇而毀譽已移之卽民吏奚其賴徃見公試諸儒生務準尺幅爲甲乙儁而窶者褎然列暨儒老生更詫嘆爲前是所罕有或謂公將無爲寄

請者不滿願乎公咲謂未之任德卽怨奚其任諸軍吏餙爲織文韎韐甚都而礌磝諸具或轉相貿貰又諸尺伍多浮名率率不能得其要領公爲條上令於汛地分按之或謂公不虞戈船下瀨望深乎公蹙然謂海方多孽所恃此師干赳桓震疊乃以名使耶公任實無他顧多類此其舉必奏刀委地豈偶哉禹之謨曰罔違道以干譽罔咈百姓以從巳之欲夫咈民至無道也何至舉干譽而並言之干則沾沾蘄以庸於天

下非所以庸天下也其當幾必有所不至而其蔽日以違而不自知何所不咈盍於禹猶用此爲戒如泣罪人若迫欲得人之喜者不可以無戒耶子告顓孫師而以安身取譽爲難吾以爲非夫子之言矣士君子業出身以爲天下容顧誹譽哉重而不得反者勢往而不可追者時當而不得委者柄時至勢因忍失交臂不動聲色而銷萌自今毋令後世有追憾以此爲郡顧不重耶序此爲我公賀是公所以最非司功氏之

所責最於我公者也
潘完璞拜　命江西行省叅知序
今天下之爲監司貴視學矣余猶及視學之入
內爲鄉寺而今何寥寥也視學之得入內爲鄉
寺非昔而人之貴視學猶昔潘先生之視粤學
大造粤而其郎拜有　今命爲叅知江西行省
賀先生者曰寖貴顯矣於屏亞旅秩申大夫矣
當　聖主其難之時十請不得一二而所當登
用先生封入輒報可疇謂　九重穆遠有弗明

詧萬里外能伐者乎粤去霅之湄五千里而逢
簡書是畏雲物繁賒所托於駛步歲一再往
返巳僕僕勞苦其中之賒遠巳多矣去而南州
不能以嶺道之半吸呼且通滕席間又孰有愉
快是者乎於是潘先生亦听然謂所慰於私悰
不圖有此者不佞某稽首而拜曰此爲先生賀
先生則云爾聞之吏民有感噎侘傺而噤不敢
發者而某於先生茲行猶不無深念巳夫粤固
東之偏也平定安集貴在敦搏自昔巳不無雕
敝而後稍以陵夷焉自前是者二十餘年而衿
裾之髦且日以獲假上而齮齕之患生閭巷之
左隴畝之間椎而食力者卒未易與士關事望
望而去幾與澤麋之蒙皮遇矣先生之所湔飾
在士而所教誡持平在士與民則民所得托於
先生宜何如也夫有司緣法而治亦鈞罕鐔蒙
之操耳今以衆銜吾刄之割可以試牛馬截盤
匜而不能不虞於柱上之一薄彼蕞蕞而伏者
方有伺焉有位君子苟有志於絜法柰之何而

能一日去其錞之厚也詎其民吏親而弟子之
於師有不必邇者耶非然也教爲刑瀞也正直
平康爲之體無龐區別也民吏形睽而公之合
在弟子情近而義之制在夫惟克厭愛者乃所
以爲能用愛也且夫賢不肖之相去亦遠矣自
其輖居巳不相比而吾亦安能以其類之爲拘
拘且吾之宥所弔宥所不弔吾職也孰德孰怨
昔吾所不任也金躍冶而笵鑄之知爲笵而巳
矣木就繩而模程之知爲模而巳矣物之成器

利用猶不相假也槩吾所不予嘗不勝其所予綠吾所不予以庶幾一人者之回面亡何又庶幾焉一人者之易慮久焉而不能名其若而人者之黙移其俗吾所得藉手以庶幾　明詔風厲學官之意即不見德吾所自將豈小小補者哉嶺表人謂自潘先生來文體一變是歲南宮所錄倍恊洽有半此特所可見者其小者也士名能文章而詭爲沿習猶江河然忽焉不知其所底是關氣運繫人心賴先生厚爲之坊而賢

者日加親日以茲襃敦讓雍閑之節綴斐亹而奏之爲鄉論秀爲　國作楨吾所爲大造粤者是可見是不可見又孰之爲吾所予孰之爲吾所不予皆先生任實之效也先生行矣知爲叅知無以異於爲視學有如掄品者異先生而自前是秩宗之府蚤以長安一片席相向第爲大官靡良醞十斛其有功於多士能爾乎於是諸大夫相視大噱會不佞時進方有捧之役潘先生則爲余誦裳華之一章進酬先生以思齊之五章司賦史先生歌不懈巡海劉先生歌玉瓚各引滿而令余受簡記如此

江侯平政錄序

昔者仲尼自謂朞月可也江侯之令吾鄞期年其犂然者舉而㸚然曹好惡者又靡不帖然服交口而頌曰侯政成侯政成而侯獨逡巡遜弗可也曰主臣夫行百里而九十爲半也計余之行且得幾日斤斤而爲之整齊爲之要束爲之平亭其燥濕毋敢高高毋敢下下或不無高高

下下吾以爲調於情而人謂我靳滿額也謂可幸無罪於彼而不知猶不釋於彼計吾所不知有甚於我所知討古所爲正直爲平康其說又何操焉其爲吾遠譴何未知所出討而謂一切塞事已足多余竊怦怦何敢任噫侯用心亦大宛摯矣夫上不任德自視恒欿然所以爲德也下何遽不見德有口有心猶古之遺雖有愔淫罔即怨誹所以爲治也當侯之初下車亦由由無所不近爾而望之翕嚅不能闗其口莫知其

所以然也已則稍見其操特獄獄不可回矣越
月而舉次其條如端士趨如簡圜圍如察宵究
如蠲爰贖如謝奇請如均耗息如規堰瀦如郵
宛隱皆前事所不忘時其提衡蹂厥理焉而尤
當於竅會則莫如畐版一事民初謂是十年繇
也鰓鰓而憂已爲倒置之民莫能必此一壓矣
侯戒排里預入議逮其事貌閱之時復多可或
無所不可時復多所不可又取其不可加懲焉
罕不洞其情態民舌咋不得下次差行之如流

水矣故事編與審不竝舉猶苦期會妨力作侯
曰戶口藉田一事也遞藉遞口越月事竣若未
嘗有審也者又取餘力爲由帖吅受一札畀時
黠猾者之詭故競辯預自令杜初亦不無慮始
悟也侯莞而頷之辟浴嬰兒雖啼弗聽已則爽
然悟受成事謂侯實爲我不煩憚而我自憚耶
凡侯所舉事信於心徵諸民務爲民計久長不
以爲名也坦然長者之心撤其藩而見其裏務
與天下喻不以爲親也瑣關米鹽鉅操鈞罕靡

匪抱職戴星以之要不爲吾伐也無算嚣之享
以入庭旅不以爲吾潔也蓋衆庶所得訟言侯
者如此海人竊出通三韓禁方厲黥者借之報
睚眦搜奇蘊慮無不脇息大獄起侯一訊立解
而耽耽者之蒐褫閒左以寧則侯之爲蔽無底
而衆不必知矣一歲而馮夷之爲浸凡三民不
告罷牛車擔負肩摩受事脫非循循能用其民
者有此耶一歲而視學之使更所令凡三侏儒
咽路刺刺不得休又適與編會里胥鱗次秤量

旁午一切嘉肺聽無坻墆不謂尕之遊驍然者
乎凡此皆所爲不逾期而通衆志者詎惟民式
歌以稱今亦大愉快矣而侯獨悒損不自居又
何也古之巨人已登大位猶以不一親民爲巴
憾今之從仕方此驅車曹聚而譚則無不難此
百里也者其虞於諭訛甚於其嘗勞瑣也與侯
所爲難異也夫難所以爲易也則侯所爲難也
飛鳥飆以跱衡出豕驚而敗御何必康途不憂
九折古之樂親民非易之也謂得人脉人劑自

吾手也必於一一均所願而循以無所入之心
居之曰吾愳飯牛牛不肥其庸有濟吾惕所難
人得所平詩人所以歌不懈也亦有和羹既戒
既平侯盡之矣其奚以爲侯益平仲云行者常
至爲者常成常爲常不罷故莫之及尊烹千里
鹽鼓初下吾且持此頌侯三年哉

贈何少府攝篆臺奬序

從　明興而右文興治其張天下爲之籠不一
途限也至　肅皇而式靈函夏翼異附股驅士唯

明天子之所覽察咸得犂疏蹻而耀光明彼
其塗無之而弗闢也士生於時亦不盡以塗自
命其幸而偶天下之用即片長一曲竝躋顯融
與恢瓌特達無異未見吏道雜多端坐令職費
耗也今去之數十年而制科觭重矣次之猶莫
如諸侯之壹適以其需自澤宮故恒附於甲乙
之科之亞從春官一試　帝廷成均造之差次
拜爵稱令長又或佐郡爲司戸爲司刑與制科
之釋褐無軒輊猶然今甲無改爲何公之從壹
適起而獨得貳於吾邑何耶或曰子獨不講於
高才提足之云爾何公才甚高資甚茂而其蹩
躠長安道意嘗自下固知其足不必提其得爲
少府且得吾邑其爲衙人者之公猶不盡悉悉
焉矣又自公之蒞吾邑而差數覯之其前公而
爲丞爲簿爲尉其得以善遷者幾人其後公而
爲簿爲尉其得以善遷者幾人其嘗無事事斯
已矣其有一當膏潤而不來垢訛速官謗者又
幾人俗之批根盎之憎主所在皆然制嚴爲甚

何公之一視篆吾邑再視吾奉再権吾江關皆
察人者之所屬耳目乃不以之獲讟以之掌譽
按部使之所交褒諸畔士之所信嚮綣而未已
又何耶公足之提與否不自竭於拜命之時而
其操之慎以勤徐以効於蒞官之日世之所爲
公論不恒著不恒不著公於是且得善遷稍稍
還我公一編起故吾焉塗何嘗不灰且傾而公
轔轔驅之若夷若衍久終無瘖彼躁且競誠先
一日之驅公寧與之較尺寸短長哉吾閒瞷公

溫恭君子也挈之左亦少左挈之右亦少右至於毫忽不可移而公不移自若矣人又曰公執兢君子也得其悶悶遺其斷斷鮮不以公之忠厚掩公正直乃公意正爲今所居宜爾今一日而更時易慮且得爾乎寧不復爾乎惜也倫品之地始所以樹置公有不爲公今日地者今甲推擇有司當臺省曹郎選例必舉壹適一二人居之迄於今猶存此一縷不絕也項之

上俞選取請信州之興安令與焉所司以今自

丞起第優馭當郡國選吾閱啓事慊焉謂不爲乃公今日地者此耳悲夫士供天下用而已矣宇題榱桷其竝資於匠石奚擇參苓薑桂其竝儲於藥籠奚擇豈必以例爲之程哉仲尼之門攻以四科如由如求半仕於列國之大夫今天下一君孰之非　天子之命吏必如今者所云令周天子而欲登崇天下之髦士其必如曾如閔然後可即由求不無餘議無乃爲監乎蟲莫智於龍惟其不生得均矣必於博山之橫木乃得排空騰雨焉嚌謂造物之拘拘若此秖名爲誕吾不信也或曰士務自盡已耳苟存心於天下即沾一命於物必有濟吾何敢不謂然顧上以資束天下自非傑然邁異則士亦若爲資束亦其勢使然九品十二科以抑天下之競或亦季世之所不得不然非耶以余所睹記吾邑之爲江擢令含山簿孫稍遷連江再爲上思剌史皆嶺以東產而起家拔貢者也公家庾嶺其氣韻於二君甚似其悃款所効吾未敢以今日定矣

郡理公魏獻五滿考序

魏公之爲理於吾明行三年當報政諸子衿造余而請曰惟吾師之有造於二三子也何能一日去絃今計之師行拜召居在日月之際不必長吾有矣微獨二三子不能長以師爲二三子私師亦安能以私徇令吾二三子得以師長吾有師之被於天下與被於吾二三子微巨近遠必有分矣向惟師言之提我猶屬耳若爲邇所

自寢尋回面易心若寒燠之無窮若為久夫遠與久皆非吾所能以也唯子大夫為我師臚載之孰之不永懷所自為久不當爾耶余曰然自古定制內為外君故內職要以重外職詳以輕外之詳無過於郡若邑郡邑之詳無過於守若令大之學校農桑錢穀訟獄河渠賊曹及一切舉廢興墮郵灾定傾自織自委無之非守若令所足履而手辦者其於考要處無不書之矣郡之理亦且得而書之乎理專於聽五詞平嘉肺

而所承以操割則二臺與監司十九焉又其巨為辦官才車轔轔周環一道無停軌耳而目之曰某亡害某不亡害皆臺使之所倚寄以受厥成者也理當列績且得而自列之否乎凡理之重在於厲風猷疏沉抑定平反雖名在郡國而職之以其要則如其內者也功令程人於職之中而才賢時溢於令之表且不曰居然不可陵以其品乎品非功令之所載而持令者之所亟先必於此計我公之所奏於當宁條件節目而

已耶以其官則必有條件有節目如郡如邑而後可免於議以其人亦必以其條件以其節目以附於格如郡如邑而後可署為稱公非此官并非此人　國家砥世翹風之意時有所寄而必不以恒品馭公等可知矣尹師魯歐陽永叔此二君子嘗為理於洛矣時有山水之娛守錢公每徵歌移饌以就之其去簿書期會之徵不邈耶胡為有此蓋所以優風沂之曠遠茂自令之聲寔而為異日者之大受地也吾向者蓋瞯

公其為人直而寬肅而無訾簡而有禮垣乎其誠自有也空空乎不為巧故纖趨也確乎其不渝移也似不察人而下下高高不可以媸妍欺也脩乎其尺尺寸寸無曠也亦嘗一攝邑矣職舉其巨已爾抉取其懲已爾牘牒供所禀奉已爾賦乘責使幾額已爾不無虞芮之質而塗自解不無左右之袒而口莫闘其庭簡以清而城且東矢之不足於庾也其野戢以安而妖狐饞狳莫之敢窺於穴也審陂潴之於穡人急而以

佚道使也雖觸雪而射程之不自暇矣驕梗樺之爲材美而工師之有俟於求也卽驅車之後會不能以少選而薪櫕之不少逾期矣凡此豈公所書而爲績者耶公之自慶其慮非爲職驅亦公之所自成其爲公者也民寔有口士各有心三年而恊焉如赤子之不可離於母下所繫於公以其誼上所矚於公以其品亦世所以自成其爲世者也謂諸子衿而於公貢諛可乎哉伐薪汲泉皆名士必邢先生和璞乃能使其人心大願非苟爲附而已也吾於魏先生亦云

送秦涵一兵使之任四川叅政序

秦公之餙兵吾海上也行可二年則吾黨前以士民意曁諸軍吏材官之所願合爲請請於臺願得畀公叅知秩仍吾海上治兵事矣臺亦不逾時上其事會 上久攝靜牘滿公車多所不得可頊之公報政 上乃拜公中大夫四川行省叅知諸父老曁諸騎射士私相與語 上知公胡不以公畀吾海上如所請爲公薄海上耶爲吾海上可有無公耶通倭者之闌出舉國如狂至謂倭竊我冠服行內地洶洶幾爲變從按捕無逋誅而今汎閒然靡見告微公疇扼其嗌而塞之途也倭眈眈不能恐呴於其所迫需艅艎艨衝錯檣於鯨鯢之鬣而終不能底吾斥緺呰作甘呟膢無躪孰之奪其魄而使吾畊得梳安也歲比祲民艱半菽斗升之貸以沽涸鮒幾何然未聞有以赤白丸探於萑苻者謂不有所要束之得爾耶俗所繇抏敝久矣大姦扎根中豪借資五辭之聽幾爲滿讕移而厭其無憑蒻暴寡之爲厲者恃有公電雷之嗑在耳今猶不無岌岌焉其所備逓以往而所可脅息佴以至吾其能一日去公耶夫 明主豈必不東顧而西是厲所需於吾畊之供億豈必東輕而西是重而俾得藉公乃在彼不在此何也余曰否否爲人臣惟所指使夫 明主豈必遐萌之所私是慰而拘拘乎其東與西哉雖然蜀亦觭重矣國四塞易阻兵漢而下自擅不討不能一二

其詳矣今　天子神聖聲教四馳海內外頫首尺一安所得覬倔強於夜郎而柰之何其騷之自我也孰濁之而又孰靜之以徐清且得不煩長畫而取大於老成乎或曰公節鎮爲犍爲之嘉州是不去越巂且二千里耶曰否否天下一家爾以公而慮其爲蜀也奚以異乎浙若一道一身爾當痛之患而其在拇也奚以異乎腓是故微挽賃而我不得以楚越辭則盈縮宜調也聞桴鼓而我不得以鋒鏑辭則堅瑕宜講也懲

賢謀於千慮效一得以專愚東榆晩收今當天贊則羣策之畢舉其時也以所流聞參之封事今之蜀事世已公見其得算多少顧獨是其郡縣一策將不無遺議歟攷之前志　高皇帝初年業嘗郡縣其地矣居無何又罷設設六衛統以都護旋設旋已豈其可爲不爲而始更置之若此歟又有昔所不宜乃今獨宜度務權時合變無窮如播疆初闢輒使司牧無庸是古而非今者正惟吾之力自視耳方我之犂播業舉其

疆吾力不餘已如弩末不穿魯縞矣幾何時而有建之役吹劍者之一吷吹之易瞷之亦似易其事去播十百徙也羣不遑之爲道路梗合番漢若而人所自提衡一亭障之畫與十旅之裨已爾而須問力乎惟昔不憂力而可已不已乃今憂力而欲已不得已蜀之人聚族而謀唯此寧居苟無事事是當而猶欲更置之示漢威德謂吾力能制其命信歟夫其桀服我也其在都護與在有司奚擇如其不爾而拊循之令將不

爲揶揄詘乎凡此皆天下大計或謂非我公事而公不自謂非公事也吾竊以是爲蜀賀得公焉就公而借箸公得不以吾浙治治之乎方黠奴之以錯餌中吾駃也其不憚爲危難驅日有虔劉而不可止雖有識不能不惕於所不可知至欲以閉關杜而公弗爲動也弟就所鹵用重典覆沒之公不自爲功不見德而忞忞於所不知卒以底寧吾則謂功無加等此也當蜀之始事亦有以此說進者乎攖害莫若輕捄患莫若

寧蠢動者之竊出而爲吾塗梗亦細耳弭之以方畧可也務迫之無乃非所以寧之本不足而姑示之不足可也有餘不足非吾所得餙也其地故吾張官地其郊壘在其尺伍在仍其舊而整齊之其糗約而虛冐亦約矣大將軍挾軍輿爲重無所挾而羽書不得擾矣計之便無出此知公治蜀必不出此故曰可爲蜀得公賀也方拜　命而公之屬有謁於余不佞者曰向吾曹以職事進而公訢如焉則人人自爲得公也少不揆諸衷而斷斷如焉又人人惟恐失公也公凝嚴與雨露霜霰並其務持大體無聲色而雍閒自得度實吾曹所倚畀以少逭譴何子大夫諄諄爲蜀賀獨不爲桑梓念乎余曰否否公至蜀勞來還定　天子嘉公功擢以非次安知不以中丞節予公而俾之袞衣吾浙上哉於是莫不所然喜曰幸甚第暫舍公而吾可無怏怏也

監郡李公奏績序

李公者今詩家所稱李實夫先生其人也少爲湘東名士上公車時甫弱冠混一第擯之爾顧獨棲上棲得詘客謂實夫詩不必當羅目哉公笑謂客羅目何必不當詩哉且不云不可求也奚其舍而從吾好之爲優行惟吾所整踶焉途雖迂馳不失則莫有能窮所止何必華山之騄耳乃千里爲於是就選人得明別駕明固大郡冠帶齒於上國公所奉職爲水曹故事瀦堰陂梁境以內雜治之不爲侵乃公事又督海上諸倉庾不必以時往第一戒委吏辦出內已爾以故公職爲簡而公出之敏爽有餘閒當事又以他曹務屬公兼攝之所治牘更以劇諸以嘉肺俟溢於庭要未有以奪公吟也客又戲謂公詩得無難吏歟盥漱而讀法憹如焉百拜而傴僂跂如焉其去丘壑何遠也耳聽目眂手記口酬不能並不能不並亦大勞矣曹比而掜吾左右莫能詰其情態棼如焉其去吾之間遠仰屋梁而著書又何踈也詩郎不難吏事吏事將無難實夫歟公又敬謝客夫謂吏難不必以詩也謂

吏易不必以不詩易也且何敢以吾曹爲簡閱
希大雅以洸洋自恣哉於是隃自度越亡敢寧
居視諸海吏必以射射必以時又爲條條上曰
是餙也瀕海安危繫之非直車軨之糒脯也
祖制之必不許裏蝕以當餙豈其不知陽侯之
狎此一葦爲畔所難憚始以徇之并以徇戍者
願不爲樂歲之狼戾哉所爲久長計不能以旦
莫假耳當事交是公議多所取重邑治缺則署
邑海防缺則署海防關榷苦闌出甚則爲遠人

泄事則司榷公應之若承蜩然不必以一長表
也明之察可以照蔀豐而晦用之有不盡晦好
關其口者以目攝去巳爾力之强可以負鼎挙
而宛用之所不敢侮不獨矜寡也才之敏可以
理糾紛定傾危而亡務以驟央之所不敢爲天
下先若有侯也所攝無賊曹例得受牒入東矢
一切屏去介之嚴可以盟齒獨而未嘗斷斷自
命也蓋公蒞吾明行三年按部使且以其績上
當宁一時共事諸大夫既率諸屬邑偕爲賀諸

父老又噂沓至請得爲海防郎貞而公過余獨
君歆然不意得余叩之則爲毋夫人年高里居
又爲例格不獲以　通綸佐滕廌歡以故不無
少望余謂公仕將毋不遑亦恒耳且所願何必
不有侯者視鍜錫察青黃胡遽不疑利鈍授車
就駕而觀末塗吾自永矢猶未敢以九十爲半
也士不得志於今則欲前而證之古以俟諸其
來實夫之工爲雅爲攄其自有也五都之所市
非必藏名山川爲不朽地矣直行道而衒受餐

其於今何所不得志世其指目文士以其遠鶩
而近遺於窺郄多闊遠又自軒軒謂人出巳下
固當天下所共遵而不敢以尺寸踰者謂惟吾
腹笥在可以無繩約憂天下所必無而不可信
者則見以爲必有而急欲効之事而瑣尾之民
一屨手蔌望若救焚乃獨鄙爲擬擬不足關懷
夫夫之爲文即藻心多亦奚爲其似之而非者
耶士不可以一途限槩以皮相文士則惧矣實
夫之温恭勤卹又何如者世且貽天下於實夫

又何所而不可置諸周行誦言穆如其最稱矣疏幽洗滯抉劇定嚚抑亦其次一日不可以驕吾千秋就吾所得爲爲之卽一日何必減千秋哉於是公所然謂余子大夫善慰岑岑哉幸然共子大夫酬百韻爲文士解嘲其於余則何有余所藉爲李公賀止此矣所願爲太夫人俟者亦姑俟之

蔡虛臺兵使尊視學全浙序

今上丙辰温陵蔡公奉　璽書視吾海上師逾

年再拜　命益秩視全浙校事張將軍觀甫侘然造余而請曰　主上業以公予軍吏奈之何又奪而予諸子衿且今汛時也外托貢市爲之名而內包其鑿齒窫窳之心飈忽去來鷹翔兎脫所恃獨我公在軍吏得奉之申要束扼吭背寬慴氣褫蠢蠢戢無動庸詎不前覘之而得爾耶　主上誠右文藉公爲重所不東南顧而今堂奥長吏如得無以此扃鑰嚴耶卽擬重公不煩吏事先聞　廷推召拜銀臺軍吏雖怏怏不敢固以公爲私衙文誠清華猶未卽還　朝謁其不少選焉一慰軍吏余謂觀甫君自綣然不能輕去我公誠有之乃疆圉之固定計於鮮　廟堂業知公備可無虞於今日矣公聞人也理脉神姿獨宗聖緒海以內慝無不願以公爲師者矣前十五年以公董浙校牘婁上不得　報可浙人士顒顒仰仰以至今所宜獨予慰彼都人士償宿心則莫先之浙矣俟其大造浙士脩學行有坊有守一返醕風而後還公以內如所爲銀

臺納言者天下亦公見馭公之當晉公之以功而不以今日之不卽內爲晩矣　命既下士相慶問相戒豪華少年次且于所爲大袖扁巾朱履縹紳一切浮薄禁不爲方信異時減騶撤妓之事今天下皆憂不可知之倭虜竊竊然相與以爲謀而曾不顧日以趨之風俗卽有憂之又君謂此江河之下非一簣之所能障其務必反又且駭怪以爲闊遠事情岨峿不逹亦可爲不循其本者矣夫古與今一丘之貉耳風氣還翻

有數百年而一變者其大畧也不必盡爾也草偃風行易心回面曾不崇朝一更其故又胡若是之速操之自我不假人以器有爲之用者在也惟俗易嚮豈不以上之故哉審安危所以倚察嚮背所由生默奪潛移何施不可語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今天下誠不忘戰然按之名與寔之間又似忘似不忘天下已安好戰必亂今之於戰亦何好而其誶詬囂凌騷然不欲自靖之意唯恐天下之不有事則心之戰也即士類

農民皆是也按之誅其狀而不必有其事狃之聽其偷而日以蓄於毒五細在市六逆比肩蚤見君子窒隙蹈瑕亦惟今日圖之猶易易爲道不相沿俗以政革所從來矣瞿然顧化琢圓返觚奇衺卓詭不設於射樽節退讓時兢於志存不盡洩之元和儲大有用之真才此之爲劾寧直崇學興文歷歷不與掃窟犂庭較短而論長已哉雖然必其人而後可以語此也事不有信於天下之素以大服天下之心而欲解羣人之

皇惑撓衆世之波流此徒爲豎儒嘲譏柄耳我公何如人哉癸壬之際公居儀曹守　朝常砥砫不可少戢如議　朝班議楚事議名封詞危義斷今讀之猶凜凜舌齰不得下豈不毅然丈夫不移　不屈其人哉甬窮海耳孝於公得一借箸癰閒擅羽士氣十倍其小小者以辦天下何之不可而觀甬獨願長以我公爲海上有其何可得於是將軍舍然色喜謂　朝廷能用公使之被於天下不必爲一隅有如此爲歌彤弓

又再拜而歌泮水且曰自今而往藉公之靈執俘獻馘猶及公之在泮可大雖去公猶不去公也一甬上得公寧愈於十一郡皆得公執桴鼓先驅之臣何郡不有其願得長有公奉櫜鞬何獨可大一人請得序此者爲之賀且以識憲萬邦之爲盛焉

張將軍觀甬晉秩副總戎序

自晉東渡來風雅之業滙江以東矣　明皇帝以一旅起平定天下東蕩西征還駐秣陵都焉

一時靈氣虎變雲蒸川洄嶽護迨今而鎬京豐
芑之貽在焉才賢輩生度亦無逾於今江左矣
說者又謂沿流之末槩所爲才華採之多寔收
之少將上所縣而購與下所挾而來第以其實
爲之名兩相蒙而可耶當平世而居恬席寵士
匿世世亦匿士且可幸無患矣方多故而艱大
罔挍世詘士士亦詘世士乃囁嚅自完於是時
而有百人見千人亦見者是將屬之其華者乎
抑其實者乎吾玆於張將軍觀甫有感矣觀甫

家秣陵自其上世從　高帝積戰庸世爲羽林
緹帥金紫所固有矣觀甫又自以武科高第起
家纍資勞至今官吾矙觀甫裘帶緩輕溫文蘊
藉則江左之高標也當機應率合變權奇則瀚
海之干城也拊循吏士分少絕甘則招携之弘
畧也自拔行間且二十年而猶未懸立虎篆柳
之章將用之者猶未罄其抱耶頃之幕府察觀
甫習海事甚具請得益秩仍治海上軍於是拜
　新命如所請余賀觀甫幸借將軍且久吏士

習師師習吏士卽狡奴何必不習威名遠震觀
甫㗛曰習則一朝集轅纛下習之矣胡久爲余
壯其言爲誦觀甫功屬閩閩師效首虜上功司
馬門其爲閩驅除令窮所往可不謂我犄角力
耶碎之逐鹿然迫使入坎獲者食肉飲血無讓
矣將無以杯酒酹地爲驅者祝耶觀甫謝曰主
臣以壯侯之烈而不爲破羌強弩兩將軍地終
被徵文浩星賜之說可師也且某何敢居也余
於是悚然更韙其言安得是長者而稱之閒與

觀甫策兵事今天下所公患惟倭與虜其難易
軒輊有異乎觀甫又蹴然謝曰幸被職一當倭
敢以難委槩古戰場陵麓居多又或夾水而軍
或遡水而軍水之戰不過十一水則無頓舍無
行陣無莽伏矧其水之爲海也宿於舟司命於
風颶之利不利與倭共逐之於漭漾無際之一
碧而云吾且犂其窟無此也逆之於蹢豕饑鳶
歷亂之無定而今得檥岸陸梁其爲吾內地蹂
不可言矣故戰莫難於海而禦之猶不可使脫

於海間者其爲條上多見採擇首巨艦高檣數
十艘業且征材無煩以市租請矣次核尺籍選
徒驍士飽而戲超距軍氣勃勃揚矣次躍連弩
發礮電閃虹奔慮無不燎毛燼矣以徼天奉
且得一紓　明主東顧憂乎余聞而爽然先亦
不謂觀甫之明而熟於計如此始余交觀甫自
風雅壇中世多言詩采虛聲其佻佻正與韎韐
左不自觀甫今日一雪此言哉觀甫所駐旄爲
翁洲其子衿造余而謁曰張公之撫吾海上旪

甚惠其津津篇什甚豪其引弓落鵰甚神其爲
吾黨譚制義闡聖眞甚解余於是更爽然自嘆
余之不足以盡觀甫如此請得爲諸子衿識之
明天下有才如張公而不可以一長盡不必皆
世所知也

賀大將軍張觀甫拜　命南執金吾序

明典制五兵宿重京師隸以大府於內綦重矣
諸輕車奉車護軍統軍韎韐熊羆之士靡弗領
而獨錦衣以親軍不爲大府下衛所轄鎭撫又
得治　詔獄其威爽又時出大府上其帥或承
恩寵兼孤少所饒緹騎仰度支幾萬人他曹事
多所參決益自　肅皇有所獨貴幸而其任且
兼將相矣噫綦盛矣乎此　天子所在之錦衣
而間一睹之者也都燕而後舊京之六曹九列
百執事無改而其操事日以簡畫而岑岑無所
庸刺姦比於司隸也夕而窈窈深宮蔽座遠在
五雲又安所需宿衛稱光祿勳也是故其秩恒
無減而其操不必割天下方有事馬蹄闖而獨

今之坐旃請奉優遊緩帶抑何所見於天下而
謂志士願之又胡然而以此畀我觀甫也觀甫
家金陵自其弱冠登武第纍資勞至今官郎在
吾甬上通　題留晉秩又五年於茲師貞士鋭
下附上安師干之試按籍而時稽之不患有餘
而無其人矣礌礮充飛虹流電駭掕弓飲羽激
矢邀雲犂以艨衝檣如層巘不患有人而無其
器矣目怡耳狎意豫神通教之各因所長用之
各隨所習離方合變忽閃去來不患有器而無

其用矣未也偵邏害而孽杜於向導之一實矣
衡量平而士騰於市租之夙飽矣馭置當而軍
吏奮於功能之畢録矣猶未也廢必舉戒必除
災必卹患必深憂必遠滃山雖海外於越門戶
也自有城來日以殨唐狎於瓶豎而無爲議其
事者非直財詘亦由膽薄也從觀甫始經之餙
故而拓新功倍而事半爲滃人百世利而曾未
之以沾沾也吾以徵觀甫之得度知計其一焉
亟用之專征伐鉞胡必不爲壯猷之方权而獨

予之崇貌養優生豪人之髀肉豈不惜哉客或
謂觀甫雖冠鶡冠而於今古靡弗討登高作賦
名在騷墨當家而馭人者故優之以無所事事
之崇秩以其品重可也以品而掩其才可乎余
蓋有觸於其微焉蓋自向歲與余談則以尊先
生窀穸之事未卜爲怦怦每曰幸得被　簡書
羈覊躬於此日宜在草土猶在行間又安所得
比數於人子跂跂量移辦吾事又不審所蒙疆
埸緩急何等家世舊京從昔睹此中不乏散曹

誠得一假以其間趣襄吾事可勝上願向余知
觀甫所深念獨此矣諜至果得舊京執金抑馭
人者能得觀甫於其微用此慰之非耶一時同
志咸爲觀甫慰而余則以時孔棘爲觀甫慨者
今天下亦大有事矣上黨漁陽夷虜交馳則東
西急閩越潾瀁逋藪鯢窟内宄多徒外倭豕突
自我而東以南所在多竊出繫天下四陲多亂
而少寧以當事之需才能聽觀甫假隙日以少
選耶從觀甫所竭于襄大事也以策國者之視

視之第私事也吾以偵舍人之治裝行有日矣
雖然只南執金何必不足見哉事以簡弛寢失
其故惟吾所刷何必不有砥吾讀前史馬防矜
嚴崔琰威重陰識正諫朱浮亢疏此數君子皆
以執金自見者也以觀甫之多文厚自抱豈獨
乘權健武之爲快而已哉

郡理公宋爾東先生奏續序

今天下所得關其忠獨臺諫侍從一封章耳非
臺諫侍從之封章能盡得於　主上之報可而

所掌班瑕或以微文或以顯謫或以波及其人咸自惡焉而不復可托於位是故其操日以割而其靈命時有攝於所不可知此其職於內爲綦重而居之者又時有所不滿志以其言不必盡行而所效於天下之寔未有當也徒爲人重而不必爲已重也槩今天下之大勢則然矣都圻而外爲甸爲荒爲郡國郡則有守矣守而下有丞有倅矣郡之有理於丞倅猶托後位不必以其秩崇也以聽五詞𨐋五教平反不寃不必

以其刻深見憚也諸有司存錢穀禦圉讀法飲觶振老慈幼不必躬之時若寄之爲計羣吏其所衷也鎮鉞黼斧舉能黜幽拱而受成惟理之所耳而目之爲辨官才銖無爽也葢理之所效於理其重如此考要其職所以疏殢疑而振元神使賢者不自倦而堙於悫悫不肖者奮而爭自就於濯磨與內之持衡而砥定風裁弘被詎不異用而同功與哉蒲陽宋爾東先生之爲理於我明也會當報政諸子矜進余而謁曰惟是我師之有造於二三子也人覩之而人提之毋隙日之間也葢三年於玆矣詎得自今長爲二三子私其去而瞻五雲爲　天子平量天下可跂日而竢矣願得一言志不忘余謂諸子矜若之師百爾勤施爲所得爲以無窳惰所被亦既廣矣獨於爾多士尤加造焉要爲適其間云爾凡理之爲理率其巨者多所承於二臺車轔轔周環於一道之西東不得暇也是故其務不必專一成而風猷日以著理之爲職亦於斯焉舉

之矣自　上攝靜久臣僚鈌所司數以上不得請如吾浙鎮鉞虛無代若而時矣黼斧巡方之使虛無代又若而時矣及是而爲之理又奚所承而授之事也上旣罔聞下亦罕惕郡若邑循功令而各以其績三年自臚具莫爲適爲之理亦安所因而得爲辨官效也間左朋奸鶩猾借事沈命課纍貿首叩心城旦鬼薪而上莫或逢之縣命如絲所覬於上之明信照窮寘窔能繇忘之耶吾獨謂公能慰民願耳直而廉寬而有

制坦洞而無阿斂奭而動中物情其庭寂以虛其日肅以溫羣百姓則孩之雖析爨以喻而未始不以慈母之愛愛之也諸子矜則翹之頹之不無擇於棟宇桷榱而以百年之計計之耍以爲工師者異日儲也公家蒲陽世絕軒冕以清節著嘗過余而與語慨焉竊歎幸被 簡書從諸大夫後未得一當爲 陛下報也吾以嗣公志念深矣詎其以爰書爲瑣瑣而直以得情博一喜哉且夫權者時之藉也民者上所載也有

位君子或倖功於造化或藉名於天壤顧茲藐焉始不過以不忍人之心觸類而通所爲存心天下雖一命猶有濟剁其隆隆巖巖十百於一命者哉民實有口而以片楮掩之民茹沉冤上乖生德已覺而猶不怵怵我心猶人耶夫法所以生之者也非以死之也吾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邪有屋誅則爲明囊保護如此揭爲不并其宫劓而宥之爲不可廢也以寄吾不得已之心則明籠所以設也有位君子亦

惟有是心焉而已矣庸得以時事之回移有遐心哉由司理而臺諫而侍從吾不知其幾而以効於天下之實惟所遇也由司理而名卿而鉅人吾又不知其幾而以載於不遷之宇則吾所得自盟也今天下亦大不無事矣賴 祖廟之靈令爵天贊公在津華遂與事會排紛定傾不少讓力公不以自列余不佞爲公列之曰忠厚精嚴嘻盡之矣詎惟一理之舉最以此

又

槩世所以安存莫大乎循法而無攺於其初而迨其敝也又莫患乎襲跡而寢滴其故非法之敝所繇法法取大而鎭浮則惟其人之藉焉公孤而下羣百執事有司遞而承皆法法者也世自惰窳人瞀便文吾誅其名而法不必亡也吾核其實而法不必存也三年考要職各職舉斯以稱矣而未必其人之稱何如也職巳稱而猶問其人可也人已稱而猶問其職無庸也嘻又安在其所奉之膠膠一成而不可變哉士以名

第起家其在外不爲今而爲理以聽五詞使民不兇其專矣以今觀之理所寄若專於聽五詞而理所重則在乎掄羣品自其爲理也簡書之所載不有此其考要宜亦不有此而顧藉之諮耳目當量衡將不得其人而可耶宋公之爲理於我寧三年於玆矣公家莆陽自其上世矜清軒晃其爲人擴擴多大度嘗自下似不察人而於天下之物情靡弗洞也非所前期闗籌策而於天下之敵憂將以懂於衷也寬而制簡而嚴

祇肅而仁雍閒而中絜清而不苛甚如焉嘗公之初下車也東陲覆軍已見告其去吾海上猶寥邈也公過余而頻顣久之曰事有可知有不可知吾且計其所可知期會綵徵能無及乎前角後距羣猶相搏能自戢戢惟吾所羈絡乎逐水飽芻馴狎其野一旦紲之使蹈危亡能無悖乎吾托滯瀁招搖一碧桴鼓聲馳能無伺閒動者乎所在草竊猶得無聚而羣不逞者乎居無何而虎符至其原在饒而以尺伍應所割三之

其原不在饒而以六郡良家子惟其所募應比於原在饒又三之蓋居者之糗糒與行者之裹餱以索斂賦不啻萬萬而一切犒賚不與焉所在公私嗸而剝膚坐受困矣公則又過而顣顣向曰不幸言而中今業爾矣天下方有事焉蹐間長林之下雅抱計謀思得一當以佐元元之急而匿跡愈深得無人乎判脰裂背奮不顧難又不屑屑售而姑以托於屠沽抱闗得無人乎凡此皆不可不知也蓋余再一對公而知理公

之志念深矣詎必圖士之兢兢一案事而即可暴於天下哉法爲天下平吾事也吾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吾心也竭吾心以供吾事中士猶將勉之吾所自待不得以小也已在天下之重而後畱所以爲天下將無輈張而失所憑否乎蓋余亦嘗有請於公焉公曰爲天下先之去其害焉者而已吾進一善而未必善者之被於世朏朔且夕也吾去一凶而凶之不爲昕患朝去而朝已即之祉矣今日之事去凶

差易有其去之庶幾乎舜之功二十而一哉公之不以遠遺遐如此自今以往公且居在日月際於天下事匪獨無所不得關其忠且無所不得手辦治竊又有願於公者夫是非貿則名實淆功罪當則勸懲速指歸定則聽睹專奈之何而今之馭八多失所操也如是而猶欲靖郊壘安遐萌庸可幾乎皋之謨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如公所深念何之不知人是急今又何時也宮闈影形國疑　主少所不獨意氣消異同俾天下得人任寔而事効功又何賴焉公居自念願一竭悃欵報國華方有俟竊以爲公最而前識光

啜墨亭集卷二目錄

啜墨亭集卷之二

古鄞　徐時進見可甫　著

泰涵一兵使尊壽觴序

自　上攝靜久總無爲而四陲晏如猶故焉甬偏海東然於越門戶也與倭共漭漾無亭鄣之限風檣所指疾於虜馳騎從嘉靖乙丙之際歲中倭始病重兵開帥府設備兵使署提衡之令且七十年於茲矣今之以使節涖吾甬爲洛陽泰公公至及二年所矣先是關譏不遍鮫窟多岐諸宵人闌出禁物與倭市時有獲鹵流言亟孔僉謂其徃不可保也其始熈熈其究擾擾諸渠股引滙於何遝荅重以煩　廟謨而東顧有殷憂矣公至則以靜鎮之曰吒走奇贏如騖爲所狃相煽誘耳時適時鹵旋得旋喪頃之利害半而盱惛心未必戢又頃之得不失償而意何能無倦又頃之而覆沒不旋踵慮無不駭而角崩聚族嗟咨讋以㬥足無俟乎其討之終矣度此詎可一日消靡爲乎雖公討之審也非有何

於所不可知而時備於其所可知未嘗不有事而雍閒雅都常如無事公之裘帶緩而吏士之投扳超也被邉外戸烽燧無警閭左黔黎比封相保衆不暴寡強無茹弱政肅刑祥威加德遠甬雖區區其恬而卽安所得私於我公寧有既乎郡大夫張君甫下車覩此景與先所聞於輦下異又察吏民所願頌言公甚盛迫欲以効之公會公初度届此春王則假是而乞余言稱之公聞而謝不敏曰徼 祖廟之靈山川社稷

之祐倭無釁至未之有一矢相加遺也何敢任德余曰否否不曰治之於未形扁鵲中兄之所得見遜於扁鵲者乎凡治隱病無然迫之為顕病則惟秦和諸人為得之且倭突豕也雖甚竄端意何嘗不眈眈未見可侮而不之動則惟吾豫之道勝之未嘗不逆折銷萌而其用則神而不可知耳公又謝不敏曰從朝食未能剪此以今策之能必倭久終不來否乎余曰否否郊壘之事憑其勢乘其時呼吸之間不為恒矣蓋臣

畢智誠不偷於今日詎必長保於異日如聞邊左鶩首倏而遺質奉珍豈其久終能不我貳一時耳目所記謂非禦圉者之能得其策則不可至於綏鎭宣提嘉賚將士大則賞延而 恩數且逮推於平章之府矣此皆屬耳事也仰惟
聖衷程能表伐砥世權時詎必此舉一効首虜遂覶單于之寇永不南牧哉 上所為總無為而大者定其成畧要不出此以此思功而我公之功於一兕觥又何有也於是郡大夫磬然拜

手以請曰善哉乎先生之為我公祝也以屈群醜難老永錫不於樂泮有徵乎所當為壽一維申及甫四方于宣公篤生不於崧高乎所當為壽一生商立子有娀方將維太母誕亦届春酒樂而燕喜誦長發焉所當為壽一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不但已而以維祺之享有萬期之何耶則其所怙無殫也惟此民吏微覆如天郡若邑誠椎無能於譴何胡不藉少澊敬於南山式歌之所當為壽一猗歟慶哉距踊三百不足以[illegible]

之矣請得并書此者爲公賀

秦母史太夫人七十有一序

當萬曆乙未而吾黨籍南宮稱兄弟所得侍於具慶若而人可數矣其猶幸而得以嚴侍以慈侍又若而人可數矣今去之二十年所旣自效聲實蹄通華所得於其親與日俱以莫不增其猶然便居起任土風驅車驟馬唯所欲至而至焉不以征耕爲嬋嬋又若而人當且不得一二數矣歲壬子洛陽秦公奉璽書按節吾甬迎其母夫人就鈴閣養方入部舍艅艎登車公親授綏緹帥而下文武吏士佽飛蹶張躍踊聲諾塡塞道衢吾甬之人大榮之於時太夫人年且七十矣居二年太夫人開袠七十有一公之威靈加遠而海上之氛祲日以消羽檄無馳外戶不閉民吏恃公以樂安業而公又以民吏之樂爲樂太夫人又以公之樂爲樂公時擊鮮具羞髓上壽又以太夫人之樂爲樂我二三兄弟又緣世誼事母猶母以公與母夫人之樂爲樂願有

祝焉而命不佞時造爲之詞余惟古之仕爲國而未始不藉以娛親菽水非不歡而志物不必備雖曾輿而且歸榮於三釜矣由過先生而親屈玉趾於齊廷豈不以其祿哉顧仕可知而仕所逢難易不可知若北山感嘆於獨勞猶謂其靡盬有未遑耳祈父興嗟於不聰則直貽其母以尸饔矣仕顧不有幸不幸耶微獨此也士自拜獻其身抱材詣甚具要不能爲時其得之於四十五十猶幸也計不六十七十不能以纍資勞取大位所得逮於其親又幾何上下四方甫書是畀要荒亭徼斥堠翳闢以身趨之猶不無感於王陽所得奉於其親又幾何凡此皆非吾所得擇而處也太夫人家洛陽當天下中其從我公祠部　嫖鷂之右侈口大官與去而從我公于宣浙海嘗錯青其至自洛陽與向長安均道里無廣谷大川之限懸度欙橇爲之勞矣計母夫人設帨爲　肅廟甲辰當國家昌明惇大之候以迨於今寖以承平民狎野士狎朝于盤

是漸食且衎衎奉身而遊曾何災害霜露之蒙所懷於夙夜又何有離憂造次以貽之患推隆兩宮錫光孝治又有非時而當恩數之榮第嘗便文無害而附格考功若以券取寄矣其視將毋而不遑奚啻相萬萬方我公之成進士乙未不能以三十毋夫人以五十食俸賜拜　封章至再且至三積而仕彌膴日有益之列鼎考鐘其自今至大齊厭惠庖凡五十年匪直守一經長負田中靳一鑾享萬萬不相及即晚而得之

渴日爲憂亦大有逕庭矣矧今後公而起諸季琳立方始未既第五髦名於驃騎無減遁來省曠太夫人領之意融融如焉有如太夫人所云人世之全昌非耶內懿不踰閾不佞未敢於我公請即太夫人所以享而祉可知懿又可知矣即我公所以樹而有此子其有此母可知矣邇長發而誦生商感周京而及思媚其爲之朕以十世徵天方開祐秦氏而謂於太夫人無意哉唶猗矣余渊人所願以公私淅母夫人安公公安淅頃者　廷推公仍以淅度太夫人居久之而於淅土風益習且便之矣又安知　當宁不以中丞節寻公而使吾淅得長有公哉

爲邑父母雲升沈公壽日引觴序

世儒雅言仲尼獨其期月而可之云或不謂然謂仲尼而有自譽不必然之言乎乃今於我沈公益信或曰魯一國曾不如今一邑遠甚邑有巘有不巘猶國之有十乘有百千乘不啻也成襄哀定之魯今畧可得而攷矣桀仲尼所以治

魯曰男女別塗而已矣曰不飲朝羊而已矣皆今所不屑屑相師之事其誅少正卯世儒又多疑不謂然要非今所得襲而謬以托之於聖人其難其易未可以古而方今也相提而論當魯之時則有魯之難方孔子之相魯鈞罣鐔蒙須之操久已倒持授之三子矣夾谷之會特借孔子以禦其外萊夷兵却讙陰田返國之人咸於孔子屬目焉桓子而且以內政寄乎胡爲受女樂以間魯君其受女樂孔子未能持之使不受

是魯未嘗用孔子也故曰茍有用我期月而可慨其不得用也豈有過自矜詡而必不可若是其幾者哉今之邑則有邑之難矣槩天下之勢豺必見制故豺以豺難劇則滋劇故劇以劇難當其劇若輿軶然駢手臻足未必盡相佐也事靡不集於庭不患不得事而患事之糾以紛矣滙靡不俟吾宪不患不附民而患貸之匱於奢矣劄靡不俟吾操不患不居重而患重之逅有乘矣無論上刑殊死文墨多牽卽鬼薪而上靡不於上請衷雖有少正邑安得以不謀之獨見而誅之七日之間哉計我公之涖吾鄞五越月耳其朝堂皇取成揆無改其質兩造取平近無改期會發徵讀法飲射取功令無改未之創有一條章示天下以詹詹令之目駭耳囘也而人自嗒然歸命一志顚無告恃以無恐強有力者而自嚅傚想流聞謳鉴載道曾不崇朝風馳四𨀽胡爲其然也哉精誠溢乎內而好惡通焉不疾而速之神如此也葢余嘗一瞰乃公其於事

不無假不無不假以不無假示容而以不無不假示信竟之得所假不必償所不假非直不滿願益之得侘傺而隱衷之無再計可知矣矧其初不得假者乎以故事日簡庭日清禀度安生若將迈樸不佼擬托野稗載管名山以質所云期月之可爲不欺而諸子衿造余第請余言爲松栢岡陵之祝以公嵩高之降個兹秋孟爾也余謂諸子衿若之師不靑齡未及壯耶若之請亦大蚤計嘗我知之矣夫耤典刑於老成非必以其黃項爲老成也誦君子以萬年亦非必以其多歷且抵此也窮無窮極無極令名載而行之只此發於硎有足不朽者在乎姑爲諸子衿而論著之一以紀殊尤一以披忻頌其覩厥成臻後効俟之採風異日識云

李龍麓封公七十壽序

吾甬偏海東宇以內推擇文獻及吾甬比於冠帶之國不多讓成弘德靖之際或世其閥若古之公族然而後稍陵夷焉地之靈不必輟而其

系不必專或曰豐林之於人胡數數然或曰修
汰之厭於天所固然也余乃今於李先生徵其
説始先生爲諸生爲髦之譽甚余少先生數歲
未冠則目攝先生夫夫藻心如此顧不能知先
生質行何等也間出從一赤脚小奚行道中憋
憋然則又不能知先生爲郡理公公子也尤不
能知先生有侍御公爲之大父也先生一再試
不售益厭薄經生語曰吾安能與兒輩角此呫
呫爲今吾上世來編不岑岑吾願畢矣蓋先生

有丈夫子四皆斐亹能嗣其業伯子長孺蚤冠
其儕亡何成進士爲行人爲侍御史先生拜
恩綸如其秩爲一被鷹繡北向謝已則仍故幘
過里門從小奚如其昨或歲時集公府憑皂帷
御以兩傖望氣勢騶訶而輪雕若將引口吶吶
不敢出令不前習先生又不能知先生有侍御
君爲之子也今得年七十矣髮鬒而膚澤聽加
聰齒無齲夜燒燭攤書目數行下引滿盡大白
三升弗逕醉百拜傴僂不爲罷令不前習先生

又惡能知先生年爲七十翁哉徐子曰李之先
多聞人自　憲孝時已著六峯公起家進士在
世廟初年距今且九十年而餘騑騑翼翼式
光伊始豐林之於人何必不數數然有餘不足
皆天所以制其命也以所饒爲而飫貽之以恣
羣生之自取愛而奢溲而無蘊卽造物或幾乎
息焉而奚其橐於孕滋之後位是故天不言而
四序之節分非靳之也乃其所以生生而不已
也其於人有不爲侈汰也者而後有所爲豐林

也者如李公者家所繇嗣其世而閱其躬既壽
且康卽此解非耶世罕不求多於造物而不知
求而得得而多之未有不取忌於造物非直靳
於已之不可也我制其出誰寛吾入務施而不
腐其餘惟聖猶難之既以與人已愈有璞以無
名非窮乏之所德於我者也吾之不能以不奪
之儉而供吾亡謂之損亦明矣老氏又約言之
曰事天治人莫如嗇豈必損已而於天於人得
有靳哉天不翕不張民不易不近夫道因之者

也早服之所以不失其初也混沌之所啓黃皇之所畱江河之所灌輸息消無巳終今自如極其説能使天地之眞氣不費而常餘於亭毒之中寧直塞兌少思弱志強骨得其謀身之似而巳哉聞吾得侍先生母矜氣母疾言母見嗔喜處昆弟產之瘠者居之怡如焉食於農開其愁嘆則蠲之牧豎田父望之欣如焉以振人急非權子母審先生自居約歸美甚焉先生蓋儉於入者也以供吾德得之晚近有闕之門文中氏之所慨慕不得見可多遘耶　明法去以予貴得拜　封從子秩例不任職如我公而不獲應安車徵令長者風猷不能出閈閈十步外詎不大可惜乎漢景武之際鼂賈長晝䢵魏肺附衛霍殊勳卜卓貲給公孫東方文學貴幸景附聲接耳目驟馳詎群臣所敢望萬分而萬石君椎無能徒以恭謹當世主顯寵幾不亞於諸君子其借以風天下非耶李先生何屢屢從貴爲吾茲於李先生有感焉王元美先生曰吳里貧不安驟起貴人父嘗揭其借吾里李先生而風之不煩安車待詔也

周母徐太恭人八十序

自余與君衡稱年兄弟三十年而餘誼得事太恭人猶母迨今矣君衡弱冠成進士爲郎高等仗節齊魯楚粵之墟太恭人所在就君衡養髮髩甚鬒氣甚夷膚理甚悅不以征車爲瘏瘏時且六十七十以迨是歲七月秋孟稱八十觴矣方張宴娛於優劇通數夕達曙不爲罷諸少姬咸以爲不如也余既灑然異之會大恭人孫壻沈生某以侑詞請余謂生若之太母知養生乎曰不知竭爲其康樂茂明一至此曰不知雖然嘗一聞之相室之老云始外王父雲山公居恒自詫謂得呂公相術又中嗜吾徐自節使公來久弗耀吾奈何不隹兒舉而爲宅宗舉隹婦於是精求快壻得封中憲公又不良於試盻盻澤宮不得邇仲季力田竝攻十一資用給封公於青田積以困久乃得之越月而學使者再試君

衡又得之太恭人迎謂乃公以公淹得兒速消盈相尋耶顧不知君衡試輙褎然旋上第翔天路無言青子矜矣太恭人則脗自下手治絲枲不謂歟之家主不必織遇娣姒加恩禮融如焉舍中兒不受令不即誚讓姑以好勉從始事太毋衰迨其終九十二太恭人時已七十四帷閣之間子婦媵侍若而人中外孫曾若而人太恭人所供事弗敢以毫少自倦引循一日也要拜恩綸每一拜則一御瑱珈翟褕壯向謝已則澼絖苔布亡以異於曩時匪獨服無斁亦若深便適之者最愛少邑受室猶孩之逮領職至粵西始詔謂何必貲郎不自樹其務絜法勤事亡以我爲念人始知非兕兕爲細人惜者矣所得睹於太恭人凡此所繇旣壽且康意者其在斯與余謂此太恭人內德微生言余不得聞之所不服食引氣而得延年久視以莫不增則余猶不能無猷疑於吾子生曰固也生亦自謂不足以盡太毋嘗竊意之太恭人之慈和傓讓其天

性也視不過結褵之中所以道容貌者肅以歛與聲不越寢門之閾所以愼中簷者茹以節與予精彌多用物彌嗇委順於㝵布之有餘而沖含若虛古初之所爲食毋非輿牛童馬走之口不以闚其聰其塞兌潛神也將無由由於天地之一瞬以莫之知與太恭人不自以爲養生而所以養生乃在此雖及胡耇獲則取之即太恭人自居其何辭焉甚矣沈子之善狀太恭人也即余又奚以益其議自詩人頌言岡陵曰不騫不崩壽莫以加矣豈其終今示人徒此塊然亦有爲之維者靜而貞耳如太恭人所以治身何弗少似從君衡爲宅脩郄以怒還太恭人里居笑謂君衡吾亦倦就若遊矣且何可不令仲一麡五斗者日三舂而起無之不可得海鮮隹脆多可老人匕筯所向中外稱驕腐至競向則睢里得之豐鈞敵屋鶴舞氍毹甚宜老人亦若習老人亦惟里得之以察天行任其虛息可不以此消之耶爲語若弟毋煩以勾漏砂歸即汝

不煩太庖又何必茯苓白蜜之賜嘅嘻太恭人亦太止足矣無離憂亦無疾痛所逢適有以優之不知老之將至以人世所睢記可不謂仙乎毓縣田婆華山酒嫗鳥爪麻姑諸言輕身霞舉詠奇譎宕誠無所不有儻亦子虛亡是之托爲高論何足與太恭人語如沈生所以語無以易之矣

贈張貞卿七十壽序

自交貞卿以迨今五十年耐餘眼中之人獨余與貞卿老矣貞卿把余手咲曰初着子衿與子拜

先聖盥手危橋下徜惚否余曰何敢不憶無奈此水清清照人巾裹今不復當相向貞卿則咲謂余無多言不憂尻父耳之所然耶忘食忘憂便自不知老至吾兩人何獨不能忘此巾中余於是爽然謂貞卿已聞道始貞卿負儁才好讀書不下幃閒出行道携一奴不作貴介氣勢試輒冠其儕與余交甚歡亦交相許也大父方伯公多人倫鑒貞卿[illegible]余爲謁方伯公目攝

余是且矯矯踔騰若溫栗自韞正當以識度相友耳中年雅善病不去藥裹蚤自倦比有子上省闈便一切置戶外不問矣自余乞休里居間過貞卿戶者以前出辭再往又不得則爲怪偵之知多於叢祠中看衍劇余咲謂貞卿宜若之不知老至也老且不復向貞卿至矣誠樂此不爲罷胡不召都姣于園亭自爲之貞卿云悞矣諺言逢場作戲柏板門捶一一自料得無勞耶何如我逢場看戲凡世局作有盡看則無盡先

正范公按老洛下子姓擬治園亭娛公公謂子姓洛下名園最多誰復禁吾遊者吾遊日於人方應接不暇煩乃公自爲耶余每嘆爲達言今正以娛老師於先正耳余於是更爽然謂貞卿之聞道信也陽月其日貞卿七十生朝同社諸老繪圖爲壽貞卿鬮而領之曰是胡不令見可子一見而識之余謂貞卿多所遣矣獨不忘余牢騷語耶貞卿咲謂同社此身後名詎生前杯酒所得愈且今後世知吾總角有睛審所定交

也不辭而爲之序如此

項太公漢水配樓夫人雙壽序

比部項君掄試爲郎比部無何假 使命過里中計且爲兩尊人壽上觴耳前是奉 簡書多不以期赴將有假以慰臣子之私以故君掄得蚤計其爲毋夫人誕則今攝提九月之二十二日太公誕則歲秋七月既望猶有俟也項之比部署部張公預申約凡使事必期報少弛期則有讓於是君掄過余而議之曰是當奈何余謂君掄未見私之可以勝公也君掄憮然計惟有預治具以行請得余言而稱之余咲謂君掄向吾睹子之太公髮鬚而澤色愉體便骨勁今不前省子不知爲子之太公見謂此闔中叩壁奪䏻入爾且抱多諳抉枕秘不蔽子幼今胡必不自巳饒爲之而遽無意馬蹄間耶君掄曰所不欲以鱻牖語人吾父志也計嘗赴省試七試侂得而侂失三而意未始少衰追余與兄弟與子衿而余又徼時偶上春官吾父年五十四

爾諜至召余伯而詔之曰若之弟何以得之易若此夫種也稷而得稷麦而得麦我知之矣士生斯世要在遵時即欲不遵其何可得且吾豈悍爲人犧者水涑方固后稷不種我之謂矣巳矣吾以付汝曹矣於是置博七言不掛口偕毋氏操家秉肅如焉繇今諦之而吾兄弟勉承志差以爲吾父母娛日可矣遡曩是之爲諸生困且三十年又名在家督總總人道自仰自卑以諆卒歲所給於書田幾何毋氏相之米鹽漿灸取諸宮詭之不自手辦指鰥而食不時需晨供爨戛羹釜汁不必嘗以村吾兄弟至受室其勞瘁寧一日閒耶今吾將擊鮮釃醴召戚執頌言劬劬而吾意未有巳也將俟 通綸表吾親於泌衡而於今日之觴猶未得所藉手也則惟子大夫之一言爲不朽計云余謂比部君子之所以須太公與太母還取諸子之身而足也夫有用成於不用不用乃所以爲用故淹爲速也當其淹庸愈需之困爲通也當其困庸愈知之且

古之君子以道爲貞以家爲理成教於國刑自
妻子豈必不用之爲無用而姑以隱托無何有
之鄉哉里之人過項公而式其閭詎惟公孝友
施有政郎一語默而準物恒其素所樹可儀矣
徃余一奉太公竊有請曰公無意當世乎公咲
曰予大夫不憶燭之武言乎臣之壯也不如人
今老矣公之言似不無慨亦止足意也士不享
大烹不爲知味夫自其身享之也孰若自其子
享之公之就子而享方始未艾行披　命章剌

齒肥間乘腊堅一馳長安道遠而睨之者曰城
濮之兆報在邲矣公聞何所不愉快哉

草庭周太公七十序

郡綰江津其強幹勃發則自西原之錫山來錫
南下走平陸如奔馬襍車旍騰踏不能以目瞬
則郡靈氣所獨鍾也折而北爲大雷爲林村諸
奥區皆錫所股引稱勝埸厥土上腴其蕡薯如
岷蹲鴟其於人居盤盤多膴仕甲族又或高貲
比素封皆莫能以縷數周太公者故長林謖謖
松風下隱君子也公少孤受書自其母王爲諸
生又自爲督督家會弟少孳異人任居自念奚
其效得爲誠壹之致則謝諸生課耕自太公之
爲蚕計諸後進生既不能煎習吾校之有所爲
草庭先生而公又居岑岑好自匿或終歲不一
入城市或再越月不一步村口即里之人能舉
公名不能擬公之齒髮况緒何等矣問其家則
旁畝目以斥山居十園之材千章陂榎修鱗千
斛林雜貿當萬个韮千石慈鳩歲將萬雛牝字

歲犢千蹄爭蔽之茸橙梨柿栗之饒可於口而
恒給之不出三步外非必聽子孫之息之有此
也爲之子當戶而賢爲之孫茁衍而豐事綠公
意棋案琴床宜拂拂之花鶴宜護護之交知匱
急宜卹卹之享祀宜豐豐之上賦宜速速之一
稟於公弟領之而已以問於公公固不能一一
宵其槩今得年七十矣貌臞而澤神恬而挺髮
鬓而素綦綦恣所美好非必杞菊數既無茹酪
味乃得托於隱淪高喬之目也試以質仲長無

功諸君子猶得有加於太公否耶蓋余前得之於鄔君參知其譴言太公如此鄔君參知者太公快壻也頃之假入 賀過里中拜先生亭庭之下爲追 尙書預爲太公壽太公忻然慰勞之爲問 五雲縹緲之居安康何等萬國車書之會謳謠天保所上金鏡箴箴何等 主上錫宴賜鈔獎賚何等臣工百執事抱質效誠何等途次雨暘豐荒何等語娓娓不休客聞而訝之曰是冠箸冠於世事不少闕里者非耶揭爲其

徵 朝事乃爾余曰否否當太公時爲太公所爲莫此之宜及老自娛托眞闔遊化日不飡國土毛耶耳與曾不沾沾希國華異日耶負高先生三百歲不夷由漢廷耶訖之謂先生可以獻畝忘帝力何有也事有襲跡有依名有食實一托支許餌木黃精便謂超白日不遠矣人亦何遽以安期羨門期之又或少沿帖括浮移巵詞或罷或鼓岐多心眩舌本猶強倣想雲路若躡之矣宪之不離跳蹻絡萮徑睐則又羞貧賤面

驕語仁義其去太公相倍之蓰可同日語耶坡公龍嚳之喻於太公先獲心焉若太公者當純美而齒刺其肥者也世言食實有加於太公否哉客曰太公雖隱於 闕庭誼不忘吾得聞命矣其獨酬交酬寡咲言又何也曰爲世無發其籟者故耳蘇門之於駉宗不劃然一嘯傳響林谷耶凡太公所却遠皆俗背飾其於人倫表宗吾且於太公歸爲并書此爲參知君復

聞忠伯六十序

余交忠伯及忠伯初弁方敦師席寡交遊余蚤得與定交又遊從四方忠伯自言每相思恨恨無所寄歲晚一歸忠伯把余手莫可去兩人相視笑莫知所以回憶往事猶昨耳從忠伯馳名場俛失得追於今畢杲向平而忠伯稱六十壽其品目亦自定久矣客有請於余者曰忠伯端人韻士與余曰然或曰忠伯匠心好怪多忌諱而鮮中庸非歟余曰然余於忠伯何所掩也嘗過余譚日靡旃且昃余擁故告罄無所得餔家

姱姱以殘叕炊供吾兩人盂有半又別無庾郎
韭也忠伯嚼甚苦忽得莖髮短而素知爲姱二
毛忠伯大笑請加餐無矣忠伯故好潔散所不
必散乃獨苦此余於是亦爲怪東里氏有石沼
二甚工古忠伯購得之客戲曰鑿殊佳惜也形
似禪傍忠伯即不取以歸戲者或擬有所造出
門巳東行忽而西目所觸適其心所嫵也即迂
其途弗恤某氏某字其所惱也人并其音之同
者諱之諸此類不一而足何必不怪而余獨於

怪無病古有三疾孔慨其亡人各有癖正不必
以一途限馬癖書癖琴酒癖嫵癖傲癖譽兒癖
濯衕癖其人皆得高館曠達之似即劉邕之癖
嗜痂吾猶以爲愈於錢癖地癖也且今之自謂
中庸者其果孔氏之中庸乎巳非中庸何以訾
人之不中庸凡今之人所少獨識爾吾交忠伯
每與抵掌談天下覺忠伯有高天下之識可與
定大事決大疑惜巳所逢不獲如漢時得自辟
召得舉所知進於當路俾　天家得其一臂之

用閒舉以語客客大咤以余言爲過且謂其謀
生潤疏徵於家理如此而欲用之　國可乎嘻
亦大誤矣爲天下嘗有餘必其巳爲天下乃信
之亦必其磊落正大乃占之若先課之於能爲
家不幾舛乎彼欲富其家而取之國方操管子
之說其於國又何賴焉襟期豪舉無關米鹽彼
必有所挾不少也今之能治家人產者又何限
而以之應爲天下之求將得耶不得耶且忠伯
得績於莊簡公閲既閱矣雖甚澹夷亦焉能委

瑣有異乎公路所授畝厥上二鍾厥下一鍾槩
之三項而餘非有他捲握之物私之又負大志
喜藏書貯古跋跋與諸髦逐麋寧顧兎耶一旦
倦而去之丈夫子五人女三人巳畢婚嫁而緒
無易墜腰纛帶匝古以爲難以忠伯所秉徐而
辨此亦似不足以難忠伯矣諸子皆遵道安於
其所不得爲勉於其所得爲窒隙塞瑕守文奉
緒余每稱之說者謂忠伯坦衷直巳相於鬼神
至能持其盛衰消盈之會以有此豈不其然余

則謂忠伯詎不能其家猶得辨此特不能如擬
擬計算器云耳士必有審友以開心胸自余得
忠伯所開實多嘗規余曰盤古至今有不渾沌
否何子辨之晳也比晚入仕徵此說尤信諸葛
公嘆於惠恕以其黑白太分故自難免於世忠
伯眾之旨諸葛公遺意歟惜也余以褊卞不能
盡如忠伯旨忠伯今六十矣蒔花餌藥放鴿豢
徂息童在右兒子畜之以全其天百年猶少以
今觀之凡忠伯所以規余即其自完者也特以

好余之甚故私向說之他人雖不足以知忠伯
忠伯亦焉肯向伊說之哉人之不足以知忠伯
也固宜

壽全母楊太恭人七十序

今天下所稱說諸名區吾甬以海之偏齒遇之
甬故聞人不乏其蘇詞林起家妻相接諸名區
更用是譏稱吾甬而以世其家則自成弘之際
兩楊先生以伯仲並署南北院今獨宮詹全伯
典嗣其家九山先生為祖孫相繼而已矣太恭
人者給舍楊公之令媛學士九山公之仲子婦
而今宮詹君之母恭人也太恭人生名閨笄而
歸封詹事公兩家門胄之華姻婭之盛齊衛邢
譚揭揭綏綏未足以方之矣封公性溫文饒有
姿韻嘗從學士公翻邸間遊庠雍以不欲極力
所至歸而與太恭人聚首莊無離憂造次之感
者四十年而餘今又十年所而太恭人稱七十
壽矣即人世而取精於造物如太恭人將無令
造物之所儲侂盡而有不容不靳者乎古初至

今人之取於造物或以實食或以虛食或終薄
不得食或畸此而因之未嘗不得食當其實之
食甚無樂乎其為虛也迨其虛者之未嘗不食
而始覺夫虛之雋永而可味其畸而乘我庸俗
之痰疾而造人之所坻祚而茸餐者也人謂太
恭人者家靡不以實食矣而未睹夫時次之採
畸而為用者造物者之巧貽之也當　肅皇帝
時九山先生以舊學特荷　主知寖尋大用矣
一不快於柄臣而以亞將作得南未已而以星

變聽得請雖脩郄之臣不旋踵敗而先生亦竟
不復召以長有泉石琴酒之娛天下公見爲先
生惜而先生之樂有餘年則以人之畸而乘我
得之疇不嘗胄以腴而以可於戶猶其跖也先
生之於人損無受也自　上在位久益明習總
巳卿士競職罔或比周再歷癸丙天下之事忽
又變而紛紛而會首用事者之又吾甬也此方
念於四序之功成而彼巳計於將尋之柯斧官
詹君之於甬其所先屬耳目者也姑自引而猶

未盡遠天下之口事於太恭人今日之觴猶得
雍間而進之戚執中外與四海之客共此大罏
不酸焉太恭人之所食其有乘而術術者耶且
胡弗實也人子之於親自無可解而不能不遷
於事會之所遭靡盬而不遑將此毋也轉於郵
而以毋爲之尸饔此毋也又如太恭人之王毋
姚當給舍公之受杖　闕下牴挫至折其揹王
毋而在慮無不骨驚心悸亦此毋也度此三毋
者無弗安之矣鼎爲太恭人之爲婦暨其爲毋

而無離憂造次之感正有見乎此也始恭人舉
宮詹一人子又舉子則二人宮詹君得歲始踰
艾太恭人所含飴而弄又及曾矣從始拜封有
令號凡　三錫命度吾黨所爲太恭人無疆之
祝舉天下之名毋無先之矧兮鼎所稱三毋者
耶或曰爲太恭人之姑丁八十一爲之王舅姑
袁九十三爲之毋王亦九十三以視太恭人不
將孩之耶曰此爲太恭人壽種也猶有徵於宅
相爲異日占非爲有所遜而可以無觴也雖然

多壽駢祉天奉多耳所自開右恒視其器先爲
不足以俟其有餘者所以善受也望崖而返抑
亦其次太恭人抑有講於天之酌哉始封公擴
擴不問家太恭人則以約佐躬勤緜京巳貴而
翟紱瑱珈時一御而不能少移其無斁之絺矣
諸娣姒之贄榛栗棗脩戔如焉而不能名其爲
冑實之餔所自來矣從宋太毋丁淑人差次里
居日脩謹兩嫜閒宵間晨羞肅如焉以爲恒矣
丁淑人敕諸孫亡少假宮詹君少小若成童太

恭人柎之猶必以莊曰今少有佚德者負吾姑矣此猶其承尊而損下之日也晚益貴盛視諸卑踈尤多恩假里有湎而非禮加遺者曰夫夫自伐德視之猶釹亩之過不知貶臧之於巳諸不出外閫不能以縷盡試舉其厓明太恭人所以祉非其以一日偶徼之也夫德遠而後與天之開人不數數然官詹君少蹉之於國而調其燥濕太恭人徐引之於家而娛其康樂余得與里之二三君子共貞焉其有爲十年侈者非所敢諛也余不佞得爲全氏羨言如此

孫太孺人八十序

孫孺人者海上朱公愛山子之元配也朱公故沉默寡所交遊每學使者按試則入郡以余舍爲居停余習翁及余髫時爾朱公之舉子晚及子之學成當學使者試仍於余主余之獲交朱公父子間且五十年而餘吾聞瞯公嘗食必所恒卽恒或不必嘗與人居終日或不得其一聲余竊與之睹阿恭而知元規非假矣又不啻孺人之一志比德如此外史氏曰睹朱公夫婦所繇嗣世拓成旣壽且康有天道哉有天道哉寧與俗之勞勞不遺餘力而讓財相較數乎始公與伯季均產徒手一編畟畟無他旁入爲之饒也其得助於孺人亦惟議酒食纚縰枲而巳矣獨其稅畝無貍虎之迎鼠豕無耗厥中三鍾厥下二鍾他來牟稷菽稱是若有開焉又積著之以孺人之服勤居約歲計而羸以振人急時權子毋唯旬者之意所久近卽善逋獨於公不逋

而公之旁畝日益斥矣問之公公若不自知他睨而詈公者亦不意公胡遽爾爾謂公以靳居而公弗靳也謂公有所私而公無私也大母病且劇孺人左右服勞通夕無少惰大母心念孺人容有授孺人輒語相室隨受而隨公之謂孺人私而孺人不有私也及公逝而慫其子延師友禮加隆謂孺人靳而孺人弗有靳也循乎倫黨守璞無名無以爲乃其以不爲爲也無所期乃其以不期期也孺人之於此道或其所不必

知無以知為其以不知知也生世總總安榮壽
考豈其無制而得以吾之意與造物爭吾意如
飛鳥人且為矰弋而邀之矣吾意如麋鹿人且
為罟阱而驅之矣吾意如遊魚人且為鈎餌而
扱之矣凡其我而貸於宇宙者皆與我而衡其
有餘不足者也一虧一盈積不相平天道張弓
高則必抑劓其取者之無饜觸彼忌我之爭民
罾凌咀詬冀必其後此向所云人意之矰弋罟
阱鈎餌相加遺者也將吾所以生一無資給可

乎曰否否以其求多不如貯寡也以其畢智不
如任質也以其大費不如薄愛也以其朝零不
如秋實也有如孺人可不謂充德之符自然者
哉行年八十而視聽不衰不貴有餘不見不足
天倪之遊都忘老至一室清恬一區偃境麻姑
東渡行屆滄洲不於孺人一臨睨耶客有請曰
如子大夫言朱母且得為知道乎余曰何必知
道何必不知道子不夜行安知道上有夜行客
又請曰子大夫所羨於朱母至矣朱母須抱孫
甚亟何以猶選需余曰行至矣行至矣母年四
十七舉今子垣吾覩垣醇謹得璟不言而信於
祖德陪敦焉商瞿年四十乃舉丈夫子五人吾
相垣竊比於尼父之相瞿請得并識之為孺人
壽

水母封孺人董太君七十壽序

嘗讀斯干有感焉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嗟
乎安所得康娛之日而長語柔嘉也哉吾茲於
孺人有感焉孺人有子孝廉君佳胤肅衣冠而

謁於余不佞曰先君子之舉不肖孤也晚而其
棄而孤也又獨蚤棄之日不肖孤甫髫耳時尹
丹陽已舉最兩尊人拜封章暨我母孺人有令
稱行且超拜命當津華有日矣乃盡焉而以一
旦捐不肖孤既鮮兄弟無諸父大父母已篤老
自其少不問家人產所恃具含玉戢獨吾母一
人致瘏荼毒幾不可為生矣括所為橐而垂垂
洗也郡之守君傷我父廉曠為賻合諸羨賤不
能以千緡先是議卜居所需直恰此數券未入

母曰今不當爾矣曷其以半爲蔽風雨計以半
爲供饘粥計具如議以俟不肖孤之異日有立
焉而無如其中之縱縱狎而至不可以一盡也大
母故大父旋又故俱於母克襄之爲王大父母
终窆事并爲外大父母周翁周媪终窆事又立
祠祀之蠶則織而蟹有匡又何與吾事爲吾先
君子之初贅周也德於周甚而其緒又斬焉誠
不忍其鬼之爲若敖也詎不得貿耳以故吾母
事二老人與事吾大父母等每曰今二老人少

有憾者即令而父不無憾是吾責也合之外氏
及吾王大父母凡七治葬而始畢事其爲此兩
家勞且瘁也有愈於吾母者乎單閼之役以母
之教上公車母更泫然不意得爲嗟吾父之不
及見也不肖居自念無所藉以得母氏歡届玆
秋孟稱七十觴得邀子大夫一言爲之重庶其
爲母氏不忝忝者言已又下拜余亦拜憮然咨
嗟如孺人之爲母也多難集蓼恐詢茹淡手自
辦劇所得不爲第不南冠而遇於衆爾猶得藏

非儀議酒食之爲事而已哉當是時刻厥肱者
誠患其少而欲毁汁者未嘗不多人陰陽其間
而我依憑其似竟爾大事宴及玆晨一絲一粟
爲孝廉君守而挈予之無宅漫滮非賢且智能
爾乎吾蓋於玆又有感於禹陳矣當禹陳之成
進士已逾強人謂其學之績而成獨晚也器大
而祉遐可弗問之矣又其居官廉恤民勤奉身
約又何所得見譴於鬼神而年始逾艾官止爲
郎長算短日耗亡壯氣禹陳之於九京能不以

無聊仰天叩心須一杯酹塊澆耶余曰否否誠
有足慰禹陳者即此董孺人是也自禹陳之得
孺人迫需子則舉子以昌其始迫其逝需爲之
奉老課幼則有孺人奉老課幼以成厥終天之
所以予禹陳頗不厚歟槩當世人倫之表所被
尊寵享膴祿亦何勝縷數而獨其爲之後者不
必嗣手澤通朝簪以覩禹陳所得孰多向吾覩
孝廉君羸而津凝而得度行對大廷爲禹陳抒
所不竟又可弗問之矣恒物之情迫祈其身之

所兼願亦已矣又欲其貽之後者枚舉而靡不足爲之造物者不亦難乎辟之嗜物然甲嗜欖乙嗜棗欖遲而得韵棗速而得甘其可於口不相兼物之情也責其甘且速又求其韵且有餘而物窮矣故夫取不求多皆不盡物之道也吾茲於禹陳有感也

李銘湖博士暨配蔣太君偕壽序

今世士起明經拜賜闕廷聽都試甲乙曾不踰時爲博士坐旃請俸冠裳之會進而泰圭俯而

垂佩雖貴倨不能有加焉其共縫掖之敝敝侘傺坎壈取焉於後來倍且無算而世視明經又多指目爲詘何也溯其異時高等食餼行一日而天之衢摶摶焉慮無不以耳目屬詎六月之息迫其久而償不滿願如此或曰否否士宜廣文得廣文胡詘爲士適廣文且得廣文胡詘爲天道張弓高則抑下則舉餘則損不足則補皆自然之致也夫詘也而胡必不得信若不見李先生其嗣先生而起愈於先生不可限天下之

願居其詘以待信如李先生不少矣李先生咲曰有是哉造物之司契有償於眉睫如此耶士不爲廣文其嗣而起愈於廣文何限士爲廣文其嗣廣文不能以廣文又何限農之子恒爲農工之子恒爲工不見異物而遷其肖之似易易也其秀民之能爲士有足賴或百得一或千得一超然窮巷堀堁之中世方謂我大似不肖正不必拘拘於肖之之爲貴也事有可知有不可知造物者玩人於股掌之間亦終令之所不能

知者也蓋吾嘗有子矣吾自析薪吾之子仲嗣而析薪吾意其克負直餘矣而庸知其舍我去也吾之子伯榮孝廉是諸君子之所期爲予詘得信者也始吾心許以吾子後於吾兄吾之嫂發病且革輿吾子之公車征會發召我謝曰若之兄無多貲貽徒以我累若父子今詎宜以發故滯門戶大樂另其已亡執喪予聞而淚潄潄不忍聽也已作三年淹往矣會又届行吾子則以前期爲予治觴邀諸君子計吾所不夭於斧

斤幸爲匠石鄙弗顧而敢侈言維祺召客引滿豈吾向所以自安於拙之意且室人前是七旬亦固止不爲壽吾獨不與同志歟於是孝廉君不得可乃戒其儕謁于余不佞曰是必得子大夫一言庶其爲家大人欣重許我以滕席前上觴并觴我毋効區區者余謂孝廉君若之家先生孝友士也其所以奉嫂殘久要不渝是爲讓人所不能讓要人所不能要胡不感下泉而肅神聽哉自先生爲廣文則廣文如農之有畔也

拾天地之有餘遊世途以無競居恬抱質譚道讀書繩準師儒雍閒俎豆志怡如也一齋環堵不蔽一官十年不遷人或嘲先生何常弗遷茀遷猶不遷其去夷門抱關幾何先生咲謂吾何必不似之吾且自列吾在委吏乘田之右又或嘲先生何食而充充不告困耳不聞韶一歲而薦於膳得二先生又咲謂三釜而外全收芋栗吾猶俱明志之爲濃移也矧又有此割可歸遺于細君於是客莫不大咲謂先生引聖籍附高闡文墨之論多滑疑焉又奚以難先生總之則先生止足之誼所不以耳目役而得逸體娛志者也謝廣文且十年而稱七十壽酒酣先生愈執恭以托於材不材尤信余謂先生物之命各有制樵蘇不必故我遺匠石不必故我覯風雨霜霰不必故我不剝久乃虬鱗蒼蘚干霄溜雨爲數百年物其不可朽未有不以其材者也于蔣太君齊髮吾猶以徵齊德李先生又何多讓爲嘻美矣無所疑于天之道矣有孝有德以引

以翼卷阿之頌言高岡不有證于詘信之說耶而直以其壽爲廩廩也

泰涵一兵使壽觴序

歲壬子洛陽泰公繇祠部奉　璽書視吾海上師先是訛言孔多攻剽外訌諸被邊斂蠈之窟關譏不勝禁郎不迫爲封豕之薦食憂不能不爲跂踵之股引憂遷者之所鹵象胥者之所指種種情形叵可恐惴多矣公至而海烽燧無警也公重以操如敵巳至而長纓之繫在其握其

安無事飽市租若娛於超距而不知孰之之隷
我軍盖軍吏之式以歌願得須言於公有日矣
顧公至則未期耳春王十日届公初度郡之理
周君某請得余言為公壽余笑謂理君禮五十
曰艾察公貌其已艾未耶雖然吾則窺理君所
以祝公意矣夫壽於身者為身壽壽於天下為
天下壽壽於千百世為千百世壽樂只君子保
我黎民逮於子孫如公所以庇吾甬去災害寧
有量乎哉公轄環海而制其命者也吾瑕之生

於通倭巳洶洶告矣策之者曰民狎海因狎倭
民以倭之親徼利勢必以我之情輸倭我泩不
巳而彼來何憚也當　世廟之壬子其後先為
矣越閩廣患至殫東南之財力十餘年而始克
平之前事之不忘猶屬耳也所得於叩關之狂
榷幾何而啗此無窮之谿長慮君子至用　特
請請得下所在以謝此猋忽之風檣其說詎不
明白正大即公而驟聞此何必不謂然而未敢
輙議置其然者何海之禁弛久矣非漸淮南漸
閩及粤靡不逼靡不藉為利孔謀生焉其積長
子孫習檣櫓浮游於淼瀁之墟若走平陸何可
勝算也一旦罷之以奪其所甚便其能奉尺一
以善徙業乎能坐而昇亡乎能擇地而錯趾乎
其不能爾也其可患不有急於自外入者乎必
於薔啓而逼少以慰其無聊不肖之心而所牟
於附境胡遽得徇其饜其聲言此而潛以逸之
乎彼也庸愈知之且彼竊出之多途也又胡必
自吾鑑始延袤之所托孰閩孰呉孰越拊其嗌

而奪之踵孰之制孰之不制法禁數潰而貿亂
日以滋公巳蚤見此而持重安之也豈其計畫
無之而托於仍舊之如何哉不容有事毋敢以
事擾也不容不有事所事亡不在更也公所事
則在預儲糈則在明斥堠則在伺要害則在試
師干而其所最精核則在嚴尺伍毋令占無用
而虛有用矣則在程資勞毋令啓倖途而耗壯
夫心矣則在除器用枉矢弱弓鈍兵朽甲無俾
雜而為吾焜燿之織文耻矣於是海事日以餙

而氛日以消即我之奸民猶滿讕倭今倭少嘗我而不必得志也何以入倭即舉而吾所爲備非虛無人何必深入凡公所詔於吏士惟是職守之兢兢非有毫末伸於其所不可知而所繇詰奸止暴窒隙銷萌以自備安在其不爲倭備哉且夫鑒已然所以度將然也靜以爲動君也微以爲著知也簡以爲林林樑也行無事以不先天下擾也客須之鼓與其大路文以蒐也闕鞏之甲貽而爲武之克也恬而用靖十世之所

利也挈方千里蕩沃之區而席之乎安瀾其爲之德億兆人而已耶爲之壽日月引而已耶榮衛之調和鵲無技功莫大而名載之以遠人壽之至大非耶余不佞且私之爲吾海上賀還爲明天子重地之得人賀而未暇於公之壽以莫不增爲公賀也借以引觶爲則可也

壽張母徐節人八十有一序

自余休里習張子應麟抑而遠斐亹而敦里推超乘無先之疑必有自也已乃知有大母徐節人云節人生而靜悲雖嬉戲與恒兒異季父侍御東盤公奇賞之時摩其頂曰安所得快士爲之倩乎已得張氏子即治讀君方在髫而藻思已勃發侍御公力贊決擬必嗣先猷無爽者顧獨不能審其無年以節人侍不十年而徃也張自槎湖徙著東江始忠州刺公嗣之爲學論東峰公與故里喬樹東西望迨治讀君以譽士蚤自省而適其家中否甚矣時節人年二十七所貽藐孤年五上奉兩尊人翁病痺姑病瞀所需

藥裏費溢於舖產日侍翁展轉床褥間久之竟不起瞀以舌舐少間得視如初人咸謂誠壹之致獲祐於神有此也顧獨無救於其貧嘗以一編授之子禮君稍不良於試大母則喟然吾猶幸得撫有子稱未亡人延此一縷者庸奢望哉自是不欲極力所至惟栖遲膝下之爲歡藎自三十四十以至七十八十中更憫凶災害如荼集蓼則五十年而餘猶一日矣當壽之旦擊鮮絜罇擬爲大母速客引滿而母更泫然弗領可

顯然以罷越歲戊午應麒薦省闈諜至大母喜
過望已怦怦不自寧語其宗之老曰張自上世
柔和兢約乃今撫孺子頭角知當不長貧賤天
道或然將無一日侈嘖所餘乎禮志君則謹奉教
不集賓不張樂皂綈杯棬奚童赤脚畧如居恒
里之人更爲訝弗顧矣孝廉君歸而拜大母堂
下聚而謀跸壽之觴不可不自今該且何可無
言而稱之爲采風者異日報聞地於是肅衣冠
造余不佞有請焉爲孝廉君之言者曰討古今

之爲發誠矢志不中悔則以節稱矣慮無不曰
始居貧并日食乎又無不曰始嘗苦銼鍁治繲
綆汲杵舂不遺餘力乎務且移之井而入百方
悮而乖之又百方屯難殷憂迫而乖之構而彩又
百方俯之以柔心而不無謂我下也决之以剛
腸而不無謂我矯也久而吾之衷喻於衆知吾
不可而躬乃稍即於安槃發所爲艱大較不出
此即吾大母亦何必有加此而獨謂吾大母宜
被國華敢以吾今日阿私吾所尊耶非也竊謂

吾大母所别於恒徵也志决而氣尃禮恭而言
直不必矜亦無所事矜僮僮祁祁所得覩於祭
儀不爲不膏沐濊也肅肅雍雍誠無辭於井臼
詎其爲窮愁褻也始敕吾父訴如焉曰是千鈞
縷也已而撫不觳不觳稺喪母憐之甚矣之亦
甚曰是繫千鈞繫者也出而瞿然約我於庭無
惰也入而誾然規我於室甚莊也蓋至今日而
不觳以幸附諸君子之林則惟吾大母之所貽
猶不自今爲大母計列吾大母於古哲氏之林

即吾父子不幾於禽鹿而視肉乎哉於是不佞
聞而憮然爲孝廉君慰且勗子之有大母也是
所以有子也長發之頌生商非偶而已也夫節
豈不難言哉處瘠而志困奪不終處沃而志廣
奪不終不瘠不沃寢處甚宜猶然鬱爾無聊而
又奪不終何也勁骨誠心非有擇於其處也有
所以植之皆天性也於若之大母可睹矣又何
以爲吾子勗夫大母非有得於經傳師友也猶
以節著子所誦法自孩交遊聞見自壯幸而覩

上國光殉世事猶得爲身家計豈立節者之所
獲心然哉是必大有裨於國而後乃大有効於
母也士所包舉自遠則其張設也不輕聞子之
家不以登名宴而以壽觴宴是矣宴而不以封
羊伐鼓坎坎傚傚爲里黨侈而以一樽一簋爲
朋舊親固知孝廉志方有進乎是哉方有進乎
是哉噫是所以爲大母壽無涯矣

方母楊太夫人六十壽序

汝南方聯伯先生涖吾郡之明年夏六月爲母

夫人誕彌之月稱週甲焉維時治理流鬯休嘉
遐暨及我祖臺之政成咸適於是諸在冠裳之會
衿韋能言之士咸獲耀光明而申誦祝郡所屬
邑長君造不佞其有請曰惟茲太君之獲迎郡
邸養也庭闈省覲匪伊朝夕計無減於里之居
矣辰出而度有禀夕入而事有覆太夫人耳而
領之而色加喜貌加溫七筋加餐此不必得之
於里也恭民愉與愉氏戚與戚太夫人之與我
郡尊一志滿願胥此矣獨此羣百姓躬被德而

不必能口頌德非夫邑之頌而誰之諭耶邑宜
頌也代爲羣百姓頌宜頌也余曰有是哉拜命
之辱何敢以不敏辭先亦竊竊而願有述焉自
奉郡尊得與語曰靡旃未嘗不縷縷內政云始
太夫人倖封太公家素封太夫人自共德嘗嗇
嘗勞若天性然食一算器衣一澣弃不爲俗之
廣侈移其志也設飪調漿必躬必親務於臧獲
先之而非爲積著地也以振人急甚於己里有
敝敝而來者手一券蒨子錢相室胡盧之曰是

一履掩其前趾不遍償於何有太夫人亦微哂
曰今得鮮衣怒馬猶行貸耶卒與之以故橐中
罕得貯一剩物蚤舉子敦賢師傅蚤登名領巖
邑上逮譽命蚤拜封章瑱珈象揥一御而翹瞻
闕庭北向謝已輒去之短衽如故里之媼不前
胥則不審其爲富且貴人也自迎郡邸惟公私
儉薄是念闇敵扑呼碁則容有歷所得曲體而
措不用何限時有賓筵得已則已爲太夫人憚
擊鮮稍加饌則有戒所自惆物無以口腹累也

歲氣多疳癘設藥局多方療之爲太毋出簪珥我公緑而益之成毋志也讀法小暇則進諸子衿秩而造之拔其尤而振其息曰吾爲若父毋代督若也以今日而惟我毋之訓罔少弗約於中若而一如吾約使吾得緣約而錫吾類漸廣也几我郡尊之政時有摘發使民弭耳而惕於志不必以今日也又時有縱舍使民喜過望而俯於心又不必以一人也相提而論孰之非太毋賢智慈和之爲用與哉太毋生於嘉靖辛酉當天下全盛時自我郡尊通籍甲辰太毋名在司封從此分俸賜十七年於玆甫稱六十壽又從此而七十八十九十太夫人壽益登耳目聰明齒髮日益強固我祖臺洊陟華要秩益尊所在鎮鉞咸迎太夫人與之俱詎獨賢於詩所云靡盬而不遑將毋者相萬萬哉槩古今士不必多沾禄沾禄不必逮親逮親不必及耋歲卽其耋也有得如太夫人者若而人乎世擬太夫人爲完祉縣其所以受之無天損非耶瞯天地之

有餘偶乘之而不敢謂巳有也譽人理之所不得不安巳置之而毋庸使基有壞也惟其不居是以不去惟其不盈是以無不盈斟酌於消息之間而不涸者爲吾府矣灌輸於名實之際而有待者恒爲用矣槩疇離之有祉於太夫人孰多或曰以今東陲之多壘也卽天下不無垂堂之感於太夫人且得無深念乎余曰否否徃嘉靖之季太夫人之所篤生而稱全盛時者我東南之驛騷且十年矣當宁憂矣太夫人有子伯

也立官著偉望仲且繼之諸孫林林又繼之追[illegible]太夫人胡慮焉

峧墨亭集卷三目錄

古鄞 徐時進見可甫 著

重刻蘇文忠公寓惠錄序

余以戊申夏四月入惠且閱歲而丞蕭君以裕以是錄投先是余不聞惠有此丞謂錄故鏤在郡庋歲久爲蝕所蝕無矣頃有以故帙貽者因授剞人余展然爲丞謝非子大夫幾漫滅此矣按記公自紹聖元年至惠寓合江樓亡何徙嘉祐寺亡再徙而始卜築今所爲白鶴峯者居亡

何而又南徙之儋耳計公在惠三年而餘無論流覽不必極起處不必寧而所哀篇什三百章而餘而序銘雜著不與焉今味之公於時殆已守恬全寂故津津五柳居多時復和墨爲一抒其情境之所感而庸詎知後之襲珍嗣播至此哉或曰公時且不諆於酒脯米鹽而寧捐其賜錢東犀以倡有所爲東西新橋者其他若掩骼藥病惟患苦是惻了無倦時以故惠人德之此尤淺之乎論公者也夫自公轉徙爲遠臣足跡且半天下又何所而不嚮邇公又何所而不援公爲其地重不獨惠然且今之鏤播公文詞惟恐其少湮澌者豈必皆沾援於公者也世總總無所繫而不能不繫心於節義文章公則兼之又坦洞慈和所至之地愈僻遠而公化誘回移之心愉眞切凡此皆公所以爲公而得慕用於天下者也顧獨不能安公於禁勿者公雖無競而不能少貶器故不同藏焉公所云能開衡雲而不能弭皇甫逢吉之謗者公殆自矜矣由今

誦之嫉公者與公之傾於嫉者孰存而孰不存雖然天下亦何所而不必存合江僅以名城東門而門之外所爲合江樓圮無存久矣嘉祐寺圮亦久矣獨所爲白鶴以公榮名而得與公之篇章至今存槩有物所托於世以其名耶抑以其蹟耶而矧兮彼之炎炎隆隆以自詭於一時者耶竊於公三嘆之

古文世編序 代

客有謁於余者曰粵入中國千餘年而禮樂闡

不文獻逦典以逮今須陸大夫閩所不閒乎余
曰唯唯　明運肇啓眞儒輩生鼎鉉之業推緣
聖緒於中國猶多讓乎余曰唯唯雖然不無俟
焉夫物不必産不必不産名都通肆不脛而馳
鶩者之所需而得必於是也賈豎逦以其所挾
赴而重爲購彼且詫而謂抽祕於天柱宛委閒
不能以差數觀矣粤偏而幅甚憂載籍之博雖
多所裒於學士先生其度縣嶠而灌輸之乎下
邑將無猶千百之一二乎余曰唯唯此余事也

自余束髮隨所披觀爲差次每行必與之俱篋
今具在吾何敢以寡昧辭敬如客詔爲授兩邑
令今付剞人題其名曰古文世編何謂世文者
氣而已矣氣乘運爲濃漓而世數因之犧韋氏
之始文象渾如焉吾以觀其世也迨三皇而托
於紀若存若亡說者比其世爲春則其穆如可
以觀也尚書今文古文不必多異獨其自虞夏
而迄秦費只一帙而千百年下上其閒其詞之
簡則醇奧遹而降亦百千逥焉得非以其世歟

子思子則謂事變有極固當爾爾然則其爲誥
爲命爲歌爲訾者亦豈其能爲典爲謨而不爲
者耶又云凡書之義兼禝訓詁乃爲典雅則其
所貴有在矣揭爲不就其所貴而速肖之而竟
不能肖又何也得微有不可強而摹者在歟當
周之衰游譚制命雕龍白馬橫絕勞櫟望而知
爲策士之音矣乃今學者獨宗秦漢詎秦漢之
世又有勝於二代諸季耶非也其體又一變也
其矯焉而喜爲雄反焉而附爲正則風所會也

不相律也詩始四聲及漢魏而有五七言始未
嘗不摹古而終不可幾乃更爲調兩者不相律
何必相勝因其世而巳矣因之極而必矯所因
又勢也漢而下靡莫甚於六朝而其始緣偶琢
之爲工盖自漢季而沿之爲晉爲梁爲宋始未
嘗不名爲雅而偶之不能不趨而靡亦勢也世
稱昌黎氏起衰濟溺夫非以其創爲格而能抉
一時耳目之囿哉客曰善吾得夫世之解矣竊
又請者六經文字緊祖而玆編獨不必收何曰

是吾夫子所刪定而後敢有汰非僭亦妄也三皇而前不盡徵矣二墳鑿度何必不贋而顧獨收之曰斯其贋當亦戰國以上人尢而效之有甚似焉吾想而存其世也唐宋諸名家太鼎巨鬻嘗者靡厭今得徵有遺七歎某某一章某某二章豈其有喻於諸名家而不恐湮澌之歎非然也諸名家幾戶說以渺矣某於某時某於某時吾系其人以綫之一吾以存世也凡吾所以編次意如此始學者姑假此瞥觀焉而徐以所

不竟求諸五都之市其可也博雅君子不自珍祕嗣後我心而附益之其可也役始涓灘某月竣於作噩八月爲余校讐是者南海劉令某番禺陳令某而起予之有事此則謁者客孝廉區生某區生盖粵產云

刻豐南禺先生遺稿序

自鄒時一睹豐先生道上觀者襍遝延脰躡趾幾不得前余亦竊咲爲乃公看殺憂矣公土木鷄皮鬆髻當頂鑿蘁一髻瞥然經市先不恒見見乃大詫不必盡知豐先生書與其詩若文也當豐先生時吾郡大司馬張公惟靜爲主盟而於豐先生獨多遜其序先生詩梓行之則自今上丙子去公捐客且十年其孫越人裒自散亡故當不無濡逗世或謂公養痾傲士區盖不謀闔龠都靡題詞屬草率從手脫不越宿而奚奴巳竊投好事不能以半瑰貯久矣歲丙辰溫陵蔡公體國奉　璽書視吾海上師選問與公之曾孫孝廉建瑳咨前事且云人高事遠遺物

猶珍矧文字而名在作者壇恐今湮滅乃爾於是孝廉君括諸門牘弁前所儲付剞人而使君則以序命之不佞某余曰主臣凡吾所爲甚欲使穉公一見何必不如士季乃其人在玉樓吾所爲不可見於先生先生所爲吾得而敘置之俾譚者有述焉後先引重何必第爲先生不朽先生登朝在　世廟初年會大禮議起尊公五溪學士議不當　上旨考功公與諸同議名臚具皆得杖而五溪公以首議拜杖且得戍坳不

及首丘此則公侘傺不平之所繇而儻蕩詼詭頹然自放畢一世而不可意之所托以發攄者也其自成童眈書已寖淫焉十行並下一目不忘至四十外非諸家近行無他苑秘留公一盼矣其爲詩若文先無行集不必盡暢於天下槩天下所以知考功以其書而里中人以其名市更爲贗罕得公盛年妙暴贊四方而參品目故當不無異論評者出而評評者又出千載而下各不相爲寘漠之間把臂相知且得無深念初

議率率乎下馬布毯觀以三日不復敢謂浪得名其初固無意爲齗齗也少焉嗒嗒折心要爲共詣之途已見得爾又安所得爲違心之論紫蓋祝融業業不相下直聳蔚藍亦各天植之耳未必祝融以諸峰之拱已自多紫蓋亦復何心望深於所不拱已雖然吾猶未得其所以有拱不拱意也以尼父之聖而名播揚於天下猶云子貢後先之大道透遲耳目是固宜必有以逼其意豐先生高自標位亦何意於吾黨孰謂吾黨而可無意於先生哉是剞也明使君獨闡之毋令宇宙精英與人骨並去盛事也正吾黨事也詩凡若干章合之司馬公前剞共若干章文若干章大抵非里閈生前所得寓目而矧以稱於四方姑以耳其名曰夫夫空青水碧能語怪不能語恒皆意之云未之下馬作三日觀也余所睹記詩骨蒼神遠悲壯沉雄雖開豁紟呀而幽閒獨寄文自西京以後比事肖形無意矜奇而百千年下上勘訂謬誤更鑿鑿令讀人爽然

惜未有能盡讐其亥豕與天下暢然滑疑之耀也所藏世統五經傳多逸文并以疑存俟後君子

張孟奇彙雅前編序

世之書罕不贋亦罕不舛訛傳會六經而下揭日而行無慮百千億選其得經今不廢何也其所獨至未有以易之也其竟湮澌併其名不可舉又何也其自不足托于世無論也爾雅爲周公之書而雅所釋詩多東遷以後詩夫周公而

知有東遷後語耶周衰列國之騁詞去古未遠其得妄作名氏爲贋書惟此時其能迫古亦惟此時孟奇氏謂周公自有周公之爾雅仲尼子夏所及見而今本則後之人所拾其逸而搆綴之者張楫氏表列諸家示專證鄭宋諸儒辯言非是繩彼事時總之續非一手系有扶同孟奇氏之爲彙雅而壹稟爾雅又何也爾雅不周公而其奥古綜博無以易之卽不周公不害其爲爾雅也爾雅稟而廣雅小爾雅而方言而釋名

以次臚之疑仍其疑誤題其誤不輒更不匠解詳而有倫簡而徵吾未覩孟奇氏之爲字觿奚如而於茲彙窺孟奇其於諸經百氏奚所不沉淫鑽訂焉其子雲孝標之儔歟世後生一蒼頡當不能益蒼頡之所無復組一盤庚奚必肖盤庚之爲古孟奇氏述古而信者也其雅則鉅麗其自直左扉竟於石渠白虎之藏以後如此耶亦受三、歲奉亦直事繇而得廣心恣意以自克就如此顧不快歟或曰文字之有爾雅昌歇而已旣自挾七甞爵脧奚之不屬厭而必昌歇爲不知雅所收皆六經孟奇氏固曰必六經而後可以註雅也鵙之餘滋逦在其肋我實未之滌䏶而姑詑於大嚼之屠門以文其枯陋其視通人奥士得趣而咀之精寧遠相萬巳乎向吾耳孟奇氏名於諸操觚者口如弇中𢪏中兩先生亟許可直謂其懷古諸篇足嬎大雅無愧矣自余把孟奇與定交巳晩而適其彙雅之編甫出嗟夫今是編而兩先生及見之也其稱孟奇氏

曰博物君子而俟余之檮昧爲哉

雲夢山人詩集序

當不佞陪京時諸以山人而名能詩者率不絕於不佞顧以余之固猶不盡折於諸山人所爲詩而諸山人居相語徐子之詩自爲徐子而巳計余之有此蓳卷數言第以取充非有霧籟自喜以名其家而余之不能竟諸山人也又奚其異雖然余又時自詑能知山人深者吾甬之有句章山人吾知之矣雲夢山人家在楚前是者

十餘年所而得山人所贈王孫疊韵一章余又洒然異之矣從陪京郵書往而得山人雲夢集二十卷盡哦之夜及丙睫不得下若起山人而與之披語於冲夷蕭散之襟不知山人入余而余之自入於山人者又何也王行甫云山人詩近質而鮮勦其勃勃動人獨此力得耳夫詩溢乎情者也情至則無假而機躍其云以動天地泣鬼神非詫也魏晋而下乃有律方之里巷之謳謡非其質矣何不矢口於易而創此拘拘者

爲以其自然之腴不可爲也律且拘拘以束吾才於格矣托於詩以一見其斐亹而必於律是程又何也以有匡廓可勦且摹也抑有質焉乎否不徒勦且摹也又併其質而托之抑有自然乎否噫嘻乎此古今詩降升之大較未易言也詩質而腴正似彝鼎之有斑斕其色澤從古素中溢而得趣在形聲之外苟有一言之幾乎是即其他多可譏彈而不害其爲代不數人之人凡余不佞所深折於山人以此乃吾甬田叔氏評兆孺詩如端人正士搢笏垂紳而余又謂山人之牢騷不平一觸輙往何必不似張季鷹賀浪僊諸人其宕弛閒遠托以懷貞又何必不似李青蓮陶靖節諸人種種而是則其至質之所合自有也集校於吾田叔而向所云贈王孫疊韵不復載知山人漫成無意乎哀矣故多逸噫嘻乎兆孺詩之爲雲夢山人也人之爲兆孺先生也以世其家托茲宇不泯泯已夫

刻李實夫拊缶吟序

李先生實夫以郡司馬署吾邑事余自粤入里始得遘諸而里父老爲余言李先生治辦邑若承蜩然所當洶沫又靡所不骫至余時以行役未能一一領先生也埽而田叔氏以九疑遊弁所爲拊缶吟者詫示余予不覺洒然怪此才吏也而騷墨當家如此哦之兩日惟恐其盡繇其旨近而遠貌莊而温淡而澤所不經奇也者又無所不經奇所不屑屑關事也者又無所不關事斯其爲人乎其爲政乎卽其所爲詩乎而余

之率率不能盡實夫詩猶之始不能盡其人與政也今天下之於詩罕所得不勦摹矣世之論詩又必曰夫夫具體未合格未有不具且合焉則見爲非其至亦嘗於三百篇之始求其體之具如後世者乎從三百遞以降體亦遞以具誠肖厥初無庸具也又惡乎庸合必其具且合者乃其所趣而爲勦且摹者也翦翦者之所托而於至質不必合詎所謂優孟之於叔敖得恒似哉李先生之爲詩惡能戸說之其於政自繩矩

焉無緣飾而便於事當於人人自爲得所欲愚父老猶能知而誦之凡李先生所以入人皆其無所濟者也世又謂冶牘爲俗腸顧不知吏之丰度疑遠非大雅不辨此且不温厚不和平不稱詩舍此又焉所爲父母之懷其岐而二之者皆其襲之者也王元美之序承父詩曰令以承父才而必古是徇其所爲承父者將無濟乎有味乎其言之矣余於楚諸家第嘗一序孫兆孺詩孫拙而勁得風人之骨以余所稱實夫殆伯仲其得於溝溓嗟呀之氣當無離合噫此足以觀楚才矣

秋水閣副墨序

君謨之爲古文詞始諸生蓋其好也或嘲君謨亦太酱計君謨咲曰吾非迫而時夜求也爲吾轂之音所自有也文一耳自有制舉而以其令別於古當古之時爲古之文曾不自名其文爲古也士不制舉不應羅目故今士惟制舉孳孳焉彼誠有所不暇非爲制舉則有禁它弗許也

蓋余與君謨每抵掌此則相視咲而世不必盡釋於其心或惜之爲是迂鑿而失事不且怪之謂是秦征而轅越而君謨一弗顧自君謨成進士而海以内共傳説君謨歎制舉之有眞毋敢以拾唾驕吾一博矣頃之君謨之秋水閣編出君謨之所爲歌詩序記傳誄尺牘具在而世更競賞之嗒嗒而遜於心其前而得覩君謨之制舉者則曰是古文詞耶抑其制舉也向固疑之其爲制舉也非制舉也於是君謨之爲文合之

而雙美而世人之於君謨亦僉企而交伸之嫋嫋此管一日而無之不爲知音又何也文無今古才有偏通以其古文詞爲古文詞則或詘於今高人韻士一托名山所概見少矣以其制舉爲制舉則或詘於古論道執經劾能底績亦各以其量程焉要於籌畧論議度務權時所得於古不可少庸得槩而皮相比於卑卑不及哉始君謨下幃探奇好古於百氏罕不窺亦罕不潯涎䜩洽焉故其爲今也恒以古鑄而不必其爲

今也其爲古未始不以今比而不必其爲古也味深趣永機運神流其氣嘗傑傑而有餘其色嘗瑩瑩而自蘊其音節嘗調調刁刁而不必有所寄惟其才無弗通也始若以古通之今既又以其今通之古而究則以其神理而兩遊之爲才用斧藻青黃經綸世務嚮獨文士云乎哉猶憶君謨與余語竊可怪者二事漢察孝廉士起家多從辟召薦拔不煩以文媒取也世之文竟無愈於東西京何故唐世以賦以詩或以其隻語知名特借一第收之似今人曷不弁其隻語而竊之而勦摹之其不竊以勦也不能欺耶抑其不屑耶又何以故余時亦相視咲無以復君謨乃今而知君謨之寄慨深亦其所自喻也世格卑卑若江河下遁文遁質儻亦世數然君謨且奈之何嚮吾自詫爲悉君謨矣吾猶爲正甫之序君謨解者其曰君房儉弗寛緯眞騁弗制里之人且見爲有譏彈矣余則謂里之人弗廣也夫其能爲君房也卽以傖評何害其能爲緯

眞也卽以騁評何害從　明興而以一家言行若而人其究澌滅無稱其中之著名字可以受評目又若而人正甫意無臧貶也論其所抵如此世人論詩獨少陵亡敢置喙他如白俗元輕島瘦郊寒畧不相恕正似論瑜不必瑕匿患不瑜耳豈必砆之不瑕爲貴哉諸君子之名稱業與少陵青蓮並到於今矣請得就君謨而論之

林侍御疏稿序

侍御公之爲南牀當萬曆己丑庚寅之際時

上方總巳攬大政卿士百辟兢兢功令無少惰窳天下晏如也以故公皂囊亦不數數載公車即不無條上亦罕故草貯囊間又爲闈之役暴埸家人回惶良久不定定故無意捜遺稿爲公章著不朽也會舊京彙諸名疏播行之而公某疏其疏具在衷中里有比部某公者從白門挈而貽諸公子某等諸公子則泫然涕交頤自傷世論猶不忞忞我公如此而兒孱至不能舉其餘以報下泉其奚以比人子數於是謀剞人而

請得給諫其先生爲之序頃之余得請里居又問序於余不佞夫其先生世所稱持論侃正爲朝端取大者也其於建白竅會宜知之深諸所云爲培國脉爲風來學爲袪巨壬務持大體雅不欲毛舉鷙擊爲名高具言之矣余何贅雖然余竊有感焉侍御公之所効於巳庚之歲者即今　主上也其去公登第庚辰以後爲一變亡何又一變　上益明習天下事公官執法所爲朝上疏夕報可雖公誠壹有動亦公幸而際其

盛也公逝而事又日以變迨今且二十餘年天聽日遙公車今十上不一二報釜鬻之間不爲用而爲否餌設不調公得無憂於夜臺乎夫爲公幸而即爲天下幸也爲天下憂而何必不爲公憂公在冥漠亦逢賈傅諸君子慶公之遭而自數其侘傺不平否乎公又與之譚今事而能無惋惜不巳否乎說者謂賈生一傅寵王亦時召至邸當夜半席浸見嚮邇何至過傷以夭且其始議不無過激稍見闊遠非必帝負傅也

至景武之世而用其策且八九於傅又何憾凡此不能一二其詳要於心爲乃公言多可采千載而下生氣猶相應稱同心焉若之何而忍負時以自愧遜於古志士之林蟻動床下牛鬬是駭其懾於霆之砰砰亦性矣行而郭索我心殊躁奚其見於陳悃口所偏肥繩引根批奚以通於衆志陽和之化眼猶可憎而矧兮故質之不能塗其二三凡此皆　上所以積貳携而鬱結之日以甚者也公之靈故惝怳焉得無曰此即

某所嘗事之主也而今難慎乃至此耶其爲寤
嘆可不倣想而聞哉公爲人皙而津望之硫硫
玉立知爲偉人自余偕計再贍之不謂其無年
不究厥抱乃爾讀公疏重有槩於今日云

文夫山朝巖樓稿序

于鱗子曰自屈宋相師友而楚詩由來遠矣斯
三大夫者皆有所不得於其心者也是故其情
危其言切怛宛至而不能以直喻諸人識者悲
之謂是可以怨而嗣是者不無感悱苟有以自

托猶之爲楚之音焉有如夫山先生其人非耶
往余入楚爲山人孫兆孺暨今司勳袁石公叙
詩斯二君子者顯幽不同要之皆遠聞獨詣於
其懷無所不發抒者也而夫山子則屈在名輿
實之間從其始坐剞船何必不一日駕長風遊
八極而究乃聽所之以壹適爲巴參序雍奉銓
次何必不專百里而制其命而丞郎爲既自抑
心就之又何必不見斐亹纍貲勞姑以伺馭人
者之一盼而直爲是委蛻之輕不能以數月滄

非其好也士固有志卽盱目萬乘之前不爲屈
矧今不知我者之比比而直以丞丞我乎自傷
不遇而以侘傺無聊寄之乎樹雲蒼莽止乎情
惝乎寢酣委順乎周環之寒暑掇收乎有餘之
造物惘而不悲遠而幽䊵乎其不渝移也忽忽
乎其杳不自覺也蓬乎其贖不繫也夫山子之
千八百九十章殆無之而無不得於其心者歟
故夫有夫山子之仕也而後有夫山子之詩凡
夫山子之浩然歸而快然於其詩也要爲有所

至非苟爲托而已也今之任政者吾惑焉曰吾
行吾素斯已耳矣考要其業而所効於委吏乘
田猶茫茫焉則又曰吾之仕有所不得已也其
言詩則務卑之毋高論少見創出且訾奧爲無
當矣未窺正始且以雅爲無色矣鱗鱗未嘗骨
刺頑戒而不知咀粹嚼聚之徒以勞吾頰斤斤
而禦圉之守謂是可以狎齊盟幸無敗而不知
拾唾綴餘曾不得與抵掌之衣冠肖似其二三
抑有不得已於詩而然者歟亦安用此浮慕乎

哉夫山子之詩其軒軒者也丞雖卑其在會吳腴肋之滋焉何必蔵小偏而爲之長聖者有急爲人臣僕而不羞爲湏權計也賢士之前投以和璧而不能移其不受之名其智彌精不可以稚驕惑也厄之閒隙屋之翳蔚雀之所自求而奚足爲鴻鵠慮去之三十年始捐舍沖夷蕭散詩日以工而非工以其窮也賣山買書坐臨萬卷所遁於洛陽猶有半而擁此何必不賢於百雉誰謂夫山子貧而其詩也以怨托

駛雪齋詩稿序

世仕宦得舊京輒云僊吏以秣陵佳山水足供琴酒又自公務簡長日登臨且得無公案牽耳余初拜爲水衡頗以詫而時爲勝具詘稍遷司馬曹皆不盡無事自哄所當雅俗何居而一時騷畧之倫所得睹記亦不必盡沿江左餘風焉張將軍觀甫家世秣陵與其尊人德馨將軍皆以詩自娛饒氣韻又屬籍司馬曹而杳無以此二君稱於余不佞者計其時已躍馬射期門待詔矣亡何觀甫奉虎符視吾海上師與余交因得讀觀甫詩而後知觀甫詩人也觀甫自言少好弄㛹冠第會武從仕四方猶快意於悠悠之旆蕭蕭之馬至彈丈八鐵琵琶唱大江東心甚樂之謂此洵詞人獨步而曲士拘拘方擬此爲赳赳洸洸不無螯於温文之指諺所云食鰣魚憂骨剌無奈此癡叔何也相與抵掌久之出所爲雹白草眞州草婁江草以逮今海上所裒而今余得譏彈焉嗟乎觀甫負蕪長不可以一途

限如此以遇中原當旗鼓技擊之用其小者哉世論詩每患其不工而不知多工之病於琢也又毎訾其不近情而不知務近情之鄰於俚也如觀甫詩有弗工否其工有弗自然否自然則饒韻饒韻則饒姿如人善諧謔舌本通脱觸事應聲四座絶倒豈必假悠繆佚鍾鑪而後暢於聽者之耳有此排調哉劇本詞頭齣賦一章特寄風驛了不經意咄咄張卿迫人曠遠多矣或曰持此退虜可耶固已夫高叟之爲詩矣奇正

寔虛闢生婉轉詩與兵共之境到神流目不及瞬詩與兵共之詩何必退盾詩之人何必不退盾以令天下之急為兵出機入機通人是賴豈必天下之不能詩而後能為兵哉雖然吾姑以詩論也秣陵人又雅推德馨驍士以其巨石頭足破大障礙一語為知道又有第五負六翮於驃騎難為弟儀所云江左沿流將造物者獨以優君家父子兄弟非耶

羅浮副墨序

余家四明為洞天第九再領郡主羅浮則洞天第七在焉凡越月而韓寅仲孝廉與余交則以羅屐邀余且歷披其所彙副墨一一示曰此其峯某潭某洞某僊臺某寺觀某僊翁所成丹某釋子所標異若指諸掌余咲謂寅仲余實未登四明而余恒自詫非俗人徒此與不淺云爾余郡故有鮑翁覩祠余嘗以詩投之云從君假雙燕扶我兩腋風比領惠人則謂余詩讖而余本懷葢自諭其濟勝具不足也寅仲則又謂余從明州入四明與匡三百里而遥其徑从縣而不可以籃筍晉康樂與公諸好事率登鴈宕天台華頂罕為四明紀遊者今自吾郡抵邑四十里又五十里抵山麓龍華寺皆得安轡聯鑣塌為蔪一徃答山靈余曰甚盛甚盛余不敢煩臺餽不涸沙彌比丘願孝廉宿我梅花村書屋裏為我預葅九節蒲烹卓錫泉足矣雖然吾去而來不能以旬吾骨相何必續子華稚川諸人吾足蹟何足為玆山有無吾姑以吾管為寅仲疏所

為朱明耀真者按志羅浮洞週五里曰朱明耀真今遊者多披棘而窮無所覩鮮不訝為荒唐矣余謂夜樂水簾朱泠麻姑諸名洞皆洞也山在南服以朱明名取義當自廣山五百里計皆朱明洞天而求之於五里固也人與山正得夙因劉阮已入桃源比出而還尋之其因盡則其故址了不可再遘矧故與無因第取之問奇選勝而欲率率與真境遇可得耶境無真而人有真其人杳不可即而又烏覩所為洞天者哉世

又以山在通都祝有祠官賞於通人則讚稱之不爾則爲詹詹惜嘻謂山之靈而待彼耶世數亦太寥寥矣歷之億千年而咄咄迫山且爲一朝敵而非有待也余爲此托山靈而詎爲山靈者托於余寅仲曰善併授之副墨之子

郭勿齋太史疏稿序

自余兒時聞太史郭先生以諫死其遺愍冈至無等益天下聞而悲之迨今且六十年而余始得讀公疏暨公所以構禍慘烈之因余涕猶淫淫下不可已也　莊皇帝推縁　遺詔褒予忠

寃寵賚備至詎獨慰直臣九京以慰四海所仰顒大矣或曰公持橐簪筆之臣應詔議禮可也議不必掭以議左遷旋以告予猶必以諫死職耶噫爲此說者何其附中庸而闇於畝畝不忘之大較至此耶周禮天官之屬備極滲人縫人腊人獨無諫官諫者各以藎忱自獻其區區不必以官備也虞夏吁咈岳牧咸杏仲山補衮明弼是儀豈其有所責而不得不言乃言歟漢而下以言爲諱始設諫官諫必以官已陋乎謇諤之風而官不必諫世儒乃有感而爲賞諫罰不諫之說世之姑爲之云以逭乎其責者又何可勝道也則惟人臣之自植其性如郭先生而人主則以間提衡之而已矣有如　肅皇帝之爲主其明聖不世出詎不稱極治不諱朝而猶有柄臣得於公脩郄茸心至此焉何哉公與其公積不相能其暴其短且無已時其不欲公舌一日在領明矣又公與其公爲鄉人

其公多私其鄉人公獨與左其公則借之伺意所怫備狀請譸謬聳之若曰臣一心　陛下不敢私其鄉如此　聖怒則謂公殊死不足盡之矣悲夫爲人臣悻悻忠盖乃有此何怪乎身名俱泰之說入人心而固不可解哉聞者余再讀公居平詞翰其氣不無牢騷不平所讉稱必磊落介特之士則其類爲之翹矣公猶子廷翰嘗語余當公上封事子禹臣泣請已且謂　上英果無少假郎緣祠官爲宵人竊一頃胡可久

揭爲自若乃爾公卽瞋目謂禹臣如孺子言當漢文時更不須賈太傅痛哭流涕耶且吾雖家食何必不足方矇瞽爲箴誦竟以剌剌不休買此禍悲夫弟論公心所云下從龍逢比干何愧哉

粵東齒錄序 代

歲作噩諸道又當試士粵以東程七十五余旣獲藉手如其程用享矣諸士又綠故實齒次之百頓請曰幸徼遭逢被之以大禮薦之以殷樂如天之貺誠願得當而不得一言爲之佩猶有缺焉余謂諸士若之以齒齒有成言矣余所以詔諸士奚其隃於曩之說雖然其以讓教也道無以加此也士錯居里閈則吾余油然一日而奏其技而賢不賢之辨生則齮齕所由始詎其相御爲行也而重且相軋爲妨乎晉侯之蒐綿上也上軍之將屬起而讓屬屬而讓終以歸武而自謂不如猶之乎其爲賢庨也士句辭於伯游而獨以其長又何耶夫此皆介士耳彼豈徒

聞風於敦悅而姑襲此雍閒都雅之跡爲哉少見猜而不相下雖同壘而銛之覿且內嚮國事之謂何則諸君子之念所以深也諸士亦知行天下必不可有競否乎槩耳目所記逮若之鄉先生則莫盛於世廟之初矣一時崇詞欲議當聖明而昭典制世或見謂排天下而已獨被其寵榮而要爲理析其衷抒乎其所不得不抒卽漢宋之疑藩自茲決而詎謂其以競辯爲天下角哉如聞文康文敏居恒意不自得當注眷極隆之日强半引止里居或五七年或十年而遥先輩之不欲多上人如此非諸士所習聞者耶雖然諸士之與諸士遇其挹抑自下蓋流風迨今奚固勉爲顧此非可以貌幾也尼父直以禮讓爲國爲何有又胡其深切言之要爲此洞洞屬屬不勝不寧之心無所徃而敢忽於天下卽諸士所自盟而劾忱蓋於今日亦雅此也諸士今且歸矣亦廣此意而一慰里戚之欽遲可乎展謁墓道則鬼神用歆更老以下用畯閭師其

欣於若之齒遇何如而可忽疆埸三事自以能樹爲國華矣一命而下尉史臺僦咸從選人奉除書而來其何可忽少焉取道北舍長而下臧牧挽僨皆吾所戮力同其苦者其何可忽僦入邸鄉之訾有事滯彼者以好來斐然而喜奚其得而以甲昂小大爲故凡此皆吾所爲不可忽也讓之屬而忠之前贊也嘻吾告諸士盡此矣爲鸛爲鵝技惟士所列爲熊爲虎目惟遇所㥥居後不居先誼惟士所擇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吾告士盡此矣諸士自勗乎哉

徐氏族譜序

自史遷爲世家年表而譜之事昉遷亦曰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矣吾徐自伯益之子封徐而姓始肇或云伯益即伯翳皐陶之子嬴姓也嗣此雖代有聞而世不封建無賞延以爲之統又自今遡虞夏之際其相距寧似建元時覩殷以前而猶欲一一論次不名誕夸亦罔而已矣吾宗自吉州徙臨安爲靖康之亂計不必有文獻與之俱茶權公逐宦轍又自臨安徙鄞稱寓公在咸淳之季天下日以尋於兵無寧宇當亦無所爲譜而今得不省省者何自宋德祐歷元至正入明洪武元年止九十六年四世祖景禮生元泰定甲子卒洪武己丑五世祖贈主事公茂良生至正乙丑卒洪熙乙巳其人皆賢明能歷歷遡上世事無舛漏所得藉爲家乘因盖口授也至九世而有處士鎮者脩之迄今又五十餘年矣會當有所續入而祠適於是時落成諸

祠例亦應載譜遂有譜事余唯三代而下門第是矜至後魏東晉而已甚然欲倣所爲年表世紀以次於史簡無繇矣范曄續漢書而獨詳於其所自始亦倣司馬氏班氏而爲所得爲爾天下一統爰立無方名卿巨公多倔起未可據爲甲乙盛衰而以譜之說侈望聞於天下非有道之士所引類而自列也然則譜可無乎曰何可無也世之貴譜者率曰徵譜安所敦誼安所教孝而余猶謂此不必盡得之譜也盖吾夫子之

繫同人曰先王以類族辨物本同也而又審其
異非獨此之族有辨於彼之族而就吾徐言吾
之徐猶有別於彼之徐別生分類無淆吾祖乃
所以自貴其祖而非必門第之謂也無譜則習
吾所始無譜則無以異於獠獠狉狉之生無譜
則以裔之命名宴然而同其彌考無譜則無行
序而吉凶之會無所次爲卑尊無譜則或以有
故徙出鄉而後遂以無所據失吾宗凡此皆譜
所以不可無而教孝敦誼在其中矣譜先敕誥

崇國華也次世系圖次分支圖稍具梗槩而諸
誌銘頌祝之詞俱得載重文獻也次丘墓示有
徵即世久可以無迯遺也次祠約示世守也斷
以茶榷公爲之始示無謬剌也按地志臨淮有
徐縣其爲伯益子之封亦無據而吾鄞之東鄙
四十里有徐偃王墓史稱周穆王十七年偃王
亂造父爲穆王御亟歸告史考又謂偃王與楚
文王同時年表穆元年去楚文元年三百十八
年則已不能無齗今三衢亦有偃王墓而在鄞

者殊偉侈其爲楚驅而走死南服似矣又何以
兩地稱又得爲此墓道其有他訛存弗論其無
與於吾徐又無論矣

明州阿育王山志序

今震旦獨明州有舍利塔自余少覽圖記不無
詫於其說亦自㕦夏蟲之難語冰未敢以窣堵
湧地爲荒唐矣已遊其處諸靈異蹟具在塔質
青瑩古怪鐫鏤生動非人巧所得摹不必倶暗
發光爲世神物可無思議矣云舍利是如來靈

骨又有髮舍利肉舍利未必象質可數有此殊
相佛成正果棄捐六根知有相之不存乎世也
獨其神奇融結荼毘不燬則爲舍利要亦不必
盡然如洞師歸誠於文潞一祝滿瓶則直取之
懷矣文提行逺軍持速緩去住神變無方則惟
其人之召矣咸平佛牙似汗湧身飛空隨地即
汗即珠又無幻之不真矣諦諸普門舍利不盡
於此而舍利靈變可畧睹於此余所得睹一磬
懸塔中不盈三寸舍利懸磬中歷代崇奉示現

所稱如芡實已如彈丸已如瓜最後如車輪種種現相道費而隱俗之譬偏或在於此而余所敬奉則以其永保法輪長無災害非他道院經藏得與較隆替以爲神耳自佛入中國其遭時際與亦似與元運相乘始或傾王公奔九州而既則頹垣廢圃灌莽於鼠鴞狐貉之場又其甚而爲夙力頑悍所攘削雖金剛迦聖亦不能以其力士神通爲佛訶護阿育古刹何以得至今千三百年無恙哉自晉而梁天監普通注嚮無

論迨唐而武宗汰天下沙門毀梵宇塔止越州府庫毋敢以渺易有損也宋元賜額施帑恭迎大內備極香火供養之隆入　明宣宗十年遣禮官諭祭自學和尚尤爲異數恢拓自今堂殿煥巍碧甍雲擁緇流戒潔且昏儀顒住持正理慈定無瑕慧通三乘又能以其瑕纂集育王山志宇內名流咸爲讚善脫非神靈長護不遷有此耶吾之獨崇舍利塔以此或曰塔自薩訶拜祈湧地到今千三百年乃有志何嘖也當爲普智識化身有待耳且佛存寂千載一瞬正亦不謂遠矣余爲志序不敘因果報應而因果報應自在或又請曰塔無毀與曰佛亦滅度何有於塔有滅有長不滅而佛自在宣律師云沉寘之相以理括之未曾持觀不可以語噫嘻即余得觀當復何語余所爽然昨宵清話舍利在空中塔是空中影吾與理師相視咲共證此矣

朱希恩遷第序

自岐伯始句有禁方能其說則謂之仁意所獨

至質誠之效也世儒則又謂世之術罕不贋而醫爲甚醫之術罕不贋而殤爲甚余之友希恩氏則咲謂余子大夫不云治天下無以異於治身乎夫以吾肢爲之脛也似不急背腹嵩中原稍急大宅項領爲吾之宸極畿都焉則又急然而一指之腫幾於脛則病矣熨毒攻中釀逆射潰肌理之患緣在督經則又病病矣如子大夫之籌國能不以四郊之多壘爲大慮乎上則折衝貴在廟算次之禦圉仗於閫鉞詎不得人焉

之是急而始失之生戎心既失之鬪内訌耗元神誰則任此以問其人贋否奚如爲不贋不宜有此皆贋又焉所恃以竟此唯有贋因以槩於不贋唯不贋之少因以不勝贋之多天下未嘗不無不贋而奈之何所任之不必不贋也自其操此說從諸公後以掜吾肘而鬪其說若聚訟然卽於他多左驗而不無疑信參蓋某之苦此贋久矣而以是爲天下皆奚怪乎余於是聞而爽然竊有會於希恩氏之旨凡世所以贋皆拾

之唾以膠於其外者也所以不贋皆自得解以洞見其裏者也齊侍御患頭痛而倉公胗其脉爲病疽當是時病者猶不自知其爲疽靈樞論蕕而極其血氣營衛之所經有合於天地日月之度數此安得鄙俗人而語之凡世之疾未有不由臟腑以徵見其陰陽之沴者也周官分瘍疾醫爲二亦責所專業云爾蓋外之靡匪裏徵分之應有合解於秦作小兒醫於周作老人痺醫於邯鄲作帶下醫世有越人則隨所急而爲

之所重非有執也希恩氏不獨能 其說且以通於治極其智可以盡消盈之變觀萬物之情今不終自匿爲主計佐元元壓此術表焉已耶自明典而郁先生以醫起居大位吾鄞張氏伯仲侍 肅皇帝大見寵褒今何以廖廖如希恩氏所持論以箴於世豈異人任自余聞其說心偉之矣頃之卜居余友金君青甫偕諸戚執請得余言爲之贈余曰唯於時余謝筆札之役久金君不圖余諾之速如此余謂金君余非謂希恩

氏居賀也子輿氏有言仁人之安宅自朱君上世多墨卿才士希恩氏獨以仁聞嗣諸大父則此居其固有之其托於居無之不安矣獨向者所稱消未形救已決終始表底因應之故抱在草澤會有彰明於其卜居誦言之以爲治天下之大旨可以聽云也

李公簡昆玉遷居序

蓋余王毋李而余之稱胏附於李氏昆玉三世矣自余丱而見李家舅祖治第社橋之南百堵

用興過而聽諸匠氏呼耶許迄於今四十年而餘矣後先舉孫六人人少而壯壯而室殆今而此六人者又有以一人而舉五人而舉未已諸奚奴小青爲其所承入厨人肩摩屨趾蹑至不可以容於是復議築社橋之東兩居里相望各以三人者居焉里丈人有造余而請者曰李氏綦盛矣乎唯子大夫稱戚執而以一言彰其事可乎余曰然微丈人予固將言之也人之祝人也曰富曰壽曰多男子而天之靳予人也似媢

似厭似將貯而別有私或曰氣之豐美率不勝於其澆沴故天之稟畚亦有時乎窮而不能盡以人所願授人然則天亦有所以限之者耶往見東家庚釜之間暨諸刀布鏹貫稱是其所生活至足矣而所以益之又以玆物西家諸父纚纚有緜其咲司計者方以食指之繁瓶罄爲憂而所以益之又以玆物然則天卽患匱竭不取東家之所溢貽其西而以西家之所溢貿諸東詎不兩利而兩無所事設乎柰之何不然而使

人得疑其爲媢爲厭爲有私又以無所據而併疑其爲玩如吾中表者家獨兼焉又疑所貯而私之者爲卽其家豈其然耶今夫天何媢之有而不無厭也舉世所藉資而我獨求多焉以積於無用幸而得則矜其智爲獨愈於天下不知此天之所狃而非天之所予也姑借其贅有力爲後起者併一而挈之去若轉閉鍾然則天所狃之最大者也宗貳支庶實繁有指而以不相能幾不足以爲存則又天所狃之大者也又其

下無他患而謀不必於區蓋又豈生人所托以奉粢盛祠春秋永言之木懷哉益事有不可已而聽其自附匪僭匪濫適其所需凡此皆天之所佑也不者得之日而瘕之隱在矣今吾中表之家脩文則文司會則會行賈則賈各效於官惕於志諸言習氣之移以隳於呰窳無有也少聽長長聽尊尊制義日以怡愉而忽不覺其子又生子孫又生孫覗其庭而雅都雍雍在列矣粟叩之乎壞貨息之乎買絲枲鹽醬需之乎闤

闇而斟酌灌輸有所矣是故自人視之見爲餘不足而天視之見爲不有餘夫有餘者天所槪也嫉其跡而若爲媢且厭者然也李之子姓各以其業食於天毋附贅毋棄餘天所爲不有餘者也不以爲有餘則以爲不足天之所以益之未艾也老氏曰事天治人莫如嗇李自上世敦龐明讓多長者其與此闇閤久矣其有今日不誣哉不誣哉

俞任甫遷葬序

任余與俞翁見於翰文社則習翁翁穆穆以謙也其爲博士言斤斤寡帖括如其人竊謂翁要宜長者其於儒墨長短要歸乎比余應公車召僕僕河梁及奉　簡書久行役間一入里門率率潮遠不獲悉翁近況屬者余弟有子得歸爲翁長孫子壻而余亦得稱瓜附益習翁不啻翁益發舒如此翁故巨宗家江干世受賈有慭波之賦含乎嵗多悲者則徙東江便習業東江者孫東京學門閥之所都也頃之即其地又再

徙築今第百堵用輿邪許聲厲規物力而問國庚謂儒術之所得辦有此耶原大則饒原小則鮮居在潟鹵鬬智爭時終不遺餘力而讓財翁之所爲原抑別有灌輸斟酌耶余不佞則微有以徵其說計然之策七少伯用其五於國猶欲施之家嶷少伯變姓名徙陶衛其所爲脩備知物可睹已俞先生負沉畧不以吻於口其意固將有所用焉一試於有司不效則厭薄此吾伊剈治生如王將軍奮袖振袂氣乃得雄以所不

得施於國而姑以試之家其爲計然策者已效能爲家矣胡必不能國不窺市井不行興邑坐而積著以至十千列於素封古之人至自詭謂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無以過豈偶然哉頗敦而骨勁諳遠而膽剛人富而仁義附翁之遇若天幸而才亦若天授焉矣客有驟然請於余者曰似子大夫津津有味乎言之抑亦有深慕用者耶子之罕言利又何也余曰唯唯原憲子貢品則殊矣世不能以貢疑憲曠能以憲貶貢

夫使孔子名播揚於天下者子貢後先之也以
今觀之孔之門可無憲庸得無貢乎賢人亢宗
於閭巷處士抱奇於巖穴所不能捐親戚忘吾
我摠總八道卽權無鹽氏之子錢廣烏倮之畜
牧師曹邴之纖勤貴刀閒之奴虜法宛氏之雍
容乘所得爲以而不貲亦何害焉然而不必能
也不可學也以終日營而壓壓卒歲猶得托無
爲之理相矜詡哉嘻翁今亦可以娛矣非墾土
種畜所出不食非畢公事不食始之基也好行
德而振人忘藏不溷立不貸隣之敦也翁今可
以居矣矧今以長君才蚤餘澤宮諸髦推之摹
旗先登行且翔天路深謀於廟廊又以翁之試
於家者効之國翁稱封君奚啻今者比於素封
云也

王季重遂園集序

始余與季重共師門通十九人季重年最少
大對冠進賢及其冠初日云諸具爾或少之以
狎進季重不爲迕坐且移日闕如焉莫能得其

閒諸具爾更相視咲亡敢輕排詆自取不優者
矣閒取季重公牘一過居然瓊弁玉纓一王郎
也試爲令三越月以寺寧歸則幼及草有行居
有頃時有所假一抒牢騷則痒言又有行皆制
舉也善能以小拈巨以顯明諫以微托諷以戲
導泣又辟之驟褭受駕蹀蹀馭風似行地又似
不行地識者咸謂漢晉風流盡歸季重是何必
不賦三都而摹二京而猶斷斷制舉爲無何而
遂園草有行矣集中記序傳志詩五七言古近
體歌行一一具槩之蒼骨遠神孤情逸韻觸處
而通牙頰閒自具一鑪鞴季重亦不甚分別此
爲制舉此爲古文詞當如何做作也如季重豈
可學而能者哉世巨人率從尺幅起初亦專精
注之不必其所深嗜要不能不藉之爲贄云爾
巳得則棄去不啻如簪履之墮遺豈復有餘愛
乎哉而尚得移之爲所爲古文詞哉縣令而習
古不必暇是古而咀今不必適非必造物限之
所奉功令亦有以觭之耳季重皆饒爲之轡荅

鏡鳴天倪自度謂季重天授非耶雖然吾猶為季重惜者世惟才之求而季重獨以才得素樹人者惟少之貴而季重獨以少見猜捷給而豐之日以事管淹雅而薄之曰以名市甚則謫其額而遺其賢着處墨闇世於季重豈有餘憾與哉吾思其故正由舌本遁脫機鋒率敏所逢自匪休休一切俗睛窄不浮華遇之是多陵人猶在今日噂亦奇枉矣乃季重題詩弄管猶自刺刺不休余謂之曰鮑照累句僧虔拙筆意在避禍季重何不以此且寄之老禿翁為之一粲

啜墨亭集卷四目錄

啜墨亭集卷之四

古鄞 徐時進見可甫 著

鄞令陳仲理先生小傳

公名紀閩之甌寧人其在邑爲嘉靖三十六七年間時江以南諸郡率中倭獨吾郡當海津衝最要害幕府駐師督諸軍諸率率倚辦邑無算時條編法未行官私供億皆排里自受役名曰館夫以田賦爲差或十日或三日五日民卽多鏹不能集諸頂踵耳目供事不終日而家立破家所有匡床釜甑輸自公如洗矣監司大吏曁

諸戈船下瀨之屬後先麕至公先期潔除廨舍及他梵宇丙舍駐車焉所需器用皆以已名刺假於雅所親善至則登籍鏤記在器毋一廨責一二吏司事他不給則或購自廛或成自肆米鹽瑣屑皆官爲備不煩民民亟輸緡向官得錄入籍中輒不爲官所鈎繫而歡誦聲動地矣麻陽兵五百人至傳令犒師各犒首一他物稱是公曰城所割日幾犒而需首五百已攻今需犒

肩如前數公又不應軍吏請賦枯魚公曰奉禁
寸板不許下海焉所得魚請得賦大本釐幕府
恚甚已需騎五百匹公曰江鄉乘舟民故無馬
官籍厩額四十請得以乇驛代督府大恚色厲
甚則謂令若知有上方賜劍得以軍興法從事
否公怡然應曰聞之令不佞以頸齒劍固當顧
民間絡無從得馬公且奚以齎威幕府氣勃勃
不能語諸從官各叩頭爲令謝過且以目攝公
令趨出從此宜索頗有次而壓閭藉少安矣先

所募兵日有至多排戶投宿单門不可遏又獵
食其晨炊公過軍帥語之曰兵爲冠禦耳兵乃
殃民不啚麾下有制之師乃爾且胡不卽倭對
壘而城居焉於是兵各出舍劄於郊而需餉故
邀糗糒不受鏹下令僉富民運餉惟軍所在授
之名曰倭米　戶公曰此徒爲難耳誠需米何
獨不需銀則謬爲好於帥降顏禮之寄以銀取
帥收券軍吏持鏹市牛酒故無他而先受役轉
輸者以輕賫簡便無算矣諸軍吏更相戒避此

強項毋攖[illegible]閫師禁失吾面目市以堵安幕
府欽諸鄉大老語之曰豎儒何足計天下事
此徒棟髮數米養家老者耳鄉大老多爲公雅
遊今抱區區自效晨夜不解袍帶蟣蝨遊於頸
不之覺願得錄勤𢍰卒成之幕府公曰然察其
腸固無他無所督過乃得召拜入北臺亡何出
僉兵事台郡尋擢東粵臬副以他迕歸里猶強
年也幕府卽胡公少保雖失歡而不見尼其前
征庶幾古之休休坦坦者耶盖余髮初燥則聞

父老訟言公能脫吡於履虎咥人之際考之志
則無傳父老能言之而逮今不追尸且祝於賢
人之間又何也記稱能禦大患則祀之公之爲
吡邮患多矣迄無祀不忘德耶公爲人清勤方
鯁其諸爲民庇不勝縷指余第舉其鑿鑿在人
口者數事它不具述後三十年而吾年友吳君
爲公之邑令謁甚歡叙夙昔君故交視其家甚
約絕無請寄吳君上計以布二縑贈意若云出
自杼者可不謂賢乎萬曆戊午三月文宗蔡公

體國來校士以前海憲譚叢兩司馬祀名宦兩司馬當世偉人其與俎豆自今正補前缺儒冠而耄者造余慫曰胡不并祀陳令公度前無以陳謂文宗故不知余爲缺然久之余嚅嚅不向公府姑筆於此俟之吊古者自擇焉

觀察副使陸文順先生傳

公名鍵字文順一字文柔余髫時則聞長老譚公少時事疑爲好事者托齊諧志怪比得陸秉質所聞良信公少而食貧弱冠讀書招提斗室

中舍中兒授餐不恒至又听听不向人匄貸楞甚則饑僧厖供朝餔又乏新伐羅漢供爨間拾厖礫戲擲之祝曰礫所中歸竈下而所中爲伽藍神先是神見夢於僧囑爲護吾當避此人三十年僧偕其徒以夢謁願得長奉薪無缺公唉而置之諸市兒更相哄動爲公摷巢歛佐酒卮公皆與之由由然不之拒夜讀書坐達曙不就榻以爲恒需多膏取自長明玉盌僧卽代供膏不以煩公夜供茶䔯公坐矻矻如立或謂神戒

僧謹事公僧亦私念世無此恒人庸得慢爲異日種讖耶學使者行部選着子衿不能具以告宗老宗老檢篋無藍縷貽一青卽召縫人爲青袍或問能着此謁郡否曰能卽以謁郡郡君嘲之問巳聽鹿鳴耶公正色荅曰從主君睞此數月窶人子省得一翻辦衿事耳其儕皆掩口出鄞學舊無明倫堂寶雲寺扼其左與　廟壖鄰無從展地戒香寺爲女僧當歷中時爲行腳托宿甚溷自公在泮卽以請當道撤戒香寺徙寶

雲寺於其址以寶雲寺址爲明倫堂錄戒香木石供堂用左右廊廡東西祠閣一一位置厰閎皆出公所規畫也弘治壬戌成進士辦事吏曹當事多器重公面與語當臺省公謝曰誠得一官自効雖命何必津華於是得郎比部一騎蹩長安道侃侃發舒絕不與人疎親人亦無爲公延譽者久之拜　命僉貴竹兵事駐思仁故苗窟藪也乖西最獰獗倚險剳寨連諸苗薦食銅仁石阡間無寧宇故設棧出入如坦途官兵

狃之亦渡棧踏機墮穽中不須血刃無一活公
至咲曰苗雖蠢動詎肯平治塗逆官兵入耶何
至愚乃爾於是罷征議苗䦨出則稍逐之不入
深去則陽示倦不能軍賊亦漸懈㝵黠者削其
顱如行脚僧入乞施悉其旁徑胄懸小囊如裹
粮乃草實而苗境所前無種者撒岐路東西分
處先是下令吾兵亦人耳豈以宿此輒等猿猱
而責之緣山升木爲吾甚怪若之以撻爲能也
人取拳石附膝閒禁弗跳殊苦之不得其解發

春草種生下令去膝石閒行直抵窟所當入途
以草識賊皇遽不敢戰走踞山顛滚木石如崩
雷公先期爲板屋揷兩襄爲庇礌礮不能傷徑
窄且折屋不能取途箄爲屋材人肩一已入抵
其處乃爲構不逾時屋成賊以爲神又前以壯
士數人扒山掩砦後豎幟發砲賊驚擾不知官
軍多少氣奪無鬭志勢若振槁矣賊胥草野無
算所俘二千餘人殲其魁諸宣尉酋長爭上牛
酒犒軍又獻黃金公怒麾其金咸咋舌叩頭此

殆天人另一副鐵肝腸方在師見有童而角差
頒華民者輒錄之逋其誅得男女二三十口公
胃然此亦無辜自吾少貧見餉於諸長老厚意
久不報以此藉手歸諸公充掃除不亦可乎圉
之一室伺者少不措意則踰垣去公怒追殺之
意其餘當胥息不復爾而逸如故公咲曰吾乃
欲諄爾狼子野心使爲良民亦過矣且吾焉能
長養此長蛇封豕者辟之獵人已得豺虎狐兎
奈何不以擊鮮而任逸哉乃盡殲之[illegible]其[illegible]

酒浮大白議者謂公殺已降其不能以功名終
有陰讒哉公於死生利害之際了[illegible]而應
卒多當機以免胥從盜今獄吏[illegible]恐之
且去而撫盜憤甚以重賂[illegible]門直趨堂
其黨大噪繼進公入室下[illegible]以辯
行及私署舍中兒望公來援公弓矢公迎之自
增盜行及發一矢輒殪矢發無虛盜以沮而援
者亦至矣世莫不嘆公才而又多月㒓公不使
盡爲用也先是直指劉以巡方至劉少年倨甚

公不爲屈竟亦無以難公故不無怏怏代者爲劉報恨掩其功盡以歸中丞僅得金幣賞稍遷爲福建巡海兵使公不能無望瘴毒發卒於閩其之閩五越月耳嗚呼悲哉公配封安人祝氏余母之從姑也余得聞於祝之長老視公家乘載有謚焉以此柩抵墓道犖犖廣柳生平交知罕得如巨卿其人爲追送棺不行祝安人拊棺慟曰爲吾不從下泉耶吾自揆未可與公俱也以公清勁爲　朝家奮不顧身寧此遐甸所不

忞忞乃公良有在而待彼耶棺遂行外史氏曰吾觀陸公張膽明目恢遴不拘似狂一物不滓上友黔婁似狷其在聖門子路之儔與由之志固曰南山有竹不揉且直矣于之誨之又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入之益深矣悲夫吾焉得起先生而與語此

豐人翁先生別傳

豐人翁初名坊巳更名道生字人翁精諸家法書世稱豐考功書以嘗爲考功也自題書尾又稱南禺外史少警敏博物對案攤書目睛出眶外半寸色碧人從座右出往皆不知覽一過不忘矣方五歲五溪公携之謁侍御董公問巳讀何書荅云大學序令誦之朗朗及終淳五年新安朱某序侍御公曰落一字拱而荅曰家父諱盎五溪學士名熈也座客咸嗟咨雖成人禮奚加客且別侍御請留公子五溪公命之留俟公出亦告去不聽即涕洟瀾翻地起徑出皆孩之矣束髮譚經史辯證舛訛鑿鑿未之傲人以其

所不知也及晚左降休里乃恣其沈洋遇人多狎進客方仕以書法遊公門時或肖公或以巳書竊易公書里人又以其贋書傳四方公聞而恚之曰仲尼惡鄭亂雅幾是乎命俟晩歸殲之河濵抉其眼舍中兒詭以豕眼報公曰是固當非我雪也再越日方又來舍中兒云向呈豕眼甚信今猶活責欺奈何方云吾自有說即入謁公駭甚聞若被創然今來豈其鬼耶方蹙然云是夕歸路由城堞下暗中爲賊撲地摳吾眼死

矣徐聞叢棺中鬼相謂此人死非命適吾處譴且及奈何一鬼令取他棺眼填吾眼渥以水得蘇踉蹌歸眼令猶痛公咲曰鬼先亦非殺汝特以戲耶歙汝耳令侍童取酒灌穢待猶初歲賦比不入司會者故軟頑逃責云須乃公自行公果擬行又詭報云農人多買𢀖扇俟公往令其挐盡執扇扇公以寒死公曰農巧乃爾寒死故無創傷可驗若輩亦須需之以明年六月往可矣麗侍御乞公染翰以三十金代幣公曰吾正

需此白物郎召黃冠設醮事三壇一願殛滅東倭北虜之蹂吾內地者次願陰行譴貪黷官吏及偽禪偽學養交借貧懸牛首而賣馬脯之輩次願驅豺虎飑蝎及蚤蝨蚊蚋之類其為醮壇除蚤蝨則歲有之每以問客曰若家近覺蚤蝨少不是吾設醮所滅也一客又言怪此兩日吾家蚤蝨獨多當由去公家斥近為所驅而遁比鄰耳公皆大喜黠奴又每慫公設醮事與黃冠共侵費醮時黠奴又亟為乃公蒐蚤蝨殊勤令

得少於他時為左驗童子訖蒐蚤蝨有獨能報巳蒐過幾千幾百公云若毋偽增吾有術占知此數姜宗伯請墓誌庭旅甚亢巳脫草作鍾繇書書之且授使人矣令庖人將所餽荳粉作線麵試嘗之麵牽猴少逆作嘔輒大呼姜家計害我僧德祐侍側令張口以指壓麵巳下咽無它矣起謝僧曰非汝救我幾喪命趣令燬志銘出金幣還之僧詭與童子作燬狀匿所有以志銘授使者去矣居平嘆滄桒更禪楷書法華華嚴

二經緘鐵函中同僧浮海沉之曰是不久且為平陸杜元凱豈欺我不知緘時巳易他本寘矣有人以銅蟾蜍售公公曰是有底安在其人云有之第少損且垢膩郎命并來以五百文買之或謂直大浮曰此蘇學士讀書燈也光從蟾蜍背孔中出膏烟不害目甚寶之不越月不知所在矣亦不復窮竟云鄉紳葉先生肅卿構小亭山中自擬亭名質於公公曰是不載某書某卷某幅第幾行者耶昔蘇公問唐子西近讀晉書

曾摘得幾箇好亭名否因舉其中可以名亭者
幾余少時業以語余云似此强記於古詎比譚
觀察廌間徵奇事荅曰弘治五年鳳凰止正陽
門樓上飛去脫一羽長二丈許譚異之不多信
即指此小童時在長安亦曾見童應聲曰見嘗
納京僧舍謂僧曰我在通州取巨瓜穴之置小
杌其下側身入坐仰而承其漿滴口如多羅蜜
覺膺生粟乃出吾出而瓜裂厭諸臧鑱口矣僧
大詫恐燉煌瓜亦無此巨亦令徵之侍童童年

不過十三四其去公倅通時且三十年矣郡東
門皮賈王姓家貲千金頗知書事人翁獨謹時
時有餉久之無它請公曰彼何爲者舍中兒具
言所願似欲從公乞一號手書題之公大噱立
索管書關坡二字只坡字挑土直尖稍壯似有
橫畫一書生見之云此東門王皮也其人更喜
曰吾處此城中猶蟣蝨之細者也乃公以東門
子我廣矣大矣且皮何害吾方貯此五羖者俟
百里奚矣亟脩厚贄謁於公舍中兒具言狀公

大驚曰此人安得此言是有道術而匿於廛肆
者也可以爲吾師矣延之坐上坐其人遜謝趨
出里中人又謂公終始玩之股掌間余記此并
王皮可異也間憑籃出遊過祠部聞公會天小
雨祠部云掃榻一宿何如公曰可第須吾床乃
眠祠部即令拏舟移床床至以四扁舟載床制
甚傾必匠氏乃得搆搆已大呼腹痛亟歸仍命
亟還床似怪聞公語次請桼翰脊也所憑籃另
一制可坐可卧是日歸入堂中不出籃卧其中

數日乃出何必亟移床爲極厭人語及阿堵先
有鏹自上世封識舍中兒不可着手佯爲請曰
天梅雨鏹須一曝不公曰善吾幾忘之方曝亡
一笏公黙數之陽嗔云曷爲少一笏速還故處
赦若輩諸臧又竊一公目之曰纔合數意其第
能數奇與偶再竊一反謂還其一也所不盡竊
猶少留幾倖矣黠無賴聞之爲可售欺多來受
役又不恒何候公云若等何在荅云天雨乏益
屐命人給益屐凡百十件其不恒何候如故竟

亦不問人始謂公可詒欺其不能察也公又自爲誕槩公所爲皆因人詒巳還以詒人聊相戲而以至挫先業畧盡殊以關懷屑屑爲俗子者對臣公多誕語或易其人非吾所得嚴一寄撩捎云耳客或咲余若善爲人翁解嘲豈有投韻乎余咲謂客如玆公又當別論其可嘲不必有人解公自在也髫時聽長老譚此公惟恐其盡正今人聽之氷襟一切俗事可遺矣公初登仕適大禮議起公同諸廷諍者偕拜杖南遷久之

又上書請得入　睿宗太廟里中人或言方議禮時公心善張桂繼統不繼嗣議獨以五溪公不附和公不能以子異父雖署名在此而嚮心在彼晚爲此說殆其夙心然何至乃爾此嘲豈余所得解里中人又或弁其拜杖一大件不能舉得　明倫大典載公名始徵信審爾余傳亦似不可少孔子歷敘逸民及仲雍曰中清中權孔之闡幽不汲善如此如人翁其人雖放廢亦嵇阮之儔何至忞忞不有名千載下耶嗜卽吾撰豈足盡公如郭恕先畫就一角畧之遠山數峯而巳萬曆丙辰嘉平月知白居士其譔

趙公循吏傳

趙公之爲明別駕三年行報政而量移之間至諸在衿弁父老甚爲怪謂非所前期有此也臺使監司更爲帳交求其說不得時羽書狎報倭警公又前署海防議得慰挽倚辦公而公督二三小奚期以三日趣一肩去諸子衿造余而請曰是度不可畱請得子大夫爲乃公傳以識吾

私可乎余曰唯唯余聞者與公譚雅知公腹笥便便於左國尤精淹遇事發抒無骫骳不能自達其隱衷曰吾自爲吾鬚眉地耳奈何哉吾自貽吾悷情爲人亦不盡知公第曰才士才士李得借剸軟頑快甚蓋自公下車借署下邑遞更無虛日又雅與人不多欵綣自暴其所盟心以故不必盡知公始出內海庚唯鰜之堅好作耳一稟關石委吏毫無假爲乾沒巳瞷公斷斷一班矣比署奉邑故刓敝有名又其主篆迭居去

諸竄惰關出莫可詰公至首按其贓書那支透支諸弊事以次舉竟諸牘若掃民騷解追呼並歸業邑市闃無人又議請截收法爲透支塞竇不三越月而民欣願不能舍會海權次及公則還海上諸驅儈前習公清嚴明惠業惴惴奉要束惟謹矣公弟提衡之齗而得度無偏輕重賦溢而輿人歸德焉又以間視其邑事不爲邑需斗粟束薪稍具羨賸則備諸器用需劇供無苦坊里借辦爲也先是邑有繕城之役工且竟而

令以艱去邑父老私相語未卜嗣事之何如比得公而集諸工料指顧間又以鬼薪城旦佐之邑相慶利在百年得無以一簣虧微獨令君之賜矣亡何則又署象象腴邑也民又以腴受病如象有齒以焚公爲條上八事袪其沿陋大歸以他邑之令甲繩其邇年之創出爲民疵患非有苛察示矯昂計公駐象則不能以二旬耳故後署慈慈巖邑易得口語又嘗試事迄公竣事無譁問何以得此公笑謂余始間易是徇既寄

請是酌優者居前至前十名得收於道有八日公偶然耳慈人更以此多公善讓他聽理又絕不如試事徇寄請少選絕無敢以私干者公介絜無異署宅邑時人敬且愛有加禮去之日祖帳咽路稱異數云由儕俗觀之仕輮且殆矣矧其攝也直以慫勞任將無難於嫳覽之遊乎前是爲上郡之茸泉其不顧利鈍無以異於今何以得尉薦徵　恩綸爲二尊人藉榮公嘗以語余蓋亦佹失而佹得之也茸泉故疲極又苦久旱

民日轉徙所登賦十不二三幾不可爲邑矣公至則爲節浮繁清虵耗除䩡馬裁副差輿臺而上凡役於官者皆得以力免僱役歲省可二千金有奇困以少蘇乃得拊循之使無離心又爲察穡瘠郵窮單征豪右於佃田屬推委於見耨始爲徵發而歲供差次及故額爲疇日所未有矣於是治理流聞封以外跂跂望思內附延川者鄰小邑也歲儉民大饑又苛征剝膚骨民竄盡幾無邑當事乃檄公安集之公得檄則令駛

歩往揭示途津今無去侯吾至商去住公至則集父老自許能爲父老蠲患苦亟爲條條上一一得報可大較如所以治芉泉歲省可六千餘金又爲治驛書一二民大平定如初至今户尸祝之人謂公非令延川又能挈延川還公家有此獨芉泉有肆舍當綰轂每紀綱之使出而所稱郵馬擊鮮諸誅求過當無厭舍長遇之大窘蹙無奈何公爲商畧久之於是爲葺舍宇設官供列所約壁間有不如約辟騷輒報聞已相戒

不過境大恚恨爲所中扼其一䂓時需次已及遷無脊望矣會延綏撫公當報　命公以例趨謁報入日是不勞苦百姓僕僕耶胡謂爲軍吏進曰芉泉令止仗一簦隨途僦蹇項入郡假騎單中其來故無乘撫公憮然曰是不七八百里遥耶如聞同人芉苦知砥節審爾宜當薦遂得薦有今遷事出一項亦非所前期噫孰非天哉公爲人偉而挺有器局其不欲以長物自浼亦天性然既自於書無所不窺又下筆文彩巨麗而數不利於幾闈起家僅從壹適之薦主計宜功令詎不諄諄毋資限毋資限所不爲限僅僅一二非得奥援不可世不能盡知公砥節抱獨知之契猶能盡知公才堪辦劇乃今之曳王門裾耶嘻嘻謂今天下復憐才哉優孟之歌曰廉吏不可爲而可爲余於公芉泉之得遷見之廉吏可爲而不可爲又於公之今遷見之余故因諸生請作循吏傳附緇衣之義公名養沖字某右北平之灤州人孤竹之舊封也其俗故慷慨多氣義如公於二君子洵得師百世上哉

沈長孺方伯傳

公名一中字長孺家世東海上世稱肩吾大傅爲較門先生故稱長孺爲大若先生以此兩山薄海門並峙也公爲人温默美姿容下筆灑灑百千言甚都自初丱著子衿其受戴禮率師心亡爲北面授者庚辰成進士時肩吾公官詞林負聲實公繼之稱伯仲而相江陵方貴倨秉事二子以是科第上第今交一時知名公其所注目

而公弗顧也辦事廷尉曹計銓期遠假使事歸業具題得　旨俞禀辭於相君相君謂大理亦有差耶他曹借差自故事以前不交歡故假此少尼之報暱眦云巳需次得水衡受牒董其工一切私謁屏遠不得通諸私人無所出計則借愬於將作公之主計者將作公更爲解曰是且以不肖應公曰何敢以尅核至業不無縱舍第爲去太甚耳主計亦心是公倚重焉神嶺山石瑩緻而堅不能以錐鑿得其巨先題棌巳　報

可公行視獨是匠石議後竟罔功先所給不相償匠以徒手罷則大閧公爲議給半直且以他工授事得解亡何任安人揖邸館殫所有購禪傍戢身諸從從不能辦商風來者故大猾向爲公所詘不無望又計公貧莫行喪姑以好來焚楮揩下手揭其人夫百二十名供裏事潞河公立斥出公於取予素斷斷自其曹偶公奠外他慰賻俱不拜服除補儀部郎旋議調銓郎公辭以非所任巳稍遷爲其曹正郎事多與藩邸連

藩藩者負大力竊干功令所不載　俞旨先從中出公爭甚疆事得寢後亦無敢肩其事爲兩可者屢疏請　朝講請　冊東朝爲秩宗具草詞鑿鑿無忌諱厚爲秩宗所倚辦時　上肅掖庭甚峻多斃杖下公特疏規　上生德雖蟻蠛命且干天和聞者悚悚虞得譴竟留中不報故事儀郎逢大典則以辦治勞轉卿寺郎無他勞或以物望閒得內郎外必視學示優馭公在事雅爲倫藻推公率自引并辭視學得備兵楚之

上荊其地故五方所錯趾也又藩邸族宗貧無賴不受有司約公爲曲貸其困巳稍整齊之與齊民安帖帖先是登仲宣樓諸輿臺方息堞下忽交閧有神過公笑謂雖涼德然不足逢神怒脩吾事而巳周行下邑務廣隄防以堅璒爲吏殿最亡何水大至間有漂溺及其外邪不甚災前所過乃水神也始少司馬邢公㘞　命討播播觀望不即下邢公下羽書集楚師楚當事多難之以諮公公謂此主先聲奪酋魄耳亟以一

監軍與一大將抵重慶先檄馳之可不血刃撫
而定也巳酋果出就撫邢公知計所出爲首叙
公功云乙未冬擢山東行省叅知過里娱太公
不忍去議乞終養令甲有弟例不得以終養請
則以病致仕其爲之名以太公而其本懷則以
少傅公方貴重誼當自引不欲以其時槩資勞
取尊官也太公年九十一乃逝始用當路薦補
閩叅知駐節漳南漳以諸番舶往來稱利孔璫
高寀時耽耽焉諸篤猾附之私劄剝莫可制公

伺璫入會城卒拉之斃杖下取囚之當辟者謬
爲案以朋奸討璫至恚甚顧無奈何牽不逞爲
少殺番惟紅毛最黠先與璫通許其貢市必得
請未及請而其危檣飄搖半漢間巳泊漳門與
矣公言自無延寇入門理郎中人能必之　内
俞而疆臣宜以死守弭其外憂督府無以奪下
令集舟師迫使去勢不可以遲需邏璫與督府
疏並入而璫亦竟不能得　旨俞討無復之徒
有快快爾矣閩人謂公此舉不獨疆埸功不郎

銘旂常姑以長安一片席相假不足酬長畫第
需次郎其地拜廉訪亡何徙兩河旋晉秩右轄
駐節大名古天雄軍重地也初意且以北鑰畀
故先之此會世論多所偏肥於相君不無郄并
亦不願公當塗駸顯重以貴竹徙若爲以資盜
秩也者報至天雄民吏大慨詫失所望諸旁郡
亦驚相語謂吾魏傳一好中丞巳落吾頷于項
乃以投鬼方去耶蓋前是歲比侵公至則爲蠲
浮緐賑流移疏渠道清圜邸核軍實嚴要束百

弛具舉民懷平定莫不謂　當宁以乃公借若
固有之矣而不謂其繆不然有此也公意亦稍
倦擬得引止而交知以固勉公南北惟　上所
使爲一之貴其地故罕成賦一切車幹之鏞仰
給比壤歲有軍興又糜徵巨材又或受直而逋
貢鄰以爲詞直不至公下令先輸木者今授鏹
一項得三千章金筑安撫向桀馴可馭又苦豪
右侵公牖之得内比爲州　錫名廣順拓疆千
里云聞事竣則以覲行願得乞骸疏入得　下

部猶以太常推逾年指舍所嘗與公交歡共事者聞之罕不爲公嗟咨涕洟顧能爲公嗟前不能爲公力其不知公者不爲譽亦不能爲公毀能爲尼亦不能直以公斥姑令之整蹔此途中其以徵文創亦不過四明之弟云耳其自丙申孑告娛侍太公後先里居凡九年此非相君柄事時耶蚤自引却爲避忌如此而猶得介弟云云世偶不察亦過矣公嘗語余吾輩牢着脚根晚節乃不至作秋蓬推轉須是信得命及好人

亦齋一詩做雖甚智巧豈能盜吾命所本無哉生平自砥無之不以此念居也余與公生同里公以庚午薦省闈余猶沮澤官余少公歷五歲耳嘗過公坐靡旂公咲謂余君眉彩彩似碧空霞嬌是不當以文章名天下耶余謂公君是姑布子卿否方掉三寸托耕筍簡田於君是卜徒好言慰耶公曰非也第令子寬居之明日事自有爲子安排者在凡公所以逢世甚濬又甚韜與同采語終日未嘗一及相君人或及之徵起居公第唯唯恐不無世情又以謬推叨引重也人亦覺其意不復及公逝歲餘耳里以鄉賢祀貴以名宦祀世論故自不忞忞何有於余言公之子其其等百拜以傳請余心不負公媿淺拙不能以文章名如公許第爲公叙厓畧詎不負公非能以文傳公也家世生卒載誌乘不具述

一塘吳先生傳

萬曆己卯余與吳會之同舉上公車余乃得托世誼拜瞻先生時先生年且七十矣先生性沉

默寡所交遊又世受居東皋雖爲諸生自弱冠其入城市不數數以故人亦罕習先生爲諸生試稍不良輒棄去以手編貽諸子以其去之蚤且久人亦不憶先生之嘗爲諸生豐草長林彌以堅其趣遠矣從會之成進士拜官闕既封先生如其官又以令高等徵入御史臺出按宣雲巴蜀先生大顯重而意自下無以加於諸生侍御君既卜第城湖之隈奉先生居之便晨夕省覲先生雅所適惟郊原以故十一居之嘗曰從

章縱聲折所不能已介其中獨不折聲又不能吾何以彼易此也者余間一侍先生問先生鄉居若是樂乎先生曰然自吾廬舉目望見隹山水殊賞心又罕酬接寢處惟吾所審晏吾樂村墅正不在携斗酒隻柑聽黃鸝聲也居兀兀燕坐罕咲語獨撫弟仲季若跂跂望其恒至越宿不見見則色加親及晚析箸共有無如其初去井里三舍有同志時剌小刀過先生窮往話令以薄莫歸王陳二君則先生之所目爲求羊一

開徑者也或以請寄塵俗干則掩耳謝弗知嘗曰世人自命豪傑宜時自勘其於義利關頭定何如先生葢嘗以此自易此其最得力處也人有貸度且不必償輒爲焚券寠人子某者多他負計無復之則挾利七擬過諸子錢家尋郄自捐命首過先生先生不之覺故無意亟征逋第好言慰其人謝去意已解并亦不過他子錢家第以意語所私吾幾不見若則先生之以寬然杜難端亦寘之昭昭若有所慊於先生也所著

有句東二老吟其一則其從仲白山隱公也語語率任眞境其云頗見微長能讓人則先生所以遊無競且以永其年者也會　主上槩有所嗔侍御君亦與落職歸先生咲迎之曰兒且休舍從吾家丞相潛徙鄞再徙五碶乃今得耤朝簪又及吾老得娛侍幸矣因賦詩有重瞳何覷老人慬之句嘻嘻如先生可不謂知止無以得喪移者非耶以得遐耇九十有四其恬神於靜愈於讀黃庭過半矣先生諱楠字希用一塘其

別號吳世系子孫及先生生卒月日具少宰周公誌銘不多述

鮑簾野封公配程安人合傳

公名俊世爲婺之歙人歙之有鮑自唐初司馬公安國爲亢族司馬隧道稱簾前公以故取簾野自號曰士繩祖德耳鮑自司馬公來上下千年及我　明而司徒司馬猶接踵起獨吾支閼弗耀吾寧長貧賤以口語仁義爲士乎於是葢憤發窺討諸家所受經爲戴氏時士罕胥此則

之旁郡捜奧秘尤攻古文詞嫋嫋百千言多褱
奇雄宕士靡不推延願交驩公亦自謂鵠舉無
留行而竟爲澤宮底不獲翺翔倫黨間方是時
昆行六人食指縷縷既自受室有年數人道總
總多内外刀尺冠衿費而公之尊人從景寧宦
歸挂服捐騎無可爲橐公行居仲所生爲側又
蚤世屢屢先業公既不能得之擅室饒資用徒
以受經仰飧於諸生程安人繅臬佐之至不敢
輕嘗一漿一粒公又性豪從外與客俱輒索其

歲時新甘滑需之諸生歸羞兩尊人祈得懽比
歲時諸生會當享而所存已罕幾餘兩尊人繼
捐舍祈箸廬之斂者祇之瘞者則見授公殊不
闗懷惟窀穸事是急日行求地顧不知其舍旁
舊有地吉一時諸盪者多稱善太卜詹亦兆而
前是里有力者偵得之竊購景寧公畢葬則於
諸子中取事而不圖公家先自察則用賄間令
諸子中自近異公力持之必不可會尊行賢者
一二是公議遂克葬而塋下祀田又有私受鬻

者公出所授業贖之再鬻再贖祀得無廢而公
與安人始赤貧併日食矣長君應召當試仍困
以占籍眞州博一衿復移疾歸仲應鰲出始有
剖而賞者聲籍籍髦譽間仍得以脩脯供公與
安人娛之席膝比乙酉與薦公稍稍慰喜進賓
客客益喜殉公意劇飲丙夜不爲疲無何公忽
倦謝去得年七十而程安人與公齊年姻締之
日年各十四兩欽遲如成人中歲匱甚公入自
外絕無幾微見色時時從諛公爲惇義立節之

事公磊磊持大體而安人內自容緯以約與勤
需其子之有立也當公之逝也哭踊過哀又念
曩者生集蓼躬親米鹽督諸臧甬壯圖無少怠
又哀毀不時已遂搆疾諸操長業家言各延致
投餌罔効經年矣忽一夕舉睫見室中蓮花種
種奇艷達曙及午復見有捧盂貯諸花冉冉從
簷窻下者會舍中兒從大士祠中引緬汲至則
趣飲盡一杯輒吐闘血數升痾如脫益茂神明
以及仲成進士則太安人年七十九矣度不可

迎至邸則以使事取道省省𠛬旬月爲太安人
趣謁補補計部郎又可旬月而太安人計旋至
計部君旣犯晨夜奔詣去而又貽書與其同年
生徐其日悲夫應贅獨非人子而所自致於父
若母之誼何㷀㷀何時而父棄諸藐㷀南宫
幾何時而毋棄諸藐至爲斗升故而不與母含
殮事也吾亦何以釋此憾終天往先君之擴擴
好義舉也嘗欲一倡祠社力貧慊慨未及卒業
頃不孝在草土猶能綠先志成之不孝父若母

爲諸孤累重至㯮無赤米突竟日冷也吾母寧
扃戶坐終不以饑故向娣姒匄貸挫其方嚴終
今念之吾卽當　恩賜吾猶能擊鮮読供以補
昔昔之楞虛如祠社之可以志績否乎向在邸
業邀諸君子以托吾親不朽猶有此二三軼事
願子大夫爲我載著余亦慨焉謂公始自負文
采巨麗非爲虛願而已何必不足自貴旣自斬
稱高義抱瓌瑋之質而中閫肅雍同心比德又
何必不當食貴而造物之慳慢乃爾里之計然

諸家挾貲而權母子計日取贏計程需復食其
饒而拓其餘埒於素封則見爲不如賈矣奇袠
之子畢精淫巧技賞豪華朝琢成夕貿遷操十
一而售十九鳴瑟躧蹝恣其餘日則見爲不如
工矣東皐汶陽之間穫稻刈棗食陳著新操豚
蹄而望汗耶卒歲爲常則見爲不如農矣而公
與太安人旣爲此不爲彼造物者又似迫償彼
而不必償此是固難與俗人道也事有徵鉅酬
效因之酬有小大遲速又因之此其大歸若爾

而似無意又似有意至于易世𨔼驗而若爲不
爽則陟降之所爲不夢夢者也公與太安人之
在下泉何弗婾快哉且一兆地耳貽之上世而
不知卜爲有力者之所竊矚長𥢶爲政而不能
奪竟以是宅景寧稱長發爲異日簾前謂此非
天所開祐不可也計部君之追念㝕冷願言誌
之亦謂士始基結𤲞今後世永永毋敢廣侈於
私如𣄢者歸省拍浮親故而太安人猶以儉規
也計部君亦差次與志相承云

奉政大夫水鏡胡先生暨配楊宜人合傳

胡先生逝三十年而餘爲之志與銘叢前具吾年友仲玉復以傳命之不使時進曰惟子大夫之言斐亹而徵可信也余得其狀讀之得不同流俗之人五人焉嘻孰謂古多君子乃今而寥寥不多見哉胡之先多聞人載于前志不具論其爲東粵叅知曰謚者先生曾大父也其爲職方主事曰悳者先生大父也其爲隱君子曰洲者先生父而叅知乇政公之子若孫也雖寄情

詩酒翩翩不事家人所得嗣承兩朝甲第冠紉雍容宜必有藉爲伏臘之供矣胡然捲握無餘負郭寡田以貽孫謀至不能今之及時受室年三十而鰥在下二公清德可得於今之世求哉先生幼食貧巳矻矻負大志嘗就外塾家不具晨炊群兒竊咲之曰吾偶憤發忘食耳羣兒復曰若無大言井臼操作一一任胡弗忘先生正色荅曰鄙事多能自吾少賤事吾正爾師我老夫子甫冠亢顏爲童子師取脩脯佐餋身又就

名師朱東武先生受學朱公深器異之每舉以稱於諸髦曰是語多獨創所少大匠斲耳先生翻然稍一就繩試輒高等食餼所從脩贄日益進昆行同產之養給楊公之賞譽堅而楊宜人之嘉偶來矣方是時先生年三十三宜人年十七婚之夕自聽鹿鳴始歸明年庚戌成進士需次留邸家故無臧獲宜人躬汲爨奉尊章惟謹楊公來適睹之喜曰宜爾宜爾自宜人在褓失毋楊公憐其女特甚懼嗣而爲之毋者弗愛於

女也遂弗娶方在閤並未令與酒食蔵巳爲人婦而睹操作則曰宜如楊公可得於今之世求哉先生初拜命爲廣州司理此地舊沿饋問璣犀香藥多見可欲一切謝毋得入牘至爲兩造讞摘如神顧獨不能少骫當路所出紀綱張甚諸大夫或私奉之公獨不爲禮持以法當路意不無望一時共事亦多見謗謗中立遂不獲與選召稍遷爲南司寇郎亡何自曹郎應吏議當左意巳需需且置此肋之滋矣久之謁補得陳

州丞稍移吉之監叉移爲廬司馬大計叉當左
調公乃咲曰是吾向爲計晚也人生故自直柳
下季猶以此逢多黜吾乃必待三然後巳耶於
是終焉計遂決以家乘付之楊宜人今弗關我
時刺小舠與二三逸老歷覽諸佳山水無欿茶
鐺酒榼不必具一切朴簡齊民猶過之或願得
公居間深念公不濡足公府已久不發口矣所
知或以間規公出則不應初亦謂公方虞待兩
尊人奚其出迨其終襄大事久而竟無意出人

始訝公意自決時年方及艾耳擴擴落落里居
二十五年始捐舍嗟夫此豈今之人所得而多
見者哉雖然其得宜人助不少也公性儉飯一
脫粟時或嚃糜一袍二十年敝不棄宜人性亦
儉嗣君年十七遊從時儁或偕貴介猶着青布
袍躡華屐公性友愛昆行六人具從尊人入粤
宜人治內絕其分少以次議婚怡如焉時振親
知以急先生意無少靳宜人鎰適紬則出其衣
之鮮者就質庫一德同心事相讚也少所不同

有二仲玉方髫先生時抱着膝故無意督課宜
人督之嚴先生曰止一兒又幼弗苦程宜人曰
弗程與無兒等程之及其幼也年十三巳入泮
猶折麥無少假先生善占易無鉅微咸與易謀
應如響宜人獨佞佛晚加虔歲中強半致齋非
期茹葷又禁嵩殺晨與膜拜大士以西方爲歸
迫畢命初無痛楚喉間沸沸作誦佛聲獨此與
乃公殊旨方公初謝政宜人年三十三蚤巳若
引止足詛者絕不一慫公出以督兒代公用嚴

詎不偉然丈夫之槩哉故曰爲胡先生傳而得
不同流俗之人五一爲楊公名鎰一即胡先生
名崇曾一宜人合之叅知主政二公而爲五也
外史氏曰人有恒言留有餘不盡以還造化及
身取之則不少讓力寧留而不用耶胡公起家
甲科歷官五政不滿考於兩尊人封格於今缺
然久之慫公出者多舉此以勉公公亦憮然巳
荅曰曩固深維之矣此豈在我哉吾躧公直道
誠心守恬居拙至於承綍榮親世所豔稱一大

件寧不以此易彼世人曰勝曰負胡公曰負曰勝厥嗣琳方移閩觀察副即以終養請竟獲以色養侍宜人五年始在制胡之嗣其業恒自退然不求多於造物如此天道張弓不足則補觀察君行爲奉政公滿所願有固然哉如仲玉又豈可與流俗人同日語所不辭於仲玉志同好云

跋林道卿生壙記

初入武林覽名勝西出馳道見小判扉額其上

曰今日方開詫而問之輿人則曰此城中人預營壽域植松檟云姑於此取逍遥時年五十耳生朝設酒爲壽别親故壽巳行喪令兒子扶棺出郭宿不復歸勅斷家事從此行遊又三十五年乃入藏余咲謂輿人得弗告岑岑否曰獨雨雪不曳杖出門則鄰衲時相過宅時入山宿巢父亦不必昔昔此居也余聞而爽然緬惟表聖嘗治幽宮邀客入飲此中客猶瞿然不謂今日有此武林人侍御君自治壙似表聖自爲記則

東臯五柳諸君子其欽崎磊谿殆天性方騣驄長安少介介則引去去之二十年一出視學不侯報輒賦遂初豈其學而能哉余不佞竊附侍御君一二獨其卜阡惟祖隴是邇不必如形家言厚希避祉詎不恢恢朗朗袪儕俗大惑哉公嘗語余夙而有知夕邀風月如生時共祖父笑語豈不大愉快家貧幾先無所營得地癸朧顯巳朧顯麥地不餘力遷東貿西必當意乃巳其後應乃大無聊賴豈不悲哉吾每嘆此爲達言

世人讀公記亦可想見公之不牽於俗矣武林人遺其姓名儻亦公方外之子犂子輿哉

吳國才傳

國才姓吳討其生當爲元至正季年先亦不知其何名世居奉化縣之白巖村其稱國才或云自謂　文皇帝大見賞異稱曰國才世即以國才名之若官位然其終布衣無官位則以國才固辭不拜云國才幼貧子村有處女久不嫁樵農自給國才遇之曰此殆吾婦女聞亦願歸爲

之室遂偕儷焉國才絕不事生業自有婦力作猶不供突常冷傲然無所俯仰家去雪竇名勝二十里十九往之與其僧善數爲周饋歲除國才歸共妻卒歲僧命沙彌具一切需餉其家沙彌則忘之入暮始憶及以一人負擔一燃炬及昏度嶺失跌傾其半先是妻云積日從隣貸歲朝當何嚮國才取鏡自照云無憂行至矣抵暮不至再理鑑則云已減半恒自樂樂慰其妻幸此窓窶不爲乃公作眚絕不以相術售有叩多不應或抱病祈決生死第爲語死生久近百不失先亦不知其術從何受而意嘗欲授人嘗至邑察可與語無所遇或屢請願執弟子役亦弗顧久之入郡得一人卽奉常袁公珙也大奇之授以術時珙有子忠徹卽尚璽公方在髫又奇之嗟咨自喜曰吾道乃在此若父子必當英主恩寵第願弗洩有我爲我累囑之再三比珙已被遇贅籌幃幄歡若家人始猶守國才戒弗洩也一日 文皇問術神如此豈無所授亦有書

訣可傳乎珙不敢隱以嘗得師吳其對卽遣安車徵之至則召入內與語大悅擬授官如珙國才叩辭臣薄命當延見爲所消損已多奚堪任官不旬日乞骸諸朝紳趨車接軫咸謝病不見且詣讓袁公不如約洩我袁公不自安力爲請得放還山已得命亟取鏡視日借遲一日不得正首丘果至西壩卒於舟去其家一日程云或以讓袁公既吳叟有戒胡復洩之袁公云所以言之遲遲亦爲此顧 上方問及何得爲師而漫主且居恒念有此異人坐令忞忞後世無復有人知吾罪也乘間第言之要爲不負吳翁以其大耳噫袁公亦可爲賢矣按他編多不載獨吾郡誌一及之余故爲傳抑以見人生有命如國才神鑑造物所獨優若彼漿炙米鹽山僧所見貽僅若 此猶不足儲耗亡其半何因得當拜官入傳亟辭不拜猶死道路世之逐嗜而不已抑謂吾所有固不止此邪以棠非分喪故吾何可勝道哉

書余君房先生鄉賢祠碑陰贊有序

公諱寅字君房一字僧杲自公爲諸生已知名
庚辰成進士是科政府子名在高第採諸髫髦
令其子交歡公若不喩意需次郎水衡尋改膳
部觀學關西移叅知乞休再起再乞休以淯𦣱
致仕公歸而故廬不避爆灂如初儆居堞隅數
椽時息偃松下題曰五松居遠近徵文多謝去
部使干旄入里門謝病不即見或關公議爲地
方利害第言之諸公無不唯唯多所裨其持之

自公人不必知也自奉儉而振人急則惟力視
爲古文詞近體古風率高簡有手骨頮其爲人
時手一編神遊之不必聽之了了所著有農丈
人集同姓名錄行於世又宦曆漫紀雜著十種
貯笥未出公殁以萬曆乙巳諸校士首舉祀鄉
賢學使王公云余先生品居百行學攬諸家廣
詡難籠湍流急引在事人莫得干里居義不干
人自直自平可舒可卷洵後學之楷模而人倫
之表鏡也萬曆甲寅三月二十日奉主入祠係

時進贊曰絶學高文貞心亮節超超玄箸泠泠
氷襟雅清言而獨行標儒門之宗旨嘗膴仕而
恬引比逸士之幽芳燒燭敲枰咲共長安一局
眈書味道坐來片語千秋霞矯冥鴻雪空儀羽
合陳俎豆用示典刑

少保葉龍潭先生祀名宦贊

智沉畧偉識遠神凝雖百折而氣砣砣不可回
獨完剛大歷艱試而邔擴擴有餘遊立解髖髀
久宦不治家垣每慨匈奴之未滅技老始卜菟

裘第今巢鶴之可鄰戡定勳高公忠望表槩寰
中仰安社稷之臣繄海右荷怙蒼生之祓長晝
至今廣㭊猶昔宜陳俎豆永矢弗諼

少保孫月峯先生祀鄉賢贊

風格整嚴襟期冲坦才該體而合用胷羅博而
且精自貴介爲重臣而約已不加寒素爰績學
擅科名而料敵必審機宜詎獨家芳之克紹用
光前哲之闇脩

貞女傳

貞女姓徐名尚質父廷貴定之西管人始廷貴
以女許字於諸生楊應元之子士譽方髫耳士
譽年十七病厲爲睽結禰者久之士譽自揆其
病不可已請罷盟女聞則涕洟不自禁及是卒
女年二十三矣女請臨喪廷貴慰之曰鄮里中
前無此何草草爲女曰吾辨有此且八年庸敢
造次於是出所製麻屩號於衆諸姊姒戚黨咸
錯愕顧聚而規百方不可挽廷貴之季有發李
獨知之相抱泣曰是其矢志決所不克終我任

其咎毋庸多費辭爲也廷貴循姑緩之庶其意
以漸移曰須有請於舅姑越日則又慰之曰聞
其凶具預戒度已無及殮含第爲及木猶有待
遣其子尚志來致奠啾總中已無木謂喪幼其
上多長老及七日而出厝也尚志歸以語廷貴
貴憮然謂其女兒欲爭天之所不予乎女乃大
慟父詒我舅姑忘我乃至此惟有賫志從地下
耳於是勺水不入口三日廷貴懼以尚志來告
應元與之期當以某日迎尚志云空言無及矣

須示之質乃以褒徃女聞則起拔之少進食就
道問所需請待二三鐶足矣不解其所用也姑
伯叔毋而下及諸女兄弟各舟送至江之北滸
且別猶剌剌謂非便於事奈之何弗計久長女
若罔聞至則撫㡖而慟極哀觀者如堵墻無不
落淚嗚咽姑慰之曰江行大風雨得無不安乎
女云新婦不抵此者哭無所死無所是用不安
既抵此又何不安夜及丙侍於姑徵夫病狀且
云病非一朝以迨垂斃何難一相聞姑云世間

似新婦欲面死夫者幾而乃以聞嚐吾幾忘之
吾兒嘗呼弟今取剪截一握髮問之何爲云第
爲之越數日而肴似其意在授新婦也女則持
髮大慟嘆曰噫謂夫忘我又明日請於姑請見
諸尊行應元之父詔應元曰吾孫不及與新婦
同拜新婦客耳拜宜荅女悲惋入户泣於姑曰
不婦婦何以夫夫吾將焉歸有瘦死而已於是
更出拜以序受如恒禮乃安居之方爲期哭於
殯所會繼毋朱之訃至女當還哭則先過殯所

出前所請三錄具饌擕之往哭若呼而起之九原者所至觀如堵如纍時莫不悽悵歸而操作絲枲米鹽罔弗躬姑毎勞之吾兒以新婦故死且不朽庸態爾耶女曰新婦何裨敢不自食力亡何廷貴故應元之父母故應元夫婦亦故二三年間迭更大故盡禮盡哀儼然冢婦代家督益辛苦備嘗之矣先是擬得士孿弟士髦抱子立爲後亡何髦有子學輅已得年十五嶷嶷頭角不獨堪典謁而貞女年亦四十有一及學輅

之婚女稱人姑矣楊家政率於女裁裒稱秉禮而國典旌嘉猶有俟謂年未及格耳有此完節以女不以婦何所律於格格亦行及矣採風君子祗奉詔書崇獎殊尤俾貞人以時被恩華礱礪征俗豈不偉且彰哉外史氏曰自古烈槩時有要爲意氣感憤一瞬千古非必低徊去留之間也如徐女審處從容始慎密而不出既百折而難回一孱女子未之學古通經侃侃立節如此以媿後世之爲人臣庸懷二心或曰屈原之

忠忠而過者也悲夫忠也而猶病過乎世有猛士殺人如蒿及夫所難或失其刃自古嘆之矣方割斷之在手幾剛腸而獨決愼無以易視貞女也跡其骯髒似柔似順要非天下奇男子不有此吾獨惜女之不男冠而行丈夫事云

萬曆己未知白居士譔

謝大夫傳

大夫名瀧字禹川世爲明州之奉化人少孤矻矻負大志弱冠遊澤宮時已覽羣書爲古文詞長短歌詩不必一經自命矣嘉靖癸巳以拔貢

上秩宗庚子領薦北雍與楊忠愍公同榜兩人自相投韻再一試南宮則就選人拜令鳳陽高皇帝湯沐邑地也所宿　祖陵護校錯處邑從前司土率視之如路馬芻不敢蹴積以憤驕不可制公出行邑衛士譁自若訶止之不少讓公以一項拉扶之已乃稍自引諸務肅舉郡以爲能前所不決獄多屬之已奉臺牒他郡所不決亦屬之環中都四封靡不嚴此強項者高墻

罪宗制給薪米度所需不可已設鋪戶一人會
當道有與罪宗前同里者骫聽所請多設鋪戶
需叱百方始罷市既乃轉徙邑里蕭條公至爲
吽請命盡蠲之一稟初制逋者始歸業爲河經
符離集歲受浸議開孫家渡公獨卻慮具條修
上當事下其議公曰漕誠急顧水從此南下湯
湯於　二陵且奈何議遂寢公雖邑令多所建
白卽大府猶倚以爲重已遷鈞州守揪藩封在
焉素驕貴不奉法時　天子新從藩邸入以郕

維城頗有加王則恃之愈無憚縻其夙嘗擢髮
不勝數矣民耿安者及髫舉一女笄當字王伺
其出遣監旗遮道奪之安度不可與爭第向宮
門百頓顙願一見爲訣已聞女以銜命斃杖下
旬日矣安愬於庭公姑以好慰若女得侍王亦
不惡且生死甯愈知之第遣安出闔齋閤焚香
告天質鬼神臚具諸兇暴狀令安戴星向長安
訃王私人偵耗載途不無生得失爲難端居怦
怦不自寧惟神所訶護救此一方民耳跪入直

達五雲　肅皇怒如震霆諸私人輿援不遑爲
地下橅按官逮繫之先一日公猶不之知也方
出堂皇綬鬒橫豎如矢參佐而下咸詫驚謂是
吉徵越日而臺使騈至宜　旨諸爪牙蜚蝱惡
來之徒寃懾氣褫率就逮而王亦雉經在宮矣
公凡七越月眠不帖席簿錄竟事頭顱爲白州
民頌公勞伐則曰天實爲之不居怨敢居德耶
公負才諝當機應卒一一中而氣恒足勝之除
殘解苛厚爲民庇就公所得爲爲之亦一大件

事矣令得爲天下挍艱巨何所不平定然余爲
公傳盖別有欽遲公者公之第五子存果與余
同公車載則爲余述其尊大夫事自大夫之爲
鈞聲籍籍積以著當內遷公自厈厈無所親疎
遷得南京右督府經歷方去鈞不携鈞寸絲藁
故垂垂軍府岑岑無所事入俸不足供輿單宜
人𡡉粥怡如也鈞有孝廉某雅名能詩與公善
自公去爲叅軍其人已上第顯重某子甲以世
官罪繫願得公械爲末減解裝千金公咲曰自

吾兩專州邑餘饒不滿百無故而入之且十倍
此是來不祥却使出其人百請甚衰屢逐之逾
旬猶匿門左幾於包胥之泣秦庭矣畢宜人請
間慫之竟得械以去逾年當計事以鈞事中飛
語得罷公咲曰吾何媿於此去正不能無愧於
前餽耳蓋居恒嘆立庶之難竟如此云歸而頹
垣廢圃如昨向千金未嘗需之用一文宜人請
以斥旁畝公曰審兒能恒食此田不先吾無所
授從外家所授轉以授他手若轉閉錘然吾何

復予之益其過然則以治第可乎公曰吾固將
有所治矣故廬去郭數里當通津北臨大溪公
則發裝召匠石跨塗爲臺甚壯顏其臺曰浩歌
少間則拾級登且嘯且歌題詞滿壁把客手謂
曰吾百歲後吾鬼爽猶當遊此臺且爲吾有矣
緣臺而送目朝霞夕影明月清風無之非吾有
矣自公登此十五年乃捐舍以迨今又五十年
而餘而臺無恙矚公以徵似謂前餽可取可無
取置之衢便是還之造物不以私耳詎必謂臺

長吾有哉客有過而登此臺者騎從十人不知
其何許人也讀壁間題詠知爲謝大夫築甚訝
之曰是庶吏安辦此今在否里人指其廬客即
直入訪之乃大夫爲令時所嘗承事之中丞公
也以好佳山水早納節歸爲魚服遊自入於越
上禹陵禮洛迦南過雁宕取道適公里門爲治
十日飲甚歡把公語曰君臺如此壯而居敝陋
乃爾賢者固不可測顧安所挾得築此臺公直
語之故不少諱客益嗟異之謂古俠丈夫何以
過客關陜人忘其名洵公所投好也公生負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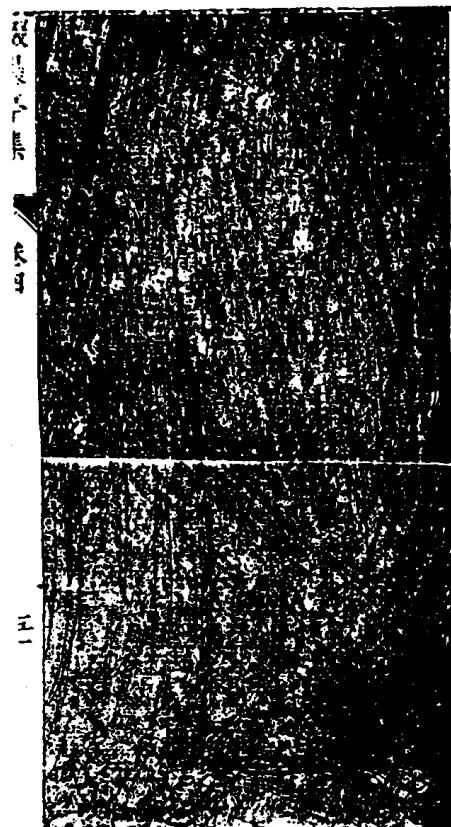
不少下初謁選人自謂丈夫子惟所樹如何耳
自登此途覺有室不必盡行胷懷每以昜諸子
女曹登賢書則務砥志上第不者寧裹角巾以
老　朝家闢途故自遠何故自限那見世有餓
殺孝廉有不如我命者非吾兒也存果以貢入
北雍壬午登順天試再一詘南宮即擬謁選余
謂存果得無憶治命不存果云無奈晨炊須此
升斗何也謁得廣文稍遷鹽山令亡何再遷當

曳王門裾猶以墨論實不曾持得邑一錢歸而寶甚於爲諸生時以濃悶終存果古之質直君子也絕不知人間有機械事徒爲當事借之充殿數耳顧其才不如尊大夫遠甚大夫固命毋以鄉士冠進賢抑蚤已審其有競之難遊歟爲傳大夫并及之鈞州即今之禹州以避　聖諱攺今名其地之賢達士猶口口能道謝大夫事也

李公確小像讚 并序

公確古質讓君子也獨於敵道似猶未能忘情勝負庚申夏日出其寫照示余余爲讚而戲及之靡匪實錄云

爾鬚飄飄爾志逍遙爾衷宅平爾愧歆歆爾口𠯌哦爾鐵刀調下楗欅書爾遊廓寥爾手輕柔坐隱青宵戲殊不惡敵偶崎嶢欣然浮白一嘯酡酣不須濯纓不煩洗耳七盌解酲千山屐齒何去何從何非何是人共擬君咲咲先生予亦慕君好好居士蒔藥灌花扱鮮射雉似有深致

憑欄倚徙曾胡伎倆結繩可理余所知君其斯而已

啜墨亭集卷之五

古鄞　徐時進見可甫　著

贈文林郎尹公暨配趙孺人合葬墓誌銘

自公歿之十有二年而公甫以子某司理之最被　朝命稱文林公又踰年而理君與余交郢中甚懽少間而以公及孺人之誌銘請其去公與孺人之就窀穸已十餘年而始於余搏顙有請也理君謬謂余之文有足當乃公而於余者圖不朽云讀理君手狀而得公以概夫公也詎必理君貴而後乃以　制詞顯天下乎公諱從義字某生而儆敏未冠績文有藻思補叙諸生性嗜覽涉嘗自奮此委宛藏幾何而男兒眼底猶有失却而家故不能中人無所多割爲購則從諸公間假錄之達夜兩腕不告倦以爲恒諸公更相慕用解所有贈王孫踰年而公所居環堵爲陋矣然公意雅不獨此腹笥矜者居恒笑侏儒不足短長所任令一二奚奴受規條簠豆無匱趙孺人既脫珥拓旁畝辦洗佐之一畝之

宮丹堊𢈔飭兩尊人巳娛于室調于口而二姊氏之字於曾於王而嫠者公與孺人又緣兩尊人意併其孤挈之歸授餐焉王爲叅知後所中分不半頃而族之黠者猶不能忘左瞯互起中以訟公代之理甚力孤始得無𡡉黠者妄意公且私之而未悉公故慷慨以振人急扶人傾得於所觸則然不以疎戚爲故也嘗之龍湖受文護軍師席護軍故稚然知嚴重公亡何爲所部把宿負詰於臺事下郡郎於公居停方急無爲

左右者携其槖五百金授公爲解脫文勃勃不良詈對造司簿者意以詆挫死文走客請與公分其槖公悵惋不自勝迸弗與語第爲素旐還其喪廣柳與其金歸客自媿謝去所善田父某者樸而啬爲猾胥所陋置之重徭又陽與懽請以數十金爲地公恚此胥之以田父市也田父亦甚藉公而覷覷不肯割一錢竟爲捐巳篋他營而不必於田父責償也方是時公之爲諸生巳需次矣其精經術名益起而於省試輒不利

趙孺人數姙身就館不必舉數自引請得置貳而公獨夷然不屑第曰天胡遽負乃公至此亦還需之耳而其爲義槩趨人之急則日以甚方夜誦鄰比呼暑語嘈嘈與澍雨聲雜公啓戶視則鄰之豪導水西鄰鄰以次受灌交爲鬨公笑謂豪若視肉强行胡可諸若司城子罕之義顧鄰何堪此者請不復爾豪謂公名能文章堝爲不乘高車佳而辦天下而强與里中事爲公笑謂固也吾辦天下亦若是今姑爲若一辦試之

豪悁甚晨與公偕老吏直其事豪度不能得懾無競盖公爲閭里所仗更僕不盡指矣踰年舉理君孺人年巳逾四十理君質甚庢幸不離保氏手爲孺人憂八歲始就傅公亦不甚督課孺人頗獨持之不少假曰所幸有兒爲亢宗吾焉能貽此佚惰者稱尹家兒或語孺人兒在市與某失笑某者賤工也立召扶之倦不巳而公又謂弗憂兒異日者不能别色亡何而理君工屬文郡之髦而譽者咸願得交君孺人喜亡何而

試第上第餘澤宮孺人則益喜諸髦間過君東齋理詠識度相先孺人則擊鮮視具惟恐君之不得當公亦發舒是庶幾竟吾志而時復泫然謂向者身不能以斗升效之二尊人也視兒頭角良有望寄我一片心顧何能逮我二尊人而孺人猶居恒戚戚謂兒具甯鮮即負儁聲能自立奈何以一縷繫宗祊千鈞請必置貳弗再濡者公固謂無所用孺人竊爲擇得石氏納于室以侍公蓋納石之三年而孺人卒年五十有四

矣又踰年而公亦卒爲歲距其生年五十九不能以下壽云子一即理君已擢階京司馬曹稱武庫君女一即石出適某孫男某聘某孫女某幼未字公之先自吉甫佐宣中興世居鎬其占滇籍不詳所由始有諱鳳儀者自滇爲犍爲別駕是爲公伯祖無子祖鳳鳴隨任以道遠遂家焉鳳鳴生益性恢達好爲長者娶于某生公益之弟某某後先成進士與余習悲夫如公也何必減第五而歷歷以槩試之里井間必理君貴而後乃以制詞顯天下乎承祖首經也公胡以徐而令孺人代之急餙蒙義方也公胡以寬而令孺人代之嚴公不能必巳之自爲貴又胡以必天之必不負公以後且賢而徐且寬若玆蓋尼父之論仁曰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公一諸生胡勢能之縈而以不侵諸爲駃孱所倚不爲利而時捐所利公之觀巳豈不云知我者天與雖然天之急尹也有孺人相誼不獨樛木稱也宜得祔祔而銘銘曰貴何必擔圭爵以而胷懷不

必行公弗若富何必纍筐篋我易足人且洽以語猗頻亡多挾名何必青史久州里耳州里口乃公磊磊不可朽嗚呼伊人兮俠其跡儒其襟孺人矻矻有同心　天子褒之胡不富貴有聲稱幽宮欝葱耀來今

贈文林郎鳳溪王公墓誌銘

當萬曆壬寅而余於南郡得交公之叔子司李君也旣兩人相胏附則時時敘其家先世所以來而以公之墓銘請余悉公狀則疑公之任質

合自然且與河漢俱而時以簿書奪吾筆簪之役又明年執徐余有家艱在堇土李君又走使徵余言且曰幸得此於讀禮慰孺慕又境相附也公諱祿行四別號鳳溪其先自浙之錢塘來賈梁宋間轉太丘以其土腴足生活則爲拓地受農不復賈農數世而有大用公者稍稍與閭酬著長者稱則公之大王父也大用公卜葬澮水之陰諸爲形家言者謂此土兆當得祚且久獨不能供乃公迫需大用公深然之嘗以語其

子英英老又以誠其子斌我死必葬我祖兆無棄者已則祔英祖兆亦爲貧不能他購終斌之世食貧亦不以兆咎性徒好振人日火不再舉猶節其腹伺丐人娶于常舉子男四長名卿甫弁即能織約自立顧不愛公其季而少慧又時遊飲博戒則恣睢而逸反得愛以公愿洞不齪齪較算器爲類已也八歲就塾師一歲中讀論語孝經而止稍長事貨殖以其少嬴供太公取且夕娛太公善食酒可一斗弗逕醉公快飲似

之客謬從臾輒盡觥不辭醉至嘑乃已度不勝酤則爲釀具就家釀疑出酤以芳烈聞雅欽遲諸儒冠人諸儒冠來就飲或排戶貰酒不持一錢都不較更相譽就酤大鑪不酸酬益善諸藏甬畚作不廢時比旁舍蠶桑三之畜牧孳息五之家日起則以其嬴斥旁敝貸子錢有耗損不能以毋償者轉更貸俾得湏之以後效復孫佩胡籌胡符輩邑鄙之富人以邑事主于公則傾心公以不侵諸爲足仗邑之人無不多公義呼

公爲王四翁者郎邑令君亦知有王四翁邑有巨盜某蔓旁境旁邑吏銜得之過公廬而再呼公是多邮人嘗餉我公匿不應盜大恚及訊則首謂王某於巳有連旁邑以公名來攝邑左公思明大驚謂是王四翁不爲盜以牒授捕者去不令公知如是者數四候吏以語公公大驚郎入邑傳類左公辱照下盜不受盜嚼嚙幸甚顧令頴川與侯失懽而以銜命故持盜語入之將奈何左公測趣公往而具悉所繇焉公白竟得

解先是公亟願其子之爲諸生也延邑譽士課其子業且就而有盜擕亡何伯爲諸生左公喜謂得若蚤一歲許者無煩余爲若翁批根矣亡何仲又補校並食餼左公益喜而公時自泫然念大公謂向者太公手摩諸孫極爾等一領藍衫拜祖塋死不憾今得二㝵爲不及阿翁目盖公性至孝事無不廑念太公者自太公病噎每進糜一杯必走數十步乃快公必自扶掖走數十步諸所需必躬親凡七越月而不可救公號

不能毀已少餐蔬素不以飽哀至則號號聲振垣屋過者屬耳皆悽惻異甚其喪太母溘焉一頃又以不獲持侍如太公時也躃痛幾毀如喪太公時自畢葬數省墓可二十餘年無少銑及鬓猶歲一逆諸孫有不以衿服行者公詬讓之若不憶阿翁生望此展墓不能待乎巳而公子四人皆食餼公醉則捧腹予家世田舍翁竊不自意有此者從此而大吾門不可知顧我安所得當爲天神報則益務爲醇謹務狗人以急有

相佹鄰者務曲解之時戒子姓無即非類叔以選貢爲省元上公車則語叔老人故無奢望今僨矣若不博科名則就選人以玄冠歸此愈于爾翁望藍衫展墓巳多叔罷試則以公指告冏卿王公願乞廣文一片氊歸報乃公王公者諱圖前督學中州從邑令崔君謙光以學行薦旋以試文錄而爲門下士者也叔貢長安王公巳入爲冏卿則延叔課其子若侄以故叔於王公請進止而王公訝然爲不可叔歸以丁酉試河

南與仲三益並薦公大喜迎勞幸不負王公言非王公不有今日吾自諦舒舒矯舉且善飯尚可有數歲壽若趣走春明大吾門叔與仲受綏徃而公與里曲懽劇飲忘其老不自知其脾濕聚一夕而痰上壅逝矣時爲戊戌二月廿九日距其生年七十有八娶朱於公贈之日封孺人子女凡六無異母長與季猶在餼三極娶蔣季三德娶孟仲三益祭孝廉娶洪叔三善即司李君戊辛丑進士娶孫即佩女女適卞次適胡𨯳

子諸生賀孫男六文炅文燚文元文熙文照文爵咸斐亹向學負儁聲文炅已入校文爵則故伯子三同之孤而養于三善者徐子曰王之著永由賈而農夫夫之締基杜德機哉大用公上兆得土形子英而下皆坦擴凝沉迂徐善載將無與土肖德者歟其遠而滋勿問矣永城人又謂王四翁禮師傅恭虔異等其有是爲國華有天道嗚呼猗哉豐碭故多奇嬪以乃公谿如托于檗而籌若佩自丕深相結斜貍其人不爲毛

薛士不祿時之偶則隱淪不知何等也乃公至性醇篤總百行先箏詎向者豐碭諸公所敢望雖曰未學謂之學宜有銘銘曰虛而注者泓泓耶峻而窣窣者豐耶望而欝葱爲之帶者河濼濼耶虛其左俟隧石之崇吾以銘太公

封承德郎刑部主事邵公墓誌銘

蓋余得稱年家子於封公十年而封公卒是爲萬曆甲辰之夏孟壬辰越歲旃蒙八月而公之長君輔忠將葬公於邑南陳山之陽以秘書檢討薛君所具狀而命余時進爲誌其幽余拜而讀之則咨歎于優孟所爲歌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夫叔敖故楚執政也其名實腧於國之人即婦稚猶能知之死而子食貧不足生活故優孟得貌其似以感悟王有寢丘之胙如封公一再試不過委吏爾其總總寓縣間何可勝道而其仕乃以廉砥歸而箸廢寄於其戚之右廡即世有孟焉能假而句于縣官而公叅得子貴有

天子之寵章則公之天不夢夢寖以熾大且昌不曰廉吏不可爲而可爲哉按狀公諱鳳來字廷儀國初有杜公某者自曹州來令甬海卒而子占籍焉復爲邵稱杜者以蒙外家姓其本故邵也再傳而瑜者貲傾里歲妻貴則妻以賑出又輸粟邊詔旌曰義門其徙今清川門東巷則自其曾大父珏珏生錦錦生德爲棲霞丞已叅彭城軍事而公則其子仲也公少穎敏舉止異恒兒及丱受易與其師發與義不必循詁顧獨試有司不利叅軍公憮然謂吾家葬地獨當貲

郎邪趣公向長安就曹掾甫弱冠耳歸而餘其
貲三十萬錢叅軍公謂有貲竭不益爵級而餘
爲聊公意弟爲之無取挫叔季産耳終叅軍喪
而謁選人爲所尉以毋王計歸再謁仍得尉已
移陪都躬牧使其斗升愈儉而逢歲逾禄於家
指不足給因致其職歸而前所出質故廬無所
藉出其券餘舂敝爲諸昆行入子錢家盡矣里
之善殖者或謂咲公何膠辟濶遠事情乃爾而
公意自若當公之兩爲尉皆在粵東秩雖甲猶

稱善地足自膏也公於德慶首却漁舠例所受
牒當訊一切用惠文無爲束矢少虧者以計去
而橐如洗也公弗悔於龍川所當職爲屯賦公
爲核其畝與其人而弗敢以支與歛爲少贏邑
之長雅相重率以他偵識郵供署借之至觴詠
必偕公謂吾自知有賢者不知他眉眉町畦名
也顧獨不能去公蹇公自無意饒耳迫司㑹而
一廨隤唐不足與波臣比數矣而覷逴尉猶稱
善遷則其邑之長延之之力也公爲人坦洞然

矜嚴好以行能自見先是公以省祀在里邑有
海壖之役公被檄董諸甓槩者諸匠氏與里豪
迄受程無頗情里之人又竊謂乃公才異日者
當一命必無楷故於其就官行貧無嘶而不圖
公竟不爲身謀業已窘猶然磊砢以一算食食
兩姊氏及祖媵與媵之子漫不計所終洎其爲
恒伍所訶亦宜也盖是時長君年十七娓娓藻
績公心知有屑然千鎰之璧在何必長貧人固
未之許而茂才君差次僉又謂此轅駒何可不

徙業急旦夕公又靳不肯聽曾亡幾何時而長
君以第第報乃公仲嵩而稱譽士其取于夢夢
若責券疇謂天道遠哉噫嘻亦太岌岌矣公生
于嘉靖辛卯距其卒甲辰年七十有四以長君
司理最封文林郎會　上覃恩再拜封承德郎
刑部主事元配謝贈宜人繼鄭封宜人側葉封
孺人丈夫子二長即刑部君娶衛將軍曹其女
封宜人次輔明邑廩生娶李都閫某女俱葉出
女二長適雅洪縣知縣劉堯賓次適邑庠生林

紹芳孫男一似功輔忠出女孫一輔明出屬者
里之人又訟言公高朗今終宜有後亦宜銘矣
銘曰謂公不廉仕而三不能以一廛謂公廉而
取于天胡弗全嗚呼猗兮潮漲虎蹲兮洪瀬宜
陳山截嶭兮萬疊縣邵公斯藏兮億斯年

永州府推官南明章公暨配王孺人合葬

墓誌銘

自余領惠事而公之子第五爲惠理官多匡余
所不逮甚歡始得讀公詩而悉公方鯁厓畧焉

其去公捐舍已三十年墓木且參雲而以銘幽
宮猶有待於是理君百頓請曰幸事先生殆天
以先生惠先人而今余不肖告成事也余既慕
用公而於理君誼不得辭而爲之按狀公諱傑
字謙甫當靖康時有諱瓛者始自汴徙建平數
傳至槐一公以義烈聞是爲公高祖槐一生德
九德九生希賢里所稱爲棠川先生者是爲公
父棠川公作人嚴里中黌弟子無敢以狎進自
公垂髫受手編朗讀至夜丙以爲恒公故瞀敏

淬奮無欲告試補博士員試輒高等受餼於是
益憤發旁及諸經史子咸能自啜其精時出創
議爲詩謌古文辭瓌奇雄特播諸名公間譽甚
人莫不謂棠川公所寄意扶搖之翮在茲矣顧
以上都試婁北嘉靖甲午從壹適選升成均年
甫四十許耳再一試不效公竊自傷未獲斗升
報棠川公辛苦須河清幾時則就選人得無極
令無極故趙弁地俗鷙健不相下又多寺人緇
引當途公率用精嚴彈治之白其中豪靡不目

懾公惴惴焉於是政賦太平夜戸無閉諸茨簷
靡不鼓舞謂彼強項實吾慈航也行及最報而
有閹就訊抗無狀公怒杖之須臾斃杖下故事
閹不受杖斃雖當辜而他閹以面目故不能不
望深也則爲飛語中公會亦有郄公侃侃者以
左降爲永平授至則假孤竹院宿焉諸生就質
經址錯戸公益喜自扜其磊磈日亹亹多所獎
成守張公爲諸生慶得師晩學使君阮雅聞之
爲薦於　朝當遷遷得北雍錄從選士起家爲

令令而左又得薦居内職異數也公至雍盄發擄爲詩歌古文詞播傳長安諸公間譽又甚大宰李公古沖擬以部寺處公而或有沮其非格得永州司理歸而伏謁崇川公尚健飯無恙公則依依子舍且謂此雞筋可置矣會不得請於崇川公爲一入永而意常悒悒亡何忽語其舍中兒曰乃公齋東竹篠想數形寐夢有去而已遂自投牒去後先浮沉凡十六年所而謝政謝又二十餘年而公始逝凡世所以不究公用以

其資亦以其剛不少挫而其詘而得信以其才亦以其剛得見察於高賢巨公而慨公亮節不獲容於猥瑣故脩郄之說時有所不必行而得需於歲月如此故余謂公未可謂不遇也理君則又謂余自公爲諸生有聲從學者日衆顧不能無浮慕則榜於齋云願入此者須自揆能久終無竊惰又必試一秇可以進乃聽就位有試而不當公者公去之其人大慚今所親居間公謝之曰某何敢已甚爲誠虞悞人子弟且非吾

所以信於二三子之意也竟未許從此里中人願爲兒子卜進止處無不期公一試矣公嘗試州大夫諸生有預呈牘者州大夫頗有所非是自爲題解所蘊公挺而前與州大夫辨殊肯州大夫頗色赤諸生謂公竭爲以此賈大夫罪公曰不直道不見罪固無害次年得貢循及前大夫之在事大夫甚偉公謂夫夫所前未止此今邑具路橐盄曩者倍公故饒勝具自歸屐痕齒齒遍諸名勝率以詩寄所懷來多雋永高岸類

其爲人五七言近體尤工邑令某數延公公不時至令嘆曰身非仲舉郎榻下奚足辱南州生公亦竟不顧自其中剛負脊梁壯而老無改殆天性然歟公生于正德甲子卒于萬曆戊寅享年七十有五所著有詩經辨四書釋杜律註北遊藝太學吟諸稿其稱南明先生則自其弟子及門所尊稱於仕路亦稱之先公所撰結自叙皆字行元配王孺人生於正德乙丑卒於萬曆戊戌享年九十有五與公白首莊稱比德側鄭

又側吳皆從公㙒于西山之陽例得附書焉子六人長大弁四大和皆王孺人出次大壯次大中鄭出第五卽今司理君大有與其季大章皆吳出理君業最舉當有寵褒及公及孺人及所生吳慰於下泉遲此一片石亦似有爲也女五人俱適今族孫男二十四人玄孫二十六人多楚楚能世其家學有文采嗚呼噫謂造物所以酬公弗厚哉是宜銘銘曰仕不必顯孰窒其頹才不必用孰負吾全有氣如虹吞吐詩編行吾

胸懷當職固然嗚呼遇耶不遇耶其饒子孫而賢乃所以自勝其天我爲公題以識萬年曰有明高特韋先生之阡

馮母錢太恭人墓誌銘

當萬曆乙未余同明甫第進士誼得事太恭人猶母矣已出綰郡明甫得襄余得荆地壤接會稅事起楚受璫嚙莫必命所在幾爲變余時時走急足與明甫諮議榷計數明甫柔剛爲和卒於太恭人稟度焉余每嘆書傳所稱古名母不

虛也從太恭人番歲侍中憲公官水衡及就明甫養入邸再入楚往來河梁無少飭項之里居會子舍多故居悒悒無歡約服食頓床笫再越月以不起時爲萬曆甲寅五月二十七日明甫痛痛未能定卽自爲狀九頓以請曰惟子大夫之能不朽我母也敢乞如椽以銘諸幽余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太恭人系出錢王武肅世爲吳越貴種入　明有諱森者起家進士以給諫著聲直節則太恭人曾大父也父驄江先生以理

學爲儒宗太恭人生而穎敏性貞嚴自嫻詩禮毋姜絕憐愛之期得快婿時中憲公方負譽與長君方伯公齊名遂以太恭人字太恭人之爲婦少而動若老成伯遊宦盡室從獨太公操家性嚴卞罕當意所辦治自太恭人則無忤色姑錢太毋遘危疾當溽暑太恭人侍湯藥夜及丙不交睫手滌中褕不以假相室浹月而太毋竟不起太恭人毀瘠幾不欲生撫所遺小姑如太毋所自撫諸臧獲受成於太公從太恭人取諸

宮米塩漿炙井井如太毋之在晳於是太公悒
鬱稍解居自念天其或者右序我馮有此婦歲
甲子中憲公舉於鄉太公喜曰吾固於婦爲吉
徵顧獨頻公車凡三上計就選人太恭人慫之
曰古稱強仕其時也且伯已貴又以期諸兒乃
公又何求多焉於是乞恩得署教河南之鎮平
稍遷國錄尋遷將作司務先是太恭人留侍太
公不之偕頃之遣入邸曰水衡劇曹宜於內有
飭爲助果得家奴之闌出者杖遣之歲餘得太
公訃以倉皇奔夜渡寳應風號雲境黑舟幾覆

若有援之者獲濟舟人咸謂孝感云服闋仍前
職以使命歸太恭人與俱往來及報命公忽患
痱疾勉赴闕以予告歸未朞捐舍年僅艾耳志
業多未竟意悵悵以屬太恭人太恭人哭絕而
蘇時明甫年十六丞已斐亹有聲仲亦姿韵遒
上矣太恭人謂二子若等清白吏子吾止護遺
書貽若等其自振迅不隤家聲惟若等始太恭
人舉兒連殤已得明甫兄弟憐甚及稍長未嘗

一試楚夏脫當譴第嘿嘿對案不嘗食明甫旋
悟踴不自容更悲憤爲遠畧矣歲甲午領鄉薦
明年成進士爲郎比部迎太恭人入邸養第遣
子婦曰吾留視爾弟猶爾也亡何明甫以使事
歸已亥報命奉太恭人之邸以曹郎滿封太安
人其有令稱爲太恭人則自抵襄後逢　東宮
覃恩得之盖異數也方是時斜封之使遍海內
而襄樊當楚綰轂尤璫所眈眈千戶韋者以原
奏官自貴踞橫絕散其黨諸鎮啗剝民如几肉
明甫計且與爲難則內不無虞於太恭人外姑

狃狎之桴鼓夜四起囁嚅不自決太恭人覺之
謂明甫若猶顧恴民何所依安危死生命也義
不得顧惜此軀矣於是按捕諸私人之分布他
邑鎮者百許人各以惠文從事璫大恚恨弁他
所睚眦以飛章上得不報顧獨中外交推擢不
得命若爲璫故見拂然不能知也襄所轄均陽
太和宮在焉宮守璫黃者恣無賴與羽流爲奸
私諸不法會明甫行部稍懲羽流璫嗾之鬨而

陰以其屬為聲張明甫恚且拂衣為當事所力挽兩臺使交疏上請按治璫疏並入　上重抑璫而伸守理明甫意猶未巳太恭人謂明甫令復言去者是為中人而懟主上誤矣明甫乃出視事顧獨要推不奉俞積至九載考中外用特請至再而九閽竟杳如想見上微旨於前事毋令外臣得偏居勝也於是請乞休太恭人迎勞之曰兒且休舍吾亦耄且倦矣事關宦豎莫不傷氣況乎士之慷慨自古而悲之明甫色變於

衷䌷奚其怪大恭人中閨何明達識太體如此也里居四年而餘體漸瘵頻獨其神明不少衰臨訣遺戒令一一當人欸年古希加七有孫支才賢且多以賦大羅可不謂永昌康壽者乎明甫又謂余毋性渾厚凝重奉身約及貴且耄佩服猶布素子婦製縉絺請御第領之納諸笥以振人急傾所有無慳宗戚有來視官邸者必令分俸給且曰其自路糧外贏有幾稚信如來施諸衲子所甚欣願歲疏食十居六七所惘物與

其揆事異用焉余謂明甫此內德亦所時有獨其詔子悲苦不嘗食意切至愈於撻流血且其知子亦審謂可以儆而冀其起也當閹𨶒難義不反顧可以止則止關於危安耀之出處又何其斷斷得度也余所謂古名毋不多讓以此噫是可以銘矣太恭人生于嘉靖戊戌迨今萬曆甲寅得年七十有七子男二長若愚即明甫以襄陽守九年滿候推𢌿知娶憲副遠齋顧公孫女封恭人繼娶文學姚君女次若蒙邑庠生娶

都御史棠泉孫公孫女繼娶文學鄭君女女一適漳州府同知升守姚公子今蘭州知州之光孫男二一元颺邑庠生娶滄州知州寓凡何公女一元颷聘徽州知府平階鄔公女俱若愚出孫女五一適保寧知府𦡵雲葛公子庠生錫祉一適雲南按察使文海袁公子宏烈若愚出一適宜春知縣石樓錢公子庠生昌齡一適刑部郎中瀛橋王公子金甌一未許聘若蒙出曾孫男一愷齊未聘曾孫女一未許聘元颺出卜吉

以是歲十一月初六日與工部公合塋於文溪鄔山之陽是爲銘銘曰有奕名宗大小馮公伯也前驅仲逍躍驄父既作只子復軼蹤惟恭人祉既穹且豐參丈夫烈協地道終慈航夙慧惘彼嚶蟲返真自西長庚在東淙淙文水岧岧鄔峰以卜斯阡我銘毋官

明中憲大夫永州府知府清寰葉公配封

安人俞氏合葬墓誌銘

嗟嘉靖初吾鄞有葉三岡先生爲郎比部執法

諤諤無少回枉得譴以坎壈終天下聞而寃之即公父也比部公之舉公最晚甫離襁舉止若成童就傳受書一覽輒強記不忘獨無奈此門衰長嫡夭淪群侮仰至里正約保又喿以編民雜入傭保爲充一切踐更伺夜之役公校牒在郡自陳上世衣冠有志繩業惟所哀憐郡守吳公異之令入內署與公子見迭詢所能公對頗習大書試之楷正有法吳公更嗟賞之手摩其巔曰此殆天賦誰役敢兒幼令者厚賚以出越

二年學使按郡郡以高等上試入泮宮時年十二耳有識咸指目是必爲乃公信前謡昭今聞也巳擢管傑傑負奇氣韻生動人益信之謂天不夢夢矣癸酉薦省闈方弱冠云庚辰成進士需次當曹郎拜得白雲司即先公故署若有以嗣者曹事故自簡公亦時善病下楗攤書尋遅六籍如以當蕢桂參苓焉歲壬午 皇子生會當慶覃公假使事旋里輒以病請久之入邸當遷罕爲公雅遊者又久之乃得守永州不逾朞

當上計方戒途而疮作輿疾乞休例當致政輿論惜之部覆痊日補任蓋異數也不謂自此輒不可起至乙未秋孟卒於里幾無以爲殮公爲人潔廉而中辨物頸不屑屑家人產自通 朝籍十六年羼如布素而家計米鹽恒不給口擇言行擇地交擇人有所不爲古篤行君子曷過之槩公器用詎獨鎮雅宜之跡其嶽嶽斷斷臨大節不可奪世所稱磊落不滓男子非耶悲夫傷哉遠績頓於末路如此殯久無以爲葬同年

詹公解槖聘沅公益之當塗臺使後先益之而後得褒事裁域方幅廉吏可爲而不可爲如此當先公之謫戍遼陽時丙夜寒不寐不無竊嘆不平忽聞屋上人語業爲之又何嘆且已償若一政官矣先公急攬衣起百叩謝從此舍然不復歎私計及身而瞻天日鬼神良不予欺矣久之竟芊芊先公又以擬其子自公得永以病免病不良已人則疑造物第償先公一政云也蓋先公自讞粤獄還朝巳遷吉州守未之任遄得

口事所云償者以永償吉也一政者方言一任爲一政也得郡不再遷抑寘有黙成不可逾歟方大禮議起吾鄞之拜杖　闕下者三人翰林學士豐公熙編脩王公相葉公則刑部主事也穆皇即位諸以言禮得譴者奉　遺詔加恩豐贈少宗伯王贈尚寶少卿以杖斃㾓一子獨先公第復原官爲前有陳洸獄詞淪沒以終弁拜杖一節不叙公嗣先公成進士自取之秩亦無逾於先公合先公而論之以奬忠寃伸義烈亦

太恢恢矣先公名應驄先蒙雪復原官毋魏繼陳俱贈安人生毋宮封安人公生嘉靖癸丑卒萬曆乙未越歲巳亥葬鼻嶼之大墓頭配俞定邑庠諸生俞公慮女封安人生嘉靖丙辰卒萬曆丁未祔公合葬安人三舉子皆不育立嗣繼亨娶解有孫繩祖女一俞安人出壻詹從漳廉訪詹公思虞次子家世三衢之常山不難遠字者以兩家世譜契誼盟自邸也永州公蚤世無嫡嗣一丘頽唐荒落壻挈女展墓增築玄堂除拜席脩隧

道添植松檟托宿於墓廬鄰老蒸阯週圍埋石誌届載之碑陰凡三越月始告竣女哭則嘔血哀感行路又乞銘於余百頓請曰庶其不忞忞也余心賢之念之不辭厥請銘曰父直而堅爲時齮陒子則象賢矜貞特特兩朝甲第厥猶翼翼何以無年垂垂翅折天道何知鄧公黙黙有媛耦倩代終子職佳城鬱葱高山屴崱鶴唳鳶啼如助歎息爰托貞珉風來習習

啜墨亭集卷之六

古鄞　徐時進見可甫　著

先大父西石府君行狀

府君諱瀚字宗範其先豫章之吉州人宋咸淳間有諱硯者以秘書監兼權明州茶課會中國廹虜道阻兵郎明州家焉四傳而入　國籍諱景禮沉雄有度故饒貲時法尚嚴峻而腴畝多曠無畀直爲能韜身拓之締基弘遠矣景禮生茂良以少子貴封南京刑部主事是爲府君之

高高祖茂良生仲誠仲誠生彦正彦正生瑛瑛勤孝謦頡綜博墳史母氏以彦正公之困諸生至不得承顏與季仲均貧也禁弗許言校事佐家家益起生二子次曰鉦是生府君而伯鎬以家督佐肇功居多性伉直爲族憮忮族有負官錢脫者索之急則朋相詆證之謂夫夫匿分有連者訟不輙解以欝懣終無嗣府君當後遺命弟郎不復舉子者不得取讐子子我已果不復舉如所訣兩承焉府君生而愿重自少無嬉戲諧謔及老不能於間窺之貌偉而充廣額方頷巨肩耳帖帖厚重諸負鑒者望見謂夫夫何必不躍馬剌齒肥而數乃甚奇自府君髮爍伯若父用術者言以府君禱而治第甫九歲以爐耗諸貲具方伯氏擬後時彘餘爾既自死喪灾患相踵也而縣攝者後繫人於瓦礫之間未解室無副貳諸婦稚聆聆陷下或言已得析楊則泣而遺府君偵耗於是日躑躅行道上有以好來居間不無望望不愜復游人而合其鬪如是數

年事稍解府君且弱冠而父旋捐舍矣時所佐臂獨外家外家某殊自詫渭陽之爲植於寡宗何可須臾去者既自內受餐外設供而願望日益奢一不當而訶厲隨其後母姚時時病床褥間府君性純孝懼傷母心則愈挾以今君數日不擊鮮則問若不靚母加劇乎胡不禳禳已與祝者酣且飽懽矣已剃量具進得不趣禳先是府君有袍會得好縑母曰是當更若袍及歲之旦也時且攺歲舅氏色欲之欲而別趣需袍以

故往旦衣新而朝舅氏誚謂吾舅寧他舅埒豈
曰無衣而爲甲行者敝乎爲我裂此笥恚府君
蹴踖甚客爲解請得趨出歸殊色沮不敢告舍
中兒具告之母乃大恚曰是吾驕酒徒故吾過
矣吾過矣嗣是舅意亦稍貶然家政惟母所總
家故饒負郭歲畬秫數百斛爲釀收債用府君
自不敢問出入惟母裒而俟少女之字褰提之
方是時先公之殯在寢有年所矣相室者以間
請謀兆域則怒曰是不責若朝褰未亡人何忍

使之獨岑岑者於是不復敢言亡何而府君之
元配李卒亡何而毋姚卒亡何而繼室丘卒纍
纍然襯傍列及廡亟爲窀穸謀而力不任行求
地自上世來公阡千餘祉曰頻槃山指縷縷就
緐而死罕他徙封趾鱗錯矣諸長老多慫府君
就祖阡襄事而府君以先公遺言不得復葬頻
槃語及則悲泫每當祭先數日灑潔骪具新甘
自陳無狀終今未卜北切一席暨日所嘗諸無
聊一一以謁若生且謁且泣自宿先公殯在寢

可四十餘年而其謁而泣泣而嗚咽不勝及晚
益甚無言孺慕終身矣及府君耄不任政家計
畫益無之而仍以祔之祖阡阡旁畝不可兆則
賒而傍隧道稍可兆者故以無隙獨有隙稱最
兆向互持不許祔者尚猾乃載舍所爲纍纍以
往族之向爲構者無在矣在者率憪府君至性
潤遠於事一旦聽子孫權計須猶不數眯或相
與佐力葬焉葬一紀而時進以公車薦人咸謂
地果吉是祖所黜貯償向者詆挫無妄非偶爲

傳而已自府君受外傳重少文又遭坎壈維揉
工業壯始補郡博士員試輒不利中年産以歲
挫且盡宅地一區如既脫擲爲圖亦以漸割質
歲仰脩脯給里中長老以府君方嚴内行淳備
黠子弟狎不爲他師下者即以授府君至則屏
息不敢譁稱曰西石先生少焉而府君子皆業
成遊泮宮復有脩脯益顧以歲時繒佩一切取
需奚其當突冷爨水不盡踰諸戚里間也族爲
戍籍不得析故有餘稅在籍府君始當戶諸朋

家又謬謂其當輸府君既以漸推核得繳委巳乃善數諸戚里既傾重府君無偏肥當會計釐雜閧必延府君縷剖之矣巳氏者巨宗也族以魚菽會則競辯公私諸賦爲主辦者憂賓筵府君坐上坐以禮巳之鄉先生某公者自上世有葭莩故甚相莊及耄且逝其孫請訣第云徐公卒幸臨睨若無輕嘗食其孫甚驚怪謂此何時而語不急某公逝且久府君道經門其孫率遇之固邀入爲道大父所命何卒不得乃公一睨

巽曰敬致饗焉方在食貧率無敢御進如此者則雅嚴重無失色于人之效也府君生于弘治巳未十二月初九日卒于隆慶壬申十一月初十日得年七十有四初聘毛未歸天娶李再娶丘妾胡子男四長有悅封南京兵部郎中娶祝氏贈太安人次方來娶方氏俱邑庠生李出其二皆早閼一爲胡出孫男四時進娶沈氏與進娶許氏長出日進娶余氏重進娶左氏繼娶王氏次出孫女三人俱巳字府君以卒之年葬與

先公同塋即所爲最兆向衆持不許祔者也嗣府君更家難唯唯外家見爲濡弱不自振徒以毋氏故其天性固剛決負義氣自時進幼受書必與俱以誦千過爲率稍懈則謂孺子欲飽几案間當扑或啓牖中坐諸稚驕循牖外傴僂逸之不敢望見方併日食甥孤遭患撫於家甥壻久無賴被火不告而攜其妻子委焉猶爲給數日食解敝褶贈之生平忠信孝友即讁訕諸家無間言而食茶集蓼雖素所欽趣而貴盛無爲

賙曼卿斛麥者儕俗固然何敢深望要爲純固無道家忌以續此一編稱手澤自其逝詎今且三十年猶未能以其名章於里曲三步外是不肖大罪也竊願假如椽於大君子用光下泉唯是徐之孫支世世荷明德與河山俱焉萬曆庚子四月嗣孫時進謹狀

贈通奉大夫薛公暨配鄭太夫人行狀

贈通奉公之捐客以萬曆辛卯前是公從其長君給事邸會長君奉使歸及郡江而余時進於

時方戒途北則謁公舟次公爲慰勉再三而不謂此即爲公長訣云太夫人雅善病後十四年乙巳歸自楚越歲三月病加劇先期次君檢討予告歸長君㴑解其楚轄事以晨夜馳及治喪而卜今丁未七月十又九日啓太公之窆合葬焉則以太公暨太夫人事狀屬余時進以余能知太公即太夫人懿不出閫向者嘗登堂拜比於兒子習悉之誼不得辭辭之先自河東徙江陰南宋時再徙鄭之新莊里有朋龜公者以直

諫表炎興中子四皆顯重能不墜其聲嗣此多冠冕遂爲甬望族傳九世而斌者徙定邑是爲定遷祖斌生暹父子起高貲暹生儒儒生一卿即贈公所後父今贈通奉大夫右布政使如贈公秩而贈公之本生父一相高才需次則以無年格蓋自公生適其氏之中否而天所以開佑微旨又若有默篤於公者公性沉凝有局器居悒悒自下貌雄梧別於恒瑣自其少爾失怙獨嗣母贈夫人朱爲之適而公以泣請請得收二

季之已析時公年甫十四爾里長老則目攝公謂夫孺也而能嗣其先義門之致如此亡何議婚執柯者以里之鄭請鄭翁子男四獨奇其女不及字而俟成于媪媪前聞公長者雖少小有巨人志器至暢然領可諸壬口闞訕皆不聽且曰是當與吾女以殷憂起何必生富貴迨歸而攻苦力作如雅所嘗習又能緣公意多方奉嫜所將髢飾盡脫佐貲公旣自慰得助而嗣母朱菀結幾三十年於是亦漸舒病良已家計亦稍

稍給則出所閒區蓋爲二季受室已復佐其化居已食指蕃故居不足容議以稍增更有爲公策者曰若故與二季析今獨跳身之他而以故畀諸季不爲薄果爾吾宇曠足庇也公聞而蹙然謂此豈曠時困苦中相收意乎鄭夫人亦謂否否宗老之爲計過也且一枝之棲寧隘隘爾而竭他托爲於是卜今居萃安橋之西市地僻工室成而橐已垂以飼諸餔鏁釜不必給則聽二季自生活所築平割而杭畝則以已益之猶

悲泣不自勝凡公之孝友恭儉皆天植也自其始秉家而所以爲二季里君子巳謂公能識其大矣嘗購舍傍隙地券入矣及畫趾而其人復以牆蔽牖吾且長夜焉請得爲我抉公立爲展半武巳復以盡室售則又倂故所假計直弗與較有貸公廩者逋日久伺當索厥婦巳逆于門公望見則反走再往復爾遂棄不索有以廬叩質秔百十鍾者巳竟他售公亦不復責諸市義往往類此不勝數公亦不自爲德苐任其擴擴

無競遊之而鄭夫人則時叅其指以匡弘讓故居在倉河陰其所從售業者逋官賦官以業故責公倍之直而其人猶以未及貫仍在繫縣者陰陽其中謂公不私購當再訟公惴而稍應之而請逾亟太夫人謂是壑也奚其厭而得以私委有聽之官而巳矣邑有踐更賦唯力是視即饒諸生不得復縣者謂公若之家逾中人能以役錢之半餉我則爲蹬若貧夫人謂等諸生耳復則俱復揭不俟于衆而湏賄爲巳繫者不竟

訟而役于諸生無差夊俱得復則莫不嗟中閫之料事也而審乃爾然自夫人主內即微鉅靡所匪稟仰公自奉約而享祀必豐夫人則緣之而薦賓客曰家幸有魚菽籩公自力家操事客細然不以苛望臧甬夫人則廣爲惠而時調其饑飽勞逸下及雞豚無失性焉公以少丁多故弗克竟於手澤時懷悲愴岈而期其子而其自窺討即挾豎猶不輟不覺其從腋下墜夫人則舉以勅二子謂若翁任家猶耽耽若名博士舉

而稍媮宴何覬之有蓋自余得贍承母聆緒餘而猶自惕於志禀凛也顧數得奉侍公茀覺公寬坦都無鱗齗又吶吶不出口殊不甚別白而不能知其淵博考驗有愈于老儒先生又自長君上第公居平恂雅日出閒諸當事咸願一延見爲刑觀而公足絕不躡于庭會公事有故師其者請奉公以從甚力公茀咲謂師吾自衰頽不能爲筋絡益玆旋折其厚自匿如此提公以槩殆古者隱君子之高持以韜遜爲德者非耶

母夫人則爽決而本之依于純篤如輪軸相御而行劑陰陽歷夷殆祥于鬼神其育有賢胤也而偶焉已哉當朱夫人之病且革母抱長君在乳次君在娠丙夜向斗䠞顙首甚虔朱夫人聞且止且謝謂自汝來舒吾憊今又病不可起無以報孝婦唯有告司命錫婦佳兒及期仲氏夢母朱以兒提母懷旦果就館即今檢討君唯詩有言思齊太任思媚周姜自公之大母柳母朱皆能樹孤以貽宗亢及夫人而三世稱賢媛僉

謂公家墓相有得於坤維如此公與母俱誕于嘉靖戊子公卒于萬曆辛卯十二月初九日得年六十有四以長君給事滿　贈徵仕郎禮科右給事中再　贈爲今官稱通奉公先是邑鄉賢祀諸博士員遞嚴之議罕僉同故自入　明諸名公與者僅六七人逮公而衆欣躍爲足光俎豆云母卒于萬曆丙午三月廿三日得年七十有九初　封孺人累封太夫人從通奉公合葬邑城西之漏浦村子二長三才今官湖廣左布政使娶黃氏封夫人次三省今官翰林院檢討娶李氏封孺人女一適邑諸生謝夢紲孫男士珩食諸生餼娶聞爲莊簡公曾孫太學女長君出士某未聘次君出孫女二一長君出適太常卿徐公季子諸生陽泰一次君側出未字曾孫女三人俱珩女長字柴孝廉子士元次未字又次字趙胄君之仲子嘉徵爲大司寇趙公孫有河溁礴滙而百川釆乘者宜必有載以闡幽光矣

國子監祭酒愚齋戴公暨配嚴安人行狀

余少時則聞剡上戴先生殆古所稱瓌瑋高特其人非今耳目所得而囿也自公謝南雍歸遊名山古刹居多以故未得一當先生今去其捐客之日二十年而遠矣舒大夫膚卿公肺附親與余交善以公狀請自余慕用謬挍氣韻輙緣舒翁而以筆札之役上友先生弗可乎戴之先自安道高士家剡中與其兄廣陵侯逯殊操奉故剡西壤高士裔則自剡遷奉小方門有在乙

貢元者又自東郭園遷西錦里即今所聚居時猶未入國籍靖難師起拾遺公德彝業與方先生并命東市何緣存一縷有今族屬則項碩人恐炮烙縣死之所餘也公傳戴義婦爲八世從祖母戴奇節又有中閨不獨拾遺公身殉國事美於乘矣五世而上多亡匿姓名故多不可考有諱某者績學有文譽爲高祖諱某者性敏豁喜振人急家稍落爲曾祖大父珏教授里中諸惇人才士多及門稱高足父葩以公貴封翰林

院編修母竺氏封安人葩故諸生藻思勃發邁其儔雖食貧而獨立氣隆隆不自下族御史某方治第欲市其居址廣之固弗許則借他端爲訟下珏獄以戮辱斃之是爲嘉靖甲午是年公始生竺安人抱之泣且罵曰爾無欺我此小御史也自初丱雄憤發下筆嬌嬌多奇韻學使者辟公負文鑑亟賞之與科試而家訟事猶糾纏未得解嚴安人來歸成婚之日父爲伍伯拉去終夕相對泣遲明趨入郡一月乃歸嚴安人慰勗之曰君器識必能自致青雲毋爲詆挫阻初志公曰吾方自奮奮何阻爲戊午舉鄉闈乙丑第春官選中秘讀書試賦恭交　肅皇帝親臨閱註公第一隆慶改元授史館編修旋以　穆宗登極覃恩兩尊人拜初命有令稱竺母之稱安人則以兩宮尊號覃恩所益封時公以與修會典成進五品服俸矣已卯陞右諭德出掌南院事公自謂遊無競恬曠居之顧不知已失柄事歡徵示倪矣前是丙子被命主試應天時方

急徵輸密校算封事論議多所忌諱公錄中有財必有以生而後有以取深剽駁夫含漢文之恭儉而尚孝宣之綜覈語大爲柄事所憾嫉禮曹摘錄中訛字奪俸而公意自若庚辰陞南祭酒詞林後先向不能以久失次公之遷以次及瞯柄事者意亦似察公無他腸非必不可釋憾於公也會少司成荼君於柄事有深望諸附麗之者示意令得疵瑕之公護持更力其不相能始甚而公猶不以閡懷任質愜愜都無緣飾於

是言者始訟言公不當端棋一席而公飄然去矣去之尋舊盟覽名勝日有眺眺先所交知游及當塗憑鴻寄意或失報章舍中兒以請則曰吾甞前緣用斷後緣也世局俺更曩得譴斥者率以非次躋通顯獨不一及公出公自忘而人亦以人外目之矣或規嚴安人揭爲不以聞慫乃公安人咲謂蘇學士一肚子不合時宜乃公正得半任乃公意可也公居恒稱安人志操爲吾良朋使吾得安貧亡爲渥需攢眉皆安人力

也安人父舒城縣學諭諱倖少奇其女選壻得公故無布荆之態克庭實方多難年二十一始歸公前公如千年卒公自爲狀云性柔和有遠識每察人言動輒能料其所終自余入仕幾二十年服食器用聊取充未嘗少增其簡夷靜儉與乃公耦居娩德何多讓蚕習女訓內則中年兼通佛書高士傳得自耳提即無遺記始公爲孝廉居破屋下忽飈風墮瓦破釜粥熟不得食竺安人詬曰誰破吾家而今吾若是公咲曰風

亦御史所爲耶竺安人乃听然各桴服就寢公曰得無餒乎安人云想君家安道先生此事時有此何必不愈於廣陵今正當補傳中此節耳相與一咲閉戶焉公雅不事家人產所居瀟瀟風雨晚始營一區以貲材付匠石身仍出遊工作竅惰方覆瓦爲旋風所圮摧毀罕得無恙諸匠石稽首請辜頗償直公畧無詰訶亦不責償又嘗於青華山麓構一樓斲諸材俟吉有日矣小奴遺火以須燬公方集賓宴訊至客皆不樂

公曰重構已爾盡歡乃罷蓋夷自豁遠無磊磈須澆其天性也自官詞林族侍御家已破落或噬剥其子孫如几肉公時援護出入意或詰公不憶向睚眦耶公曰吾以郵地上非報地下也且俗薄乃爾徑追往事消盈相尋何得無狐兎悲其視世之宵夫一當怨毒報不餘力可同日語哉爲古文詞主大議寄所慨慷務俾時用尤厭艱棘不爲有乞贈賀雖隆嚴必因詣寓規所書悉符功實詩五七言古最勝以投戚執交知

尤勝語必情至雅不屑屑謝詞達本來也問灑
墨作繪遠境遠神絕無蹊徑可尋一時名手遜
絕藝或以方幅請則曰吾與適未至又謝去悲
夫世方以緍直求公而不知公第求直於其心
也又欲以得喪崇卑馭公而公雅不知有得喪
崇卑也即不矜細不曲謹安在其不足疵其不
憑弱不乘危不附炎侃侃乎臨大節不可奪又
何必與守絕引墨襲跡之士較短論長哉公生
于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卒於萬曆某年某月某

日享年若干歲嚴安人生於嘉靖某年月日卒
于萬曆某年月日享年若干歲安人自歸未就
館為公後先置貳裴氏楊氏邊氏女一葉出適
庠生宋人龍男三長祓娶舒郡丞女次祐娶王
侍御曾女孫俱楊出又次祐娶汪中丞曾女孫
邊出男孫五廷芝廷蘭祐出憲祖某祖某祖祐
出祓無子蚤世舒發以祐次男廷蘭祐長男憲
祖遵　明律序繼愛繼兩嗣焉自公上二世俱
單傳公舉三男又衍之得五孫祓不克永年而

發能緣夫志踐遺言為公建棹楔剞藏稿及諸
葬事銘狀皆如禮貞靜而才祓雖賫志不沒矣
公清宦絕口阿堵仲與季承先業有拓文學繼
起為乃公報可不謂有天道哉可不謂有天道
哉

啜墨亭集卷七目録

啜墨亭集卷之七

古鄞 徐時進見可甫 著

重脩番禺縣儒學記 代

番禺之有學始宋淳祐　明興洪武三年詔天下郡邑俱建學禺所卜卽今城之東隈其始基也嗣此而拓之於二十五年增飾之於正統十二年成化八年弘治六年十五年嘉靖十三年以迨今七十餘年而有司者之存會當有事則其時爲然矣爰厥初締自文廟櫺星門戟門啓聖祠明倫堂及两廡而止而猶得以其間茀有章明爲之閣有尊經爲之祠有文昌有先賢爲之樓有聚英爲之亭有敬一有射圃有會膳猶不能遣其隙而爲之號舍有數十間諸生際時昌而被在事右文興學之盛猶有隆且備於此者乎嗣之而更圮墜加丹堊以無隕厥成有其舉之莫可廢焉所得爲俎豆藉此而已矣而獨禺之官又兼之有討正恢畫焉又何也按誌番禺縣學西抵縣治南抵街北抵金家園具如故

無恙惟東偏芳草街爲壘礙所割與諸生齋舍牙錯而居豈其無所緣而敢迫處此議者謂始徒諸生托名衢邇倚宦爲搆已則私之而質貿貿遷莫能名其所由始豈其然與嗟夫壖垣何地也以讀吾夫子書得依吾夫子之墻而階之爲厲乃有此何爾時攻鼓之闉闍又黍不聞也繄吾儒之誦法要於東身要於任職要於治國平天下吾科之設吾誠不保所往又安可以不愼厥初方在事而以弘文爲大務如向所云肇

其所無庀其所有非異人任也惟吾念之穊穊而鍾簴稍以清几筵肅以靜不戒而嚴之矩也且夫道之精懸日月而其近而徵在衿帶食息之間吾人之於聖無所不服習也表章之以條教提衡之以德義遊觀之於戶牖想象之於聲容得其數又得其人皆吾所以證聖而示天下以趨者也有一於此精意旁皇教化翔洽猶有不稟頋化而能肩越此尺寸者耶吾於茲不能無慨也已而猶幸有此日於東濟復至直北十三丈有奇於西南八丈有奇擇其最磽者闢之餘猶不撤其寧宇令歲輸賦以耆不侵齋廡所增除共若干閒與門青雲諸路又伊始自今也役始某年某月爲前視學朱公某所經始告竣於某年某月余得藉之釋菜而記其圖新復古之意如此且以告于諸博士曰楊子雲稱在門墻則麾之其必有所指矣君子愼所以與人其毋令吾夫子自今而猶有取瑟歌可也是爲記

盱江黎先生去思碑記

黎先生之被　命令浦城也吾豁之人喜且悲曰吾鄉者僥得之於黎先生且即真而究乃爲浦得之其爲歌詩若而章繫其感吾以觀先生以政矣吾鄞之弟子員又怦怦而走余再拜以請曰先生去我且再越月乃今而知有先生也吾將樹之珉而需子大夫之一言者寄吾思余始猶輾然謂諸弟子若之思先生以先生耶以先生之所自爲先生重耶諸弟子曰固也雖然吾校之幸而得此於　天子時有之也即不繇

第第來而長繫吾二三子之思者又何可少也師之爲席也嚴而設之爲科也約而整自吾黨之得師而有不爾者亦少也而不必皆肅吾二三子之內心夫師之於弟子固非獨以情親也始相與而親親而離則思方事之不必肅則不必不親而其離也又不必思於先生靡不肅而於其去又靡不思則非吾二三子之用情及也師之造士不獨以文其有繩矩焉足以作儀傳洽焉足以待問方鯁公廉焉足以持衡而杜倖

如此者吾二三子之所不言而自折者也師之造士不獨以行凡吾二三子之所先資其色澤如何而逐趣嗜其節解如何而中竅會其窽境如何而傳神情隨吾之所請質而抉秘焉輸於心止於裦符喀然而人人失如此者吾黨之所景附而不能去者也自吾得此於先生而戶外之屨日錯而喧中涓有格有不格而未必不格者爲先生之所欲進也業以入前屨而後屨之從而入也未必爲中涓之所不欲格也先生有

程焉當其期則旅而進能自得之於先生也色之授蒐之予一往而歸巳實無庸數數焉矣其邇先生爲之名耶其爲旅者再而隔九闒若新吾自惡焉倦而謝又無庸數數爲矣是故先生之教不肅而尊不假而親當先生之指顧而以得當思不得當也又以不得當愧悔見憚思此其大凡也其他爲某某貴聲爲某某宣辭人各自被者吾未暇爲先生更僕指也蓋余聞而慨焉今之師得思於弟子難如此自古師道之立

其要歸之誼行爲足振起其規條如胡先生之教授湖州世奉爲模未聞以點指藝文爲胡先生取大也如今所以思黎先生則交求之矣夫求多則多重重可也責其人以人重官而俾世之人以官易人可乎自　明興而崇厲學宮藩服郡國之傳幸徵天下大儒名碩充之巳或超拜晋在禁近侍從之間以故其秩簡而其望無貶減而其於教易行寖尋於今而去其初遠矣嵗一省厥職閒所被莪棫何等而實不過以令

諸生月朔旅謁讀法不衡命而止度諸生無不沾沾厚自期者也彼何能不相引心誹謂此何足辱吾師奈何易吾師而因以易吾師之弟子誠得如先生之所自爲先生爲之庤幾哉以先生爲吾黨重而又得其藻雅昇然溢心行之表者如此即諸生廟祠而求此其人何可旦莫與而於其去也得不思余聞者一承先生玄閑奥古殊不屑意標矩立門而語語實諸望而知爲君子端人諸生亦人人向余稱先生不言躬行

不能於隱獨一闚其隙是眞吾夫子與余所披承合嗟呼誠得是爲之鵠也吾不知向時徵辟大儒視先生又何等而其他湛祁惠用又何足具論今晋而牧矣世之重牧也重於師甚仕得操剸行志於牧也易於師甚先生操所重以行所易異日者之畏壘滿也直如吾谿上巳乎吾姑從諸弟子識之先生名某字某西省之盱江人戊戌進士

周侯實政碑記

今天下邑稱巖也邑爲通都五方之所擭摟日夜輸而不得涸則巖不則冠紳綦履甲他郡不則山澤原隰之腴鹵殷蕃而詐誕生之不則奇技末作機利之民輕干綱而法禁不勝凡此皆所以爲巖而吾郡之象山偏東陬瀉鹵之區於向所稱無一焉而其自昔稱難治又自有在今夫邑即巖一城爾邑象以瀕海故某置於海之壖者邑而外猶有四謂宿其中者皆尺伍於吾無與也而諸𢿱張馳射之士業與民市於民事

不能不有連無論儲糈仰我矣謂即吾人也其屬籍故在伍自有爲之帥者吾令而不無格也吜之黠者又時假之而與吾格也吾主於信而蕭之至也以齟齬爲招吾不必信而禁之弛也日以刓弊而不可底是故三時之賦積以逋嘉肺之陳連棟累牘而莫之詰甚則捍臂其邑而以睚眦之故走矜巖若鶩度無可戊縶其足者而黠險張矣謹厚者計無復之轉相慕用有不爲彼所爲者寡矣此象所以難治之大歸而以

拊其背扼其項折其心如周侯有足術吾未暇爲共數更僕者侯第於此得過半思爾夫弁謂吾有遐心也眂又謂吾於弁爽而有所骫豈不各持有説哉有田會有役弗以弁故而得以役盡委之眂也弁業有弁徭弗以畝故而與眂盡供一切也眂無辭弁亦無辭矣又不問其弁與眂也畝如干爲準某宜甲某宜里某當上中當下下額懸而人自以畝領之此無遯彼亦無遯矣其秀稚之能爲士者又弗問其爲弁與眂也

其甄叙得衡六登延得度諸在宮牆之務舉所墜益所無蔚起而爲俎豆輝士慶得師斈有鄙吝無以闢其口矣是故其教易行其令一而無少貸髀族之解奏刀砉然而徐以安餘遊之如別邑石爲異里也察戶口以交伺也黔愚之上計有額單奉法焉以得無科牟也軍旗之授饟挨所荷戈且必從庚概以得無折兑侵冐也廛市之需止於餐饋且立售也衡量之更準以壹也博塞之遠無復蕩墜也無煩四顧而合于桒

林之舞隨所跡皆是矣於是報政政成父老弟子竊相語侯爲　天子牧遐眂所注被適當若此行及殊遷安所得耕之爲百世利則羣十百而謁於臺於郡請以珉紀咸報可則又謁余而請所以記余謂諸弟子意甚盛余亦習知爾侯良嗣侯而邑者能必行如今日而前示之晝乎吏奉尺一坐堂皇豈異人任獨於某頌曰儼神君望而不自覺其慴者此其故難爲淺淺道也即如平衡亦古者司市薄故耳向設禁而乃今

得一之者何也問侯所以一則令盡去其故而以新屬之匠一人市有持故衡者輙治之衡新而猶有舁則治匠匠無所辭罪衡用是一此詎徒計數之用得哉余又問侯諸饟所以不可折謂何侯曰此或　祖制意深也土瘠而僻商輓輸不時至胡所恃以遇歉且諸弊孔惟折尤易窠端也又問侯歲既稔揭爲不令遺秉通他歉侯曰民多窶地所登毛實不比中故躪貨以發其直之昂爲窶人蘇耳時一疏洩爲諸甫田者

需賦地則司牧者之所默劑其閒而未可以昔
昔關出聽也余蹴而大然其理夫此疇非治人
是賴而必法是舉哉諸弟子曰否否昔者尼父
致慨夏商以其文獻闕詩人之於典刑亦深致
意焉今吾邑即不稱冠帶甲屬者微地靈當臨
軒冥然名地以得不岑岑嗣藉吾侯之振藻以
諸弟子出聞俾寓以內望海涯氣贒蒸是何等
庶幾其所爲獻不乏而以子大夫之一言爲之
文何可少何可少余曰有是哉有是哉不辭而
授之簡侯名某字某荆之夷陵人自蒞象迄今
三載云

明郡守宣州戴公濬湖隄城記

城據甬水上自唐季始基之括二湖縈亟其中
因天造也郡東薄大海六十里海東際即爲倭
嘉靖壬子倭蹂內地披猖莫之禦當事議築甕
門增陴益崇出帑七千有奇而公私之佐力不
與焉逮今一週甲矣時亦餝庀無鈌獨西南址
隱隱中墜莫之戒其上日以欹且坼餝之者第
於其欹且坼補綴之莫有窮所因旋綴旋圮費
亦莫爲量頃之胥人私禁物與倭通吳越鬬踵
見告訛言孔多郡守戴公儲需除械視如敵至
每曰海外事吾何知恃吾有備爾已嘗登陴倚
樓櫓視城南堞獨圮履其處則城址石錯出斥
脊如豕牙畧蹦跚如籧篨憑堞而俯其外濠極
廣而內濱湖址亘一縷之中積受浸又北風排
濯齧齕之積以薄所得藉以屭此重幾何行見
潰耳公喟然謂其參佐語稱有基無壞基如此
壞於何有令一旦潰而寇儆適至即不斬出鏟
能邀海神鞭石充吾事乎於是召父老諮之視
斥蝕廣狹分尋咫下椿河底椿之上甃石與斥
埒滇之砠礫紭其裏無所辦公曰此成易耳今
濵湖而居者皆堙湖爲巳壞吾欲還之湖久矣
向計之無所置土石今壄之湖以室之城殆兩
相用乎於是衆莫不爽然謂長慮便計無加此
畚鍤胼胝并日戒與而工以次告竣時迫覲事
公馬首巳北尋猶遑遑而爲民計扞備如此爰

稽前志宋元祐癸酉守臣劉公埕慨湖以堙窒設不治而聽民之所之勢必無湖乃疏分其積土位置之爲三島十洲一時侈譽其事歌詩載今夫劉公特以無所置夏而爲之景物以與民樂樂耳其急不急相去視今日大有間其意則今昔似之元燬天下名城明之城亦在塵中海寇起惶遽復之嗣爲國珍所有又增築焉今亦三百年矣姑無論城之圮與寇會也圮而議築以十之力六七起階三四用之層壘公私之費

視前事不倍不止我公之爲吾甬存力豈少小哉父老又謂余言郡東北阪越月不雨偕走西南汲以其地鄰湖并得後渴不則於湖汲湖窄則豬有限安所資於并宋熙寧間大旱汲湖湖亦竭嗣有槩於劉公大爲濬日用食飲民之資也則依之矣闤闠烟波渟泓豁蕩可不謂孕靈濯濯者乎古初規城獨抱湖於其中得無意哉人情惟巳之私得寸則寸曾不計群起而尤之即一日可無湖於巳亦大不便亦惟近之狃幸

及身之無事得巳則巳疇爲與日肩自今以公而慮寧獨不任德亦不任怨哉隄長幾丈幾尺自湖西與底至長春門斥與水際式廓之增廣者一丈有咫纍高九尺請於幕府高公巡海使泰公出帑播匠銀若干兩益之暖若干兩董其事者邑江侯溯公竣事者理周公高公諱某淄川人泰公諱某洛陽人公諱某宣州人周公諱某同安人江侯諱某歙州人丞何某効有勞積例得附書焉

重濬江東浦口碶記

環郡而江郭東出度浮橋爲江東浦口碶者江東壓市中導河入江時蓄洩而均浸溉之渠也郡所抵東極海爲邑爲衛所綦置盤廻數百里而遥率以江東爲綰轂小民生活其中容膝則給故其地湫隘直上崭割寸則寸而涓涓之一綫無幾存矣猶未厭而跨渠爲棚通前後衢爲一肆碶與閘堙淤灌莽中不可詰歲暑雨則水横流而居之稍窪者以沉竈病負壓而拓畊地

上腴滂則經市而赴於江甚近堧壅則無塗之
從還而東注於二三十里之外其爲道也迂其
洩不以時而穡事病河紆縈屈闤闠爲地脉清
泚疏流自昔謂東七鄉之水朝宗郡城脉絡此
矣堧夷爲平陸而地靈且以坻滯病極其勢不
一大創更正之民且惡知其非有矣於是諸士
民偕而白其狀於邑江侯侯曰吾責也趣徃察
故趾石砌具如士民狀即爲請於郡於觀察撤
浮舍若干間刋滌滯垢俾水由閘入江具如故

又設司堧老人一名蕪攝大石堧及米行橋河
一帶有綱禁不以首以其罪罪之且坐斯論於
是民大恍相勸不日竣後諸文學造余而請記
其事曰微獨侯之德不能忘要爲後事師非托
之碑不可也余爲攷郡志宋淳祐二年守陳公
塏嘗復江東大石二堧江東即今之所謂浦口
也宋以前已有此堧而不能詳其所始其不能
不堙而有俟於後之治且淪昔與今無異獨難
如守陳公者踵接得耳入　明嘉靖三十八年

守周公希哲方經始淘米行河幷脩諸堧繼爲
會公鎰仍肩事而今田公登年鈎稽得度省督
有程渠西下如龍尾洒洒注於江如舊志今之
父老猶有及見者而其堙也巳若爾江東於郡
爲巨鎭從睥睨眺江東即一區詎古所稱萬家
邑奸僞萌生所當按治奚恩貧人情惟巳之嗇
不遺餘力而以妨於公則弗恤曾不思巳亦公
中之一人巳之踞此何日之有愚夫婦何能以
户説侯亦曰惟有三尺從事巳爾志又稱前事

土人以私故抵讕百方今慮無不唯唯退舍抑
亦有洞於侯之坦衷非有作於匹夫斥汰矣侯
強敏誠壹百爾不以傳舍視此獨其一云或又
言自築東岡廢回江今日浦口之導流又有棘
於曩時所繇陰受侯貺詎惟一壓之爲賴王駐
洋之周家堰四都之楊木堰皆堧之閘之以補
回江之廢去東錢之泖葑通米衍之内刀議載
前志皆侯所欲次第舉者侯名隶譙徽之歙縣
人庚戌進士堧渠溹廣丈尺備如志仍以勒碑

陰云

重脩風㳷廟塘記

郡跨甬水擇其勝地原隰陵阜錯高下河渠之
有㰦閘塘堰伺蓄洩蓋因勢爲用云郡東届大
江西南二鄉之水自大雷乇山合流以東源甚
遠延流所注各有㰦恒雨湍暴㰦之洩不二三
水乘𣪠而潰攻莫可抵雨止不及旬河輙涸待
命於天稍㤙以無年告矣風㳷去郡三十里舊
有㰦自宋大觀更築爲塘起眺江橋地漸下及

南望積瀆又漸卑風㳷以塘亘居中如帶勢獨
下水或橫出上又趾薄江塘寖受嚙歲有圯陷
以一切彌縫之令　上乙卯秋七月雨浹旬塘
中斷駢流赴如奔馬守隄吏率農人集諸具爲
隄防莫知措公聞而憮然曰是以雨病不雨又
病患所從來矣及冬借得公署邑事詢民急首
此役下椿渠底與土平採巨石層纍其上擇耆
民之樸謹八人計丈分工凡再越日公一詣塘
衡物料程工拙無少倦欲自工興盡冬月霽入

春天雨雪時工就已六七𣅀從雪中遥見旌羽
知公觸雪來皆感泣疇復恐惰窳負乃公者役
始乙卯十一月十二日竣於丙辰春王二十二
日計長一百三十丈闊一丈二尺高九尺費金五
百七十四兩事半工倍則身董之効也諸父老
聚閭而謀曰風㳷自虞公有塘其廟至今在五
百有四年矣吾儕不敢㢒俎豆顧其築以土歲
補罅爲苟延何知今日之纍石速而堅碻無却
顧如此計今當與河山不磨疇則貽之請以名

曰魏公塘虞公不得專美於前吾且尸而祝焉
徵余文紀其事公又選閭及陸家堰銅盆浦堰
大石堰皆以不日成云余惟水利繫民生最鉅
方在事率苦渴日以赴眉睫急若驅而事有迫
需之一朝而若爲闊遠情寔者又公見而公置
之曾不計中河之失舟也一壺而千金金非所
靳矣壺焉從市有如公之預爲備而身先事者
幾公丰儀整偉喜怒不見色爲政務持大體簡
聽詞肅庭宇無良者自惴惴毋敢以詖進嘗受

牒簿錄諸夙負者家公爭之強以得無覆按公爲一加餐其他絕腰羨厲風猷平冤抑郵頗連其惠用慈明事事有意不能以一二詳第爲慰諸父老請爲塘事載諸道周只此尋咫之砥乃昕所慕用與公異日所被於天下詎此砥已哉公名復琦別號猷五汝寧之固始人萬曆癸丑進士

鄞邑江侯生祠記

江侯之涖吾鄞爲庚戌嘉平月至乙卯冬孟當

再上計諸父老聚族而謀曰微天奉得有侯五年行當留邸居津華僑小人長此海濵何日得望見侯則有肖侯貌而尸於其家者矣去可一年所而人出所貌質於衆擇其肖者附於王荆公祠之右偏地設享焉享已偕而造於余請紀其事余謂諸父老雖習侯被休光不盡徵侯事若第言之一人進曰當侯在時某等亦不覺侯何如也即如試童試凡再咸帖帖無譁嗣此有攘臂扞文罔所株連不必盡白而轉思前事之

奉要束爲難矣番舶通倭偵邏纍沸簿錄之惟所質無赦耳黠者又借之以報睚眦搜奇蘊告無虛日微侯洞其誒囊三木一搩其燃而封豕之磨牙且靡遺矣一人進曰事誠有之余設肆之民也有億乎是自侯下車未有以半檄質所需而市吏莫能爲之擾矣嘉肺之讞不苛不濫東矢第取登庾而民毛恒得以皮麗矣上賦一平其衡而民不爲耗羨重困矣籍畝鱗次給有帖而重購窮於技矣輸戶遍載紅單而當里不

爲逋人代征矣陂堰農業所恃也如東岡如栒涇皆時壓獨風堋以滿暴驟圯時迫秋闈又無可與語授程寧巳之侯諸後其權之乎緩急盈詘甚衷焉罕得秋毫爲匠氏乾没矣尺伍之鈎稽爲弁而距者所寢處久矣奉使者檄而殫力從事曠籍盡蠲其爲排里之無辜袪累何算編與審之不僉所從來矣適其事而占役中程雍閒不擾遍編遍審一月而事竣匪侯之才敏有度能爾耶若乃享於庭而必無以算器入甕其

良而必無以騐耳嵓賢者親之傑者貴之才者造之卑者厲之扼者卹之顛䍐告者賑之孰之非子大夫之所聞且見者耶子大夫奚其獨無億余曰唯唯余不能如父老縷縷數也余所能知獨侯心耳侯爲人質直而寬簡易以恭勤身而無賫明而無察不可以非禮移無擇於其所尊也不可以非道悅無擇於其親不親也不無忤於色而一頃忘之不無爽於銖而不遠復之客或面頌循政輒謝曰非堯舜安能事盡善矧

今今之人其不自假如此固無成心亡勝心昭乎與天下揄其所自盟如此行立於 朝定大計決大議而寧與荆公孰其頗爲哉自鄭有今如荆公亦可數矣如荆公今鄭不如荆公相天下吾與侯之悾悾忠盇前詹之百世而下比公香火裊裊高芬時通戸牖於其今時不於其相天下時也諸父老曰善言約而該物寸寸而稱之必差儕小人何足以盡侯今日奚其能占侯他日姑以此紀祠事足矣祠凡三楹前除方廣可五尋後又三楹祝奉涓除仍其故居在王祠右廡侯名秉謙字兆豫別號儆韋庚戌進士徽之歙縣人

東江口文昌閣記代

始余爲東河跳磯有碑又鐫舊碑者何不忘前事亦以徵今事所以因也碑宜亭爲碑覆耳又度而閣者何地當通津適在囂凌爲壓所蔽宜閣耳閣祠文昌者何閣枕江流坐巽向乾城雉出浮屠揷半漢當閣西右曜木氣受成海從皎

川鼓鴻灝入控於此是最瑰瓌故其橋曰靈橋門曰靈門以祠文昌爲東江綰巨麗莫此之宜諸子襟以是請余聞而舍然不謂其不然也又假而以名吾閣耳雖然氣消息有時物成毀有數凡今之事慮無不以儻然遭者何去何從孰久孰近皆非吾所得而知也按志嘉靖巳未跳磯瀋河鐫有碑今去之一週甲耳碑之詞巳漫漶不能得之碑僅一徵之志今之碑且得無毀否乎今之河且得無闕否乎準今質古惟此心

此理爲無敝乃事無不有相知者不必其懿亦無不有不相知者不必其不懿人情之際理且惚恍不可爲據其柰之何奉功今權廢輿有其舉莫敢廢姑以爲有司存如此焉敢曰古之人獲我心想以見後之人亦我心雖百世可知也是碑其有藉乎是爲記

舟山守禦千戸所脩城記

舟山故鄮地秦漢之際鄮幘最廣唐開元中始拆鄮地作慈奉諸邑而舟山爲翁山縣大曆六

年袁鼂以其地叛則棄不治其後治之爲昌國縣則宋熙寧六年也　明興罷昌國縣爲衛亡何又徙衛於象山留中中中左二所爲守禦敗屬定海衛志云洪武十二年指揮慕成立城五百丈未成明年指揮許友跨鰲山增版築卒成之豈前而唐宋邑之爲翁山爲昌國得無城堞爲防禦計耶其云仍弘舊制則有城當自開元始而入　明又式擴增之耳日久承平綢繆計鮮戎乃生心爲至嘉靖壬子而島夷躁內地幾

遍江以南舟山之於海著面黑子爾倭入舟山之蘆花岑江特其逋亡之餘官軍以嚴師遏倭竊竊而議宵遯無暇叩城闉然已岌岌矣方事之急壘而四郊勢所亟不在繕城事已解嚴人人快得平定安集又不及繕城以迨今六十年而餘圮傾灌莽瓶豎得而狎之勢不容不有肩事議且經始則虞費鉅虞用民虞召譁終以囁嚅罷矣萬曆甲寅秋陵張君可大奉　簡書以守帥視寧紹師駐車舟山至則睹而咨嗟夫言

堂奧安也奚其得置門戸弗閉地越在海外特宿一軍爲捍內藉而荒落頹唐一至此今此二千人視坐自銷懊奚以軍於是請於觀軍之憲府轉請督府咸慨焉謂及時脩備圖當於是首議增埤議濬隍議脩樓舖以次受工爲脩完城身九十八丈九尺女墻一千四百十丈三尺四門大城樓四座兵馬司房四座箭樓五座敵臺八座鐵木門共十八扇吊橋二座石堤四十一丈皆因其舊而特葺之使不廢之者也又南門

月城一座二十丈水門一座九丈兵馬司房二
座總臺舖一座箭樓四座敵樓五座窩鋪三十
八座此則創自今而補曩所不備者也程材鳩
工較初所會計增數倍而請於郡帑之軍需脩
倉仍八百七十有奇他無分毫益自為陶冶甕
砌灰墁皆於燧人取給焉薪運之海嶠石鑿之
山稜力則資之團操之尺伍忻而子來月再一
犒割自軍府公餼比於市租牛酒亡敢望而意
自投醪亦足皷而忘其勞矣事半功倍豈不存

乎人哉役始丁巳十月一日畢於戊午二月十
日麗譙巍煥墉塹高深漭瀁中央望若雄關哉
父老杖而造軍府稽首謝曰何幸何幸不圖今
日有此舉保我子孫軍府還謝曰主臣前我而
駐此者寧無此意耶矚上意安無事則不敢以
有事請今之督府慮過四字居平視如敵至又
海上監軍之憲僉有同心故吾得以吾之說投
合諸軍吏拔擊公勠腁胝洵諸父老之幸使余
得效事一道謹何又余之幸也於是謀勒諸珉

誦督府功以謁於余不佞余謂張君雖督府公
之安不忘危集忠有此又孰之非　聖天子之
不忘我東南能簡我督府公為東南恬哉舟山
雖一區門戸坐令遠人覘我奸宄意銷何必不
大有裨東南哉督府劉公某江西南昌人巡海
兵使蔡公某閩之同安人繼王公某淮之睢寧
人郡伯楊公某閩之長泰人郡海防丞商公某
閩之漳浦人皆於督府核實効能以成守臣籌
畫拮据之庸者也偹倭把總高某中軍把總吳

某左右哨把總趙某劉某守禦指揮樊某二所
署印千戸某某各有勞績例得并記餘記碑陰

烏金廟後塘改築石塘記

郡南三十里而遥為烏金碶唐太和七年鄞令
王侯元暐築堰它山而又於其下流設為碶以
疏分之者也郡河渠書云王侯巳堰它山用三
木鵝乘暴流浮之視鵝所檥處築碶門泄水今
之烏金積瀆行春是也自太和至今七百八十
五年無毀碶左右亘為塘界江河如帶碶縣石

不可防一時用民不能并塘皆爲石歳暑雨受湍攻土力不敵塘中斷水趨之如奔馬迫圖障塞而莫有爲在瀾挽者矣雨止輒涸爲障易而民方敷敷爭升斗自活又不暇爲公衆後矣其地爲句章之鎮都舊編止七里事迫告病簿尉趨董工誰當褁餱從事功又幸率罔旦夕効不獨民病司事亦交病矣歳丙辰雨浹旬諸窪陷道相望耆父老偲偲願殫其頂踵懇於觀察蔡公下郡議守楊尊郡司馬商會僉曰更石便何憚此一勞不以徇民於是商尊行度地力主之日是不可已考量工費二百五十兩諸在沽利亂稅九毫亡何河渠使梁君来終厥役後先程工則邑曽尉守約也塘長　百　丈工始丙辰冬十一月竣事丁巳四月而里排王大和等請得余記其事且曰幸佩圖休識不忘唯一言之托貞碾不朽耳余問何以名烏金廟後塘曰廟在水中央塘在東則廟之後也廟爲何神即堰它山之王侯它山巳有廟此爲侯行祠也民之不能忘侯如此余謂諸父老塘以石愈於土即碶輿塘之有崩不崩可前睹矣久則雖石不保無少圮聽之而小者巨矣覩今創事以較補罅其難易奚相倍之蓰侯後君子何日不有佚道使揭其有感於斯輿起云

定海縣永惠祠記

定海當秦時猶鄮地隷越州始唐開元置明州治晝其地四之以明州轄有翁山爲即今之定海境土也大曆六年廢翁山不治元和初置望海軍於甬江之東偏實始基邑迨梁貞明而邑治乃定於此雖迫在海壖然於越門戶也郡則吭喉邑莫宜之此矣五季之末天下擾擾汴宋畧平遑逢夷難奔播海嶠迨元至正盜賊鄰境陸梁竊據民亦幾淪伏恭然猶安生無流移轉壑之爲患者土自斥鹵民習勞思嗇鄙之風不足誨盜也地非四戰俗兢保聚抑心下首性自怯恇不必其爲禍始也入　國籍百八十年爲嘉靖壬子島夷内訌江以南率中倭於是宿重

兵海之上幕府躬視師駐轅下邑而定且旼然
稱巨鎭矣當是時文武吏士期會灌輸騁騷旁
午咸歸命於一邑之中駐無次舍供乏餽臺咄
嗟取辦率以坊里充之自中民而下無一得免
徵獨財賦出不可支也安所得諸胥事奔走伺
守焉甚自朝受命而夕已無家又越宿而委頓
之軀視且無皮骨卽良有司莫之誰何一寄吾
郵矣解兵之日如出湯火思所以杜難憚又條
編法初行適與時會亟請當事得以踐更賦通

一邑均輸之當事則慼然此正爲新編禁加派
甚厲也雖毫厘畸爲若得報於大農且兵業解
矣督府不恒至又焉所得恒儲爲備不恒曾不
計民所患苦正爲其不恒也官以不恒故無恒
賦一項迫需又不得不責辦於民民將誰委民
以不恒故無恒器無恒人又焉所得請有恒需
也内充生心烽燧日警舟檣礌礮諸具市租牛
酒諸犒日有益之費且巨萬巡方核察時抵重
關一按消虛名實所爲不恒又未始不數數然

爲坊民重困也萬曆某年督府劉公始給稅羨
三百五十兩有奇備諸捲握物第可以間一蒙
之爾其歲得給則二十金無以益矣合軍里之
葑二十地租屋稅共二十湖稅八兩三錢只此
六十八兩三錢歸之官而并坊里所重困一一
以委恐官亦不受任也以郵民隱將焉歸乎會
徼天奉有稅犯入官田賦堪充事邑萬侯又克
肩事取先額六十八兩三錢益之贓產額租若
干兩首則議制器自官也次議官貯器也又次

則議補脩度物之良楛難易而爲久近成毀也
次議扣留變價爲十年更造計也又次議庚人
之在官各以伺役爲餼也又次則議邑員之公
禮器用并得取贓產賦自爲備詎不一煩坊民
也慮始啚終稽成補敗卽有抗敝一舉犂然利
在百十年之遠伊今始矣雖然其遺有此贓賦
可藉而於文亡害則百十年之一逢也督府劉
公目睹厥艱報可不逾時矣觀察楊公郡伯方
公停平其間相與有成矣邑萬侯且見諸行遣

以予寧去而嗣之顧侯既足履之文手辦之明習如嘗從事而民吏慰耤驩舞矣諸父老相率而謁於余曰幸此餘年及睹良晝緬昔所苦樂今之樂殆有甚焉曷爲我識此者令異時不懸[illegible]余謂諸父老天有將人有事古初至今備所未備豈不有待哉惟德於女式歌且舞奚其忘德勤施則祀捍患則祀銘在麗牲於公何有劉公名一焜西江人楊公名鍾英閩人方公名應明河南人萬侯名年紀西江人顧侯名宗孟吳

郡人後先抵續其議實自其邑邵光祿輔忠務之得並記諸經費節目並載碑陰與案籍共徵焉

吸墨亭集卷八目錄

譚助漫録序

啜墨亭集卷之八

古鄞　徐時進見可甫　著

楊公路雄飛集引

甬之楊多聞人嗣之爲髦者多藻雅或曰亦多辟錯自余交公路而不能知世所以擬爲何等也公路好園居與儕伍稍不近習之久而彌覺其春容坦洞足比也爲古文詞扶疏任手映帶自妍詩具諸體歌行近體各極于致五言古以陶孟爲宗如云草長一二寸鳥弄三四音有酒

但共醉尚恐來日陰如云衆人不我知咸共笑余癡我因謂衆人爾笑余茲悲吾我信已深閉門彈素琴一彈還一詠清曠灑胸襟如袁伯巽叔云頎兹翛然園高士如都梁六七好鬬雞特達不拘常十歲知讀書十五能文章二十攬英俊四十猶摧藏如云好花開上苑良木產瑤林如何此異質托根西陂陰諸此未暇枚數皆所謂以淺淡爲煊爛酷似陶先生者也其似孟尤多如云鴈叫天如水螢飛月似氷如云地主邀山客清歌共綠醅都無時事念浪有世人猜如云蓮稀將劚藕桂密欲生花如云竹逕迢迢轉田家古屋春雞雛出卵蒻花果會枝新如云草木光全動魚龍氣自腥則咄咄迫之矣余於此道不習而每過公路園則爲哦賞忘歸戲以向所聞質之公路笑曰家子雲善解嘲不必去嘲如世所稱將無以藻雅故得辟錯耶抑其疵者自爲疵也如其所賞亦如其所疵不足恨又虞所疵乃所以爲可賞且以予之固又安敢以必

見笑爲道哉余聞其言而嗟之伯巽以名士而無年公路不愧爲之咸而不遇所自得縕先侍御徒此素編已耶非綠多病乃疎故人秫釀私田屢供搔首知之者題之以高目不知之者曰戍均館一措大則似吟者之鑿竅爲造物忌噫嘻乎此不可知矣姑以余所知公之同調毋令公路將此作名山藏也

袁石公山行記注引

于鱗先生紀華山稱奧古而覽者率未領當境

之趣他紀肖貌泉石差欠道里亭徼及侶遊姓字或援證古所品目令人恍若身蹟而紀所叙置又以多類此屬厭則又轉快其所爲與而古者豈境不可貌境而肖似詞又不必媚耶山水佳處正自間遠經奇非此人亦摽此屐山靈無如彼何而以此詈辱此山靈手腕神禁弗許耳石公甫試今輒自病免作山水遊殊勃勃不可待當爲山靈所邀已久故其手腕聽之意所偏至如老衲透玄頭頭是道如虎頭寫照如九

方命驪牝外骨相而喩神情無意乎爲文而文生無意乎傳境而境在此固山靈之所願托于石公而以病遲石公之往者也或曰石公病病托耳余謂癖佳山水即病也病無不患苦者即飲啗無恙而爲所厄扼不暢胷懷與需飲啗而不得病同世罕有以不娛山水爲病者故以石公病病爲假如舉國皆狂一人不狂而衆以不狂爲狂此類也由世情觀之不得娛山水非病無上事而自病免將無以爲病乎讀石公自注

此時胷中都無一事世善却病無如無事卽秦越人罕此術卽有此術罕以喩諸人石公喩此術乃有此注雖然余猶有狎進焉石公巳登禹穴乃不東渡曹娥瞻洛伽上華頂鴈宕何也將無俟余不俟爲侶乎癸春三月余先乞于樓船將軍駕餘艎以竢而以此爲之盟

武叔卿舉業巵言引

自余之湛帖括可二十年謬謂於厓畧有窺矣客亦謬以余湛此者數相過與余譏彈客每舉

而余每覆也每有當焉客謂文與可寫竹淋漓欲生以故有全竹在臆間若於題非前是者節拊其吭操有成劃何遽必哆口而是奏此砉然之音乎而余不自知卒亦無解于客言頃之闕中武叔卿來爲郎同舍海內文章家舊名叔卿余間過譚秇因出是編娓娓百千餘言皆爲制舉道所以合作如言神情言涵詣內外諸篇旣自總要其境分批其郤而又拈出諸家起括通梁直承旁接分峙合流前案後鑰種種臻際之

妙言約而該繁而理如越人洞垣以後窮形極相人之七情六脉九竅百節靡不了然心目之間所當受症投餌施砭應手爲療矣寧直進乎技也與哉余乃恍然向者與客譚不獲前睹此爲余酬復地者噫嘻亦辯矣輪扁之與人矩也不能與人巧自昔記之而援矩發霧有能悉矩之微而盡巧之態者亦畧過半余向者似得此而率率未能如叔卿之得之心諭之口條而筆之書是叔卿所獨詣也客有問曰世競攻制舉

以拜獻其身得是編而遵途襲業都無停軌與曰否否凡叔卿所論著皆爲語上者也世有大匠不爲拙工示率叔卿之縷旨雖多而所繇寖尋得此解悟儻亦僧寮之寂岑有拔動其天倪者乎宜叔卿之以神首也請就叔卿而證之

張襄惠公家傳引

逞伏海上間耳當世尊宇厓畧爾巳從習曹於同年張君禮卿得襄惠公傳悉之公禮卿大父也起家 肅廟初年及其季屢遷節鉞西南諸鎮兵事秩在内臺左右逾十年而不獲一日還朝當清宴中遭齮齕當危法瀕死凡幾公殊不少貶滅彌縫之而竟以令終於官若公者所稱獨立不懼之君子非與或曰公用兵荆蜀夔象方數千里間所在家尸戶祝即海内專祝亦有七公一時戡定諸伐慮無不世世戴之矣其終始郤遠貴倖氣岸挺階假令尼父處此然與否與新建良知之學和之者或借之爲名反之者亦或借之爲名迄今旨歸未有折衷公緒守程

朱遡循濂洛與新建分執而騐是與非與余曰唯唯否否士稟仰尼父即顔氏猶步趨似之不能不瞠乎於尼父之奔軼故學尼父以步趨士之程也學之爲朱爲王第是持論所蹈行而巳矣世雅聞公丰采或謂公介特慨直之氣作用居多而嫺公於燕私其收歛凝定即親知不能窺其笑語之愉時生平存養警省工夫慎密迄乎屬纊猶然以槀輯寄泊性霧言無及私元規真假度不可飾而持若此而公之所自爲體

可想矣公於學無不窺而識與才多獨詣初礼之對詞義偉辯第一酬諮問耳交南歸命無煩血刃于社稷有大功會所當一隅耳非爲盡公藴抱世既不竟公用公亦不爲用用惟此先民之緒兢兢守之别傳有稱弘毅二字公詣其深者洵哉公之實錄而無庸分門戸論學矣余不佞既披公家乘還質之方志所稱氣節功澤歷在芳晳未易縷指暨他行集之間齒及公而信爲推重要非有爲而譚則皆公之信史可據者

矣噫公良可師哉謂是危殆詆挫祗成學問當其招而不來抑性生與殆而得夷夷而無息則其造者深而不可奪之生死利害繇此也始學昉公須是卓有見地信得命及弗爲草動風驚關意始得置足願與禮卿諸同志共勖焉

封公佘景山封拜賀詞引

少讀漢紀爲大父毋父毋通籍則盬甚束髮而覩里人子之褒榮其親則中鞅謂胡遽不當爾者比筮爲郎三年試無害輙荷恩綸逮余親秩在司馬縉雲之署余不佞輙謬謂士幸得奏公牘稱上意即爲吾親此日地固有之矣赤奮朱明來守岳及冬會公以公子東陵最績奉璽書有東陵章服一時諸縉紳大夫士曁諸寮吏具爲歌詩帙而裒之請得余言以識其端余謂此何足爲𢌞公異數而諸君多之若此與自東陵起家稱令在有循聲表然倫黨行益爵秩晉華要而公亦如公子之所至幸於　天子玉軸紫泥何弗洊源而諸君今日多之者若此與

事有選需于異日而尤有適快于今日以異日之所需而易今日之所快非人子所將于親之至情也且今甲以三年㬥最剡而始得傳封格士潔脩奉理轝表六條衡鑒者之羅而收猶影之逐形無寧令甲是虞而有逢有不逢毋坐失之交臂如公子以執徐成進士拜命博陵誠怛所被詎不得之期月間而無何以寧歸於使者之羅目格矣比爲宜昌聲益藉用臺使交剡攺東陵東陵綰轂禝地民實勞止多公之子用

起佗傺厚爲當路器鑒餘大亦及明試期而咄咄在公會當徵逐率不能以隙時竟功令事終今十年所而甫得以東陵績上司勳徵衮衣一命庸詎謂公牘奏而爲吾親此日地猶擬之耶余蓋狃于所幸而諸君則歷詆東陵之所甚不偶也士不貴聞而疾無聞守恬修姱奚所願出闖于闤閈外而天道張弓積實遠激要爲得之自然無所論于蚤暮愛親渴日懼與喜臻人盡子也既自幸被有恩華疇不願及日而致之即需于異日者弘且侈而寧似承被于今日者之跂望而快獲哉是殆諸君頌言之意而不佞於是亦騣焉願附爲之引

叙張孺愿遊虎林諸刻

往吾鄞大司馬張公執耳此道也諸公子繼之率兼所得而末孺愿題咏更多勤諸名山川殆遍諸名能詩家屈指甬東道則曰孺愿孺愿而孺愿以所裒集就敎青請余叙余謝於詩無當矣高散騎晩發趣何知不爲後進生所吽呼誠未窺門戶而于人稱之不令海內諸名家屈指孺愿者復謂哄甬東虛無人乎孺愿曰否否吾不謂于工於詩乃叙我詩而喜得子之古文詞叙我詩也世有好余詩者讀余詩而併讀余之詩序又得見可氏何可謂甬東虛無人於是不佞亦騣然未有復孺愿則挾筴楚而余同舍郎大來氏亟好余言亡何覆余庋付之剞人大來氏海內所名能詩藉甚而與孺愿交者也不能詩而別爲蕪蔓偏得賞於名能詩豈復有於詩啙調者乎雖欲學吾術不告之必其他氣韻亦枘鑿不入無言相賞者於是余之鼻亦栩栩然且自謂能詩矣且業不自諱亦有所付剞人以贊之諸公間而孺愿方以名能詩幟於甬東余而序孺愿詩也余之托於孺愿深矣則盍爲問能詩不能詩過損而違孺愿意焉

孫一之剡溪漫筆序

自余頻公車與一之僕僕河梁不相舍一之故書淫其腹笥便便靡弗蘊余性疎而善忘嘗所

迎目時有忽恍以徵一之若列眉然余咲謂一之君吾行、秘書哉一之亦咲謂余恨此短檣破帆載得秘書并載唐家兒又焉取夫文采巨麗爲以余詎一之一之還相嘲亦爲吾兩人不逢年志感爾云何一之選得左靡供奉郎余向所詎一之秘書職也詎若爲識于是一之得徇其嗜於虎觀石渠之藏罕不窺今茲漫筆特其公餘所裒一二酥乳醍醐品列而人嘗之而味得世人何必不知味何必知味一之弟學博君立

之梓之非攬其過於塗者而追之嘗聽其嘗之者之爲何如人要爲不忞忞其兄云耳并以序問余前爲病病謝筆札之役久獨念一之巳遊冥漠追懽生平于一之胡以謝一之故多聞亟好余古文辭嘗貢余楊梅并其賦與俱來其瑰宕閎遠何必減子虛上林以時時不去藥裹故不多作其行於世有益智編謚法纂嗚呼一之古之蕉行君子余所心折豈獨以其文哉

柯令公採情編引

當令公之蒞吾鄞爲歲乙巳逮庚戌公再上計差次內命公俸行及之先是邑父老子弟怊焉不能以一日去公懷則謂此積薪時耳公胡遽不得還卯翼我比公被命晋邸則謂廟堂能知公公行在日月際矣亡何得陪京計曹報猶謂諜爲訑者言如我公不當長安一片席疇當席長安且果爾又胡不姑以公爲吾盱徇於是思悒悒不得解積日而興寄之咏謳凡如干篇爲編曰情見乎詞惟閒謡者之所採何如也是之

爲採情編而請得余言以題其端余咲謂諸父老人與官詎不兩相待徒待彼耶其人伊何學中不嘗貴下坐耶公去吾海上且再浹歲咨嗟之不足而咏言之余與若汗不至阿所好耶公又胡用我阿爲鴻飛天首楚之人目爲梟越之人目爲鳧鴻無如楚越之視異何而鴻則鴻也公之爲公不恒若耶且天下事又胡可以眉睫較語有之靜人之來如遲日有貴乎旆征之悠悠哉凡公所以治鄞余身被之從粤歸于父老

還徵信大歸劉以蹕冀遊九出之而雍藹寬仁則無之不寓丁未計後幾是從心得矩卒未可與儷之者矣縷縷畧載如砥不復贅

憨先生冊文生狀諸刻引

當先生之守辰陽余主洞庭與先生同時會播不庭壓　天討楚上遊諸郡發徵騷然余亦不啚先生所供調一一附軍典法亡害如此事巳推祿不及先生叩先生囊底亦罕一錢貯里之人或以是憨之先生聞而听然謂此一字褒也

何其當於余若是先生居岑岑娛於子墨又預爲生狀銘傳曰吾不以煩子若孫乞之如椽且人知我何必愈我自知又擬冊文拜大憨侯曰是帝所敕都居焉何慳於里之人是區區者而不余畀拜命之辱敬奉頂踵以從余謂先生若不田叔氏也耶猶之乎其爲田叔氏稱憨先生耶生而不慧不數馬足人皆謂之憨矣惟所耽耽顛阮墜厈曾不衰止未必謂之憨何也舉相似則不相非弗恠也世不能於先生窺得趣柢見先生之謙身拙何必下士乃笑之聞道不笑不可以爲道有如不憨田叔夫且不得爲田叔人憨田叔以俗之憨憨之田叔自憨儻亦絶聖去智意歟世才田叔乃用田叔置田叔於周行何必不詠穆如之誦夷遊此途垂三十年僅一鄒君孚如知之鄒聞人也方在事第爲迂其途於丞郎間以少見其淹雅溫文之什而不能長托之乎應門待詔持槖簪筆計今甲之拘拘人必爾耶抑先生之不能以徑路媒也凡此皆世

之所以憨先生者也余亦安能爲先生混沌書眉雖然余亦附先生憨一二故不解事又仰眠摩腹粉着梁上此殆與田叔幾之該得與先生中分半可矣

譚助漫錄小引

方在塾得漢雋喜而錄其十之二三客曰以方此九牛之一毛猶未耶且類此者多矣余笑謂客寠人子藜羮不斟胡遽嘗於禹函之一臠治此權救饑耳巳稍閲諸家則不病其約而病所

收之字主實不主虛且何所別於實與虛項藉學畝萬人其於擊劍奚其有然無弗有矣自吾病病多所尋湮病良已則謬謂方冊爲良餌日以孳孳向所勒土苴棄之久矣及晚健志間與客談茫茫畧如先所交遊能憶面或不能舉其名每求厥初爲徵信隨吾所忻以手續記惟吾意不惟吾備命之曰譚助辟之簪履皆吾朋舊非特我不能與之抛却亦今渠不吾抛却云耳客曰是子帳中所秘耶亦姑托之云然

黃資安冊子引

余少嘗一瞻資安黃公公長者似不察人而於倫品獨精巳卯春王議邀余賓席會余前有諾於吳門不可爽是秋余上公車黃公咨嗟久之曰吾固知其翅搖搖上矣其季來存今猶以頁一日雅爲慽公坳且三十年季爲公乞墓銘乞傳乞贊乞祠碑多出巨公手又爲冊子乞詩乞樂章乞跋無巳時而又欲有弁於冊子九頓請於余曰得先生一言括其凡足以報我先君子下泉矣余謂季何子之諄諄於余不佞乃爾余間取公碑誌讀之如所云產不兼人三指囷以賑荒與世之擬擬射時務槩高貲貽子孫相去遠矣吾猶謂丈夫之槩亦所時有其遊戍均少鈍輒以貲爲郎甫強仕而輒棄去人情乎嘗以語其所知本懷爲尊人希一命章爾有吾弟成進士而吾又安用此爲是之引止其與世之驕語門族以得與援求進無巳其去之不有億兆之數哉故吾賢黃公縷縷不勝指獨以此爲不

及其自悼謹守繩墨至老不衰於阿恭有遺風焉非可以學而能也林居五十年而餘不事家人產產滋拓從七十而八十九十歲有岡陵之祝以莫不增未巳也爲乃公不朽又褒此多須於名鉅儻亦公之爲德於鄉邦於人心矢弗諼有此耶嘻至是矣吾語季何必余之言爲有無哉

怡拙璅言引

始余交伯奮意其快士余方逐逐馬蹄間未之

知伯奮深也乞休里居伯奮時過從更䍐好居恒念以伯奮才困名場至今爲伯奮搤擥獨此耳迫需舉兒已舉之矣是皆壯事晚可舉兒何必不舉名業自舉兒何必定舉名第爲伯奮樂且羨之已矣伯奮則自記其孕兒卜居諸狀且勞且慰微文見情若有槩於初事之邅迍也者余謂伯奮休矣吾且代造物爲子數多樂可乎選勝柘居城闉丘壑子亦以爲適矣徵滕宜兒協之占夢子亦大爲適矣就館濡濡前而多慮

何妨一巾斜鋭及艾不脫何妨拄腹撐腸有書萬卷即不必賢於臨百城何妨孔聖門前輕裘肥馬與公西子華同載又何妨且夫不嘗造物之不足我則不知造物之有餘我不習造物之所難我則不忻造物之所易我子之所難而不足又幾何於是伯奮百稽首謝曰今而後知不足邀余一登樓望雲氣出兒子揖客謝兒子手余鬚不得解客皆大咲口占記之 敢喜君家抱阿嬌黃裳協吉應著占不知天地寬和監向客爽然只把鬚

明州政畧引

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吾不得於其愚之說則謂老氏所謂道或非吾道耳況命課畧莫之必命而猶詫其所以安民乃在茲則直有以勝之矣勝可爲而非吾所能恐也愚吾所不能知也竊竊然而混於其同有機焉機之中又有阱焉其遁相爲蒙者愚耶蒙則詐詐則抗敝東西突馳而不可以相使不一大創不可以率俾勢必有

以勝之說爲吏能而上與下始交敝矣故治必先審所嚮儀毛之遷尋丈莫底毋以頗詖罔民耳目有不如茲畧也者而可乎政畧者何郡戴公所前而治牘而以已陳置之者也彙之者何郡之監李君所得請刷若曰吏不習視已成取公已事而爲吾明前事坊表者也自公爲明浹歲而明政成吾以察公穆如焉若不有事也者入其庭左右執事肅乾以昇又若無所事事焉槩公所削章大小無慮百千縷而撮其巨所論

報臺察紀綱十之二三存爲畧詎得不有事事乎哉衡之質一而用之萬億百選莫能名其數衡不爲擾擾告疲焉物之重輕皆自程而衡以虛爲之用若無用也子不云聽訟猶人哉治本人情事因時起闕石和鈞工虞則有卮匜所以不失斟也蠻夷猾夏聽以咎繇皆羽所以和協也其次整齊慈母折葼稚稚相似風雨無鄉而怨不及也正直平康惟帝赫臨其何敢以二三爲昭必也無訟治以結繩游以標枝栢皇栗陸

而前胡可以今語懸自國門欽以浹日若珍若簡示不敢瀆猶然不憚重巽申乎總之寖尋驗吾要東惟所漸靡而借大道非耶語曰爲無爲故無不治斯於老也蘉我心哉

題林僊客書卷後

吳中人右希哲而左豐先生豐先生蚤病免盛年書故不多得而人不好事亦未有出上駟與之語者迺時書家始咨嗟難到轉相求購自僊客祖先生以書行去先生且七八十年吳中人絶貴愛之相與追向論貴豐先生所以貴僊客也貴僊客有不貴豐先生者乎此卷爲吳使君書七觀齋記咄咄南宮矣記追晉書追南宮展卷披覽如御閬風去人界州民與使君大雅此傳其自得之手腕神非余能爲仙客阿私也此道自千古事豐先生之鄉人往不能爲先生幟先生自爲重有身後名僊客所自托于世而俟之余哉夫能使天下傾于希哲諸君子者吳中主盟諸君子爲之也以信于千百世如今日之

論豐先生其有俟也夫無俟也夫噫此可以論書矣

爲水部項聽所邑頌題詞

仕之棘且殆其在今邑爲甚水部公之爲邑凡三而所在矢弗諼者何始令休而爲民捍命公之命妻以試匡之口矣藉祖廟之靈以調去公且去而疾炎漸以解听所脫膏火藉公靈不獨及公之未去有之焉去得望江剷其傑而結畜其苦辛則公所臥理者也又去得淳淳稍腴事

又有與中人連公執強如其冶休而諸條晝爲淳最聽且周其繫諸民具無間公于仕詎必不殆而還振之爲聲施地哉自余早習公而識公溫藹君子也辛庚来諸斜封且遍宇內士抱方鯁詎必盡俯心乃當之有幸有不幸而於竅會亦有中不中公而徒遂其强已耶其於望又何所見德凡公所幾殆其適然而其出於殆非適不然其置民於袵之心有爲之大常無二也詩不云乎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禦唯有不侮也而後能有不畏吾以此爲知公其然否

聞郎婚帖 代

今天下雖誇矜勢能之榮有如姻締則貴舊閥猶有古之遺焉吾鄞故多鉅宗子孫藉其先稱門第項相望如某親翁庄村之鄭則西鄙一亢宗也鄭自給諫公以直聲振永宣間迄今且二百餘年日以寖昌我親翁之大父孔明九先生起家巨萬萬林麓之盛汶陽之腴紆廻複道不能窮其所底他絲臬鎡貝稱是雖爲衿士而與不佞家莊簡公同時一時之稱擁高貲屈指則首鄭九先生其醇內行喜賑施迄今慕義猶有餘稱焉此尤不佞之所願比附者也廉訪其公昆玉與我親翁交最善亦向與不佞善遂爲犬子其主議附在葭莩詎惟舊閥之貴云乎哉相質披文元和內舍所宜附者一親情道誼彌久彌篤所宜附者二立子生商遡流長發以先素封救災振急計所餘畨何讓於有娀之方將所宜附者三敬告祠廟爰修鴈羔名山名川司慎司盟實陟臨之以歆爾德無庸乎二人之共貞矣

殺生戒小引

世譚殺戒尚矣而殺不巳或曰古者聖人教民網罟以佃以漁有可以資民生匪直不禁巳也漢祀尼父太牢漢而下禋薦代隆總春秋之所封莫殫其數而世尊尼父若祖禰商孫麗億爲世榮華亦莫可殫薰粢以麵爲犧廟不血俎其

恭心憫物斯以至矣宪乃委口兒殘家邦閒傷
為天下咲又安在其不殺之為祚凡此皆寖尋
日用之民果於嗜殺徒為此誹議以饜其饞口
者也聖人之教漁佃俾民知所以烹鮮齒肥民
為貴耳㹀㹀狉狉之世獸蹄鳥跡交中國不有
以食之不寧厥居其設為網罟亦勢也庸詎知
後世之托口腹於斤芒濫若茲乎尼父弘衍道
真希天所獨開世被其休以崇其報非尼父教
民奢奉巳也彼輕物命以盈大庖亦將與尼父

侔皆比崇乎蕭梁啟疆竊國驅無辜之肝腦以
尋干戈而獨不忍於物命是浮屠氏之大盜也
廷冤戮身當為神所奪魄凡天下之托於小不
忍以匿其大忍人之心者非吾所謂不殺明矣
雖然古聖人之教要為可繼郊廟聘享品物有
常大夫之殺犬豕戒非其故非必不殺也宜殺
而不殺不可以為世侈泰之極一宴私而不已
於炰燴不可以為物彼有血氣也獨無心知獨
能漠然不飲恨於醢葅烹㸃之閒乎遞貨迭食

理之所有蠢蠢顓愚之俗猶能道之吾儒淡薄
明志之謂何而種此孽因為善乎子與氏之言
曰食以時用以禮方在宦而重娛客飲以十日
為歡靡以萬錢為薄嘉賓之進七筋幾何身以
下媵娣倩兒俱着綃綺蠶螺之畢命不知凡幾
由我用也獨非殺乎吾所謂不殺凡屬暴殄皆
是而非必暈血之是禁云

譚助漫錄又序

為此類者率分門令覽者得以類求云爾顧其

中有字類而取義不類者可附此類而又可牽
附彼類者其必為類則成帙之體有固然非余
之謂也余之有此不過隨意漫筆不以示人吾
所自錄摹自暗中奚類為并其註腳亦不備亦
為此也舊本漫漶非他手所能舉故須手錄老
禿翁時巳六十三猶作小書生事可咲

毀墨亭集卷九目錄

古鄞　徐時進見可甫　著

湖曲社約

始沈生爲湖曲之社數人而已一日而譽士之益之凡二十許人傳棧之始直木直木又求直木非耶雖然士徒名相噉爾領長安一資不如受子將一評評重矣胡名月旦天下方有事馬蹄間士趣操東西旦莫別即子將所自評焉能盡執之作疇日待故評有旦旦也又自後來鶩

居上要以虛籠天下評無其評其爲天下準如此耳今之社且以日程矣小戰大敵勇怯時有不挫不矜兗乃定覇唯吾所自待虛矜濶目何如焉必以疵瑕相復詆毀從生即玆社不無世情是爲名而非所以名也天下大矣玆水中央適二十許人以遇於天下衆寡幾何能使天下遜心而降氣豈必以吾所自標位故吾願諸君子務交攻毋務交譽夫交攻乃所以先爲不可攻也即有齫吾而議吾後自此於他山莫我唉是爲約

湖曲社又約

語不云乎今者當將爲上今之制舉今之功令也當嘉隆季其靡曼之趨已自不可流砥而倏爾挽焉迨於今則奇詭色極態窮形至於不可方物而猶未厭豈嘉隆之時獨拙而不能爲今所爲哉當嘉隆之貴乎靡曼猶之乎今之貴其詭故也其爲靡曼乃其所以爲詭故固也陽火出之氷水陰鼠生于炎山凡物變徹之極未有

不爾而不必爾者時未至耳今之世厭今所爲蓋已不獨見其倪矣而猶趨其故而未已可乎故吾願與諸君子約毋務甘亦毋務苦即非極天下之深不足嗜而振衣挈領之勢不可少凡此皆天下之大常也知常曰明明曰早服願爲諸君子約者又此

王生易義序

自余奉准提戒綺語誓不擲管久之蓋未有以移我矣猶苦齒痛不時愈疑爲向口舌得譴未

消王生余通家子𡨥有易義剖之固以序請且曰非敢不快於先生也孔璋檄草愈疾曹公令吾黨薄技而得一奏於先生何必不爲先生止痛余詑其言且壯之試爲取一卒讀不知其痛痛也又取一讀又再一讀而余痛若脫余乃攬衣下匡床謝王生文至此乎凡子所論著稀韋氏之秘也誠有通于神農氏其未攙吾脉入吾腹第咿哦於我口而愈我疾又何耶易者神變之書也祖龍目爲卜筮卽名卜筮余托之爲藥

物卽名藥物老儒先生目爲天地鬼神之奥卽名天地鬼神之奥博士弟子抒爲藻繢拜獻其身卽名藻繢謂吾言誕卽誕謂吾言不誕卽不誕意之所至足之所蹈事有或然時有適然凡此皆易之所以爲易也今天下之以易名家不知凡幾矣自明興而易著于成弘之際寔自吾甬余陸諸先生啓宗遡源其於制舉玄醴之初乎迨嘉隆而一變矣沉酣之極糟粕沉濫幾今人欲焚釀具然其所疏爲爻占爲象變猶斷斷守師說不𢠸今一切去之極相窮形離方詭怪惟吾之所幻出愈幻愈奇不奇不已辟之酒非屠蘇桒落不設吾不能知其所以終吾究其終當亦如其初而已矣以今目目今文則有今趣後千百年而有制舉又以其目目其制舉比于今畧相似所爲長於上古而不爲老又皆易之所以爲易也王生勉乎哉當此屠蘇桒落時已釀得屠蘇桒落酒何可不亟亟以信貨賣哉或曰王生中丞公子不嗜酣讌嗜文章不交豪華

交一時知名先生何不以是稱之曰是卽平平當得是語如彼巨麗之超超吾稱之止是耶所媿王生爲其纏結一曲便貧猛厲如其僅僅不移俗爾也吾霹靂車不怍亦不借之矣

李伯子制舉序

里中人好稱伯子藉藉自其髫時伯子偕其仲造余贄所業余咲謂伯子今不賭玉貌賭所著論詎不失乎何磊砢遒上與其姸嫵恂恂不相似若爾也伯子自言海虞翁先生以固勉生是

胡不濇墨伸紙今淋淋下而刻抉自苦爲幸也得奉教一轉決之至今佩先生教亡敢數自余睹伯子所就殺青又如層巒蔚起原隰中包窟宅龍觰白天自竊未可盡以伯子所自服灑灑楚楚求之又何也文者天之遊而氣所溢也江漢而出就與其性如慎子之下龍門流浮竹非可以駟馬追斯巳大愉快矣方就而入孰疏其竅吾且爲之潛天地吾且爲之通鬼神吾無辭於吾所難而後得以希吾所甚易無相貸也難

無恒易亦無恒難之復得易易之復又得難好易則茸好難則苫茸之患如函禹之烹鷄吾難乎其汁苦之患喀喀如齊王之嗜距吾難乎其咽如翁先生旨其迎伯子而覺之者歟今之積日之攻也吾以其積日觀焉其爲一日之奏也吾又以其一日觀焉其爲積日也者乃其所以爲一日也者羽士鍊形層玉爲餐以求諸五都之市何難其今吾舌本棤棤何必吾齒得無利鈍其巳試得餐玉法即一日沖舉有在矣於是伯子鼻栩栩然若以余言爲非繆於其行贈之馬上臨風快作數弄吾固於其灑然者觀之哉

東粵維風錄序

文無今古也詞賦取謂之古而制舉取則謂之今矣今即制也要於稟六經貌聖眞使人精心而俯於其格循實而可見諸行非畀之也就吾所爲今何必不出於古而其風遁以降就今而遡諸初何遽不能無其古維風云者思其尋滛於今所爲今而寖失其古也自　上在位癸丙

之際幾一變還大雅而士以不勝喋各極其力之所至逮於今又一變而勢且莫知所底矣於是　上屢下明詔重衡文者柄雪川潘公由祠部視東粵學粵於海内爲南徼然才藪也鄉所解七十五人程士者毎嘆以爲不勝收比上公車率又遜齊晋不當十之三其第上第時不乏而數不勝說者謂粵士以才跳格外而公車令惟功令是程竽瑟相左殆爲此自公来再一視惠則召其屬吏某謂之曰頃再過韶南諸郡國

亡殊平雅簡質其視曩者經奇自喜有間矣士
爲吾等所以風如此余曰唯唯已於事而進則
又謂之曰吾視惠式而變幾與他等諦其聲雍
雍以和其循法自下毋與於庭有批根幾是乎
余曰唯唯猶有一二才辨吾第之稍詘而下將
無謂余不佞皮相士不憐才余自謂今而後今
二三子者前而往其與中原當旗鼓何必多讓
願子大夫爲我以固勉諸生余曰謹受令諸生
尺幅具在吾且以後先所裒付劂人咼爲我序

此意者余曰謹受令凡吾所以名維風意謂之
何子大夫爲我序其毋巵詞毋飾縟庶幾余所
以奉　明詔存古初之意余曰謹受令退而序
於端如此何敢多贅焉

陳燮五問梅館易義

陳子旣爲日就公車道以所劂書義贅於余讀
之駢流坌涌如峽裏春澌澎湃浮動吾屋知非
肥腸滿腦不辦此已出易義如干首不畱其抉
微入幽咄咄逼人又若此今不先睹姿神快讓
所撰結有不詡爲老儒先生嘗絶韋得幾者乎
噫亦異矣明興成弘之際天下以希韋氏宗吾
甬一時甬上君子相與遡河洛討秘靈居然而
爲天下宗其有窺於畫象之先今世不忞忞於
其說有以也迄於今所不爲靡曼之音又幾何
易爲天地鬼神洩奥也今之易無以異於古之
易今之制舉不能不異於成弘之制舉制舉之
有易亦易道也陳子以象舞軒翥其曹其入世
方淺其得之靈籟居多卽不仰而摹古胡遽寖

而墮今其猶有典刑之遺乎唱大論之端遂經
於陰陽公明之於子春惟此齡弱爲廣坐怯吾
亦有三升清酒在請得出爲燮五飲之入春明
與諸髦稍共語知天下不足辦爲折蚤梅一枝
寄我知陳子信我矣

沈兩生制舉序

自余爲文章則苦稟帖括余當意則人無當偶
當人則余不自當坐是益厭怠無積紙已世趨
稍更來長安間取諸公牘所収讀之大類余嚮

者所自喜而余以俛從人去故吾日遠如越子之之楚非病病無復越聲矣故余每自傷余何不後生十年而令余僕僕更謂爲歲癸巳爲長孺氏勉課二生生故逸才會當其時沾沾嗜古所撰結多不可句長孺氏以生雅嚮余用余彈治廼余往而亦不盡騐二生也喑亦甚矣苟卿輕背作者厥有李斯余即不欲以所見繩繩人恐令人以所罪苟罪余哉已二生漸奉約即語多獨創不妨合作今年余留邸書來云季父將

檢篋就殺青以識先生之教余亦寄聲以固勉生令茲固二生時也得不留行可矣事變有極虛盈相尋假令世趨復更二生從高而下將焉置足即生也才不難趨時將無類余向者之僕僕乎勞矣勞矣余故願二生畢力於今日令天下以我爲幟而弗趨人幸甚

柴我生天問草引

今世覩諸侯之壹適皆曰此坐削船無庸大斧長斨矣其槩所爲斨斧即謂之斨斧而不必鈍不鈍何如乎不鈍不宜引日引日則無辭於不鈍又或引日滋久而忽焉硎發鈞罣鐔蒙湏之操電掣星奔靡不辟易猶以前故爲鈍耶抑以其後之剸不留行爲天下之至銛耶吾嘗持此說相我生爲誦青蓮詩開在胥閒未用渠益三致慨云今年我生充壹適閻其年甫強仕耳其籲於澤宮稱名士垂二十年試輙高等獨不能得之省闈至今日都肆人爲我生梓行卷裒其帙若金剛杵余得而讀之入夜丙不能以倦休

睫喨詎獨昏腐齒豁老宿先生所不敢望即後進生沾沾自叫呼奚所得堅剛之膽對於我生哉我生才倚馬其爲制舉古文詞詩歌立就又攻臨池八法鵰造物所以多畀當不虛生其自今日猶有殘我生鍔芒者乎我生勉之矣聞之尊人方伯公當我生年已位方伯方伯公用疾我生用徐要爲不墜其家聲不唯其疾不疾唯其具戰酣揮戈陽光猶爲延晷遲三舍我生勉之矣

柴華玉鈌壺草序

余之頻公車久也僕僕河梁意殊不自儩客或嘲余何以不賣信貨哉余哄謂客信非已所以也世間隨事有知音詎我而獨無一人信者信者半不信者半第其得當一人信足了吾事矣信者十九不信者一所逢當闗獨其一且奈之何益至旃蒙恊洽而推擇及也客或謂我貨乃今信又或謂余自首路已趨嶢削又焉所期拾級登登太行王屋非方軌之駕也得躋其巔華

矣居恒與華玉抵掌譚此而華玉之虛其歸徃亦五矣出所爲鈌壺草示余氣勃勃十倍賈也世駒故多汗當其下坂何敢與騤爭途且騤何曾老也而嗟逸足之不必千里爲辟之戰仰闗叩攻四面肉薄矢石交加始或不無難憚耳掃窟犂庭飛丸舞槊疾於飈風已在無人之境蚤特牢騷不平姑借此一擊舒舒焉何物鞭珊瑚敢與三尺鐵較媚嫵哉一擊而聲戛戛然再擊又擊而皆若裂是氣也有餘不足不可假也人

信人必以其有餘故人之求信於人恒欲自見其有餘托之而憤憤斥斥又不可以爲餘也自有制舉以帖括稟其爲此拘拘也亦何樂乎有此拘拘也豈必格吾才於不足乎厭其束吾於格而一旦決之使吾意可以遍天地而遊鬼神使吾才可以彙古今而鑄萬物豈不壯甚快甚且得無不怖其卒否諺言英雄欺人聊相戲爾有此必華玉輩所爲嘻只此行天下足矣即如不佞遨遨亦竟得雖然余技止此矣華玉之爲

搏行九萬而乃以余爲同病憐哉此兩人之前投臭抑別有調在也

林公孝標月指序

始剞公孝舟中草也魯叔大史序之亡何有廣陵鑄駕部以吉序之公孝居平雅不屑屑此管余固不啚其衷有此矣頃之又有標月指自其高足弟沈生灝出而以序問於余不佞余益怪怪削船閉戶鄰之人不聞斧聲是從何來沈生曰是非一朝有也有此盎前乎舟中廣陵而吾

何忘焉是標月所以名也余益大怪此制舉耳如人目廣眉大袖旦莫易嚮以公孝經時餘咳標之爲異日傳嚮而世靡不厭心焉又何也人趨塗有難易而徐疾因之其自爲難者罕有以易得者也業得之矣非其時則爲後之時擯又或不受擯其自爲易者率未有可以久持者也難則徐疾則茸不固其勢又毋相敵然如公孝而可不謂趨所難者耶造極登峰不少讓力一日而名滿天下信於同好尚得以遠近爲故哉

風胡之鑄豪曹前十年一日而發於硎若新矣世知公孝無如余蚤其初搦管如花枝過墻俄而柳生肘只一瞬而蔓且十丈矣已稍爲裁已乃與峭無剩字已乃鑱骨鏤神已乃厭薄不爲唯歌詩騷選寄意則又疑公孝於此道若棄而不知御者之受秋駕以其夢所爲鬼神通之矣沈生又以已所業綴如取菩薩語襍佛語幾無辨業趨難而不爲難所難沈生之於公孝亦有寱交者耶余於沈生亦有一日長世或好我必以余與公孝沈生爲同調云

王彭伯制舉業序

自余頻公牘奏日久也與此技周旋之日久發發以思覬有鬼神之通而幸以薄技奏則顛二毛矣客又詫余津津此也當由沈思所致余亦顆然夫必沈而後趣也將無趣而無俟沈者乎自來南郡與諸髦譚司理王先生徐以片言折如其所以折嘉脯而諸髦抑心下首如坐嘉脯奉折人人爽恍無敢譁已出其篋藏如干首冷

風爲和越越激楚音節托寄遠在流水高山而其自鍾自鑪渾雅色澤又似可挹其儀而想見夫穆如之客者余作而揖先生行年幾何而趣之入也如此文不通鬼神不盡變態其所繇通或以沈或無俟沈造化所授以遲速即在此余於先生願退舍何根焉前是與先生譚及僻漫故實無不了了其吐蕊經奇蘊藉風流所繇會於性靈豈其以頻故無所取精而然於是諸髦亟請錄余曰否否吾爲付剞劂以代子腕諸髦

日三披而神且與遊留以余言爲似矣

宋爾東先生制舉業引

自余公牘奏也世靡不詑余好異矣計余之初稟帖括斷如焉詎其一旦而更吾故至此後我而與於斯者下生稍遲不及見余三日新婦時耳且世之好爲異獨余哉今日而𥚃出明日而窠曰陋矣又明日而塵壒蒙之以供人嗜殸而得唾猶得以下箸邀吾嚴各否是故𥚃出之後又一𥚃焉神理之所包有盡而𥚃無巳當𥚃之

時極𥚃之勝埸慮無不謂至矣盡矣無以加矣越三年而𥚃有加勢不得不借境於陸離駢才於敞怳壇宇空中濤瀾平地盖至今丙辰而雄適卓詭又極一時之變矣識者方憂其卒而宿儒曲士讀之澌下涇涇念此天下巳付之横流之口無言余一人無處生活矣莆田宋爾東先生丙辰廷對士也先是得爾東同門錄二三莫不廢然自失謂此適時之駕也而證聖諦乃爾誠願執鞭胡因風馬卞何得借爲吾甬上理諸子衿則大喜及門請訣得先所未鐫如干首付劂人以嘗鼎函詎不愈一臠之割大嚼快甚乃公意猶不欲盡出之爲逸其半間語諸子衿世有騄耳驟風流電湞之錦韉玉勒相御而行不可少也否者雖甚康莊能無銜槩之爲憂文以制名後主所是著爲令矣方與天下共逐逐毋寧非時爲滯要吾所托先民之口不可變也爲治此遂負如来不以甚乎紫陽氏曰眞正英雄湞從戰戰兢兢中来夫文不猶是耶竊於是得爾

東先生焉

王右仲般草引

肩吾子曰余之厭時文不爲自壬戌始則其初罷公車之歳也執徐奏而騁目者迨今猶辟易豈其以不爲爲之乎雖然必以爲爲未有不窠臼陋者世無不厭窠臼而鮮以不爲爲又何也必養由子之神乃能有先中中槩天下之射者而期之以養由子有不儀毛而失牆罕矣右仲子日吾草般草也夫■草詎不燁燁縣國門而托

於自匿之般爲般善射者也始之快志高雲是邀而忽焉石中之居者進乎技也槩天下之道術還聽爲聰収視爲明不獨射然爾吾睹右仲子之質直寡營得其人矣讀其草而澤以穆也吾烏乎知抉秘之不爲鞱精其在遺皷虿之後耶其爲之爲不爲耶知不爲之爲爲者百之一知爲之爲不爲者千萬臣而無算焉噫嘻乎技至乎爲之爲不爲止矣送君者自厓而返矣必右仲子而後可以語此于右仲子之草般及之

漾雲樓稿序

始沈子爲社而浮諸社生於百尺之沙棠曰是爆爆戲耳吾將於兹期三昧焉而奚其取乎曩事之斷斷亡何則又傾故皮併授剜人以請于不佞曰凡此皆弟子心手之騐也其不出于社與出于社奚其擇而曾是遺簪墜屐之不若乎願以質之先生余謂沈子夫心手則子之心手也惟而精注徼變商流惟而境傳秋澄春碧槊天下之妍華可喜爲有象要爲不能有其象討子之出于社不出于社數月之間而已矣其得之證聖摩神洞心次骨者如此其得之水雲縈帶閒遠蕭疎又如此而子之管未有停也登峰造極豁蕩自繇子自不可以盡子而余又焉能盡子之所變哉且吾之口亦未有定也詑之大則大而氣運操極之藐則藐而鬼神通皆兹物也變而又變入且無垠闢生蜿轉目駭耳回即子之身無朕闔而子之所自駕可知子無所事疑矣於是座有客巾頭責之巾者褰首而進曰

無多諛無多諛是徒阿世取名耳已沈子前巽而揖客曰如客言如客言余小子何敢然何敢不然一座盡傾余亦不辭而爲之引

錢孝直歷試草序

世共知吾甬有錢孝直慮無不曰名士名士不以今日矣所得知而共賞之於不具耳目之人則不無俟於今日俗雖貴耳猶以目徼人自爲雄不相下今彼咯咯而遜於心服無今日亦妄耳余知孝直自前十五年當孝直初弁時膺詎

期天下之知孝直皆如余之知孝直蚤哉孝直雅不屑屑此管長日病免多所倦應所不可已爲一就試輙領其曹今年上公車都人士聚而觀頌指鳳毛若别有宇眉書肆人掘出而狥世嗜百請叒珍孝直哄不應已從他京徒此試草數章而已矣公牘出而横躁踔厲傾海排山又若沉酣寢處於其中而一往輙奔者都人士以問孝直何以故孝直哄不應余聞而戲爲孝直荅有過養由氏之圃見其縣蝨與楊葉而爲之

鵠否射彀率不可變其爲之巧猶必有出彀之外文具神理無之不變其所以爲之變尤必有變之變矣積日而爲之動遵前哲卽能自振所得不墮窠臼又幾何孝直才甚高學甚富既自不恒掘管則移其暇於博綜窺討高眠晝夢總來證聖一與而奏入尺幅舞勦爭道遍闢觸倪軌之非神之遇而待彼耶雖然其必有爲孝直也者而後可以爲孝直所爲海外有解形之民或樂之請其術一試而大風吹其右肱入海矣孝直伯仲其能嗣其家學咸出闈伯獻孟攻苦下幃垂二十年是歲上京闈高第其所操各一趣不必伯仲也

方旦心先生宦稿序

今世士應羅目則尺幅爲之先矣其務專之逐嗜追趣不少讓力爲以求吾所大欲非耶已得而土苴棄詎不有愛於其初度以供吾緩急不任焉是故其置之也而若棄之也噫又烏睹所爲宦之草哉汝南方先生早第上第縣牘國門

天下傳而伏之越十又五年奉　璽書守吾明又出近草三十章示所造士諸士且以授剞人余得而讀之嘆制舉之不能無今昔也勢所下也如方先生又未始不能有今昔也至所獨也以天下之所盡攻求一人之所獨詣且得無肖乎得無不肖乎不肖不足以爲道也肖之又恐其時似而僅僅以其形爾也凡世之所爲勦而摹滓而塗者皆是物也世有不以神屬而得與我長相繫者乎有不與我長相繫而猶得與天

下人長相繫者乎是故其置之也而君棄之也而我亦不覺其棄也揭揭焉建鼓而求亡子又焉在其無何有之鄉哉方先生之爲文始獨邃於理已耳博爲蘊已耳亦何意乎爲文何等也已則穆穆徐徐參參才才鬖於竅而盪於神寧復有待而詫天下以所難到哉惟吾意之所溢以昔而貽之今不爲故也雖千百世而常新可也就今而創爲今爲之遊戲愉快焉惟吾烈之恢而有餘不必其所急所不急也俟其急而爲

之則必有爲吾歉者奪之矣不復有此矣子瞻氏云本作墨木餘與未盡又作竹石并寄吾以窺方先生之得趣同此

方晦伯先生攷門人課集序

汝南方先生蒞吾甬之明年而課諸子衿之業成已戒剞劂屬余不佞爲之序且曰以志吾意也令諸子衿一日而見於天下者此幅爲之先矣閱之人不數章一人自一風格一章自一神行或貌眞而踰聖或扶空而立隆或掀電而鞭霆或鑱骨而鏤神或滋鮮而韶令或嘖吭而陡絕或鵠舉而雲停言人人殊其惟吾意而適於方軌八達之塗則一也方先生則閒與余語事變有極正自相當要於近人而止凡吾所收平澤而風華易適衆十得四三閒遠經奇恢閎磊落十得六七今日而相士要不能以瓌奇令居平澤下也以彼其才時不勝抑少溢格外當其售時胡遽不俯少徇格中且渠衡人者胡必不隻眼具也世言英雄欺人聊相戲耳且其始胡

必不格而才也辟之法書然繇隸而篆而小楷而草聖其爲之草有不先之楷者乎有草稱聖而猶於楷獨拙者乎纓結舞劍用資猛厲直草者神化之至已進乎技而俟彼之拘拘與哉快士尋幽所之險樾躡展如飛或遥賞之是捨後如此定後如此夫正定之境也夫奇捨之境也定所以爲捨也爲方先生授簡并記此

曹玉如近草序

束髮而讀古文辭津津焉以就試少利鈍客或

㸦之日世所挾希一遇以其古耶抑其今耶余咲不應少選幸見收向㸦者覽余牘頭猶岑岑眩不得舉者師宿儒至欲齮余罪大無道無何世風尚漸以遠似於余亦稍寬斧鉞誅而其趨又寖以詭故不可底即余而覽他牘舌亦橋不得下嘻亦甚矣吾稍寬之胡遽人人而能爾汝南方晦伯先生奉 璽書守吾郡時時爲諸子矜弹秕巳得其店草讀之其言邃理而扳於韻余竊竊附焉曰是師世諦也公曰技止此乎又出數章先不告以誰何氏第曰此則謂何余畧一過如秦師下邯鄲屋瓦震動吾不能以辟易持矣又一過則風華聮典自怡自波如泛溟渤而適其展鏡時也夫此者誰何氏也不少不辨此挾山超海太少又焉所得此老風格大江以南温文多姿蹁躚神清淵泓荅響則惟雲間㗲鶴年來少此法脉乃今有此人哉方先生則大詫謂余射文而并得識其地里如此此雲間曹孝廉玉如近草也今在郡齋因出與余把臂定交焉覩玉如丰神秀異方妙齡耳金霏玉屑揑作一團牙頰間别具一鑪鞴非可學而能也世人才不逮作則固以功令絀人所長而還以議巳所短槩所爲功令且得二三百年猶一日否有弟而兄啼弟之後又一弟何可殫巳執祖禰之一脉而音咳顔容務求肖似於耳曽庸得爾耶士貌聖真惟有意會誠得其意何之不得雲龍滅没掉影空中必一一而盡摹其爪甲支肱𦚾爲肖亦拙工矣夫玉如非以神遇者耶其爲

制舉特借制舉發其靈籟吾預徵之行且以古文詞名天下哉區區一第何足云

從弟行可歷試草小序

自余頻公車之日久也隣之媒毋疑之朋儕之雅有心期者亦疑之矣吾弟行可爲肖闡紬亦復然或亦嘲之甚則以余步誤吾弟吾前不知所自誤又焉知所以誤吾弟頃之吾弟意頗不自倦刷其試草贄於同好江宋兩先生序之余謂吾弟天下亦大寥寥矣獨得徵之於兩先生

於天下又何恨且吾亦焉能盡徇世嗜也海外有形語之國不言而相喻以形吾度其俗亦甚簡其求亦無幾耳有如蜩搋絡緯與唳鶴嗜風淯然襍奏我既不能喻於彼彼亦焉能喻於我嘻亦任之矣蒙叟逍遥猶云無可奈何安之若命也

啜墨亭集卷十目錄

啜墨亭集卷之十

古鄞　徐時進見可甫　著

諸家語錄序

古之與於道者不一其人人之入此道者亦不一其從非道之二所繇得其所近蚤莫難易不能以無二要不害其爲歸之無二也洙泗而後道術大闡於宋而河南爲宗考亭之嗣河南語語尊信集註互有發明大歸主於近易明達以詔茲來正亦不害其爲同也朱陸從入稍殊學者喜爲異論誠不無異且得爲尊德性者不問學而道問學者不尊德性乎日有支離則好爲分別之過也　明興河東氏慨焉作聖而世亦共尊師之無異議新建首揭良知流宗漸遠沿舊聞者斷斷而怪證脩之捷徑以爲下學慮不必然則然耳道徹下上語則有下有上凡良知之說皆爲可與於道者言不必與小學近思註腳交譏也人性本善故智不滓緣自然之明覺極本體之擴充曾何加於初心詎有虧於一物

而謂釋氏之虛無近之寧有是耶道之不易入久矣數晷尋行不得則以妙悟求主靜坐忘不得則以格物求從師問友不得則以省身克己求非術之過其不必得均也又以己之是訾異己者之不是又不自信而附和人之不是者爲不是知尊朱而不察朱之甚尊程也知尊程而不察程之旨每有似於陸也知尊孔孟而不察孔孟之言於此一說於彼又一說如言志學以年進又言一日克復爲天下之歸仁如言多聞

見又言識之而以默如言中道從以能者又言堯舜人皆可爲道無執着頭頭皆是言亦何典要之有言必有事又言不可有一事言主敬又言忘敬言忘又言忘卽是馳言深思又言何慮何思卽諸錄百千萬言犂然具在詎能自主一成體認融通正在學者之自得爾必以把捉爲功積眞爲實以俟耳提忘其老至猛然夢覺又是何時非其人而希言下汗流爾時之門弟子猶不得聞道之難正難此悟其必何說之從然後可曰無不可也問致良知問其充性地何如而已矣問主考亭問其居敬窮理何如而已矣明道云已見天大却入井觀也不害問學者問其實見得否也

體仁解

仲尼雅言仁乃其翼乾則曰君子體仁其以我而體彼耶抑卽體卽仁耶我之形骸謂體我之精神謂體精神無形而實形形是形之微也仁運於精神之表爲無體之體而因立形骸之有

爲有體之體嘗試問乎我曰奚自而有我曰始乎天地之一氣又試問乎天地曰奚自而有天地曰始乎太始之一眞眞者何也卽吾所謂仁而生生之理也此理不容滅息故鴻濛始判厥有天地嗣有萬族而族之最靈秀爲人其初則皆肇於生之理也故皆以仁爲體而人獨以靈秀擴其形器之圍盡其經綸之玅用能參三才而育萬物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非本漠然不類而強以施闢發機爲運動之術也有

獻疑者曰大塊之賦質益巧曆不殫其數矣必謂皆吾同體其諸蠉飛蠕動跂行喙息有血氣之倫猶可言也迺若其質頑然其貌憒然其形聲忽怳狂趡而幻然外無榮枯失得之感中無疾痛痾癢之喻遠者既歷千禩而嘗存邇者又馳瞬睫而不可留視斯亦與予同體者耶曰然號物之數謂之萬而總以五行爲生成彼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者人不覺其成人不覺其虧也其俛進俛虧俛虧俛進者人又不覺其成

且虧也彼皆稟於陰陽之消息則皆續於天地之生機而同始於吾所謂仁耳仁之爲言含生之謂也菓實之成也軀殻委蛻柯葉彫耗而徒以一丸所封爲後生之朕因而命之曰仁是植物以仁爲體也物之命名皆自其初泉始出而甘曰澧形所胚胎而立質曰骨六書之義合骨於豊爲體正言軀幹所以始也知體之始則知體之同知體所以同則知仁之醞釀包裹合物我而涵蓋載物非外也我非內也體非粗也仁非虛也始同原而出既相御而行盎然沛然流於既溢而浸乎無涯造物者無攖授而嘗有餘育物者無町畦而恣取給此仁所以爲妙而居四德首也世儒不知物與我之同體於仁而牿於有我正緣其不知仁之爲體而體即爲仁故於一身且自戕其生意而以罔生爲生而奚望其與天下以大生噫亦甚矣其未思夫生不生之故乎夫自吾之有體而謂之生迨其不生也何遽如電火之邁而僵槁尚留可謂之體不可

謂之生則知體之以仁爲生而不得以相離言明矣故曰手足痿痹爲不仁是喻之深者也學者業已離仁思還故德不得不以體驗爲功斯已落二義矣而第言體驗之體遺其本體之體遂令矯而無忌者曰即不體而不害爲吾生也仁且滋害作體仁解

學習錄序

或曰孫韋氏溲扶輿之靈未始言而以不言爲文字祖則孫韋氏之將宜之也墳典丘索載極

雅博允執惟徽斯統弘開說者以爲今古中午之會萬品臨照詎云猶有包欝而尼父與七十子之徒猶然立執陳彝範今律古所與纚纚言之終日而不倦則何也或曰洙泗所記皆擷六經之菁華而將又一變有隱憂焉其言簡而章粹而嚴殊旨而通大歸若逆覩夫江河之所趨而於學者臨岐著染之際厚爲之坊業不得不與訓謨殊調而又何望與河洛時與其人者遊耶故曰予欲無言言非其意欲無言而未能無

言也奈之何後之言者門戸日啓至於百千萬億而不可竆世儒憤然至以祖龍之一焰爲大快假令至今而在覩諸生之曠瀁謬悠支離敞罔其欲藉威疾焰寧夜佚之祖龍手乎噫嘻此梁公茲錄所繇出也蓋自公抵鎭輒有開靖兵事選閒諸生旅進以所誦法孔子質諸公公闡之目瞪不得下咨嗟良久謂昔所稱叛道顯與孔角而今所稱法孔陰與道馳幾於戈入室矣因就所質而殫極正之自開靖而澧而岳而荊

諸生各簡記彙有此帙而非公有意乎言也鴻濛判剖實稽虛應人卽不能指陰爲陽而淑詭曰悪消舛曰烝言人人殊其不可爲典也且從文象而生孔氏孝旨歸定民常如五官之列于大宅智愚僉習而寫照者明知而明詭之勢不能外五官以肖人而以所肖之猶夫人也爲之昻鼻於眉位耳於口又其甚何啻鶡鷟之不類而世復賞之曰創出有能幾何不胥天下而魅魍怪物乎故夫引天下之彀音而使長爲人語

惟是諦言者是命而公授諸生授之以肖夫人者爲天下儀士還自鏡各得吾我若去蔀豊而揭之日月所在森涌豈其貌爲冶躍而衷懷有不顧化也者則公所加惠遠哉公家嶺粤起進士高第積苦邊陬兵間以韜畧聞而於道奥所窺乃爾其不佞側公郡國吏詧公日治紊牘不得休殊不經意諸家異同而侍公甇序閒惟諸生所陳矢口用匡當是籟鳴鼉發自然惟公之性靈爲之竅而公亦悪乎知其有言與否

會講語錄

一講攻乎異端謂孟距楊墨卽此意愚謂朱註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此語已自渾成包括矣孟去孔只百年孔之時佛氏未入楊墨亦未經見人制行立心稍不合於聖人皆謂之異端功利夸詐僻錯奄媚岐道而趨詎能一塗爲限卽如鄉愿如沮溺如原壤子桑如告子陳仲子如儀衍之類其爲異端何可勝道今時所趨大抵近於楊氏學爲佛氏正亦不少然謂之專治

而欲精亦罕矣其爲兼愛而至於無父誰耶墨之徒爲白圭爲慎到爲禽滑釐楚將用公輸以伐宋墨子聞而就楚設難公輸子無以詘之因見楚王試爲隱語遂罷攻宋墨宋人也義不畏死計存宗國假令今得若人方當北面而事之然則孟子之說非與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學者立身須自辨明道術常有爲人爲天下之心剖破已障便是立人達人意思毋弟以兼愛流弊有害天下而弗爲可也

一講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以孝弟爲主雖至不惑知命亦只此物嘗讀明道先生有云孝弟便是神明之理前輩亦有主是說者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孔子所學豈能外此但此章語氣只是叙已所學因年漸進不敢躐以上達望人之意若句句着孝弟十五以前豈猶不知孝弟三十四十以前豈見孝弟猶有不的至於七十從心不踰猶以矩字爲程此章之意只是教人着着實實循規蹈矩造將進去云爾偶讀羅近

溪先生語錄因讀近時吳安節公叙文詳言從心不踰之旨惟恐末流之弊任心所欲藉口何思何慮蕩越矩外亦相發明矣孟氏謂梓匠能與人規矩不能與人巧今欲以規矩與人正是難事却不得不於難處着力三復此章雖七十猶以矩証心得此而思過半矣

又講博施濟衆　若謂仁者立人達人未嘗以施之難博自阻愚謂當今邺民只有簡節二字欲立欲達只這個念頭實實落落須得如此便

是仁者一體之心不敢飾云我心要然而力未
之逮若到得那立之達之之處必竟要那個人
自能立自能達非特分人之惠勢有難繼即如
教人以善雖云有教無類必竟要那人自立志
自砥行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甄陶鼓舞比屋
可封此只言善之極致儻所云堯舜猶病者與
有講天命之謂性章又有講朝聞道章愚謂天
命章意義精奧此學者持身宗旨然猶有註脚
聞道章初若淺近深味之聞是何等聞道又是

何道而便可齊死生如此竊意道只是這性命
之道謂之聞道須是參合天人通知晝夜妙悟
在言詮之外此中和成位皆其餘事前乎千萬
世既往後乎千萬世將來宗統元會只在這心
性中何論旦莫生死然這個只可想像得如此
又不知此道如何得聞如何方是聞道不曾汗
流浹下一番終是影響猛省到此擬不虛生詎
可無此意向

或問毋意毋必所主原是要好的念頭何爲不
可荅曰雖自好一邊蚤已有主則不能無偏而
固我且從此生故曰心不可無亦不可有其性
好簡每厭人世酬接大多居恒無事自謂得浴
沂風詠一二矣明道先生云當知天下無一物
可少得不可惡也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讀
之方省已見有偏禹鑿龍門排伊闕胼足胝手
三過家門不暇入亦可謂從古一大有事矣孟
子謂禹之行水行所無事蓋不以有事爲事而
以行所當行順事無心爲無事也只自好簡差

愈於爲塵鞅所驅者這意必病根恒自在

一條約首孝弟仍望之諭親於道嫡母繼母皆
爲感悟兄弟之間惲嚴薰德各欽厥止和氣充
然在庭此眞孝弟又奚以加愚謂士志於此須
是守身爲本身修家齊詩書所稱亦明且備矣
世俗所狃每以口體華腴能娛其親爲孝審所
從来取諸恒業可也取諸力可也此外得之徤
徼有愧於衷者乎又或有貽親不安者乎爲人
士而不計及此誰當計此經云啜菽飲水盡其

歡是之爲孝又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此道無間顯晦惟人士所自志何如矣

一忠信恒情爲巳則真爲人則托故曾氏日以此爲省竊觀今世學者爲謀不審本是爲巳而有不自覺其不忠不信于巳者何言之人安身立命各有所止此理本自坦蕩無難順而安之無之不適奈何各營所願膠膠擾擾惟日不足甚則履危機茸辱處僥倖一朝以至終身而不自悔究其所營亦多不遂徒取勞役其去聖賢

之真樂又何如明道云人件件要好只這巳身却不要好自身不思自處得好本自可樂却致多憂其不忠於巳孰甚始將欺人終以自欺有慚妻子多忝面目其不信於巳孰甚天下未有不能爲巳而能爲人者分爾汝於形骸翻雨雲於背面其於人不忠不信所固然矣又若以爲巳故不能爲人不知并巳失之習俗移人始病不察指破迷謬猶不汗流浹背非夫矣

一廉介今之病根正難此二字初若以取予爲細節不知問積寔如餓豺識者且覘其向於爾國矣又或以貧身無策爲解未見士有志行名能文章而人不願以脩脯供者也且人寄命飲食則惟飲食之得可矣偶爾不節便生疾病迫欲啖之嚳之而不得何能不追悔於昔日之爽口人取不義適有不幸而類此嘻世斯降矣庶者不可得惟司風之所崇獎先於儉約之士求之乎

一儉約傳言沃土民淫故不善心生今之後恭

將不問力乎甬故瀉鹵下區民性愿鄙習纖嗇以食地毛頗稱家給婦子聚居無輕徙業出而載贄觀上國士勝於商矣嘉隆以来漸趨靡麗互相夸炫日勝一日土之物力不供則遠而逐射於四方今則投異域走死地如鶩矣孰是漸靡而使之然正由俗尚過奢能者爲榮不能者爲𪫺𪫺一人固守其硜則擯而不得與於會彼乘長風凌巨浪以收倍稱之息百徙無算間左盡傾焉得而不轉効慕雖人有畏死之心而以

欲利之心驅之至不畏奴奢之爲禍亦大慘矣
治於巳發有重典而消于未發得無以循本之
說爲闊遠乎夫士民之表也冠屨質饋問諝童
僕黎黑與同志二三相約以毋徇俗何遽無一
人衣褐之貴乎上又從而奬之紀於脩德之條
族之巨爲望宗婚娶不可程乎宴享不可限乎
小如一札亦約短長勤之爲盟庶言曰同則以
請於當事務相遵守以名爲風俗遍當爲有識
之公願矣昔齊景病紫貴而托之惡紫更自一

朝令之奢俗儻亦猶有可挽者歟
一謙讓士先器識以此占所終矣若先自浮薄
挾貴挾賢挾少有一於此所需國楨奚其賴者
朱子云有而不居之謂謙今之自以爲多者又
未必其身有之其自作又當何如諸士中有居
平朴誠遇人有禮衆推敦讓者宜於講日舉之
列於進德條中庶幾漢世風厲萬石君之遺意
一仁厚只些腔子便是生身元氣若一種陰賊
醞釀鬼神不佑先民所以示儆亦嚴矣誠一懲

省能無悚惕第令人長厚不躬非薄惟性所近
亦接踵有之顧不無世情或計利害或憚損巳
或遠嫌疑外示煦煦而實不究其仁厚之用者
不少矣愚謂人必正直乃能用其忠厚如條中
所指或爲孤寡杜強梁或爲殘疾延性命一切
拯援苟非正直之品焉能絶去依阿効其實意
有濟於人此等正不易得卽不躬非薄巳自仁
厚路上人可引而之善矣少有蓄縮亦惟成美
君子所力贊焉

一寡過聖賢惓惓以改過望人見人不賢猶必
內省這改過念頭無時放得下人稍識字便能
說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乃以過
爲諱則比比而然雖紀在寡過條中本爲嘉奬
奬借而猶恐遡及所以得過不免疵瑕者夫伯
玉與夫子定交稱爲君子豈五十以前猶有過
到得此處其心彌細其檢彌精畧如顏子地位
復以不遠幾無悔吝使者對夫子猶云欲寡其
過而未能非是謙詞伯玉心事實實如此學者

只自悠悠蕩蕩不識此意且文過成俗遂與過俱沒溺耳人與人相友務以過相規曰汝今日有何過荅云今日靜坐書齋不酬一事不接一人不動一念更無過可言一人曰今日脩德何如講學何如案頭書史相証從義何如改不善何如莫是空閒過了日子其人赧無以應檢點此心恒得如此庶幾伯玉之知非年知一年日知一日象山先生云學者直是當底流俗不住須是高着眼看始得惟志士所自勉矣

文說

或謂余文且必傳乎余咲謂客慎言哉曾不顧聞者之粟膚槊槊也人言古今人不相及文遍以降若世數然孰中開統道脈於斯文脈亦於斯當日之良史代不寥寥也泰費何以不訓誥訓誥又何以不典謨沿而秦漢猶為近古而去渾噩之風邈矣何摹秦漢者之又寥寥也唐人卑六朝而上二京自謂另闢一境界矣槩其所為大家自昌黎河東外指不多屈至宋而歐蘇著合之臨川南豐諸君子而八大家著上下七八百年間而其能自不湮澌止此他或不無一言之幾乎道而以托於世若存而若亡謂且得必傳其可耶妄作名字自相刻畫要不可以欺天下其何可欺後世之天下一操觚而輒得傳傳且比肩貯此繁蕪有礙日角不假祖龍之疾焰驅除此不為愉快而子謂我願之乎凡我所為皆取充不謂作也從明與而沿自宋元金華青田青黃草昧近質而不俚儻亦玄醴之適其

初何所不蘊釀哉壯地而後王李抑置一洗前習而更之變華咀精錘鑪百氏人亦謂一代龍門盡於此矣近世馮元成氏持論同異謂歷下欲高之而其失也軋而不必調婁東欲大之而其失也靡而遺其質未必以元成此評為二君子損謂二君子不受此評又不可也俗士貴耳而賤目如其信嚮微文見眥駴而咋舌若觸天神譴父師罪且下阿鼻獄何其陋也聖則必稱堯舜無加矣宰我曰夫子賢於堯舜世不以此

言罪宰我亦不以其言爲堯舜貶孟子巳聖夷惠又云夷隘惠不恭品有獨詣師貴擣虛亦就伊人之勝場論之而巳矣今之爲文者不許人輕訾一語焉得盡後世人口而持之使必曰隹不曰不隹評文者亦不敢輕加人一語恐以相齮齕故類文士之輕浮又焉得俟後世人而一一與諧之使無二議吾甚惑此矣客乃爽然請曰文之不必病人譏彈如此文之傳不傳自有在又不得輕許人必傳如此今之文皆不必傳

耶余曰其不傳者自不傳置之可也其傳者自傳一段精光不可磨滅雖甚濃腴汪浩何必不似河漢排騰皆元氣所奔瀉哉元成氏又云唐推韓柳其爲志狀尤精核詳者不過二百言時已譏其諛墓今睹今人志狀豈不鼓髯吻角侵耳哉是不獨以文論又以文之品論此言不可廢也俗有升降事以世移元成氏且奈之何元成氏亦自謂不無貢諛矣客或言世局佹下九閽穆杳如今日而令我老夫子在事將奚術而

格非心合羣策或曰計必有妙用矣余曰否否老夫子之於今日惟有一卷懷而已矣如今日而爲人設詞不少溢譽豈不悖哉吾自秉直惟有一不攡管已耳嘻譚至此而傳不傳又非所計矣以文傳不若以人傳吾所獨蘄有在哉有在哉

策問

問浙之患倭舊矣從嘉靖壬子癸難遍江以南雖克底平之而我無日不爲備也備得無

患已六十餘年於玆而倭豕突忽中於吾屬國之朝鮮又還而南繫吾奉貢之中山又還置之計倭所耽耽惟漢物舍其沃而并力於高句驪之瘠詎其智不審處此歟其置中山議者謂其力能殘之下之而不能舉之抑果然歟奸人之竊出邀重購勢必煽惑輸情形宜有禁偵之於漭瀁之一碧而岐路之中又一岐爲不勝禁必令一葦毋得叩關庚其抑過議者又謂瀕海摽舟利供百口業自積長

子孫矣一旦奪所便而今善徙業得爾耶爾諸士願有挾自効近且爲門庭計宜必有圖其終矣遠之爲疆場謀於玆蠢動番有窺其倪畧詳以告

事有策其必然而我以必然待之昔日之倭是也其爲勢也迫而我之力無所不協事有億其且然究之又未必然而姑以且然應之者今日之倭是也其爲勢也緩而我之計不自知其不周故天下之患莫大乎且然而不覺其已然者

之浸尋而乘吾怠以今而計倭疇得謂今日之倭爲必來乎從嘉靖壬子以迨今六十年而餘間一歲覘見遠檣終不能一檥岸而宵遯緣是而謂倭知我有備始亦無意闌入內地亦安於故者之一說也謂倭果無意來乎其前是之入朝鮮也自平壤入據對馬島各數萬衆岌岌乎以王京舉而以吾援一驅之得去不二十年而仍以故道入朝鮮矣未已也又虜繫吾屬國之中山又還置之繇甲治兵未嘗一日少懈詎其志第并此荒瘠之朝鮮而已耶法曰攻其無備倭攻朝鮮是爲攻其所不能備也因糧於敵而樵蘇不憂其不宿藉虜爲兵而除器不患其不時幅幀既廣形勢自張卽未必遽而鴨綠渡而以一軍南下琉球旣前服屬而可以名使詎今責辦而可不以職供此一朝鮮也不且爲倭東道主哉而尚何議其後之是憂耶旣無所憂議其後又何所不直而前越淡水入泉門無之不爲坦衢而越而吳求一寧宇不可得矣以爲今

計且得不爲備乎夫我何嘗不爲備也倭之舟巨且高而我舟卑數不勝也倭之器括且銳弩之及遠無所不穿而我朽且鈍數不勝也兩軍之接方凌陽侯技之長無過礌礟諸具而吾藥不必熛迅如星奔數不勝也倭人自爲戰戰合一心患而相卹喜而相煦其共一舟猶一身也吾之將不能以決脰裂背期之士吾之士何遽得以投醪挾纊期之將數不勝也凡言吾所恃皆詘於彼而第謂之備其可試之敵否耶是故

上下一心指臂相仗必其無一卒之敢以欺售也而後器不楛甄拔既精叙置攸當必其無一材之不得以實効也而後勇百倍夫然後治艅艎造艨衝輪動於數十里之外憑震霆躍飛丸熖發於數十步之内厚集我師爰整我衆且却且前一左一右延之以日時狃之以勞逸進無所據以爲之餉退又有逆而不可得於風之利倭雖野心不顧生死而勢自蹙窮主客之勢分而勝敗之機决矣或者議曰戰貴未形謀先杜

郄欲畐安瀾必絕奸民之嚮導而策過半欲絕奸民必前謝遠檣之叩關而策過半伏讀明問亦計及此矣獨無奈此被海遐貯仰機利而食風檣凡幾千里矣必驅之農而南畝安在必舍之舟而頓身安在奪其所便必予之以所不便矣不安於其所不便實繁有徒勢必還而以大不便予我矣審爾今之不能即謝遠航豈獨以此區區市租爲吾車軨之錙銖而已哉頃之遼左騷動司馬曹以特請召方内銳士浙所藉應

虎符四千而餘此皆浙習練之士也計必續召以補尺伍如聞去者之不甚願而補之願不願可前占矣去必優之餼也去之續又必益之餼也儲需之耗不耗又畧可睹而曰不以市租爲有無宜必長計而熟於此矣

問今天下聚族而譚遼事矣酋雖狡克直諸部落中一小醜焉而蓄毒負恩敢行稱亂如此按罪無赦無所用吾之說矣其滿志而颺去亦悔禍歟其解佻於暖宰招貳於北關又

似欲有舉而畏人議其後者誠不畏人之議其後也又何以有此議者謂我必聲罪聲罪乃所以脩備也然與否與自昔爲患惟虜與倭會之去也多策其來倭之軼朝鮮置中山也爲浙策之謂且來乎且不來乎頃奉虎符巳調浙兵四千有奇矣從遼馳騎走　國門不三舍門庭之寇也義何敢泄泄視所以赴之徒此尺伍而巳歟議者又謂倭既東實遼南迫中山其以一帆入吳越乘吾所不備所

得睹於情形十之九今日之計第循前事之
故畫而已歟交至而抑應惟吾預之道勝爾
多士其具爲吾預言之毋隱
自昔中國禦夷大歸不過曰柔之而已矣柔之
不可而議戰戰非得已之用也戰之不可而議
守守立不敗之塗也不戰不可以守雖不佳祥
而戰不廢不守不可以戰詎不乘瑕而守不廢
三者交資爲用而槩之不出乎柔之說百萬之
師千里之旌輿辟堙坑搖雲爍電而吾力有所

不用吾鎛有所不血所以昭寬仁弘含茹示王
者好生匪族殊類咸獲保要領云爾恭惟
高皇驅逐胡元洗腥左衽自古功烈無與比隆
文皇繼之窮追漠北再勒燕然焚老上之龍庭
褫孽餘之遊魂事勢宜然神武適用所以界華
夷辨威等非獨爲黷武已也承平既久四匯晏
然至　肅皇而有南牧之騎入我郊圻第一驅
之去而已虜孽來歸待以不死而虜始感恩納
款迨今且六十餘年互市不廢息邊民鋒鏑之

下不知其幾萬萬矣要其始初議市勢也計不
盡失也迨其後偷漸弛亦勢也市之賂歲不能
不少益亦勢也可無深咎也總之不出乎柔之
說也吾之物力日以殫而莫塡其壑彼之願欲
日益奢而莫究所底則又不得不執初約而繩
之亦勢也計又未嘗失也獨其隙之乘不在虜
而在酋則夷裔種落自爲盛衰而酋之種適與
其強會耳設覆陷軍鷙兇異等罪已無赦而我
猶得不言戰而言守哉議者曰奈之何而以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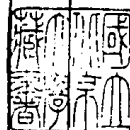
隅騷天下守可也考之前史元昊之於宋非一隅
乎不能不合天下之力以與之戰亦勢也吾禦
於境之上爲完策酋軼於吾關之右而吾策不
可以爲完及是而吾猶得第爲之守乎不可守
而乃議與之戰乎議者又曰酋之去即非悔禍
酋亦安能不以衆寡較左右顧而再蹂我爲酋
之以易與視我亦甚矣而我猶得以重餤料之
會哉先不無携於北關而今比之先不無佐於
暖宰而今媾之如其無意爲蔫食謀也而慮之

卻如此乎誠爲會計未必出之目前而要不出二三年之間犬羊之爲利動易知也自今罷市無所得漢物能甘之乎且我亦焉能釋然而復與漢物以爲解故我不可不議戰也聲其罪爲之名而實所以守也洩洩而爲之謀疎疎而爲之計徒多議論罕得艱技徒苛責備殊乖信任名爲守不守矣庸議戰哉浙已奉虎符捲甲士趨之矣能策倭不入閩越否倭舉中山所謂弱則兼之也猶之乎酋之親北關媾駁宰所謂緩

則誘之也皆所以爲異日之闖入計也議者曰倭下中山竟不有中山豈愛中山哉其情形畧可睹矣不知中山既下於倭還而畀之中山即倭有矣夥秣惟命器甲舟檣惟命胡必易其君變置其社稷而後爲倭有議者又曰倭不憂中山不貳耶倭方強中山之脅於倭也邇而恃我爲之援也遠中山之輸情而不敢貳倭之所能前料也以此知倭之必首入閩不待智者知之矣所不能知特其蚤與暮耳已去之尺伍籍既

虛則補宜亟未閒之技擊驅市人則簡宜亟大小之舟檣怯於形則更宜亟器械之良楛別於用核察宜亟才品之高下混於途閱試宜亟去者多所不願續者方萌戒心厚售慰勞之宜亟諸所爲脩如此而已其他閃忽去來不可方物則非前籌所得效也惟遼事差似宋之銀夏當夏昊之強以韓范禦之而不足及其敗而禍乃生於骨肉肘腋之間其恐而嗜殺昵而少恩自相屠戮亦天時人事所必致也聞之酋今苛而

猜深氣驕而勇暴方自匿其雄心結好鄰部而不慮其爲之左右翼強者人人而莫必其命人不安也我獨安乎究其凶終將不異夏昊獨吾計不當以其自斃聽耳宋以夏故延鄜諸州皆宿重兵爲雄鎮其所爲備幾二千里後先經費發徵幾三十年而始克底平之噫吾卽黍之得無望此今日哉

叕曼亭集卷十一目録

啜墨亭集卷之十一

古鄞 徐時進見可甫 著

祭葉龍潭少保

古初論士具曰才難胡弗貴德古不異看於惟我公資生智勇體協恭寛經文緯武義膽忠肝蚤承家學壯爲國幹行行一驄諷議不刊少盤於時九萬盤桓公自坦洞冰泮渾寒惟天所申有待而安自南自北風節巑岏逮一領乎孽醜繫四海之顒觀以擬於世卓彼高翰公亦何心妙泯其端嗟事會之偶爾爲奏耆而遊尤匪德爲偶效才一官嗚呼猗焉哉繄大淳之旣浣孰理美而無疵緬勳庸之蓋世詎倚險而運竒衷非粹白用豈沖夷曰惟先生如矢如底世所想聞曰可用儀矧某部氓夙荷公知嗚呼已焉哉逮承梓里公已雲騎墓道森陰江芊陸離慨世趨之俛下悲名哲之久萎禁涕泗之如雨還湔土以巵醴嗚呼尚饗

祭趙心堂少保

嗚呼偉哉風號海立砰訇撲天濯爲先生吸霳
浩然蒼翠嵯峨層城頂縣挺爲先生胥昂一肩
霜曉疎鐘天寒聲靜肅爲先生學先主敬以承
其家矩繩相證爰及登朝侃侃列評去之若遺
本懷無競再起田間荷逢昭盛華要游登人倫
藻鏡吾道亨嘉星景雲[illegible]世局圓行公則定命
十載附京貫城樹老次塞亦逼憂心獨悄四海
想聞鶴停松表致骨自如障狂末倒聖命旦晚
陟臨訃杳胡遺歸虛素虹一道嗚呼哀哉世論

方紜海隅獨瑣惟吾先生不諆曰可所不見食
尚餘碩果曾不選須天則降禍嗚呼傷哉吾哭
先生吾以其私爲鄉祚衰人哭先生抑胡涕洟
爲云亡悲九原不作匐貿如昨九廟有靈先生
諤諤以違九關惝怳一諾嗚呼尚享

公眞戴太夫人

嗚呼海則善下百谷爲宗坤乃靜方載高寵從
於惟夫人太璞罕踰抑抑沖沖含德之厚慈和
讓恭克勤克儉用襄先公爰有哲嗣岐嶷夙鍾

傑愛容玉毛裏匪隆九霄振鷺明時奮庸中外
游歷義表伐崇惟夫人訓蹇蹇匪躬爰承 帝
命節鉞彤弓式遏耆定百蠻讋韓公孤晉秩金
石在鏞惟夫人祉川至水溶以莫不享岡陵曷
窮云胡渶焉訃聞自東嗚呼哀哉萬形遄盡息
消化中有如夫人五福咸備四體安榮胡不百
年胡弗令終其等因緣職事倣想遐風闓賦大
羅還返於窀泉流汨汨月明夜宮生者無憾死
亦奚恫酌醴陳詞托彼豐偓尚享

祭元老沈公

嗚呼海雲如輪浮浮卷舒於公何有惟民載輿
世自鳧乩莫之耦居唯士本末各循厥初緊公
駕時石渠執經語嘿安止啓處直平諷議講幄
正笏垂纓亦臨亦保日監矢盟夙夜敬事積孚
全盈游荷隆知晉亞冢卿旋踐揆席百辟軒砰
左遼右播浹歲用兵仰壓宵憂唯公倚衡妖書
楚事愆府疑城一腔獨抱斷自聖明十有三載
亭毒功成攝靜滋久巾痞莫傾張弧說弧形聯

影井潛移默回天扶地撐國本斯定雷動風行夜半發中轟騰足聲昔昔恐反孰之狀名望之爲榮得之若驚胡弗肩仔亦有和羮誰則爲和亦箐亦笙迭奏迭響孰耳聆清胡弗引止百疏陳情敢自逸暇四序聿更　帝亦憫然予歸東濱賀家亭榭湖曲晚晴公自徜徉相呼夙醒街杯樂聖蒔藥課耕曾幾何時倏爾夢楹嗚呼哀哉緊昨秋杪奪公尚亟繼之方伯委然若屣一朝門戶藐孤焉倚始基積慶祖德之以公所陪

敦長源瀰瀰息消晝夜孰窺其始嗚呼哀哉善成善作自古謂難所繇克終抑抑安安所不殫竭敢忘一餐天日鑒臨洞見肺肝悠悠身世戢茲一棺終今定論胡然弗歎嗚呼尚享

祭粵江告行

於惟神宰四瀆列尊百川斟酌滋生大坤爰有旅行托浮廣輪繹絡來往浸灌吐呑龍官較室呵護爲存威靈旁暢越裒子孫朝宗重譯貢獻厥琛相將無恐保乂嶺門某叨茲土勅命於藩會有釐祝翹膽　帝閽爰取是途穆杳錫恩躬涖肩巨拜捧逡巡恪恭靡巳神鑒則温何以祈之玄醴在罇

祭周雲阜公祖

嗚呼自辱公知承顏接詞不能三四而神注心期渠謂翦菲及茲二十五年而甫以部檐入公里也耶詢公杖履則前是十餘年巳変太虛余以不敏來暮而公歸抑胡遄墓木參雲寢梁漏月渠謂公所貽文子而止此編手澤也耶嗚呼

哀哉緬惟海内冠冕比肩永言謀燕豈必多藏而此編漫漶又每每與其人骨俱萎以方於公所貽孰多乃知廉吏不可爲而可爲也過車三步余茲慨焉薦以朋尊爲公頌解草綠初芳臬鳴似瑟嗚呼尚享

祭范宣卿大叅

嗚呼天自消息物逝浮沉方廊巖之多議偏東海之多箴嗟哲人之色舉托鏃羽於𨑻岑縈贈咨之加遺爲魚蔵而離禽胡時命之大謬搜柯

斧而縱尋委漢井於不食怪吾操之越吟聽人事之佻巧飯彫胡而一斟力東皐而輸粟久已脫其危簪何求多於造物猶無辭於豎侵方七十而有二危楹夢之戒心嗚呼已焉哉公雖成名之及晚其負壯志駕高車蚤已驟天閑之逸駟三二弟兄附公登對肉緩筋駑徒然一毛之似驥其少者壯者多前公而委轡世之所共祝爲松者栢者亦復幾人得與公而把臂詫饕玉之有方胡貯囊而艱試將孰怨而孰矜又焉趨其焉避矧公令亂瑋環國器圖史琴尊夙甚攸寄惟公超超見脫滓膩蒐胡弗之空洞靈智公其從乎輿犂之友等去來於遊戲敵道未逢黒甜想美或已就希夷之一睡皆所不能知也蒼野姬從漈篭啼淚間歌達生舍然輿饋嗚呼尚享

祭葉春谷職方

嗚呼我兄從少渡遜譚經發藻根矩幼安千秋相紹緊平世以回翔詎冥鴻之遐矯旋對　帝庭蔚爲國賓玉立山腴仁脛義袍晉曾樞曹嚋咨征討慨亭障之多弛歷情形而具草仰紓旰憂奉綸一道駕星駟於雲中觸霜威之嚴曉軸拆蹄穿骨驚肉稿曾不禁乎瘠瘠亦何辭於佻佻鶴唳月明遄歸華表嗚呼異哉自兄發軔藉遼公車對命邊徼本爲捍其鄉廬而忽溘焉仍於此乎歸虛抑數成於漠冥集交契以欷歔將神爽之戀戀雖首丘其焉如嗚呼哀哉雹烟如幻石火選需世何術以永此疇復擇以居諸秩大夫而京貴食齒肥而烹魚嗟佰道以無兒欣嗣續之得輿總總人道虧盈迭居其必嗜燉煌以異瓜啗恒山以巨桃地雖屆爾冂則焉需曾不若引朋舊之一卮懸照猶舒五十六十是區區者而天於世之所不靳歟尚享

祭陳士燮中允

嗚呼波崩風駛世路傾淪使我公進不安於朝退不謀於海濱將翱將止嗟咄食貧其秔不具公百指之朝饔而秫不給公三月之醇謂造物

所以犄公亦甚矣詎復其年之畜曾不下壽露
瀣凝塵嗚呼痛哉公豈爲此拘拘而還返眞公
家中丞瑰畧獨操石亭先生光遠他耀繁我公
之嗣武贍海東之二嶠彌亮青宮摛詞綸誥爰
秉藻衡洊登譽妙天祿石渠毗華陟要膓擴擴
以無他氣磊磊而特趠凡世所以用公未窺公
於一豹或自遁而卽之亦徒得公於其貌尸譊
自寅帝閽孰叫聊一洗其壘塊曾何心於睍傲
世所云喔咿而需呪或方抗而佻巧公豈其人

哉而曾不得彼耽耽者開口之一咲嗚呼傷哉
賈鵩徒悲仲翔獨弔抶遐濵以何羅嗤尋聲而
襲喋公胡遽岑岑而捐疇日之豁如言白其馬
曨霾長嘯迓奏笛於桓伊解漉巾於栗里尋耆
醵之紀叟偶青遴而排調松栢後身幹枘猶矯
矧今鵷鴻之翩翩行雝喈而嘵嘹長於上古惟
茲不老馮雲軿而來歆忻余言之匪謬蒸氣浮
浮爛薰懸罛嗚呼尚享

祭沈大若方伯

余以是月四日視公公燕處酬客咲譚自如余
心謂公恙胡遽如人所言廹憂者之訃過耳越
五日而公欻然去竊謂公亦不自意其速如此
其所以速不得其解也或曰傖父誤之或曰公
體故癯又少進匕筯胡堪此要害負癥或又謂
似之而非者方書言厚味恙膂能蘊此患公故
寡所嗜其却炮炙所從来矣東髮登朝纍賫遍
奉仕詎不膴蘭玉林立譽髦盈堂於人世所上
願皆有之又安所得膂與恚自公生平明廣雍

閑亡疾遽言色正使有不滿願必不以悒悒禁
鬱於衷也以遘此疾胡爲其然抑已定之冥漠
俟公之自来自去又何係乎人世之繁悲所可
悼者世事紛紜張弧載鬼以公之正直忠厚鴻
毅謇諤酌斟斗杓乃不假長安片席而令公久
屈方岳又在徼之荒公雖嗚然處此而桀之公
論倫品謂何又不少選需爲奪此老成無所從
咨貌似於虎賁司命謂何嗚呼哀哉自余弱冠
與公定交相將白水已比誼分於僑札至今夫

中更仕路或後或先或南或北雖風馬無因而寐夢來往胡隔邇遐項各里居坐語靡旃方大快愉疇謂公去我如此亟也嗚呼衰哉人壽河清赤烏西下徙涕隕於牛山爲輿鴆之鬼嗳公故達人余何私哭所不盡冤公用其責在公而不在公辦香蕪詞祖公素車神恍恍而若醒雲蓬蓬而太虛公亦何戀余復何悲嗚呼尚饗

祭俞師

嗚呼江盡楚雲河懸崑尾元氣旋廻孰成孰毀

於惟我師體合自然學循亹亹本沖含以直方緊質誠而有斐以冠多士爲　天子使人倫望歸天心常諟亦有家承友師父子綴奎璧以嬋嫣發高聞於橋梓孰濬其源言裒其美有大而謙蚤焉倦息累詔起而終藏寄無懷於泉石詎盈量而知歸抑於仕之孔棘委造物以常餘循消虛之有則胡爲惚恍未盈而餓奪公今子致公悽惻旋寂寂以無歡夜央央而無色縱一羽以何之登帝丘而罔即嗚呼傷哉萬族迭居二儀埏埴方佹至而佹往詎無窮而有極進也顧愚維歲巳卯獲公賞識恤國士之感恩愧匪才而撫臆忘罷駑之夙駕奏一鞭於拂拭猶茲躄躄旋從上國托彼牝騑拜公藏域俍音儀之杳邈馮高厓之岃崩磨鏡猶前我心未得嗚呼尚饗

奠朱叔仁侍御

嗚呼厥初林林有萬其差辟瀉水之流漫孰方孰圓要歸之遇不遇以離奇如公生世豈不遇

哉而胡以如鬼事之不可知自公之爲諸生試高等晉而當臨軒依金馬奉慈幃以法鑾騁康路之逶遲秩華聲貴承綍題詞斯以去疆圉之三釜遠矣曾未幾何而倫品之公平直是儀穆乎清風位諸繡斧江河俟之回砥枯熯望其霑施自玆以往飾燉補遺大廈之怙爲巨工師詎不固然而奈何其九閽隔也俟命七年所而竟以忞憊終凡人世所以擬公與公所自期辟之雲涌雪融忽以逐風御而走春澌嗚呼痛哉豈

其有憾也與識温默淵簡如公而器何所辭坦洞胞篤如公而德何可疵其獨坎壈方注而虧匪天之爲嚋則爲之嗚呼痛哉嗟大造兮何私適相遭以隕落兮風定何時矜旦晚兮欲綴以絲慨聖心之如石兮來猶莫追天方蹶兮泄泄奚爲抱恍蘊以鬱結兮又將焉悲公不負國兮公心何怩彼陟昭昭不夢兮寧不䘏公疷姑俟焉兮桂樹瓊枝嗚呼胡不陶陶兮且以酌吾金罍

祭李漢津

嗚呼自余交公及公壯時公乘先世之高華爲子姓之多聞以自快愉子夜笙歌五陵裘馬公亦自詑其爲然陶陶於沉湎之鄉而不必糟丘之營自吾腹也抑其性然與吾瞯公微公意膺才高故自翩翩恥同流俗而力不能抑其心以就其所爲慕豪於酒人逃於聲妓監門賣漿狗屠羊悦皆得交公而人或謂公比非其類也不亦嘲之謂公不平原封而津津孟嘗癖也詎不謬刺之甚哉吾獨悲公生非其時耳有如世在縱橫權需烈俠以乃公才立談而快於萬乘之前乘堅策肥懸章肘後即於驃騎多讓乎哉而奈之何其不偶也公早歲多勝無就館者至六十而忽舉雄方在襁褓而聰頴已速肖稍及典謁而瑩寄過之人莫不快公有佳兒而余獨謂公擴擴無他腸當爲天念天道有知李公有兒余不佞前知之非耶凡天所以娛公是公之幸又公之不幸假令公生無二頃遇罕取精攻苦

下幃其爲驃騎所爲何難哉公嘗酒酣與予婗婗賢其夫人且戲屬余以銘誌今猶憶之所愧斗升僕僕越在荒遐取道一過人琴俱杳酹公杯酒涕泗交頤所不暇爲此詞一贅輓哀而特爲公序生平并天所以佑公生兒之意即誌之意也公亦知否尚饗

眞海上朱翁

嗚呼古有狷人惟公肖之嗟七日之多鑿若河水之瀰瀰猶然有公罷渾斯遺抑滇泓之迂礴

迥巖辟以離竒公自都雅席珍摛詞嘿焉道存貌守于雌聞咿哦于在陰鮽子和之嘹嘹言振其羽背且飄搖曾何譬于積者乃日引而食饒偶開徑于求羊不引犖而酕陶旣素封兮遊無競復有道兮逃市朝儻云仁義之附緑于人富如公空寠胡不獨像以今之特有公天植以公之植鄞羨公遭公今逝矣夜臺悠爾晩浦鳴潮菴胡弗之乘籟刁調遥致吾俎明月爲邀尚享

祭金開石

嗚呼吾交公且三十年矣公骨強而氣守筋勁肉堅少以文詞馳譽作者之壇而解悟長桑若有性緣左驗旣縷戚黨依憑公府傾傳咸以獲公刀圭爲足恃以無患而胡爲公去若此其飈飈秋孟奉械慰我草土特與使者語聞公小劇不再越月計自西來始猶爲疑而不能不憑信於今咸之一箋嗚呼已焉哉公雖精醫理而血氣爲倫受命昊穹夫焉得不與滔滔同赴閱水之川未見越扁齊淳而得至今存焉者也乃爲公快者謂公有高堂已則去先又澤宮積餼行及需次上秩宗一觀宮闕而曾不能少駐其雲駢爲公慰者謂公即不脫儒衿而輕肥都偉遒彼素封名由聞諸侯且三十年厥嗣克纘文藻裒然而公於斯二者亦安所去處於其閒盖將去所快而慰且寡將處所慰而快復多人道遍患滿願爲難若爲鬼神所深靳如公所得又孰虧而孰全嗚呼已焉哉蕉鹿夢回夜鵑啼徹人生亦太幻矣吾傷人琴偶隕涕漣以公明廣將無一[illegible]而[illegible]之酒泉嗚呼尚享

祭陳中尉太翁

嗚呼太翁之捐客且十九年而嗣君之孺慕彌久不忘復爲張總抒哀戚里翁而有知有不快然九原者乎始翁壯志一試請纓曾不匝月而一卒之笞輒開吏議翁之坦洞慈明何尤彼蒼而坎壈侘傺一至此豈有憾耶以申屠之檄召黃頭今猶凜凜其始不蹶張材官耶彼誠遇而胡必威信於世主翁即不遇而胡必郁生於一

孝或然之會取以非喜有鼓躁後令嘗惻矜所
孫克昌厥後仵以奮騎之遠邇順修於今日之
從容豈偶也耶夫禮有不必古而因心則行情
有所不得宜而積慨以通是嗣孝之孝也翁與
太母之所忻也先民之制所不載而其之禁也
吊者所大慨而訟言有子者也嗚呼其非天哉
以余葭莩獲緣肺附亦自愧來遲而觴奠洎致
其毛玄熊蒸泰有悅異止燕燕太姒翁能無鑒
尚而一歆否

祭徐應端

萬曆庚子十月二十五日乙未東廓小隱余若
應端暴亡其友人徐時進聞之過而爲文哭之
嗚呼應端若復何好而兄事余耶細推應端不
循而雅居塵遠業執謙近信稱孔推交斯胡遽
不稱善人甚福胎而卒以坎壈無祿耶吾哧應
端以生平受室得疵嘿嘿以安所事于晨昏惟
有供爨和劑非直無人道歡若爲受譴于匡脅
聞矣後焉而舉子雄夜半取火不類屬人衆皆
歎然呼謂天不夢夢庸詎知其以幻戲人股掌
從此意氣萋其若有憊焉過余白門余爲娛之
燕磯牛首間越月以歸意恚其胸懷當以漸次寬
愉比眸淵獻而舍中兒來忽云殆不可起需之
治禪傍戢身矣吾不謂其遽若是無何得嗣音
云病良已及余東歸而能與二三友生逆余壩
上也余望之忻然獨其狀稍益之以痾瘦蹣跚
兩青臚濛汜不盡物顉之下若驪有珠余且咲
且悲時與狎謔而不謂此即痰微頃刻上壅氣

絕矣嗚呼傷哉應端乃今眞死矣計自逆余之
日越旬有三日耳徒手空囊灌花蒔藥所需于
造物幾何而猶慳之江流浪駛月白風清所取
于縱娛孰禁而年四十有一輒輟之豈猶謂此
拘拘而脩然往耶爲疾已久及余歸而逝爲復
有待耶喉沸沸呼呼不能出半語先日而漫有
處分今猶子以盆池貢余季豈預知其然耶自
有生罕過舉而猶不能以窮愁消受多駐此軀
其有夙世孽耶余嘗怪司命神揚遏公平乃不

於現在身承當之而俟之再世夫再世則另一身矣猶可言也而所托命則另一家矣能無望乎余既念應端夙昵余余十九於外其亡也直余歸而不及與之一訣又憫應端以夙孽受諸苦海嗣絶年夭感而誄之薦以尊俎而其夙之真有孽耶無孽耶或猶可薄滅而得報若此重耶無爲訴九關而偵其所以嗚呼傷哉尚享

奠張君平侍暨

嗚呼公真逝耶閲世閲川事有固然其潰激瀑

下曾不可以瞬將玉樓秉文徵發有期適以符說者曰若斯之遄耶嗚呼已焉哉公自少孤就傅日浸長而緣肺附之親當隆嚴之指詞翰兼工物情暢曉謂此非稟于貲者之偏優則何可起家尚秦通籍禁廬所以慰父則有罩恩曠蕩之綸所以將毋則有特請予告之疏非有尺幅奏記抜自黨倫而胥宇內之通人達士皆知有張君聞而習覩張君則靡不以其温恭雅飭賢重張君秉堅齒肥裘譽襲華世所云素封吾不知其幾許可以比於張君謂此非稱於天者之偏多則何可而君之何其去以驟驟也雲精棼於道半將白日而中淪毋力劬勤兒齡驕稚瀟燈雨闈帷裏其公雖明廣亦胡遽能捐割而造物者又有靳于公強公以捐所不忍捐公之幽忱將無有不釋然于懷者乎自始困林壽大宅輒銷方寸猶惺一一而授記所親周至龐和安之若命公於死生之際亦大了了矣逮易簀而家衆猶乞靈于倨官公之竟輒憑鸞而下之

詞多蹇慨知公之不能無悵惋者意而未嘗有顛越者神公之盇往豈曶曶而墜鬼趣者哉嗚呼已焉哉擧賜孤桐而以爨焦好風自南迅不終朝嗟天地之遒盡詎松筠之後凋彭殤爲夭殤孺而驕諒大寤之同寐羨蒙叟之逍遥孰愬而排閶執怒而秉潮如人言而旅夢將戢體于輕舠雖死矣而考終慰倚閭之跂翹吾尉公旨吾祖公敬觴接唇而半傾覩魅邪之酕醄嗚呼尚享

祭張無隅年兄

嗚呼與我稱同年生者三百人而交自丱角則兄一人而已甫去妻數百里而遥而氣調偶校遐邇不睽謂兄於我非癖於蒲俎之嗜不可也河梁共輦邸舍聯床靡詎不酬靡懷不吐蓋至同籍而吾兩人喜可知也所自勉期詎惟名業而同病相憐又獨此徹緒之久虛時慼慼焉迫執徐而余以上計及汗駒湯餅之會余爲兄喜而兄喜可知也余歸而有家嚴喪兄慰我草土

間而兄之中抱殊不歡且以病病告也嗣此而郵楲往返猶數四倏而計自他郊來余未敢多信而余之心骨則已顫顫不得寧亟偵之而知流聞之非繆矣嗚呼疇爲兄一舉兒而即可以身謝耶緬兄墮地承藉膏華羼之墩厄兄獨脫然爲冥神之所護持人莫不謂兄多祉人也當中丞公之逝兄衆恩馭以胄子升成均兄不屑而攻苦爲文詞當　天子之臨軒取甲第人益謂兄多祉人也何弗單厚而無年若爾豈其駢

慶自初靡跌匪亨造物者以完兒媳而輒千年嗇之與世之少富貴長名成而享有喬松之壽者又何勝縷數也雖然所足慰兄徒此血胤矣事有反而不可以恒推者吾弟以恒推之凡怪者未有不歸于恒也且夫抱子公喜也形睽境隔致生譏貳以人之所大適而兄反不適吾猶謂兄之處此有未盡者矣自兄歸溟溟而泣呱之孺感傷自衷人態之殊觸瑕于外毋與子之相湏爲命也而待辭之畢哉蓋及兄生之日一

情而死之日又一情所爲喜之復也得怒而怒之復也得喜則今日之境是矣以生之日而預爲死之慮又及見其生之情而不及見其死之情謂生尚爾而死何得不爾因而得死凡此皆惑之大者也兄精恍恍猶托交知吾不可不爲兄而闡之至于理棼釋闇以俟孤成天涯兄弟皆有同責其在吾甫則劉掖之少卿爾薛先生方伯太史暨余不肖某有可爲孤地者何能不效心兄其以余言而蓬蓬于曠踉之邁毋若生

之多自炙焉

祭徐古泉處士

嗚呼吾交公之令子且二十年矣庚子秋杪公逆我江洲之滸公年逾六望七髮鬚骨強五官神明之用無少衰也沖含結畜專氣抱柔守謙居雌督經玄牝之玆日有益也吾意公年不大齊且不已而遽倦然乎聞之令子以病捐旅公闔而不歡遂謝七筯不復進其然耶悲夫吾知公必不爾矣公性坦誠承家素封故無奢望令

子多能善操奇贏聽之息之背高陶猗此公之子自饒爲之公無心也緣之爲仁義之附內肅外雍族欽典刑閭推祭酒公於死生得喪之際又何弗了了而顧以此不適耶嗚呼已焉哉一氣道盡水注則東孰混沌而不鑿緬金石而晝終凡公所托於世亦人道之常而已矣而詎於造物有求多哉矧公諸嗣又人人才哲孝友能爲伯氏撫孤立成伯氏之在下泉又何不慊而以此關懷必不其然矣吾向擬一登公堂道阻且遥玆自粤歸取道清樟於公故宮過車三歩酹公一卮以吾注精知公必格恍恍靈旂駐雲之渺吾榭已鼓江清日曉尚享

祭聞忠伯

嗚呼忠伯語所云舉體無恒人事非耶君生華冑負異姿名能文章佩慷追古夭矯拔倫君自意不可一世人亦謂君南溟之羽丹穴其苞摩高雲耀白日無庸息以六月矣而詎謂君一控地翅摧毳損時命大謬以至於今忞忞長逝耶

嗚呼孰爲之哉昔在壬午俛得而失君意不無望余謂君事須再討天惠今畐以圖勉君竊自比於他山之攻至於唇腐舌敝而君意不堅聽再蹶作罷日以湲湲有托而逃軒翥鬱以鮎鰓豪華快於跌宕徊徨靡定嗜逐多岐或摹古墨或賞圭奚或調猿鶴或借變奚濯足方池抱琴巉石息陰脩篁摩娑怪柏巾櫛爲勞賓從無雜蕭然一堵地偏心遠惟君之所睨傲則無忌諱人謂君之志以玩物賈而不知君姑以寄其無

聊也有閱高門司閽燕情東皋歲輸百口不供人謂君自屑越太不事事而不知君之承先故無私捲握所自別於措大惟此廣厦與寢丘之畝爾已五男三女粗畢尚平還而質之於先業無過損吾以爲當忠伯時克忠伯需已難乎其爲忠伯矣人又謂君六合之外多所諏諮一室之内乃獨棄遺緩已所急急人所鬨大非情實而余所以多君獨在此夫是丈夫之槩而閭巷之所公調笑者也問流俗以米鹽較籆人之半

菽家人恒事是或一道而必以此相非則謬矣所遜於時徒以不能恐詾攻苦藉手遺編釋此章素假今君而當紛角之世君何必不留侯戶牖而猶有遜於陛大夫隨謁者哉凡吾所爲欽遲君惟君之遠覽而不屑屑於其小也舍是而求忠伯天下之不爲忠伯者何限人不忠伯僅一忠伯奚其得而失之交臂嗚呼忠伯不可作矣君有遺言授余卷石抑寄意於友生今無磨而無泐嗟任到之衡交緬范張之冥契三四弟兄莫忘君誼酌此一觥曾不知君之毀與否而論著我兄之大都差以得君之七八君能無陶然於雲馭之惝怳耶嗚呼尚享

祭曹冲宇

嗚呼黔婁之死妻謚爲康衾斜則掩不掩何妨溫其君子守黑知常沒世悉悉立不易方於惟先生孔步顏趨繩左墨右學人儀之睠乎其後好不干時章惟率舊子衿青青中道一售才貴晚成卜以無逗胡爾遄如時命大繆吾任吾真

吚哦叅牖蒔藥灌園避囂絶詬有斐萋菉阿護君門賓蕭疎歲寒亦腴亦瘦惟士無田禴嘗半豆眺彼大烹能無心疚缺彼饒此理宜相貿胡挫爾名又慳爾壽六旬加七九原沉晝城北高樓鶴歸宵漏一道長虹行雲决驟嗚呼已焉哉戚執兄弟門庭執寄有女今姿方諫快壻有子織文書田歲藝所慰乃公勃䅶氣勢誰則勗之亦惟天意雖然云爾第徇儕世畢累尚平亦大蚤計無相相與子叅遊戲一氣道盡谷陵遷逝𣃁

不飲酒草欝爲賛半漢懸河灑空一渉嗚呼尚享

祭陳渭石少尹

嗚呼陳翁方及壯歲策馬長安揮戈指日超乘跨鞍徒空拳之擊踴強挽逆於危湍討不旋踵力胡憚難詎宅平之無爲湏運奇而快翰借階曹史拜命錫鞶閩左江右漸食行衎勉勞盡以殫効恤升斗之尸餐後先十載蹉咄蹣跚方投足而引止托彼碩之于寬曾爲日之幾何侂一

痾而摧殘嗚呼哀哉古𦘕長算拙以短日要公大齊舉已六七始自宦歸遑遑蘭茁一二年間熊占卯出長堪謁典幼夙遶膝筮豆烹鮮囷庾釀秫堂寢燕如閤棗聲畢客緯督經曾何暇逸惟公去來已食其實必一一而求多虞司命之告詘二氣遒窮望舒罔窒穸拍蜉蝣閒吟騷䪨秋旻淒淸饑鐏馥冽暢憁悵之酌酕澆泉臺以蕭㛮公自明廣倔然巨室嗚呼尚享

祭側室都氏

嗚呼都氏汝之侍我也自丙申迨今而十又三年矣汝年二十爲吾舉女而性過矜貞以馭諸小青無少假吾之來惠踟躕越歲姑以赴之而獨携汝者爲汝嘗就館與其再也爲汝嚴能馭諸小青也悲夫詎謂汝險嶺而漸以病病而不起竟以捐命六千里之外乎汝於昨夏病甚危吾自邸抵家汝病已少間乃以携汝而致此客死將延此一年之爲幸耶其卽於昨死正首丘之爲愈耶唯吾之來可以無來而又來因致汝

借我以來寄此窮陬病而供奉不如家死而含歛不如家戚里慰訊不如家與女牽手訣不如家吾實致汝如此而吾能不自尤也哉汝又恐爲我憂每自匿其狀弗令我知我亦芒芒不甚急汝迨已危而始與汝朝夕方藥迭更有中不中雖已在骨立難支而竟以其中者反爲不中所移而吾又焉能不自尤也哉悲夫汝入吾門爲卑分故當屈逮汝之賢漸以著而家之人日以伸汝未幾而病病而且死汝對我言亦自謂

命薄而我能不憐汝也哉悲夫吾方尤巳又重憐汝欲爲汝加恩無所施而汝乃私與相室云未卜携汝骸與否悲夫吾尚忍捐汝骸哉汝杭人也朝雲侍蘇學士來惠亦捐此托䒷焉雲亦杭人也惠人至今以歲上隴不絶蘇公以被讒貶惠巳後自惠徙厓公之不能歸雲骨於蜀勢也且余亦焉能如蘇公今惠之人念公而因及其侍姬之墓久而彌著而恐不携之歸哉悲夫乃今歸矣而先以汝往者知汝遊竟欲就首丘

甚亟而吾行止不自由又未可以旦暮期也吾之文何可方蘇公而世復多好之或有傳焉吾故操文而奠汝以汝之壽不永而得以吾之文爲汝永未可知也汝亦知否

祭鄒封公太翁

嗚呼哀哉今何時哉畢弋智多罾鉤巧毒魚亂鳥翔獸窮人豕曾混沌之幾餘縶頁臣而桎梏孰解其纏去茲疏屬於惟太翁古之太朴息機漢陰據梧南郭抱廣陌以徐風飯東畬之脫粟偶食陳而著新毎酌盈而量腹抱質效誠𦖟耳袓目拯患卹窮振鄰睦族出欽人和臥聽宵讀里薰德而善良庭恪勤而嘉穡始吾侍翁未窺翁曲謂翁固偉然之丈夫多屐之綏惟天所篤巳乃習之温然長者洞洞空空中虚似谷緊鴻瀬之駢流乘暑寒而相續長於上古揭來揭後孰幻孰眞風檣雲轂存殺青丘棄捐華屋嗚呼衰哉斯可巳矣自操家乘未施于國陶衡均貴孟梁齊福計然策五翁曰碌碌爰篤國楨豈時

良玉言式其廬佚贈喬木迨屏翰之功崇載承綸而恩渥遥指白雲假時休沐及二老之歸虚巳朞年而百六貫壽而康胡弗慰足嗚呼哀哉碧出甚弘夢回蕉鹿一氣如馳二儀不宿方易簀而翁自舍然胡繫翁而猶不輟哭我祖翁遊生芻一束

祭鄭十一丈

嗚呼非歲在亥書公六旬越茲壬子公巳返眞是何慶弔之相隨歘石火以如燐嗚呼巳矣追

惟我公骨強貌古口爽心夷纘華腴於門胄通眞從之車騎高賢長者許可交知令絜才而偶會乘障塞而運奇㫋必不紲銀黃逐騁馳而區區射雉之一試稱尉史於山陴寧差愈於田負抑知雄而守雌以樂泌衡月明酒卮楓葉初下載飧逐麋網鮮擒嫩牽孫燕嬉高歌大嚼長袖短僛垂二十載左之右之相將紅友吐氣伸眉曾不知吾老之將至亦何意乎人世之繁悲倏爾病病寒熱支離不再越月縣㬉總帷弔客盈

座高冠接蹤嗚呼已焉哉一氣道盡萬族迭推公胡弗已悠悠爾思惟此朋舊眷眷公私臨風把盞憶公醉時絕耳嘗脆想公昔遺何所携以薦公陳紫餐與霜梨杳杳冥冥知耶不知揮涕無從掘管摛詞徒相視而慘黯孰禁予之吁噫

嗚呼尚享

祭許親翁

嗚呼古有栢皇栗陸公猶其人今之食畬務滋公任其眞嗟太朴之既遠世相遁而君臣疇不許誠而以類親繄我公之明信隨交脅而飲醇抱雌脩夸日引月循陶然天地假爾勞身樂之不疲夙起炎晨惟居安之爲富詎結約以言貧矧有子之克家羨道俊之如驎有婦寧止厥孫振振胡不愉快遐彼大椿一朝委馭言返其輪嗚呼已焉哉晡時不語朝猶櫛巾悲人生之石火慨萬族以鏤塵公胡所之會參五辰生不須公府死胡適冥神嗚呼已焉哉余弟公壻是日肺因遘諮茲久祭公篤仁大羅云賦爲祖玄津

無障即覺一爍野燐

祭李振民九丈

憶余交君自㽪清溪時各年二十四耳君挾貲行賈不以儒而少余君之父若祖不以年而少余無幾何而余爲于省不以儁而多余歲之除餉我朝或飲我不以時而異余君家通津梁食十一猶夫儕俗而渾今愚人之心以締余符于古之素交如此君豈鑿渾沌而死七日者哉乃君之父若祖皆龐眉黃項而君之介弟從弟率

不永年門戶之計徒恃有君在君及五十有八卽棄諸藐君能舍然而無憾否乎當君之四十時有商瞿之憂嗣是而纍纍舉六七丈夫子其少者猶在乳君而七十八十未必畢願於尚平迨今日而輒捐棄之其將脫此多男以奠之累耶君柔和人也以舌齒喻則宜爲舌之後敝矣疾不逾月卽不起或云爲傖父湯飮之所誤其然耶嗚呼已焉哉君先所夘而翼者吾視其才志當不負君諸孤之稍長者差次堪典詔與析

薪其最少已離鷇音翎毳之乾以旦暮需焉餘亂不蕪猶可以卒歲[illegible]知君在冥漠不南面王而吾乃爲君矜輓以怨蚤哉君卽不忘生計君之客念君誠怛胡遽必忘君疇[illegible]君坐嘗滿君尊不空睹瀰瀰之河水隨物理以消盈君胡不陶陶而遊之太清嗚呼尚饗

奠師母俞恭人

嗚呼有美陽羡瑗宇分都嫺懿斯潛陪敦爲俞爰蔫淑人溫恭尹孚厥維開右與師耦俱貴而能下抑抑是偶丹穴苞來朝曦在梧雝喈自陰璀彩搖扶母曰念哉洊茲榮膴爲報伊何雙輪並驅師曰遄往雲起菰蘆母從星言偕而將姑聖簡累膺周劄于烏靡閒晨夕積瘁以瘉逮太母謝母亦云徂嗚呼猗哉一門之內出處岐途爲孝爲忠人紀匪殊母寔其緯各止于符巳夘之秋進及師門得偶參知浹日傾罇母視舘子義訓春溫豈以驕余屏聽所論謂且軒翥一舒其甦嗟余小子幸不局轅似茲斃躄巳懲弗騫

柰梲之材詎師所掄聞母之計仰天而噴身亦草土有翹其蒐嗚呼巳焉哉如母所享人倫共尊三十年間兩世綸恩如川方至汩汩西崙言賦大羅胡去胡存吾致吾哀短纓是捫絮炙之往潮駛江村嗚呼尚饗

祭金碩人

嗚呼碩人秉坤儀兮靜方繄柔嘉兮動剛相夫子兮揭軒翥以將將遍交知於海內兮坐滿爲常設炙漿兮倒庋傾筐繄碩人兮曰中昃兮夫

嘗曾何非儀兮惟夫子之是皇嗟九萬之風廻兮時乃扶枋詎琞美之得當兮詠穆如於周行胡不其偶兮感彼道旁緊高高而卑聽兮翔崖彩於雛凰快琅琅於千尺兮犨解篔簹瀍長源於娀氏兮瀰河水之湯湯逮背除以蘭茁兮蔚當戶之馨芳衆忻忻以頌祝兮羨纍德之後昌吁嗟碩人胡不滿願兮徇脩脩之駃狂謂爲烹其猶俟兮詎食魚而必魴迎太姒以徽音兮及孫子而彷徨贍門內之肅雍兮寬猶卽之在堂

怪造物之佻巧兮疇得全而無妨惟知微以知彰兮長結畜而神王嗣百年以禮樂兮挺喬樹之蒼蒼噫嘻大不盈兮下爲基兮約之失鮮矣不忘胡不徜徉兮靈恍恍而來姑以引余之一觴尚饗

祭沈夫人

嗚呼燕山越水數千里遐維周右序錫有柔嘉宋河渭沚鵲鴽星槎來侍君子溫栗不瑕曰恭曰儉亦悃亦華兢戒夙夜碩人其嗟維坤德厚滋茂五兕詵詵公子神駒渥洼幼籍 天府太奕承家 帝曰耆卿予弼予輔卿幾內助孰搏孰拊孰旅孰亞孰最勞苦誕育多男孰姆孰乳子則象賢尚跻恩數胡詎不逮溘焉閒戶嗚呼哀哉方席貴盛而躬繅泉丙夜不休二豎斯起湯熨不攻越宿巳矣欲訣罔宣氣結寬衞聽茲元老遲年杖履於帷夫人朋力姊氏左扶右攜如鼎有耳總總婚嫁半在經始疇則恝然去之若屣嗚呼哀哉日及在條顏於何俟水東必注

孰窺其涘所不泯泯賢媛載紀有磬喤喤有堂雲倚有懷永言有嗣雙美還今汝南以方幗齒余托肺附婿姆少予戚孰之哀比於妯娌九招一歩薦馨芳芷

祭鄔淑人太母

嗚呼義馭何年混沌初鑿智故萌生大鈞揉錯増砮高張鳥魚零落嗟庖鑊之殫烹疇未嘗乎壚酪旣破觚而爲圜孰摧剛而居班緬太母之安貞抱坤維之停㝉躬默默以含存寧史巫而

紛若自抑自沖孰美孰惡德惟厥初神棲在淡
緊夫子之温良洵耦居而天作卬蒼溝之出雲
識龍虵之欣托霧露濛滋風霆騰躍蔚矣國華
芸開貫索旋下璽於西州羨江澂之飽酌褰行
部以春馭澤滂沱而有脚展如之人浩泓靡度
維太母誕甫申鐘嶽綸綍載詞徽音無作豈無
媵臧而躬操作豈無椅珈而存笥鑰豈不黃項
賓鸞如昨儷德齊年康娛弗槃以莫不增曾孫
弄啖翺天地之有餘把西池以一勺儘吾身之

應有聽儻然而弗却不識不知言歸其約嗚呼
猗哉毋斯樂矣返其真矣碧海長蓮毘盧遼闊
晨過秖園夕遊樂浪胡所憾於去來獲哀梨而
蒸嚼敬綠肺附倣想音儀遲來雲嶠姑以斟吾
之一鑛嗚呼尚享

祭閨嫂汪碩人

嗚呼昨喪忠伯弔車在閫曾不匝歲繼捐碩人
是何憫卤之洊及嗟吝皇旻之無親緬碩人之
蹔地當門閥之閎新有奕聞宗托盟晋秦曲房
丙舍列鼎重茵於惟碩人舍衛國嬪澹亡形倨
靜載慈仁温温敨德翹翹秉真緊夫子之恢達
負高誼而嶙峋惟碩人之寄緯時漿炙以娯賓
含萬彙以元和誕多男之詵詵蚤承學而多姿
文相質以彬彬遁冠遁笄日引月循慰尚平以
初願羡娛老之非貧時不選需事每邅迍白日
易匿清河漣淪偕夫子以歸虛尋鬏鬆於無垠
孰藐孤之冀卵稱未亡而後塵人之莫贖胡云
百身嗚呼哀哉烏奮呀呀麗夜狺狺何遽妖祥

空秋野燐人壽大齊止於百旬惟此孫支不老
靈椿訖與碩人其葉蓁蓁百千億選孰之殫論
天行消息萬族屈伸玉魚蒙茸金盌出珍豪華
靡極時命若逡宸位其空西池一輪嗚呼尚享

祭王安人

河下龍門天傾地浮蒼溝一氣嵩高上頭星躔
迭處會歸太丘爰蔫王翁軒磊麗厚抱一飲和
廣心妙有偶以太君鸞肩與友動參柔剛勤施
嗇守不敢爲先不寧居後豈不貴盛而有若無

豈不敬戒而女丈夫豈不夙夜而兢戲渝里耳
恒言時箴婦姑牛童馬走咸肅詔呼厥惟開佑
天贊今嵒山澤深大岡梧蒨蔥爲龍爲虎騰雲
嘯風爲鵷爲鸞晴日麗空覽輝集下憮時激衷
言振其羽亦戢爾躬精光四射落彼隼墉　天
子曰都此母此子掄品地嚴莫宜之爾母曰其
遄禮無駕俟吾寢甚安吾餐甚旨雖時母年巳
登九袠未衰聽視人亦有言天壽強固百齡不
巳及子升輿母猶固勉爲賢料理爲日幾何倦

然指屣曾何憊懣頃俄倚徙訃聞自南子號以
毁悲嗟惻傷傾都人士非爲母傷爲子寻寧孔
棘于仕不後不先而適丁此嗚呼猗哉其可巳
矣人之大年天之完祉家劾禎祥國光彤史夫
復求多不欽厥止憶在南郡共子寀寮諒直温
文今子楚翹慖余蕪非謬以類招事母猶母登
堂匪遐從茲睽逖傚想遍超江皐一性居鄰鶴
巢玄黃世境蒼虎咆哮睠彼河洛正氣干霄維
母之貽九埏今昭西池一輪神爽邁超一東生
芻將自海嶠渭滑汨汨晚浦鳴潮母享鈞天簫
鼓雲鐃毋不我吐明信爲邀

祭陳母

嗚呼親母其相我親翁于經營昧莽之時亦艱
且瘁矣巳親翁纍資勞沾恩命爲國家劾奔禦
之庸載遷宇封惟親母之用襄于內以藉有令
稱而祿息爲消親母又蚤見其倪於是而返故
闇展首丘總總人道咸以底寧所不滿願特緒
衞之弗廣耳惟親母推逮小星俾得于于在列

而忘乎命之不同膺帷之間形和氣和含朕結
精曾不浹月而抱雄者二此爲孺人之內政舉
最其衉遞令而徐翼長之度孺人於隱衷無不
愜人亦謂孺人備諸繁祉從此而取次大齊少
償乎昔昔之拮据固其所矣胡爲溘焉遒盡欲
彌留于及強之年而不可得耶嗚呼痛哉緬昨
朱明喪其貳館甫及期而孺人之逝繼焉孱驕
饑飽噂則時之米鹽瑣屑嚋則伺之百堵待營
誰執飪之于我親翁之躬加瘁而孺人之不能

無憾可知也自歸孺人門祚滋啓爰厥所貽于陳之宗加亢而嗣世之不能忘孺人可知也嗚呼已焉哉聽䴖為壽嚌且不壽大椿為夭嚌得不夭西池有毋所耳惟名赤烏迭往公見其徵瞻危虹于半漢孰予跋而遐征循海右而驅車駭魚鬣之懸旌諒惚恍之若茲胡不羨于無生萬里之詞第為諸相室宜慘悰而于親毋奚所效其悲嚶

祭商年嫂宜人

於惟宜人骨勁以堅神清似弱慧總總以迸含道瀰瀰而居約當夫子之下幃躬室中之秉鑰毋敬戒以無違孰嘻嘻而嗃嗃自抑自冲儲醑佐畧以成夫子弘詞績學發題字於承明分邑符於嶺嶠斂給凱循春行有脚胡然一意之勤民瘼茲内襄之有托惟　帝曰俞宜爾寵褒玉珈翠珞旋晋奭鳩敷仁無霆唯嫂相之游衔鑾章徽稱逾昨亦有高梧並棲鵷鶴羨丹穴之來苞想危巢於阿閣緊桑嘉之多祉挹江河而一

杓有大不盈孰傾其槖云胡小厄勅禁勿藥一縷歸虛曾無痛削何戚何生如篁解籜嗚呼哀哉憶我公之叱馭始嶺道之邅徊惟宜人之偕往無艱阽於崔嵬惟此漳江甬東帶水匪殊風氣起處胡危相對怡然一酌金罍何求多於造物倦我馬以虺隤嗚呼已矣蒐無不之明月夜歸左驂支鵲露浥苔莓南過毘盧脫浦潮雷遶開十丈古稱佛地洞窅四明瑶池逼氣大宜人之舍然於兹也得無意乎庶幾乎佛與仙之一遇

祭張同野將軍

嗚呼江左風流金陵霸氣遞千百年靈川大地帝作鎬豐士騰驎驥𤔣虎呼風飛領振翅公生其間組簪世繼斐亹多姿雄豪特寄奮跡武闈師干一試總總林林行間拔異磨墨渫盾挽强拓臂淮甸楚江揚舲駕駟壁護高牙雲屯七萃晨獵南山飲血烹截遭時承平披裘把韡小極偶然去之若兼本無䖏遊聊為寄意公有長君

叅已名第鴻筭遂摹尋征三事絳灌陸隨武文
同器攡節海邦東南赤幟猶有諸琳得筆得義
惟公之貽聲齊驃騎嗚呼偉哉公訪洛迦長風
遊戲禹穴蘭亭歷級題字意且歸虛都無牽記
夙事玉皇今仍案吏胡死胡生孰從孰避夙昔
糟丘湎然一睡

奠顧封翁

爰自白門令子定交披肝語語明信爲邀迨後
先而登路仍接軫於留曹緣得侍翁準繩在標

始通家而後分勉一日而絡要曰惟我翁致柔
專氣托宿於仁稟成於義佐司命以益年窮素
書而討秘劑量暑寒察觀天地疇居璞以無名
挾大還而罔試物胡札傷人無瘥癘誰則莠勻
至人乘位緊治身而有餘將爲天下而若兼用
物無多取精胡忌厥有開佑嗣承賢懿爲國作
禎風翔雲使爰推我翁司封題字躬綸綍以光
華寵碩人而在泌壽考安榮占星上瑞百年大
齊達生弗淚所嗟孔亟壘郊可畏多翁令子敏

強拔異擴擴大施世忻共事遐徽借籌擬行攬
轡胡忽于寧輟開駕駟嗚呼悲哉亦可已矣於
我翁奚其恫而於翁子何能無槩於衷遠道之
人生芻一束以滴九京亂我心曲方亟亟而需
才孰之其草土而推轂淹以三年有翹我目

祭林公孝進士

嗚呼公孝少負壯畜壯脩士行迨中歲而僨儻
非無能而奚病長墨墨以爲存恒規規而若性
六翮斯具九霄雲暎爰上南宮已逾知命羨翻

璞之有時知宗工之默定孰能速之孰能毀之
成緩則堅物徐無競胡然云亡枯榮迭逆一縷
遊蒐憒迷雲徑嗚呼哀哉世知公孝無在余先
公孝於余亦復綣然爰始定交伯牙撫絃以逮
於今垂四十年事我以兄我則遜焉爾孔斯契
相視一噱槩公孝品層厓一巔有低其宇渟涵
似淵泓泓擴擴絜絜淯淯不獨顯顯有榻下縣
以獎後來進而隨肩喤彼宵壬諭詭其口亦自
降心孰之譬懲尚何兒責遄歸夜泉名則上箸

冠賒進賢嗚呼哀哉豈無獨行稱此臚傳豈無
遐祉薦彼瓊筵豈不令終首丘猶慳長逝悠悠
倘怳電烟玉樓秉文帝召亟前我知公孝知其
雅篇叅之噐韻計當鶩斬事不可知太空遠玄
一卮澆磊一吁怨天公孝知否草碧芊芊

祭鄔夫人

嗚呼哀哉得全全昌疇當不亡物自乘化孰執
其方迭成迭毀消盈兩償取精用物尺短寸長
於惟夫人恭温儉靜天孫赤房自初墜地師保

在傍有孝有德令聞孔彰爰耦夫子國幹朝梁
高文蔚起雲路鵬翔西曹聲藉南國惠芳夫人
相之秪肅門内敔餁調漿惟地代終元和韞藏
兢兢夙夜亦勞亦康食鬱及蘋貴猶不忘言客
其緯纚枲承筐厥有開佑立子生商制詞褒美
譽問彷徨琴瑟在御冠帔在牀風雨攸居賔嘉
在堂門閥斯盛祖德用光冲冲悒悒百谷歸王
世所云全夫人具有曷不百年遄歸帝鄉一氣
遒盡地老天荒嗚呼哀哉億在孰徐龍蛇洊瘥

太母太翁繼踵隕喪爰逮親母泱歲三喪曷禁
妻痛卣惘罕常似水東歸逐彼北印朔風玄雲
白日嚴霜天則降割亦孔之遑里母牛童涙猶
傾眶矧余弱子胏附之行嗚呼哀哉所謂得全
詎專尚年惟賢惟淑終令靡忘徽風墜葉朝露
晞陽物胡天憾天亦何妨矜晩怨蚤儕俗駭狂
毋賦大羅言駕七襄我有明水一薦徜徉

祭薛司馬恭敏公

嗚呼哀哉爰自　肅皇遐考作人鴻運休明昌

時世際公生其間東溟閒氣迨　今皇之初御
躬攬綱而貞紀辟晴日之麗空合衆征而彙起
公登於　朝邃閣之阿承明之裏弼亮公忠直
乎如砥兢兢盈庭一恍獨傾斷斷諤諤辱寵弗
驚迭居迭去坎止流行方負翮以霄摩逐遊於
而雲卷仲山補衮汲孺辭輦本無競以夷猶寧
滯凝而不轉迨物望之攸歸荷　聖明而獨簡
筦鑰北門晉樞司馬方時事之㫎遭當食寢而
不暇羽檄交馳危迫　宗社詎九閽之穆如羣

燕巢而托厦涕泗無從吞聲不下誰則安之一腔血灑嗚呼悲哉死而後已退閲我躬天則降割孰竟所終星隕在地碧出萇弘似不勝衣而身則繫之安危似不能言而讜則陳之是非瞿瞿良士食肉不肥羨弟兄之鼎貴猶聚族而覊棲抑匈奴之未滅雖家垣而弗治庸有俟以畱安曾首丘而弗依自縄自約獨斷沉幾誰則佯乎前哲感吾友而欷歔嗚呼悲哉自共公車垂四十年爰及三世心乎意然既余病免公騣崇

遷不我遐遺簪履布素我則蕳禮寧適不顧愧彼俗儔悠悠行路公之厚道詎獨全交公之悃誠上格於昭天之答公胡弗亶厚未造波溯罔闕其口 帝念藎然如失左右 國郵哀榮兩償無負世不滿願或疑於壽德立名稱史徵不朽六旬有五當年皓首我乃後死酹公巵酒公還玉京一巵何有人世濁腥知公厭否

祭左邦用親翁

厥初生民狉狉蓁蓁孰之紀年詡彼大椿偃然巨室夫誰爲鄰嗚呼左公生自晩近猶古之淳匪墨匪儒布袍葛巾惡乎托業娛閒食貧詎必尊生抱一守真有何情累觸之喜瞋茶鐺藥竈聊取諜身風霖月朗猶堪集賓愼厥所與求羊是因無忮無懻吾爾飲醇逹生知命安土敦仁坦洞恬愉天惠逸人爰蔫二子洵美拔倫長曰家督敢憚劬辛居則承顔烹肥割新出勉壯畱四方於旬惟仲藻思掞管有神博綜遐覽誕岸涉津發時譽聞弱冠懷珍是必殿明執手以親

行矣駕駟發公隱淪天道張兮有抑必伸胡不其爾遊遨廣輪五十有九週甲猶屯嗚呼哀哉事不可知孰操其約人之望天旋呼旋諾惟天償人若惘若覺眉睫匪遐百年猶昨迭毀迭成孰美孰惡子既象賢祖德斯拓遲日干霄春風解籜 綸章自天九原可作我弟公壻葭莩可託孰矜且晩行而郭索公自適余徘空一鶴

曹昭服先生誄 有序

外史氏曰古道之不多見於天下非一君友誼

則幾亡之盡矣余交昭服垂二十年習其爲人
坦洞慈明直諒慷慨如傳志所稱即娓娓當無
溢詞乃余所心折獨其交情不以存亡榮瘁易
心如爲顧太朴經喪事即求之古罕有儷此乙
酉冬杪事余所目睹也初太朴以嚴冬伏䇲入
邸得寒疾以歿奚奴逆散公躬爲視殮含購良
木以巳衣之未御者襚之巳爲位哭告於同袍
生及所嘗親知各盡哀乃謀歸其喪方是時余
亦病病在邸竊咨嗟爲友之一倫於昭服君今

日焉舉矣而又出他賻以巳益之爲治窀穸事
巳又以巳女字其子曰此吾前所心許也巳
又以其女難獨居并挈之同其兄聚居焉巳又
爲之擇快壻具敎出嫁焉悲夫延陵之劍一掛
墓木心期畢矣千古猶爲美譚度非澆俗所得
而有也昭服君之於友任其歿事又爲歿者計
及生事豈惟顧氏子孫世世佩之千載而下志士
誦言友道猶將不於昭服君歸徂耶他如王翁
健齋執友也周翁仰思塾師也朱公侍御外氏

也周公震東同校士也毛生與後總角把手也
曾公明峯同年友也楊君仲仁瘍醫也或爲賻
之殯含或爲𦵏其父母或爲養其妻子或謀表
貞嫠或援拔後裔或上酹孤塚或續開嗣緒不
能以縷縷數總之事類顧君所德於公扶危濟
困振孤卹寡豈皆有知巳之言信於心耶既以
全交還而敦俗其篤本支竭孝友所厚如此天
性固然何所不厚奚必數事而稱之與哉於是
乎誄誄曰大江以南文采巨麗滙爲婁東洪流

覇氣太原瑯邪並名當世亦有譙國厥開瑰異
長淮涓涓參華協契曁昭服身親仁取友四海
兄弟學窺與府文通六秇有孝有德克明克繼
承籍閥門發攜謙懿冲乎其襟故無滓賾坦乎
其衷復何忮懻處言愈默在紛彌礪居德則弘
當仁無避辟河之潤枯熯咸利辟璞而瑜豐時
華瑞如磨如琢比予他山巷谷若愚恢乎餘地
人日典刑乱鮮是貢胡不天矯風摧霰瘁有翹
其柯黯慘寒歲隆棟云何一朝委鬱泬兮寥兮

倘怳一寐五十又五角巾無位豈其取精爲造物忌有大不盈前而盟志於已則競於人則濟稱物平施豈異人意我不異人天胡我制人則有言長算短日俛息俛消任天以遊我毋爾驕侏儒飽死渾沌鑿死有物紜紜誰爲爾調天不我定我則心要長于諸王門族類招芫芫澗沚蘭蒸避蠹惟士百行一編則䟽惟士千尋一華則折美如秋蓬根孤葉揭世自咒訾是巧非拙寧無附離爲彼蹉跌嗟公明廣似遺魋薨寢熾

寢昌後來碣碣百年以來孫曾並哲公神行天脩文帝廂天地遒盡兩儀奏迭白日易沉青冥何極祖師法門向上休歇非蜩與鷄孰知其訣嗚呼已矣已厭溷腥我胡陳説爲君設俎兩褁玉屑

祭杜太翁侍醫

嗚呼古有至人或托星文有如季主或徵骨相有如袁許或契參同或颯冲舉超超葛翁白石可煮越扁奏飫調寒問暑昧道遁靈㼒枯吹腐千載想聞離恒扳侶緬吾道之伈伈總諸家而逆取聖有偏至理歸治身元朴漸謝大年幾人於惟太翁古初逸民一坵一壑舍笩辭津偏祖無競方觚是鄰上池飲水壯紛浴醇罽陵林處採藥尋真室滿留書門無雜賓雖偶壓闠脩然埴塵歲後一歲行及九旬聞根不離天明猶新展痕齒齒持論誾誾承詹玉胡不大椿忽漫呼醴繞一濡唇如委斯蛻西馳隻輪嗚呼已焉哉猶得有憾於不遷須哉人世總總何人不似

石火之與野燐緬翁舊閥胄始祁公入　國籍來曰惟苦門謇謇匪躬惟翁清約聿追祖風所不顯名懃藿潛蹤嗚呼已矣緊我翁之初誕當世廟之盛時世局俛下銅駝棘蜥猶憶子眞逃泯海岬以今伏莽詎堪借枝天地遒盡治否互持翁之徃卽不南面王樂也詎不巳却遠其可悲而適爾以引余之一卮尚享

嗀墨亭集卷十二目錄

別氷部方養吾鄉丈

寄陳乾甫刺史

致賦

早梅歌爲從叔子茂先生八十壽賦

慕恸軒吟

徐鏐歌爲隱士徐翁賦

武夷歌爲商任宇年丈生朝賦

爲宋母史太夫人壽 賦得王母蟠桃

壽沈令公賦 得調和鼎鼐

輿犂歌爲海上施公伯玉挽

爲黃將軍移鎮鴉黎志別

和吳侍御覺生先生秋抄渡江有作

梁玄液祖臺奏績

喬樹篇爲家季九咸壽 托名

寄懷全和州耐庵先生

老梅歌爲陸鴻志廣文折梅見贈

麟閣篇爲張觀甫將軍四十壽

沈令公奏最 爲諸生代頌遞四章

晨興

好道篇爲隱鱗聞九丈生朝賦

秋日登陸從先侍御涵虛閣席間分韻

郤大夫八十生朝

朱定國大夫博雅君子喜令嗣伯升連第

有贈

贈張少尹

題俞同谷封公借眠樓諸景

壽屠幽叟先生八十生朝

鎮征萬公瑞巖社丈七十生朝次同社韻

贈孫仲公世祿

蟠桃歌爲全母楊夫人六十壽

題林道卿侍御林泉雅會圖

古道篇送洪亨翁祖臺拜 命豫章觀察

登陸伯奮碧波樓

邑尊張繩海行當覲徵書適至賦此贈

趙大夫鎮亭社丈六十初度 誕在六月

爲封一品夫人薛司馬元配黃夫人七十壽

啜墨亭集卷之十二

古鄞　徐時進見可甫　著

贈周孚卿督學

大海東來地底坼巨靈幻出龍螭宅千年旺氣甬東開揭來風雨生鱗翼掀翻濤鼓怒排空較妹蠆精驚别識蘄春夫子負方瞳射落天邊雲五色承家幾斛琬琰餘濯濯平呑雲夢澤十行並下拏不如借得介休忭霹靂自爾思皇遐作人索摹暗中那不得我聞鄧林之墟千章材匠石過之幾徘徊誰令壯士淪蒿萊又聞冀北之馬錦千羣伯樂相之若有神前則泰牙後楚君寒風衛忌齒髭鄰古云相士不失一吾聞其語未見人吾欽周夫子相士乃如此眼中之人吾老矣緊令司命誰居右清通咨合東南美日點芙蓉初出水

壽周君衡年丈六十

初秋爽氣湖頭蚤蔚碧無雲秋月好城南鼓角闇漁歌天邊鶴唳銀河曉夜深沆瀣浸玻璃諸公樂聖杯中老名德耆年古社題古人盛事今非藐甬水之濵真人東黃姑星映周公沼周公解組五十特祉齒於今公最少偏饒酒德百引觥那關世事多敎巧半酡一嘯勝情多梯臺牽樹餐梨棗懸壺躍矢又當杯戲撥珍雞肱藉草人生樂事竭何極幾回快意行胥抱黃冠秘監斜對門自云八十粗了了千年相賞共睛湖瀟瀟風雨闘闘道

送江徵韋令公入覲計當擢郎系法從

多公好我我好公滄江日出秋旻空海内交知

汗漫逢禍中之懷礶錯攻公云我手徐熙屑毛錐寸削青芙蓉翩翩坦坦氣韻通風到長林謖謖松剛吾豈敢比高蹤一點慈明霢霂中吳鈎搖影落天弓天寒霜濯鴻長樂曉疎鐘河橋官柳五更風城頭老狐窟穴窮蕭蕭颯颯淨林叢青髮隅目玉華驄一腔方鯁題章封高岡萋萋卷梧桐檥槍已没朔雲東深宫　天子自重瞳

又近體一章

聞當飛舄五雲邊勞苦江城憶去年世事乍回
需正直遐萌何計挽高天雪消京路驂仙仗風
護梅花上酒船媿托同心無別贈慇懃詩寄繞
朝鞭

周嘉甫少宰公六十 賦得四窓明耀

東海有玄都明山撮其勝八窓開玲瓏半壁縣
梯磴中有仙人居髣髴笑語聽不知幾千年風
響無定定暫爾下人寰帝篤甫申命爰作王國
楨右序維周盛舒卷任流行圖籙藏名姓青鳥

海上來銜得東皇令瑶芝引鹿車甲子旋環乘
嵯峨十七峯明歘孤雲浮正得及花朝二月芳
非競感茲良晨歎把酌懷明聖回首雲封中漫
引滄江興

郡司馬李賓夫小園遲月得盟字

海内風流遡何人執雅盟古斥黃河下崑崙百
派傾蒼莽一何極璠璵幾處生吾欽賓夫子璀
彩發元精盤礴衡嶽氣澄泓湘沅情自來登禹
穴因之泛東瀛廣心收妙有巨筆掃風霆不誇

丘索秘羣宗屈宋聲吏隱江城嘯勝分藥竈[illegible]
共君期好月爲我吸尊羹緬古清真士知無名
利攖有願蒼生慰多文星緯明詎乏匡扶手時
平賦帝京山公裁啓事何必爲詩名

戲題湖景蕪速少宰公社席

春來湖水綠於碧淪漣浮動賀公宅參差水閣
粉牆低牆裏垂楊梢古驛叢薄新篁筒筒嬌石
榴能紅木香白兩兩漁船高晾胥笑指前胥逢
巨鯽當盃已醉呼買魚船中更有金撥赤薤人

切膾鼓與豪不知月在城樓吞月色涤涵倒浸
湖銀漢欲瀉斗躔扶不堪簫瑟孤朋舊爲問明
朝有酒無畢公已訂開樽期忽云鄰哀忌謹呼
酒鬻扒胸肝肺愁侍兒私計家攜壺古來禮教
君子遵郝可拘我高陽徒況復暑催月且望賖
此良時何爲乎世事苦不正方圓我懷落錯我
自吾一月之中幾咲口崑崙不老黃河枯

張子與初度五十

我望張君宅遥遥華頂峯經秋海氣初蕭瑟天

空排出青芙容松門松下長風起台嶺層城白雲裏臨海風流晋代多謝家舊栁猶堪倚君來𠷣東何所懽跂予之堂酌予醧羨君五十今生朝綣然天地於何巳高歌娓娓不勝情緬追千古思君子不學盧敖遊北陰不學安期入雲深但學朱公五湖四海披素襟多君才諝罕知音危冠不着巨鰲簪看君俠骨眉間隱且共論交一片心

贈張扶輿大將軍

將軍好武雅好文楯上磨墨牋拂雲題詩説劍自相和門前俠骨蚤驚過風塵墻底宛封侯吳鈎巳投那得臥男兒耿介會當風牙門籌畧師中貿一項權奇吾所與黃石丹書亦陳語層鸞連鰲天半遮毒龍戲攫青鱗距爾墻將軍膽氣豪長風直擣邪摩渚乘茲廟運稍戢戈風急東南腥作雨月氏要領自茫茫君家博望輕相苛淼淼一碧吾墉崇琉球大小今何處四夷之守屢當守古來大將貴伐謀不須殲醜鮫鯨愁

贈金子魚道兄栁雲居新築

憶昔載同車霜風曉渡河勞苦還欣賞感茲洪浩波元化了無際人事幾蹉跎𡰥父殉時命鳳衰逢楚歌仲長貴尊生灌園蒔藥多君懷故慷慨任質遊坦迤豈無濟川楫雲黑横江沱天風揭揭吹君意猶徘徊咍臺北窓下踉蹡南塘隈自云酒中趣春江初醱醅歲畲千石秫客饒千日杯沿池千樹栁當軒幾處梅舊樹未摧謝新栽巳十圍重樓托此結𡾊𡾊深翠堆頗題栁雲

處名逃仲蔚萊濯足欣垂釣一牽鱗兩枚小烹宜啜汁長嘯酌金罍琴韻風篁度書聲鶴唳催世事踈簾隔青山舊徑開憑誰將意氣一咲風塵回我倦江干臥君邀昔昔來鳴潮曉浦急青夢夜蟲猜寥廓今宵月吾爾一登臺

壽陸大夫體文七十生朝

共君湖畔里水竹仲長園一自歸休祿琴樽懸晚軒藥物堦欄市漁耕城曲郭有花衆香國有鳥羣爭喧嘹喨風臺奏潺湲玉澗奔人境羲皇

上清眞吾道存不謂天能老日車長晝翻忽報生朝至開將日月把主人咲謂客吾生久自尊大椿八千歲七十何足論最喜齒無危吞杯好嚼豚又喜青驢祭敲棋直到昏晨與客不來仰面看朝暾舊識堂前燕長憐芳草孫飯牛牛自肥一洗耳輪根

望海行過皎川宿薛長瑜北城書屋賦

一枕荒城北戍樓曉角催湖上枕頭疎籬閒影女牆月曲池通氣黿鼉窟登城一望海沃天瀰瀰漭漭空蒼烟何處偃堙何處佛菈珠宮近潛蛟室射水殷紅血漲腥排山捲黑鬣掣霆明沒遠山高似髻釣鰲一竿船不繫驅石神人橋上去乘鶴偃翁雲外戲客來此處遡明河拾得支機爲我寄昨日一登城今日一登城昨日登城雲靉靆今日登城雲變態我心浩蕩復何關春風秋月不相待薛生文章妙天下海角雲窩高問價昨夜輕雷雲簇簇渥駒已駕虎蹲麓

春日訪薛千仞湖閣先已郊去漫題

郭裏晴湖泛朱欄點白鷗漁歌偏鬧夜驛鼓獨荒樓斥迥烟籠樹桐傚露滴頭轔轔深巷暮曲曲泌門幽世事滄波渺雲光天際浮聞君長日臥春與幾拏舟

都督汪中宇得子余爲喜甚歌以志之

白下二三侶髮短心各長每逢崔家兒企羨感膈腸今年楊公鎮壽春遠遠寄我蘭蓀湯云巳舉兒堪浴浴願爾貯此待幃房汪公杖鉞仍白下春來屋春生霞光嗣有就館舉雄者乳熊咆嘷吾之旁客來偕我飡湯餅阿翁更酌玻璃觴三朝抱向衆客看暑雨猶藉紫驌驦雙眸如漆臉如玉兩頷癀擴額上方三軍延胆堵環窺代鼓籲祝聲鏜鏜徤兒不解食牛氣第誇主德長雛凰生兒不限愚夫婦何必汪公衆與張谷老篔簹急嫩枝翹林葱蒨待成行我有痒時公撩我我歌嘹喨若爲狂

送王宗伯忠銘歸里

城頭日出霜猶白城上烏啼舒曉翮傾城祖帳

接澄江喧傳秩宗渡江驛江梅顆顆仍峇條驕
驕不暖去乃迫時明揭不關前籌夔龍向接唐
堯席日月絲綸掌上分圖書今古黎頭摘三朝
太平恩沐多乞歸猶賜家通籍百年頂踵報何
涯引足投止亦忠赤古來行藏無去從潔身豈
必躭泉石片帆送送海霞開恩華猶帶連山碧

又

蒼屹層層三萬丈南包九峯似仙掌生申生甫
神降霧先朝文莊道未往先生嗣之負斯文青

藜夜燃照舊恍百年禮樂石渠開多方新標明
光上駕時酬主何涯涘十一未齡衷懷藹乞身
昔昔猶艾時當年賀監稱高朗古來出處亦何
常峰頭雲色看摩盪六翮可翔胡弗之望望連
山自空廣祖道笙歌喧復閒獨有船鏡悵吾黨

華述補壽辰十月廿日余生後之二日詩
以記之

十月黃花傲霏雪我壘翁尊浹日設天寒酒腸
客共寬咲余海錯羅且絜翁家羊腔熊杷醬惠
泉釀比酴酥列青柑玉橘色色珍況復佳言吺
加眉飽此嘉旨良懽娛無已太康感時節公道
巾中不索饒壯懷莫問丹砂訣明年宴樂仍今
朝澄江送送知誰別

中丞丁國雲先生邀賞玉蘭賦謝

春晴片片桃花送牆外柳條池上弄太素先生
色相無亭亭一樹瑤華動名園春蚤鬭芳姿倩
得嫦娥捧玉卮朵朵向天盛瀣沆夜搗玄霜雲
母汁粉牆月冷影扶疎還明還沒水晶壺閒堦

玉砌護萱芽春風蕭灑過鄰家爾時先生已微
醉左拍柳肩右桃袂梔子梨花羞澁退千峰雪
色難為對中丞邀客索題詩交交白燕雙飛隊
客題玉蘭主題牡丹留戀東皇莫聽還客題脩
竹主題喬木胡不岡陵餌朮黃精不量腹銜杯
樂聖年年事洛下香山猶在耳

壽西蜀李毋方夫人

梁益之都雲攢攢蚁岈半漢蒼翠蟠雪浙灩滇
白日叱嶠落褒斜百道湍西控地軸混茫翁古

來靈氣長漫漫男兒百輩乘時運荆璞腐珠山澤韞中閨令人矜貞鄭未許男兒獨抱籌嗜葬嗜茶時命謬曷漸曷否師氏諶豈不懷歸越河廣浩濔千里懷百憂雛鵷璀璀耀初日舊時喬樹鳴颼飂賢媛姓氏雲邊揭太姒嗣音天造周我聞懷清臺擅世徒貲財千年鄉里巴渝古爾時之丹穴何獨無苞來幾徘徊我交今子神明磊落之奇才當官慈訓亦流聞三月晴江初綠醅

嘆息行別張郡公

嘆息復嘆息雲低黃霧塞天涯杳何際日曀翻風黑誰云娛與嬙咫尺那相識爲問明使君去去一何亟驅車平陂間達人任所適君懷自岑岑獨抱易與直弟令風雨暝雞鳴猶似昔把酌悵驪歌慘黯都無色翹翹覗之東慰我長相憶

贈忻原甫

忻家原甫十七八共我嗚然眼眡眡二十五六掉臂去腐儒巵詞亦安據陶公山下生事饒養

魚種竹儘逍遥樓頭望到千尋碧舒舒眼底青山窄本是烟波江上人我卜莵裘君是鄰月明載酒邀漁父烹得鮎魚又煮蓴

贈陳長卿

陳生自儒雅小結竹邊阿幽賞惟琴韵高眠有醉歌藥欄承世種墨沼悟玄多我老粗康健憑君妙解疴

春日同徐淮陽郊遊漫贈

偕訪徐翁怪經旬不啓門我獨諧君意行遊必

過存把手只大咲世事何曾論啜茗初憑榻心招又竹墩酒腸殊不廣牢騷三盞吞直衷厭苛禮老性只怡孫今年八十五尋春趣遠村歸來興未巳猶共我黃昏

從叔明川翁八十

幾度三秋桂今朝正八旬喜偏花外瑟靜得鶴爲鄰石髓香粳換玄芝藥圃因高眠山閣晝咲指陌頭塵霜蟹青橙和秋旻白露醇吾家更老舊晚世布衣眞水北賀祠古牆東王公覗欵習

烹薯預瀟洒着綸巾塞充含聰寂忘懷穩夢神
閒雲浮世事芳草籍沙茵忻我羅浮至齊傾百
盞春

贈江儆葦令公粵歸會明府初下車宇眉相邇亡何竟大治吟諷載途爲從父老後賦此

已謝羅浮節還依單父臺逢年欣庇賴托契結
招來廓廓渾無競超超美獨開風傳花外琵鶴
蔭署邊槐虎豹禁輕採松篁度瑲裁平蕪千里
碧春事五兜庪蓬島僊家近華胥古治催烹魚

豐蜃蛉藉稻飫牟秫兒稱敲針暇書生獻賦才
庭清閒問月判罷一聞雷人自龍門貴槎從銀
漢回惭亍何所似聲咳數追陪

戴郡伯奏最

越王石上霧雲揭使君車過青山闕豚翻江浪
甬纖纖鵲語晴簷風幾幾海門正對三神山虎
蹲金鷄峙天窟千年靈秘甬東開慈明遍照東
江月閒如野鹿自堯衢醉取松醪烹筍蕨稱子
歡迎郭細侯書生璀彩翹仙舟斯焉邪摩杳天

末戈船下瀨嚴前籌禹真要荒四海圻共理天
下二千石九閽穆宵乾綱弛區區海濱徒抱赤
分明河漢有撑扶望舒長駕秋空碧安得使君
長咫尺漢庭夜半猶虛席

高中丞視師海上

大荒青帝闢瑤沼仙人遊海氣橫天迥皇輿匝
地収越裳嚴正朔鮫室俯安流幕府雲屯啓
天威日際浮馮夷驅赭石都護擁吳鈎小隊依
鶖鶴高牙展豹對師中榮錫命於時公適奉溫綸閫外

動懽謳募士黃金賤籌邊白髮遒羽旂分旂色
公戚里爲青齊鐃皷下明州扳距鼉翻浪鳴鞭鶻送秋
九斿瞻象緯六月仗公侯電發扶桑曙旟飛下
瀨舟　君王自神武群策儘綢繆征虜渾輕帶
春城一上樓

黃公紀遊册子

黃公歎崎歷落之男子登朝束髮直於矢憮時
不逢蚤拂衣紛翻世事知誰是春深草堂燕復
來門前流水心相似臨池買得紫肝端騰騰十

幅鷄林紙懶不梳頭偏嗜書摘得枯藤如老米
忽然發興厲山遊永嘉好事排鑿喜中途敗棹
又西湖一舫迤邐藕花裏題留詎爲景中妍古
寺欄杆堪倚徙公言奇事何必奇一澆磊塊良
有以詩卷長留天地間爲公一拂烟霞起

少年行爲張貞卿六十壽

瞥爾逢君謁試官兩人縈手市人懽髮累包根
玉揷瓶髻髻秀覆雙壚青揮毫滿紙日未午七
尺珊瑚妍欲吐請得試官當面看嗟吝英物誰

堪伍結束風流偶爾同我乃比君擬芳莊一擲
春風四十餘湖邊條柳十圍舒我行作吏斗升
逐君自清眞蘭桂儲高門第舊圖書壯懷昔昔
龍泉倶風前獨立且踟躇忽云六十開生誕巾
中未許新絲絆君家丞相百八齡飲乳猶牽諸
妓慢帝師羸得赤松符已却人寰千歲無帝師
丞相等閒爾六十於君只數雛花開花謝好嫺
娜洞裏悠悠世事梭胡爲乎此月之梅香獨多
爲君壽爲我歌郎君呼我我婆娑君且酌我再
歌我歌年少君須和太婆新婦迭相過崑崙倒
掛明星河

送梁玉華郡丞入覲

獨將雪色映江沙好共梅梢暗度花自昔君公
輸職貢借來卿亞泛星槎鑪煙嫋娜風旋細法
酒醲嚴天貺奢爲問海甿豐樂似漫歌鴻鴈動
宸嗟

壽鄭十一丈初度

鄭翁好飲傾百盌十年仕宦長疎散歸來踉蹌

溪頭月開覓靈芝還採蕨醉眠磯上罷漁竿鹿
裘倒掛青山闕天敕都居領栢松雲臥希夷占
此窟翁今六十典更豪生朝二月花潑濤羸得
少年輕結束不關憂喜忘爬搔小樓崖頂鶴巢
平小姬環擁猶娉婷不學導引不餌朮只澆磊
塊吸其清再過甲子三五度任君荷葉上遊行

送寥少尹

驅車十年許風雨憶勞臣不盡秋江泒相看短
髮親俸餘三斛醞恩假五湖身好聽兒宵讀青

燈入夢頻

贈林考吾方伯考滿

漢家治平推神勇當年綜覈圖麟閣疆隅勞績拜三公明試虞廷咨四岳我　明稽古蕪皇王久已朔于歸禮樂考吾先生秩遍奉德威宜遠百蠻頌沖含不數伏波公仁廉謝却越裳貢庸勗夙荷　主明知四十年來恩寵重天多長者錫蕃祉嶮巇岡頭鳴雛鳳三年報績公何有溟渤無波晴日送願公開府願仍粵靈鼉皮鼓槌三弄我亦執鞭忻往之騰踏擊雷十萬衆

送吳白雪郡公入覲後夜大風有懷二首

江風淅瀝晚潮欹誰傍星槎共酒卮獨倚亭闌問消息幾聲斜雁渡征帷

旄頭輕點雪花飛會有車書上北扉將得清風隨蓋去疎疎蕩蕩落星暉

郡伯吳公禱白龍祠得雨

五月澍雨平疇瀰七月龜坼河窺底天行若箇任消虛那可晴蜓乾欲死村村狂趍競雩龍日驕映得龍潭紫使君焦性無如何宵征西向谿西時老稚悲嗟逐使車足聲騰踏如雷起逕指龍祠一縷雲行行猶踰五十里緣厓截嶭抵祠下白日陰翳不可視徘徊籲顙意惓懃但驚蒼鼠來熊咒松杪參号轉條黯忽爾現身蜥蜴似靈通宵湫落軍持輕雲已向秋空駛到得梵宮電掣梁曙霆傾敲夕未已皿枯孰與醴泉多匝地黃金安足擬鼓吹蛙來助喜歡詫說叢棠先得水帝力於女媧有之萬族乃今各盈止太平遍着茨簷低使君明信饒於此共道使君虔禱功我曰使君禱久矣

古樂府六章和吳郡公白龍吟

告龍王莫高臥牛涔鮒稿當君過千年香火海句東忍使餘甿遭荒餓右迎龍

告龍王幸臨艉萬家烟火緊神望一潑濃雲點滴蘇濡濡只在須臾上右祝龍

告龍王已得雨宵來霡霂晡時傾駢瀉淙淙下水晶封羊打鼓村村咲那處污邪不載盈右秋龍

告龍王巳得雨二一洗千山石骨青小龍娜㛹㭥枝輕儂樂樂龍樂樂快得清凉生殿角 右灌龍
告龍王龍德溥靈精舊領天雷部曾向毘盧說法來嘉霖恰是慈航補 右讚龍
告龍王龍馭歸藻宮玉砌珊瑚隈爲濕茅茨挾雨來不須大風推海立再來悄鼓一聲雷 右龍歸

壽吳媪 旦在十一月

律管春芽煦欲吹玄雲揭出審山眉踈踈海氣皎蛾靜片片沙晴玉勒透天姥峰前閒度月吳

媛帝上滿斟壘老梅初蕚幽芬細芸閣朝曦小暖推絕愛侍兒供大東詫余詞筆掃輕霆爲抒阿母康娛歲恰對庭蘭茁茂時袖漬天厨將法酒名題　闕籍舞新綏圖書連屋青氊古鶯鶴交群秋水濟都雅於今看治象懷清誰復數秦奇玉虹駕地縣員嶠桃塢窮源隔九疑天地但隨烏兎走瑶華便是偓佺期鹽官城裏笙歌處濤鼓砰訇近曲池

賀李世丈六十得子

我交李翁猶及兆郎今髮白神愈王百年踈半娛笙歌千金不惜攬豪宕得來父兄逵且賢詩書世澤天殊貺取精用物豈不多獨無機關爲世妨人生各自行胸懷似翁慷慨良空曠行年六十乃生兒方頤脩目瑰姿狀阿翁咲道兒似翁莫似阿翁太骯髒問兒典謁需何時婉角丱弁行行望翁家地靈踵接開有兒疇不期宗亢春風次第吹臯蘭願翁結裔待花放

爲温陵張贈公 張公多隱德獨其兄爲冠所掠隸貫往贖既歸而逮次艱閔有甚於冠大呼關神覺枋香揆臯甚烈贓亦駭遯故及之

張公迺徽尚娛海一綸巾博通矜服鄭方鯁偶陳甸斗室浮名遠夷猶兄母親慷慨居平負胸懷造次真馳茲鯢穴沸餧肉幾離脣疇不先自保所慚生害仁嗟彼鴒原悲寧同東丘鄰一頊遺生死寥寥下鬼神偺妄希多倖雞勤風雨晨世事徒翻掌天閽隔幾塵當車藉安步有子豈長貧自表貞良譽恩華被逸民皇皇丹鳳書路晚入江篭

壽叔氏一陽先生

老鬢皤皤七十八齒堅耳亮眼睛祭玻璃百傾頦半酡乳𢇁大嚼舌本滑世事紛紜總不知小窓但看棋枰殺男孫女孫遶膝纏拳大搏黍七塊握夜深毀茗對燈花摹得象牌光刮刮晨起鄰翁玉趾過咲據胡床匪留轄我聞惠子濠濮間子西癖寂娛溪山如此市郭堪大隱何須慕道層城攀再過一歲稱八十忘憂那得攺童顏歲歲奉觴梅竹在媿余遊子乃今還

相者李山人

金華山人家岁崩兩眼射落日五色過我橋東毛薛閒隨人指點皆意得我交公等不盡憶但道好好虛相識是何水鏡如此多婆娑老妻猶不抑隔塢梅花姿韻幽人閒駿骨風塵塞聽君高論差彊人十九春光漏消息

壽楊仲佳六十初度

髯掀似雪吱如昏一囊青青湖海挈逢君初度稱六旬飧客盤中蒲九節身輕㕓帶扶搖風蹀屐尋幽飛㩳薜此中無懷目有睛為君解得龍耳訣憶昔交君三十前看君寸管馳雲烟男兒去住多慷慨幾度春風憐少年用光得薪薪有盡人生得道詎偶然君家子雲厭執戟共君娛老草玄玄

放歌為方先生

方先生憶昔與君握管楊子亭雪花拍落玻璃傾我酣君舞豪相許那知白日無留行河梁霜月侵雙眸浸水晶髮短幾踈零脚疲猶不停看

君似鵠天邊舉摘得匏瓜黯淡星一窩斗大五岳壁圖書古素驥展輕乾坤於爾何有壘墻頭粉竹饒縱横共君此日猶忽恍誰說區區身後名

陪祀方澤恭述

夜火如星紫陌開六軍傳說翠華來熹微曙色和香氣儼肅官班接上台地載祇祿　明德厚豐年端自　聖衷培小臣若接宣鑾席報道蒼生幸阜財

送延元吶觀察豫章

吾儕何跡親但看眉間色微風送皐蘭斯馨遠相得好鳥時鳴柯半為友生憶萬族神為宗誰是牽附力余毳益幾把嬋嫣逐君翊言從海上遊有前忘朝食會君風積時發發望不極把酌雙玉巵猶憶初時識六尺交勉旃敢憚於仕丞仰尉衍髀思惟有正與直念茲金石盟永矢為我式無以解贈君仍此素胸臆月掛南州城照我江之側

送叔氏之廣陵

天畔無城樹影橫一帆送客暮潮平多年鬢髮疑交契逐日沙洲似世情柳眼巳占賓駕至鷃簧正美主人羨故園花事猶相待莫戀王孫十日醒

重訪鷄鳴寺滿上人喜其新搆

城隈竹護紺宮斜雲濕層岡路轉賒蒼鼠不驚疑認客虛簷新敞只飛花睽離會有烏衣感正住應於初地誇娓我躭閑猶戀醞浮名何處是生涯

廣陵蔣君過訪白門為道鄉中潴水

君家開逕夢中遊夢裡低徊隔水樓董相宅邊仍老檜曹王廟下見群鷗長淮懸瀉江門舊瀚海初澄地肺浮此日共君休籍嘆蓬萊清淺幾多遇

壽郭年伯郡守

不數栢皇世何論巢許心駕時春雨阨投足野雲深囊解金唯帶尊空石伴琴仲山饒晚色㗛

歷鳳雛鳴

楊仲佳七十 地師祭酒

憶君六十我題詩朋舊懽呼寒夜巵忽又十年稱七十古梅疎幹幾多枝風塵莽莽今猶昨老眼掌葺差不惡迤邐峽叱自波瀾大地無垠排落錯鷄啼虎蹲蹲蹋變層樓蛟室何曾見良工談素神骨俱點染春山載妖面了了青盧望裏收掀髯蹀足騰騰健大還丹在葫蘆底一九十錢誰最羨楊君豁砢那問直我為君酬書一卷

東海行爲施伯玉賦

家住連鼇東海東風雨床頭伴老龍憑誰俠骨隱眉梢手把豪曹割海濤多年讀易叅消息咲指翔鴻天畔翼詑来帶得疎狂性我獨多君引高與石髓菖蒲不用飽春月秋風長不老紙窻竹屋日高眠疇能使我心不然門外遠山偃窟都弱水芹芹有也無君言此事定然有只須千日中山酒酩酊一呼天地開扁舟昨夜東津口

贈周燕川年伯 燕川公伯仲丞貴封公東沙先生無畜望又以第受書無爲戶董畯事禁弗許受書年二十始得請於大父成厥志拜今命云

君不見大鵠小鵠背翩翾長風䕸䕸舒如蓬一飛天柱一華頂峯頭雲色虎龍葱又不見崑崙石眼一肩汨直下星河洗突兀千流萬派自潔洄神州多少鼃鼉窟男兒墮地射四方有足應須走九閽胸懷采錯毫端宣虹蜺半漢瀟湘縣伯也前驅仲也俱春風藉草騁新駒高岡梧桐日初曜相將意得相呼叫辛高十六應昌運夔龍接武供堯舜古來通否亦何常天方開楚君

湏渭

沈長世讀書墓廬

相國園陵 寵賚多豐碑九尺盟山河最喜兒郎承祖德能令草木長恩波趣此讀書青夢僾月明玄鶴松巔過鷄聲未已鼉聲迭床頭風雨夜如何男兒生身莫富貴生身富貴成蹉跎漫說相逢迎咲口一讀離騷一枕戈

清秋吟爲林侍御道卿初度讀壁間諸公昨賦醉而續此 時余歸自楚

去年九月君五十華頂峯來青玉笈今年九月君開褰我下瀟湘鳴雁急大雅耆年香洛間吾鄉何甬蓬瀛聯看君兩頰盡神骨龍睛獅鼻飛鳶肩危言正色觀者竦誰人膽氣將朝鞭鬚髮十年那得改壯心一片堅又堅壁頭皂袋肝肝動承家蚤已徒青瑣天行消息長雛鵷風霜字挾毫聲傳國恩深祖德延銜杯樂 聖付儻然胡必封侯胡不仙東來紫氣咸關迥柱下青牛關今宰一官三畝竹萬個一拳之山十尺巔山

猥偪洞兩眼大育然天地氷壺縣芙蓉婀娜窟之前黃花馥烈樸晝眠爲　天子祝萬年世事如雲不必言長河下瀉匪涓涓誰獨醒厭酒泉我劈青橙辟蟹羶楓點秋江妖冶天

司理何公葺新董孝子祠有述

烈夫快中憤立項冠抉纓義士銜所處乃錫不匱名寥寥天日下瘺瘺淼微情要於兩無憾姑以存吾生白氣時當頭爲有幽之盟短匕能知意精光械不鳴倏爾彰危事四顧無人行婦孺

賚賚嘆神鬼欽而驚爾時　天子賞王國以爲楨及茲弼教日明府揚其聲璀彩俎豆舒世道宇壇撐古今一丘貉芳杜並原衡

送雷元亮征村至長安

鸚鵡洲前開錦纜硤水春來天上泛大夫一指黃頭呼聲聲耶許風檣參下來泰䃠幾千章六鰲轎出晴江暗建章嵯峨未央深　天子端居萬國臨九重壯麗應需此馮夷願作君王使太夫腹笥百千卷當年握筆扶霆電豈無故人狗

監知誰傀子虛供清燕匈奴已滅四匯寧小臣過計猶怦怦饒供將作　天顏喜賚君法酒謌承明深閒老人口中意慇懃待奏東方生

贈沈恒川太翁八十

猶及翁家老岐伯疎眉大耳廣方額幾度蘂欄花信風玉杵丹爐舊門宅翁稱八十正陶然一傾百杯浮琥珀爲翁勸勸鶬鶊嬌柳絲搓樣桃花碧誰饒酒德共翁酬我亦牢騷坐上客自詫高拳別有神席前一臂挺三尺玉女東王開闢

壺觴旋春光天上擲飲罷咍臺飽黑甜羣走刀圭排戶隙一價韓康兒女知葫蘆抖擻餘千百茁茁叢叢孫又孫姥姥抱弄聲喧啞誰家阿堵瀰床頭翁只素書參老易寰中共道地行仙浪說空中聞打麥

壽黃奇南寅丈

洞庭水落沙爲城一樓縹渺雲飛橫女牆黃花萬萬朶映帶簷前香樸下使君壽酒此日開食英拌瀉玻璃掌憑欄半酕問買鮮老漁棹貢玉

簑笠只需美酒不需錢疑是當年菱芡者水宮
鮫室亦賓中言從使君托廣厦、

贈鍾恒國醫隱

臥痾海角頭藥物懸生命里中鵲與龢門巷高
題姓怪底一刀圭彌得支離症鍾君邗江來儒
雅無多佞奚囊隱素書悟言特證聖寂寂獨黃
昏危危衆爲政舍長伊何人忽恍於誰敬少選
劬神奇乃肅僉父聽吾覯鍾君姿青矍匪骨勁
烱烱雙瞳睛洞臟開泰鏡問君何所餌僾然麇

鹿性麻姑壇畔遊問嚼菖蒲飣所貴在清眞理
人先自定聞君鍊大還我亦滄波與

別尹蘊之

秋入平林紅片片影落碧溪漾妖面主人載酒
津市船拍浮月上江如練更深酩酊索題詩墨
淋詫說掀雷電

溫陵蔣恭人節壽

有毋有毋矜貞鄄二十自矢名千秋當年夫子
摘春華一抹長虹遏海霞其雨其雨杲日出帝

署脩文侶偃弼馭風騎氣胡弗之總總人道緊
誰斯咄嗟中闈悖且泣願從泉下寧恇怯字孤
殉死兩踟躕錦鐺汗駒生匪虛春風欲斯康莊
騁行行藉巳金華省都人猶愷泣呱時秪今碩
碩賢媛秉 天子曰嗟翟袚來高貰那數巳清
臺九京逭爾生不媿歲有黃花帶酒開

壽遼陽劉年伯

遼陽浸海涼風早七月灿鷄鳴衰草巨靈不削
山湾湾避秦何必桃源窈劉翁上世卜茲居管

王邴華舊鄰老及翁身世幾孫曾讀易彈琴魚
稻飽漢代兒孫隆準多向歆父子文章好古初
混沌遁離披春風倒捲八垓吹蒼茫深處天應
畫結畲偏中老獨遲千年玄鶴今何處漫動鄉
思城郭悲

楊郡公奏最 時秋七夕屆壽辰

鮮雲東冐海旭日滄披陽潭臥龍蟠穩家餘黍
稻香地通蓬島右人在鑿耕鄉草樹婀娜暢禽
魚翔躍忘露華飄桂子潮鼓發天光七月明河

瀉三秋蕙帶長庭聞蕭瑟暮幾處晚風凉

壽劉靜之先生八十

蒋齡抱羸骨長懷海上鷗中歲委袍簪已卜林塘幽獨行聊自慰何意友生求大雅久淪棄曠士尋丹丘有美劉先生近宿谿雲頭皚皚千仞翔濯羽河之洲五十謝金紫今來三十秋昔昔神明好曾何齒髮憂一傾百盞盡一灑百篇道當軒蔚岑樾晚浦鳴颼飋繞茲鵩且聽長日展登樓小隱屢闠舊閒心日月浮燒燭猶攤卷沿

溪試盪舟客引多豪與相將溟渤遊爲問胡能爾從前不解愁人態任瀾翻天行若坎流白日燿喬樹沉陰護蜉蝣貞心靡中惝寘與鬼神謀繁祉溢榮願暇揖平津侯所貴在伊人吾乃與之儔

別汪孟陽少尹　暑月自婺過訪挽之莫留賦此

憶別岳陽樓瀟湘雲正愁水荇牽沙岸孤汀泊夜舟一腔徒意氣三月下巴丘去之二十年幾伴種瓜侯倏爾將擔簦採藥明山幽過我草堂上自矜骨力遒當茲三伏炎披襟快獨遊路經釣臺下取漱石邊流暫來還暫往任率忘百憂絲絲兩腋風挽之不可留從君乞靈餌泠然不聽求

題王季重年丈城東書閣

王郎拔劍斫地意未得筆底掀翻雲五色携來詩句問青天徘徊搔首空蒼烟中酒高眠日欲午夢中驚起漁陽鼓千金舊買得豪曹閒在腰閒光夜吐憶昔上策承明時一株瓊樹碧牽絲

錦韉金勒玉河西騰踏春風信馬蹄樓頭士女看不已爲問王郎年十幾稜稜氣骨不在面世間俗眼那能見一行作吏坐車中三日新婦懷冲冲男兒氣魄厭拘束得來萬卷乘休沐江渚平臨高閣横萬壑千峯風雨生南尋禹穴西天姥李白曾經此處行我訪王郎遊剡曲王郎邀我閣上宿閣上琴樽媚遠山牀頭襆褡書聯屋王郎王郎樂何似少時風格猶如此古來快出山陰道好共王郎千秋一日開懷抱

贈馮年伯拜封

大共山頭下飛瀑砰訇直走飛雲麓漄到茗西一派流豌蜒百道迎天目秀削芙容映帶排兼葭叢裏金銀屋相傳半是龍螭宫半堪雲臥青山卜春來好鳥鳴喈喈綠漲平疇畬穜稑丈人抱甕灌幾行一勺一斟只量腹床頭老易長兒孫短檠入夜猶堪讀鄰潭龍子解消虛時作人來詹太虛丈人逌爾狎其頷相贈玄珠饒幾斛蚤時光怪隱河梁玉皇巳署秉文[illegible]漢冠冠罷仍韓冠[illegible]卷斜陽還跨犢臨流正對仰長居別稱外臣三十六馮公七世自沿門徙長興故稱大共飛雲

送華述補奉使歸里

崔崔石城樹平臨晋陵烟何處分吳楚縈帶菰蘆前春來鰍正肥綠草席離筵使星照江國祖發天上船本懐無競遊江逈別如弦當杯一問月巳渡梁溪邊舊業十千陂課秋畬多年吏隱宜金馬入俸饒幾錢率率往來意聊以適吾然行藏消息中讀易深於乾望望回檣處蕭鼓亂

鳴蟬

朱文孜稱余書似南宫歌以酬之

生來染翰似印泥君乃稱余如老米拂箋磨墨請題詩云有雙鶖蕪該醴三觥滿引巳酣然只聽慫甬忘娛妍兩腕牢搔若爲牽爾時光影迫真顛一揮象管詫雲烟兩行稱子掉頭嗎世間才技那得全有懐不剖空自憐疇爲知巳願執鞭何關盛德徒屯邅君不見白頭深目無塩女短褐自請齊王前三十不嫁羞花鈿朝來賓冊恩華宣男兒利鈍弩牙邊昨日遊秦今日燕貧無洛陽二頃田胡然斗大黃金懸從前揣摩只此編誰將腐鼠嚇雛鳶孰醜孰好時相遇鍾期偶察伯牙絃古來相知若比肩靈秘不須藏山川

寄懷潘稺恭蕪邀過禮洛迦

憶昔訪君揚子宅天逈江門吳楚圻雙雙白鷗沙間起江干車馬斜陽裏別巳十年長繾綣前日書來如見面夢裏分明上草堂千里縻蕪白

露光揚子灣頭覓船渡大風吹泊蘆花步迢迢曲曲向真州猶喜夢中能識路草堂舊列添何物墻頭楊柳依然拂古屏點蒼山水清摩詰輞川風雨聲琴樽彝斝色色古對客更覺精芒吐小童烹點夜巳央侍兒猶弄新妖舞忽憶從前看不了巳聞殘角催天曉我眠東海君北江漫自相思覓宵渺逢君夢裏乍懷開醒來轉覺增嗟哀人傳君昨釣臺過漢家梅叟洛迦臥蓮花洋北聖人生遲君朝禮來何暮我家海上白鷗

邊君發錢塘一夜船

送林太史冊封

五月星槎上苑開緩風拂拂到南垓宮中綺縠傳新樣天際山河拱漢臺楊監故人詞翰貴梁王好賦法臣裁周爰此日觀徭俗高士於今有幾來

別水部方養吾鄉丈

周旋共少日把酌別君筵爲問別何亟吾亦不知然願留飲長夜馭者頻奏鞭秖恐霄多露晞陽猶未乾

寄陳乾甫刺史 乾甫書來慨昔不平走筆爲咲

歸來巢鶴共松簷幾度芒鞖上鴈尖莫怪花時風雨惡石梁橫處又新鐫

致賦

吁嘻乎何所憾於天地盖亦有可巳而不巳緬蜉蝣之陰生亦何與乎吾事縱豺虎之咆哮吾猶得而謹避封豕磨牙猰貐攫臂藜藿索居鼪鼬吞氣委克殘於莽叢詎市壓而遊戲何物敫

虿四出彷徨唯利口之喈喈共饑庸之餧餧散入無垠聚而成隊挺睫張胖揺脣鼓翅或曰是汙萊之孽臣其挾剌而來特以儆希夷之多睡或曰是盆沼之委蛻諜生幾何姑挈囊而取湏臾之一醉所喜倮人之國甍甍𡐨𡐨請得甘心所難衷甲之夫如怨如慕莫施所針聞鄰澤於麗人雖斂綃其難禦侮寂存之羽士青簟無施又將怛怛而誰語余烏乎知夫鼀鼀之窟魍魎之鄉女不逐腥而往之余烏乎知夫瑤華之宮

旻杲之宇女不離亭而遊之暑雨作蒸濕雲暗
浮既不緣軆大而妨物孰之其以弓湫而見愁
軆無不慕往且未休猶謂黨孤遍號厥儔交結
蚤蝨借助蠅蠳牛童馬走無奈爾何師雍氏之
蘊草比崇烈於爕烟貞女叩心碎首僕緣宵中
宵以千古寧偷生而死全誰謂爾孱兇血如泉
噫歎悲哉揭之非時之爲哉當致時逐敺願攘
攘而來在剖難斷撻趨夫之斂手曾微軀而足

借棼四坐之令儀重爲抑隅之嘆息縱揮麈去
之而清言已爲爾襍韵方解囊欲琴而豕指且
以增慍又何望乎磬囊之就懸而桓伊之奏笛
也哉吁噫乎誰則遣來誰驅乃去朝暾乍生芒
芒失據迫離曜之中天晴復索爾於沮洳猶慮
爾之潛而伺昏出也露滋月肅霜戾風蕭聆鴻
侶之南征聲凄其而嘹嘹爾質既脆爾性又俄
嗟爾焉依且倀倀而投強幹之後彫爲踶伊何
借營鷦鳥之危巢噫乎快哉致且捐頹慮無不
聆聆兮孝收之攬戀奈何乎人事之謬巧徒尋

聲而索宵一涸一清逝昏逝曉夫安知人之不
爲敺敺之不咲入萬物紜紜各歸其根凡百君
子敬慎爾身毋爲饞口墮彼塩塵

早梅歌爲從叔子茂先生八十壽賦

老幹扶疎歷古牆雪裏占春絳點裳北風躝躐
吹雲屯幾餘生意百昌存後彫松栢挺柯葉凌
尖天矯包蒼甲獨有梅梢骨朶叢含葩送馥飛
雪中誰挍氣韵堪爲友五老峯前開一叟春回
大地律管吹陽月生朝十又九雙胼似碧鐵似

膚騰騰兩扇掖風扶加飡快嚼不知老弄孫含
飴躬耤草早逢少伯越江頭相將梁楚五湖遊
歸來未倦好婆娑且結天邊白雪阿不關世事
風塵塞知脩知鬪兒孫息酩酊一呼天地間我
來猶引梅花側

慕劬軒銘

落淚悲行路長號痛比鄰雲間松檟暗野曠兎
狐馴脉脉存栝棬牢牢泣鬼神何緣音響似得
入夢寬頻黯慘鵑啼血氄氄鶴並人重泉那可

閒青火夜燐燐

徐鏐歌爲隱士徐翁賦

剡溪東下白坑村千古高人舊宅門詫見徐鏐雲臥裏山中太古今猶存閒占晴雨義文易遁長兒孫老瓦盆一年種秇幾翻收一片松篁遠蔽樓蔦衫芒屨黃皮褶長生木瓢高頂笠我行我意自逍遥埀埀石磴蒼苺蘚前川月漾釣竿罷荷鋤迂叟迎人話老妻烹蕨待晚餐欲歸猶息長林下一生不上里正廳倩人輸稅不敢停

有馬不騎閒在野有鳩不扙任天行名喚徐鏐字亦鏐并歆逃名訪白鷗人生何必耽朝市杜郎賣藥蚕時休

武夷歌爲商任宇年丈生朝賦

家任明山僊窟都閒登華頂㧐風扶東瞻雁宕波擬海平天濱瀑水晶壺南尋百粤蒼茫處神斧劈鑿仙之廬沉森窅悄武夷最洞天十六分天符自是籛翁負僊骨傳說於今商大夫大兒名武次名夷丹成上籍能番翻武夷君宿高雲瓊宮列辟天之孫山頭迢遞兩朱輪千年喬樹古靈椿曾爲唐堯稱宰臣瓦棺陶盞幾時陳願學長生此處眞中山美酒幾沾脣我來上壽擕朋尊

爲宋母史太夫人壽賦 得王母蟠桃

曾向瑤池姑射西夜聞海斥鳴天鷄沉沉杳杳低玉繩忽然劃開水底一線之紫紅霓轟轟潮鼓送天去直上天門天已曙照得崑崙絕頂紅幽其之國明霞宮有樹嵯岈亘橫千里葉碧紺

兮扶疎枝珊珊兮陸離子埀埀兮赤珠根蔓屈兮紆徐既受日以益妍亦借薰而鬪色抉彈含丹飛光耀碧感松悅與柏欣並蘭馨而桂馥其下十丈之瓊芝其傍千尋之優鉢其徑玄鹿之遊處曾不相舍其上白鶴之嗢喈時翔集下朱鵲靈龜火麟龍馬來往其閒不知春夏物且觀頑人胡不爾奈侍者之禁圉勅虯虎而禁當幸然遊此未之獲嘗我渴思杏漿我饑問桃香漿美桃甘不得食道逢老翁拜陳乞一咲分桃留

核無贏得半邊盛斗酤千年開花千年結子員
嶠青丘何處是得棗如爪堪絕粒中山美酒桃
和汁點點硃砂桃亦醉嬡姚東風桃欲睡壺公
山頭舊仙窟宋家史姆自僊骨不須好道自然
符名閭亢閬長悠悠幾下麻姑來接引天孫列
降開明允董雙成許飛瓊笛吹雲和彈響八瑯
我獨何挾而來哉蚤從王母乞得半七之蟠桃

爲沈令公壽賦得調和鼎鼐

聞道僊真餌回枯粟一丸長日雲封竈千年幾

轉丹莫謂儒門澹計將天下安我生自痿猛誰
勻鹹與酸曰和戒且平萬物得所歡維良帝以
賚天地若爲官夜靜嚴風雨東過爲灌壇陰陽
不相盭瘥癘又何干感慈帝力時鼓腹一加餐

與黎歌爲海上施公伯玉挽

七十施翁人已老題詞說劍長開抱幾回怒射
錢塘潮戰酣落日揮戈早飈然一去又胡之從
前解脫朝聞道子輿予犁遊相過蓮花峰頂高
眞臥生旣無懟死又奚悲一島荒荒隔九垓誰
齊生死問泉臺當年傲骨不相猜扳爾阨塞磊
落之奇才吁戲乎已焉哉昨日壽施公今日吊
施公莫嗟慶吊相隨速花開花落任東風

爲黃將軍移鎮雅黎志別

將軍使船如使馬長風駕海排空下鐵台弓開
百八石射得青溟濤漲赤吳鉤之鍔腰間藏指
鄭麾晉頭爲霜當風耿介軍容尊六軍稟令如
雲奔饑蛟毒龍眠不穩層鬣巨鯨先自遁荷得
將軍海氣肅酣餘滄江春酒綠如澠之傾歌嘯

閫願借將軍不記年忽傳 恩寵新鉞題虎符
正出祥祠西渡瀘猶憶漢時月武侯祠口苔封
碣僕射父兄那忍別健兒慘黯將雙玦風吹大
旗秋色深單于夜度陰山陰漁陽玄兔羽書急
天子拊髀思討襲將軍雄斂天下知當關別抱
胄中奇惟君所使馳君轂那問西南與東北

和吳侍御覺生先生秋抄渡江有作

蒼烟何處遠催潮猶帶湖山十二橋半漢星芒
迎繡幰幾行鴻羽入雲寥望關河歸鎖鑰坐

籌邊壘給蘇樵越王臺壯瞻天近射落欃槍不一

待招

梁玄液祖臺奏績

海岸橫千里春城十二關月明殘角冷天迥暮潮還隣並瑶池宅招携龍子灣羽書幽并急市賦薊門頒治粟秦南尉穿渠渭北山(戰兼督曹水利)借籌今日事舉最舊官班望裏塵方監腰間劍未閒驟車忻路易壯志惜時艱敢自居成寵愍勲慰

聖顏

喬樹篇爲家季九咸壽(托名)

長林有喬樹厥材堪梁棟匠石毎過之茫茫不知用年代久蒼鱗行道心爲動有鶴巢其巔有鶩號於衆疇不見且鬪羣睵猶瞢瞢自昔嘆才難才乃稠中種方茲需才時有才那不重吾觀九咸子斂爽天之縱應卒無留行當機有獨明自適琴樽趣遊移湖海輕却臥家園裏承親輿事兒不羨朝簪貴不淆廛市聲攤書大義了把酌夜初醒樂事知非一閒雲不繫情碧潭堪逸老丹餌可長生男兒須曠遠乃爲天扶撐計然饒策國范伯好居贏聊以銷壯志出處各一成我觀九咸子我心殊所傾本懷無競遊何緣世網攖古人尊辟召季世留其名賢者毎自晦求友空嚶鳴誰上一封書詔及甬東瀛

寄懷全和州耐菴先生

誰知瘦骨耐幽芳獨許梅花傍短牀江郭晚晴波細細山橋天迥露瀼瀼官衙無事當杯蚤詩思多豪並客徃久沐太平驚歲暮寒雲衰草憶

遂陽(時爲巳未嘉平有遂陽師)

老梅歌爲陸鴻志廣文折梅見贈

城上寒雲覆老梅　雪裏花開並雪堆陸翁對此看不已邀我過之浮酒杯我家雪壓竹橫逕羣兒聚雪鬪崔嵬天公助力下如掌更覺光瑩堪寓賞且倚前除爇屐輕擁爐對酒吾焉往陸翁好我意未已折梅贈我插瓶裏長長短短花錯紛幾枝碧暗幾朱啟滿屋幽芳香細細赤脚寄語尤勤勤爲道此花爲換詩毋令空去孤東

君聞此掀髯一大咲我與東君久同調野鶴玄
雲八十強蚤辭君粟湖頭釣從前玉骨伴幽人
我與梅花寄遠神枝頭淡黷渾相識一縷輕柔
巳入春

麟閣篇爲張觀甫將軍四十壽

我聞孟夾子四十心不動吾道自軒軒世事浮
雲送唯彼儀衍流如簧爭調弄皇王邈難嗣平
直誰爲用我交觀甫氏嶔崎磊落士二十解書
劒三十前金紫四十闢轅門瀚海風霆使風提

大旗殺氣橫一洗扶桑天欲傾君家子房赤松
去蚤時于策猶書生誰將壯士行博浪一椎輕
男兒致身須俠骨漢家將相何超忽圖功麟閣
誰年少我懷千古憑誰弔拊髀今日正相招愁
絕胡兒慘不驕

沈令公奏最　爲諸生代頌　通四章

好風廣陌吹明月前川皎月明照我庭風來披
我沼漪漣水上波空翠滄江渺感茲造物和欣
及浮年小灼灼桃李花結子春光曉

皇與勤壁壘海甸獨歌絃桑柘村村綠雲光處
虒娟野田饒稷黍遠浦給鮪鱣鶴蔭庭槐寂鶯
穿荌柳閒舒長疑化日帝力是何年
春來千樹萬樹桃李花暉暉映映紛彩霞蓁蓁
葉底花將子行雲送雨滿江沙魚羨稻飯家家
給烏啼鵲噪千山寂半掩荊扉白晝長閒牽犢
飲繫垂楊空庭月浸絃在牀書生楚楚芰荷裳
不識堯衢問甬江阿儂指點耕鑿鄉來往牆頭
一過槳

綠漲蘼蕪海岸晴麟遊鳳舞烏吹笙十日一風
五日雨爾羊濈濈爾牛耕黍炊饁魚作羨酥醉
甕溢小鮮烹簷頭索索繅車鳴風響夜絃輕雍
雅幾書生何知帝力何知愁年年鼓腹稻田秋

晨興

理髮梳千下餐松日幾枝且希能辟穀卻得在
何時

好道篇爲隱鱗聞九丈生朝賦

猶憶王孫好道初朝朝理髮下千梳覺來瘦骨

老彌健斸藥犁雲戲把鋤浮名不繫道心進空
旻幾送寒鴉陣紫茸菖蒲九節強松根白苓琥
珀光蚤時貴就分我曾於今七十稱詩狂幾回
看劍獨黃昏世事紛翻吾道存詩脾老勁元化
歎一枕黃庭閒閉門自技儕札分誰將支許論
從前讀易深於損逐逐天行還自邇真人東行
星落屋西指咸關駒在谷天惠山林顏色在偏
得煙霞東護海有孝有德吾所述文孫文子先
之留高岡梧桐日初曜一斟兕觥迎新秋

秋日登陸從先侍御涵虛閣席間分韻

碧氾天邊遠晴煙郭裏浮迫江潮入夜隔岸水
逢秋有閣高臨渚中湖亘似舟石鯨蒼蘚動畫
棟濕雲留桂幌分寒殿襏香蔽晚樓青山搖綺
席斜雨摞清謳主謙人羣合賓呼天上遊百年
偷樂聖明猷又皇州

舒大夫八十生朝

仲長千古宅水竹舊江村天杳羣峯淨溪洄百
道奔有逕仙通路無媒草自痕此中涵鬱紆直
北抱崑崙雲擁喬林色星披隱士門大美光時
彥冲襟謁帝閽我情偏浩蕩君意遠囂喧松檜
寒分韻芝蘭契托根筆墨瀾翻醉圖書潦倒論
短繁消夜雨殘鋏癭春寬憶昔馳皇轂終今載
野轅久謝咨民瘼深慚報　主恩獨鵠幽心寄
滄江吾道存百年欣得願八十始開樽近狎禽
東叟閒垂釣上綸魏澤瓊芝液丹餘羽客餐並
食田農飽同儕負日暄人生曾得爾何必問桃
源

朱定國大夫博雅君子喜令嗣伯升連第
有贈

大業承前啓高文取次開近牀書幌舊鳴野鶴
𦐇催博與思君子撑扶急世才星芒虛入戶陽
管動吹雷成晚緑才大摩空爲羽培殊毛池上
落古幹日邊裁買駿逢燕市登賢訪故臺向歆
咨漢事羣紀咸時違蒼莽天無盡沖夷福有胎
太丘道既廣歷季不相猜快共琴尊夜浮浮明
月杯

贈張少尹

大雅久淪棄青黄文斷株離離夜光冷誰識褐中瑜古來君子道屯亨總一途所貴在伊人允志遊天衢仲尼爲乘田有美時出沽大隱隱朝市何必遁五湖張君南衡下來弘蓬海都獨將廉與平同人憂與娛紫蓋雲三疊瀟湘水一壺本自懷無競清樽滿也無

題俞同谷封公借眠樓諸景

好道尋初服幽居遂遠心天荒開逸老神斧削

陰岑柱挺標吳甸津連接楚音水經彭蠡闊湖控九江深地僻僊滋草人高物重今借眠樓上月閒弄石前琴谷響筲簹應雲歸靈鷲沉遺桀千古事存雅一疎襟澹荼畱丹井瓊漿幾度斟

壽層涵叟先生八十生朝

君是道中人我尋方外士流水響空山吾爾心相似自號憨先生久已逃名氏蕭蕭白髮短覆眉千尺神光敷𧆛裏草閣高眠閒曝書江門林溥孤雲起夜半攤書傍短檠且哦且録何時已三春猶臥不通賓報道知音夢回喜忘却梳頭且問育大咲仰天吻侵耳縣河之譚傾瀾古初天地定誰分後生呼叫知誰是我與君且默存世事瀾翻不可論青溪白石猶堪羡八十年來共一尊

征鎮蔦公瑞巘社丈七十生朝次同社韻

舊是朱門宅家承竹素書禁方能藏出丹井海雲儲夢穩風塵外身閒老病餘時平埋劍氣春讌滿江魚羡石迎新火看山對隱居與來循齒

髪報國幾踟躇

贈孫仲公世禄

老去思朋舊如君復幾人自然窺道妙得懶任天眞假榻鄰僧院行遊惜野春蚕干陶衛策少共惠施貧遠樹牽風慢臨河釣月頻不爭非與是那問主和賓長日憑誰送開尊待逸民

蟠桃歌爲仝母楊夫人六十壽

碧葉扶蘇妍欲吐火齊珠彈崑崙圃幾回結實幾開花洪濛天地從頭數混元之鍾靈槳多世

間神物高真主海底股紅赤漲天東掛扶桑夜
方午騰騰潮皷湧天門雲光浮動星河戶照得
蟠桃紅映紅金鷄遥唱青鸞舞我欲竊之一舒
臂竊與仝生將毋意承華殿上漢宮秋好時壇
前高結樓蔡婆好道諸真湊餐得蟠桃核不留
爲仝毋吹笙篌歌聲嘹喨下明州誰將信好音
酬羣鶴翩躚雲際浮得棗如瓜吾焉求

題林道卿侍御林泉雅會圖

高韻空山寄閒雲此日盟我來問靈對客共俯

江淸水竹遡籬暗亭欄帶草青抱幽人境遠遺
物道心生岸幘迎秋爽猷枰卜夜聲登峯幾回
換記壁十千行山澗杯浮落春盤鮮給烹砦烟
迷七聖寒月靜三更詩卷留天地琴音雜釣耕
嘯歌芳歲晏滌倒隔家酲玩易思君子憂時訪
傑英悠悠眺逸老吾爾兩無情

古道篇送洪亨翁祖臺拜　命豫章觀察

不謂古道存古道憑誰見不謂古道亡古道及
今面黃虞闢混沌伊呂覯時變平世歷多賢雄
畐藏百鍊所貴素心人不似浮情戀天地一家
寥有情如綣綣吾與夫子期氣類番相善所期
爲伊何匡時急名彥夫子負瓌奇　帝制承殊
眷登庸三十前秉旄乘軺傳綜摶狎中原正直
馳南甸弗爲寵辱驚弗爲多能衒斷國參老成
任釣無讓倦一自鏡人倫祥日中天縣爰提海
上師下士黃金賤嗟予朽棄餘何因棠綸絢同
調神爲通高情雲一片何以解贈行月掛南州
院大槐坂上車轆轆聲聲轉

登陸伯奮碧波樓

水碧平涵鏡橋危遠曳虹春鷗羣洗翅虛月寄
窺櫳烟雨微芒外城郭窅靄中畫樓藏驛鼓古
刹動齋鐘樹暝漁歌出風斜竹韻通由來名勝
地人斧發天工

邑尊張繩海行當覲徵書適至賦此贈

海夜星芒動徵書天上傳關河於越古玉帛禹
功年皇會殊方軌宵征冀北鞭雲光聯紫禁雨
氣潚晴川梅蕚初迎路江聲驟入絃治平誰第

一明月照離筵

趙大夫鎮亭社丈六十初度誕在六月

三伏生秋六月寒飲氷人共好懐寬乍逹天闕

諸朋舊咲指雲空騁野鞍世有鹽梅調鼎鼐家

承禮樂肅衣冠不須圖籙題名姓袖把清真一

粒丹

爲封一品夫人薛司馬元配黃夫人七十

壽

憶昔偕司馬一頃披中抱氣韻自然投論交誼

草艸古人契誼深朋舊永懐好四海幾相知滄

江一逸老扁舟時過從月滿潮生蚕婦稚羅拜

堂咲我衣裳倒直入就相視夫人我稱嫂遐齡

正七旬專氣致柔道嶶音太姒嗣源遠流長浩

緜來閥彸施冊焉如來禱爍爍星光東霤霤天心顯國幹與家楨鸞鶯翩

躚造　聖主賚坤良綸綍來穹昊自佩雲霞章

約躬猶綈皂素絲與羔羊孫子永相保我何藉

以馮惟有巾中皓岦闗識庋友一謝山

啜墨亭集雜著目錄

雜著

雪雷

丙辰正三日晝憸黯雪墮寀如傾封絮可一二尺許或三尺許山中坎陷平填七八尺摧拉竹樹無算時已入春十日歲裏雷蚤發聲而陰凍連旬不可開人苦痺瘃不減燕雲邊地簷冰長短垂垂如銀柵拼户黄項老翁咸詫訝不曾見越月得邸抄河南大雨雪又洊雷閃電與雪俱其時日則後吾鄉一二日余咲謂客天亦錯出

不雅馴如此中州氣候故與江南異魏惠文將行喪雪甚及牛目因弛期而更葬不為異也異此雪時不獨雷而又電耳客曰年來九重穆杳大是沉陰凝固忽下御史理如迅霆下擊而請不得寬方雪電雷何知天意不為明主微召靈臺挈壺說引箕疇京算其說又胡以易之自有天地民之肝腦塗地無如東晉季時讀十六國春秋所紀災異多亦無過此時變不虛生獨今得泄泄視耶雖然猶災象也山東旱魃方千里人相食流移填壑迨盡今又不雨無麥何必雪雷為異姑識此附野史一條

鼈人

侍御恭君春　命按陪京輔郡所在署中恍惚若遭祟病殊劇已得代歸里舍中兒多異疾或就坳某君意不懌所親以好來餉之鼈庖人將烹鼈鼈人語毋傷我庖人不以告湯已沸猶云尚可活不則為禍不可解㑹不以告已有告於侍御君者趣觀之某君驚訝不定定鼈死逾時

矣厨中人或戲剖鼈腹中函一人長寸有半具體無缺某君益大駭不旬日盡焉或謂鼈怨毒能死之鼈之不赦非某君罪也鼈靈異若此何以見烹所為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脫豫且之網其數耶不可逃耶先未烹鼈何以著多祟家多青卒以并命德不勝妖耶或云已又遭暴客勠辱之甚聞先為棄右霸左道邀諸怪擄掠之皆不能知也鼈腹函有人則非訛自昔傳記載鼈怪亦多矣事在萬曆丙辰春三月

因報

姚江有杜老世受貧少時爲人傭保雜作隨所賃轉徙性頑愚不自記其年先亦不自名歲茲久里父老詫而謂曰自吾少見此人是嘗爲吾賃舂今吾久憊頻此人力作不少減獨其項葦厚而堅似鐵是且百歲不止矣因共呼之爲杜老或問之頗憶平生何事荅曰謝探花做秀才時我得銀一分爲里正賃去執采旗計此當爲成弘之際以迨今百三四十年不止矣其資身

半在杵臼間少有贏則忽忽悠悠俟且盡乃操作鄉紳偶以聞於邑召之見邑又以聞郡聞監司咸召見咸得勞杜老先未受室故無子孫其支屬之爲曾耳者至是始遁匿之即里中好事願一見必請賞得賞乃一見杜老之飲啗起處始一一制於惡少不自由矣里有發自其爲發謝膏沐煞楚楚頗不類邨媼矣志十許年矣里有黠奴丧厥妻願得發爲續令鄰嫗居間百方發心石不可轉也爲訟於官諸証左皆以賂詭

其詞云發故匪貞徒外示貞耳方技摩晉巳虞聽者疑寘杜老名牒中其爲之支屬者胥之曰官鬨汝以多外遇答則與若食不則絕汝粒立餓死主斷者果召杜老鬨者如教斷發他適發歸盡然傷皎皎之業污也大號慟辭夫墓入舍遲明不聞聲雉經在懸矣三日而黠奴疾若有擊之者呼詈不絕聲以死及暮杜老亦欻獨其稱支屬以賂故而敎杜老妄証者猶賒死豈有俟耶噫如杜老多壽幾爲人瑞乃不得以考終

如此發含生自杜老一言冥漠之中寔負沉冤何可謂杜老手足啓得無毀惜哉萬曆丁巳六月年友馮明甫說

人妖

或獸變童汝之取精既多脫受孕安所得產戸汝其殆矣蓋善譴也萬曆丁巳正月廿八日奉化縣後陽村男子張一產兒自穀道出并兒俱得活無恙一先娶妻舒未嘗妊身一與同村盧其負販出往托宿必與俱若夫婦然兒之孕似

盧爲之父世怪事何所不有史載男子變爲婦
人又或婦人變爲男子一夕鬚長數寸宣和七
年賣靑菓男子忽娠身易蓐母七八何張一之
獨易也晋太康間農人任谷倦臥樹下夢與羽
士感旋妊身久之羽士來以小匕抉其臍下出
一白蛇羽士挾蛇徑去從此谷陽漸痿貌類寺
人又詭言道術得入宮次寺人籍谷遇怪產蛇
猶俟七判腹張一何獨能以其後爲產若固然
羽士或爲蛇不可知將有托寄其種者何不於

婦人而於男子亦如人世偶有龍陽之好耶又
胡不于狡都而恥此村農穢褻開爲記張一并
及之

鍋漲

余以乙巳二月抵洛伽[瞻]　大士致禱巳從比
丘訪諸靈蹟頗題海岸孤絕度非佛仙不開此
潮音諸洞神斧劈插地底奔湖大士現像多此
中比丘一一點指示之僕僕苦屨一任吾目并
亦謂耳可信無謬吾記鍋漲以近事徵非托奔
諧志怪也萬曆辛亥十月廿五日海潮寺食
去竈懸浮五六寸鍋受米與水若干鐘時當埔
供巳貯鍋中發炊矣鍋底舊有柱攏磚甃不任
鍋以桯支鍋浮與柱離一日許鍋無傾安用柱
僧衆摶顙懺悔久之鍋漸下及柱越歲閏十一
月十九日諸寶剎及僧寮厨庫付焰中靡孑矣
寺由補陀寺迂入三里故俗呼爲內寺刱自大
智師師嚴戒行又克肩事約其施鏹不數萬不
辦此先是智師頻見夢於寺僧其容有慼旦而

覩其肖像慘黯若泣數行下因負它置之亡何
焰起像得無毀師能免其軀乃不能免諸莊嚴
相耶相不可移方恚厭欲唾棄去奚其免爲是
之災耳歲壬子十二月五日越歲癸丑正月五
日補陀鍋連漲如內寺僧以前占惴惴無倖理
矣乃今猶無恙豈其悚改猶得憫於佛慈姑以
須臾貸耶變不虛生感亦若礬禪桑枯熒惑退
美言猶能市之自古爲然矣顧此叢中有欲潔
涓而勢不得佛雖柔心有欲憫庇而勢不得何

以故物蕪則穢穢不勝湔其不能不并玉石為烏有天所見譴固然也天地大德不曰生乎方誅夷而積骸若京觀豈其不仁視猶芻狗佛之不必盡以姑息徇明矣自有鍋怪四方檀那轉輸漸詘寺郎不焚其咎徵寧無以耗見耶先是當事過計議有汰禁按志宋元豊三年王舜封使三韓歸感靈異請額為寶陀置田積粮許歲度僧一人今遊僧奔趡歲無算其歲自得度十耶數十百耶今亦無策止約之能自消息亦惟

佛而可也

鑄錢

遼之役徵天下兵十萬餉三百萬大農帑告匱言者請鑄錢佐軍興或曰前史掘山煮海策國者之所需給資用歷有之而於今不無牾余曰何以言之曰錢之為用畸零便而括於一處用於一時則非便也以數十萬數百萬輦而之軍計口授鏹瓜剖荳分見為零矣從軍士而易所需於行貨之商則聚而纍重商必不願則錢不行軍士亦必不願矣槩錢之行於古者不必行於今如漢文時特鑄四銖今無在矣他年號鑄無一在矣唐世開元錢獨行於廣陵到今項年來亦用萬曆錢華開元不用惟小物猶參用之以二當一折其半矣錢之時有更如此未見今之白鏹不為古之白鏹也鏹千古而不變者也又有用於此而不用於彼者如都城之鑄錢甚精好而不能通於數百里之外留都之用制錢已久項為私鑄多錢日賤貿遷齟齬至於罷市

凡此皆賈人之所習知詎能以已之信貨易此之端財則有裹足不來已耳必以軍興法從事令錢在必行行於一日不可行於明日豈所謂錢貨之行如流水哉抑之以官法抑而得行錢之權日以重鑄之利日以厚而私鑄日益多錢貨日濫商貨遠徙市舍蕭然又將誰按又以軍興法禁私鑄而終不能回其好利之心為畏死之心矣漢賈生已前議此其曰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殽之甚微為利甚厚乘市

之討不足以禁姦數不勝而法禁潰銅使之然也然則錢不可用歟曰因其俗徐舉其贗可也吳越楚閩舊不行錢每欲革俗卒不果行歲庚辰浙大起治以所鑄給餉與錙燕支肆舍不售軍士數數不願錢强之而脫巾發一項矣幸幸爲之必要所底而後可也

調兵

自昔國有大討發諸道兵奉虎符急趨之詎不反顧奚所擇于南北頃之有漁陽師徵諸沿邊

曠騎及浙閩諸道兵浙四千皆餉而在伍者諸原不在伍者十不一議者曰凡沿邊宿兵處必要害不能盡移而應之以應他急急而募又不能以一項得厚集方茲聲討調諸原餉士亦勢也焉能恤其願不願哉議者又曰計莫如於邊募三萬人彼自爲門庭計又不去其鄉又以厚餉餌之時其饑飽蠲其戶徭後先當得續應次則及河北山東諸處似不憂不及數云愚謂此二說各一是而就近募爲長誠憂募不必應應

不必亟也彼調而至庸得以一項至哉調而至矣楊粵耐暑胡狢耐寒其性則然以耐暑之性用之不耐寒之時宜必以皸瘃見怯又自其生走平陸居屋井忽而令之行區脫之鄉蒙犯霜露與騎爲角步既重繭止又跋盩又焉能使之拓弓飛彈拒虜騎之橫轢躁躪乎計此則似南北不無異用矧其所經行雋雋攘臂不可制先自號于衆曰吾已無生之心又焉得而盡以法繩使戢無動即其去而歸可知也故曰調不如募

以調之行餉及不調之佐餉合之當得不貲而以此克近募者之牛酒令彼翹慕而來庶幾其兩得所宜非耶雖然猶有感於國之不假人利器也夫淮陰驅市人而用之戰少不下二十萬人計其時亦何所擇於燕齊楚越以數千人往返而即無奈之何當楚漢之際其墟寧孑孑無人乎而其軍胥息亡敢動又何也法苛而將操重也今之時非淮陰之時何敢即用此法而偏裨之爲帥亦太輕司馬曹爲經畧大臣請一上

及劍　主上猶靳不即予又何有於裨帥之督一枝軍吁難言哉

哈赤

嘉靖時大虜數擾邊毎憂朶顏建州爲所并我且迫鄰虜我邮朶建俾作藩衛自都燕來巳然建之裳我卵翼亦久矣建州者今之建酋奴兒哈赤是也昔憂其并於虜而今且頡頏虜殆將愈之酋虜盛衰不恒如此盛在酋則與我開原鐵嶺迫尤不能無侵軼耳酋自謂是女直裔所

部不滿數千人自哈赤壯雄強斷割信又權譎能攝其衆萬暦十年後所部滿萬人矣性刻深爲他部畏多奉其要束又餌吾逋人及諸工技事倣中華厭韋帳不屑居爲築城堡繕宮室所嗜牲腥炮炙如其俗蕪嗜五穀既降諸部衆日多則益拓土擇水草便處增築城歲拜撫賞不貲所產貂參與諸賈人購不貲埒其財以富役諸部奴使之其鷙驁生心三十年於茲矣是歲戊午四月當互市酋來多至二千餘騎故事在

撫順城甕門隘不容則移演武塲其所携筐指目爲市物者皆刃也故自嗔目發難橫殺人城門閉則攻破之械繫守將李永芳所不虞劉皆驅而去度大軍聞必尾而追故示我若巳飽颺去者稍出餘騎逺山畏示弱士皆爭先逐行可數十里伏發數萬騎四馳之膚至我軍獨萬餘騎耳皆素所習戰健兒家丁全軍沒大帥張承胤死之無如衆寡不敵何也既勝還駐撫順以暑甚不耐穢乃去諸沿邊他部小醜皆乘而竊

出抄掠訛言孔多秋七月酋攻清河堡堡在山峪中號天險獨東隅稍平酋戴板屋車居其中挖城上歷級上堡人猶能扼其隘滚石施火斮酋立斃愁甚再上再受擊所傷殺以百千計攻不巳而堡貯之礌礟亦竆酋得入盡堡老穉受剸刃無噍類矣計酋所傷折亦前是之所罕有者也盖自互市來邊吏保要領以老死季息漸廣土日墾畜產彌野望之如内地而酋視之耽耽有啓疆思矣廟廊之上向未有專責成今得乘其暇籍

上著訓練之如開市初議而在事者方苦餉詘不支目前奚其展晝而爲興日杜憂蓋至今日而出討亟振迅已晚矣或曰不戰奚以雪國恥國神氣不張坐見弱且奈何或曰奚所恃而戰姑與解可也不則守可也愚謂戰誠有所不可犂庭擣虛詐則侈口不能戰而徐議守所不似清人之在消惟灌輸之源源無匱焉又安所得議和有如議而曲聽之能保其不覆否今日盟明日覆我雖執義而詰責之祇取咲焉而吾辱

多矣然則如之何曰戰爲之名聲罪出討不可已也守爲之實秣馬礪兵懸厚賞以買勇夫條則豫也夫然後循日引月審勢揆務姑俟焉而議可也蓋自我與虜鄰如本雅失里如尼剌如火篩如也先如吉囊俺荅其以強加我非一而槩覩前事其強亦易衰不能久今日哈赤畧如宋之元昊惟吾內禦得如延鄜二州聽酋他變不失爲持重安攘之策聞之酋猜不附衆其于諸部內郄有隱倪矣或曰酋且畜異志軼我邊未已乎曰酋之初西顧媛兎宰賽東顧北關皆其仇也今皆與之婚約甚歡且爲煽動其必畜再舉十之九矣然則且有大志乎曰否否卽其志或然而其氣不勝也蓋自酋盛而宮室城壍叅已爲巢窟備諸安娛其志可量矣得一李永芳降之大喜以女贅其子降人有稱儒生輒令巾儒巾制藍衫着之令拜謁於庭又大喜其志可量矣前之破亡女直者非元也耶元以一旅渡混同江剪滅窮北直西諸國無算甚則行無

人之地者經月想見當日馳蕩劘平夜忘寐日亡食奚其戀戀而以一隅爲城郭宮室哉吾所以料酋如此故曰姑與之少俟焉可也

紀異

明興二百五十年災沴時有要不爲大眚民物阜蕃到今矣以近所睹獨今丙辰山東大旱方千里間野無青草人相食其散而之兩河徐淮無算其塡溝壑無算其出而攫食以轉徙死無算昔人云水旱盜賊實降災害當無如今山東

甚而余亦以物怪人妖爲不足多異矣今年戊午燕趙魏幙齊梁吳楚越皆大稔而天所告譴妖異不勝書如言假四日如言陰霾塞塗餘旬行者道相向不辨面如言內庭地震其尤異如正陽門橋坊八柱甚壯一頃大風吹倒右掖內環門門楗可三四圍風從外吹聲拉拉楗折擊死守者正陽城濠水殺赤如敗血凝胎長三里許踰月乃解榆林衛六月大雪凍死公私馬騾二千餘頭他畜牧無算日下黑氣一團五月晦

前二日晦日六月朔日入日中摩盪久之乃滅占者以日君象諱不言而猶都又以失占告矣保定舊有火藥庫伺諸沿邊緩急鎬鑰甚嚴夏四月建州奴酋叛雷火自庫垣繞擊礮石星奔駭崩百里鐵門二十餘扇躍臥數里外溝中嘻亦甚矣承平日久武備積弛造物者猶以所司有此礧磩諸具一切燬棄之獨以此猶爲咎赤惮耶人道邇天道遠誠不足知之卽此庫火是可知者耶不可知者耶吾亦焉能以此爲非災之實而直以歲稔爲解姑識此俟異日徵

禱旱

歲丙午夏旱郡守吳公文企行禱于谿上之白龍祠越三日得雨余謝吳公公咲曰雨可禱耶禱而雨偶然耳天遠人邇何知是必應於吾之所禱如稗官所載惟開元天寶間一行不空公遠華諸怪誕可喜多有驗要以塞世主意止於都城近郊非有回於天行之數也余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周宣不嘗禱乎公曰圭璧旣卒寧

莫我聽禱且卽得否乎余曰成湯禱於桑林言未已雨立降方數千里皆霑霈非耶吳公戄然咲湯何不以此禱禱于一年二年初旱之年而直至七年然後禱史之占曰以人禱湯曰不可人且不可而人之爲　天子者獨可耶剪髮斷爪身嬰白茅若犧牲然此極鄙褻可咲今之有司必不爲此而謂　天子爲之乎又其自責女謁盛苞苴行讒夫昌等語絕非夏商冊文語氣絕非湯事其爲襲舛勦說無疑設其有此將不

可以爲湯矣湯聖人也革夏命而順應天人於此六事毫不相涉豈其不能自諒而故設此以褻天辟之小夫謂天夢夢憤激不平爲此過當之語不名褻天即爲戲天其不情也甚矣秪逢天怒何因感而甚矣夫好事者之善傳會而不謂于大夫之猶信之也余曰央鑑非僞書今古所共習詎何公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又何獨不信孟氏聞此爽然以其論爲創出聞所未聞雖有好辨無以易之漫筆於此

繫囚

自 上攝靜來不朝羣臣且三十年歲丙辰內庭捷得男子一名張差手曳棗木杖或云風漢或云是姦細有所使訛言孔多 上殊懣悶不可恐以一項召羣臣趣東宮及太孫集文華殿 上宣玉音指示太子太孫令臣下盡得瞻看侍御劉君光復至稍後心念以一項得面上此千載一時也何可不竭欵悃面輸之比至則以趨亟喘從班行唑詞第得云 天皇明聖皇太子仁孝未及竟他語而聲稍高 上何問官作何語諸近侍臚傳 旨以御史名對 上恚大聲問誰不愛來方此嘈啫足聲如雷亦不能知諸近侍所述御史語何等也諸近侍第緣上意手足加遣 上又急止之趣下詔獄獄具上怫然令用重典置於理諸請寬百方不得宥又越歲戊午哈赤不庭有遼陽師所司請釋累臣令得贊晝軍中自効疏凡幾上不得命 上天聰自裁故難得其推服輒有此請若謂諸嘈

嘈徒爲繫臣地耳槩朝臣詎無一可佐議而必主師之所幾乃足佐緩急爲於是諸請仍如前多不即報可即所關甚巨且迫一切泄泄視若謂諸滿公車皆有爲而爲譚者外史氏曰侍御勃勃不良置對其區區私悰願吐而未達忠肝也久繫法不赦非可念矣 主上臨百官挈其子若孫與自官公見之君臣父子喜起一堂盛事也閣爲侍御代奏或少更語激怒 上皆不可知之事誠無策而處於此易稱納約自牖要

必伺其事會豈以今日需材亟亟便得借此爲
挽哉今子房而處此雖其素若魚水歟亦必日
此非可以口舌爭矣下無救於可原之蓋臣上
徙騃於不易乎之　英主爲君爲友孰謂其策
得一哉子夏日信而後諫久終不能得其信而
於時於勢又不能不用其諫諫可也於此無裨
于它又重之疑轉令人思信諫之説啻難矣哉

清河堡

堡在嵱淵中環以四山獨其東通鴉鶻關地稍

夾士人謂之閻王堡又名一堵墻以其險足固
耳酋自陷撫順卽耽玩遼陽意必先下清河據
其阨塞然後可以横躁而無忌而我亦厚爲之
防偵酋且出則預選裨將張旂提三千人往而
與清河守將鄒儲賢掎遮之旂抵清河甫半月
而酋至矣旂之行海蓋道臣閻君鳴泰與旂約
清河地陡絶憑之以守則坐受困戕則可以寡
掩衆奇地也雖所用之矣又以此議檄儲賢令
無二議酋至旂欲如議設伏伺夜掩之守堡官
張雲程亦大謂然而儲賢獨否自持其説謂酋
鋭不可攖且衆與寡不相敵戰之爲危道不俟
審也城小而堅水芻足給越日而四週之援至
我則出而與之背腹擊計無全於此者矣曾不
計掩之自隘酋雖駑且多而地不能用其衆酋
卽不大傷折亦不能不以疑沮敢遽而前我戰
不得大勝亦必無大敗姑與之持延時日度且
不支乃入爲嬰城守未晩而援者亦慮無不後
先至矣旂既敢戰儲賢卽怯以旂任殿當無辭

旂所提三千人合之儲賢所將原在堡軍丁五
千二百五十人所以應敵不爲少矣諜至得儆
卽閉門先出打草軍士數百人皆不聽入其心
何恐而膽抑何怯至此卽不聽李永芳之誘其
心受首其計已窮何足道哉如儲賢所見謂酋
必不可與爭鋒矣賀世賢來自遼陽所提三千
人犯晨夜馳二百里何得無憊何以能斬酋一
百五十級若此其多酋陷清河方移而壓其東
小柵無歸意酋自謂行無人之境矣世賢聞信

度於清河無救則戢身峪中養其氣力又度堡城外屍積如山穢不可居㑹被創既多慮必不久居勢且棄去作再計俟其倦夜掩之內自歸踐蒐懾氣褫一項而計爲勝逸待勞嚴乘情得此於敗衂之餘與初議之不主城守主峪戰適相符惜乎張旆之不得與世賢共事而與儲賢共死也酋之來始計乘勝薄遼陽遼陽人觥觥視驕虜若磨牙封豕必無幸矣得世賢摧挫酋乃奔北世賢之爲庸詎獨一隅掩擊之爲效而已哉或曰諸死事可憐而且議罪案何如曰張承胤宜退而不退者也喪師辱國塗地肝腦何恤一人所可原者以撫臣之軍令迫之戰非其本心可薄臧也苟利社稷君令有所不受此之權宜又非所深責於介冑之士矣鄒儲賢宜戰而不戰者也街亭之敗擅制得斬雖馬謖何所辭於武侯哉張旆張雲程欲戰而不得戰者也受刃城頭血濺雲空儲賢有知猶得以其蒐遁旆較策得失哉悲夫世何遽無男子張旆死儲賢亦死庸得以等死同日語哉

北關

北關不知其所從始查遼志不經見或曰卽女直金祖也考女直分部有西海女直毛憐女直野人女直近時有北關有南關分自一部自建酋強南關爲所并故疑北關於建深怨隙歲戊午建蹂我邊地或云建已結好北關無牽制故敢闌入冬十一月報聞北關夷酋金台失男得兒剋建州一寨虜繫其屬四百餘名斬級八十四顆盔甲百十副馬七十匹牛羊稱是向所云結好者訛耶亦如鷙鳥之擊必匿其形所畜報恨猶初耶此舉抑戎心伸國討其爲我東輔屏翰非他斬級可論廟議賚止金二千彩繒二十緐得無儉乎考遼志清河撫順靉陽三堡城皆築於成化年間以迨今流移繈至畜牧蔽野望之如內地然一旦爲所夷戮有剝膚憂假令以我軍師效此聲續其爲芻秣犒賞當幾何幕府不能以此多得請於司馬曹必有訛姑記此

遒兵

客問奚而兵得不遒曰遒所恃有也當漢之季天下皆習於兵以魏武用之猶有遒議將戮其妻子高柔固諫以爲不可益其一時方畧未及此與驅市人而使之戰不須要東者又一勢天下方大亂民在行間則得食不在行間則不必得食并無次舍無取塗以軍爲命無暇議遒也今事又稍異矣兵多無籍罕家室卽善遒吾焉所從得按其妻子獨其原在伍而久餼在官以故帥統故兵百長而上有哨有把相攝而遞牽之若一縷然雖欲自紛不可得矣胡然在途而驚驚不可制抵關按籍則化而烏有茫茫不可問無緣覊束如此尚得籍之作緩急使耶今議以司馬郎奉虎符行募兵矣天下雖多見亂萌而民懷土樂俗之心猶無改其不願爲募一矣唐貞觀時發師高麗再募兵無應者封德彝請籍中男十八以上益之所在驚擾爾時人不願募如此矣秖今遼師全覆人心恇怯自非人情

能無裹足不前之嗇其不願爲募二矣使者駐車會城四出虎符計其應獨武勝括蒼耳五合六聚屯駐賒時寬之則瞋月語難惟其所恣睢急則攘臂以起鼓行出次要賞無厭其不易爲募三矣吾猶得無策而處於此乎記曰貊豕之牙貴其預也服牛以軛適所駕也務莫先於重法重法莫先於出恩出恩莫先於授柄統之以裨帥一人又副之一人此二人惟督府與鎭道所酌予也參輿情稽素樹直以授之伊人而必不令之別有請寄焉亦可爲特達之遭矣猶未也裨而下千總幾人惟裨所擇上弗撓千總而下哨官幾人惟總所擇裨弗撓哨而下隊長幾人惟哨所擇總弗撓雖一時烏合其前而各舉所知各呼其朋同憂相恤同利相生猶臂之使指身之運臂也設誠致此本爲衛其軍吏而所謂假之以柄予之以恩者卽此焉在矣猶有骫法可得不相收連坐乎如遇雨而取民笠覆鎧猶斬也卽今之世何遽得爾而細責不可少也

罪稍上貫耳不可少也兵已逋而問罪罪於何
施惟有責及其隊一隊而逋二人則責隊并罰
隊金逋者逃以多則法第以重法及哨官矣又
多則法及千總矣不徒戮辱之而并色目亦褫
之以逋哨之無逋者拔而升把褫而裨亦不能
不議其討矣人之情慮無不畏難也亦無不希
榮慕祿也方募集之始吾正告之以相連坐之
意如此彼駑無賴者又將於嚋得而容之人之
情不無有相悅也方在旅尤不能無相迹也一

人且逋豈無一二侶前覺之其前而引類就饟
者非其隊則其哨廝辭責耶又其甚而敢以丐
人代卽有一人哨隊皆細責莘無論矣或曰嚴
如此不願應募奈何曰有利以誘之也行粮安
家市租牛酒皆從其優所以誘之也君姑以寬
使來而終於逸去不可問又奚取於其可去可
來之衆爲縣官金錢耗哉總之大要在擇二視
務得才有力充之而又擇得諸把總才有力者
充之脈引神流動而相使猶得有逋吾不信矣

土兵

詔發諸道兵浙五千以司馬郎一人抵會城主
募具題越月矣大司馬婁請不得　俞獻議者
曰兵無煩遠募也餉省而事集莫若於遼募遼
故額餉月四錢以客兵之餉衷之月得一兩二
錢行見遼之瘠廷而忽肥矣何爲舍其所自有
而求之於遠或曰遼之積弱方淹淹可一旦而
使之戰乎獻議者曰募兵於數千里之外可一
旦而得之戰乎其說徑省而便於事無以易之

矣曩余議亦以遼募爲得而不必如獻議者之
計餉得其要領蓋兵土著則不必防逋兵不須
出途則不必防横凡遼所以弱以其窮瘁不自
振爾猶有兵可募歲以數十萬金餉之行見遼
之土地闢生業廣武備脩畜牧孳三年而遼且
爲強鎭矣遼強而吾之北門亦壯矣廟廊之上
何妨再請亦不必深求言者之有意無意何如
也

出師

逷之役期以二月二十日誓師以四路行討犁酋窟庭一戰而舉之矣客有問曰已得勝算不必再計乎或曰此殆張言之未必遽爾也兵詭道也事不厭詐胡然而正告之使知所爲備此必別有計亡何得覆師報乃知先所聞師期實語也雖遐吐顲愚聞之亦詫訝不定定胡爲其然也哉兵法十則圍之此不必習兵乃曉此也吾師不滿十萬卽用正用奇於法不得分之使違遠而入敵人之境酋勝兵七萬又邀他部落

爲聲援數萬吾得而正正堂堂直以一丸泥東封醫巫閭耶客曰爲奉有　旨尉匱師老不可以再有逗也且業先告期矣又不曰將在外君命有不受乎又不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乎誓師後二月都城拖北及山海關陰霾晝晦不辨面濛雨霑衣皆泥滓天垂眚譴如此卽有前期不可緣此告弛乎聚兵積粮第云聲討緣此捍犬羊爲禦圍計爾未之汰別勇怯習陷堅瑕而直以一擲嘗試之反主爲客舍逸趨勞甘此危難不可知之禍猶存一路幸矣雖然孰之其非天也師渡混河以三月五日覘之其淺而可揭不及脛以六之日晚渡而水没溺人及脰以是日亭午非時之暑雪澌奔湧有此也渡者以水潰不抵渡者又因潰而潰似彼蒼有意助雪而故狃我以人謀之不臧事且不知其所終姑記此

海租

漢耿壽昌請收海租不知其於何賦也責海爲塩度自古初有之管子作內政以寄軍令則已

籠塩鐵而擅其利以役鄰國矣讀望之所與昌辨知昌所欲賦在魚或卽今之魚稅是也望之言曰往年賦海租則魚不出傳之長老武帝時賦魚魚不出不知漢所租以魚爲量耶抑如今之稅以船爲量耶魚何以因官賦則不出其說似悠繆不經比余入粵則粵人又爲余言合浦海産珠故自饒若奉　詔採則蟜皆遠徙須者中使自請海督採無所得徒溺没數十百人於海而罷從前歷試有徵如此據此則賦魚魚不

出之云又不盡爲不經魚之有稅所從來巳久矣獨此三四年間魚益耗諸漁戶及駔儈大挫其毋錢豈爲榷苛細作暴海若神亦恚之故爲外迂其間耶雖然余猶有說焉漆沮之詩曰有鱣有鮪鰷鱨鰋鯉言國之氣化盛故物產多以爲頌耳苕華不又云乎牂羊羵首三星在罶歲荒物儉民難得食卽魚亦斮之矣以今日徵之知易象所云對時育物不得視爲迂儒不必然之譚矣爲感無魚記此

救荒

毋讀書傳得良法則忻然願一試如富鄭公爲青州活河北流民數十萬衆誠得一當卽三公不易此矣其在今日安所得廬舍千百區安所出庾儲十萬斛安所得弛山澤利聽民採不爲豪有力所中撓此不可以虛願爲之矣秦饑告糴於晉晉不予逾年晉饑仍乞貸於秦秦無吝且代爲質挽餉之告其國人曰饑穰代事也向者獨其君不仁其民亦何罪謂秦穆覇者爲此乃仁人之言可乎設身處此吾何能不有此心言諱吾所儲得幾也舍巳芸人吾何解於國中諸讓也吾無敢以糴遏以羨補不足可矣此以救人與適其時之自救其難與易倍之徙矣朱晦翁爲浙東提刑歲大饑出官鏹市米如市直旋減直轉市與民又令民挾榜抵他郡張之云某處米翔有以販至者官給直如市價其前而至者酬無爽嗣至續無巳則官不出鏹聽民自買曰若來彝官鏹罄矣不謂誠正先生權計乃

爾所重在救民言不必信可師也文潞公守益歲饑公於四門闢十八院發倉減直出之不限糴人斗斛富人無以自封增氣熖市價就平余謂潞公必有妙用此徒其大畧云爾減價聽糴似矣通計公廩原貯有幾以慰貧民於何不涸以近事徵之分區煮粥一日而人得二盂於極饑之民得緩須臾死猶多也其稍能自辦金錢則減價賣穀稍蘇息之矣倘不限以擔石之數則歸市猾與胥徒不且十之六七乎自非主者

精核其間不辭勞瘁而下痺之得沾澤惠又幾
何今制歲凶雖報災大司農不爲奏乞賜蠲幸
而得賑又度爲粥而不給則按籍授斗升已矣
里正以宿逋償逆旅主人以薪水償其被於饑
人有幾淘哉救荒之無奇矣事無恒策策無恒
用災方甚則惟粥爲救核所儲倉粟有幾則以
他鏹之貯帑者自擅而和糴於他方文饋費事
已隨宜議補無令汲孺得專美於前可也

輸粟生

遼之後一歲而耗縣官金錢八百萬未知所竟
也市租牛酒日有益之屢畝之稅歲有益之大
農告匱無所出計利孔百開至以輸粟許得列
在子衿亦見爲不得已之策矣議者曰漢武窮
兵金錢闌出諸言利之臣及賣官鬻爵史遷皆
之以爲吏雜多端官職耗廢職此之故顧猶未
及以儒冠市也今無論文墨之何如而直以百
緡爲贄俾咸得稱弟子於夫子之門牆是故書
生而不得售於有司者耶抑賈人子耶農家子
耶儼然而頫堂皇之下與諸子衿伍諸子衿磬
折亦磬折諸子衿長揖亦長揖似非所以肅觀
聽而奉宮牆也即奉　詔書揭不當少試一尺
幅爲可否乎余曰唯唯所言良是而急公爲務
象奉　詔書可也漢以官市猶不以儒冠市爾
時上徵賢良未有子衿足貴即子衿無以售也
明之興郡縣士四十邑二十庠無不餼之士也
人文日盛而增之而附之第不得餼而與者滋
濫然不能抑之勢也歲以餼者一人貢入辟雍

不可越亦不得多也　文皇北征始有輸務粟
入雍之士然必向所增所附在庠者也循之而
有民生之例益以濫矣一切苟且　祖宗朝不
能無此能保其先不農不賈耶管子曰農之子
恒爲農其秀民之能爲士者足賴也審爾即農
家者子不得而限之矣夫卜式非賈人子乎乘
車駕駟雍容奉職多見手采議論式固不當以
賈限矣即不得以一人而不輕夷其類爲今作
計亦似無庸此苛議爲也唐室再傾酬功不給

率于宮赦告身市既多此售者益輕大將軍色目僅取一醉以今日之議衡之當日之承而大將軍者良家子耶屠沽兒耶噫可弗問之矣青衿雖貴豈必愈於大將軍之金紫哉

射鹿人

郡東出海門六十里虎蹲而外諸山錯浮或數十里或數百里而遥厥土上腴勝國時猶多耕牧樵採其中如內地入　明信國湯公行度地　詔謂山獨金堂山包田外異日必爲盜窟有徙去之海岸窮無生活時或葺茅竊處此亦安無事不必深逐也頃之有逯師奸人生心行劫海上時乏儲糈則尋樵逕蒐諸茅舍射鹿者四人爲所襲獨一人得脫隱叢中顧其手而弩與矢俱在也前出而躡賊之歸塗潛身大樹伺其過一矢斃之盜大驚還顧樹怒且甘心又一發斃之盜則奔徼者下樹尾之去前而爲所擄者爲盜負貲粮隨焉覘其黨已能制賊賊方緦緦則更相戮力盡殲之賊前載而來爲腳船候久

不得審必有變亦寡矣從向時盜搜茅寮感謂易與無反顧者所挾第短兵無弓矢遂爲所縶如此余聞大快之擬舉以告軍府而徼者固匿其事不以告人雖欲物色之不可得噫其故可得而知矣

誅茅人

誅茅人二船通八人方束茅桨船而危檣大蓬自遠來薄一人云此必盜船其視我蔑如也其必來因粮於我只此破襆敝褌且焉得爲我有公等慎無動第作愳狀詭迎之視吾舉手則應船至果持兵躍入船前是一人倚梃在茅梃隱隱不可見身立其旁賊至一人輙取梃擢之一擢而仆於水者四人餘六七人以兵迎鬭船人助之皆立仆持柁者一年少大呼艙中尚多人繼出出則一一受擊沉於海蒐於艙尚有三大漢醉甚不能與盡斃之通計賊二十人無一得脫誅茅人檢所有不貲也盡擭而均有之鑿沉其舟不以報官余居里每聞逯師喪敗則仰屋歎

自古無久安長治之國然當其時必有人出而肩事世亦倚之爲回挽卽草澤中亦必有傑然赴義智而劾籌勇而揮戈者歷歷可數何獨今寂無人聞有誅茅人射鹿人鬪捷之事乃知世未嘗無人第度世不必能用之且埋姓名屠沽樵漁間苟活耳悲夫世之亂且奈何姑記此志吾慨

青龍神

邸抄正月九日黃昏泰山配天門青龍神口噴

煙火照映殿廡道官詫呌其徒共來視懼火延焰門宇用索拽仆之覩像腹冷無燃因余爲考前史自無此異洪範五行何占驗咎或咲曰此殆士偶命盡此日徒以妖故殺其軀耳或曰泰山爲東嶽明神享　國隆祀安危共之今東師告急如此　天子泄泄視若兒戲神亦不得於其君則熱中耶歲收香稅鉅萬計卽消埃亦劾區區何至等天下於一擲誠非血氣宰有冥靈焉得宴然而處此神鬱吐火正似賈生長嘆多將熇熇敢用憂謹雖然災不必獨異於此耶冬不雨雪來牟不芽天降黃塵如醴土積而成堆卽有芽安從出土民亦何罪而淪胥以鋪如此記此志慨

儒

法言云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夫旣於天地通矣何於人有不通天有文地有理覩文察理雖極之毫芒沉晦而占驗推步可坐而致也人道經緯萬端無所不有引墨守

繩之士與離方合變之夫交譏而互信則各以其偏較各有至有不至也制而用之謂之法世有曲士緣法而鏡通者十九不患其幽且遠也推而行之存乎通自非聖人不必與於斯何必遐且顯不爲吾蜜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當時亦以羲和爲官牧之首逮以天下寄則與舜不以與羲和也至漢而司馬氏以象緯世其家則謂之史其去陶唐氏之尊羲和已遠矣至於今直五官之靈臺之挈壺之若蓍卜者流

其爲術亦何必減義和而視之卑卑不及格又何也義和揑其始而今之臺官沿其流也姑以謂之通卽通非貴也應通亦不能不以差數觀矣水火金木土穀惟脩天道也地道也利用厚生正德惟和人道也吾安知人道之不卽爲天道地道哉必通人而後可以言通天與地凡言大通問其通人者而可矣

應卒

世稱管子天下才一時共事如隰朋鮑叔諸人咸遜其能以其敏悟爲非所及人度量相越自不可強若卒而出應得當此尤不可學而能文子三思尼父規之亦曰再可未嘗以一發命的爲奇余性率率不耐沉求遊尤應之失得參半事已每念爲歎或云凡事到手便了難以易收大將小竟所濟弘多人不之覺若過於凝滯坐失事機彼之持我轉添智故遲速之閒全利全不利亦畧相當余深然之偶憶往事撓而幸中附於應卒之義云

岳故三苗地其東盡爲容美土司與岳之下邑石門慈利壤相接又設二千戶所以閒之所之弁各一各轄百戶所十非似內地衛所以勞伐分土亦未嘗設有斗升爲弁餼初亦以土之著姓能附其衆者視力小大差次之其當千其當百名與內地等而其服屬羈縻亦宜慰長官司之類而已承襲時一赴司馬門廳　闕廷然不比試不弁鎗領有號紙明註不考軍政自　國初迄今舊章無改矣年來遐岷困削夷把坐食地毛無徭賦擾生齒日煩於是鬻及民產拓其疆又逋賦不聽征邑殊苦之訴於郡是必準漢法亦考軍政庶其少戢奉要束而其例不考軍政明註在號紙者未暇考也邑莽莽而以請郡又率率而遞以請及兩臺行廢置弁則大媚笑委檄草莽閒務竟窮之廩且阻險生難端姑已之而面目不可施矣余初抵郡第云少選別有裁終不令此么麿傍榻齁鼾而實未有長畫能緊其頸也頗聞弁亦意不自安會澧陽裨帥蘇

其以新除至察其人似可與語余囑之察情形示恩信且訟言前事舛午顧業已爾今不能骫吾法任彼爲所得爲蘇君未有復而會城巨公某者以好来弁爲弁請寬予荅書歡然願奉教第令之出一謝前譴事立解弁故多偵諜門左右咸與通謂吾侃坦無他賜如出一口故無苛慮趣上謁閱手板乃麻寮所千戸唐鏘卽其奉軍政被革事不出印而某公之爲居間者也貌肥皙負材譎媚於土司饒貲貨視三尺亦無奈彼何矣余問印安在日在所余訶之吾所索印也不上印何以来姑存巨公面不杖汝且入獄印至人乃出府胥皆大驚且越日又一居間者以械至願得保候外須印至余又听之令得有身家者三戸朋保之仍立限入印如期印至余面誡之若罪首也今兹以悔罪来少贖矣姑貸若歸聽詳奪鏘歸其先奉裁印不吐者凡三隘負固如初秋八月守備蘇某例當按行境弁例當㚇甲偕迎先期軍吏鬃馳檄徵二十二印皆入聽驗有無殘缺其先不奉裁者至其奉裁者不得已亦偕至不敢干後夫誅印一之一解郡貯庫詳兩臺唐鏘以首歸罪曲赦之二隘百戸以董駁新受事亦原之獨以一仍原考奪印予其應襲弟暫署俟後次軍政考裁奪自来無他姓可攝事也所市民産前是逋者今補輸一一如歳數不聽輸則捕其佃田墾土之人里正奉檄遄征之故額無曠岳人頗多余善彌前鈌而余出一項若奏刀之騞然也